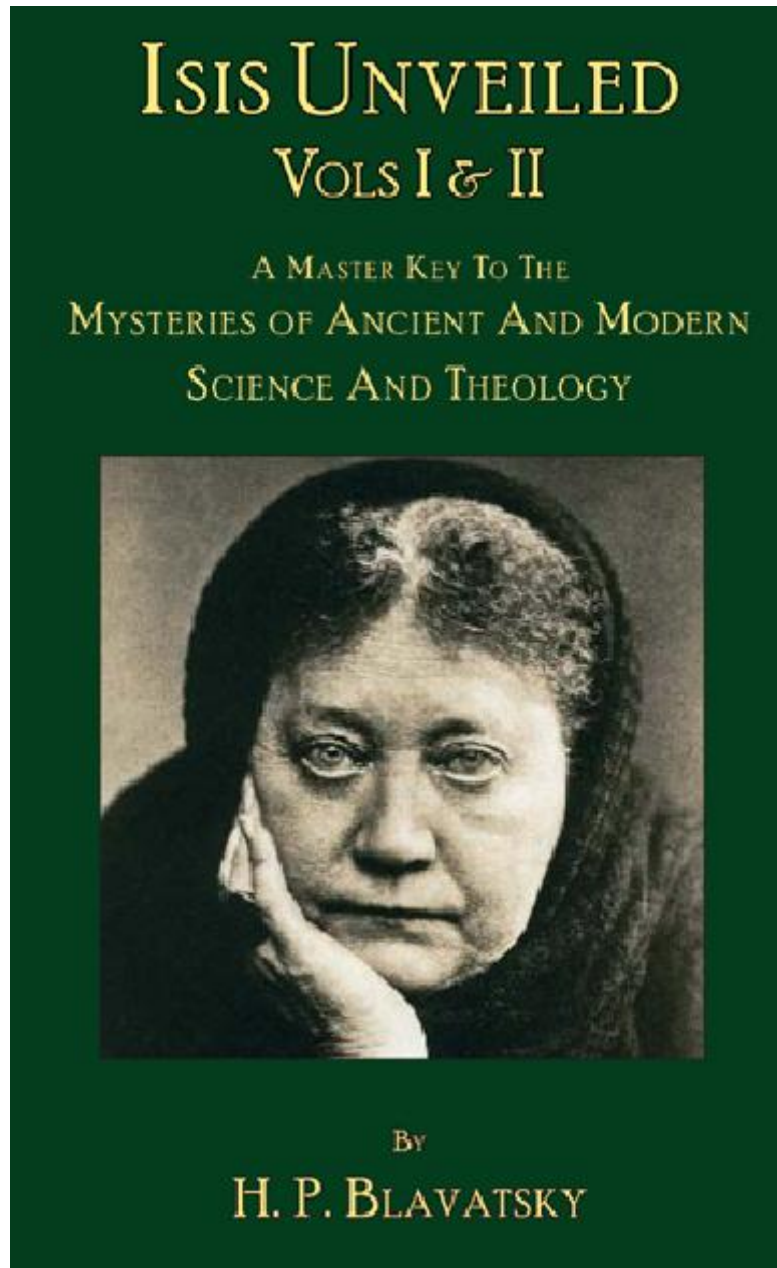


Isis Unveiled

# 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A MASTER-KEY to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

一把解开古代和现代科学和神学奥秘的万能钥匙。

by H. P. BLAVATSKY

H.P.勃拉瓦茨基夫人著

第一卷科学

SFEF、LFen（溯源语）译

\* Cecy est un livre de bonne Foy."—蒙田

## 第一卷科学

### 第一章

旧物换新颜。

东方犹太神秘哲学

现代研究支持古代传统

人类的进步是以周期为标志的

古老神秘的科学

吠陀的无价价值

对犹太圣书翻译的残缺不全

魔术一直被认为是一门神圣的科学

它的能手的成就及其现代诋毁者的假设

人类对不朽的渴望

### 第二章

现象和力量。

社会的奴性

科学家的偏见和偏执

他们被心理现象所追赶

失落的艺术

人类的意志是力量的主宰

这是法国学者的肤浅概括

通灵现象，归因于什么

它们与犯罪的关系

### 第三章

盲人的盲导

赫胥黎从山马衍生而来

孔德，他的体系和门徒

伦敦物质主义者

借来的长袍

从主观性散发出客观的宇宙

### 第四章

关于心理现象的理论

盖斯帕林的理论

THURY 理论

DES MOUSSEAUX、德米尔维尔的理论

巴比内理论

HOUDIN 理论

MM.ROYER 和 JOBART DE LAMBALLE 的理论

双胞胎的“无意识大脑”和“无意识口技”

克鲁克斯理论

法拉第理论

CHEVREUIL 理论

1876 年的门捷列夫委员会

灵魂失明

## 第五章

以太，或“星光”

一种原始力量，但有很多关联

廷德尔侥幸逃脱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奇迹的不可能

原始物质的本质

对某些古代神话的解释

苦行僧的实验

印度教寓言中的进化论

## 第六章

精神物理学现象

我们欠帕拉塞尔苏斯的债

催眠术——它的起源，接受，潜力

“心理测量学”

时间、空间、永恒

可见宇宙的能量转移到不可见宇宙

克鲁克斯实验和考克斯理论

## 第七章

吸引和排斥在所有的自然王国中普遍存在

心理现象依赖于物理环境

观察在暹罗

音乐在神经紊乱中的作用

“世界灵魂”及其潜力

通过触摸治愈，治愈者

" DIAKKA "和波菲利的坏恶魔

不熄灭的灯

现代人对生命力量的无知

力相关理论的古老

相信魔法的普遍性

## 第八章

大自然的一些奥秘

行星影响人类的命运吗？

非常奇怪的一段来自赫尔墨斯

物质的不安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应验了  
行星和植物之间的共情  
印度教对颜色属性的认识  
“巧合”是现代科学的灵丹妙药  
月亮和潮汐  
流行的精神和道德障碍  
万神殿的神只有自然的力量  
毕达哥拉斯的神奇力量的证明  
看不见的以太空间种族  
佛教的“四谛”

## 第九章

周期性现象  
“皮肤外衣”一词的含义  
自然选择及其结果  
埃及的“必然循环”  
前亚当种族  
灵下降到物质中  
人的三位一体的本性  
在存在的尺度上最低级的生物  
元素具体描述  
普罗克洛斯对空气生物的描述  
元素的不同名称  
斯韦登堡对灵魂死亡的看法  
地缚人类灵魂  
不洁净灵媒及其“向导”  
心理测量法有助于科学研究

## 第十章

内在和外在的人  
费利克斯神父传讯了这些科学家  
“不可知”  
提罗斯的《唤起的危险》  
拉列斯和死者之魂  
印度庙宇的秘密  
转世  
巫术和巫婆  
神圣的躯体出神  
某些“阴影”的脆弱性  
在一个熟睡的男孩身上做的 CLEARCHUS 实验  
作者目睹了印度的一场魔法考验  
塞文的例子

## 第十一章

心理和生理的奇迹  
刀枪不入的人  
投射意志的力量  
对蛇毒无感觉  
用音乐吸引蛇  
畸形学现象讨论  
心理学领域显然还未被探索  
贝采里乌斯绝望的悔恨  
把河流变成血液，一种植物现象

## 第十二章

“不可逾越的鸿沟”  
科学家们对无知的自白  
虚无主义的万神殿  
火的三重构成  
本能和理性的定义  
印度教耆那教的哲学  
莱普里埃的故意歪曲  
人的星体灵魂不是不朽的  
佛的转世  
西藏的神奇的太阳和月亮画  
相信吸血鬼存在的迷信——它的现象解释  
孟加拉人的欺骗

## 第十三章

现实和幻想  
护身符的基本原理  
无法解释的谜团  
孟加拉的魔法实验  
基布刚多的惊人壮举  
印度攀爬绳索的把戏是一种错觉  
埋葬苦行僧的复苏  
假死的极限  
灵媒能力与能手能力完全对立  
什么是“物质化的灵”？  
舒达拉马丹  
悬浮的哲学  
长生不老药和万能溶剂

## 第十四章

埃及的智慧  
埃及人的起源  
他们伟大的工程  
法老的古老土地

尼罗河遗址的古代遗迹  
战争与和平的艺术  
墨西哥神话与废墟  
与埃及人相似  
摩西是奥西里斯的祭司  
暹罗废墟给我们的教训  
帕伦克的埃及 TAU

## 第十五章

印度是种族的发源地  
获得《秘密教义》  
两件巴利学者的遗物  
印度教徒的嫉妒排他性  
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谈阳物的象征意义  
吠陀和摩奴时代  
前大洪水种族的传统  
亚特兰蒂斯及其人民  
秘鲁的遗迹  
戈壁沙漠及其秘密  
中国西藏的传说  
魔法师帮助而不是阻碍自然  
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由印度母亲遗留给后代

## 第一卷科学

### 第一章

“自我和一切。”——一个赫尔墨斯哲学格言。

我们开始研究现代猜想合上它不忠的翅膀。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科学的共同要素，被今日的圣贤们当作荒诞不经的幻想加以蔑视，或者当作深不可测的奥秘加以绝望。”——布尔沃的“ZANONI。”

## 东方犹太神秘哲学

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有一本古书——它非常古老，我们现代的古物学家可能没完没了地翻看它的书页，可是对于它的用布的性质仍然不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是现存的唯一一份原件。关于神秘学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文献——Siphra Dzeniouta——是从它编译而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前者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文学遗迹。其中一幅插图描绘了从亚当\*【\*这个名字是按照希腊词 **ανθρωπος** 的意思使用的】身上散发出来的神性本质，就像一道明亮的弧线延伸成一个圆圈；然后，

在达到了它周围的最高点之后，那不可言喻的荣耀又折回来，回到地球上，把一种更高类型的人类带到它的漩涡中。当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星球时，它的光芒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它到达地面时，它就像黑夜一样黑。

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所有时期的神秘哲学家都有一种根据七万年的经验而得出的信念+，【+东方卡巴拉主义者的传统声称他们的科学比这更古老。现代科学家可能会怀疑并拒绝这种说法。他们无法证明这是错误的。】即物质由于罪恶，在时间上已经变得比人最初形成时更粗鄙、更稠密了；最初，人体具有半缥缈的性质；在堕落之前，人类自由地与现在看不见的宇宙交流。但从那时起，物质就成为了我们和灵界之间的巨大障碍。最古老的深奥的传统也教导，在神秘的亚当之前，人类的许多种族生活和死亡，每个人轮流让出位置给另一个。这些先例类型更完美吗？他们中有谁是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中提到的长翅膀的人吗？解决这问题是科学的专门领域。法国的洞穴和石器时代的遗迹提供了一个起点。随着周期的进行，人类的眼睛越来越睁开，直到他知道了“善与恶”以及神本身。到达顶峰后，周期开始下行。当弧线到达某一点，使它与地球平面的固定线平行时，这个人就被大自然赋予了“皮肤的外衣”，耶和华神“穿着它们”。

对于一个比我们现在所属的种族更有灵性的种族的的存在，这种同样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几乎每个民族最早的传统。布拉苏尔·德·波布尔出版的古老的乳蛋饼(Quiche)手稿《the Popol Vuh》中提到，最早的人类是一个能够推理和说话的种族，他们的视力是无限的，同时知道所有的事情。根据 Philo Judaeus 的说法，空气中充满了一群看不见的幽灵，其中一些是不受邪恶影响而不朽的，而另一些则是有害的、必死的。“我们是 EL 子孙的后代，我们必须重新成为 EL 子孙。”根据约翰的说法，撰写福音书的匿名诺斯替人明确的声明，“凡是接受他的人”，也就是，实际上遵循耶稣的深奥教义的人，将“成为上帝的儿子”，指向同样的信仰。(i,12.)“岂不知你们是神吗？”船长喊道。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中极好地描述了人类曾经的状态和将来的状态：“失去翅膀”之前和之后；当“他与众神生活在一起，他自己也是一个神，生活在虚无的世界里。”从最遥远的时期，宗教哲学教导说，整个宇宙充满了不同种族的神圣和精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人类亚当就是从其中一个进化而来的。

Kalmucks 和西伯利亚的一些部落也在他们的传说中描述了比我们现在的种族更早的创造。他们说，这些人拥有几乎无限的知识，他们的大胆甚至威胁要反抗伟大的主精神。为了惩罚他们的傲慢，降低他们的地位，他把他们囚禁在身体里，这样就封闭了他们的感官。他们可以逃避这些，但要经过长时间的忏悔、自我净化和发展。他们认为，他们的萨满偶尔也会享受到人类原本拥有的神力。

### 现代研究支持古老的传统

纽约的阿斯特图书馆最近被一篇埃及医学论文的摹本充实了，这篇论文写于公元前 16 世纪(或者更准确地说，写于公元前 1552 年)，根据普遍接受的年表，这段时间摩西只有 21 岁。原稿写在莎草纸的内层树皮上，莱比锡的申克教授说，它不仅是真品，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它由一张质量最好的黄褐色纸莎草纸组成，宽度为十分之三米，长二十多米，形成一卷，分成一百一十页，都经过仔细编号。它是由考古学家埃伯斯于 1872-3 年在埃及购买的，他是“一个来自卢克索的富有的阿拉伯人”。《纽约论坛报》评论道：莎草纸“有内在证据表明，它是由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命名的六本炼金术医学书籍之一。”

编者进一步说：“公元 363 年，在 Iamblichus 时代，埃及的祭司们展示了 42 本书，他们认为是赫耳墨斯(图提)的作品。根据作者的说法，其中 36 部包含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历史；后六篇论述解剖学、病理学、眼科、手术器械和医学。\*莎草纸埃伯斯无疑是这些古代密封作品之一。”【\*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断言，在他的时代，埃及祭司拥有 42 本圣经。】

如果这位德国考古学家和一位来自卢克索的“富裕的阿拉伯人”的偶然相遇给古埃及科学带来了如此清晰的曙光，如果另一个繁荣的埃及人和另一个有进取心的古代学者同样偶然地相遇，我们怎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阳光照进黑暗的历史墓室呢？

现代科学的发现与最古老的传统并不矛盾，这些传统声称我们的种族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老。地质学以前只承认人类可以追溯到第三纪，但在过去几年里，地质学已经找到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人类的存在要早于欧洲最后一次冰川期——超过 25 万年！这对于父权神学来说是个难题；但这是古代哲学家公认的事实。此外，石器和人类遗骸一起被挖掘出来，这表明人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狩猎，知道如何生火。但是在寻找种族起源的过程中，还没有迈出前进的一步；科学完全停止了，等待着未来的证据。不幸的是，人类学和心理学没有居维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无法从迄今为止发现的碎片中构建，完美的三人骨架——身体的，智力的和精神的。因为随着地质学深入到地球的深处，人类的化石工具被发现变得越来越粗糙和粗野，这似乎是一个科学证据，即我们越接近人类的起源，人类就必定越野蛮和兽性。奇怪的逻辑！在德文郡洞穴中发现的遗骸是否证明了当时没有高度文明的现代种族？当地球上现在的人口已经消失，而一些属于遥远未来的“即将到来的种族”的考古学家将挖掘我们的一个印第安人或安达曼岛部落的家用器具，他得出结论说，19 世纪的人类“刚刚从石器时代崛起”，这样做是否合理？

它最近被时尚的“站不住脚的概念的一个不文明的过去。”仿佛有可能隐藏在一句警句后面，而这句警句正是许多现代哲学家所挖掘出来的名誉！正如廷德尔随时准备贬低古代哲学家一样——不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他的思想赢得了荣誉和赞扬——因此地质学家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古代种族同时都处于一种严重的野蛮状态。但并非所有权威人士都同意这一观点。一些最著名的保持完全相反。例如，马克斯·穆勒说：“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无法理解的，古代的形象文字只记录了大脑无意识意图的一半。然而，人的形象，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中遇见他，越来越在我们面前升起，从一开始就高贵而纯洁；甚至他的错误我们也学会理解，甚至他的梦我们也开始解释。只要我们能追溯人类的足迹，即使在历史的最底层，我们也能看到一种神圣的天赋，那就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属于人类的健全而清醒的智慧，人类从动物暴行的深渊中慢慢浮现的想法再也不能被坚持下去了。”\*【\*《来自德国工厂的碎片》第二卷，p. 7。“比较神话。”】

人类的进步是以周期为标志的

由于人们认为探究最初的原因是不符合哲学的，科学家们现在忙于考虑它们的物理影响。因此，科学研究的范围受到物理性质的限制。一旦达到极限，就必须停止调查，重新开始工作。恕我直言，我们的学者们就像转动轮子的松鼠，因为他们注定要反复地转动他们的“物质”。科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这些小矮人没资格质疑她。但是，“科学家”本身并不是科学的体现，正如地球上的人类并不是

地球本身一样。我们既没有权利要求，也没有权力强迫我们的“现代哲学家”毫无异议地接受对月球暗面的地理描述。但是，如果在某个月球灾难中，她的一个居民被抛到我们的大气层的吸引中，并且安然无恙地降落在卡朋特医生的门口，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生理问题，那么他将被控告为不履行职业职责的人。

对于一个搞科学的人来说，拒绝调查任何新现象的机会，无论是来自月球的人，还是来自艾迪家的鬼魂，都同样应受到谴责。

无论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还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我们都不必停下来去问；但事实是，人类的内在和外在天性都被古代的男性学家们所彻底理解。尽管地质学家的假设很肤浅，但我们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证据来证实那些哲学家的断言。

他们把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无尽的生存周期划分为几个周期，在每个周期中，人类逐渐达到最高文明的顶点，并逐渐陷入悲惨的野蛮状态。人类在前进的过程中曾多次到达过什么地方，从至今仍可见的古代的奇妙纪念碑和希罗多德对其他现在已没有痕迹的奇迹的描述中，可以微弱地推测出来。即使在他的时代，许多巨大的金字塔和世界闻名的庙宇也不过是一片废墟。由于时间的流逝，这些雕像被历史之父描述为“已故祖先悠久光辉的庄严见证。”他“不敢谈论神圣的事情”，只给后人一个不完美的描述，从传闻的迷宫的一些神奇的地下房间，那里现在隐藏着，受启国王的神圣遗骸。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对托勒密时代的历史描述来判断古代某些时期的崇高文明，然而在那个时代，艺术和科学被认为是在退化的，许多艺术和科学的秘密已经失传了。在最近挖掘的马里耶特-贝金字塔脚下，出土了一些木雕和其他文物，其表明，早在第一个王朝时期以前，埃及人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精致和完美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精心设计的，即使是最热心的希腊艺术崇拜者也会惊叹不已。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描述了这些雕像，并告诉我们，这些用宝石和铜眼睑装饰的雕像的头部之美是无与伦比的。在勒普修斯、阿伯特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遗骸所在的沙层下面，埋藏着已经被解释过的密不透风的循环学说的确凿证据。

热心的希腊人施利曼博士最近在特洛德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从野蛮到文明，再从文明到野蛮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古代人在某些科学上比我们更精通，以致对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的重要艺术非常熟悉，那么他们在心理知识方面也可能同样出色呢？这种假设必须被认为和其他任何假设一样合理，直到发现一些相反的证据来摧毁它。

每一位真正的学者都承认，在许多方面，人类的知识还处于初级阶段。难道我们的周期是从相对较近的年代开始的吗？这些周期，根据迦勒底哲学，不包含所有的人类在同一时间。德雷珀教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说，地质学“发现可以方便地将人类在文明上的进步划分为几个时期，这些时期并不是对整个人类都有利的突然时期”；以“美洲流浪的印第安人”为例，他们“目前还只是从石器时代中走出来的”。因此，科学家们不止一次地无意间证实了古人的证词。

## 古老神秘的科学

任何熟悉毕达哥拉斯数论和几何体系的卡巴拉主义者都可以证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基于最严格的数学原理。“真正的数学，”Magicon说，“是所有高等科学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普通的数学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幻影，它的绝对可靠只是源于它的基础——物质、条件和参考。”科学家们相信，他们之所以采用亚里

士多德的方法，只是因为他们不从已证明的细节走向普遍，而赞美这种归纳哲学的方法，而排斥柏拉图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柏拉图的方法是不实在的。德雷柏教授哀叹道，像阿摩尼乌斯·萨卡斯和普罗提诺这样的投机性神秘主义者应该取代“旧博物馆里那些严肃的几何学家”。\*【\*《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一章】他忘记了，在所有的科学中，只有几何学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正是柏拉图在他的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只要精确科学将其观察局限于物理条件，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进行，它肯定不会失败。虽然物质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但它仍然是有限的；因此，物质主义将永远在这个腐朽的循环中旋转，无法超越圆周允许的高度。毕达哥拉斯从埃及的象形神那里学到的宇宙论数字，是唯一能够调和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单位，并使每一个在数学上证明另一个的理论。

宇宙的神圣数字以其深奥的组合解决了大问题，并解释了辐射理论和辐射循环。较低的层次在发展成较高的层次之前，必须从较高的灵性层次散发出来，当到达转折点时，又被重新吸收进无限。

生理学，就像这个不断进化的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是周期性的革命。因为它现在似乎很难从下方弧形的阴影中出现，所以有一天它可能会被证明是圆周的最高点，远远早于毕达哥拉斯的时代。

摩库斯，西顿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老师，早在萨摩斯的圣人之前就繁荣了；后者从他的门徒和子孙那里接受了神圣的教导。毕达哥拉斯，那个纯粹的哲学家，那个深谙自然深层现象的人，那个高贵的古代知识的继承者，他的伟大目标是把灵魂从理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迫使它实现自己的力量，他必须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中。

神秘莫测的神秘面纱被抛在圣所教授的科学之上。这就是古代哲学在现代贬值的原因。甚至柏拉图和斐洛·犹太都被许多评论家指责为荒谬的矛盾，然而这个设计，隐藏在形而上学矛盾的迷宫之下，对《蒂迈欧篇》的读者来说是如此的困惑，这是太明显了。但柏拉图是否曾被经典的诠释者理解地读过？这个问题在诸如 Stalbaum, Schleirmacher, Ficinus(拉丁文翻译), Heindorf, Sydenham, Buttmann, Taylor 和 Burges 等作家的批评中得到了证实，更不用说那些次要的权威了。希腊哲学家对深奥事物的隐晦典故，明显地把这些评论家难住到最后的程度。他们不仅以不脸红的冷静暗示某些困难的段落，另一个措辞显然是有意的，而且他们大胆地作出改变！俄耳普斯的诗：

“在这首歌中，第六种族的顺序接近了”——

这只能被解释为在球体的连续进化中进化的第六种族的参考，\*【\*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用一些细节解释了赫尔墨斯哲学的进化的领域和他们的几个种族。】Burges 说：“...显然是从宇宙论中得来的在宇宙论中人类被假装是最后被创造出来的。”+

【+伯吉斯，《柏拉图的著作》，第 207 页，注。】——一个编辑别人作品的人难道不应该至少理解作者的意思吗？的确，古代哲学家似乎普遍认为，即使是我们现代批评家中最不带偏见的人，也缺乏我们这个世纪所夸耀的那种科学方面的深刻透彻的知识。甚至有人质疑他们是否理解了基本的科学原理：无中不能生有。这些评论家说，如果他们怀疑物质的不可毁灭性，那也不是一个已确定的公式的结果，而只是通过直觉推理和类比。我们坚持相反的意见。这些哲学家对物质的思索是公开的，可以接受公众的批评，但是他们关于精神事物的教导是非常深奥的。在涉及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深奥问题上，他们发誓要保守秘密，并以宗教的方式保持沉默，因此他们在隐藏自己真实想法的巧妙方法上相互竞争。轮回学说被科学工作者大量地嘲笑，被神学家们拒绝，然而，如果把它应用于物质的不可毁灭性

和精神的不朽，它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观念。我们不应该先从古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一课题，然后才敢于贬低它的教师吗？永恒这个大问题的解决既不属于宗教迷信，也不属于物质主义。和谐和数学的双重进化——精神和物质——只在毕达哥拉斯的通用数字中被阐明，他完全建立了他的系统在所谓的印度吠陀的“韵律演讲”之上。最近，最热心的梵语学者之一，马丁·豪格，着手翻译《梨俱吠陀》的《他氏奥义书梵书》。在此之前，人们对它一无所知；这些解释无可争议地表明毕达哥拉斯和婆罗门体系的同一性。在两者中，深奥的意义都来自于数字：在两者中，深奥的意义来自于数字：在前者中，来自于每个数字与人类心灵可理解的一切事物的神秘关系；在后者，从音节的数量，其中每一节在咒语组成。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忠实信徒，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坚持认为十二面体是狄米厄斯在构建宇宙时所使用的几何图形。其中有些人物具有特别庄严的意义。例如四，十二面体是三分之一，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奉为神圣。它是完全正方形，并且在长度上没有任何一条边比另一条边多一点。它是用几何图形表达的道德正义和神圣平等的象征。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力量和伟大的交响乐都镌刻在完美的方形中；他那不可言说的名字，否则将是无法言说的，被这个神圣的数字 4 所取代这是古代神秘主义中最具约束力和庄严的誓言——圣十结构。

如果要彻底解释勾股定理的轮回，并将其与现代进化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后者链条上的每一个“缺失的环节”都是勾股定理所提供的。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中有谁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古人的反复无常上呢？尽管有相反的证据，他们不仅否认古代的民族，而且甚至古代的哲学家对日心说有任何肯定的认识。“可敬的比德斯”，奥古斯丁和拉克提蒂似乎已经窒息，与他们的教条的无知，所有的信仰更古老的神学家前基督教世纪。但现在，语言学和对梵语文献的更密切的了解，部分地使我们能够证明他们于这些不当的罪名是无辜的。例如，在《吠陀经》中，我们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印度的圣人和学者们一定已经熟悉了地球的圆形和日心说系统。因此，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深知这一天文真理；因为毕达哥拉斯是从印度或者从去过印度的人那里获得知识的，柏拉图忠实地响应他的教诲。我们将引用《他氏奥义书梵书》中的两段：

在“蛇咒”\*【\*来自《他氏奥义书梵书》。梨俱吠陀第五卷第二章，23 节】中，婆罗门声明如下：这个咒就是那个被蛇女王看到的咒，Sarpa-râjni；因为地球(iyam)是蛇的女王，因为她是所有移动的母亲和女王(sarpat)。起初，她(地球)只有一个头(圆)，没有头发(秃头)，也就是说，没有植物。然后她看到了这个咒语，它赋予知道它的人任何他想要的形式的力量。她“念咒”，也就是向众神献祭；结果，立刻出现了一种杂七杂八的景象；她变成了杂色，能够产生任何她想要的形式，把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这个咒语以“Ayam gaûh pris'nir akramit”(x., 189)开头。

把地球描绘成一个又圆又秃的脑袋，它最初是柔软的，只是由于空气之神瓦尤的呼吸而变得坚硬，这有力地暗示了一种想法，即神圣的《吠陀》书籍的作者知道地球是圆的或球形的；而且，它最初是一种胶状物质，在空气和时间的影响下逐渐冷却。关于地球的球形性，他们的知识就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将提出我们的断言所依据的证据，即印度人至少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经完全了解日心说了。

在同一篇论文中，霍塔(祭司)被教导如何重复沙斯塔，以及如何解释日出和日落的现象。它说：“Agnishtoma 就是那个燃烧的神。太阳不落也不升。当人们认为太阳正在落山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它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使黑夜在下面，白天在另一边。当他们(人们)相信它在早晨升起时，太阳只会这样做：到了夜晚的尽头，它使自己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使

白天在下面，黑夜在另一边。事实上，太阳永不落山；也不确定谁有这样的知识.....”\*【\*《他氏奥义书梵书》，第三卷，c. v. 44。】这句话是如此具有结论性，甚至连《梨俱吠陀》的译者豪格博士也不得不加以评论。他说，这篇文章“否认了日出和日落的存在”，作者认为太阳“永远保持在它的高位”。+【+《他氏奥义书梵书》第二卷，第 242 页】

在最早的尼维德派之一中，最古老的印度圣人理什·库萨(Rishi Kutsa)解释了赋予天体的第一定律的寓言。因为她做了“她不应该做的事”，阿娜希特(阿奈提斯或娜娜，波斯人的维纳斯)在传说中代表地球，被判为太阳旋转。萨特拉或献祭庭\*

【\*《他氏奥义书梵书》，第五卷】无疑地证明早在公元前 18 或 20 世纪，印度人在天文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萨特拉持续一年，“只不过是模仿太阳每年的运行轨迹”。豪格说，他们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有六个月，每个 30 天；在两者中间是赤道日(赤道日或中央日)，将整个萨特拉一分为二，等等。”\*

【\*七构，《用石头砸死他》第 20 页】这位学者，虽然他把大部分婆罗门的组成归因于公元前 1400-1200 年，但他认为最古老的赞美诗可能是在吠陀文学的开始，在公元前 2400-2000 年之间。他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吠陀经比中国的圣书更古老。由于《书经》或《史书》和《诗经》的祭祀歌曲早在公元前 2200 年就已被证明具有古老的历史，我们的语言学家可能不久就不得不承认，在天文学知识方面，上古的印度教徒是他们的主人。

无论如何，有事实证明，某些天文学的计算在朱利叶斯·凯撒时代的迦勒底人和现在一样正确。当征服者改革历法时，人们发现民用年与季节的对应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夏天已经合并成秋天的月份，秋天的月份又变成了冬天。是迦勒底天文学家索西格尼，把 3 月 25 日的日期往后推 90 天，使它与春分相一致，从而使这一混乱局面恢复了秩序。也是索西格尼决定了现在的月份长度。

在美国，蒙特祖曼军队发现，阿兹特克人的日历每个月都有相同的天数和星期。他们的天文计算极其精确，以致在后来的验证中没有发现任何错误；而欧洲人在 1519 年登陆墨西哥，根据朱利安历，他们比确切时间提前了将近 11 天。

多亏了《吠陀经》的无价而准确的翻译，多亏了豪格博士的个人研究，我们才得以证实了赫尔墨斯哲学家们的主张。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琐罗亚斯德)是非常古老的，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豪格认为婆罗门有四千年的历史，它描述了生活在前吠陀时期的古代印度教徒和伊朗人之间的宗教竞争。神和阿修罗之间的战斗——前者代表印度教徒，后者代表伊朗人——在圣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伊朗先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所称的婆罗门的“偶像崇拜”，并将他们称为神(魔鬼)的人，那么这场宗教危机应该追溯到多远呢？

## 吠陀的无价价值

“这场争论，”豪格博士回答说，“在婆罗门教的作者看来，一定像亚瑟王的壮举在 19 世纪的英国作家看来一样古老。”

没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哲学家不相信这种轮回学说，就像婆罗门、佛教徒和后来的毕达哥拉斯在其深奥的意义上所说的那样，不管他表达得多清楚或少明了。俄利金、克莱门斯、亚力山大、西内修、迦勒底丢，都信这事。诺斯替派，被历史毫不犹豫地宣布为最优雅、最有学问、最开明的人的团体，\*都是轮回的信徒。【\*参阅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苏格拉底持有与毕达哥拉斯相同的观点；这两个人，作为他们神圣哲学的惩罚，都被粗暴地处死。乌合之众在各个时代都是一

样的。物质主义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对精神真理的盲目。这些哲学家和印度教徒一样认为，上帝把自己的神圣精神的一部分注入物质，使每一个粒子都有活力和运动。他们教导说，人有两个灵魂，性质完全不同，是分开的：一个是易死的——星体灵魂，或内在的、流动的身体；另一个是不朽坏的、不朽的——奥戈埃底斯，或神圣精神的一部分；凡人或星体的灵魂在每一个新领域的门槛上的每一个逐渐变化中消亡，在每一次轮回中变得更加纯净。这个有形体的人，虽然对我们尘世的感官来说是无形和无形的，但他仍然是由物质构成的，虽然升华了。亚里士多德，尽管由于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他对某些深奥的问题保持谨慎的沉默，但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相信，人的灵魂是上帝的灵魂，最终会重新被神性吸收。芝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教导说“自然界有两种永恒的品质：一种是活跃的，或者说是男性的；另一个被动的或女性的：前者是纯粹的、微妙的以太或神圣的精神；另一种东西，除非与能动的原则结合起来，否则它本身完全是迟钝的。作用于物质的神圣精神产生了火、水、土和空气；它是所有自然界赖以运转的唯一有效原则。斯多葛学派，就像印度的圣人一样，相信最后的吸收。圣犹斯丁相信这些灵魂来自神性，他的门徒亚述人塔提安宣称“人和神一样是不朽的”。+【+见特纳；还有希金斯的《末日启示录》。】

#### 对犹太圣书翻译的残缺不全

《创世纪》中那句意义深远的诗句：“我赐给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活物一个鲜活的灵魂，．．．．”应该引起每一个能够阅读圣经原文的希伯来学者的注意，而不是遵循错误的翻译，其中的短语是，“在那里有生命。”\*【\*《创世纪》，i30】

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犹太圣书的翻译者都误解了这个意思。正如德拉蒙德爵士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甚至改变了“上帝”这个名字的拼写。因此，如果写得正确的话，E1 应该读作 A1，因为它代表的是最初的 1a —— A1，而且根据希金斯的说法，这个词的意思是密特拉神、太阳、保护者和救世主。德拉蒙德爵士指出，伯特利的字面意思是太阳之家，而不是上帝之家。“E1，在这些迦南语名字的组成中，并不表示 Deus，而是表示 Sol。”\*【\*威廉·德拉蒙德爵士，“Edipus Judicus”，第 250 页】因此神学破坏了古代的见神论，科学破坏了古代的哲学。+【+早期的父亲和后来的神学家犯下这种虔诚的欺诈行为的绝对必要性变得很明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如果他们允许“A1”这个词保持原貌，那就会变得非常明显——除了那些开化的人——摩西的耶和华和太阳是一样的。大多数人忽略了古代的圣师认为我们看得见的太阳只是作为中心的、看不见的、精神的太阳的象征，他们会指责摩西——就像我们许多现代评论员已经做的那样——崇拜行星体；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扎巴主义。】

由于缺乏对这一伟大哲学原则的理解，现代科学的方法，无论多么精确，必然归于无效。在任何一个分支中，它都不能证明事物的起源和最终。而不是追溯其影响的原始来源，它的进展是相反的。正如它所教导的，它的高级类型都是从先前的低级类型进化而来的。它从循环的底部开始，由一根物质线在大自然的迷宫中一步一步地引导。一旦这种想法被打破，线索消失，它就会因无法理解而恐惧地退缩，并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柏拉图和他的门徒们却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低类型者不过是更高抽象者的具体形象。灵魂是不朽的，它有一个算术的开端，正如肉体有一个几何的开端一样。这个开端，作为大宇宙 ARCHÆUS 的反映，是自动的，

从中心扩散到整个微观世界。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悲哀认识，使廷德尔承认科学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即使在物质世界中也是如此。“原子的第一次排列，是所有后续行动的基础，阻碍了比显微镜更敏锐的力量。”“由于纯粹的过度复杂，在观察对问题有任何发言权之前，最高度训练的智力，最精炼和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在困惑中从思考问题中退出。我们被显微镜所不能缓解的惊奇惊呆了，不仅怀疑我们仪器的力量，甚至怀疑我们自己是否拥有能够使我们与自然的终极结构能量搏斗的智力因素。”

传统和深奥的教义告诉我们的卡巴拉的基本几何图形是由神本身在西奈山\*上赋予摩西的图形，在其宏伟而简单的组合中包含着解决普遍问题的关键。【\*出埃及记, xxv. 40】这个数字本身包含了所有其他的数字。对于那些能够掌握它的人来说，没有必要锻炼想象力。任何尘世的显微镜都比不上精神感知的敏锐。即使对那些不熟悉伟大科学的人来说，一个训练有素的儿童心理测量器对一粒颗粒、一块水晶碎片或任何其他物体的起源所作的描述，也值得用“精确科学”的所有望远镜和显微镜。

比起后者谨慎的、界限有限的假设，达尔文冒险的泛进化论——廷德尔称之为“飙升的投机者”——可能有更多的真理；和他所在阶级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的想象力被“理性的坚定边界”包围着。微观细菌的理论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微小细菌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至少是飞升到无限的。它超越了物质世界，开始不知不觉地进入精神世界。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关于物种发展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他的起点就在一扇敞开的门前。我们可以自由地和他在一起，要么留在里面，要么跨过门槛，在门槛的后面是无限的和不可理解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言说的。如果我们凡人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精神在伟大的“来世”中模糊的预见——而在这个地球上——它必须在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的某个时刻意识到它。

赫胥黎教授的“生命的物理基础”理论却并非如此。他不顾德国兄弟科学家们的绝大多数反对，创造了宇宙原生质并指派它的细胞从此成为所有生命原则的神圣源泉。通过使后者在活人身上完全相同，即“死羊肉”、荨麻刺和龙虾；通过把生命原则关进原生质的分子细胞，通过把伴随其后的进化而来的神性流入拒之门外，他关闭了每一扇阻止任何可能逃脱的门。就像一个有能力的战术家，他把他的“律法和事实”变成哨兵，并使其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警戒。他召集他们的标准题写着“必要性”一词；但当他嘲笑这个传说并称之为“我自己想象的空洞影子”时，它还没有展开。\*【\*“生命的物质基础”，赫胥黎的演讲】

他说，唯心论的基本教义“超出了哲学探究的范围”。我们可以大胆地反驳这种说法，并说，在这种调查中，它们比赫胥黎先生的原生质多得多。因此，它们提供了精神存在的明显和明显的事实，而原生质细胞，一旦死亡，没有任何作为起源或生命的基础，正如这位少数的“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赫胥黎，“生命的物质基础”。】

古代的卡巴拉主义者没有把假设建立在有记录的实验的坚实岩石上。

但是过分依赖物质事实导致了物质主义的发展，精神和信仰的堕落。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是普遍的思想倾向。虽然特尔斐的诫命还没有完全从希腊思想中消除；有些哲学家仍然认为“要知道人是什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人是什么”——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啃食信仰的根了。神秘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化为仅仅是祭司的推测和宗教欺诈。很少有人是真正的能手和受启者，他们是那些被古埃及各种侵略者的刀剑征服而分散的人的后代。

伟大的赫尔墨斯在他与 Esculapius 的对话中预言的时间已经到来;在那个时代,不虔诚的外国人会指责埃及崇拜怪物,除了纪念碑上刻在石头上的字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保存下来——这对后代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谜。他们神圣的经学家和圣师是地球表面上的流浪者。出于对神圣奥秘被亵渎的恐惧,不得不在赫密斯兄弟会(后来被称为艾赛尼派)中寻求庇护,他们的深奥知识被埋得比以往更深。亚里士多德弟子的胜利烙印从他征服的道路上抹去了曾经纯洁的宗教的所有痕迹,而亚里士多德本人,他那个时代的典型和孩子,虽然学习了埃及的秘密科学,但对这一千年秘传研究的最高成果却知之甚少。

和那些生活在沙弥提斯时代的人一样,我们今天的哲学家们“揭开了伊西斯的面纱”——因为伊西斯只是自然的象征。但是,他们只看到了她的身体形态。里面的灵魂逃过他们的视线;神圣的母亲没有回答他们。有一些解剖学家,他们用手术刀把那些肌肉层、神经网络或腐烂的物质举起来,却看不出有内在的精神,他们断定人是没有灵魂的。这些人在诡辩中就像学生一样盲目,把他的研究局限于卡巴拉的冷冰冰的文字,敢说它没有令人振奋的精神。为了看清那个曾经生活在解剖台上的人,外科医生必须用他身体以外的眼睛来观察。因此,隐藏在古纸莎草纸上的神圣著作中的光荣真理,只能向拥有直觉能力的人揭示——如果我们把理性称为心灵的眼睛,可以定义为灵魂的眼睛。

我们的现代科学承认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种看不见的原则,但否认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或人称上帝。\*【\*德雷柏教授,“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从逻辑上讲,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力量与存在是相同的。如果不把智慧的存在与智慧的概念联系起来,人类的理性很难想象自己是智慧的最高力量。如果没有这些属性,就不能指望群众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全能和无所不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否则他们自己的人格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投影。但是卡巴拉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看不见的 EN-SOPH 看作是一种力量。

迄今为止,几千年来,现代实证主义者的谨慎哲学一直受到人们的期待。这位炼金术的能手声称要证明的是,简单的常识排除了宇宙仅仅是偶然结果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比认为欧几里得的问题是一只猴子在无意识中摆弄几何图形还要荒谬。

很少有基督徒了解犹太神学,如果他们真的了解的话。即使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塔木德》也是最黑暗的谜,而那些理解它的希伯来学者却不吹嘘自己的知识。他们仍然不太理解他们的书;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专注于消灭他们伟大真理的基督徒学生比犹太学生还要多。对于东方的卡巴拉,或者宇宙的卡巴拉,我们所知道的要少得多!它的能手很少;但这些被选出来的后继者是最先发现“照亮迦勒底传说中伟大的舍玛亚的星光般的真理”\*的圣人,他们已经解决了“绝对”问题,现在正从他们伟大的劳动中休息。【\*Bulwer 's Zaroni.】他们不能超越这世上凡人所知道的;没有人,即使是这些被选中的人,可以越过神的手指所画的界限。旅行者们曾在神圣的恒河岸边遇到过这些能手,在寂静的底比斯废墟和卢克索神秘废弃的房间里与他们擦身而过。在那些蓝色和金色拱顶的厅堂里,奇怪的标志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们的秘密含义却永远不会被无所事事的看客所理解。历史回忆录记载了他们出现在欧洲贵族灯火通明的沙龙里。在撒哈拉沙漠干旱荒凉的平原上,人们又一次遇到了它们,比如在大象的洞穴里。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但只有那些终生献身于学习而不愿回头的人才认识他们。

伟大的犹太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曾一度被他的同胞奉为神祇,后来却被视为异端,他评论说,《塔木德》似乎越荒谬、越空洞,其秘密含

义就越崇高。这位博学的人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迦勒底魔法，摩西的科学和其他博学的超自然学家是完全基于各种现在被遗忘的自然科学分支的广泛知识。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王国的所有资源了如指掌，精通神秘化学和物理的专家，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为什么奇怪毕业生或在寺庙的神秘圣地指导的能手可以创造奇迹，即使在我们的启蒙时代也会出现超自然现象？将魔法和神秘科学冠以假名，是对人性的侮辱。相信几千年来，一半的人类对另一半实行欺骗和欺骗，就等于说人类只是由无赖和无可救药的白痴组成。没有使用魔法的国家在哪里？在多大的时候，它被完全遗忘了？

在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古老的文献——吠陀经和更古老的摩奴律法——中，我们发现许多被婆罗门实践和允许的魔法仪式。\*【\*参阅威廉·琼斯爵士出版的《法典》第九章，11页】在当今时代，西藏、日本和中国所教授的都是最古老的迦勒底人所教授的。这些各自国家的神职人员，更证明了他们所教导的，即：道德和身体的纯洁和某些苦行的实践，发展了自我觉悟的重要灵魂力量。它使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不朽精神，从而赋予他超越低于自己的基本精神的真正神奇的力量。在西方，我们发现魔法和在东方一样古老。英国的德鲁伊教在他们深深的洞穴里安静的地窖里练习；和普林尼奉献了许多章节的“智慧”†的凯尔特人的领导人。

【†普林尼：“Hist. Nat.,” “xxx. I: Ib, xvi., 14; xxv., 9 等】西莫提派，——高卢的德鲁伊教，阐述了物理科学和精神科学。他们教导宇宙的秘密，天体的和谐发展，地球的形成，以及最重要的——灵魂的不朽。‡【‡庞波尼厄斯把最高科学的知识归于他们。】进入他们神圣的树丛——由“看不见的建筑师”亲手建造的自然学院——受启者在寂静的午夜时分聚集在一起，以了解人类曾经是什么，以及他将成为什么。\*【\*Cæsar, iii., 14.】他们不需要人工照明，也不需要吸引生命的气体来照亮他们的庙宇，因为贞洁的夜之女神把她的银光照在他们戴着橡树冠的头上；他们身穿白袍的圣吟游诗人知道如何与星空穹窿中孤独的女王交谈。+【+普林尼, xxx】

在这片逝去已久的土地上，矗立着他们神圣的橡树，但这些橡树已经枯萎，被物质主义的毒气剥去了它们的精神意义。但对于学习神秘学的人来说，他们的草木依然葱茏繁茂，充满深刻而神圣的真理，就像德鲁伊大祭司施行魔法治疗时一样，他挥舞着槲寄生的枝条，用他的金镰刀砍下了橡树母树的绿枝。魔法和人类一样古老。要说出它出现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就像要指出第一个人自己是在哪一天出生一样。只要一个作家一开始就想把自己在一个国家的第一个基础与某个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进一步的研究就会证明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奥丁，斯堪的纳维亚的牧师和君主，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公元前 70 年左右发明了魔法。但很容易证明，女祭司的神秘仪式 Voilers, 瓦拉斯，远远早于他的年龄。\*【\*芒特是奥丁时代之前北方最古老的宗教。Me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Tome ii., 第 230 页。】一些现代作家一心想证明琐罗亚斯德是魔法的创始人，因为他是魔法师宗教的创始人。Ammianus Marcellinus, Arnobius, Pliny, 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决定性地证明了他只是一个改革家的魔术实践的迦勒底人和埃及人。\*【\*Ammianus Marcellinus, xxvi., 6】

最伟大的神性教师同意，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是象征性地用只有启蒙者能理解的语言书写的。提亚娜的阿波罗尼厄斯的传记小品就是一个例子。正如每一个卡巴拉主义者所知道的，它包含了整个赫尔墨斯哲学，在许多方面是所罗门王留给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对应物。它读起来像一个童话故事，但就像后者一样，有时事实和历史事件是在小说的色彩下呈现给世界的。印度之旅象征着新手的审判。他与婆

罗门的长篇大论，他们睿智的建议，以及与科林斯人梅尼普斯 (Corinthian Menippus) 的对话，如果被解释的话，将成为深奥的教义问答。他访问了智者的帝国，会见了他们的国王 Hiararchas，安菲阿劳斯的神谕，象征性地解释了赫尔墨斯的许多秘密教条。如果被理解，它们将揭示一些自然界最重要的秘密。以利法·利未指出希阿卡斯国王和神话般的希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所罗门从希兰那里获得了黎巴嫩的雪松和俄斐的黄金。我们想知道现代共济会成员，甚至是“大讲师”和属于重要分会的最聪明的工匠，是否了解谁是海勒姆，他们把海勒姆的死结合在一起，以复仇？

抛开卡巴拉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教导，如果一个人献身于物理神秘主义，献身于所谓的治疗学分支，其结果可能有益于我们的一些现代科学；比如化学和医学。德雷珀教授说：“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自认为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这并非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撒拉逊人的科学著作说的，更适用于那些比较神秘的古代专著。现代医学虽然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甚至在治疗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却因其精神上的狭隘、严格的物质主义和教派的教条主义而损失惨重。一个学派在其纯粹盲目性中对别的学派所发展的一切予以严重的忽视；所有这些都忽视了由催眠术或美国人的大脑实验所提出的关于人或自然的每一个宏大的概念——每一个不符合迟钝的物质主义的原则。这需要几个不同学派的怀有敌意的医生召开一次会议，才能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医学汇合到一起，而最优秀的医生在病人身上徒劳地用尽了他们的医术之后，一个催眠师或“治疗灵媒”可以治愈你！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巴拉塞尔苏斯和范赫尔蒙特时代，对古老医学文献的探索，会发现大量经过充分证实的生理和心理事实，以及现代医生傲慢地拒绝使用的治疗病人的措施或药物。\*【\*在某些方面，我们那些自认为有新发现的现代哲学家，可以被比作希波克拉底有一天在萨摩斯遇到的“非常聪明、学识渊博、彬彬有礼的绅士”。“他告诉我，”这位医学之父接着说，“他最近发现了一种在欧洲和亚洲从未发现过的草药，任何疾病，无论恶性或慢性，都无法抵抗它的神奇特性。作为回报，我希望自己也能彬彬有礼，我被说服陪他到温室去，他把那棵奇妙的树移植到了那里。我发现的是希腊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也就是大蒜，它是所有植物中最不具有治愈功效的一种。”希波克拉底，“De optima prædicandi ratione item iudicii operum magni。” I。】甚至在外科手术方面，现代的外科医生也谦卑地公开承认，他们完全不可能接近古埃及人在包扎术中展示的那种神奇的技巧。巴黎的主要外科医生研究了把木乃伊从耳朵到每一个单独脚趾包裹起来的几百码长的绳子，尽管模型就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在纽约市的阿伯特埃及古物收藏中，可以看到许多证据表明，在各种手工艺品中，古人的技能；其中包括蕾丝制作艺术；而且，除了女人的虚荣心和男人的力量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造头发和金饰的标本。《纽约论坛报》在评论埃伯斯纸莎草纸的内容时说：——“确实，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 . . . 第 65、66、79 和 89 章表明，护发剂、染发剂、止痛药和跳蚤粉在 3400 年前就很受欢迎了。”

我们最近宣称的发现中，有多少实际上是新的，有多少是古代的，这又是由我们著名的哲学作家约翰·W·德雷珀教授所作的公正和最有说服力的论述。他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一本书名很糟糕的伟大著作——充斥着这样的事实。在第 13 页，他引用了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成就，这些成就引起了希腊人的钦佩。在巴比伦有一系列迦勒底人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公元 1903 年，卡利斯提尼

把这些观测资料寄给亚里士多德。埃及天文学家国王托勒密拥有一个巴比伦的日食记录，可以追溯到我们时代之前 747 年。正如德雷珀教授所说的那样：“在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天文结果得以确定之前，长期持续和密切的观察是必要的。”因此，巴比伦人把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与事实的误差控制在 25 秒之内；他们对恒星年的估计仅仅多出两分钟。他们已经探测到了分点的岁差。他们知道日食发生的原因，并且借助它们的周期，即沙罗，可以预测日食。他们估计这个周期的价值超过 6585 天，误差在 19 分半钟之内。”

“这些事实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天文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耐心和技巧，在非常不充分的工具手段下，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完美。这些老观察者做了一份星象目录，把黄道分为十二星座；他们把白天分成十二个小时，把夜晚分成十二个小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致力于观测月球掩星。他们对太阳系的结构有正确的认识，知道行星的排列顺序。他们造了日晷、漏壶、星盘、日晷。”谈到“在短暂的错觉和不真实的世界中”存在着永恒真理的世界，德雷珀教授说：“那个世界不是通过那些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在文明早晨的人们的看法的虚荣的传统来发现的，也不是通过那些自以为受到启发的神秘主义者的梦境来发现的。它将通过几何学的研究和对自然的实际询问而被发现。”

确实如此。这个问题说得再好不过了。这位雄辩的作家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真理。但他不将全事告诉我们，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描述在神秘中传授的知识的性质或范围。后来没有人像金字塔和其他泰坦尼克纪念碑的建造者那样精通几何学，无论是上古时代还是后古时代。另一方面，在对自然的实际追问方面，没有人能与之匹敌。

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是他们无数的象征意义。这些符号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具体的概念，——结合了神圣的无形与世俗和可见的概念。前者是从后者严格类推而来，根据炼金术公式——“在下如在上”。他们的符号显示了对自然科学的渊博知识和对宇宙力量的实际研究。

至于“几何学的研究”所能取得的实际成果，对于即将进入行动阶段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不再被迫满足于仅仅的猜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美国人，纽约的乔治·H·费尔特先生，如果他继续像他开始的那样，也许有一天会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仅靠古埃及人所建立的前提的帮助，就能得出我们将用古埃及人自己的语言来说明的结果。“首先，”费尔特先生说，“所有初等几何科学，包括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可参照的基本图；以几何方式产生比例的算术系统；把这个人物与所有的建筑和雕塑遗迹联系起来，在所有的建筑和雕塑中，它都以一种惊人的精确方式被遵循着；确定埃及人把它作为他们所有天文计算的基础，他们的宗教象征几乎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希腊艺术和建筑的遗迹中寻找它的踪迹；在犹太人的神圣记录中发现了它的痕迹，从而有力地证明它就是建立在那里的；发现整个体系是埃及人在对自然规律进行了成千上万年的研究之后发现的，它可以真正被称为宇宙科学。”此外，它使他能够“精确地确定生理学中迄今只推测出来的问题；首先发展这样一种共济会哲学，证明它是第一科学和宗教，也将是最后一种”；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以直观的证明，埃及雕塑家和建筑师在他们庙宇的正面和门廊上，不是在他们自己头脑中混乱的幻想中，而是在“空中看不见的种族”中，获得了装饰古雅人物的模型，和自然的其他王国，他，像他们一样，声称通过诉诸于他们自己的化学和卡巴拉的过程使可见。

施魏格证明了所有神话的符号都有科学的基础和实质。\*【\*施魏格，《自然史神

话导论》。】只有通过最近对自然的物理电磁力量的发现，催眠学专家，如德国的 Ennemoser, Schweigger 和 Bart, 法国和意大利的 Baron Du poet 和 Regazzoni, 几乎可以准确无误地追踪每一个神祇与这些力量中的某一个的真实关系。Idæic 手指, 在神奇的治疗艺术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意味着一根铁手指, 它被自然的磁力吸引和排斥。在萨莫色雷斯, 它通过使受影响的器官恢复到正常状态, 产生了治愈的奇迹。

巴特比施魏格更深入地研究了古老神话的意义, 并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研究了主题。他长篇大论地描写弗里吉亚的 Dactyls, 即“驱邪术士”和卡贝里安的神学家。他说: “当我们讨论 Dactyls 和磁力的紧密结合时, 我们并不一定局限于磁石, 以及我们对自然的看法, 我们只是瞥了一眼磁力的全部含义。那么就清楚了, 那些自称为 Dactyls 的受启者, 是如何通过他们的魔法艺术, 创造出治愈性的奇迹, 在人们心中创造出惊人的效果的。与此相结合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 是古代的祭司们惯于实践的; 土地和道德的培育, 艺术和科学的进步, 奥秘和秘密的奉献。这一切都是由 Cabeirians 祭司完成的, 为什么不受神秘的自然精灵的引导和支持呢?” + 【+Ennemoser, 《魔法的历史》, i, 3。】施魏格也有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古代的神通现象是“在灵魂的引导下”由磁力产生的。

尽管他们表面上是多神论者, 但古代——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完全是一神论者; 这也是在摩西的时代之前的许多世纪。在埃伯斯纸莎草书中, 这一事实在以下文字中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 这些文字翻译自第一版的前四行: “我和来自希塔特的伟大人物来自赫利奥波利斯, 他们是保护之主, 是永恒和拯救的主人。我和母亲女神一起从赛伊斯来, 她们保护我。宇宙之主告诉我如何将众神从所有致命的疾病中解救出来。”杰出的人被古人称为神。将凡人和假想的神神化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一神论, 就像现代基督徒为他们的英雄竖立雕像, 建造纪念碑, 也不能证明他们的多神论一样。三千年后的今天的美国人会认为, 把为他们的神华盛顿建造雕像的人归为偶像崇拜者是荒谬的。赫尔墨斯哲学笼罩在神秘之中, 以致于沃尔尼断言, 古代民族把他们的粗大的物质符号当作神圣的象征来崇拜; 而这些仅仅被认为代表了深奥的原则。迪普伊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后, 也把圆圈的象征意义弄错了, 把他们的宗教完全归因于天文学。埃伯哈特 (Berliner Monatschrift) 和许多其他德国作家在过去和现在的几个世纪里, 最随意地处理魔法, 并认为这是由于蒂迈欧篇的柏拉图式神话。但是, 如果没有对神秘事物的了解, 这些人或其他没有商博良那样敏锐的直觉的人, 怎么可能发现隐藏在伊西斯的面纱后面的神秘的一半, 除了能手之外, 所有人都看不到呢?

商博良作为埃及古物学家的功绩无人质疑。他宣称, 一切都表明古埃及人一直都是多神论的。神秘的赫尔墨斯的著作的准确性, 他的古代可以追溯到夜晚的时间, 被他证实到他们的细节。Ennemoser 还说: “到了埃及和东方, 希罗多德、泰勒斯、巴门尼德斯、恩培多克勒斯、俄耳甫斯和毕达哥拉斯去指导他们自己的自然哲学和神学。”在那里, 摩西获得了智慧, 耶稣度过了他的早年生活。

亚历山大城建立之前, 各国的学生都聚集在这里。“为什么,” Ennemoser 继续说, “人们对这些奥秘知之甚少? 经历了这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时代, 这么多不同的人? 答案是, 这是由于普遍严格的沉默的倡议。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关于最古老秘密知识的所有书面纪念物的毁灭和完全丢失。”李维描述的努马的书, 包括关于自然哲学的论文, 在他的坟墓中发现; 但他们不允许公开, 以免暴露国教中最秘密的秘密。元老院和人民的护民官决定, 这些书本身应该被烧毁, 这是公开进行的。\* 【\* 《魔法的历史》, 第 1 卷, 第 3 页】

魔术一直被认为是一门神圣的科学

魔法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科学，导致了参与属性的神性本身。“它揭示了自然的运作，”斐洛·犹大·埃乌斯说，“并导致了对天国力量的沉思。”+【+Philo Jud., “De Specialibus Legibus.”】在后来的时期，它的滥用和退化成为巫术，使它成为普遍憎恶的对象。因此，我们只能把它当作遥远的过去，在那个时代，每一种真正的宗教都是基于对自然神秘力量的认识。正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建立魔法的并不是古代波斯的圣贤阶层，而是魔法士，他们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摩伯德人，帕西人的牧师——古代的盖伯人——甚至在今天都用佩尔维人的方言命名为Magoi。\*【\*Zend-Avesta, vol. ii., p. 506.】魔法随着人类早期种族的出现而出现。卡辛提到了一篇在第四和第五世纪很有名的论文，它被认为是诺亚的儿子含的，而他也被认为是从亚当的儿子塞特的第四代杰瑞德那里得到它的。\*\*【\*\* Cassian, 《会议》，i., 21.】

它的能手的成就及其现代诋毁者的假设

摩西感谢埃及公主塞穆西斯的母亲，她把从尼罗河中救了出来。法老王的妻子\*巴塔利亚自己就是一个信徒，犹太人把他们的先知归功于她，“学习了埃及人的所有智慧，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很强大。”+殉道者犹斯丁，以特罗格斯·庞培乌斯作为他的权威，表明约瑟夫已经从埃及的高级祭司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魔法知识。++【\*《摩西的生命与死亡》，第199页】【+使徒行传，第七章，22】【++贾斯汀, xxxvi., 2.】

在某些科学方面，古人知道的比我们现代学者所发现的还要多。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已经有不止一位科学家承认了这一点。“存在于社会早期的科学知识的程度远比现代人愿意承认的要大”；《神秘科学》的编辑A·托德·汤姆森博士说：“但是，”他补充说，“它被限制在寺庙里，小心地蒙住人们的眼睛，而且只反对祭司。”谈到卡巴拉，博学的弗朗茨·冯·巴德尔评论道：“不仅我们的救赎和智慧，我们的科学本身也来自犹太人。”但为什么不完成这句话，告诉读者犹太人的智慧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呢？属于亚历山大柏拉图学派的奥利金宣称，摩西除了圣约的教义外，还向七十个长老传达了一些“来自律法深处”的非常重要的秘密。他要求他们只把这些东西传授给他们认为有资格的人。

圣杰罗姆称提比里亚和吕达的犹太人是唯一的神秘解释方式的教师。最后，Ennemoser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观点，“狄奥尼修斯的著作明显地以犹太卡巴拉为基础。”当我们考虑到诺斯替派，或早期的基督徒，不过是旧艾赛尼派的追随者换了个新名字，这个事实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莫里托教授给了卡巴拉应得的。他说：

“在神学和科学中，不合理和浅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那以后，革命的理性主义在摧毁了一切积极的事物之后，除了其自身的空虚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现在似乎是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导到那个神秘的启示上来了，那是我们救赎必定到来的活泉……古代以色列的秘密，其中包含了现代以色列的所有秘密，将特别计算到…建立在最深刻的见神论原理上的神学结构，并为所有理想的科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它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到神秘的迷宫，神秘和原始国家的结构…在这些传统中单独包含了先知学派的体系，先知撒母耳没有发现它，只是恢

复了它，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引导学者们获得智慧和最高的知识，当他们被发现是有价值的时候，把他们引入更深的秘密。与这些神秘事物同属一类的是魔法，它具有双重性质——神圣的魔法，邪恶的魔法，或者是黑魔法。每一种活动又可分为两类：活动的和视觉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类努力使自己与世界和谐相处，以学习隐藏的事物；在后者中，他努力获得超越灵魂的力量；在前者中，是做好事；在后者中做了各种各样的恶魔和违背自然的事情。”\*【\*莫里托：《历史与传统的哲学》，豪威特译，第 285 页】

三个最著名的基督教团体，希腊、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反对通过所谓的“灵媒”显示自己的每一种灵性现象。的确，从后两个教会团体烧死、绞死或杀害每一个无助的受害者——有时是盲目的、至今仍无法解释的自然力量——通过他们的有机体灵性表现出来以来，已经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这三个教堂的最前面，是罗马教堂。她的双手沾满了无数无辜受害者的鲜血，这些无辜的鲜血是以她信仰的核心摩洛克神的名义流淌的。她准备好了，渴望重新开始。但是她却被她每天所唾弃和亵渎的十九世纪的进步精神和宗教自由深深地束缚住了。俄罗斯教会在其原始、简单而又盲目的信仰中是最亲切、最像基督的。尽管希腊和拉丁教会之间并没有实际的联合，而且这两个教会在几百年前就分道扬镳了，但罗马教皇似乎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以最无礼的方式，不仅对希腊圣餐区内的国家，而且对所有的新教徒都有管辖权。“教会坚持认为，”德雷珀教授说，“国家对它宣称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权利，而新教纯粹是一种叛乱，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即使在新教社区，天主教主教也是唯一合法的精神牧师。”\*【\*《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329 页】法令被忽视，通谕被忽视，教会会议邀请函被忽视，逐出教会被嘲笑——所有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坚持与他们的厚颜无耻不相上下。1864 年，荒谬达到了顶点，当皮乌斯九世被逐出教会，并公开谴责他对俄罗斯皇帝的诅咒，称其为“从圣母教堂的怀抱中驱逐出来的分裂者”。+【+参见 1864 年 5 月 3 日的“Gazette du Midi”和“Le Monde”】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祖先，还是一千年前被基督教化的俄罗斯，都从未同意加入罗马天主教。为什么不宣称教会对西藏的佛教徒或古代 Hyk-Sos 的阴影有管辖权？灵媒现象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直都有表现。这支力量无视宗教差异；它嘲笑民族；不经询问就侵犯了任何个性，无论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人，还是一个贫穷的乞丐。

甚至连现在的副神皮乌斯九世也没有。他本人可以避免不受欢迎的客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教皇陛下的身体一直处于异常的状态。在梵蒂冈内部，它们被称为神圣的愿景；在外面，医生称之为癫痫发作；流行的谣言归因于他们的鬼魂佩鲁贾，费达尔多，和敏塔那！

“蓝色的灯光，已是午夜时分，  
冰冷可怕的水滴落在我颤抖的肉体上，  
我以为所有被我杀害的人的灵魂都来了……”\*【\*莎士比亚，“理查德三世”。】  
霍恩洛赫王子在本世纪头四分之一年中以其治愈能力而闻名，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灵媒。事实上，这些现象和力量并不属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们构成了人的心理属性的一部分——微观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Klikouchy\*、Yourodevoÿ、\*\*和其他悲惨的生物一直遭受着奇怪的疾病的折磨，俄罗斯神职人员和民众将其归因于魔鬼的附身。【\*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尖叫或者嚎叫】\*\*半疯子，白痴。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在这些乞丐中，有些人经常用它来赚钱】他们挤在教堂的入口，不敢相信自己在里面，因为

他们的任性控制的恶魔可能会把他们扔在地上。Voroneg, Kiew, Kazan, 以及所有拥有被封圣人的超自然力遗迹的城市, 都充斥着这种无意识的灵媒。你总能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门和门廊附近游荡。在主持弥撒的牧师庆祝弥撒的某些阶段, 如圣礼的出现, 或祈祷和合唱的开始, “Ejey Cheroúvim”, 这些半疯子, 半灵媒, 开始像公鸡一样啼叫, 吠叫, 吼叫, 嘶叫, 最后, 在可怕的抽搐中倒在地上。虔诚的解释是: “不洁净的人无法承受神圣的祈祷。” 一些仁慈的人被怜悯所感动, 给那些“受苦的人”施药, 并在他们中间分发救济品。偶尔, 一个牧师被邀请去驱魔,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么是为了爱和慈善, 要么是为了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的诱人前景, 根据他的基督教冲动。但是这些悲惨的生灵——他们是灵媒, 因为他们有时能预言, 有时能看见异象, 只要他们的愿望是真实的——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不幸而受到骚扰。为什么牧师要迫害他们, 人们为什么要憎恨并谴责他们是该死的女巫或巫师? 常识和正义无疑表明, 如果有人要受到惩罚, 那肯定不是那些无法控制自己的受害者, 而是据称控制他们行为的恶魔。最糟糕的情况是, 牧师用圣水淹没病人, 使这个可怜的人感冒了。由于效果不佳, Klikoucha 只能听从上帝的旨意, 在爱和怜悯中得到照顾。尽管迷信和盲目, 基于这些原则的信仰当然值得尊重, 无论对人还是对真神, 都是不会冒犯的。罗马天主教徒则不然; 因此, 正是他们, 其次是新教神职人员——除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出质疑的目的。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基于什么权利来对待印度教徒和中国的唯灵论者和卡巴拉主义者; 谴责他们和异教徒——他们自己造就的生灵——一样, 被判在不可熄灭的地狱之火中受刑。

对召唤出所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的神圣力量, 我们绝对不会有丝毫不敬的想法——更不用说亵渎了。它的雄伟和无限的完美, 我们甚至不敢想象。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存在, 知道它是完全明智的, 这就足够了。足以让我们和其他生物一样, 都拥有它的精髓。我们所尊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是无边无际的——宏伟的“中心灵性太阳”, 我们被它的属性和它那听不见的意志的可见效果包围着——古代的神和现代先知的的神。只有在他强大的命令所召唤的世界里, 才能研究他的本性。他的启示用他自己的手指在宇宙的表面描绘出永恒的宇宙和谐的形象。这是我们所承认的唯一绝对正确的福音。

说到古代地理学家, 普鲁塔克在《忒修斯》中说, 他们“挤进地图的边缘, 看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在地图的边缘加上注解, 意思是在这之外除了满是野兽的沙漠和无法接近的沼泽, 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神学家和科学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当前一种人认为无形的世界有天使或魔鬼时, 我们的哲学家试图说服他们的门徒, 没有物质的地方就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有多少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 尽管他们崇尚物质主义, 却属于共济会? 玫瑰十字的兄弟, 中世纪时代的神秘实践者, 仍然活着——但只是名义上。他们可能会“在可敬的海勒姆·阿比夫的坟墓前流泪”; 但他们寻找“桃金娘的小枝”的真实位置是徒劳的。死信独留, 灵已逃。他们就像意大利歌剧中的英国或德国合唱团, 在《埃尔纳尼》的第四幕中, 他们下到查理曼大帝的地窖里, 用一种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语言唱着他们的阴谋。所以, 我们的现代神圣拱门骑士每天晚上都可以下来, 如果他们选择“穿过九座拱门进入地球的内部”, ——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伊诺克的神圣德尔塔。” “南谷的骑士爵士”和“北谷的骑士”可能会试图让自己相信, “他们的头脑中出现了觉悟”, 当他们在砖石建筑中进步时, “迷信、专制、暴政的面纱”等不再模糊他们的思想。但这些都是空话, 只要他们忽视他们的母亲魔法, 背弃它的孪生姐妹, 唯灵论。真的, “东方的骑士们,”

你们可以“离开你们的位置，带着悲伤的心情坐在地板上，头靠在双手上，”因为你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命运悲叹。自从菲力浦·勒贝尔摧毁了圣殿骑士团以来，没有一个人能消除你的疑虑，尽管所有的说法都与此相反。的确，你们是“耶路撒冷的流浪者，寻找失落的至圣所的宝藏”。“你找到了吗？”唉，没有！因为圣所被亵渎了；智慧、力量和美丽的支柱被摧毁了。从今以后，“你必须在黑暗中漫游”，“谦卑地旅行”，在森林和山脉中寻找“失落的词”。”“继续！”——只要你把你的旅程限制在七次甚至七次之内，你就永远找不到它；因为你是“在黑暗中行走”，而这种黑暗只有奥玛斯德正确的后代所携带的真理之火的光辉才能驱散。只有他们能教你以诺、雅各和摩西的名字的真正发音。“继续！直到你的 R. S. W. 学会乘 333，而不是除 666——末日野兽的数字，你还不如谨慎行事，“暗地里”行动。

为了证明古人关于把人类历史分成循环的观念并非完全没有哲学基础，我们在本章结束时，将向读者介绍一个关于我们地球的进化的古老传统。

在每一个“伟大的一年”结束时，亚里斯多德——根据审查——最伟大的，由六个 sars\*我们的星球受到彻底的物理革命。【\*韦伯斯特非常错误地宣称，迦勒底人把月食周期(大约 6,586 年)称为“沙罗”(saros)，即“月球节点公转的时间”。Berossus，他自己是一个迦勒底占星家，在巴比伦的 Belus 神庙，给出了 sar，或 sarus 的持续时间，3600 年；一个 neross600 年；还有一个 sossus60 年。(参见，亚比登斯的伯罗索，《论迦勒底诸王与大洪水》。参见优西比乌斯和科里的手稿 Ex. Cod. reg. gall. gr. No. 2360, fol. 154.】极地和赤道气候逐渐交换位置；前者慢慢地向赤道线移动，而热带地区则有繁茂的植被和成群的动物，取代了冰冷两极令人生畏的荒凉地带。这种气候变化必然伴随着大灾难、地震和其他宇宙的阵痛。+【+在科学家们拒绝这种传统的理论之前，他们有必要证明为什么在第三纪末期，北半球经历了如此大的温度下降，以至于热带完全变成了西伯利亚气候？让我们记住日心说是从上印度来的；所有伟大的天文学真理的萌芽都是毕达哥拉斯从那里带来的。只要我们缺乏数学上正确的证明，一个假设就和另一个假设一样好。】当海洋的河床被置换时，在每一个十年的结束和大约一个尼洛斯，一场半普遍的洪水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洪水一样被带来了。这一年被希腊人称为与太阳同时升落；但在圣所之外，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时间和细节。这一年的冬天被称为大灾变或大洪水——夏天，Ecpyrosis。流行的传统教导，在这些交替的季节，世界轮流燃烧和洪水。这是我们至少从塞索里努斯和塞内加的天文碎片中学到的。评论家们对这一年的长度是如此的不确定，除了希罗多德和莱纳斯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接近真相的，他们认为前者是 10,800，后者是 13,984。\*【\*塞索里努斯，De Natal Die. Seneca, Nat. Quæst., iii., 29.】根据巴比伦祭司的说法，欧波来姆斯+也证实了这一点，【+Euseb., “Præp. Evan.” 巴别塔和亚伯拉罕塔】“巴比伦城的建立归功于那些从洪水灾难中被拯救出来的人们；他们是巨人，他们建造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高塔。”\*\*【\*\*这与圣经的叙述完全矛盾，圣经告诉我们洪水是专门用来毁灭这些巨人的。巴比伦祭司无意编造谎言。】这些巨人是伟大的占星家，而且从他们的父亲“上帝的儿子”那里接受有关秘密事务的每一条指示，然后依次指导祭司，并在神庙里留下他们亲眼目睹的周期性灾难的所有记录。大祭司得知那些年的事，就这样来了。我们还记得，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引用了古埃及祭司斥责梭伦，因为他不知道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大洪水比如伟大的奥吉格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这种对赫利亚科斯的信仰是世界各地的启蒙牧师所持有的信条。

尼罗西斯、维里哈斯帕提、或称为尤加（印度教所称构成历史循环的时代）或劫的时期，都是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Satya-尤加和佛教的年表周期会让数学家在一系列的密码面前目瞪口呆。摩诃劫包含了无数的时期，远在上古时代。他们的系统包括一个 43.2 亿年的大时期，他们把大时期分为四个较小的尤加，如下所示：

1st — Satya yug . . . .	1,728,000 years
2d — Treta yug. . . .	1,296,000 "
3d — Dvapa yug . . . . .	864,000 "
4th — Kali yug . . . . .	<u>432,000 "</u>
Total. . . . .	4,320,000

创造了一个神圣的时代或摩诃-尤加;71 个摩诃尤加为 306,720,000 年，再加上一个变位(或白天和黑夜交界的时间，晨光和黄昏)，相当于一个 Satya-尤加, 1,728,000 年，构成 308,448,000 年的曼梵达拉期;\*【\*做出这一计算的科尔曼，让一个严重的错误躲过了校对员;曼梵达拉期的长度是 368,448,000，这仅仅多了 6000 万年】14 曼梵达拉期为 4,318,272,000 年;再加上一个 sandhi, 开始劫, 1,728,000 年，使劫或大周期 4,320,000,000 年。由于我们现在只是在 28 纪的卡利-尤加，第 7 个曼梵达拉期的 308,448,000 年，在我们达到分配给世界的时间的一半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这些密码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实际的天文计算之上的，正如戴维斯所证明的那样。+【+戴维斯，《亚洲研究随笔》;和希金斯的“Anacalypsis”；也可参阅科尔曼的《印度神话》序言第 13 页。】许多科学家，包括希金斯和其他科学家，尽管进行了研究，却完全困惑于其中哪一个是秘密周期。本生已经证明，埃及的祭司，谁做循环的记号，总是让它们在最深奥的神秘之中。‡【‡本生，《埃及》第 1 卷。】可能他们的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人的计算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精神进步和物质进步。也许他们的困难是因为古人的计算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精神进步和物质进步。古人在自然周期和人类周期之间画出的密切对应关系并不难理解，如果我们牢记他们的信念，相信行星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持续的、全强有力的。希金斯正确地相信，432000 的印度系统的周期是秘密周期的真正关键。但是很明显，他没能破译出来;因为它与创造的神秘有关，这个循环是所有循环中最不可侵犯的。它只在《迦勒底民数记》中以象征性的数字重复出现，如果这本书的原件现在还存在，肯定不会在图书馆中找到，因为它构成了赫尔墨斯最古老的书籍之一，\*其数量目前还不确定。【\*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提到的四十二本埃及圣书在他的时代已经存在，不过是赫尔墨斯书的一部分。根据埃及祭司亚巴蒙的权威，艾姆布利库斯认为赫尔墨斯有 1200 册这样的书，曼内托有 36000 册。但是，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和神学家，艾姆布利库斯的证词当然被现代批评家所拒绝。本生认为曼内托是一位“纯粹的历史人物”……“没有一个后来的本土历史学家能与之相比。 . . .”（见《埃及》第一卷第 97 页），突然变成了一个伪曼内托，一旦他提出的想法与反对魔法的科学偏见和古代祭司声称的神秘知识的冲突。然而，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怀疑过赫尔墨斯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老。商博良对它们的真实性和极大的真实性表现出极大的敬意，许多最古老的纪念碑也证实了这一点。本生给出了它们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例如，从他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在摩西时代之前，有 61 位国王，摩西时代的文明已经有几千年的

历史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赫尔墨斯的作品在犹太律法制定者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了许多年。本森说，“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第四王朝的纪念碑上发现了手写笔和墨水瓶。”如果这位杰出的埃及古物学家拒绝接受提奥奇尼斯·拉尔修带回的祭司们的记录之前的 48,863 年，他显然会对那一万次的天文观测感到更难堪，并且评论说，“如果这些观测是真实的，那么它们一定已经超过一万多年了”（第 14 页）。“然而，”他补充道，“我们从他们自己的一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老作品中了解到……真正的埃及神话时期的传统，已经经历了无数年。（《埃及》第一卷第 15 页）】

一些对秘密计算一无所知的卡巴拉主义者、数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据大尼禄和印度劫的秘密时期计算，把上述 21,000 年的长度计算为 24,000 年，他们认为最后的 6,000 年只适用于我们地球的更新。希金斯给出了一个理由，古代认为春分是在 2,000 年，而不是 2,160 年之后才出现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年的长度将是 6,000 年或 24,000 年的四倍。“因此，”他说，“可能会产生极长的周期；因为，这伟大的一年和普通的一年是一样的，直到它绕着一个非常长的圆圈转，当它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因此，他对这 24000 的解释如下：“如果黄道平面与赤道平面的夹角逐渐而有规律地减小，就像直到最近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两个平面在大约十纪前，也就是 6000 年后会重合；再过 10 纪 (ages)，也就是 6000 年，太阳就会相对地位于南半球，就像现在相对于北半球一样；再过 10 纪，6000 多年，这两个平面将再次重合；再过 10 纪，6000 多年，他的位置就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经过了大约 2 万 4 千年或 2 万 5 千年。当太阳到达赤道时，十到六千年就结束了，世界将被大火毁灭；当他到达南极点时，它将被水摧毁。因此，它每 6000 年或每 10 neroses\*就会被摧毁。”【\*希金斯，“Anacalypsis。”】这种 neroses 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古代的哲学家们所掌握的知识是秘密的，而这些哲学家们只属于神职人员，他们的知识会引起极大的错误。它导致犹太人，以及一些基督教柏拉图派，认为世界将在六千年后毁灭。盖尔展示了这种信念在犹太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它还导致现代科学家完全怀疑古人的假设。它导致了不同宗教派别的形成，就像我们这个世纪的基督复临论者一样，他们总是生活在对世界即将毁灭的预期之中。

就像我们的行星每年围绕太阳公转一次，同时每 24 小时绕自己的轴转一次，从而在一个较大的轴上经过一个较小的圆，在大沙罗里，较小的周期的工作也完成并重新开始。

根据古代的学说，物质世界的革命伴随着智力世界的类似革命——世界的精神进化在循环中进行，就像物质世界一样。

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人类进步的潮流有规律地涨落交替。世界上那些伟大的王国和帝国，在达到它们的伟大的顶点之后，按照它们上升时遵循的同一法则，再次下降；直到达到最低点，人类才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重新往上爬，按照这种循环上升的规律，其达到的高度比它以前从那里下降的高度稍高一些。

把人类历史分为黄金、白银、铜和铁器时代，并不是虚构的。我们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一个伟大的灵感和无意识的生产力的时代总是伴随着一个批评和意识的时代。前者为后者的分析和批判智力提供了材料。因此，所有那些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像佛陀-悉达多和耶稣，在精神的领域，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物质征服的领域，不过是主宰我们世界命运的神秘力量复制的一万年前存在的人类类型的反射图像。在所有神圣或世俗历史的编年史中，没有一个突出的人物的原型是我们不能在过去的宗教和

神话的半虚构和半真实的传统中找到的。我们头顶上的星星，在无边无垠的天空中，映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我们回顾历史时，上古时代的人的形象，映照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时代里。

“在上如在下。过去有的必再来。在天上怎样，在地上也怎样。”

这个世界总是对它的伟人忘恩负义。佛罗伦萨为伽利略建了一座雕像，但几乎没有提到毕达哥拉斯。前者在哥白尼的著作中有现成的指导，哥白尼不得不与普遍确立的托勒密体系进行斗争。但是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现代天文学都没有发现行星体的位置。几千年前，它由中亚的圣人传授，并由毕达哥拉斯带到那里，不是作为一种推测，而是作为一种证明的科学。“毕达哥拉斯的数字，”波菲利说，“是象形符号，通过这种方式，他解释了所有关于所有事物的本质的想法。”\*【\* “De Vite Pythag.”】

因此，我们只能从古代来寻找一切事物的起源。哈格里夫·詹宁斯在谈到金字塔时表达得有多好？当他问道时，他的话有多真实：“在知识最发达的时代，在人类的力量与我们现在的时代相比，是多么惊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顽强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理效果——埃及人所取得的成就——致力于一个错误上？尼罗河上无数的人都是在黑暗中工作的傻瓜，他们的伟人的所有魔法都是伪造的，而我们鄙视他们所谓的迷信和浪费权力，只有我们才是明智的？不！在这些古老的宗教中，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在现代的大胆否认中，在这些肤浅的科学时代的自信中，在这些没有信仰的时代的嘲笑中——是最少程度的假定。我们不了解旧时代。．．．因此，我们看到经典的实践和异教徒的教导是如何调和的——甚至外邦人和希伯来人，神话和基督教教义是如何在建立在魔法基础上的普遍信仰中调和的。魔法确实是可能的，这是这本书的寓意。”+【+哈格雷夫·詹宁斯的《玫瑰十字架》等等】

这是可能的。三十年前，当罗切斯特的第一次拍打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对一个无形世界的现实的注意时；当轻柔的急雨逐渐变成洪流，漫过整个地球时，唯心论者不得不与两种力量——神学和科学——进行斗争。但神智学者们，除了这些之外，还会见了整个世界，首先是精神学家。

“有人格化的上帝，也有人格化的魔鬼！”基督教传教士大发雷霆。“谁敢说不就让他受诅咒吧！”物质主义者轻蔑地回答说：“除了我们大脑中的灰质，没有人格化的上帝。魔鬼根本就不存在。说‘是’的人，一定会被认为是三倍白痴。”与此同时，神秘学家和真正的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战士，而是坚持不懈地工作。他们谁也不相信荒诞、多情、善变的迷信之神，但他们都相信善与恶。我们人类的理性，我们有限的思想的散发，当然不能理解一个神圣的智慧，一个无尽和无限的实体；而且，按照严格的逻辑，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范围，并且在我们的感官上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是不可能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因此，它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有限理性与科学是一致的，它说：“没有上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自我，在我们的死亡的棺材中独立地生活、思考和感觉，不仅仅是相信。它知道自然界中有一个上帝，他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不可战胜的造物主，正如我们在他体内生活一样。人一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直觉感觉，任何教条的信仰或精确的科学都无法根除它。

人类的本性就像宇宙的本性一样，厌恶真空。它直观地感受到对无上力量的渴望。没有上帝，宇宙在它看来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人被禁止在只有祂踪迹的地方寻找祂，于是用人格化的神来填补这痛苦的空虚，人格化的神是祂的灵师从异教的神话和古老的哲学的废墟中为祂建立起来的。否则如何解释新教派如雨后天

笋般涌现，其中一些教派荒谬得离谱。人类有一种天生的、无法抑制的渴望，任何宗教都必须满足这种渴望，以取代我们基督教时代教条的、未被证明的、无法证明的神学。这是对不朽的证明的渴望。正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说：“忧郁告诉一个人他的天性已经到了尽头，这是他能扔给他的最重的石头，或者没有未来的状态，这似乎是进步的，否则将是徒劳的。”如果任何一种宗教能够以科学事实的形式提供这些证据，那么现有的体系就不得不选择用这些事实来巩固它的教条，或者放弃基督教界的崇敬和爱戴。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被迫承认，人类对未来状态的保证并没有真正的来源。如果不是在所有的民族中，无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人被允许示范证据了吗？这种信仰的存在不正是一个证据，证明了思考的哲学家和失去理智的野蛮人都被迫承认他们的感觉的证词吗？如果说，在孤立的情况下，幽灵幻觉可能是由物理原因造成的，那么，在成千上万的情况下，幽灵同时与几个人交谈，这些人一起看到和听到他们的谈话，难道所有的人心里都不可能有病吗？

### 人类对不朽的渴望

希腊和罗马最伟大的思想家把这些事情视为已证明的事实。他们用 *manes*、*anima* 和 *umbra* 的名字来区分幽灵：*manes* 在个体死后下降进入冥界；上升到天堂的 *anima* 或纯净的灵魂；不安分的 *umbra*（尘世的灵魂），徘徊在它的坟墓周围，因为物质的吸引和对它尘世躯体的爱占据了它的主导地位，阻止它提升到更高的区域。

“*Terra legit carnem tumulum circumvolet umbra, Orcus habet manes, spiritus astra petit,*” 奥维德在谈到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时说。

但是，所有这些定义都必须经过哲学的仔细分析。我们有太多的思想家没有考虑到，古老的神秘主义作家在语言上的众多变化、讽喻的措辞和明显的神秘性，他们通常有义务永远不泄露圣殿的庄严秘密，这可能会不幸地误导翻译家和评论家。他们逐字读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短语；甚至柏拉图含蓄的符号学也常常被现代学者误解。有一天，他们可能学会更好地了解，从而意识到极端必要主义的方法在古代和现代哲学中都有实践；从人类最初的时代起，我们在地球上被允许知道的所有基本真理，都是在圣所的能手的安全保护之下；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差异只是外在的；那些原始的神圣启示的捍卫者，他们解决了人类智力所能掌握的一切问题，他们被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和哲学共济会联结在一起，在全球各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这是语言学 and 心理学寻找线索的终点。这样做之后，就可以确定，通过放松旧宗教系统的一个环，这条神秘的链条可能会解开。

对这些证据的忽视和保留，使得像黑尔和华莱士这样的杰出人物，以及其他有权力的人，加入了现代唯心主义的阵营。与此同时，它也迫使那些天生缺乏精神直觉的人，陷入一种以各种名义存在的物质主义。

但我们认为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毫无用处。因为，虽然在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看来，只有一天的学习，在其暮霭中出现了古老的哲学家，而其中午的光辉完全属于我们自己；尽管许多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家的证言对现代的实验者来说毫无价值，仿佛世界是从公元 1 年开始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会失去希望和勇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回顾旧哲学。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越来越接近于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地步。物理科学已经达到了探索的极限；教条主义神学看到它的灵感之泉干涸了。除非我们误解了这些迹象，否则世界将会得到证据，证明只有古代宗教与自然和

谐，古代科学包含了所有可以知道的东西。长期保守的秘密可能会被揭露；遗忘已久的书籍和遗失已久的艺术可能会重新焕发光彩；纸莎草纸和羊皮纸会出现在一些人的手里，他们假装是把它们从木乃伊中打开的，或者是在墓穴中偶然发现的；石碑和石柱上雕刻的启示会让神学家们感到震惊，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但它们可能会被挖掘和解释。谁知道未来的可能性？一个觉醒和重建的时代即将开始——不，已经开始了。这个周期几乎结束了；新的一页即将开始，未来的历史可能会包含和传达充分的证据

“如果祖先可以被相信，  
下降的灵与人类交谈，  
告诉他未知世界的秘密。”

## 第二章 现象和力量。

“骄傲，在智慧失败的地方，介入我们的防卫并且填补了所有强大的理智的空虚...”  
教皇

“但是为什么自然的运作要被改变呢？也许有一种比我们梦想的更深层次的哲学——一种发现自然的秘密，但不通过渗透它们而改变自然进程的哲学。”  
布尔沃

### 社会的奴性

人类知道自己的存在就足够了吗？仅仅形成一个人就足以使他配得上“人”的称谓吗？我们的印象和信念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实体，可以说，人必须首先重新创造自己——即从他的思想和精神上彻底消除，不仅自私和其他不洁的支配影响，而且迷信和偏见的感染。后者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反感或同情大不相同。起初，我们不可抗拒地或不知不觉地被那股来自思想和物质身体的强大磁力的特殊影响，吸引到它的黑圈里去。我们被这一切所包围，最终由于道德上的怯懦——害怕公众舆论——而无法走出这一切。很少有人根据事物的真伪来判断，凭自己的判断自由地接受结论。恰恰相反。更常见的做法是，盲目地接受当时与他们相关的人的观点。一个教会成员不会为他的席位付出荒谬的高价，就像一个物质主义者不会去听赫胥黎先生关于进化论的演讲两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只是因为某某先生和某某太太做了这件事，而这些人物是某某和某某的。这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事情。如果心理学有达尔文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人的道德品质的起源与他的身体形态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在其奴性的条件下，向其模仿的聪明观察者暗示，猿和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甚至比伟大的人类学家指出的外在标志更引人注目。

### 科学家的偏见和偏执

猿类的许多变种——“嘲笑我们自己的表现”——似乎是特意进化出来的，目的是为某一类穿着昂贵的人提供系谱树的材料。

科学每天都在迅速地向化学、物理、器官学和人类学的伟大发现迈进。有学问的人应该摆脱各种先入之见和偏见；然而，虽然思想和观点现在是自由的，科学家仍然是老样子。乌托邦式的梦想家是那些认为人会随着新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而变化的人。土壤可以得到很好的施肥，每年都能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但是，挖得比作物所需要的土层深一点，在底土里就能找到和犁沟以前一样的土壤。

就在几年前，质疑某些神学教条是否正确的人会立刻被贴上反传统者和异教徒的标签。Vae victis !... 科学已经征服了。但在这一回合中，胜利者也声称自己是正确的，尽管它同样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善良的老洛塔留斯说的，适用于这种情况。然而，我们觉得我们似乎有权利质疑科学的大祭司。

多年来，我们目睹了这个不和之果——现代唯灵论的发展和成长。由于熟悉欧洲和美国的文学作品，我们密切而热切地目睹了其无休止的争论，并对其相互矛盾的假设进行了比较。当然，许多受过教育的男人和女人的异端唯心论，试图了解千变万化的现象。唯一的结果是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不管这些不断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归咎于调查人员本身，还是归咎于正在工作的秘密力量——这至少证明了，随着心理表现的频率和种类的增加，围绕其起源的黑暗变得更加难以穿透。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被目击的，本质上是神秘的——通常被错误地称为精神——现在否认是徒劳的。允许对聪明的欺诈行为给予很大的折扣，剩下的问题相当严重，需要科学的仔细审查。“E pur se move,” 这句话流传已久，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现在并不需要伽利略有勇气把它扔到学院面前。心理现象已经在进攻。

### 他们被心理现象所追赶

现代科学家所持的立场是，即使某些神秘现象在灵媒的存在下发生是事实，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不是由于那些个体的某些异常的神经状况所致。在另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需要考虑通过返回人类灵魂而产生的可能性。这种立场没有什么例外。毫无疑问，举证的责任落在那些声称灵性力量的人身上。如果科学家们真诚地与这一课题进行斗争，表现出解决这一令人费解的谜题的热切愿望，而不是以不庄重和不专业的轻蔑态度对待它，他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确，绝大多数的“灵性”交流都是为了让智力中等的调查者感到厌恶。即使是真实的，它们也是琐碎、平凡和庸俗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灵媒收到了来自莎士比亚、拜伦、富兰克林、彼得大帝、拿破仑和约瑟芬，甚至伏尔泰的信息。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这位法国征服者和他的配偶似乎忘记了如何正确拼写单词；莎士比亚和拜伦成了慢性酒鬼；伏尔泰变成了白痴谁能责怪那些养成了正确习惯的人，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他们草率地得出结论说，既然表面上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欺诈，如果他们深入调查，就不可能有真理。对愚蠢通信中浮夸的名字的大肆吹捧，已经使科学的胃消化不良，甚至不能吸收这海洋心理现象的电报高原上的伟大真理。他们通过表面的泡沫和浮渣来判断。但是，当一个浮油的浮渣漂浮在海面上时，他们可能同样得体地否认深海中有任何清澈的水。因此，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指责他们在第一眼看到似乎真正令人厌恶的东西时就后退，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们有权指责他们不愿意深入探索。地上既找不

到珍珠，也找不到切割过的钻石；这些人的行为很不明智，就像一个专业的潜水者，当他打开牡蛎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壳里藏着一颗珍贵的珍珠，却因为牡蛎的外表肮脏而拒绝接受它。

即使对他们的一些主要人物进行公正和严厉的指责也无济于事，科学家们对调查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的恐惧，现在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恐慌。M.A.N. Aksakof 在一篇关于灵媒主义和圣彼得堡科学委员会的文章中非常尖锐地指出：“现象追逐着科学家，而科学家则逃避这种现象。”这群教授对他们发誓要研究的课题的态度，自始至终简直是可耻的。他们过早的和预先安排好的报告显然是片面的和不确定的，甚至连不信的人也发出轻蔑的抗议。

约翰·菲斯克教授令人钦佩地指出，我们这些有学问的绅士们的逻辑与唯心主义哲学的不一致——他们自己的身体之一。在最近的哲学著作《看不见的世界》中，虽然从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术语的定义来看，精神的存在是无法用感官来证明的，因此任何理论都无法经得起科学检验，但在接下来的几行中，他对他的同事们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现在的生活条件下，是永远无法得到证词的。它完全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无论它多么丰富，我们都不能指望满足它。因此，即使我们没有产生它，也不能使人对我们的理论有丝毫的怀疑。以这种方式构想，对未来生活的信念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同时也超出了科学依据的需要和科学批评的范围。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物理发现的进步以任何方式驳斥的信念。这是一种绝不是非理性的信念，它可以在逻辑上被接受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科学思维习惯，或影响我们的科学结论。”“如果现在，”他补充道，“科学家接受精神不是物质的立场，也不受物质法则的支配，并且不受他们对物质事物的知识的限制，他们将撤回目前引起宗教人士愤怒的主要原因。”

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他们对华莱士这样的高人勇敢、忠诚和值得称赞的投降感到愤怒，甚至拒绝接受克鲁克斯先生谨慎和限制性的政策。

就目前的工作中所包含的意见而言，除了这些意见是基于多年的基础之外，没有其他的主张被提出过吗？既研究古代魔法，也研究现代形式，唯心论。甚至在现在，当同一性质的现象已为大家所熟悉时，前者还常被看作是巧妙的杂耍。后者，当压倒性的证据排除了诚实地宣布它是骗子的可能性时，被称为一种普遍的幻觉。在“异教徒”和“基督教”的魔法师、神秘学家、蛊惑者之间徘徊多年；我们认为，白与黑艺术的数量，应该足够，给我们一定的权利，让我们有能力对这个被怀疑和非常复杂的问题采取实际的观点。我们和印度的苦行僧联系在一起，看到他们和皮提斯人交往。我们观看了苦行僧们嚎叫和跳舞的过程和行为方式；与欧洲和亚洲的土耳其海陆地区进行友好交往；而大马士革和贝拿勒斯的耍蛇人只有很少的秘密是我们有幸没有研究过的。因此，当从未有机会与这些东方杂耍者生活在一起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在他们的表演中除了变戏法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对如此草率的结论深感遗憾。对自然的力量进行彻底的分析，竟会提出这样的自命不凡的主张，同时又对纯粹的生理和心理性质的问题表现出这样不可原谅的忽视，对令人惊骇的现象却不加以检查或申诉而予以拒绝，这是一种矛盾的表现，如果不是道德上的隐晦，那就是对胆怯有着强烈的品味。

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同时代的法拉第那里得到那位绅士多年前所做的同样的一次抛掷，那时候，与其说是出于良好的教养，不如说是出于真诚，他说，“许多狗有能力得出比一些唯心论者更合乎逻辑的结论，”\*【\*W.克鲁克斯，《唯心主义现象的研究》。】恐怕我们还得坚持下去。辱骂不是论据，更不是证据。因为像赫胥

黎和廷德尔这样的人把唯灵论称为“堕落的信仰”，把东方魔术称为“变戏法”，因此他们不能从真理中获得真理的真实性。怀疑主义，无论是来自科学的还是无知的大脑，都无法推翻我们灵魂的不朽——如果这种不朽是事实的话——并使它们陷入死后的毁灭。亚里士多德说过，理性是会出错的；所以意见；最博学的哲学家的个人观点往往比他自己的文盲厨师的普通常识更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不虔诚的哈利夫故事集》中，阿拉伯圣贤巴拉契亚-哈桑-奥格鲁有着睿智的话语：“我的孩子，要当心自我奉承。”他说，“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令人陶醉。你要靠自己的智慧得益处，也要学着敬拜你列祖的智慧。请记住，我的至爱，安拉的真理之光，往往更容易穿透一个空洞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充满了大量的知识，以至于缺乏空间而挤出了许多银光的头脑；.....这就是我们过于聪明法官的情况。”自从克鲁克斯先生在伦敦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调查以来，两半球的这些现代科学的代表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这一无法解开的谜团表现出如此多的蔑视，或如此强烈的不满。这位勇敢的绅士是第一个向公众介绍那些守卫禁门的所谓“物化”哨兵之一的人。在他之后，这个科学团体里还有几位博学的成员，他们具有罕见的正直和一定程度的勇气，这种勇气在这个学科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英勇的。

但是，唉！灵固然愿意，但必死的肉体却软弱了。大多数人无法忍受嘲笑；因此，最重的担子就落在了克鲁克斯先生的肩上。关于这位先生从无私的研究中获得的好处，以及他从自己的科学家兄弟那里得到的感谢，可以在他的三本小册子中找到，标题为《唯灵论现象的研究》。

过了一段时间，辩证法学会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们，以及为他的灵媒申请过最重要考试的克鲁克斯先生，都被不耐烦的公众逼得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报道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但除了真相，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第一，他们至少看到的那些现象是真实的，是不可能模仿的；这表明了某种未知力量所产生的现象，能够而且确实发生了。第二，他们说，这些现象是由脱离身体的灵魂还是其他类似的实体产生的，他们说不清楚；但这种现象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不可否认的，它彻底颠覆了许多先入之见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其中一些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家庭。第三，尽管他们共同的努力与此相反，除了无可争辩的现象的事实之外，“对自然活动的一种认识还没有被归结为律法”，\*借用加巴利斯伯爵的话说，他们“根本无法理解”。【\*W.克鲁克斯，《灵力实验》，第 25 页】

这正是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所没有预料到的。在克鲁克斯先生、瓦利先生和辩证法学会的结论宣布之前，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预料到唯心论的信徒会狼狈不堪。他们的科学家兄弟们这样自白，即使是那些畏畏缩缩不愿从事研究的人，也觉得太丢脸了。受过教育的人普遍认为，这种粗俗的、令人厌恶的现象的表现，一直被当作是童话故事，只适合逗乐歇斯底里的女仆，给专业的梦游者提供收入，这实在太过分了——那些被巴黎科学院和研究所遗忘的现象，竟然如此无礼地逃避了物理科学专家的检测。

供词之后是一阵义愤的旋风。克鲁克斯在他的《灵力》小册子中描述了这一点。他引用伽伐尼的话尖锐地指出：“我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派别攻击——科学家和一无所知的人，然而我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自然界最伟大的力量之一....”然后他继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实验结果会符合他们的预想。他们真正想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能支持他们自己既定结论的证人。当他们发现调查所证实的事实与他们的观点不符时，为什么...更糟糕的是事实。他们试图通过宣称‘霍姆先生是一个聪明的魔法师，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克鲁克斯先生可以同样得体地考察一

个印度杂耍演员的表演。’‘克鲁克斯先生必须找到更好的证人，才能让人相信他。’‘这事太荒唐了，不值得认真对待。’‘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也不可能是……’(我从没说过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说这是真的。)’‘观察者都被生物学化了，幻想着他们看到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等等，等等。”\*【\*W.克鲁克斯，《现代科学之光下的唯心论》。参见《科学季刊》。】

他们把精力花在一些幼稚的理论上，比如“无意识的大脑活动”、“不自觉地肌肉收缩”，以及极其荒谬的“膝盖关节断裂”(肌肉痉挛);由于新生势力顽强地生存下来，遭受了可耻的失败之后，又为了消灭它而作了种种不顾一切的努力——圣保罗这样称呼他们的阶级——觉得最好是怀着厌恶的心情放弃这一切。他们在公众舆论的祭坛上牺牲了他们英勇不屈不挠的同胞，庄严地沉默着退出。把研究的竞技场留给更多无畏的斗士，这些不幸的实验者不太可能再进入它。+【+A.N.阿克萨科夫，《灵媒现象》】到目前为止，从一个安全的距离上否认这种现象的真实性，要比在精确科学所接受的自然现象中为它们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要容易得多。既然所有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而心理学具有神秘和神秘的力量，是现代科学所不认识的领域，他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因此，他们无力解释直接源于人类灵魂本身本性的东西——他们大多数人都否认灵魂的存在——科学家们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又非常不公正地报复那些不以科学为借口而相信自己感官证据的人。

“你踢我一脚，啊，朱庇特!是甜蜜的，”诗人特列提亚考斯基在一部古老的俄国悲剧中说。就像那些科学上的朱庇特偶尔对我们这些轻信的凡人那样粗鲁，他们渊博的学识——在不那么深奥的问题中，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不是他们的举止，那就是让他们获得公众的尊重。但不幸的是，声音最大的并不是诸神。

能言善辩的德尔图良在谈到撒旦和他的小恶魔时，指责他们一直在模仿造物主的行为，称他们为“上帝的猴子”。幸运的是，我们的哲学思想没有现代德尔图良把它们当作“科学的猴子”，蔑视到永生。

但是回到真正的科学家。A.N.阿克萨科夫说：“纯粹客观的现象，迫使精确科学的代表去研究和解释;但是科学的大祭司们，面对这样一个显然如此简单的问题...完全不安的!这个主体似乎有特权迫使他们背叛，不仅是最高的道德准则——真理，而且也是最高的科学法则——实验!.....他们觉得这里面有太严重的问题。Hare, Crookes, de Morgan, Varley, Wallace 和 Butleroff 的例子引起了恐慌!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让步一步，他们将不得不放弃整块土地。历史悠久的原则，一生的思考，世世代代的思考，都押在一张牌上!”\*【\*A.N.阿克萨科夫，《灵媒现象》】

面对克鲁克斯的《辩证社会》、华莱士和已故的黑尔教授的经验，我们能从这些博学的杰出人物身上期待些什么呢?他们对这不可否认的现象的态度本身就是另一种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可能存在另一种心理疾病，就像恐水症那样神秘而具有传染性，否则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尽管我们不为这项新发现而自豪，但我们还是建议以科学心理恐惧症的名义来承认它。

这时，他们应当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实证科学的自给自足;而且，只要自然界还存在着一个未解之谜，“不可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危险的词。

在《唯心论现象研究》一书中，克鲁克斯先生向读者提交了八种“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

这些理论如下：“第一个理论——现象都是诡计、巧妙的机械安排或骗术的结果;灵媒是骗子，其余的人都是傻瓜。”第二个理论——参加降神会的人是一种狂躁

症或妄想的受害者，他们想象着某些现象的发生，而这些现象实际上并不客观存在。“第三个理论——整体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大脑活动的结果。“第四个理论——灵媒精神的结果，也许与一些或所有在场的人的精神有关。“第五个理论——邪恶的灵魂或魔鬼的行为，把他们喜欢的人或事拟人化，以破坏基督教，并毁灭人的灵魂。(我们神学家的理论。)”“第六个理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另一种生命的活动，但对我们来说是无形的和无形的。然而，偶尔能够显示他们的存在，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时代都被称为恶魔(不一定是坏的)，地精，仙女，狗头人，精灵，妖精，帕克，等等(卡巴拉主义者的主张之一)。“第七个理论——逝去人类的行为。(灵性理论卓越)”“第八个理论——(灵性力量)...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理论的附属物。”

第一个理论被证明仅在例外情况下有效，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仍然非常频繁，因此必须排除它，因为它与现象本身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第二个理论和第三个理论是怀疑者和物质主义者游击队最后摇摇欲倒的防御工事，正如律师们所说，仍然存在“*Adhuc sub judiciali est*”。因此，我们在处理这项工作时，可以只考虑剩下的四个，即最后一个、第八个，这四项理论根据克鲁克斯的观点，但是其他四个的“必要补充”。

如果我们只比较一下这位先生在1870年至1875年写的几篇关于精神现象的文章，我们会明白，即使是科学观点也会有多么错误。在我们最先读到的一篇文章中：.....“科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将促进精确的观察，并促进探索者对真理的热爱，并将产生一群观察者，他们将把唯灵论的无用残渣带入未知的魔法和巫术的地狱。”在1875年，我们读到，在他的签名下，关于物质化的灵，凯蒂·金的详细而有趣的描述！\*【\*《最后的凯蒂·金》小册子三，第119页】

很难想象克鲁克斯先生会连续两三年受到电子生物的影响或产生幻觉。在最关键的考验下，“幽灵”出现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在他的图书馆里，被数百人看到、感觉到和听到。

但克鲁克斯否认他曾经把凯蒂·金当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灵魂。那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弗洛伦斯·库克小姐，他的话是我们的充分保证——那么，它要么是一个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的灵魂，要么就是这位著名科学家提供给公众选择的八个理论中的第六个理论的直接下属之一。它一定是其中一个职业命名：仙女，狗头人，地精，精灵，地精，或一个冰球。+【+同上，小册子一，第7页】

是的，凯蒂·金一定是个仙女——一个泰坦妮亚。因为，克鲁克斯先生在描述这种奇妙的精神时，引用了下列诗意的溢于言表的话，这句话只能恰当地用在一个仙女身上：

她在她周围营造了一种生活的气氛；  
就连空气也似乎从她的眼睛里变得更明亮了；  
它们是那么柔软、美丽和充满  
带着我们想象中的天空；  
她的存在让你感觉  
跪下不是盲目崇拜！“‡

【‡《最后的凯蒂·金》小册子三，第112页】

因此，在1870年写下他对唯灵论和魔法的严厉判决之后；他说，就在那时，他还相信“整个事件是一种迷信，或者至少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把戏——一种感官的错觉；”\*【\*《最后的凯蒂·金》小册子三，第112页】1875年，克鲁克斯先生在信的结语中写道：“想象一下，我说，过去三年的凯蒂·金是欺骗的结果，这对一个人

的理智和常识来说，比相信她是她自己所肯定的那样更严重。”+【+《唯灵论现象的研究》，第45页】此外，最后这句话结论性地证明：1. 尽管克鲁克斯先生完全相信，那个自称凯蒂·金的人既不是灵媒，也不是同谋，相反，是一种本质上未知的力量，就像爱一样“嘲笑锁匠”；2. 这种迄今尚未被承认的力量形式，尽管在他看来已“不是意见问题，而是绝对知识问题”，——这位著名的调查员到最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简而言之，他坚定地相信这种现象，但不能接受它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精神的观点。

## 失落的艺术

在我们看来，就公众偏见而言，克鲁克斯创造了一个更深层的谜题，从而解决了一个谜题：每个谜题的晦涩。换句话说，拒绝“唯灵论无用的残余”，勇敢的科学家无畏地跳入他自己的“未知的魔法和巫术的地狱！”

公认的自然科学定律只解释了所谓精神现象中一些较为客观的现象。虽然证明了某种未知力量的某些可见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但迄今为止，科学家们甚至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种现象的这一部分。事实是，教授们还没有发现它们发生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像他们的前辈——魔法师、神学家和远古术士一样，深入研究人类的三重本质——生理、心理和神性。直到现在，即使那些像克鲁克斯先生那样彻底而公正地研究了这一现象的人，也把原因放在一边，认为它现在还没有发现，如果永远也没有发现的话。他们对这一点，并不比对宇宙现象的力的相互关联的第一起因更伤神，因为他们正煞费苦心地观察和分类宇宙现象的无穷无尽的效应。他们的路线是不明智的，就像一个人试图通过探索河口来发现河流的源头一样。它使他们对自然法则可能性的看法变得如此狭隘，以致于非常简单的神秘现象形式使他们不得不否认，除非奇迹是可能的，否则它们不会发生；这是一种科学上的荒谬结果就是物理学最近已经失去了声望。如果科学家们对所谓的“奇迹”进行研究，而不是否认它们，那么古人所理解的许多大自然的秘密法则就会再次被发现。“信念，”培根说，“不是来自争论，而是来自实验。”

古人总是很杰出——尤其是迦勒底占星家和魔法师——因为他们对科学各个分支的热情和追求。他们试图像我们现代的自然主义者一样，用唯一的方法，即通过实验研究和推理，去了解大自然的秘密。如果我们的现代哲学家不能理解他们比他们自己更深入地了解宇宙的奥秘这一事实，那就不能构成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否定他们拥有这种知识的信用，或者把迷信的罪名归到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指控；每一个考古学的新发现都对这种假设不利。作为化学家，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在温德尔·菲利普斯著名的讲座《失落的艺术》中，他说：“最古老时期的化学已经达到了一个我们从未接近过的水平。”这种可锻玻璃的秘密，“如果用它自己的重量支撑着它的一端，在20小时内就会缩小成一条细线，你可以在手腕周围弯曲起来”，在我们文明的国家里很难再发现它，就像很难飞到月球上一样。

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一个被流放到罗马的人制造了一杯玻璃杯，——一个杯子，“他把它摔在大理石人行道上，它既没有被摔碎，也没有被摔破”，它“有些凹了”，用锤子很容易就能恢复原状，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这一点现在受到质疑，那仅仅是因为现代人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今天在撒马尔罕和西藏的一些寺院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杯子和玻璃器皿；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声称，他们可以凭借对饱受嘲笑和怀疑的碱——普遍溶剂——的知识，做出同样的东西。巴拉塞尔苏斯和

范·赫尔蒙特认为的这个剂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能够将所有的地下物体，无论是同质的还是混合的，还原为原始的，或组成它们的原始物质；或者化成一种均匀的、均匀的可饮用的液体，它与水和一切身体的汁液结合在一起，同时又保持其本身的根本功效；并且，如果再次与自身混合，将因此转化成纯净的基本水”，有什么不可能阻止我们相信这句话呢？为什么它不存在，为什么这个想法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还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学家无法生产它？但是，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所有的物体都是由某种最初物质产生的，而这种物质，根据天文学、地质学和物理学的经验，一定是一种流体。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家对金的起源所知甚少的金不应该是一种原始的或基本的物质，一种沉重的流体，正如范·赫尔蒙特所说，“从其自身的性质，或粒子之间的强大凝聚力，然后获得固体形式？”相信“把所有的身体都分解成生殖器的宇宙万物”似乎没有什么荒谬之处。范·赫尔蒙特称它为“所有盐中最高、最成功的盐；它已经达到了纯朴、纯洁和狡猾的最高程度，就只享有保持不变和不被它所处理的事物所损害的能力，并能溶解最顽固和最难驾驭的固体；当石头、宝石、玻璃、泥土、硫磺、金属等变成赤盐时，其重量与溶解的物质相等；这就像热水融化雪一样容易。”

可锻玻璃的制造者声称，就是在这种液体中，他们把普通玻璃浸入几个小时，以获得可锻性的特性。

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显而易见的证据。一个神智学会的外国记者，一个著名的医生，一个研究神秘科学超过 30 年的人，成功地获得了他所说的“真正的金油”，即原始元素。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看到并研究过它，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既不知道它是如何获得的，也不能这样做。他希望自己的名字永远不为人所知，这不足为奇；嘲笑和公众偏见有时比旧的宗教审判更危险。这个“亚当地球”是最碱的邻居，也是炼金术士最重要的秘密之一。没有一个卡巴拉主义者会把它透露给世界，因为，他用一句著名的行话来表达：“它可以解释炼金术士的雄鹰，以及雄鹰的翅膀是如何被剪断的。”托马斯·沃恩(尤金尼·菲勒特斯)花了二十年才学会的秘密。

当物理科学的黎明破晓时，精神科学却渐渐融入黑夜，接着又被否定了。所以，现在，这些最伟大的心理学大师被认为是“无知和迷信的祖先”；因为现代学问的太阳今天的确是照得很亮的，所以古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知道什么，都生活在迷信的夜里，这已成了一个公理。但是诋毁他们的人忘记了，今天的太阳与明天的光辉相比，无论公正与否，都显得暗淡无光；正如我们这个世纪的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无知一样，也许他们的后代也会认为他们无知。世界是循环往复的。即将到来的种族只不过是过去种族的复制品；也许，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人们的形象。那时候，那些现在公开诽谤隐士的人，却在秘密地思索他们尘封的书卷；谁剽窃他们的思想，吸收他们的思想，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思想分发出去，就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普法夫诚实地说：“谁能比巴拉塞尔苏斯对自然有更全面的看法？他是化学药物的大胆创造者；勇敢的政党的创始人；在争论中获胜，属于那些在我们中间创造了一种关于事物自然存在的新思维模式的精神。他写在哲学家的石头上，写在矮人和矿灵上的作品里的东西；关于符号，关于侏儒，和长生不老药，这些被许多人用来降低他的评价，不能消除我们对他的作品的感激之情，也不能消除我们对他的自由，大胆的努力，和他高尚的，知识的生活的钦佩。”\*【\*普法夫《占星学》，伯尔】

不止一位病理学家、化学家、顺势疗法家和磁学家在巴拉塞尔苏斯的书中满足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弗雷德里克·休菲尔德对传染病的理论是从这个中世纪的“庸

医”那里得来的，斯普伦格喜欢这样称呼一个比他高得多的人。海曼，谁努力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辩护，并高贵地试图纠正他的诽谤记忆，说他是“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化学家。”‡【‡梅迪科《手术的文章》。】教授莫利托+和德国著名心理学家 Ennemoser 博士也是如此。\*【+《历史哲学》】\*关于 Theoph. 帕拉塞尔苏斯——魔法】根据他们对这位炼金术士（赫尔墨斯主义者）的工作的批评，巴拉塞尔苏斯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一个“高贵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现代学者认为他们知道得更多，玫瑰十字会关于元素精灵、妖精和侏儒的观念，已经陷入了“魔法的边缘”和儿童早期的童话故事中。\*\*【\*\*肯姆希德在他的《无机化学》一书中说：“16 世纪巴拉塞尔苏斯首先提到了氢元素，但当时人们对它知之甚少。”（66 页）为什么不公平地承认巴拉塞尔苏斯重新发现了氢就像他重新发现了磁铁和动物磁性的隐藏特性一样？每个玫瑰十字会的信徒(尤其是炼金术士)都遵守严格的保密誓言，对自己的知识严守秘密，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对任何精通巴拉塞尔苏斯学说的化学家来说，要证明氧(应归功于普里斯特利)的发现，同氢一样为玫瑰十字会的炼金术士所知，也许并不困难。】

我们很愿意向怀疑者承认，表面现象中有一半，甚至更多，是或多或少巧妙的欺诈。最近的曝光，尤其是关于“物化”灵媒的曝光，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许多其他的仍准备着，这将继续，直到测试变得如此完美，灵性如此合理，不再提供机会提供机会给灵媒或武器予对手。

明智的唯心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天使向导的性格，他们垄断了一个可怜的灵媒的时间，健康和手段，也许多年后，突然抛弃了他，当他最需要他们的帮助？只有那些没有灵魂和良心的生物才会犯这种不公正的罪。条件？——纯粹的诡辩。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召集一群灵友(如果有的话)，把无辜的灵媒从为他的脚挖的坑里抓出来，这是什么样的灵啊？这种事在古代发生过，现在也可能发生。在现代唯灵论之前就有幽灵，在以前的每个时代都有象我们这样的现象。如果现代的表现是一个现实和可触知的事实，那么所谓的“奇迹”和古老的魔法的成就也一定是这样的；或者，如果后者只是迷信的虚构，那么前者也必然如此，因为它们没有更好的证据。

但是，在这从地球的一端冲到另一端的日益增加的神秘现象洪流中，尽管三分之二的表现被证明是虚假的，那些被证明是毋庸置疑或挑剔的真实的又是什么呢？在这些灵媒中，可以发现通过非专业和专业灵媒的交流是崇高和神圣的。我们常常从小孩子和头脑简单的无知者那里得到哲学的教导和训诫、诗歌和鼓舞人心的演说、音乐和绘画，这些都完全配得上所谓作者的名声。他们的预言经常被证实，他们的道德研究也很有益，尽管后者很少出现。那些精神是什么，那些显然在灵媒本身和实体之外的力量或智慧是什么？这些智慧配得上这个称谓；它们与一般的幽灵和地精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幽灵和地精在柜子里盘旋，以表现自己的身体，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

我们必须承认，形势似乎非常严峻。这种无法无天、谎话连天的“神灵”对灵媒的控制越来越普遍；似乎是恶魔的有害影响不断增加。一些最好的灵媒正在放弃公共讲坛，退出这种影响；这一运动正向教会方向发展。我们大胆预测，除非唯心主义者开始研究古代哲学，以便学会区分精神，并防范低级的精神，25 年还没过去，他们就得飞到罗马圣公会去，逃离他们玩弄了这么久的“向导”和“控制”。这场灾难的迹象已经显现出来。最近在费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认真地建议组织一个基督教唯灵论派！这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对现象的哲学或他们的精神的本质一无所知，就像一艘没有罗盘或舵的船，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漂流。他

们无法摆脱困境;他们必须在波菲利和皮奥诺诺之间做出选择。

真正的科学家,如华莱士、克鲁克斯、瓦格纳、巴特勒洛夫、瓦利、布坎南、海尔、莱辛巴赫、图里、珀尔蒂、德摩根、霍夫曼、高施米特、格雷戈里、弗拉马里恩、考克斯中士和其他许多人,坚定地相信当前的现象,但上述许多人拒绝接受亡灵理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伦敦的“凯蒂·金”,唯一实现了公众或多或少出于对科学的尊重而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已死之人的灵魂,那么它一定是玫瑰十字会的某个幽灵——“迷信的幻想”——或某种自然界中尚未解释的力量的星体固化的影子。不管它是“健康的精灵还是该死的小妖精”,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旦它被证明它的有机体不是固体物质,那么它就必须是而且是一种“精灵”,一种幽灵,一种呼吸。它是一种在我们的有机体之外活动的智能,因此它一定属于某种存在的,即使是看不见的生物。这是什么东西,它会思考,甚至会说话,但不是人类;这是不可触摸的,但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能模拟感情,激情,悔恨,恐惧,喜悦,但两者都感觉不到?这个以欺骗诚实的探询者和嘲笑神圣的人类感情为乐的伪善的动物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克鲁克斯饰演的凯蒂·金,其他类似的生物也做到了这一切。谁能看透这奥秘呢?只有真正的心理学家。他应该到哪里去找他的课本呢?不就是去图书馆里那些被人忽视的壁龛里吗?那些被人鄙视的隐士和神学家的作品,多年来在那里积满了灰尘。

受人尊敬的英国柏拉图主义者亨利·莫尔在回答当时怀疑者韦伯斯特对精神和魔法现象信徒的攻击时说:“【\*“给 J·格兰维尔的信,他是国王的牧师,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格兰维尔是著名的《幻影与魔鬼学》一书的作者,他的著作名为《撒都西斯必胜论》,即关于女巫与幽灵的充分而明确的证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圣经》,另一部分是通过现代关系的精选集,证明了幽灵、精灵与女巫的真实存在。”——1700.】“至于另一种观点,即大部分归正宗的神学家认为,魔鬼是以撒母耳的形象出现的,这种观点是不值得蔑视的;因为,虽然我不怀疑在许多这种亡灵灵中,它们是可笑的精灵,而不是出现的死者的灵魂,但我很清楚撒母耳的灵魂的出现,同样也很清楚,在其他亡灵灵中,可能是这样的灵魂,就像上面的波菲利厄斯描述的那样,‘把自己变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形状,一个扮演着魔鬼的角色,另一个扮演着天使或神的角色,另一个扮演着死者的灵魂。’我承认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会在这里扮演撒母耳,因为韦伯斯特的任何断言都是相反的,因为他的论点确实是惊人的软弱和木然。”

当像亨利·莫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给出这样的证言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假设我们的观点被接受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识丰富的研究者们对一般的灵魂,尤其是“死去的人类灵魂”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绞尽脑汁为一种古老的东西发明新的名字。因此,对于克鲁克斯先生和考克斯中士来说,这是一种“灵力”。日内瓦的图里教授称其为“精神力”或“怪力”;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的“电子生物能量”;法拉第是“物理学实验哲学的伟大大师”,但显然是心理学的新手,他高傲地称其为“无意识的肌肉动作”,“无意识的大脑活动”,以及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一种“潜在的思想”;卡朋特博士,“念动原理”等等。这么多科学家——这么多名字。多年前,德国老哲学家叔本华同时处理了这种力和物质;自从华莱士先生皈依基督教以来,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显然采纳了他的观点。叔本华的学说是宇宙只是意志的表现。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也是意志的效果,代表着意志客观性的高低程度。这是柏拉图的教导,他清楚地指出,一切可见的东西都是由不可见的、永恒的意志创造或进化而来的,而且是按照它的方式。他说,我们的天堂按照“理想世界”

的永恒模式被产生了，象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在十二面体中包含着神所使用的几何模式。\*【\*柏拉图，《蒂迈乌斯·苏里留斯》，97】在柏拉图看来，原始存在是造物主的心灵(Nous (智性))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从永恒中包含着“被创造的世界”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是他从自己身上产生的。+【+见莫费斯《解释》，268】自然法则是这一理念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确立的关系；叔本华说：“这些形式是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种观念会以无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观点并不新鲜，甚至对柏拉图来说也不是原创的。这是我们在迦勒底神谕中读到的:\*\*【\*\*科里，《迦勒底神谕》，第243页】“大自然的杰作与智慧的、灵性的天父之光共存。因为是灵魂[Yuch]装饰了大天，是灵魂按照天父的旨意装饰了天。”“那时，非物质世界已经完成了，在神圣理性中占有一席之地。”斐洛\*说，他曾被错误地指责他的哲学是从柏拉图的哲学中派生出来的。【\*斐洛(古希腊后期哲学家、犹太神学家)《论创世》，x.】在 Mochus 的《神谱》中，我们首先发现以太，然后是空气；这两种原理诞生于乌洛姆，即可理解的 [nohvtob] 上帝(物质的可见宇宙)。#【#莫费斯，《Phoinizer》，282.】在奥菲斯赞美诗中，厄洛斯-法内斯是从以太风所孕育的灵性之蛋演变而来的，风+是“上帝的灵”，据说他移进以太，“沉思着混沌”——神圣的“理念”。【+K. O. Müller, 236.】在印度教的 Katakopanisad 中，Purusha (真实自我)，神圣的灵，已经站在最初的物质之前，世界的伟大的灵魂从它的结合中产生，“Maha = Atma, Brahm, 生命的灵”；\*【\*韦伯《阿卡德·沃林》，213,214 等等】这些后面的称谓与宇宙灵魂，或世界灵魂，以及神学家和卡巴拉主义者的星体之光相同。毕达哥拉斯从东方圣带来了他的学说，柏拉图把它们汇编成一种比圣人的神秘数字更容易理解的形式——他完全接受了圣人的学说——对于外行来说。因此，宇宙对柏拉图来说是“儿子”，为他的父亲和母亲拥有神圣的思想和物质。\*【\*柏拉图，《蒂迈乌斯·苏里留斯》，97】“埃及人，”邓拉普+说，“区分年长的和年轻的荷鲁斯，前者是奥西里斯的兄弟，后者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见莫费斯《解释》，268】第一个是世界的概念，它存在于造物主的心灵中，“在世界诞生之前，就在黑暗中诞生。”第二个荷鲁斯是这个“理念”，从逻各斯出发，以物质为外衣，并假定一个实际的存在。#【#莫费斯，《Phoinizer》，282.】迦勒底神谕说：“世俗的上帝，永恒的、无限的、年轻的和年老的，形态曲折。”\*【\*科里，《碎片》，240.】这个“弯曲的形状”是一个图形，用来表达星体光的振动运动，与之相熟的古代祭司，尽管他们可能与现代科学家在以太的观点上有不同；因为他们把宇宙永恒理念或成为力量、创造或组织物质的意志，都放在以太里。

### 人类的意志是力量的主宰

“意志，”范·赫尔蒙特说，“是第一种力量。因为万物都是通过造物主的意志被创造并付诸行动的...意志是所有精神存在的财产，从物质中解放出来的人越积极地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还有巴拉塞尔苏斯，“神圣的”，他还用同样的笔墨补充道：“信仰必须证实想象，因为信仰建立意志...坚定的意志是一切魔法行动的开始...因为人们不完全想象和相信这样的结果，艺术是不确定的，而它们可能是完全确定的。”

相反的不信和怀疑主义的力量，如果投射在一股力量相等的潮流中，就可以牵制对方，有时甚至完全使之中立。为什么唯灵论家要怀疑一些强烈的怀疑论者的存

在，或者那些强烈反对这种现象的人的存在，无意识地运用他们的意志力来反对这种现象，阻碍并经常完全停止这种现象的表现？如果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有意识的力量，但有时却找到了另一种力量来干扰甚至抵消它，为什么要怀疑一个灵媒的无意识、被动的力量会突然被另一种对立的力量所麻痹，尽管它也是无意识地行使的？法拉第教授和廷德尔教授夸口说，如果他们出现在一个圆圈里，每次出现都会立即停止。仅这一事实就足以向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证明，在这些现象中存在着某种值得他们注意的力量。作为一名科学家，廷德尔教授可能是出席降神会的人圈子里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精明的观察者，一个不容易被骗人的灵媒所欺骗的人，如果他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聪明，那么他也许不会比其他人更好，如果他的表演只是一个巧妙到可以欺骗其他人的骗局，那么即使是为了他，他们也不会停止。有什么灵媒能夸耀由耶稣以及其后的使徒保罗所产生的这种现象呢？然而，即使是耶稣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无意识的抵抗力量甚至压倒了他引导良好的意志流。“他们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这些观点在叔本华的哲学中都有反映。我们的“调查”科学家可以参考他的著作而获益。在那里，他们会发现许多建立在旧观念上的奇怪的假设，对“新”现象的推测，这些推测可能和任何推测一样合理，从而省去了发明新理论的不必要的麻烦。精神和超自然的力量，“念动”和“电子生物力量”；“潜在的思想”，甚至“无意识的大脑”理论，可以浓缩成两个词：卡巴拉星体光。

叔本华作品中所表达的大胆理论和观点与我们大多数正统科学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位大胆的投机者说，“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石头的引力就像人脑的思想一样难以解释...如果物质能——没人知道为什么——落到地面上，那么它也能——没人知道为什么——思考...甚至在力学中，一旦我们超越了纯粹的数学，一旦我们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粘滞、万有引力等等，我们所面对的现象，在我们的感官看来，就像人的意志和思想一样不可思议——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不可理解的事物，因为自然界的每一种力量都是如此。那么，你们都假装很了解的那件事在哪里呢？对它如此熟悉——你得出了所有的结论和解释，并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因于它？我们的理性和感官所能充分认识到的，只是表面的，它们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真正的内在本质。这就是康德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人的脑袋里有某种灵魂的话，那你也得对石头做出同样的让步。如果你的死亡和完全被动的物质能表现出引力的倾向，或者像电一样，吸引和排斥，并发出火花——然后，和大脑一样，它也能思考。总之，所谓精神的每一个粒子，我们都可以用一种等价的物质来代替，而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可以用精神来代替...因此，并不是笛卡尔将所有事物划分为物质和精神的方法能够被发现具有哲学上的精确性；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划分为意志和表现，这种划分形式与前者毫无关系，因为它使一切都灵性化：一切最初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身体和物质——都转化为表象，一切表现都转化为意志。”\*【\*叔本华，《Parerga》ii，第111、112页。】

这些观点证实了我们所表达的对同一事物的各种名称的看法。争论者仅仅为言辞而争吵。将这种现象称为力、能量、电或磁力、意志或灵力，它将永远是灵魂的部分表现，无论它是脱离肉体的，还是暂时被囚禁在它的身体里——这种智慧的、全能的和个人的意志的一部分，遍及所有的自然，通过人类语言的不足，以正确地表达心理形象，被知道——上帝。

从卡巴拉的观点来看，我们有些学究关于物质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哈特曼称他们的观点是“本能的偏见”。此外，他还证明，没有一个实验员能与被恰当命名的物质有任何关系，而只能与他将物质分割成的力有任何关系。物质看得

见的效果不过是力的效果。他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被称为物质的东西不过是原子力的集合，为了表达“物质”这个词的含义：在那之外，因为科学上的“物质”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尽管我们的专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化学家——许多人坦白地承认，他们对物质一无所知，\*他们还是把物质神化了。【\*参见赫胥黎的《生命的物理基础》。】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解释的每一种新现象，都被折磨，混合成香，烧在为现代科学家提供庇护的女神祭坛上。

没有人能比叔本华在他的《Parerga》中更好地对待他的主题了。在这部作品中，他详细讨论了动物磁性、透视、同情疗法、占卜、魔法、预兆、见鬼和其他精神问题。“所有这些表现，”他说，“都是同一棵树的分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串生命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些生命的存在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空间、时间和适应性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这种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则要深刻得多，因为它是原始的和直接的。在它面前，单纯形式的普通自然法则是无效的；因此，在它的直接作用下，时间和空间都不能再把个体分开，而这些形式所依赖的分离，对于思想的交流和意志的直接作用，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可能是由一种完全不同于物质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所引起的，即通过一种特殊的、在个体自身之外的意志的表现的行动而引起的。因此，上述一切表现的特殊特征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中，在远处的视觉和远处的行动（在远处的视觉和行动）。这种远距离的行动正是构成所谓魔法的基本特征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意志的直接行动，这是从物理行动的因果条件，即接触中解放出来的行动。”

“除此之外，”叔本华继续说，“这些表现向我们呈现了物质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一个实质性的、完美的逻辑矛盾，因为按照这种表象，这两种哲学都力求把自然事物的秩序说成是绝对的和唯一的真实的，相反地，在我们面前却只是现象的和表面的，在它的底部包含着一个事物的实体部分，完全独立于它自己的规律。这就是这些表现的原因——至少从纯粹的哲学观点来看——在我们所看到的实验领域的所有事实中，最重要的是无可比拟的。因此，了解它们是每个科学家的责任。”\*【\*叔本华，《Parerga》文章：关于“自然的意志”。】

### 法国学者的肤浅概括

从叔本华这样的人的哲学思辨，转到某些法国学者的肤浅概括，是毫无用处的，但这使我们能够估计出这两种学派的知识掌握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德国人对深奥的心理学问题的理解。与之相比，天文学家巴比内和化学家布森高在解释一个重要的唯心主义现象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1854年到1854年，这些著名的专家向学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或专著，其明显的目的是证实和澄清 chevrel 博士在解释转盘问题上过于复杂的理论，他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里是逐字逐句的：“至于在某些桌子上发生的运动和振动，它们除了实验者肌肉系统的不自觉的、看不见的振动之外，没有其他原因；肌肉的伸展收缩在这样的时刻表现为一系列的振动，从而成为一种可见的震动，传递给物体一个旋转的运动。因此，每当需要停止时，这种旋转就会以一种相当大的能量，通过一种逐渐加快的运动或一种强烈的阻力来表现出来。因此，对这一现象的物理解释就变得清晰起来，毫不费力。”+【+《两世界评论》，1855年1月15日，第108页】

无论什么也没有。这个科学假说——或者我们应该说证明？——就像巴比内先生在雾蒙蒙的夜晚所观察到的岩洞一样清晰。

尽管如此，它仍然缺乏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常识。我们无法决定巴比内是否接受哈特曼的命题，即“物质的可见效果不过是力的效果”，以及为了形成对物质的清晰概念，必须首先形成力的概念。哈特曼所属的哲学流派，为德国几位最伟大的科学家所部分接受，它教导我们，物质的问题只能由无形的力量来解决，叔本华称之为“魔法知识”和“意志的魔法效果或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实验者肌肉系统的非自愿振动”，即“物质行为”，是否受到实验者内部或外部意志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巴比内把他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癫痫患者；对于后者，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他完全拒绝接受，并将所有关于轻触或敲击桌的聪明回答都归因于“无意识的腹语术”。

我们知道，意志的每一次发挥都产生力，而且，根据上述德国学派的观点，原子力的表现是意志的个别行动，导致原子无意识地涌入意志已经主观地创造出来的具体形象。德谟克利特以其导师琉喀波斯的名字命名，宣称宇宙中所有事物的基本原理是原子和真空。从卡巴拉的意义上说，这种真空在这里是指潜在的神性或潜在的力量，它最初表现为意志，因此把最初的冲动传递给那些凝聚在一起的原子，即物质。真空不过是混沌的另一个名称，而且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名称，因为，根据逍遥学派的说法，“自然厌恶真空”。

在德谟克利特之前，古人对物质不可摧毁的概念已经很熟悉了，这一点已经被他们的寓言和许多其他事实所证明。莫费斯给 Phœnician 的理想阳光的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来自最高的上帝 IAO 的精神影响，“只有智力才能想象得到的光——万物的物理和精神原则；灵魂从中散发出来。”它是男性的本质或智慧，而原始物质或混沌是女性。因此，共同永恒和无限这两个第一原则，已经与原始的 Phœnicians，精神和物质。因此，这个理论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因为德谟克利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理论的哲学家；人的直觉在理性最终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正是由于否定了无限的、无穷无尽的实体，否定了拥有无形意志的实体（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称呼这种意志），才使得任何物质主义的科学都无力解释神秘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对一切事物的先验排斥中，他们可能会被迫切跨越精确科学的边界，进入心理学，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进入形而上学生理学的领域，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中找到他们陷入困境的秘密原因，以及他们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荒谬理论。古代哲学断言，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是由于意志——柏拉图称之为“神圣理念”——的表现而产生的。就象那个智慧的理念，把它的唯一的意志力导向一个被称为客观形式的局部力量的中心而形成存在一样，人类，这个伟大的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也可以按照他的意志力的发展，相应地做同样的事情。想象的原子——这是德谟克利特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也被物质主义者感激地加以利用——就像自动工人，被引导到他们身上的宇宙意志的流入所驱使，而这意志以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他们开始活动。要建造的结构计划在建筑师的头脑中，反映了他的意志；但从概念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通过这些原子而变得具体，这些原子忠实地遵循几何学家想象中所描绘的每一条线、每一个点和每一个图形。

上帝创造，人也能创造。如果有了一定的意志强度，头脑所创造的形状就会变得主观。它们被称为幻觉，尽管对它们的创造者来说，它们是真实的，就像任何可见的物体对其他人来说一样。给予这种意志更强烈、更智慧的集中，形式就会变得具体、可见、客观；人已经学会了秘密中的秘密；他是一个魔法师。

物质主义者不应反对这种逻辑，因为他认为思想是物质。发明者发明的巧妙的机械装置承认它是这样的；诗人脑海中诞生的童话场景；由艺术家的想象勾勒出的华

丽绘画；雕刻家在以太上凿出的无与伦比的雕像；建筑师在空中建造的宫殿和城堡——所有这些虽然看不见的、主观的东西，却必然存在，因为它们是物质，是被塑形和塑造的。那么，谁又能说，没有那种具有帝王意志的人，能够把这些缥缈的幻想，在粗陋的物质的坚硬外壳中，把它们变成有形的呢？

如果法国科学家们没有在新的研究领域获得荣誉，那么在英国，直到克鲁克斯先生为学者们的罪恶赎罪的那一天之前，他们还做了什么呢？法拉第先生，大约二十年前，居然屈尊跟他谈过一两次这个问题。法拉第，反唯心主义者在每一次对现象的讨论中都把他的名字说成是一种对抗唯心主义邪恶眼睛的科学魅力，法拉第，他因为发表了关于这种可耻信仰的研究而“脸红”，现在有可靠的权威证明，他自己根本没有坐过轻触桌！我们只要翻开几本偶然出版的《论谈杂志》，就能回想起过去的种种事件，那是在一位著名的苏格兰媒体还在英格兰的时候出版的。在其中一个数字中，来自巴黎的福柯博士站出来支持这位杰出的英语实验者。“请不要以为，”他说，“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自己曾经屈尊俯就，平平常常地坐在一张跳桌旁边。”那么，这位“实验哲学之父”脸上泛起的“脸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记住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来研究法拉第美丽的“指示器”的本质，非凡的“灵媒捕捉器”，是他为发现灵媒欺诈而发明的。那台复杂的机器，它的记忆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不诚实的灵媒的梦里，在米维尔伯爵的《精神问题》中有详细的描述。为了更好地向实验人员证明他们自己的冲动是真实的，法拉第教授放置了几个纸板盘，它们彼此连在一起，用一种半软的胶水粘在桌子上，这种胶水可以使整个盘在一段时间内粘在一起，但会屈服于持续的压力。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是的，实际上是在法拉第先生面前，这个事实至少是有价值的——盘被检查了；而且，当他们被发现通过向桌子的同一方向滑动而逐渐移动自己时，这就成为了一个毫无疑问的证据，证明是实验者自己推桌子的。

另一种所谓的科学测试，在所谓的精神或心理现象中非常有用，包括一个小仪器，它可以立即警告目击者哪怕是最轻微的个人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法拉第自己的说法，“当他们从被动状态变为主动状态时，它会发出警告。”这根针暴露了主动运动只证明了一件事，即：一种力量的作用，这种力量要么来自于参与者，要么控制着他们。谁说过没有这种力量？这种力，是象一般所显示的那样，穿过操作者，还是象通常那样，独立于操作者而起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整个神秘之处就在于操作人员所使用的力不成比例，他们推是因为他们被迫推，产生了某种旋转的效果，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竞赛效果。在这样惊人的效果面前，谁能想到在这片新发现的巨人之地，小人国的这种实验会有什么价值呢？”\*【\*米维尔伯爵，《精神问题》】

阿加西教授在美国几乎和法拉第先生在英国一样享有显赫的科学家地位，但他的行为却更加不公平。杰出的人类学家 J·R·布坎南教授在某些方面比美国任何人都更科学地对待唯灵论，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阿加西时，义愤正膺。因为，在所有其他人当中，阿加西教授应该相信一种他自己也曾研究过的现象。但现在法拉第和阿加西都脱离了肉体，我们可以更好地质疑活着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因此，一种古老的神学家所完全熟悉的神秘力量，被现代的怀疑论者所否认。那些古老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在玩它，把它当作布尔沃-利顿的《即将到来的种族》中的男孩，用巨大的“vril”——把它叫做“弗塔之水”；他们的后代将其命名为 Anima Mundi，宇宙的灵魂；再后来，中世纪的隐士们称它为“恒星之光”，或“天上圣母的乳汁”，“Magne”，以及其他许多名称。但是，我们的现代学者既不接受，也不承认这种称谓；因为它与魔法有关，而在他们的观念里，魔法是一种可耻的

迷信。

阿波罗尼奥斯和 Iamblicus 认为，“人类帝国的存在并不在于对外在事物的认识，而在于其内在灵魂的完善，并渴望超越人类。”\*【Bulwer-Lytton, 《Zanoni》.】就这样，他们对自己神一般的灵魂有了完美的认识，他们用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对神秘学问的深奥研究所产生的全部智慧来运用自己的灵魂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把自己紧紧地关在他们的皮肉壳里，不能也不敢把他们胆怯的目光移到难以理解的事物之外去。对他们来说，没有来生；没有神一般的梦，人们嘲笑梦是不科学的；对他们来说，上年纪的人不过是他们所说的“无知的祖先”；当他们在进行生理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一位认为这种对精神知识的神秘渴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能完全徒劳的作家时，他们就会轻蔑地怜悯他。

波斯谚语说：“天越黑，星星就越亮。”因此，在中世纪黑暗的苍穹中，神秘的罗斯十字架兄弟开始出现。他们没有组织社团，也没有建立学院；因为，象许多野兽一样，它们被基督教会捕获时，会被毫不客气地烤熟。“因为宗教不允许流血，”贝勒说，“所以，为了逃避‘血淋淋的教会’这句格言，他们烧死了人类，因为烧死一个人并不会让他流血！”

这些神秘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通过遵循一些论文中所传授的知识，秘密地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取得了一些即使在我们现代精确科学时代也不容小觑的发现。修士罗杰·培根被嘲笑为庸医，现在一般认为他是魔法艺术的“伪装者”；但他的发现仍然被接受，并且现在被那些最嘲笑他的人所利用。罗杰·培根在权利上，如果不是事实上，属于兄弟会，其中包括所有研究神秘科学的人。因此，他生活在13世纪，几乎与阿尔伯特斯·马格纳斯和托马斯·阿奎那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发现——如火药、光学眼镜和机械方面的成就——被每个人视为奇迹。他被指控与魔鬼订立了契约。

还有关于修士培根的传奇历史，“以及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写的一部旧剧本中，据说，这位修士被召到国王面前，被劝说在王后陛下面前展示他的一些技巧”。于是他挥了挥手(书上说他是魔杖)，“不久就听到了如此美妙的音乐，他们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接着传来更响亮的音乐，四个幽灵突然出现，跳起舞来，直到消失在空中。然后他又挥了挥魔杖，突然间就有一股味道，“好像世界上所有浓郁的香水都是经过艺术的精心调配而成的。”后来罗杰·培根答应了一位绅士带他去看他的情人，他把国王公寓里的一个吊架拉到一边，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了“一个手里拿着浇汁勺的厨房女仆”。这位高傲的绅士虽然认出了那个突然消失的姑娘，就像她突然出现一样，但他对这丢人现眼的场面感到非常愤怒，并威胁修士要报仇。魔法师做什么？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不要威胁，以免我让你更丢脸；你再一次向学者们撒谎，可要注意了！”

对此，这位现代历史学家\*评论道：“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类展览的一种例证，这类展览可能是自然科学高级知识的结果。”\*【\*T·赖特, 《巫术与魔法的叙述》】没有人怀疑过，这正是这种知识的结果，而隐士、魔法师、占星家和炼金术士也从来没有说过别的什么。无知的群众，在一个肆无忌惮、狂热的牧师的影响下，把所有这些行为都归咎于魔鬼的作用，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过错。考虑到宗教法庭对所有被怀疑使用黑魔法或白魔法的人的残酷折磨，这些哲学家既不自夸也不承认有过这种交往，这就不足为奇了。相反，他们自己的著作证明，他们认为魔法“不过是将自然的主动原因应用于被动的事物或主体；通过它，产生了许多惊人而又自然的效果。”

罗杰·培根所展示的神秘的气味和音乐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经常被观察到。

且不说我们的个人经历，我们从神智学会的英国记者那里得知，他们听到过美妙的音乐，这种音乐并不来自任何看得见的乐器，他们还吸入了一连串令人愉快的气味，因为他们相信那是灵媒所产生的。一位记者告诉我们，其中一种熟悉的气味非常强大——檀香木的那种——在降神会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房子里都会充满檀香木。在这种情况下，灵媒是一个私人家庭的成员，所有的实验都是在家庭圈子内进行的。另一个人描述了他所谓的“敲击”。现在能够产生这些现象的能力在罗杰·培根的时代一定已经存在，并且同样有效。至于幽灵，只消说，它们现在是在唯灵论的圈子里被唤起来的，并且得到了科学家们的保证，因此，罗杰·培根使它们的唤起比以前更有可能了。

巴普蒂斯塔·波塔在他关于自然魔法的论文中，列举了一大批通过运用自然的神秘力量来产生非凡效果的秘方。尽管这些“魔法师”和我们的灵媒一样坚信无形的灵魂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没有一个人声称能在他们的控制下或通过他们的单独帮助来产生魔术的效果。他们非常清楚，一旦他们发现大门敞开，要把初级生物拒之门外是多么困难。即使是古代迦勒底人的魔法，也不过是对简单事物和矿物力量的深刻认识而已。只有当神学家希望在精神和世俗事务上得到神的帮助时，他才会通过宗教仪式寻求与纯粹的精神存在的直接沟通。对他们来说，即使是那些隐形的灵魂，通过觉醒的内在感官与人类交流，如透视、神听和出神，也只能在主观上被唤起，这是生命纯洁和祈祷的结果。但是，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简单地通过运用自然力量的知识而产生的，尽管肯定不是通过戏法的方法产生的，在我们的时代，戏法是由魔法师表演的。

拥有这种知识和运用这种力量的人，为了比昙花一现的虚荣心更好的东西，耐心地辛勤工作。不寻求它，他们成为不朽的，就像所有为民族的利益而劳动的人，忘记了卑鄙的自我。在永恒真理之光的照耀下，这些富有而贫穷的炼金术士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普通知识之外的事物上，他们认为除了第一原因之外，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敢于挑战、知足常乐、意志坚定、保持沉默，是他们永恒的准则；对他们来说，行善、无私、不装腔作势是一种自发的冲动。他们蔑视小买卖的报酬，蔑视财富、奢侈、浮华和权势，渴望获得知识，认为知识是最令人满意的收获。他们把贫穷、饥饿、辛劳和人们的恶言恶语视为实现目标所需要付出的最大代价。他们本可以躺在柔软的、铺着天鹅绒的床上，却宁愿死在医院里或路边，也不愿让那些诱惑他们去战胜神圣誓愿的人亵渎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的贪婪去战胜他们的神圣誓愿。巴拉塞尔苏斯、哥尼流·亚基帕和菲拉列提斯的生活都是家喻户晓的，所以不愿再重复这个古老而悲伤的故事。

### 通灵现象，归因于什么

如果唯心主义者急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概念上保持严格的教条主义，他们就不能让科学家以真正的实验精神来研究他们的现象。这种尝试肯定会导致部分重新发现古老的魔法——摩西和巴拉塞尔苏斯的魔法。也许有一天，在他们某些幻影的欺骗性的美下，他们会发现蔷薇十字会的精灵和美丽的水女神在精神和音乐的潮流中嬉戏。

克鲁克斯先生完全相信存在，他已经感觉到，在凯蒂白皙的皮肤下，在部分借用了灵媒和圈子的心的模拟下，没有灵魂！而《看不见的宇宙》一书的学者们，抛弃了他们的“电子生物学”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宇宙的以太中，这有可能是无尽

的 En-soph（万物的根基）的一本影集。

我们远不相信所有在圈子里交流的灵魂都属于被称为“元素”和“基本”的类别。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主观控制灵媒以各种方式说话、写作和其他行为的人——是人类的、脱离肉体的灵魂。这些精神的大多数是好是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灵媒的个人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存在的圈子，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目的强度和对象。如果这个目标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打发时间，那么期待任何严肃的事情都是无用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精神永远不能在 *propria personâ*。在调查人员看来，这些人永远不可能穿着温暖、坚实的肉体、汗流浹背的手和脸，以及令人恶心的肉体。他们能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大气波上投射他们的太阳风反射，如果他们的手和衣服的触摸能在很少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活人感觉的客观物体，它将被感觉为一股微风轻轻扫过触摸点，而不是一个人的手或物质的身体。用跳动的心脏和响亮的声音(有或没有喇叭)来展示自己的“物化的灵魂”是人类的灵魂是没有用的。如果这种声音能被称为声音的话，那么一旦听到一个精神幽灵的声音就很难被忘记。一个纯洁的灵魂就像一个颤抖的低语 *Aolian* 竖琴从远处回响；一个痛苦的声音，如果不是完全邪恶的灵魂，可能会被吸收成一个人的声音从一个空桶里发出。

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而是无数代的神学家和魔法师的哲学，基于他们的实践经验。关于这个问题，古代的证据是肯定的；*Daimoniw'n fwnai; a&narqroi eijsiv. . . \** 【\*参见 *Des Mousseaux* 的《*Dodone*》和《上帝与众神》，第 326 页】灵魂的声音是不清晰的。灵声由一系列的声音组成，传递着一股压缩空气从下方向上上升的印象，并在对话者周围传播。在伊丽莎白·埃斯林格一案中作证的众多证人，即：+ 【+《灵显》，*C. Crowe* 译，388、391、399 页】温斯伯格、梅尔、埃克哈特、提伊尔和克诺尔(宣誓证词)、杜滕霍费尔和数学家卡普弗的监狱副狱长作证说，他们看到了像云柱一样的幽灵。在十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科纳医生和他的儿子们，几位路德教牧师，倡导者弗拉斯，雕刻师杜滕霍费尔，两名医生西弗和西切尔，法官海德，和冯·休格尔男爵，以及其他许多人，每天都在关注这一表现。在这段时间里，囚犯伊丽莎白不停地大声祈祷着。因此，当“灵魂”同时在说话时，它不可能是腹语术；他们说，那个声音“毫无人性可言；没有人能模仿它的声音。”

关于这一被忽视的真理，我们将从古代作家那里得到大量的证据。我们现在只会再次断言，唯灵论家声称的人类的灵魂，从来没有在充分的证据下被证明是这样的。脱离身体的人的影响可以被感受到，并通过他们主观上传达给敏感的人。它们可以产生客观的表现，但它们不能产生上述以外的自己。它们可以控制灵媒的身体，以唯灵论家所熟知的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欲望和思想；但不是物质化那些无关紧要的和纯粹的精神——他们的神圣本质。因此，每一种所谓的“物质化”——当它是真实的——要么(也许)是由自称为“表象”但充其量只能扮演其角色的精神意志产生的，要么是由初级的地精本身产生的，它们通常太蠢了，不配被称为魔鬼。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些灵魂能够征服和控制这些没有灵魂的生物，如果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它们还会给自己取个浮夸的名字，这样一来，按照人类精神的真实形象塑造的“空气中的”恶作剧精神，他会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后者所感动，除了“不朽的灵魂”强加给他的那些话，他既不能行动，也不能说出别的话来。但这需要许多条件，即使是最习惯定期参加降神会的唯灵论家的圈子也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吸引喜欢的人类灵魂的。逝者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对逝者的眷恋之情。它将他们不可抗拒地、逐渐地吸引到星光的电流中去，这种电流在同情他们的人与宇宙灵魂之间振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和谐，以及在场人员

的磁性纯度。

如果这种哲学是错误的，如果所有“物化”的形式出现在黑暗房间里，从更黑暗的柜子里，是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灵魂，为什么他们和那些突然出现的鬼魂有这么大的区别——事前未经准备——既没有密室也没有灵媒”。谁听说过有幽灵，有不安分的“灵魂”，在他们被谋杀的地方徘徊，或出于其他神秘的原因，带着“温暖的手”，感觉像有生命的肉体，但人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被埋葬了，与活着的人没有区别？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幽灵会突然出现，但直到“物化”时代的开始，我们才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在 1876 年 9 月 8 日的《灵媒与晨曦》中，我们读到一封来自“一位在大陆旅行的女士”的信，信中讲述了发生在一间闹鬼的房子情况。她说：“……一个奇怪的声音从图书馆黑暗的角落里传来……她抬头一看，看见一团云朵或一柱发光的水气；这个被束缚在地上的灵魂在他的恶行所诅咒的地方徘徊着……”因为这精神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基本幽灵，它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使自己可见——简而言之，是一个影子这影子，就像每一个像样的影子一样，是看得见却摸不到的，如果能摸到的话，它的触感是突然握在手里的一团水，或者是凝结了的冷蒸汽。它是明亮的、虚无的；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是“灵魂”真正的个人影子，被自己或他人或灵魂的悔恨和罪行迫害和束缚在地球上。死后的神秘有很多，现代的“物质化”只会让它们在冷漠的人眼中显得廉价和可笑。

与这些论断相对立的，可能是唯灵论家们所熟知的一个事实：作者已公开证明他曾见过这样的物化的形式。我们确信已经这样做了，并准备重复这一证词。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人物是熟人、朋友甚至是亲戚的看得见的代表。我们和许多其他观众一起，听到他们用不熟悉的语言发音，这些语言不仅对灵媒不熟悉，对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不熟悉，除了我们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对欧美的每一个灵媒也不熟悉，因为他们是东方各部落各民族的语言。当时，这些例子被正当地视为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坐在“密室”里的佛蒙特州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是真正的灵媒。然而，这些人物并不是他们看上去的样子。它们只是单一元素的肖像雕像，由单一元素建造、活动和操纵。如果我们以前没有阐明这一点，那是因为唯灵论的大众当时甚至没有准备好去听元素精灵和初级精灵存在这一基本命题。从那时起，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或多或少地被广泛讨论。现在，要把古代圣贤们的古老哲学投入到无休止的批评的海洋中去，就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了，因为公众已经做好了不偏不倚、深思熟虑地考虑它的准备。两年的骚动使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包萨尼亚在书中写道，马拉松之战四百年后，在这个战场上仍能听到马的嘶鸣和影子士兵的呼喊。假如被屠杀士兵的幽灵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看起来就像“影子”，而不是物化的人。那么，是谁，或者是什么引起了马的嘶鸣？马“精神”？如果马有灵魂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动物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唯灵论家，肯定没有人能证明或否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必须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人类的“不朽的灵魂”在马拉松中发出了嘶鸣，从而使历史上的战斗场面更加生动、引人注目。狗、猫和其他各种动物的幽灵已经一再被看到，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地的证据都是可信的，就像关于人的幽灵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是谁或什么在扮演，死去动物的鬼魂？这又是人的灵魂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存在任何附带问题；我们要么承认动物和我们一样也有生存的精神和灵魂，要么认同波菲利的观点，认为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存在着一种狡猾而恶毒的恶魔，是活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喜欢以各种各样的形状出现的精灵，从人的形状开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状结束。\*【\* “De Abstinencia”，等等】

## 它们与犯罪的关系

在冒险决定这样一个问题之前，如此频繁地看到和证实的鬼怪动物形态是否是死兽的灵魂，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他们所报告的行为。这些幽灵的行为是否与动物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习惯和本能相同呢？幽灵般的猛兽是否埋伏在那里等待受害者，胆小的动物在人面前逃跑？还是后者表现出一种与他们的本性完全不同的恶意和惹人厌的性情？许多这些强迫症的受害者——尤其是塞勒姆和其他历史巫术的受害者——作证说，他们看到狗、猫、猪和其他动物，进入他们的房间，咬他们，践踏他们熟睡的身体，和他们说话；经常煽动他们自杀或其他犯罪行为。在科纳医生所提到的伊丽莎白·埃斯林格一案中，那位古代 Wimmenthal+神甫的幽灵带着一条大黑狗，他称这条狗为他的父亲，这条狗当着许多证人的面，跳到所有犯人的床上。【+C. Crowe, 《论幽灵》，第 398 页。】还有一次，牧师带着一只羊羔出现，有时还带着两只羊羔。在塞勒姆，大多数被指控的女性被指控与黄鸟商量并密谋恶作剧，这些鸟会坐在她们的肩膀上或头顶的横梁上‡。【‡Upham: 《塞勒姆的巫术》。】除非我们不相信世界各地、各个时代成千上万的证人的证言，让现代的灵媒独断观察，否则，鬼怪动物确实会出现并表现出人性中堕落的一切最坏的特征，而它们本身并不是人。那么，它们还能是什么呢？

笛卡尔是少数几个相信并敢说我们的发现“注定会扩展哲学的领域”的人之一；布里耶尔·德·布瓦蒙特不仅分享了这些希望，而且公开表示他对“超自然主义”的同情，他认为这是普遍的“大信条”。“.....我们认为，”他说，“社会的存在与此息息相关。现代理性虽有其实证主义，却不能解释任何现象的内在原因，因而拒绝超自然的存在，这是徒劳的。它是普遍的，是所有心灵的根源。最高尚的心灵往往是它最热忱的信徒。”\*【\*布里埃尔·德·波伊斯蒙特，《论幻觉》，第 60 页】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阿梅里克斯·维斯普丘斯获得了美洲的荣耀，并侵占了美洲的会费。忒奥弗拉斯特斯·巴拉塞尔苏斯重新发现了磁体的神秘特性——“荷鲁斯之骨”比他的时代早了十二个世纪，在神秘的神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很自然地成为了磁性学派和中世纪魔法学派的创始人。但是，活在他之后近三百年的梅斯墨，作为他学校的一名学生，把磁性的奇迹带到公众面前，获得了火哲学家的荣耀，而这位伟大的大师却死在了医院里！

世界也是如此：新发现，从旧科学发展而来；新的人——同样古老的本性！

### 第三章

“心灵的镜子，不能同时照出天地；一个从它的表面消失，正如另一个在它的深处被玻璃覆盖。”

ZANONI

“那么，是谁给了你这个使命，让人们知道神是不存在的？让人们相信有一种盲目的力量支配着他们的命运，随意地打击犯罪和美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罗伯斯庇尔(演讲)

1794 年 5 月 7 日

## 盲人的盲导

我们认为,那些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很少是由脱离肉体的人的灵魂引起的。然而,即使是那些由神秘的自然力量产生的,比如通过一些真正的灵媒发生的,并且被所谓的印度和埃及的“杂耍者”有意识地使用的,也值得科学的仔细和认真的调查;特别是现在,一些受人尊敬的权威已经作证说,在许多情况下,欺诈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有一些自称的“魔法师”,他们表演的戏法比所有美国和英国的“约翰·金斯”加起来还要聪明。罗伯特·胡丁毫无疑问可以,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院士们面前放声大笑,当 they 要他在报纸上断言,他可以在不接触手的情况下移动桌子,或者回答问题时,除非桌子是事先准备好的。\*【\*参阅德·米维尔的《精神问题》和德·加斯帕林的《精神现象》】一个臭名昭著的伦敦杂耍者拒绝接受阿尔杰农·乔伊先生+【+伦敦国家灵媒协会名誉秘书】向他提出的 1000 英镑的挑战,除非他被解除了束缚,摆脱了委员会的控制,否则他的这种表现通常是通过灵媒获得的,这否定了他对神秘现象的揭露。尽管他可能很聪明,但我们还是挑战他,让他在同样的条件下,做出连普通的印度杂耍演员都能表演的“戏法”。例如,在表演的那一刻,调查者选择的地点,而变戏法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准备地进行实验;没有任何同伙,只有一个完全赤裸的男孩,而杂耍者处于半裸体的状态。在这之后,我们应该从各种各样的戏法中挑选出三种,这三种戏法在这样的公众变戏法者中最常见,并且最近被展示给一些绅士属于威尔士亲王的套房: 1. 将怀疑论者手中紧握的卢比变成一条活生生的眼镜蛇,咬上一口就会致命,检查一下它的毒牙就知道了。2. 让观众随机挑选一颗种子,种在花盆的最初模样上,也就是这些怀疑论者提供的那种种子,在一刻钟之内生长、成熟和结果。3. 他站在三把剑上,剑柄垂直插在地上,锋利的剑尖朝上;在那之后,先拔出一把剑,然后,另一个,几秒钟后,最后一个,杂耍者,最后,没有躺在任何东西上——在空中,奇迹般地悬在离地面大约一码的地方。当任何一个变戏法的人,从 Houdin 开始,到最后一个人通过攻击唯灵论而获得免费广告的魔法师,做了同样的事,到那时——但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训练自己相信人类是从赫胥黎先生的始新世山马的后趾进化而来的。

## 赫胥黎从山马衍生而来

我们再次充满信心地断言,无论北方、南方还是西方,都不存在一个专业的巫师能与任何接近成功的东西,与这些未经教育、赤身的东方之子竞争。这些表演不需要埃及厅,也不需要任何准备或排练。但他们随时准备在瞬间唤起大自然隐藏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而这些力量对于欧洲的魔法师和科学家来说,都是一本不为人知的书。的确,正如以利户所说,“伟大的人并不总是明智的;年长者也不明白公平。”‡【‡Job.】重复一下英国神学家亨利·莫尔博士的话,我们不妨这样说:“……的确,如果人类还有一丝谦逊的话,《圣经》的历史就足以使人们充分相信天使和神灵的存在了。”这位杰出的人还说,“我把它看作是天意的一件特别的东西……幽灵的新例子可能唤醒我们麻木和昏睡的头,使我们确信除了那些裹着厚重泥土或黏土的生物之外,还有其他智能生物……因为这个证据,表明恶灵的存在,必然会打开一扇门,让人们相信善灵的存在,最后,相信上帝的存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不仅对科学家,而且对神学家都带有道德意义。那些在讲坛上和教授座位上取得成就的人不断地向外行公众表明,他们对心理学真的知之甚少,以致于

对任何来找他们的似是而非的阴谋家，让自己在有思想的学生眼中显得可笑。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舆论是由耍戏法的人和自封的学者制造出来的，不值得尊敬的考虑。

孔德，他的体系和门徒

心理科学的发展被这类伪装者的嘲笑所阻碍，远甚于其研究本身的困难。与围绕这一主题的晦涩、障碍和危险相比，那些科学新手或时尚傻瓜们的空洞的嘲笑更能使人们对自己神圣的灵力一无所知。唯心现象更是如此。他们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无能的人，这是因为科学家们，那些可能也想研究它们的人，已经被那些不值得系鞋带的人的自吹自擂的暴露、微不足道的笑话和无礼的喧哗吓走了。甚至在大学里也有道德上的懦夫。现代唯灵论的内在生命力，在对科学本体的忽视和对其伪装者的大肆吹嘘中得以生存。如果我们从科学先驱们的轻蔑嘲笑开始，如法拉第和布鲁斯特，并以专业的(“”)揭露伦敦现象的成功模仿者，一一，结束，我们不会发现他们提供一个单一的，完善的论点，反对精神现象的发生。“我的理论是，”这个人在他最近非常疏远的“揭露”中说，“威廉姆斯把约翰·金和彼得装扮成真人。没有人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看来，尽管他的主张很大胆，但这终究只是一种理论，唯灵论家很可能要反驳他，要求他证明这是真的。

但幸运的是，唯灵论最顽固、最不妥协的敌人是一个由少数成员组成的阶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大声疾呼，大声吵嚷地主张自己的观点，值得为更好的事业而奋斗。这些都是美国青年科学的伪装者——这一章开头提到的伪哲学家的杂种阶级，有时除了拥有一台电机，或发表一篇关于精神错乱和媒体狂躁的幼稚演讲外，没有什么比被视为学者更好的权利了。这些人——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是深刻的思想家和生理学家；你对他们一点也没有形而上学的废话；他们是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的精神乳臭未干的人，一想到要把被迷惑的人类从迷信的黑暗深渊中拯救出来，在改进了的原则基础上重建宇宙，他们的胸脯就鼓得鼓鼓的。对于脾气暴躁的心理恐惧者，没有比暗示他们可能被赋予不朽的灵魂更尖锐的侮辱了。听了这些话，人们会想，男人和女人身上除了“科学的”或“不科学的”灵魂之外，就没有别的灵魂了；不管他的灵魂是什么。\*【\*参见 F. R. Marvin 博士的《媒体狂躁和疯狂讲座》。】

大约三四十年前，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一名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多年来一直在那里重复着先验分析和理性力学——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产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要成为一个预言家。在美国，每个街角都能见到先知；在欧洲，它们就像黑天鹅一样罕见。但法国是一个充满新奇事物的国度。奥古斯特·孔德成为先知；时尚的感染力是如此之大，有时甚至在头脑清醒的英国，他也曾一度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的牛顿。

流行病蔓延，在当时，它像野火一样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蔓延。它在法国找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但这种兴奋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先知需要钱：门徒们不愿意提供。对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的崇拜的狂热既来的快，也去的快；在先知所有热情的使徒中，只剩下一个值得关注。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利特尔，他曾是法国学会的会员，也曾是帝国科学院的准会员，但奥尔良大主教恶意地阻止他成为“不朽之人”之一。+【+Vapereau, Biographie Contemporaine, art. Littré; 和 Des Mousseaux, Les Hauts Phenomenes de la Magie, 第六章。】

这位哲学家兼数学家——“未来宗教”的大祭司——教导他的教义，就像他所有的

兄弟——我们现代的先知一样。他神化“女人”，为她献上祭坛；但是女神必须支付使用它的费用。理性主义者嘲笑傅立叶的精神错乱；他们嘲笑圣西蒙教徒；他们对唯灵论的蔑视是没有限度的。同样的理性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像许多头脑空空的麻雀一样，被这位新先知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一种对某种神性的渴望，一种对“未知”的渴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因此，最坏的无神论者似乎也不能幸免。门徒们被这鬼神的外在光辉所迷惑，跟着它走，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在无底的泥沼中挣扎。

这个国家的实证主义者戴着假装博学的面具，把自己组织成俱乐部和委员会，目的是根除唯灵论，同时假装对它进行公正的调查。

他们太胆小，不敢公开挑战教会和基督教教义，他们努力削弱所有宗教的基础——人类对上帝和他自己不朽的信仰。他们的政策是嘲笑那些为这种信仰提供不寻常基础的东西——现象唯灵论。

他们从它最薄弱的一面攻击它，利用它缺乏归纳的方法，利用它的宣传者所宣扬的先验主义的夸大之处。他们利用它不受欢迎的机会，表现出一种与拉曼查的游侠骑士一样愤怒而不合的勇气，声称自己是慈善家和捐助者，愿意铲除可怕的迷信。

让我们来看看，孔德所夸耀的对未来的宗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比唯灵论高明，而它的拥护者们又多么不需要精神病院的庇护，而这些精神病院是他们为他们所关心的那些灵媒而随便推荐的。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唯灵论中所表现出的四分之三的不光彩的特征，直接可追溯到那些假装唯灵论者的唯物冒险者。孔德过分地描绘了“人工受精”的未来女性。她不过是塞浦路斯人理想中的自由情人的姐姐。他的那些痴心妄想的弟子们所提供的对未来的免疫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种了一些伪唯灵论家，导致他们建立了共有化协会。然而，没有一个被证明是长久的。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动物主义，表面镀上薄薄的一层荷兰金属哲学的外衣，再加上一些苛刻的希腊名字，他们只能证明自己的失败。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本书中提出了一种改善人类的方法，通过消灭不健康或畸形的人，并将两性中较好的标本结合起来。即使他是先知，也不能指望“我们这个世纪的天才”能从他的脑子里挤出什么全新的东西来。

孔德是一位数学家。他巧妙地把几个古老的乌托邦结合在一起，把它涂上色彩，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之具体化，向世界展示了人类思想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怪物！

我们请求读者注意，我们攻击孔德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公开的改革家。在他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的不可救药的黑暗中，我们常常遇到孤立的观察和评论，其中深刻的逻辑和明智的思想，与他们的解释的辉煌。但是，这些东西就像黑夜里的闪电一样，使你眼花缭乱，下一刻，你将更加陷入黑暗之中。如果把他的几部作品浓缩并重新加以强调，总的来说，他的几句格言可能会成为一卷非常新颖的格言，对我们社会的大多数罪恶给出一个非常清楚和非常聪明的定义；但是，无论是从他那六卷本的《哲学实证课》中冗长乏味的绕弯子，还是从他那对谈式的对教士的戏仿中，都是徒劳无益的——《实证主义宗教的教理问答》——任何建议哪怕是暂时补救这种罪恶的想法。他的门徒们暗示他们的先知崇高的教义并不是为庸俗的人准备的。将实证主义所宣扬的教义与其门徒所作的实际例证相比较，我们必须承认，在实证主义的底部可能存在着一些非常无色彩的教义。而“大祭司”则鼓吹“女人必须不再是男人的女性”；\*而实证主义立法者关

于婚姻和家庭的理论，主要是通过使女人摆脱所有的母性功能而使她成为“男人的伴侣”；+在他们为未来“贞女”的“潜在力量”\*\*而准备替代这一功能时，一些世俗牧师公开宣扬一夫多妻制，另一些人则断言他们的教义是精神哲学的精髓。【\*孔德，《积极的政治体系》，第一卷，203页，等等】【+同上】【\*\*同上】

在长期遭受魔鬼噩梦折磨的罗马神职人员看来，孔德把他的“未来的女人”交给了“魔鬼”。§【§见 des Mousseaux, 《Hauts Phenomenes de la Magie》, 第六章】一般人的看法是，实证主义的神性，从此以后必须被看作是一种两足的母兽。即使是利特尔，在接受这个奇妙宗教的使徒身份时也作出了谨慎的限制。他在1859年写道：“M.孔德不仅认为他发现了原理，勾画出了轮廓，并提供了方法，而且他还推断出了结果，并构建了未来的社会和宗教大厦。正是在这第二次划分中，我们做出了我们的保留，同时宣布，我们接受作为继承，整个第一。”\*\*【\*\*Littre, 《Parole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此外，他说：“M.孔德在《实证哲学体系》一书中奠定了一种哲学的基础[?]它最终必将取代一切神学和整个形而上学。这样的作品必然包含对社会政府的直接应用；因为它没有任意的东西[?]我们发现这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我对原则的坚持包括我对本质后果的坚持。”

利特尔先生以他的先知之子的身份示人了。的确，孔德的整个体系在我们看来是建立在文字游戏的基础上的。当他们说“实证主义”时，他们读的是虚无主义；当你听到贞操这个词，要知道它的意思是无礼；等等。作为一种以否定理论为基础的宗教，它的信徒如果不把“黑”说成“白”，就很难在实践中实现它！

“实证哲学，”利特尔继续说，“不接受无神论，因为无神论并不是一个真正获得解放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仍然是一个神学家；他对事物的本质进行了解释；他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无神论是泛神论；这种制度还是很神学的，因此是属于古代政党的。”\*【\*Littre, 《Parole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vii.57.】

再引用这些自相矛盾的论文，真的是浪费时间。孔德在创造了他的哲学之后，将其命名为“宗教”，从而达到了荒谬和矛盾的顶峰。而且，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门徒们在荒谬方面超过了改革家。在美国孔德学派中，一些假想的哲学家就像行星旁的夜光七眼草，他们的信仰使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把这位法国使徒所阐述的“思想和生活的体系”同唯灵论的“愚蠢”作了对比；当然是为了前者的好处。“要毁灭，就必须替换”；《实证主义宗教的教理问答》一书的作者这样说，他引用卡索迪亚的话，但并不认为他有这种思想。他的门徒们继续展示，他们急于用一种令人厌恶的系统来取代基督教、唯心论，甚至科学。

“实证主义，”其中一人总结道，“是一个完整的学说。它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信仰；所有形式的超自然主义，因此——唯心论。真正的积极精神在于用对现象的不变规律的研究来代替对现象的所谓原因的研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主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它同样拒绝无神论；因为无神论者本质上是一个神学家，”他剽窃了利特尔作品中的一些句子，补充道：“无神论者不拒绝神学问题，只拒绝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是不合逻辑的。我们这些实证主义者反过来拒绝这个问题，理由是它对智力来说是完全不可接近的，我们只会在徒劳地寻找最初和最终原因上浪费我们的力量。正如你所看到的，实证主义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关于世界，关于人，关于他的责任和命运...”！

非常聪明的；现在，作为对比，我们将引用一位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黑尔教授，对这个系统的看法。他说：“孔德的积极哲学毕竟只是消极的。孔德承认，他对自然法则的来源和原因一无所知；它们的起源是如此的神秘，以至于为了这个目的

而花时间去仔细研究都是徒劳的. . . . 当然，他的学说使他公开地成为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就法律的原因或它们被建立的方法而言，除了上面所述的否定的论点之外，他没有任何根据来反对关于精神创造的事实。因此，在允许无神论者的物质统治的同时，唯心论将在同一空间内和上面竖立起一种重要的统治，其重要性不亚于永恒对于人类生命的平均持续时间，就像恒星的无垠区域对于地球的宜居区域一样。”\*【\*黑尔教授，《论实证主义》，第 29 页】

简而言之，实证主义自诩要消灭神学、形而上学、唯心论、无神论、物质主义、泛神论和科学，结果必然是消灭自己。德·米维尔认为，根据实证主义，只有当心理学成为一种大脑物理学，历史成为一种社会物理学的时候，秩序才会开始统治人类的思想。现代的穆罕默德首先卸下了男人和女人的上帝和他们自己的灵魂，然后不知不觉地用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回避的形而上学这把太锋利的剑，把自己的学说掏出来，把哲学的一丝痕迹都暴露出来了。

在 1864 年，保罗·珍妮特，研究所的一名成员，发表了一篇关于实证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出现了以下引人注目的文字：

“有些人是在严谨的实证科学的熏育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对哲学却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可以满足这种本能，但要有他们已经拥有的元素。他们对心理科学一无所知，只研究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却决心同形而上学和心理学作斗争，因为他们对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所知甚少。在这之后，他们会想象自己已经建立了一门实证科学，而事实是，他们只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残缺不全的形而上学理论。他们自诩为真正科学的权威和正确性，而真正科学是建立在经验和计算基础上的。但是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权威，因为他们的思想，尽管有缺陷，却与他们所攻击的思想属于同一阶级。因此，他们的处境是脆弱的，他们的思想是最终的毁灭，他们的思想很快就四散了。”+【+“Journal des Debats”, 1864. 也见 des Mousseaux 的《Hauts Phen. de la Magie》.】

美国的实证主义者联合起来，不懈地努力推翻唯灵论。然而，为了显示他们的公正，他们提出了如下这些新颖的问题：“.....如果用生理、数学和化学来检验，纯洁胎论、三位一体论和圣化论的教条又有多少合理性呢？”他们“保证说，在荒谬方面，唯灵论的变幻莫测还比不上这些非常可敬的信仰。”很好。但无论是神学上的荒谬，还是唯心主义的妄想，都无法与实证主义的“人工受精”概念相媲美。他们不去想最初的和最终的原因，用他们疯狂的理论来构建一个不可能的女人，以供后人崇拜；他们会用印度女性崇拜的奥比巫术中所用的神物来代替人类的活着的、不朽的伴侣，这是一个木制的偶像，每天都塞着蛇蛋，由太阳的热量孵化！现在，如果我们可以以常识的名义发问，当一个体现了如此令人作呕的荒谬的宗教甚至在学术界也有信徒的时候，为什么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要被赋予轻信的责任，为什么唯灵论者要被送进疯人院？——当这样疯狂的狂想曲能够从孔德的口中说出，并被他的追随者所钦佩：“我的眼睛眼花缭乱；——它们一天比一天更使人相信，在社会上出现了女性的神秘，而在精神上堕落了了的圣礼，两者之间的巧合越来越多。在南方天主教徒的心目中，圣母玛利亚已经把上帝赶下台了！实证主义实现了中世纪时代的乌托邦，将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代表为没有丈夫的处女母亲的问题. . . .”在给出了这种做法之后：“新过程的发展会很快导致一个没有遗传的种姓的出现，比低级的生育更适合于招募精神领袖，甚至是世俗领袖，他的权威会建立在一个真正优越的来源上，不会在调查中退缩。”\*【\*《实证哲学》，第四卷，第 279 页】

对此，我们不妨适当地问一问，在“唯灵论的奇想”或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中，有没

有比这种“即将到来的人类”的理想更荒谬的东西。如果物质主义的倾向没有被它的拥护者，也就是那些公开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人的行为严重地掩盖，我们就会想象，无论将来是否会有这样一个被孕育出来的僧侣血统，我们将会看到无穷无尽的后代，——“没有丈夫的母亲”的后代。

这样一种哲学，竟能产生这样一种说教的梦魇，它的一个最健谈的散文家，竟能通过他的笔下，表达出以下的观点，这是多么自然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时代，一个非常悲伤的时代，充满了死去和垂死的信仰；满是无聊的祈祷，徒劳地寻找即将离去的神。但哦！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充满了科学之太阳冉冉升起的光彩！对于那些在信心上遭遇海难，智力上破产，但是...谁在唯灵论的海市蜃楼中寻求慰藉，在超验主义的妄想中寻求慰藉，在催眠的意志中寻求慰藉？.....”

【+F·R·马文博士，《精神错乱讲座》。】

如今，许多侏儒哲学家都喜爱的“鬼火”的形象，但它本身却不得不为获得认可而苦苦挣扎。就在不久以前，《伦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坚决否认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现象，他的断言还很有分量，直到菲普森博士的工作，加上贝卡里亚、洪堡和其他博物学家的证言，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参见豪伊特的《邪恶力量的历史》第二卷】实证主义者应该选择一些更快乐的表达方式，同时跟随科学的发现。至于催眠术，它已被德国许多地区采用，并在不止一家医院公开使用，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它的神秘特性已被内科医生证明和相信，他们的名望、学识和实至名归的名声，是那些研究灵媒和精神错乱的自鸣得意的讲师很难企及的。在我们结束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之前，我们还得再多说几句话。我们发现，实证主义者特别高兴于误以为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实证哲学家。至于他们的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至于其他学者，我们不得而知，但全欧洲都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赫胥黎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荣誉，伦敦的莫兹利博士也紧随其后。

1868年，这位前绅士在爱丁堡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命的物理基础》的演讲，他甚至对约克大主教将他与孔德的哲学混为一谈的自由行为感到非常震惊。“就我而言，”赫胥黎先生说，“最受尊敬的教士可能会辩证地把孔德先生砍成碎片，作为一个现代的阿加格，我不会试图阻止他的手。就我对实证哲学的特殊特征所作的研究而言，我发现其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而有许多与科学的本质完全对立的東西，如同极端天主教的任何東西一样。事实上，孔德的哲学在实践中可以概括为天主教减去基督教。”此外，赫胥黎甚至勃然大怒，指责苏格兰人忘恩负义，因为他们让主教误以为孔德是一门理论上属于休谟的哲学的创始人。“这足以，”教授惊呼道，“使大卫·休谟在坟墓中转过身来，在这里，几乎在他的房子能听到的范围内，一个感兴趣的听众听了，一声不吭，而他最具特色的学说归于50年后的一位法国作家，在他沉闷冗长的篇幅中，我们同样怀念他思想的活力和文体的清晰...”\*【\*赫胥黎教授，《生命的物理基础》】

可怜的孔德！看来，至少在这个国家，他的哲学的最高代表现在被缩减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专攻神经疾病的医生，和一个律师”。一位非常诙谐的评论家给这个绝望的三人组起了个绰号，“一个反常的三人组，在他们艰苦的工作中，找不到时间去熟悉他们语言的原则和规律。”\*【\*书中提到了很久以前在纽约的一份报纸上出现过的一张卡片，上面有三个人人的签名，他们都是上面那个样子的人，他们被认为是两年前被任命来调查精神现象的一个科学委员会。对三人组的批评出现在《新时代》杂志上。】

为了结束这个问题，实证主义者没有忽视推翻唯灵论而支持他们的宗教的手段。他们的大祭司被迫吹角，不知疲倦；尽管现代耶利哥城的城墙在他们的爆炸之前

不会在尘土中倒塌，但他们仍然没有忽视达到预期目标的方法。他们的悖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唯灵论的指责在逻辑上是不可抗拒的。例如，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有人评论说：“宗教本能的专属实践会导致性的不道德。牧师、僧侣、修女、圣人、灵媒、狂喜者和信徒都以不洁而闻名。”\*【\*马文博士，“精神错乱讲座”，纽约，1875年】

我们很高兴地指出，当实证主义大声宣称自己是一种宗教时，唯灵论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一种科学，一种不断发展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自然界中隐藏的、尚未解释的力量的研究。它的各种现象的客观性已经被不止一个真正的科学代表所证明，并被她的“猴子们”无效地否认。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对待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很随意，他们就像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修辞学家一样

“……不能打开的

他的嘴，却在那里飞出了一个比喻。”

我们就没有机会把批评家的眼光延伸到那些不恰当地戴着科学家头衔的庸才和书呆子的圈子之外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在科学界地位很高的人对待新学科的态度，往往没有受到质疑就通过了，而这是可以接受责难的。由于实验研究的固定习惯而产生的谨慎，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试探性进展，给予公认权威的重视——所有这些都培养了一种思想的保守主义，而这种保守主义自然会变成教条主义。科学进步的代价通常是创新者的牺牲或排斥。可以说，实验室的改革者必须把习俗和偏见的堡垒置于枪口之下。即使是后门也很少被一只友好的手打开。科学前厅里的小人物们的吵闹的抗议和无礼的批评，他可以不被人注意地放过；其他阶级的敌意是创新者必须面对和克服的真正危险。知识的确在迅速增长，但庞大的科学家群体无权享有这一荣誉。每一次，他们都竭力把新发现的东西连同发现者一起毁掉。手掌是给那些凭借个人勇气、直觉和坚持而赢得它的人的。自然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在最初被宣布时不被人嘲笑，然后又被认为是荒谬和不科学的。那些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的人的骄傲受到了羞辱，那些被拒绝听取意见的人的公正要求直到拒绝不再是谨慎的，然后——唉，可怜的人类！这些发现者往往反过来成为自然法领域中更近代的探索者的反对者和压迫者！于是，人类就一步一步地绕着自己的知识圈运动着，科学不断地纠正它的错误，并在第二天重新调整上一个错误的理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如对身体和精神现象具有双重意义的催眠术，而且存在于与精确科学直接相关且易于证明的发现。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不要回忆一下不愉快的过去？我们是否应该指出中世纪的学者与神职人员串通一气，否认日心说，因为他们害怕伤害教会的教义？难道我们还必须回忆一下，有学问的贝壳学家曾经如何否认散落在地球表面的贝壳化石曾经有动物居住过吗？18世纪的博物学家是如何宣布这些不过是动物的摹拟呢？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博物学家们是如何为了这些古老的、令人尊敬的木乃伊而争斗、争吵、互相谩骂的，直到布丰向那些反对者证明他们错了，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当然，牡蛎壳决不是超然的，应当是任何精确研究的相当明显的对象；如果科学家们在这一点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相信，在灵媒的降神会上，手、脸和全身的瞬间消失的形态会出现，因为后者是诚实的。

伦敦物质主义者

有一本书，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工作者的业余时间来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这本书是由法国科学院的永久秘书弗洛伦斯出版的，名叫《布丰研究史》。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是如何与传真理论的支持者进行斗争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以及他们如何继续否认太阳下的一切，直到学者们有时陷入一种愤怒，一种普遍的否定。它拒绝了富兰克林和他的精炼电力；嘲笑富尔顿和他那集中的精力；投票给工程师珀多，让他修建铁路的提议受到限制；哈维被吓得目瞪口呆；并宣称伯纳德·德·帕利西“蠢得像他自己的罐子！”

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著作《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德雷珀教授表现出了一种坚定的倾向，即踢开正义天平的横梁，把所有阻碍科学进步的障碍都归咎于神职人员。怀着对这位雄辩的作家和科学家的尊敬和钦佩，我们必须提出抗议，并给予每个人应有的待遇。《冲突》的作者提到了上面列举的许多发现。在每一个案例中，他都谴责神职人员的痛苦抵抗，而对于每一个科学的新发现者都会经历的类似的反对，他都保持沉默。他以科学的名义宣称“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滥用权力，无论它来自于过度的智慧还是无知，其后果都同样令人讨厌。再说，神职人员现在都闭嘴了。他们的抗议在今天的科学界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神学被放在了后面，科学家们用双手抓住了专制的权杖，像伊甸的基路伯和火红的剑一样，用它来阻止人们进入不朽的生命之树，进入这个腐朽的世界。

《伦敦唯灵论》的编辑，在回应古利博士对廷德尔的火雾理论的批评时，评论道，如果本世纪唯灵论家的全体成员还没有在史密斯菲尔德被活活烧死的话，我们要感谢的只有科学。好吧，让我们承认科学家在这件事上是间接的公众恩人，在某种程度上，烧博学的学者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是，如果问法拉第、廷德尔、赫胥黎、阿加西等人对唯心论所表现出的倾向是否不值得怀疑，如果这些博学的绅士和他们的追随者曾经拥有宗教法庭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唯灵论家就没有理由像现在这样感到轻松了。即使假设他们不应该拷问灵魂世界存在的信徒——活着火化人是非法的——难道他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灵媒都送到疯人院去吗？他们不是称我们为“无法治愈的偏执狂”、“产生幻觉的傻瓜”、“恋物者”吗？真的，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能激起《伦敦唯灵论》的编辑对那些科学工作者的善意教导如此感激。我们相信，最近在伦敦发生的兰基斯特-唐金-斯莱德案件，最终应该让那些充满希望的唯灵论家们睁开眼睛，告诉他们，顽固的物质主义往往比宗教狂热本身更愚蠢地顽固。

廷德尔教授最聪明的作品之一是他关于马蒂诺和物质主义的刻薄文章。与此同时，在未来的岁月里，作者无疑只会准备削减某些不可原谅的粗鄙表达。然而，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些，只考虑他对意识现象的看法。他引用了马蒂诺的这个问题：“一个人可以说‘我感觉，我想，我爱’；但意识是如何将自己融入到问题中的呢？”他的答案是：“从大脑的物理到意识的相应事实的通路是不可想象的。假定大脑中同时发生一种明确的思想 and 一种分子活动；我们既不具备智力器官，也不具备智力器官的任何初步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使我们通过一个推理过程，从一个器官到另一个器官。它们同时出现，但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们的心灵和感官是如此的开阔、强大和明亮，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和感觉到大脑的每一个分子；我们是否能够了解它们的所有运动，它们的所有组合，它们的所有放电，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对思想和感觉的相应状态非常熟悉，我们就会离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之远：‘这些物理过程与意识的事实是如何联系的？’这两类现象之间的鸿沟在智力上仍然是无法逾越的。”\*【\*廷德尔，《科学碎片》】

这条鸿沟，廷德尔教授无法逾越，正如火论者无法逾越科学家面对未知的原因一

样，只对没有精神直觉的人是一道障碍。布坎南教授的《人类学神经系统讲座大纲》一书写于 1854 年，其中提出，如果一知半解的人只注意他们，就会显示出桥梁是怎样可以被扔进这可怕的深渊。这是一个贮藏箱，用一份节俭的礼物来储存未来收获的思想种子。但是物质主义的大厦完全是建立在这个总的基础上的——理性。当他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时，他们的老师最多只能向我们揭示一个由神秘的冲动驱动分子组成的宇宙。廷德尔教授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牧师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分析，只是稍微改了一下名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诊断我们科学家的疾病呢？把“精神导师”写成“科学家”，把“前科学的过去”换成“物质的现在”，把“精神”换成“科学”，在下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师手绘的现代科学家的生活画像：

“……他们的精神导师完全生活在前科学时代，即使他们当中真正有才智的人，在科学真理方面也会萎缩。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不听；因为眼睛和耳朵都被另一个时代的景象和声音所占据。与科学相关的是，由于缺乏锻炼，儿童的大脑实际上是未发展的。因此，在科学知识方面，他们是孩子，但在无知的人中，他们是灵力的有力掌握者，他们支持并实施的行为足以让他们中间更聪明的人羞于脸红。”\*【\*廷德尔，《科学碎片》序言】神秘学家把这面镜子当作科学，让它看到自己的样子。

自从历史记载了人类制定的第一批律法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法典不是根据两三个可信的证人的证言来决定其公民的生死。古代历史上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立法者摩西说：“该死的人要在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下被处死。”\*【\*《第二法典之书》第十七章 6.】仅凭一个证人的证言就可将人处死的法律，对自由是致命的。”——孟德斯鸠说。“理性认为应该有两个证人。”\*\*【\*\*孟德斯鸠，《法律的精神》I.,xii.,第三章】

因此，证据的价值在每个国家都已被默认和接受。但是科学家们不会接受 100 万对 1 的证据。成千上万的人为事实作证都是徒劳的。眼珠已经不见了！他们决心继续装聋作哑。在美国和欧洲，30 年的实际示威和数百万信徒的见证当然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关注。尤其如此，当十二个唯灵论家的裁决，受到任何两个其他唯灵论家作证的证据的影响，足以把一个科学家送上绞刑架时，也许是在大脑分子之间不受未来道德报应意识约束的骚动的冲动下犯下的。

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整个文明世界都应该予以尊重和崇敬；因为只有科学才能使人通过真正欣赏神的作品来理解神。“科学是对真理或事实的理解，”韦伯斯特说；“它是对真理本身的探索，是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代的大多数学者对他们的女神证明是错误的。“为了真理本身！”到哪里去寻找自然界每一个真理的钥匙，除非在迄今尚未探索的神秘心理学？唉！许多科学家在质疑自然的时候，应当谨慎地整理自然的事实，只选择支持他们偏见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

心理学没有比被称为对抗者的医学院更大的敌人了。提醒他们所谓精确的科学，如医学，显然是最值得这样称呼的，这是徒劳的。尽管在医学知识的各个分支中，心理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应该由医生来研究，因为没有它的帮助，他们的实践会退化为纯粹的猜测和偶然的直觉，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它。尽管一种不受欢迎和不被认可的治疗方法应该被证明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倾向于坚持公认的假设和处方，并谴责创新者和创新，直到他们得到规律性的印记。成千上万不幸的病人可能同时死去，但只要维护了职业荣誉，这是次要的事情。

从理论上讲，医学是最仁慈的，但与此同时，没有其他科学流派像医学那样展示出如此多的狭隘偏见、物质主义、无神论和恶意固执的例子。顶尖医生的偏爱和支持几乎从不以一项发现的有用性来衡量。用水蛭、拔火罐和刺血针等方法流的血曾经流行起来，但最后还是受到了应有的耻辱；现在免费给发烧的病人用水，过去却不给他们用水，洗热水澡被冷水取代，水疗法一度风靡一时。金鸡纳树皮——一个现代圣经权威的捍卫者认真地努力把它与天堂的“生命之树”\*【\*C. B. Warring】联系在一起，它在 1632 年被带到西班牙——被忽视多年。这一次，教会表现出了比科学更多的歧视。在红衣主教德卢戈的要求下，因诺森特十世赋予了它他强大的名字的威望。

## 借来的长袍

在一本名为《恶魔学》的旧书中，作者引用了许多重要的补救措施的实例，这些措施起初被忽视，后来却因为偶然而引起注意。他还指出，大多数医学上的新发现只不过是“非常古老的医学实践的复兴和重新选择”。在上个世纪，雄性蕨类植物的根被一个名叫 *Nouffleur* 的女庸医广泛宣传为治疗绦虫的秘方。路易十五买下了这个秘密。为了一大笔钱；之后医生们发现盖伦推荐并使用了这种药。波特兰公爵治疗痛风的著名粉末，是 *Cælius Aurelianus* 的 *diacentaureon*。后来，人们发现最早的医学作家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词。这就是赫森医生的药水，这就是他的名字。这种著名的治疗痛风的药物在它的新面具下被认为是秋水仙，或草地藏红花，它与一种叫做牛蹄莲的植物相同，它作为痛风的一种解药的优点被四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医生奥里巴修斯和（五世纪）亚历山大的另一位杰出的医生阿提乌斯·阿米代纳斯所认可和捍卫。随后，它被抛弃，并陷入不受欢迎，只是因为它太老了，被上世纪末蓬勃发展的医学院成员认为是好的！即使是伟大的马让迪，聪明的生理学家，也不能超越发现那些已经被最老的医生发现和发现的好处。他提出的治疗肺病的方法，即使用氢氰酸，可以在 *Linnæus* 的著作《*Amenitates Academicæ*》第四卷中找到，在其中他指出蒸馏水在肺肺病的治疗中有很大的益处。普林尼还向我们保证，杏仁和樱桃核的提取物可以治愈最顽固的咳嗽。正如《恶魔学》一书的作者所言，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所有被誉为现代发现的各种秘密鸦片制剂，都可以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得到承认”，而古代作家认为他们自己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不可信。

大家都承认，从远古时代起，遥远的东方就是知识的国度。即使在埃及，植物学和矿物学的研究也没有古代中亚的学者那么广泛。斯普伦格在他的《医学史》中承认了这一点，尽管他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表现得不公正和有偏见。然而，尽管如此，每当谈到魔法的话题时，很少有人想到印度，因为在印度，人们对魔法的了解比其他任何古代民族都少。在印度教徒中，它甚至比在埃及祭司中更深奥，如果可能的话。它被认为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它的存在只有一半被承认，它只在公共紧急情况下才被实行。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神圣的。埃及的僧侣们，尽管实行着严格而纯洁的道德准则，但无论在生命的圣洁方面，还是在他们身上通过超自然的祈求而发展出来的神奇力量方面，都不能与禁欲的密修道士相比。那些熟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比迦勒底的魔法师更受尊敬。他们放弃了最简单的生活舒适，住在森林里，过着最隐居的隐士的生活\*，而他们的埃及兄弟至少聚集在一起。【\**Ammianus Marcellinus*, xxiii., 6】尽管历史对所有使用魔法和占卜的人进行了诋毁，但它宣称他们拥有最伟大的医学知识和无与伦比的

实践技能。印度女修道院保存着大量的卷宗，这些卷宗记录了她们学习的证据。试图说这些密修者是否是印度魔法的真正创始人，或者他们是否只是实践最早的圣人——七个原始圣贤——传给他们的遗产，会被确切的学者视为纯粹的猜测。

【+圣人共有七人，生活在吠陀时代之前。他们被称为圣贤，像半人半神一样受到尊敬。豪格表明，他们在婆罗门教中的地位，与犹太教圣经中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地位相呼应。婆罗门声称是这些圣人的直接后裔。】一位现代作家说：“他们悉心教育年轻人，使他们熟悉慷慨和高尚的情操，这使他们获得了特殊的荣誉。据历史学家记载，他们的格言和话语证明，他们在哲学、形而上学、天文学、道德和宗教方面都是专家。”他们在最有权势的王子的统治下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们不会屈尊去拜访他们，也不会为了一点点的恩惠而麻烦他们。如果后者需要圣人的建议或祈祷，他们要么自己去，要么派使者去。对这些人来说，植物或矿物的任何秘密力量都是不知道的。他们已经洞悉了自然的深处，而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他们来说则是一张张敞开的书本，其结果就是科学，或者叫 *machagiotia*，现在人们傲慢地称之为魔法。

虽然《圣经》中记载的奇迹已成为基督徒所接受的事实，但如果不相信就被视为不忠，《阿达婆吠陀》\*中对奇迹和奇才的叙述则会激起他们的蔑视或被视为恶魔的证据。【\*第四吠陀。】然而，在不止一个方面，尽管某些梵文学者不愿意，我们可以表明两者之间的身份。此外，学者们现在已经证明，吠陀经比犹太圣经早了许多世纪，因此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其中一本借用了另一本，那么印度教的圣书就不会被指控剽窃。

首先，他们的宇宙论表明，在文明国家中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多么错误，即梵天曾被印度教徒视为他们的首领或至高无上的神。梵天是第二个神，和耶和华一样，是“水的推动者”。他是创造的上帝，在他的寓言中有四个头像，回应四个基本要点。他是 *demiurgos*（德谟革），世界的建筑师。“在创世的原始状态，”波利尔在《印度河的神话》中说，“原始的宇宙，淹没在水中，安息在永恒的怀抱中。从这混沌和黑暗中，世界的建筑师梵天，悬在漂浮(移动?)在水面上的荷叶上，除了水和黑暗，什么也看不清。”这与埃及的宇宙演化论是一样的。埃及的宇宙演化论在其开篇就指出，阿特尔\*或夜之母(代表无限的黑暗)是覆盖着无限深渊的原始元素，由水和宇宙的永恒之灵所激活，独自居住在混沌之中。【\*《古词典》的正字法。】正如在犹太圣经中，创世的历史以上帝的精神和他的创造性的散发——另一个神+开始。【+我们指的不是当前或已被接受的圣经，而是真正的犹太教圣经】看到如此凄惨的状况，梵天惊愕地自言自语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把你的祈祷引向巴伽梵(Bhagavant)——永恒的，也被称为帕拉伯拉玛(Parabrahma)。”梵天从他的游水姿势中站起来，以一种沉思的姿态坐在莲花上，沉思着永恒，永恒对这种虔诚的证明感到高兴，驱散了原始的黑暗，打开了他的理解。“在此之后，梵天从宇宙之卵(无限混沌)中发出，如同光，因为他的理解力现在被打开了，他开始工作；他在永水上行路，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是那拉亚那(Narayana)。”

莲花，埃及人和印度人的神圣之花，是何露斯(古代埃及的太阳神)的象征，也是梵天的象征。西藏和尼泊尔的寺庙都有它；这个符号的意义是极具启发性的。在《天使报信》的图画中，天使把百合花的小枝放在天使的手中，天使把百合花献给了圣母玛利亚，百合花的小枝在其深奥的象征意义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含义。我们请读者参考威廉·琼斯爵士‡。【‡“有关亚洲的论文”】在印度教徒看来，莲花象征着通过火和水(精神和物质)的作用而产生的自然生产力。“永恒！”《薄伽梵

歌》中的一节说，“我看见造物主梵天，在莲花之上，坐在你身上！”琼斯爵士指出，莲花的种子包含——甚至在它们发芽之前——完美的叶子，有一天它们会变成完美植物的微型形状；或者正如《异教》一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因此，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预先形成它的产物的标本”；他还进一步补充说：“所有 phœnogamous 开花的植物的种子，都含有一个已经形成的胚芽。”\*【\*格罗斯博士，第 195 页】

### 从主观性散发出客观的宇宙

对于佛教徒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摩诃-摩耶，或摩诃-提婆，乔达摩佛的母亲，她儿子的出生是由博狄沙(佛陀的灵魂)宣布的，他手拿莲花出现在她的榻旁。因此，奥西里斯和荷鲁斯也被埃及人不断地与莲花联系在一起。

这些事实都表明，在印度教、埃及和犹太教-基督教这三种宗教体系中，这种思想有着相同的渊源。凡是使用神秘的睡莲(荷花)的地方，它就表示客观事物从隐蔽的或主观的地方散发出来——永远看不见的神的永恒思想从抽象的形式过渡到具体的或可见的形式。因为一旦黑暗消散，“有了光明”，梵天的理解被打开了，他在理想世界(迄今一直被神圣思想永远隐藏着)中看到了所有无限未来事物的原型形式，这些未来事物将被称为存在，因而变得可见。在这行动的第一阶段，梵天还没有成为建筑师，宇宙的建造者，因为像建筑师一样，他首先要让自己熟悉这个计划，并意识到那埋藏在“永恒的一”怀中的理想形象，正如未来的荷叶埋藏在“永恒的一”的种子里。正是在这个思想中，我们必须寻找犹太宇宙起源论经文的起源和解释，经文是这样的：“上帝说，让大地生出...结果子的树，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在所有原始宗教中，“父之子”是创造的上帝——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可见的；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从印度教徒的三神一体到犹太人解释的经文中的三个卡巴拉头，每个国家的三位一体的神性都在其寓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定义和证实。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把一根新枝人工嫁接在一根旧树干上；希腊和罗马教会采用大天使在报喜时所持的百合花符号，表明了同样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思想。莲花是火(热)和水的产物，因此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象征。梵天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人，还有耶和华(亚当-卡德蒙)和欧西里斯，或者更确切地说，皮曼德，或者是赫尔墨斯的神性思想的力量；因为正是皮曼德代表了埃及所有太阳神的根。永恒是火之灵，它搅动、结出果实并发展成一种具体的形式，任何从水或原始大地诞生的事物，都是从梵天进化而来的；但宇宙本身就是梵天，梵天就是宇宙。这就是斯宾诺莎的哲学，他是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中衍生出来的。布鲁诺也是为此而殉教的。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基督教神学偏离了它的出发点有多少。布鲁诺被屠杀了，因为他注释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被最早的基督徒所采用，并被使徒们所阐述！波迪沙(Bhodisat)的睡莲和后来的加百列的睡莲的枝条，代表火和水，或创造和生成的思想，被写进了洗礼圣礼最早的教义中。

布鲁诺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几乎是相同的，尽管后者的措辞比《原理与宇宙》(causa Principio et Uno)或《宇宙的无穷多》(Infinito universe e Mondi)作者的理論更含蓄，也更谨慎地选择。布鲁诺和斯宾诺莎都承认他的信息来源是毕达哥拉斯，而斯宾诺莎虽然没有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却允许他的哲学暴露了秘密，他们从同样的立场来看第一原因。在他们看来，上帝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是一个无限的精神，是唯一完全自由、独立于结果或其他原因的存在；通过那创造了一切事物和给宇宙法则以第一推动力的意志，他使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永远保持存在和

秩序。还有印度教徒 Swâbhâvikas，被错误地称为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事物，人以及神和神灵，都是从 Swabhâva 或他们自己的本性\*中诞生的，斯宾诺莎和布鲁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帝是在自然界中寻找的，而不是在自然界之外。

【\*梵天并没有创造地球，Mirtlok，也没有创造宇宙的其他部分。他从世界的灵魂中进化而来，一旦脱离了第一原因，他就会散发出所有自然的气息。他不是站在它之上，而是与它混在一起；梵天和宇宙是一个存在，每一个存在的粒子本质上都是梵天本身，梵天本身是从梵天本身衍生出来的。[Burnouf, “引言”，第 118 页]】因为，创造与创造者的力量成正比，宇宙和它的创造者都必须是无限和永恒的，一种形式从它自己的本质发出，然后创造另一种形式。现代评论家断言，布鲁诺“没有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希望所支撑，但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他的信念”；由此可以推断，佐丹奴·布鲁诺不相信人死后会继续存在。德雷珀教授非常肯定地断言布鲁诺不相信灵魂不朽。在谈到教皇教会宗教不宽容的无数受害者时，他说：“从今生到下世的过渡，虽然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但却是从短暂的麻烦到永恒的幸福过渡... 在穿越黑暗山谷的路上，这位烈士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指引他... 而布鲁诺却没有这样的支持。他为了这种哲学观点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种哲学观点并不能给他任何安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180】

但德雷珀教授似乎对哲学家的真正信仰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我们可以把斯宾诺莎撇在一边，甚至允许他在批评家的眼里仍然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和物质主义者；因为他在写作时所采取的谨慎矜持态度，使人如果不从字里行间了解他，或者不完全了解毕达哥拉斯的形而上学的隐含意义，就很难弄清他的真实情感是什么。但对于布鲁诺来说，如果他坚持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他一定相信有来生，因此，他不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哲学没有给他这样的“安慰”。Domenico Berti 教授在他的《布鲁诺的一生》中对他的指控和随后的供述，并根据最近出版的原始文件汇编而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真正的哲学、信条和教义。和亚历山大的柏拉图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卡巴拉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耶稣是一个魔法师，这一称谓是由斑菲里和西塞罗赋予的，他们称其为神性知识(divine sapientia)，以及菲罗·犹大埃罗斯(Philo jude aess)，他将魔法师(Magi)描述为对隐藏的自然奥秘最奇妙的探询者，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对魔法一词的贬损意义上。在他那高贵的观念里，魔法师是圣洁的人，他们把自己与地球上的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更清楚地审视神圣的美德，了解神和精神的神圣性质；因此，向别人传授同样的奥秘，包括在生命中与这些看不见的人保持不间断的交流。但是我们会通过引用指控的片段和他自己的供词来更好地展示布鲁诺最深层的哲学信念。

在对其原告莫塞尼戈的谴责中，所提出的指控如下：

“我，祖恩·莫塞尼戈，最著名的马尔坎托尼奥爵士的儿子，奉我良心的谴责，奉我的忏悔者的命令，我曾多次听到佐丹奴·布鲁诺在我家里对我说，在天主教徒中，说面包会变成肉是对上帝的极大亵渎；他反对弥撒；没有一种宗教能取悦他；基督是一个坏蛋(un tristo)，如果他做了邪恶的工作来引诱人们，他很可能预言他应该被刺穿；在神里面没有人的分别，并且上帝是不完全的；世界是永恒的，有无限的世界，上帝不断地创造它们，因为，他说，他想要一切他能做的；又说基督行过明显的神迹，行过奇事，使徒也是如此，他立志要比他们所行的更多；基督表现出不愿死，并且尽他所能地逃避死亡；没有对罪的惩罚，由自然运作所创造的灵魂从一种动物转移到另一种动物，野兽是由堕落而生的，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在堕落之后重生。”

尽管他们是背信弃义的，上面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布鲁诺对毕达哥拉斯的轮回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被误解了，但仍然表明了一种对人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生存的信仰。此外，原告说：

“他曾表示，想要建立一个名为‘新哲学’的新教派。他说圣母是不可能怀上孩子的，说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充满了对上帝威严的亵渎；僧侣应该被剥夺争论的权利和他们的收入，因为他们污染了世界；他们都是驴子，我们的意见是驴子的学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有价值，我们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去做，就足以使人过得美好，他嘲笑一切别的罪，并想知道上帝如何能容忍天主教中如此多的异端。他说他打算钻研占卜术，让全世界的人都追上他；圣·托马斯和所有的博士们一无所知，无法与他相比，他可以向世界上所有最早的神学家提出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

对此，被指控的哲学家用以下的信仰来回答，这是古代大师的每一个门徒的信仰：“简而言之，我认为无限的宇宙，即无限的神的力量的效果，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件不值得神的美德和力量的东西，它能够在这个世界之外产生另一个无限的别的东西，它就应该产生一个有限的世界。因此，我已经宣布，有无数个特定的世界，类似于地球的这个世界，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我理解地球是一颗在性质上与月亮、其他行星和其他无限的恒星相似的恒星；所有这些物体都是无数的世界，它们在无限的空间中构成无限的普遍性，这被称为无限的宇宙，其中有无数的世界，所以在宇宙中有一种双重的无限的伟大，在众多的世界中。间接地，这可能被理解为违背了根据真实信仰的真理。

“此外，我在这个宇宙中放置了一个普世的天意，万物都靠它生存、生长和活动，并保持完美，我对它的理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整个灵魂存在于身体的整体和每一个部分，我称之为自然，神的影子和足迹；另一种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上帝就其本质、存在和力量而言，不是作为一部分，不是作为灵魂，而是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于一切之中。

“而且，我认为神性的所有属性都是同一件东西。与神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一起，我理解三种属性：力量、智慧和善良，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灵、才智和爱，事物首先是通过心灵存在的；其次，有序而独特的存在，通过智力；第三，和谐和对称，通过爱。因此，我理解‘存在于一切之中’和‘超越一切’，因为没有参与‘存在’就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本质就没有存在，正如没有美存在就没有美一样；因此，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神的存在，因此，我理解神性的区别，是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实质的真理。

“假设世界是产生和产生的，我理解，根据它的存在，它是依赖于第一原因的，所以它不反对创造的名字，我理解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上帝是世界和一切自然所依赖的，’所以根据圣·托马斯的解释，无论上帝是永恒的还是时间上的，从它的存在来看，它都是依赖于第一原因的，在它里面没有什么独立的。

“其次，关于属于真正信仰的东西，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是关于那些神圣的人的个体性，他们是智慧和心灵之子，哲学家称之为智慧，在神学家看来，这个词，应该被认为是从人的肉体上产生的。但我，坚持哲学的词句，并没有理解它，而是怀疑它，并以不坚定的信念坚持它，这倒不是说我记得我曾在书面或口头上表示过它，除了间接地从其他事物中获得的東西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巧妙和专业的方式收集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通过理性和自然光来证明和得出结论。因此，关于以第三人称存在的圣灵，我不能像应该相信的那样理解，而是按照毕达哥拉斯的方式，按照所罗门所表现的方式，我把它理解为宇宙的灵魂，或者是附

属于宇宙的，正如所罗门的智慧所说：‘上帝的灵充满了整个大地，它包含了万物，’这一切都符合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文中解释的毕达哥拉斯学说：

Principio coelum ac terras camposque liquentes,  
Lucentemque globum Lunæ, Titaniaque astra  
Spiritus intus alit, totamque infusa per artus  
Mens agitat molem;

下面这几行。

“从这种被称为宇宙生命的精神中，我明白，在我的哲学中，它将生命和灵魂带给一切有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而且，我明白它们是不朽的，就它们的实体而言，他们是不朽的，除了分裂和聚合以外，没有别的死亡。传道书中似乎有这样的说法：‘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在的就是过去的。’”

此外，布鲁诺承认他无法理解神性中的三个人的教义，以及他对上帝在耶稣里化身的怀疑，但坚定地宣称他相信基督的奇迹。作为一个毕达哥拉斯式的哲学家，他怎么能怀疑他们呢？如果在宗教法庭的无情逼迫下，他也象伽利略一样，后来宣布放弃信仰，并向迫害他的教会人士求饶，我们必须记住，他说话的口气就象站在刑架和柴捆之间的人，当肉体因酷刑和监禁而衰弱时，人性并不总是英勇的。要不是伯蒂的权威著作适时地出现，我们会继续把布鲁诺尊为烈士，他的半身像理所当然地高高矗立在精确科学的万神殿里，由德雷柏手戴上桂冠。但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英雄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物质主义者，也不是实证主义者，而是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他教授上亚洲的哲学，并声称拥有德雷珀自己的学派所鄙视的魔法师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自从认为圣彼得的雕像被无礼的考古学家发现，只不过是朱庇特的国会大厦，和佛陀的身份与天主教圣约萨法令人满意地证明。

因此，当我们在历史档案中搜寻时，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牛顿的、笛卡尔的、赫胥黎的还是其他任何一种现代哲学的碎片，都不是从东方的矿坑中挖掘出来的。甚至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也在卡彼拉哲学的开放部分找到了原型，正如马克斯穆勒所言。是印度圣贤的启发，穿透了 Pragnâ Pâramitâ(完美智慧)的奥秘；他们的手曾摇过那个虚弱但吵闹的孩子的第一个祖先的摇篮，我们把这个孩子命名为现代科学。

#### 第四章

“我选择了爱默生的高尚部分，在多次觉醒之后，他惊喊道：‘我渴望真理。’真正有能力说出这句话的人，心中会感到真正英雄主义的喜悦。”

廷德尔

“有一个见证，就够了：

- 1.很多很有见识的目击者都认为自己看得很好。
- 2.神智健全的人，身心健全的人
- 3.公正无私的人。
- 4.他们一致同意。
- 5.他们庄严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 关于心理现象的理论

盖斯帕林伯爵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他与德·穆萨、德·米维尔和其他把所有精神现象都归咎于撒旦的狂热分子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结果写成了两卷一千五百多页的书，证明了结果，否定了原因，并运用超人的努力编造出各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真实的解释。

盖斯帕林先生在《辩论日报》上所作的严厉指责，全欧洲文明社会都读了。\*【\*Des Tables, 第一卷, 第 213 页】在这位先生详细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无数现象之后，这本杂志非常无礼地向法国当局提议，把那些读过法拉第发表的关于“精神幻觉”的精细化分析的人，被送进疯人院。“小心，”德盖斯帕林在回答中写道，“精确科学的代表们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审判官....事实胜于学术。被拒绝，被否认，被嘲笑，它们仍然是事实，而且确实存在。”+【+同上, 216】

## 德盖斯帕林的理论

在德盖斯帕林的大量著作中，可以找到他本人和图里教授所见证的下列对物理现象的肯定。

### THURY 理论

“实验人员经常看到桌腿被粘在地板上，可以说，尽管在场的人很兴奋，但他们拒绝被挪动。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看到桌子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悬浮在空中。他们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响亮而又轻柔的敲击声，前者威胁说因为他们的暴力要把桌子打碎，后者的敲击声很轻，几乎难以察觉....至于没有接触的悬浮，我们找到了容易生产它们的方法，并成功地....这样的悬浮不是孤立的结果。我们已经复制了三十多次。\*【\*Des Tables, 第一卷, 第 48 页】....有一天，桌子会转动，接连抬起它的腿，因为有一个八十七公斤重的人坐在桌子上，增加了桌子的重量;另一种情况下，它会保持不动，不动，尽管放在上面的人只有六十磅重。+【+同上, 第 24 页】....有一次，我们想让它倒过来，它就倒过来了，腿悬在空中，尽管我们的手指一次也没碰过它。”\*\*【\*\*同上, 第 35 页】

## DES MOUSSEaux、德米尔维尔的理论

“可以肯定的是，”德·米尔维尔评论道，“一个多次目睹过这种现象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位英国物理学家的精确分析的。”\*【\*德·米尔维尔, Des Esprits, 第 26 页】

自 1850 年以来，不妥协的罗马天主教徒 des Mousseaux 和德·米尔维尔出版了许多卷书，这些书的标题巧妙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它们暴露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恐慌，而且它们毫不费力地加以掩饰。如果有可能认为这种现象是假的，罗马教会就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压制它们。

双方都同意这些事实，撇开怀疑论者不谈，人们可以把自己分成两派:相信魔鬼直接代理的人，以及相信脱离肉体和其他灵魂的人。神学与科学之间的种种危险

的“冲突”，以及对科学的断然否认，比神学的神秘力量所带来的启示，更使那些最持怀疑态度的人大开眼界。罗马教会从来没有轻信或怯懦，这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此外，她从不为那些聪明的变戏法家操心，因为她知道他们只是变戏法的能手。罗伯特·胡丁、孔德、汉密尔顿和博斯科在他们的床上安然入睡，而她却在迫害像巴拉塞尔苏斯、卡格里奥斯特罗和梅斯梅尔这样的赫尔墨斯派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并通过杀死灵媒有效地阻止了所有真正的超自然现象的出现。

那些不相信个人魔鬼和教会教条的人，必须让神职人员足够精明，避免她一贯正确的名声受到损害，因为她要做出如此多的表现，如果这些表现是骗人的，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但最能证明这种力量存在的是罗伯特·胡丁自己，杂耍之王，被学院请为专家，见证魔术桌的神奇透视能力和偶尔的失误，他说：“我们杂耍者从不犯错，我的先见之明也从未让我失望。”

### 巴比内理论

博学的天文学家巴比内也不走运，他选择了著名的腹语家孔德作为专家，来驳斥直接说话和敲击声的现象。如果我们相信证人的话，孔德当着巴比内的面嘲笑他说这些饶舌乐是由“无意识的口技”产生的。后一种理论是“潜意识思考”的孪生姐妹，它让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脸红了。它的荒谬太明显了。

“关于超自然现象的问题，”盖斯帕林说，“中世纪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在我们可以轻视的范畴之内；它的宽度和宏伟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切都是极其严肃的，无论是罪恶还是治疗，迷信的复发，以及注定要战胜迷信的现实。”\*【\*《先锋建议》，第 12 和 16 页】

### HOUDIN 理论

此外，他还发表了以下决定性的意见，他是在各种表现的征服下得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近来，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实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要么自然科学的领域必须扩张，要么超自然的领域将会扩张到没有边界的地步。”\*【\*第一卷，第 244 页】

在众多来自天主教和新教的反对唯灵论的著作中，没有哪一本比德·米尔维尔和德·穆萨的著作产生的影响更骇人听闻：《19 世纪的魔法》——《恶魔的习俗和实践》——《魔法的高级现象》——《魔法的中介》——《灵魂及其表现》，等等。他们包括了魔鬼和他的小恶魔的传记，自中世纪以来，为善良的天主教徒的私人快乐而出现。

### MM.ROYER 和 JOBART DE LAMBALLE 的理论

根据作者的说法，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子和杀人犯”，也是精神现象的主要动力。几千年来，他一直是异教的领袖；正是他，再一次，受到异端、不忠和无神论的鼓舞，在我们这个世纪重新出现。法国文学院高声表示愤慨，德·盖斯帕林先生甚至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这是宣战，一个‘盾牌的竖起’”——他在他那本大部头的驳论书中写道。“德米尔维尔先生的作品是一份真正的宣言...我很高兴看到这是一个严格的个人意见的表达，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项工作

的成功，这些庄严的粘连，期刊和作家对其论文的忠实复制，他们之间建立的团结和整个天主教团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示一件作品，它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具有集体劳动的价值。事实上，我觉得我有责任履行....我觉得有必要把手套捡起来. . . .高举新教的旗帜，对抗奥斯特芒特的旗帜。”+【+第二卷，第 524 页】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医学人员充当希腊合唱队的一员，附和着对这些写鬼神论文章的人的各种规劝。《医学心理学年鉴》的作者。Brierre de Boismont 和 Cerise 发表了以下文章：除了这些对立党派的争论之外，在我们的国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敢以如此咄咄逼人的平静面对.....我们称之为常识的讽刺和蔑视；作者摆出一种姿态，厚颜无耻地站在学院成员面前，仿佛是在挑战和挑战，同时又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和耸肩.....向他们发表了他谦虚地称之为《魔鬼回忆录》的演说!“\*【\*《医学心理学年鉴》1854 年 1 月 1 日。】

这无疑是对院士们的一种侮辱;但自 1850 年以来，他们似乎注定要在骄傲中承受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想让四十个“神”注意到魔鬼的恶作剧！他们发誓要报仇，并且联合起来，提出一种甚至比德·米尔维尔的妖术还要荒谬的理论！Royer 博士和 joart de Lamballe 博士——以他们的方式都是名人——组成了一个联盟，并向研究所介绍了一位德国人，根据他的说法，这位德国人的聪明提供了解决两个半球所有问题的钥匙。“我们脸红了，”德·米尔维尔侯爵说，“我们脸红了，因为整个把戏仅仅是反复移动了腿上的一个肌肉筋。该系统在学院的全体会议上进行了很好的演示——而且是在现场.....对这次有趣的交流表示了学术上的感谢，几天后，一位医学院的教授向公众充分保证，科学家们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谜底终于揭开了!”+【+德·米尔维尔，“Des Esprits”，“Constitutionnel”，1854 年 6 月 16 日】

但是，这些科学的解释并没有阻止这一现象的发展，也没有阻止这两位写鬼神学的作家继续阐述他们严格正统的理论。穆萨否认教会与他的著作有任何关系，除了他的回忆录外，他还严肃地向学院发表了以下关于撒旦的有趣而深刻的哲学思想：“魔鬼是信仰的主要支柱。他是那些生活与教会密切相关的大人物之一。如果不是他的灵媒蛇口中得意洋洋地吐出的语言，人类的堕落是不会发生的。因此，如果没有他，那个救世主，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只不过是可笑的多余的人物，那个十字架就是对理智的侮辱!”\*【\*Chevalier des Mousseaux, Moeurs et Pratiques des Demons, p. x.】

请记住，这个作家只是教会忠实的回声，教会同样诅咒那些否认上帝和怀疑撒旦客观存在的人。但是马奎斯·德·米尔维尔把上帝与魔鬼的伙伴关系的观点带得更远。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正常的商业事务，在这种事务中，“沉默的高级合伙人”负责公司的活跃业务，而这些业务是由他的下级合伙人来处理的，而下级合伙人的大胆和勤勉使他从中获益。读了下面的文章，谁还会有其他的看法呢？“在 1853 年这一精神入侵的时刻，我们竟然敢于说出‘可怕的灾难’这个词。尽管如此，世界还是和平的，但历史在所有灾难时期都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症状，我们预感到戈尔雷斯这样描述的一种法律的悲惨后果：[卷五，第 356 页]‘这些神秘的幽灵总是表明上帝在人间的惩罚之手。’”\*【\*德·米尔维尔，《Des Esprits》，第 4 页】

这些神职人员和物质主义的科学院之间的游击战，充分证明了后者对于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根除盲目的狂热做得多么少。显然，科学既没有完全征服神学，也没有压制神学。只有在那一天，当她屈尊在精神现象中看到一些除了幻觉

和吹牛以外的东西时，她才会支配她。但她不彻底调查怎么能做到呢？让我们假设，在电磁学被公开承认之前，它的发现者、哥本哈根教授奥斯特曾患过一种我们称之为“心理恐惧症”(psychophobia)或“气恐惧症”(pneumophobia)。他注意到电流通过的导线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把磁针从它的自然位置转向与电流方向垂直的方向。再假设，教授听过许多迷信的人用那种磁化的针与看不见的智者交谈。他们用这种针的针尖来接收信号，甚至与他们进行正确的对话，因此，他突然对这种无知的信念产生了一种科学上的恐惧和厌恶，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这种针有任何关系。结果会怎样？电磁学可能到现在才被发现，因此我们的实验人员将成为主要的输家。

巴比内、罗耶和乔伯特·德·兰巴莱，这三位研究所的成员，在怀疑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之间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大多数人肯定没有获得任何荣誉。这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曾冒失地在这种现象的战场上冒险。他科学地解释了这些现象。但是，由于科学家们盲目相信，这种新的流行病经不起仔细的调查，也活不过一年，因此他更鲁莽地发表了两篇关于它们的文章。正如德·米尔维尔先生风趣地说的那样，如果这两篇文章在科学报刊上都没有什么成功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它们在日报上却一点也没有成功。

巴比内先生首先接受了家具的转动和运动这一先天事实，他说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旋转，”他说，“能够以一种相当大的能量表现出来，或者以非常快的速度，或者在需要停止时以一种强烈的阻力表现出来。”\*【\*同上，《两个世界的评论》，1854年1月15日，第108页】

下面是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解释。在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和谐地轻轻推动下，桌子开始从右向左摆动...在或多或少的耽搁之后，一种紧张的颤抖在手中建立起来，所有实验者的个人小冲动都变得和谐了，这时，桌子就开始运动了。”\*【\*这是法拉第理论的重复和变化】

他发现这很简单，因为“身体上所有的肌肉运动都是由第三阶杠杆决定的，其中支点非常接近力的作用点。”这，因此，交流了一个很大的速度，移动部分为非常小的距离，电机的力量必须运行...一些人惊讶地看到一张桌子受到几个善意的人的行动，公平地克服强大的障碍，甚至折断了它的腿，当突然停止；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小小的和谐行动的力量，那就很简单了...再说一遍，物理解释也不难。”\*【\*《两个世界的评论》，第410页。】

在本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个结果：一是现象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二是科学解释变得荒谬可笑。但是巴比内先生是可以受到一点嘲笑的；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他知道即使在太阳上也能找到黑点。

但是，有一件事巴比内一直坚决否认，那就是：家具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就能悬浮。德·米尔维尔发现他宣称这样的悬浮是不可能的：“简直不可能，”他说，“就像永动机一样不可能。”\*【\*《两个世界的评论》，1854年1月，第414页。】

## 双胞胎的“无意识大脑”和“无意识口技”

在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之后，谁还敢断言科学所说的“不可能”一词是绝对正确的呢？但桌子在跳了华尔兹舞、摆动和转动之后，开始倾斜和敲击。敲击有时就像手枪爆炸一样威力巨大。这的什么？听：“目击者和调查人员都是口技专家！”

德·米尔维尔提到了《世界报》，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是巴比内先生发明的，他自言自语，就像卡巴拉主义者的迦勒底人一样：“对于我们观察到的这些事实，

我们最后能说些什么呢?有这样的敲击产生吗?是的。这样的敲击能回答问题吗?是的。谁发出这些声音?灵媒。通过什么方式?用腹语师的普通声学方法。但是我们被赋予假设这些声音可能来自于脚趾和手指的断裂?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一直从同一个观点出发,而事实并非如此。”\*【\*《两个世界的评论》,1854年5月1日,第531页】

“现在,”德·米尔维尔问道,“我们该如何相信美国人,以及他们成千上万的灵媒,他们在数百万的目击者面前产生出同样的敲击?”当然是腹语术,”巴比内回答。“可是你怎么解释这种不可能的事呢?”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只听:“在美国的第一所房子里,要制造第一个表演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街头男孩敲着一个困惑的市民的们,也许是用一个连着绳子的铅球,如果威克曼先生(美国的第一个信仰者)(?)\*在他第三次观看时,没有听到街上的笑声,这是因为法国街头的阿拉伯人与英国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具有我们所说的一种悲喜,“gaité triste.”†【\*我们逐字翻译。我们怀疑威克曼先生是否是第一个调查员】【†巴比内,《两个世界的评论》,1854年5月1日,第511页】

德·米尔维尔在他著名的回答德·盖斯帕林、巴比内和其他科学家的攻击时这样说:“因此,根据我们伟大的物理学家的说法,桌子转动得非常快,非常有力,同样地抵抗,而且,正如德·盖斯帕林先生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漂浮起来。一个牧师说:‘凭一个人的三个字笔迹,我断定把他吊死了。’这句话反过来又使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至少,巴比内先生也象盖斯帕里先生那样小心谨慎,提出了某种未知的法则或力量。因为这光必遮满大地。”\*【\*德·米尔维尔,《Des Esprits》,第33页】

但正是在这些包含“事实和物理理论”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了巴比内作为唯心论领域的专家研究者的一致性和逻辑性的极致。

我们可以看出,米尔维尔先生在叙述西德维尔长老会所表现出来的奇迹时,对某些事实的奇妙之处感到十分惊奇。尽管经过验尸和地方官的鉴定,它们的性质是那么神奇,连那个讲鬼神的作者自己也不得不逃避出版它们的责任。

这些事实如下:“在巫师预言的准确时刻”——复仇的情况——“在长老会的一个烟囱上听到了一声猛烈的雷声,接着,液体以一种可怕的声音从通道里倾泻下来,把正在炉火旁取暖的信徒和怀疑论者都打倒在地;他把屋子里挤满了奇形怪状的动物,又回到烟囱里,又爬上去,发出同样可怕的声音,然后就消失了。”“因为,”德·米尔维尔补充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太多的事实,所以在这一新的暴行面前我们退缩了。”§【§注释,《Des Esprits》,第38页】

但是,巴比内同他那些博学的同事们一样,曾经拿这两位作家的鬼神学问题开过玩笑,并且决心要证明这类故事都是荒谬的,他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来否定上面提到的西德维尔现象。我们请巴比内先生发言。

他在1852年7月5日向科学院提出的下列情形,我们可以在《Œuvres de F. Arago》第一卷第52页中,不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仅仅作为球形闪电的一个例子。我们一字不漏地提供。

“一声霹雳之后,”巴比内先生说,“紧接着又来了一个住在圣雅克街的裁缝学徒,他刚吃完饭,就看见关上壁炉的纸幕掉了下来,好像被一阵微风吹走了似的。紧接着,他看见一个孩子头那么大的火球悄悄地从炉栅里出来,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没有碰到地板上的砖块。这个火球的外形是一只小猫,中等大小……不用爪子就能自己移动。壁炉里的火球并不火热,也没有火红,而是闪闪发光,而裁缝

却感觉不到温暖。这个球形物体向他的脚走来，象一只小猫，要在他的腿上玩耍和摩擦，这是这些动物的习惯；但是学徒把他的脚缩回去，非常小心地移动，避免与流星接触。小裁缝在那里站了几秒钟，来回走动，裁缝好奇地看了看，弯下腰去。火球朝着相反的方向跑了几趟，但还没有离开房间的中央，它就把自己垂直地抬高到那个人的头的高度，那个人为了不碰到他的脸，便向后倒在椅子上。在离地板大约一码远的地方，火球稍稍拉长了一点，斜向壁炉上方墙上的一个洞，离壁炉架大约有一米高。”这个洞是冬天用来放炉子烟斗的。但是，根据裁缝的表情，“雷声看不见它，因为它像其他的墙一样被糊住了。火球直接飞向那个洞，在没有损坏纸的情况下把纸拆开，然后再爬上烟囱……当它到达顶部时，它走得非常慢……离地面至少六十英尺高……它发出一声可怕的爆炸声，部分地炸毁了烟囱……”等等。

“看来，”米尔维尔在他的评论中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对雷纳尔说过的话用在巴比内先生身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并不是因为你缺乏信仰。’”\*

【\*德·米尔维尔，《物理事实与理论》，第 46 页】

巴比内先生坚持把这种现象叫做大气现象，他竟如此轻信，这使信徒们感到奇怪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博丁医生在他刚刚出版的一部关于闪电的著作中非常严肃地提到了这一点。“如果这些细节是准确的，”医生说，“就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因为它们被 MM. 巴比内和阿拉戈承认了，那么这种现象似乎很难保留它的球形闪电的名称。然而，如果其他人能够解释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们去解释，一个火球的本质是不散发热量，外表像一只猫，在房间里慢慢踱步，它找到了逃脱的方法，从烟囱穿过墙上的一个孔，用一张纸盖住，它解开而不损坏！”\*【\*参见专论，“从法律医学和公共卫生史的观点考虑的闪电”，作者 M. Boudin, Boule 军事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

“我们和博学的医生意见相同，”侯爵补充说，“关于精确定义的困难，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将来不能把闪电变成狗、猴子的形状，等等，等等。我们一想到有一整个气象动物园，由于雷声的作用，它们可能会来到我们的房间里，随心所欲地溜达，就会不寒而栗。”

德·盖斯帕林在他的巨量反驳书中说：“在证言的问题上，当我们跨越超自然的边界时，确定性必须绝对停止。”+【+德·盖斯帕林，第一卷，288 页】

由于分界没有足够的固定和确定，哪一个对手最适合自己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这两者中哪一个更有资格成为公共仲裁者？它是迷信派吗？它的证词有成千上万人的证据支持？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挤满了这个国家，在那里，每天都能看到西德维尔前所未有的奇迹，现在在无数的精神现象中几乎被遗忘了；我们是应该相信它们呢，还是应该向以巴比内为代表的科学屈服呢？巴比内根据一个人（裁缝）的证词，接受了火球或大气现象的显现，并宣称它将在自然现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克鲁克斯先生在 1871 年 10 月 1 日发表在《科学季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德盖斯帕林和他的著作《科学与唯心论》。他说，“作者最终得出结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不需要奇迹的假设，也不需要神灵和恶魔的影响的干预！盖斯帕林认为他的实验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意志，在有机体的某些状态下，可以在一定距离内对惰性物质起作用，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确定这种行为表现的规律和条件。”\*【\*克鲁克斯，《物理力量》，第 26 页】

精确地；但是盖斯帕林的著作却提出了无数的回答、辩护和回忆录，而他自己的著作则表明，由于他是个新教徒，在宗教狂热方面，他同德·Mousseaux 和德·米

尔维尔一样是靠不住的。前者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而后者是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此外，德·盖斯帕林的话本身就暴露了派别精神：“我觉得我有责任履行……我高举新教的旗帜，对抗奥古斯丁的旗帜！”等。\*【\*德盖斯帕林，《科学与精神》，第一卷，第 313 页】在所谓的精神现象的本质这类问题上，除了冷酷无偏见的证人和科学的无私证词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信赖。真理只有一个，而群是宗教派别的名词；每一个都声称自己发现了纯粹的真理；因为“魔鬼是(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支柱”，所以所有的超自然主义和奇迹，在德盖斯帕林看来，“随着使徒的身份”而停止。

但是克鲁克斯先生提到了另一位著名学者，日内瓦的自然历史教授图里，他和盖斯帕林是瓦利尔现象的兄弟调查员。这位教授直截了当地反驳了他同事的主张。“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条件，”盖斯帕林说，“是实验者的意志；没有意志，什么也得不到；你可以连续 24 小时形成链条(圆圈)，而不会得到任何运动。”+【+同上，第一卷，第 313 页。】

以上所证明的只是德盖斯帕林对于纯粹的磁性现象和所谓的精神现象，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磁性现象是由那些甚至可能没有一个灵媒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所产生的。前者几乎可以由每一个意志坚定而坚定的人有意识地产生，而后者往往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压制敏感的人，并总是独立行事。催眠师想要做一件事，如果他足够强大，那件事就会完成。灵媒，即使他有一个诚实的目标去达成，可能会一事无成；他越少行使他的意志，这种现象就越好：他越感到焦虑，他就越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催眠需要一个积极的本性，作为一个灵媒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这是唯心论的字母表，任何灵媒都不知道它。

我们已经说过，图里的观点与盖斯帕林的意志力理论完全不一致。他在一封应伯爵要求修改他的论文的最后一篇文章的信中，用了许多清清楚楚的话来说明这一点。由于图里的书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翻译这封信，因为它是在德·米尔维尔的辩护摘要中找到的。图里的这篇文章震惊了他的宗教朋友，它涉及到存在和干预那些“人和动物以外的意志”表现的可能性。

“先生，我觉得你对这篇论文文章最后几页的观察是正确的：它们可能会引起一般科学家对我的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的决心似乎对你影响如此之大，我更感到遗憾；然而，我坚持我的决心，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责任，逃避将是一种叛逆。“如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唯灵论中有一些真理的话，那么我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就不应该说，相信精神干预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它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因为这是摘要，以及我过去几页的论文论点)，如果我不向那些读过我的作品后会倾向于实验这些现象的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会冒险把这些人引诱到一条许多问题都非常模棱两可的道路上。

“不离开我所认为的科学领域，我将尽到我的职责，为了我自己的荣誉而毫不犹豫，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最大的丑闻就在那里’，我不愿承担这一耻辱。此外，我坚持认为‘这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科学’。如果我现在要支持脱离肉体的灵魂干预的理论，我将没有力量支持它，因为已知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这种假设。事实上，在我所处的位置上，我觉得我比谁都强。不管愿意不愿意，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通过经验和自身的错误来学习，对那些他们还没有充分研究过的事物暂停他们的判断。你在这个方向上给他们的教训是不能丢失的。日内瓦，1854 年 12 月 21 日。”

让我们分析一下上面这封信，试着找出作者对这支新生力量的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这支新生力量有什么看法。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图里教授，一位

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承认，甚至科学地证明了各种现象的发生。像克鲁克斯先生一样，他不相信它们是由灵魂或在地球上生活和死亡的脱离肉体的人的干预产生的；因为他在信中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个理论。他当然不再相信天主教的魔鬼或恶魔，因为德·米尔维尔引用这封信作为反对德·盖斯帕林的自然主义理论的有力证据，一旦想到上面这句话，就急忙用一个脚注来强调它，它是这样写的：“在 Valleyres——也许，但是其他任何地方！”\*【\*当然，德·米尔维尔在这里提出了魔鬼理论】他表现出一种急切的想法，即教授说的只是瓦莱里斯的表现，但他否认这些表现是由恶魔创造的。

德·盖斯帕林所犯的矛盾，我们很遗憾地说，他所犯的荒谬，是无数的。在尖锐地批评博学的法拉第认证的自命不凡之人时，他把那些他认为是神奇的事物归于完美的自然。“如果，”他说，“我们不得不处理这样的现象(被伟大的物理学家目睹和解释(?))，我们不妨保持沉默；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我要问，这些证明无意识压力可以解释一切的仪器，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它解释了一切，而且桌子抵制压力和指导！它解释了一切，而一件谁也没有碰过的家具，是由指向它的手指所决定的。它浮在空中(没有接触)，它把自己颠倒过来！”\*【\*《Des Tables》，第一卷，第 213 页】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自己去解释这些现象。“你说，人们会宣扬奇迹——魔法！每一个新的法律在他们看来都是奇迹。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的任务是安抚那些惊慌的人们。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根本没有跨越自然法的边界。”\*【\*第一卷，第 217 页】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但是，科学家们能断言他们拥有开启这一法律的钥匙吗？盖斯帕林先生认为他见过。让我们看看。“我不想冒险解释任何事情；这不关我的事。(?)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实简单的事实，维护科学想要掩盖的真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要向那些把我们当作光照派或巫师的人指出，我们所讨论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符合一般科学规律的解释。

“假设有一种液体，从实验者身上散发出来，主要是从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假设意志决定了液体的方向，你很容易理解随着意志的每一个动作，多余的液体被喷射到桌子的其中一条腿的旋转和悬浮。假设杯子导致液体溢出，你就会明白放在桌子上的玻璃杯如何打断它的旋转，而平底玻璃杯，放在它的一边，会导致液体在另一边的积聚，结果，液体就被提起来了！”

## 克鲁克斯理论

如果每个实验者都是聪明的催眠师，那么除去某些重要细节的解释可能是可以接受的。路易-菲力浦的博学大臣说，人的意志对无生命的物质的力量到此为止了。但是桌子上展示的智慧呢？他对通过这个表格获得的问题的答案作了什么解释？这些答案不可能是在场的人的“大脑的反应”(德·盖斯帕林最喜欢的理论之一)，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与这张美妙的桌子所给出的自由主义哲学完全相反。他对此保持沉默。除了灵魂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人类的，撒旦的，还是元素的。

因此，“思想的同时集中”和“流体的积聚”，并不比其他科学家的“无意识的思考”和“灵力”更好。我们必须再试一次；我们可以预见，一千零一种科学理论将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除非他们承认这种力量，恰恰相反，它并不是一种循环积累的意志的投射，而是一种异常的、陌生的、超智慧的力量。

图里教授否认人类灵魂死亡的理论，拒绝基督教的魔鬼学说，并表明自己不愿意

宣布支持克鲁克斯的理论(第六章),他在信中说,隐士和古代神学家采用的是“最谨慎的,让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强大。”此外,他很少接受德·盖斯帕林的“无意识意志力”假说。这是他在作品中所说的:

“对于被宣布的现象,例如没有接触的悬浮,以及家具被看不见的手移动——无法证明它们的不可能性,这是先天的,没有人有权将证实它们发生的严重证据视为荒谬”(第9页)。

对于盖斯帕林先生提出的理论,图里的评价是非常严厉的。“虽然承认在瓦莱勒的实验中,”德·米尔维尔说,“力量的地位可能是在个人身上——我们说它同时是内在的和外在的——意志可能是一般必要的”(第20页),他重复了他在前言中所说的话,即:“M.德·盖斯帕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粗略的事实,并对其价值进行了解释。向他们呼气,之后就不会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了。不,他的解释很少,如果有的话。至于事实,它们从今以后被证明”(第10页)。

正如克鲁克斯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图里教授反驳了“所有这些解释,并认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流体或媒介,以一种类似于科学家们的以太的方式蔓延,所产生的效果,所有的物质,神经的、有机的或无机的,他称之为精神。他对这种状态、形式或物质的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 *ectenic* 力这个术语.....因为当心灵通过心理的影响在远处活动时所产生的力量。”\*【克鲁克斯,《灵力》,第一部分,26页27。】

克鲁克斯进一步评论说,“图里教授的 *ectenic* 力和他自己的‘灵力’显然是等价的。”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两种力是相同的,而且,正如炼金术士和伊利法·利瓦伊在他的《高级魔法师的道格与里图尔》中所解释的那样,星光或恒星的光;在 *AKASA* 或生命法则的名义下,这种无处不在的力量在几千年前就为所有国家的密修者、印度教术士和能手所熟知;而且,它仍然为他们所知,并且目前被西藏的喇嘛、苦行者、各民族的巫师使用,甚至被许多印度教的“杂耍者”使用。

在许多情况下,催眠是人为诱导的,也很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是主体的“精神”在操作者意志的引导下行动。但是,如果灵媒仍然是有意识的,并且出现了暗示着一种直接智能的心理-生理现象,那么,除非他被承认是一个“魔法师”,并且可以投射出他的替身,否则,身体的疲惫仅仅意味着神经衰弱。他是无形实体控制神秘力量的被动工具的证据,似乎是确凿的。即使图里的异象和克鲁克斯的灵力本质上是相同的推导,各自的发现者似乎在这种力量的性质和效力上有很大的不同;图里教授坦率地承认,这些现象往往是由“非人类的意志”产生的,因此,当然,他对克鲁克斯先生的第6号理论给予了有保留的支持,后者承认了这些现象的真实性,但迄今为止,对于它们的原因还没有明确的意见。因此,我们发现,无论是在1854年同盖斯帕林一起研究这些现象的图里先生,还是在1874年承认这些现象不可否认的真实性的克鲁克斯先生,都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他们都是化学家、物理学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两人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除了这两位科学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科学家,虽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无法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因此,二十年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在解开这个谜上迈出一步,这个谜就像童话故事中魔法城堡的墙壁一样坚不可摧。

如果推测我们的现代科学家已经得到了法语中的“*un cercle vicieux*(恶性循环)”,会不会太无礼了?他们的物质主义的重量,以及他们所称的精确科学的不足,使他们无法有形地向他们证明精神宇宙的存在,那里的人和居民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多,他们注定永远在这个圈子里蠕动,是不愿意,而不是不能穿透它那迷人的

光环，探索它的长度和宽度？正是偏见使他们不愿与公认的事实妥协，不愿与像杜·波特和雷加佐尼这样的磁石大师和催眠大师结盟。

“那么，从死亡中产生了什么呢？”苏格拉底问赛贝斯。“生活，”对方回答。\*.....“灵魂既然是不朽的，还能是其他什么东西吗？”+勒孔特教授说：“种子只有部分被消耗掉，才能发育。”圣保罗说：“除非死亡，否则它不会加速。”【\*柏拉图，《Phædo》，§44】【+如上。§128】

一朵花盛开；然后枯萎和死亡。它所留下的香气，虽然它那娇嫩的花瓣已化为一粒尘埃，却还存留在空气里。我们的物质感官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但它仍然存在。在乐器上敲击一个音符，最微弱的声音都会产生永恒的回声。在无边无际的空间海洋中，无形的波浪会产生一种扰动，这种振动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它的能量一旦被从物质世界带到非物质世界，就会永远存在。而人类，我们被要求相信，人类，这个活着的，有思想的，有推理能力的实体，我们自然的最高杰作的内在神性，将从他的棺材里出来，不复存在！难道连存在于所谓无机物，存在于浮动的原子的连续性原则，也不存在于以意识、记忆、心灵、爱为属性的精神吗？真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我们想得越多，学得越多，对我们来说，要解释科学家的无神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不了解自然规律的人，一个不懂化学或物理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的无知而被引向物质主义，这是致命的；他不能理解精确科学的哲学，也不能从可见的事物到不可见的事物进行类比推理。一个天生的玄学家，一个无知的梦想家，可能会突然醒来，对自己说：“我梦见了它；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想象；这都是幻觉。”等等。但是，对于一个了解宇宙能量特性的科学家来说，要坚持认为生命只是一种物质现象，一种能量，这就等于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分析和正确理解甚至那物质的始末。

对人类灵魂不朽的真诚怀疑是一种弊病；一种生理上的大脑畸形，在每个时代都存在。就像有些出生的婴儿头上有一层膜一样，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小时都无法摆脱那种明显包裹着他们精神器官的膜。但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使他们拒绝精神和魔法现象的可能性。这种感觉的真正名称是——虚荣心。“我们既不能产生它，也不能解释它——因此，它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们的无可辩驳的论点。大约三十年前，E. Salverte 的作品《魔法哲学》震惊了“轻信者”的世界。这本书声称揭开了圣经的全部奇迹以及那些异教徒的圣所。它的梗概是这样的：长时间的观察；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伟大知识（在那个无知的年代）；欺骗；戏法；光学；千变万化的；夸张。最终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巫师、先知、魔法师、流氓和无赖；世界上其他的人，傻瓜。

在许多其他确凿的证据中，读者可以发现他提供了以下的内容：“Iamblicus 热情的门徒肯定，当他祈祷时，他被提升到离地十腕尺的高度；虽然基督教徒很简单地把类似的奇迹归功于圣克莱尔和圣方济各。”\*【\*《魔术哲学》，英文译本，第47页】

数百名旅行者声称看到过苦行僧产生同样的现象，他们都被认为是骗子或幻觉。但就在昨天，同样的现象被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目睹并认可；它是在测试条件下生产的；被克鲁克斯先生宣称是真实的，不可能是幻觉或诡计。在此之前，有许多人曾证明过这事，也有许多见证人作过见证，只是现在这些见证人无一例外地不被人相信。

法拉第理论

愿你的科学灰烬安息吧，啊，易轻信的尤苏比·萨维尔特！谁知道，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大众的智慧会发明出一句新的谚语：“像科学家一样难以置信地轻信。”为什么它看起来如此不可能，当灵魂从它的身体中分离出来时，它可能有能力使某种消失的形式变得有活力，这些形式是由神奇的“精神的”或“ectenic”或“以太的”力量创造出来的，在那些用自己身体的升华物质来提供它的单一元素的帮助下？唯一的困难是，要认识到周围的空间不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而是一个蓄水池，里面装满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事物的模型；还有无数不同于我们的种族。表面上超自然的事实——超自然是因为它们公开地与已证明的万有引力定律相抵触，就像上面提到的悬浮的例子一样——被许多科学家所承认。每一个敢于进行彻底调查的人都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科学的一些最高代表人物试图用以已知的这些力的规律为基础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未能成功，他们才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

在他的概述中，德·米尔维尔描述了这些唯心论对手的论证，包括五个悖论，他称之为干扰。

第一个干扰：法拉第，他解释了桌子现象，桌子推你，“由于阻力把它推回去。”第二个干扰的是巴比内，他解释了所有的交流（通过说唱），正如他所说，“在善意和完美的责任心，在任何方面和意义上都是正确的——通过腹语术，”这种能力的使用意味着需要——不诚实。

#### CHEVREUIL 理论

第三个干扰：chevreuil 博士，解释了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移动家具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的初步获得。

第四个干扰：法国学会及其成员，他们同意接受奇迹，条件是奇迹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所熟悉的自然法则相抵触。

第五个干扰：盖斯帕林先生，他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现象，这是人人都反对的，因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现象。\*【\*德·米尔维尔，《Des Esprits》，第 159 页】当世界知名的伟大科学家沉迷于这些荒诞的理论时，一些不太知名的神经学家却从癫痫引起的异常恶臭中找到了各种神秘现象的解释。+【+参见 F. Gerry Fairfield 的《灵媒十年》，纽约，1875 年。】另一种观点认为，用阿苏提达和氩\*\*来对待灵媒——我们也可以推断，诗人也是如此——并宣称每一个精神表现的信徒都是疯子和幻觉的神秘主义者。【\*\*马文，《关于 Mediomania 的演讲》。】

#### 1876 年的门捷列夫委员会

对于后者的讲师和职业病理学家，我们向他推荐了在《新约》中可以找到的一条明智的建议：“医生，治疗你自己吧。”真的，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指责世界各地的四亿四千六百万人精神错乱，他们相信灵魂可以与自己交流！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不能不对这些人的荒谬的自以为是感到惊奇，他们声称根据学问的权威，他们是科学的最高祭司，却把一种他们一无所知的现象加以分类。可以肯定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如果被蒙蔽了，至少应该得到与马铃薯虫或蚱蜢同样多的关注！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什么？美国国会应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要求，为国家昆虫委员会的组织制定法规；化学家们正忙着煮青蛙和虫子；

地质学家娱乐他们的休闲方式是对甲壳纲动物进行骨学调查，并讨论不同种类的 *dinichtys* 的牙齿学；昆虫学家们忍受着他们对蝗虫的热情，直到他们吃完煮的、炸的和汤里的蚱蜢。+【+《科学美国人》，纽约，1875年】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要么在“疯狂的错觉”的迷宫中迷失了自己，根据一些学识渊博的百科主义者的观点，要么在身体上死于“神经紊乱”，这是由灵媒素质带来或带来的。曾经，人们有理由希望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承担起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和公正研究的任务。圣彼得堡帝国大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伟大的物理学家门捷列夫教授领导。广告上列出了一系列的四十场降神会来测试灵媒，并且邀请了所有这个班的人来俄罗斯首都接受测试。他们通常是拒绝的——毫无疑问，他们预见到了为他们设下的圈套。在8次会议之后，在一个肤浅的借口下，正当示威活动变得有趣时，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预判，并公布了一项与“灵媒主义”主张相反的决定。他们没有追求有尊严的、科学的方法，而是设置间谍从钥匙孔里窥视。门捷列夫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唯心论，或任何对我们灵魂的信仰？永生是迷信、妄想和欺诈的混合体；此外，我们必须假设，每一种这种性质的“表现”——包括读心术、恍惚和其他心理现象——都可能是，也都是通过隐藏在灵媒外衣下的巧妙仪器和机器产生的！

在这样一次公开的无知和偏见的表现之后，圣彼得堡大学化学教授巴特勒洛夫先生和被邀请担任灵媒委员会委员的圣彼得堡州参事阿克萨科夫先生非常反感，他们退出了。他们在俄国报纸上发表了他们的抗议，得到了大多数新闻界的支持，他们对门捷列夫和他那多管闲事的委员会的讽刺也毫不留情。在那个案件中，公众的行为是公正的。在这场名副其实的抗议活动上，有一百三十个人签名，他们都是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许多人根本不是什么唯灵论家，而只是调查人员。

这样一种程序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唯灵论的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私人圈子遍布整个帝国；一些最开明的期刊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正在被组织起来，以完成这个被打断的任务。

但是现在，作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有一个比以往更好的借口，那就是伦敦的兰克斯特教授所著的“斯莱德”的伪揭露。的确，根据一位科学家和他的朋友的证据，——兰克斯特和唐金先生——被告反对华莱士、克鲁克斯和其他许多人的证词，这些证词完全使仅仅基于旁证和偏见的指控无效。正如《伦敦观察家》很有针对性地观察到的那样：

“这纯粹是一种迷信，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认为我们对自然规律如此熟悉，以至于即使仔细审查事实，并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证实，应该被视为完全不值得信任而弃之一旁，只是因为它们乍一看似乎不符合我们已经知道得最清楚的东西。假设，就像 Lankester 教授似乎做的那样，因为在这些事实中发现了大量的欺诈和轻信——毫无疑问，这与所有的神经疾病有关——欺诈和轻信将会解释所有准确和认真的观察者的仔细证实的陈述，将会锯断知识树的每一根枝杈，而这棵枝杈正是归纳科学所必需的，并将整个结构推倒在地。”

但这一切对科学家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他们的说法，迷信的洪流在其汹涌的过程中席卷了数百万聪明的知识分子，但它无法到达他们那里。被称为唯心论的现代洪流无法影响他们坚强的心灵；而泥泞的洪水波浪必须在不弄湿他们的靴子底的情况下发泄他们的狂怒。当然，这一定是造物主传统上的固执，阻止他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奇迹在盲目的科学家中是多么的渺茫。到这个时候，他应该知道并注意到很久以前他们决定在他们的大学和学院的门廊上写：

科学命令上帝不要在这个地方制造奇迹！\*

【\* “De par le Roi, defense a Dieu, De faire miracle, en ces lieux.” 这是在詹森主义者的奇迹和他们被法国警察禁止的时候，人们在公墓的墙上发现的讽刺。】

异教徒的唯灵论者和正统的罗马天主教徒今年似乎联合起来，反对物质论的反传统主张。近来怀疑主义的增长和轻信的增长一样。《圣经》中“神圣”奇迹的捍卫者与赞美者的灵媒现象相抗衡，中世纪在 19 世纪复兴。我们又一次看到圣母玛利亚恢复了她与教会忠实信徒的书信往来；当“天使朋友”通过他们的灵媒潦草地给唯心论者传递信息时，“上帝之母”则直接从天堂向地球投递信件。圣母院的圣母院已经变成了一个“物化”的灵性橱柜，而美国流行灵媒的橱柜则被改造成了神圣的神龛，穆罕默德、波尔克主教、圣女贞德和其他来自“黑暗之河”的贵族灵魂在这里“物化”，在完全的光明中。如果圣母玛利亚每天都以人形在卢尔德附近的树林里散步，为什么伊斯兰教的使徒和路易斯安那州已故的主教不能呢？要么这两种“奇迹”都是可能的，要么这两种表现，“神圣的”和“灵性的”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只有时间会证明这一点；但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拒绝出借她的神灯来照亮这些秘密，普通人必须走在他们是否陷入困境。

最近在卢尔德发生的“奇迹”在伦敦的报纸上遭到了不友好的讨论，卡佩尔牧师向《泰晤士报》传达了罗马教会以下的观点：

“至于那些奇迹般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建议你的读者去读一本书《洛德斯的洞》，这本书冷静而明智，作者是多兹博士，一位著名的执业医师，地区流行病检查员，法院的医疗助理。他在书中列举了许多奇迹般的治疗方法，他说他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写道：‘我宣布这些在卢尔德圣所通过喷泉的水施行的疗法，已经在善良的人们眼中确立了他们的超自然特性。我得承认，如果没有这些疗法，我的心，不太愿意听任何奇迹般的解释，即使这个从许多角度看都很了不起的事实(离奇出现的东西)，也会难以接受。但是，我经常亲眼目睹的治疗方法，使我心中有了一种光明，使我不能忽视伯纳黛特去岩洞的重要性，以及她所偏爱的幽灵的真实性。’一位杰出的医生的证词，他从一开始就仔细观察了伯纳黛特，以及格罗托神奇的治疗方法，至少值得尊敬的考虑。我可以补充说，大量的人来到岩洞忏悔他们的罪行，增加他们的虔诚，为他们国家的再生祈祷，公开宣称他们对上帝之子和他的无玷圣母的信仰。许多人是来治病的；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几个人已经出院回家了。就像你的文章一样，指责那些也使用比利牛斯山的水的人不相信宗教，就像指责那些因忽视医疗援助而对特殊的人施以惩罚的地方官不相信宗教一样合情合理。健康使我不得不在波度过 1860 年到 1867 年的冬天。这使我有机会对卢尔德的幽灵作最详细的调查。在对伯纳黛特和一些奇迹进行了频繁而冗长的考察之后，我确信，如果事实是通过人的见证来接受的，那么卢尔德的幽灵就应该把每一种说法都当作不可否认的事实来接受。然而，它不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任何天主教徒都可以接受或拒绝它，而不会受到丝毫的赞扬或谴责。”

让读者观察一下我们用斜体标出的句子。这清楚地表明，天主教会，尽管她一贯正确，尽管她与天国签订了慷慨的邮资协定，甚至满足于接受在人类见证下的神圣奇迹的有效性。现在，当我们转向赫胥黎先生最近在纽约关于进化论的演讲的报告时，我们发现他说，“我们依赖于人类历史的证据来为过去的行为提供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在一次生物学讲座中，他说：“.....每一个心中关心真理的人，都必须真诚地希望能够提出每一个有根据的、公正的批评；但这是必要的.....评论家应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句格言的作者在谈到心理学主题时应该回想起来。

加上他上述的观点，谁能要求一个更好的平台来会见他呢？

## 灵魂失明

这里我们有一个有代表性的物质主义者，和一个有代表性的天主教高级教士，阐述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即人类证据的充分性证明了事实，这符合每个人的偏见。在此之后，无论是神秘学的学生，还是唯灵论的学者，都需要为他们长期坚持的论点寻找支持，古代和现代巫师的心理现象被大量的人类证据证明，必须被接受为事实吗？教会和学院已经向人类证据法庭提出上诉，他们不能否认其他人类享有平等的特权。最近在伦敦发生的关于灵媒现象的骚动的成果之一，是世俗新闻方面一些明显的自由主义观点的表达。“无论如何，我们赞成在宽容的信仰中承认唯心论的地位，并对此置之不理。”1876年，《伦敦每日新闻》写道，“它有许多崇拜者，他们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聪明，对他们来说，试图说服他们的证据中任何明显和易觉察的缺陷，在很久以前就一定明显和易觉察的。世界上有一些最聪明的人相信鬼魂的存在，即使接连有六个人被判用假妖怪吓唬人，他们也会继续相信。”

这在世界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看不见的世界不得与盲目的撒都该人的物质主义怀疑论作斗争。柏拉图谴责这种不信仰，并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这种有害的倾向。

印度教哲学家卡彼拉，早在基督诞生几个世纪前就对神秘的瑜伽修行者的主张提出异议，在狂喜中，一个人有与神面对面交谈的能力，甚至可以与“最高”的存在交谈。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学派对别人认为神圣的事物都一笑置之，但每个时代都有不相信的托马斯。他们曾经成功地阻止过真理的发展吗？就像那些坐在伽利略面前对他评头论脚的无知的偏执狂一样，没有人能阻止地球自转的进程。对于人类从人的第一个种族继承下来的信仰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没有任何暴露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如果我们能像相信肉体人的进化一样相信精神人的进化——他们的祖先，他们父辈的神口中说出了伟大的真理，“在洪水的另一边。”《圣经》同印度教圣书的传说和其他国家的宇宙起源论的同一性，在将来的某一天必须加以证明。神话时代的寓言将会发现并寓言化了地质学和人类学最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些表达荒谬的寓言中，科学将不得不寻找她的“缺失的环节”。

否则，在彼此相隔如此之远的国家和民族各自的历史上，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巧合”呢？原始概念的同一性，即神话和传说，虽然现在被称为神话和传说，却包含着历史事实的核心，包含着一种被大众粉饰的外壳盖满了的真理，但仍然是真理，从何而来呢？只比较《创世纪》第6章的这一节：“人在地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他们选择谁就娶谁为妻...那时地球上有巨人。”等等，在《吠陀经》中，印度宇宙演化论的这一部分，讲的是婆罗门的后裔。第一个婆罗门抱怨说，他在所有的兄弟中孑然一身，没有妻子。尽管永恒的建议他把他的日子完全投入到神圣知识(吠陀)的研究，人类的长子坚持。在这种忘恩负义的激怒下，永恒之神赐给婆罗门一个丹特族(或称巨人)的妻子，所有婆罗门都是从丹特族的母性下而来的。因此，整个印度教的祭司阶层，一方面，从优越的灵魂(上帝的儿子)，和丹坦尼，一个地球巨人的女儿，原始人。\*

【\*Polier,《印度河的神话》。】“于是她们给他们生了孩子；这人是古时的勇士；有声望的人。”+【+创世纪 vi.4】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宇宙演化学说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埃达》中，第一个

名叫伯的人的三个告密者(哈尔, Jafuhar 和 Tredi)之一哈尔给了冈勒一份描述,“博尔的父亲,他娶了拜斯拉为妻,拜斯拉是原始巨人部族的巨人博尔塔拉的女儿。”完整而有趣的叙述可以在《埃达散文》4-8 节中找到在马莱特的《北方古物》。\*

【\*马莱特,《北方古物》 Bohn 版,第 401-405 页】

希腊关于泰坦的寓言也是基于同样的基础;并且可能在墨西哥人的传说中找到——Popol-Vuh 的四个连续的种族。它构成了人类被视为一种心理现象,在错综复杂和似乎无法解脱的绞索中可以找到的许多目的之一。否则,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是无法解释的。如果说它在无数的时代中,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就凭空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但是,仅仅作为一种空洞的幻想,就会象神学教义所说的宇宙是凭空产生的一样荒谬。

现在要对一个在正午时分才显现出来的证据提出异议,已经太晚了。自由派的、基督教的报纸以及最先进的科学权威机构,都开始一致抗议一知半解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的偏见。《基督教世界》,一家宗教报纸,加入了不相信的伦敦媒体的声音。

下面就是这种常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一种灵媒,”它说\*【\*在 1859 年的《季刊评论》中,格雷厄姆对许多如今荒芜的东方城市作了奇怪的描述,在其中石门的尺寸非常巨大,往往与建筑本身显得不成比例,并说这些住宅和门都给人一种古代巨人的印象。】，“能够如此确凿地证明它是一个冒名顶替者,我们仍然反对科学领域的权威人士对巴雷特先生在英国协会之前于他的论文中所注释的那些问题进行仔细研究时,对这些问题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唯灵论家已经犯了许多荒谬的错误,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所求助的现象是不值得研究的。他们可能是蛊惑人的,或千里眼的,或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让我们的智者来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不要怠慢我们,就像无知的人经常怠慢爱问问题的年轻人一样,用一句简单却不令人满意的格言‘小孩子不应该问问题。’”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科学家们不再有权利用弥尔顿的诗句来形容的时候了:“啊,你作为真理的见证,忍受了全世界的责难!”令人悲哀的堕落,让人想起 180 年前亨利·莫尔医生提到的“医学博士”的惊呼,他在听到关于泰德沃斯的鼓手和安·沃克的故事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一直在错误的盒子里,必须重新开始我的描述。”\*【\*莫尔博士,《致格兰维尔的信》的作者】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尽管赫胥黎支持“人的见证”的价值,甚至亨利·莫尔博士也变成了“一个狂热者和一个梦想家,这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伪君子的疯子。”\*【\*《恶魔学,或揭示自然知识》,1827 年,第 219 页】

心理学长期以来缺乏的东西,使其神秘的规律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于日常和不平凡的生活事务,不是事实。这些东西它已经大量地拥有了。需要的是它们的记录和分类——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和称职的分析员。这些应该由科学机构提供。这几个世纪以来,如果错误盛行,迷信泛滥,那是普通百姓的不幸,是科学的谴责。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又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这个时代对心理学的理解并不比当年梵蒂冈的重拳将那些勇敢的不幸的人送上断头路、在他们的记忆中烙上异端邪说和巫术的烙印的时候好多少。

## 第五章

“我是仍然否定的灵。”

墨菲斯托在《浮士德》

“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祂，因为看不见祂；都不知道祂。”

根据约翰福音，十四，17

“数以百万计的灵性生物未被看见而在地球上行走，无论我们醒着还是睡着。”

米尔顿

“仅仅是智力上的启蒙是不能认识灵的。正如太阳能熄灭火焰，灵也能熄灭智力的眼睛。”

W.何汇特

以太，或“星光”

为了表达同一件事，有过无数混淆的名字。

古人的混乱；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或者帕西人的安图斯拜拉姆；赫耳墨斯之火；古日耳曼人的埃尔姆斯火；西布莉的闪电；阿波罗燃烧的火炬；潘神祭坛上的火焰；卫城的庙里和维斯塔（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的庙里的灭不灭的火；冥王星头盔上的火焰；迪奥斯库里的帽子上、蛇发女怪的头上、帕拉斯的头盔上和墨丘利的权杖上都闪着灿烂的火花；the puvr asbesto”；埃及的 Phtha，或 Ra；希腊宙斯 Cataibates(下降)；\*【\*包萨尼亚，《Eliæ》，lib. i., 第 xiv 章】五旬节的火舌；摩西燃烧的荆棘；《出埃及记》中的火柱，亚伯兰的“燃烧的灯”；“无底洞”的永恒之火；特尔斐神谕的蒸汽；玫瑰十字会的恒星之光；印度教能手的 AKASA；又照以利法利未的星光；磁石的神经光环和流体；莱辛巴赫的死亡；火球或巴比内的流星雨；图里的精神和超自然力量；考克斯中士和克鲁克斯先生的灵力；一些自然学家的大气磁性；电疗法；最后，电，不过是同一种神秘的、无处不在的原因的许多不同表现或效果的不同名称——希腊语 archus 或 Arcai 'o "。

E.布尔沃-利顿爵士在他的《即将到来的种族》一书中，将其描述为 VRIL（元气）†，地下人口使用的，并允许他的读者把它当作小说。【†我们了解到这位高贵的作者用古典语言中的缩写词创造了他的古怪名字。Gy 来自 gune; vril 来自 virile。】“这些人，”他说，“考虑到在这一时期，他们已经达到了自然能量代理的统一”；并进一步表明，法拉第暗示他们“在更谨慎的相关术语下”，因此：

一种原始力量，但有很多关联

“我长期以来一直持有一种观点，几乎相当于一种信念，我相信，与许多其他自然知识爱好者一样，物质力量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换句话说，它们是直接联系和自然依赖的，它们可以说是相互转换的，并且在它们的行动中具有同等的力量。”

我们把伟大的小说家虚构的力量和同样伟大的实验主义者的原始力量与卡巴拉的星光相比较，也许显得荒谬和不科学，但它却是这种力量的真实定义。不断有新的发现来证实这样大胆提出的观点。自从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这一部分以来，许多论文都宣布，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电工爱迪生先生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除了电导率的原理外，这种力似乎与电或电流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被证实，它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某个假名的学名存在；但是，无论如何，它将只是

众多的孩子家庭中的一个，由我们卡巴拉主义母亲带来的时间开端，星光的处女。事实上，这位发现者说，“它和热、磁、电一样独特，一样有规律。”记载了这一发现的第一份日记补充说，“爱迪生先生认为，它与热有关，也可以通过独立的、尚未被发现的方式产生。”

另一个最令人吃惊的最新发现是，人类声音之间的距离有可能消除——通过电话(距离测深器)，这是格雷厄姆·贝尔教授发明的一种仪器。这种可能性最初是由“情人电报”提出的，电报里有小锡杯、羊皮纸和麻绳装置，用它们可以在两百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谈话，后来发展成了电话，成为这个时代的奇迹。波士顿和剑桥之间通过电报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官方报道，“每个词都能清楚地听到和理解，声音的变化也很容易分辨。”可以这么说，声音被磁铁抓住了，并以某种形式保持着，而由电流传播的声波与磁铁一致地合作着。整个成功依赖于对所使用的电流和磁力的完美控制，而前者必须与之配合。“这项发明，”论文中写道，“可以被粗略地描述为一种喇叭，喇叭口上方画着一层精致的薄膜，当声音被扔进管子时，薄膜会向外膨胀，与声波的力量成比例。在薄膜的外侧附着一块金属，当薄膜向外膨胀时，金属与磁铁相连，而磁铁与电路是由操作者控制的。根据某种尚未完全了解的原理，电流会传输声音就像喇叭里发出的声音一样，而电话线另一端的听者，耳朵边放着双号或仿号，能清楚地听到每个字，并很容易探测到说话人声音的变化。”

廷德尔侥幸逃脱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了这么多奇妙的发现，在自然界的无边无际的领域中，潜在的、尚未被发现的更大的神奇可能性，而且，鉴于爱迪生的力量和格雷厄姆·贝尔教授的电话极有可能使人不安，如果这不会彻底打乱我们对不可估量的流体的看法，那么，那些可能会受我们的观点诱惑的人，不妨静观其变，看看这些观点是否会被进一步的发现所证实或驳斥。

只有在与这些发现有关的时候，我们才能很好地提醒我们的读者，在古代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埃及祭司的神秘的暗示，在庆祝神秘事件的过程中，他们可以从一个寺庙到另一个寺庙之间进行交流，即使前者在底比斯，后者在国家的另一端；传说理所当然地把它归于空气中的“看不见的部落”，它们为人类传递信息。

《前亚当人》的作者引用了一个例子，仅仅是根据他自己的权威，他似乎不确定这个故事是出自马克林努斯还是其他作家，可能会被认为是值得的。他说，在埃及逗留期间，他发现了很好的证据，“一位克利奥帕特拉(?)用电报把消息发送到上尼罗河的所有城市，从赫利奥波利斯到埃利凡廷。”\*【\*P. B. Randolph, “前亚当人”，第 48 页】

廷德尔教授把我们带进一个新世界还没多久，那里的人有着最迷人的美丽。

“这个发现包括，”他说，“使挥发性液体的蒸汽受到集中的太阳光或集中的电光的作用。”某些亚硝酸盐、碘化物和酸的蒸汽在水平放置的实验管中受光的作用，这样布置使管的轴线和从灯中发出的平行光束的轴线一致。雾气形成色彩斑斓的云朵，并排列成花瓶、瓶子和圆锥体的形状，或六个或更多个鸟巢；是贝壳，是郁金香，是玫瑰，是向日葵，是叶子，是卷轴。“有一种情况，”他告诉我们，“云芽迅速长成了蛇头；有一张嘴，从云中吐出一根云绳，好像舌头。”最后，最令人惊叹的是，“一旦它真的变成鱼的样子，有眼睛、鳃和触角。动物形态的二重性贯穿始终，一边没有圆盘、线圈或斑点，另一边则没有。”

## 奇迹的不可能

这些现象可能部分地可以用一束光的机械作用来解释，这是克鲁克斯先生最近证明的。例如，假设光束可能构成了一个水平轴，在这个轴上，被扰动的水汽分子聚集成球体和纺锤的形状。但是，如何解释鱼、蛇头、花瓶、各种各样的花和贝壳呢？这似乎给科学提供了一个两难的困境，就像巴比内的流星雨一样令人困惑。我们没有听说廷德尔对他的离奇现象的解释，象法国人对他的离奇现象的解释一样荒谬。

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一主题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普遍的、微妙原则已经被洗礼为普遍以太。

在继续之前，我们希望在两个直言命题中，再次阐明前面已经暗示过的东西。这些命题被古代神学家证明为规律。

一、所谓的奇迹，从摩西起，到卡略奥斯特罗止，如果是真的奇迹，德·加斯帕林在他关于现象的著作中就十分公正地暗示说，“完全符合自然法则”；因此——没有奇迹。毫无疑问，电和磁被用于制造一些奇迹；但是现在，和那时一样，每一个敏感的人都需要这些力量，因为他或她的组织的特殊性质，使他或她在无意识中使用这些力量，而这些组织是这些不可估量的流体的指挥者，这些流体至今还不为科学所完全了解。这种力是无数属性和特性的多产母体，其中许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部分是现代物理学所不知道的。

二、在暹罗、印度、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看到的自然魔法现象，与戏法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是绝对的物理效应，由于神秘的自然力量的作用，另一个，仅仅是一个欺骗性的结果，通过巧妙的操纵辅以联盟。\*【\*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克鲁克斯先生的证词证实了我们的断言。在他的小册子《现象唯灵论》的第 84 页上，他说：“我准备证明的数百个事实——用已知的力学或物理方法来模仿的事实，对于胡丹、博斯科或安德森这样的人说，他们的技术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各种精密的机械设备和多年的实践——都发生在我自己家里；有时是由我指定的而且在绝对不允许使用最简单的辅助工具的情况下。”】

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和各个国家的魔法学家都能创造奇迹，因为他们对那些无法估量的——就其效果而言——但在其他方面却是完全看得见的星光波非常熟悉。他们用意志力引导水流，从而控制水流。这些奇迹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前者包括对物质物体产生的影响，后者包括梅斯默及其后继者的心理现象。这个阶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位杰出的人物，杜·波季和雷加佐尼，他们的神奇力量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得到充分证实。催眠术是魔法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它的现象是所有魔法的基础，在所有时代都产生过所谓的奇迹的万能力量的作用。

古人称其为混沌；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其命名为世界之魂。根据印度教徒的说法，以太的形状出现的神遍及万物。它是无形的，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也为有形流体。在其他名称中，这个宇宙的普罗透斯——或“朦胧的万能”，它被神学家们称为“活火”\*、“光之灵”和“马格纳斯”。这最后的称谓表明了它的磁性和神奇的性质。因为，正如它的一个敌人——“mavgo”和“mavgnh”所真正表达的那样，它们是从同一树干上长出来的两根树枝，发出的是同样的结果。【\*在这个称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阿维斯陀的诠释》中那个令人困惑的句子的含义，“火给予未来、科学和和蔼可亲的言语”，因为它在某些敏感的事物中发展出非凡的口才】

磁性这个词的起源我们要追溯到一个非常早期的时代。这种石头被称为磁铁，很多人认为它的名字是由于 *Magnesia*，一个在色萨利的城市或地区，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头。然而，我们相信，赫尔墨斯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Magh, magus*，来自梵语 *Mahaji*，伟大的或明智的(受神圣智慧的膏立)。“*euumolpus* 是 *euumolpid*/(祭司)的神话创始人;牧师们将自己的智慧追溯至神圣智慧。”\*【\*邓拉普《*Musah*，他的奥秘》第三页】各种各样的宇宙演化论表明，每一个国家都认为太古宇宙灵魂是造物主的“头脑”，诺斯替教派的索菲亚，或作为女性原则的圣灵。正如魔法师从它衍生出他们的名字，所以镁质石或磁铁被称为他们的荣誉，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发现它的奇妙属性。他们的庙宇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赫拉克勒斯的庙宇，+——因此，当人们知道祭司们用它来治疗疾病和施魔法时，就把它命名为 *Magnesian* 或 *Heracleian* 石。【+“大力神被称为音乐之王，”*Schwab* 说，ii.44;*Musien* 是“精神与物质”的盛宴，阿多尼斯与维纳斯，巴克斯与刻瑞斯。(见邓拉普的《阿多尼斯之谜》，第 95 页。)邓拉普根据朱利安和安东的权威(67)，*Aesculapius*，“所有人的救世主”，与弗塔(创造性的智慧，神圣的智慧)相同，与阿波罗，巴尔，阿多尼斯和赫拉克里斯(同上，93 页)，而弗塔是柏拉图的“万物之灵”，是宇宙的灵魂，是埃及人的圣灵，是卡巴拉主义的星光之光。米舍莱先生却把希腊的赫拉克勒斯看作是另一个人物，他是酒神狂欢和伴随而来的人祭的敌人。】苏格拉底说：“欧里庇德斯称它为 *Magnesian* 石头，而一般人则称它为 *Heracleian*。”\*\*【\*\*柏拉图，“*Ion*”(伯吉斯)，第四卷，294 页。】以魔法师的名字命名的是这个国家和这块石头，而不是以一个或另一个的名字命名的魔法师。普林尼告诉我们，罗马人的结婚戒指在仪式前被祭司们磁化了。古老的异教徒历史学家小心地对“智者”(魔法师)的某些神秘事件保持沉默，而保萨尼亚在梦中被警告，他说，不要在雅典揭开得墨忒尔神庙和珀尔塞菲尼亚神庙的神圣仪式。+【+*Attica*, i., xiv.】

现代科学在无效地否定了动物磁性之后，发现自己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它现在是人类和动物组织公认的属性；在我们这个世纪，学院与它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更令人遗憾甚至惊讶的是，“精确科学”的代表既不能解释，甚至不能为一块简单的磁铁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神秘力量提供任何合理的假设。我们开始每天都有证据证明，这些力量构成了神术神秘的基础，因此，也许可以解释古代和现代巫师所拥有的神秘能力，以及他们许多最令人震惊的成就。这就是耶稣传给门徒的礼物。在他神奇治愈的那一刻，拿撒勒人感到一种力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苏格拉底在与泰戈斯\*的对话中，‡告诉他他所熟悉的神(恶魔)，以及他将自己(苏格拉底“)的智慧传授给门徒或阻止其造福于与他交往的人的力量，下面的例子证实了他的话：“我要告诉你，苏格拉底，”亚里斯泰迪斯说，“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真的，但却是真的。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熟练的人，即使我只是在一样的房子，虽然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更重要的是，当我在同一个房间时……当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有更多...但是，当我坐在你旁边，抚摸你的时候，我使你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柏拉图，《泰戈斯》。西塞罗把“*daimonion*”，“*quiddam divinum*”这个词描绘成一种神圣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东西。】这就是杜·波特和其他大师的现代吸引力和魅力，当他们让一个人受到他们流动的影响时，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他们也能把他们所有的思想传授给他们，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的臣民服从自己的精神命令。但是这种灵力对古代哲学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可以从最早的资料来源收集到有关那个主题的一些资料。毕达哥拉斯教导他的门徒说，神是贯穿于万物的普遍意识，这种意识由于

其普遍同一性的唯一优点，可以从一个对象传播到另一个对象，并通过人类唯一的意志力创造万物。在古希腊，Kurios 是神之脑(Nous, 理性)。柏拉图说：“现在 Koros (Kurios) 象征着纯粹和纯粹的智力的本质——智慧。”\*【\*Cratylus, 第 79 页】Kurios 是“神的智慧”墨丘利，“墨丘利是太阳”+，Thaut ——赫耳墨斯——从他那里获得了这种神的智慧，反过来，他在他的书中把这种神的智慧传授给了世界。

【+“Arnobius vi,xii.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说明的那样，古人并不认为太阳是光和热的直接原因，而只是认为太阳是光和热的媒介，光通过太阳到达我们的球体。因此，它总是被埃及人称为“奥西里斯之眼”，而奥西里斯本身就是道，是“第一个诞生的，或向世界显现的光”，“这是隐藏者的头脑和神圣的智慧。”只有我们认识到的那道光才是造物主，是我们这个星球及其一切有关事物的创造者；由于看不见的、未知的宇宙在太空中散布，没有任何一个太阳神与之相关。这个观点在《赫尔墨斯之书》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赫拉克勒斯也是太阳——普遍的磁性的天空仓库；或者更确切地说，赫拉克勒斯是一种磁性光，当它通过“打开的天堂之眼”进入我们星球的区域，从而成为造物主。赫拉克勒斯经历了十二个苦役，勇敢的泰坦！他被称为“万物之父”和“自生”(autophues)。++【++《神秘的赞美诗》，xii；赫尔曼，邓拉普，《Musah, 他的奥秘》，第 91 页】赫拉克勒斯，太阳，被魔鬼提丰\*【\*莫费斯,525. 邓拉普，《阿多尼斯之谜》，第 94 页】杀死，奥西里斯也是，他是荷鲁斯的父亲和兄弟，同时与他是同一的；我们不能忘记磁铁被称为“荷鲁斯之骨”，铁被称为“提丰之骨”。他被称为“不可征服的大力神”，只有当他下到冥府(地下花园)，从“生命之树”上摘下“金苹果”，杀死龙的时候。\*\*【\*\* Preller ii, 153. 这显然是基督教教义的起源，即基督堕入地狱并战胜撒旦。】粗糙的泰坦尼克的力量，每个太阳神的“膜”，反对它的盲目物质的力量，以神圣的磁性精神，试图协调自然界的一切。

所有的太阳神，连同他们的象征，可见的太阳，只是物质本质的创造者。属灵是至高神的工作——隐藏的，中心的，灵性的太阳，和他的造物主——柏拉图的神圣心灵和赫尔墨斯的神圣智慧\*——从奥洛姆或克洛诺斯那里散发出来的智慧。

【\*这个重要的事实令人钦佩地解释了大众普遍的多神论，以及只有在“异教”庙宇的圣所里才传授的精致的、高度哲学的独一神概念。】

"纯净之火的传播之后，萨莫色雷斯神秘部落开始了新的生活。"‡【‡Anthon, Cabeiria.】这是耶稣在夜间与尼哥底母对话时提到的“新生”。“受启进入最神秘的神秘世界，保持我们的纯洁……我们用智慧变得公正和圣洁。”\*【\*柏拉图的

《Phaedrus》，卡里翻译的】“他向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拿住圣灵。”\*\*【\*\* 约翰福音 xx., 22.】如果受启者和被受启者都配得上，这个简单的意志力行为就足以以其更高贵和最完美的形式传授预言。牧师 J·B·格罗斯曾说，即使从现在的

角度来嘲笑这种天赋，“把它当作无知时代的腐朽后代和残余物，轻率地谴责它不值得进行严肃的调查，这是既不哲学也不正确的。”为了揭开我们对未来的远见的

面纱，已经进行了尝试——在世界的各个时代；因此，窥探时间流逝的倾向，被认为是人类心智的一种能力，在上帝的认可下，向我们推荐了这种倾向……瑞士改革家 Zuinglius 证明了他的信仰是全面的，他相信上帝的眷顾，信奉世界主义，认为圣灵不会被排斥在异教徒世界中更有价值的部分之外。即使承认它的真实性，

我们也很难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受人青睐的异教徒，不能做出真正的预言。\*【\*《异教徒的宗教》，104 页。】

原始物质的本质

那么，这个神秘而原始的物质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开头，它被称为“水的表面”，据说是由“上帝的灵”孵化的。约伯在第二十六章第5节提到：“死物和水中的居民，都是在水底形成的。”在原文中，不是写“死物”，而是写“死去的利乏音人”(巨人，或强大的原始人)，“进化”也许有一天会追溯到我们现在的种族。在埃及神话中，永恒的未透露的上帝 Kneph 是由一个环绕着一个水缸的蛇象征的永恒，他的头盘旋在水面上，它与他的呼吸在水中孕育。在这种情况下，蛇是 Agathodaimon，善良的灵；相反，它是坏的灵 Kakodaimon。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斯，蜜露——神和有创造力的、忙碌的 Yggdrasill——蜜蜂——的食物——在夜晚落下，那时空气充满了湿度；在北方神话中，作为创世的被动原则，它代表了宇宙是从水里创造出来的；这露是星光的组合之一，拥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特性。在贝罗苏斯的迦勒底传说中，奥尼斯或大衮（非利士人的主神，半人半鱼），人鱼，指示人们，展示了由水创造的婴儿世界和所有起源于这原始母体的生物。摩西教导说，只有土地和水可以带来一个活的灵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只有永恒之雨降在地上，草药才能生长。在墨西哥的 Popol-Vuh 人是由泥土或粘土(terre glaise)制成的，从水下取出。梵天创造了伟大的穆尼(或第一个人)罗默斯，他坐在莲花上，只有在召唤了灵之后，这些灵在凡人中享有优先的存在，梵天从水、空气和土地中创造了他。炼金术士声称，原始的或亚当时代以前的地球，当还原成最初物质时，正处于转化的第二阶段，就像清澈的水一样，最初的存在是真正的万能溶剂\*。【\*万能溶剂，巴拉塞尔苏斯最先使用的一个词，用来表示能还原一切物质的溶剂或通用溶剂】这种原始的物质据说包含了构成人类的一切事物的本质；它不仅拥有他身体存在的所有元素，甚至“生命的气息”本身也处于潜伏状态，随时准备被唤醒。它源于上帝的精神在水——混沌——面上的“孵化”；事实上，这种物质本身就是混乱的。正是因为如此，巴拉塞尔苏斯才声称自己能够制作出他的“人体模型”；这就是为什么泰勒斯，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坚持水是自然界万物的法则。

### 对某些古代神话的解释

原始混沌不是以太吗？现代以太；不是我们的科学家所认可的，而是远在摩西时代之前的古代哲学家所知道的；以太，以其所有的神秘和深奥的特性，包含着宇宙创造的萌芽；以太，天上的处女，每一个存在的形式和存在的精神母亲，从她的怀抱中一旦“孵化”的神圣的精神，被称为存在物质和生命，力量和行动。即使是现在，人们对电、磁、热、光和化学作用还知之甚少，因此新的事实正在不断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谁知道这个千变万化的巨人的力量在哪里结束——以太；或者它的神秘起源是什么？——我们的意思是，谁否认在它里面工作的精神，并从它里面发展出所有可见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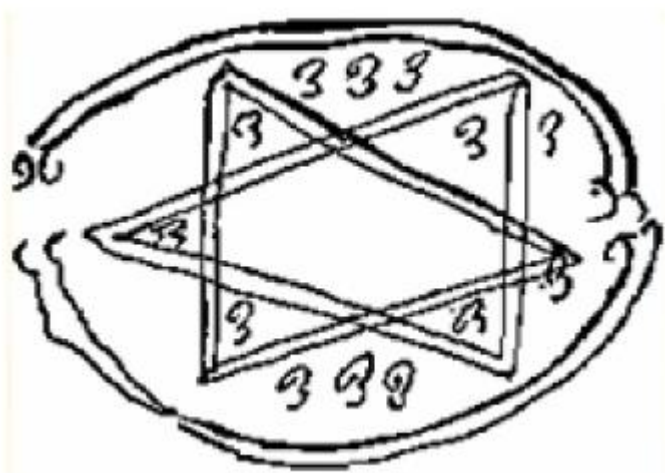
要证明世界各地关于宇宙演化的传说都是以古代科学的知识为基础的，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些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联合起来支持进化论的学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证明，他们比我们现在更了解进化本身的事实，包括它的物质和精神方面。对于古老的哲学家来说，进化论是一个普遍的定理，一个包含整体的学说，一个既定的原则；而我们的现代进化论者只能向我们提供推测性的理论；对于特殊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负定理。对于我们现代智慧的代表来说，仅仅因为摩西律法中晦涩的措辞与“精确科学”的确切注释相冲突，就结束这场辩论并假装这个问

题已经解决，是毫无意义的。

至少有一个事实被证明了：没有一个宇宙演化的碎片，不管它属于哪个国家，但是，用这个关于水和在它上面沉思的靈魂的寓言来证明，就像我们现代的物理学家一样，没有人认为宇宙是凭空产生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传说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那时候，新生的蒸汽和黑暗族人的黑暗笼罩着一团液体，准备在无显者的第一次呼吸中开始它的活动之旅。如果他们看不见他，他们也会感觉到他。他们的精神直觉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被未来时代的诡辩所蒙蔽。如果他们少谈志留纪慢慢发展成哺乳动物，如果新生代只是用各种关于原始人——我们种族的亚当——的寓言来记录，毕竟，他们的“智者”和领导人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了解这些连续的时期，这只是一个消极的证明。

在德谟克利特和亚里斯多德时代，这一循环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这两位哲学家能够很好地讨论原子理论，并将原子追溯到其物质或物理点，他们的祖先可能走得更远，追随它的起源，远远超出了廷德尔和其他人似乎固守原地的界限，不敢跨越“不可理解”的界限。由于他们的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的著作不令人满意，即使他们在自然地理学方面的成就现在也受到怀疑，——另一方面，他们在植物化学和矿物学方面的实践知识远远超过我们。此外，在那个宗教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可能完全了解地球的物理历史，而不把他们的知识发布给无知的大众。因此，我们不仅要从摩西书中为我们的进一步论证提供证据。古代犹太人的知识，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我们从我们所看到的最早时期就与他们混在一起的国家中获得的。即使是所有科学中最古老的卡巴拉“秘密教义”，其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始起源，上印度或突厥斯坦，远早于雅利安和闪米特民族的明显分离。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言，所罗门王因其神奇的技艺而被后人所赞颂\*，他是通过俄斐国王希兰，也许还有示巴，从印度获得秘密知识的。【\*约瑟夫斯，《古物》第八卷，c. 2, 5】他的戒指，通常被称为“所罗门之印”，在所有流行的传说中，以其对各种妖怪和恶魔的影响力而闻名，同样是源于印度教。伦敦传教会的塞缪尔·梅特尔牧师写了特拉凡科的“魔鬼崇拜者”的自命不凡和令人憎恶的技巧，同时声称拥有一本非常古老的魔法咒语和马拉雅语咒语的手稿，为实现各种各样的目的提供了指导。当然，他补充道，“这些护身符中的许多都是可怕的，因为它们恶性和淫秽，”并在他的作品中给出了一些带有魔法人物和图案的护身符的复制品。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有这样的传说：“驱除恶魔附身引起的颤抖——把这个数字写在一种有乳白色汁液的植物上，然后在它上面钉一颗钉子；颤抖将会停止。”\*\*【\*\*《仁爱之地》，第 210 页】这个人物是完全相同的所罗门的印章，或卡巴拉主义者的双三角形。印度教是从犹太卡巴拉主义者那里得到的，还是后者从印度，从他们伟大的卡巴拉主义者国王，智慧的所罗门那里继承来的？+【+某些“专家”的说法与纯犹太卡巴拉学生的说法不一致，并表明“秘密教义”起源于印度，从那里它被带到迦勒底，随后经过到希伯来人“塔纳姆”的手中，被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奇异地证实。这些虔诚而博学的旅行者在不经意间帮助我们。考德威尔博士在《德拉威语的比较语法》第 66 页，马特博士在《仁爱之地》第 83 页，完全支持我们的主张，即“明智的”所罗门王从印度获得了他所有的卡巴拉主义知识，正如上面“给出的魔法人物很好地显示的那样。”这位前传教士想要证明非常古老和巨大的猴面包树标本，这种树看起来不是印度本土的，而是属于非洲的土壤，“只在几个古代的外国商业遗址(在特拉凡科)发现，也许，我们不知道，”他补充道，“被引进到印度，由所罗门王的仆人种植。”另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马特博士在他的《特拉凡科的自然史》一章中说：有一个奇怪的事实与这

种鸟(孔雀)的名字有关, 这为圣经历史提供了一些线索。所罗门王派出海军去他施(《列王记》x.22), 每三年返回一次, 带回“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希伯来圣经中用来形容孔雀的词是" tukki ", 当然, 在所罗门王第一次把孔雀引进犹太之前, 犹太人没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漂亮的鸟, 毫无疑问, “tukki”只是一个古老的泰米尔语单词“toki”, 孔雀的名字。猿或猴子在希伯来语中也被称为“koph”, 在印度语中是“kaphi”。“象牙,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南印度资源丰富, 黄金广泛分布在西海岸的河流中。因此, 这里所说的“他施人”无疑就是印度的西海岸, 所罗门的船只就是古代的“东印度人”。因此,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 除了“金、银、猿、孔雀”之外, 所罗门国王和他的朋友、共济会有名望的海勒姆, 他们的“魔法”和“智慧”都来自印度。】但我们还是把这个琐碎的争论留在更有趣的问题上, 继续探讨星光及其未知属性。



既然承认这个神秘的媒介是以太, 我们将继续看看科学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多少。关于不同太阳光线的各种效应, 罗伯特·亨特在他的《光的化学关系研究》中说: “那些发出最多光的光线——黄色和橙色的光线——在氯化银中不会产生颜色的变化”; 当“那些具有最低照明能力的光线——蓝色和紫色——产生最大的变化,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黄色的眼镜几乎阻挡不了任何光线;蓝色的眼镜可能太黑, 以致于容得下很小的量的渗透。”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在蓝光下, 植物和动物的生命都表现出不正常的发展, 而在黄色光线下, 它们则按比例被抑制。除了动物和植物生命都是不同的电磁现象(其基本原理尚不为人所知)之外, 如何能令人满意地根据其他任何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亨特先生发现, 波动理论不能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大卫·布鲁斯特爵士在他的光学专著中指出“植物生命的色彩出现了.....这些物体的粒子对不同颜色的光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 “正是在阳光的作用下, 植物的汁液才变得丰富多彩, 身体的颜色才会发生变化, 等等...” 他说, “仅仅通过一种以太媒介的振动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并不容易。” 他说, 他被迫, “通过这类事实, 推理出光是物质的(?)。” 哈佛大学的乔赛亚·P·库克教授说, 他“不能同意.....那些认为光的波动理论是公认的科学原理的人。”\*【\*库克, 《新化学》, 第 22 页】赫歇尔的学说, 即光的强度, 在每次波动的影响下, “与到发光体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如果是正确的, 如果它不杀死波动理论, 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他是正确的, 光度计的实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而且, 尽管它开始受到很多质疑, 波动理论仍然存

在。

费城的普里森顿将军为了反对这一反毕达哥拉斯的假设，用了整整一卷书来研究它，我们最好是向读者推荐他最近关于蓝光的著作，等等。根据廷德尔的说法，托马斯·杨的理论“建立在光的波动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把它留给这位费城的实验者。

现代魔法师埃利法斯·利未在下面这句话中描述了星光之光：“我们说过，要获得魔法力量，必须做到两件事：把意志从一切奴役中解脱出来，并在控制中行使它。”“至高无上的意志在我们的象征中由压碎蛇头的女人和压制龙的光辉天使所代表，并将龙置于他的脚下和长矛之下；伟大的魔法代理人，光的双流，地球的生命和星光之火，在古代神谱中被代表为牛头、公羊头或狗头的蛇。它是双重蛇杖，是创世纪中的古蛇，但它也是摩西的铜蛇缠绕在 tau 上，也就是说，有生殖力的 lingha。它也是女巫安息日的山羊，圣殿骑士的 Baphomet；它是诺斯替教派的 Hylé；蛇的双尾构成了 Abraxas（古时刻用于避邪的文字）太阳公鸡的腿；最后，是梅维尔先生的魔鬼。但事实上，灵魂要想从大地的束缚中解放自己，就必须征服这种盲目的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意志不能将他们从这致命的吸引力中解放出来，他们将被产生他们的力量所吸收，并将回到中心和永恒的火焰中。”

这最后一种卡巴拉式的修辞，尽管它的措词很奇怪，但正是耶稣所使用的；在他看来，它除了诺斯替派和卡巴拉派所认为的意义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意义。后来，基督教神学家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并将其变成了地狱的教义。从字面上看，它只是意味着它所说的——星光之光，或一切形式的产生者和破坏者。

“所有的魔法操作，”利未继续说，“都在于将自己从古蛇的盘绕中解脱出来；然后把脚放在它的头上，按照操作者的意愿引导它。在福音神话中，蛇说：‘如果你俯伏敬拜我，我将把世上所有的王国都赐给你。’弟子应该回答他，‘我不会俯伏，但你要跪在我的脚前；你什么也不给我，但我可以利用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因为我是你的主和主人！’这就是耶稣对诱惑者的暧昧反应的真正含义。...因此，魔鬼不是一个实体。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力量。一股由邪恶意志的链条（一个圈）所形成的磁场，必然会产生这种福音书中称为军团的恶灵，并迫使一群猪进入大海——这是另一个福音的寓言，展示了人性是如何被盲目的力量所驱使的，这些盲目的力量是由错误和罪恶所发动的。”\*【\*埃利法斯·利未，《高级魔法的教条和仪式》。】

## 苦行僧的实验

德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马克西米兰·珀尔蒂在其关于人类神秘主义表现的大量著作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现代魔法的形式。“神奇生命的表现，”他在前言中说，“部分取决于另一种事物的秩序，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自然，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这些表现可以实验，但很少；他们不能在我们的命令下被召唤出来，但当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可以被遵守和仔细遵守；我们只能用类推的方法，把它们按一定的分类，然后从中推论出一般的原则和规律。”因此，对于显然属于叔本华学派的珀尔蒂教授来说，东方主义者路易斯·雅可利奥所描述的，发生在苦行僧 Kavindasami 面前的现象的可能性和自然性，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原则。苦行僧是这样一种人，他通过对物质系统的彻底征服，达到了一种净化的境界，精神几乎从牢笼中解放出来\*，能够创造奇迹。【\*柏拉图暗示了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新人被教导说，人在这一生中是在一种

监狱里，并被教导如何暂时逃离它。像往常一样，那些学识渊博的译者歪曲了这段文字，部分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看懂。见 Phædo§16，以及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和柏拉图主义者亨利·莫尔对它的评论。】他的意志，不，他的一个简单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创造的力量，他可以支配自然的元素和力量。他的身体不再是他的障碍；因此，他可以“灵至灵，呼吸至呼吸”交谈。在他伸出的手掌下面，有一颗他所不知道的种子(因为杰柯利奥从一个袋子里，从各种各样的种子中随机挑选了一颗，他自己在花盆里作了标记后，就把它种了下来)，它会立即发芽，并在土壤中生长。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它就长成了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天或几个星期才能长成的大小和高度，就在那位困惑不解的实验者的注视下，奇迹般地生长起来，并且嘲弄地打破了植物学中公认的每一个公式。这是个奇迹吗？决不；如果我们接受韦伯斯特的定义，奇迹可能是一种，也许是一种，奇迹是“任何违背既定法则和事物进程的事件——偏离已知的自然法则。”但是，我们的博物学家准备好支持他们曾经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绝对可靠的吗？或者他们知道所有的自然法则？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奇迹”仅仅比现在费城的普里森顿将军所做的著名实验更为突出一点。当他的葡萄树和果实被人造紫光刺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时，从苦行僧手中散发出来的磁性液体对印度植物的重要功能产生了更强烈和迅速的影响。它吸引并集中了 akasa，或生命原则，在胚芽上。†【†takasa 是一个梵文单词，意思是天空，但它也指定了无法衡量和无形的生命原则——星光和天上的光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构成了 anima mundi，并构成了人的灵魂和精神；天上的光形成了他的“noua”，即神的灵，而另一种是他的 fuch，即灵魂或星体的灵。后者的粗大粒子开始制造他的外在形式——身体。Akasa 是经院科学所称的神秘流体，“所有的”普遍的以太；它进入自然界所有神奇的运作，并产生催眠、磁性和精神现象。因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印度，同时意味着天空、生命和太阳；太阳被古代的圣贤们认为是我们宇宙中巨大的磁井。邓拉普说，这个词的柔和读音是“Ah”，因为“从希腊到加尔各答，s 的读音不断软化到 h”。Ah 是 Ah, Ao, lao。上帝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Ahiah)，是 Ah 或 lah 的翻版。“As”Ah 或 lah 的意思是生命、存在，显然是 akasa 这个词的词根，在印度斯坦读作 ahasa，生命原则或神圣生命“给予液体或媒介”。根据《帕克赫斯特词典》，它是希伯来语 ruah，意为“风”，即呼吸，流动的空气，或“移动的灵魂”；与在水面上移动的神的灵是同一的。】他的磁性，服从他的意志，将阿卡萨变成一股集中的水流，流过植物，流到他的手上，通过在必要的时间内保持不间断的流动，植物的生命原理以超乎寻常的活动，一层又一层地建立起细胞，直到工作完成。生命原则只是一种盲目的力量，服从控制的影响。在正常的自然过程中，植物原生质会以某种既定的速度集中并引导它。这个速率可能是受普遍的大气条件控制的；它的生长或快或慢，以茎或穗的形式，与季节的光、热和水分的量成正比。而苦行僧则用从与物质\*的接触中净化出来的强大意志和精神来帮助自然，可以说，把植物生命的精华浓缩到它的胚芽中，迫使它提前成熟。【\*记住，Kavindasami 让杰柯利奥发誓，在他出神的时候，他不会接近或触摸他。与物质的接触，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也会使自由的精神瘫痪。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一个不带诗意的比喻，那精神就会“像受惊的蜗牛一样钻进它的窝里，任何外来的东西一靠近，它的触角就缩起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样一个唐突的打断和渗透到精神深处(有时它可能会突然和完全地打断连接它与身体的微妙线索)会杀死着迷的主题。看看杜·波特男爵和普伊斯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几部作品。】这种盲目的力量完全服从他的意志，奴性地服从它。如果他把这株植物想象成一个怪物，

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怪物，就像它通常以它自然的形状生长一样；因为具体的形象——苦行僧在想象中勾勒出的主观模型的奴隶——被迫在最小的细节上追随原作，就像画家的手和画笔追从从他脑海中复制出来的形象一样。变术者的意志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但对它来说，完全客观的矩阵，在这个矩阵中，植物物质被引起沉淀，并呈现出固定的形状。将创建；因为运动中的意志就是力，而力产生物质。

如果有人反对这种解释，理由是苦行僧根本不能在他的想象中创造出这个模型，因为杰柯利奥不知道他为实验选择了哪种种子；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回答说，人的精神就像他的创造者一样——本质上是无所不知的。在他的自然状态下，苦行僧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是一颗瓜子，还是别的植物的种子；一旦入了迷，也就是说，外表看来身体已经死亡——这种精神既不存在距离、物质障碍，也不存在时间空间，无论是深埋在花盆泥里的瓜籽，还是反映在杰柯利奥头脑中忠实的画廊里的瓜籽，我都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我们的视觉、预兆和其他心理现象，所有存在于自然界的，都是上述事实的佐证。

现在，也许我们不妨马上遇到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反对意见。他们会告诉我们，印度杂耍者也会这么做，如果我们相信报纸和旅行者的叙述，苦行僧也会这么做。毫无疑问；此外，这些游荡的杂耍者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既不纯洁，也不被任何人认为是神圣的；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本国人民。他们通常被当地人惧怕和鄙视，因为他们是巫师；人们在练习魔法。而像 Kavindasami 这样圣洁的人只需要他自己神圣灵魂的帮助，与星光灵紧密结合，以及几个熟悉的 pitris——纯洁、空灵的存在，聚集在他们的血肉兄弟周围——的帮助，魔法师可以召唤出我们所知的元素灵来帮助他。物以类聚；对金钱的贪婪，不洁的目的，和自私的观点，不能吸引任何其他的灵魂，除了那些希伯来卡巴拉主义者知道的 klippoth，亚西亚的居民，第四世界，东方的魔法师是恶魔，或错误的元素灵，或 devs。

这是一篇英文论文对印度杂耍演员表演的令人惊叹的植物生长技巧的描述：

“这时，耍戏法的人把一个空花盆放在了地上，他请求他的伙伴们可以从下面那一小块地上挖出一些花园的松软沃土来。得到了许可，那人就去了。两分钟后，他带回来一小块新鲜的土，系在他的方围巾的一角，放在花盆里，轻轻地按了一下。他从篮子里拿出一块干芒果核，交给同伴们去检查，他从花盆的中心挖出一小块土，把核放在花盆的洞里。然后，他轻轻地把土翻到花盆上，浇了一点水，用一块布盖在一个小三角框上，把花盆盖上，使它看不见。现在，在一片人声鼎沸的合唱和咚咚咚咚的手鼓伴奏下，核发芽了。不一会儿，一块布被拉到一边，露出嫩嫩的嫩芽，上面有两片黑褐色的长叶子。布被重新调整了，咒语又开始了。可是没过多久，布就被掀开了。这时，人们看到，原来的两片叶子已经被几片绿叶所取代，这株植物现在有九、十英寸高了。第三次，叶子厚多了，树苗大约有 13 到 14 英寸高。第四次，这棵微型树已经有 18 英寸高了，树枝上挂着 10 到 12 个芒果，大约有核桃那么大。最后，又过了三、四分钟，那块布完全被剥掉了，果实虽然还没有成熟，却已经有完美大小了，被摘下来递给观众们，尝了尝，发现果实已经接近成熟，呈甜酸味。”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我们在印度和西藏亲眼目睹了同样的实验，而且我们还不止一次自己拿出了这个花盆，倒空了一个旧锡盒里的一些李比希的提取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土填满，在里面种上魔法师交给我们的一个小根，直到实验结束，我们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放在我们自己房间里的花盆。结果总是如上所述的一样。读者是否认为任何变戏法的人都能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同样的

效果？

博学的 Orioli，法国研究所通讯委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催眠术中隐形的普罗透斯身上的意志力所产生的奇妙效果。“我曾见过，”他说，“有些人，只要说几个字，就能抓住一头狂奔的公牛和马，箭在飞行中劈开空气悬停。”托马斯·巴托里尼也肯定了这一点。

杜波特说：“当我用粉笔或炭笔在地板上画出这个人物时……一团火，一团光，都在它上面。很快，它就会吸引接近它的人：它吸引了他，迷住了他……对他来说，试图跨界是没有用的。一种魔力迫使他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屈服了，抽泣着……原因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这个完全卡巴拉的符号里；你们使用暴力是徒劳的。”\*【\*《揭开面纱的魔法》，第 147 页】

1856 年 5 月 18 日，在巴黎，雷加佐尼在一些著名的法国医生的见证下，做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实验，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雷加佐尼用手指在地板上画了一条想象中的卡巴拉线，他在这条线上快速地移动了几下。大家一致同意，由调查人员和实验委员会选出的催眠实验对象，以及所有他不认识的人，都应该被蒙上眼睛带进房间，并让他们朝那条线走去，不许说一句话来表明对他们的期望。实验对象毫无疑问地向前移动，直到他们来到了看不见的障碍物前，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脚，就像他们突然被抓住和固定住了一样，粘在了地面上，而他们的身体，由于运动的快速冲动，向前移动，摔倒并撞在地板上。他们的四肢突然僵直起来，就像一具冰冻的尸体，他们的脚跟以精确的数学原理牢牢地钉在致命的线上！”\*【\*《19 世纪的魔法》，第 268 页】

在另一项实验中，人们一致认为，如果一名医生用眼神发出某种信号，蒙上眼睛的女孩就会被雷加佐尼意志发出的磁流体击倒在地，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她被放置在远离磁铁的地方；信号一发出，这个人就立刻倒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一个手势。一个看客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仿佛要抓住她似的；但是雷加佐尼雷鸣般地喊道：“不要碰她！让她倒下；被磁化的物体不会因为坠落而受伤。”讲述这个故事的 Des Mousseaux 说：“大理石并不比她的身体更坚硬；她的头没有碰到地面；她的一只胳膊仍然伸在空中；她的一条腿抬起来，另一条腿平躺着。她无限期地保持着这种不自然的姿势。不那么僵硬的是一座青铜雕像。”\*【\*出处同上】

在公众演讲者对催眠的实验中所看到的所有效果，都是雷加佐尼完美地制作出来的，没有一个词来指示实验对象要做什么。他甚至以他那无声的意志对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身体系统产生了最惊人的影响。委员会在雷加佐尼耳边低声说出的指示，立即被那些耳朵里塞着棉花、眼睛上缠着绷带的受试者服从。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必要向磁化者表达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要求被完全忠实地满足了。

雷加佐尼曾在英国做过类似的实验，实验地点离他面前的实验对象有三百步之遥。这个 jettatura，或邪恶的眼睛，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流体的方向，它充满了恶意的意志和仇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并散发出伤害他的意图。它同样可以被用于一个好的或坏的目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魔法；后者是巫术。

什么是意志？“精确的科学”能说明问题吗？那智慧的、无形的、强大的主宰一切惰性物质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伟大的宇宙理念有了意志，宇宙便诞生了。我会的，我的四肢也会服从。我的思想穿越时空，包裹着另一个人的身体，那个人不是我的一部分，我的思想穿过他的毛孔，超越他的感官，如果它们较弱，就迫使他做出预定的行动。它的作用就像尸体四肢上的原电池液体。吸引和排斥的神秘效果

是那种意志的无意识媒介;象我们所看到的某些动物,例如蛇对鸟所表现出来的蛊惑,就是这种蛊惑的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是思想的结果。封蜡、玻璃、琥珀,当摩擦时,即当存在于一切物质中的潜热被唤醒时,吸引光体;它们会无意识地活动;因为无机物和有机物本身都具有一种神圣本质的微粒,无论它可能是无限小的。不然怎么可能呢?尽管在进化的过程中,它可能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数百万种不同的形式,它必须始终保持那 *preëxistent* 物质的萌芽点,那是神本身的第一个表现和散发。那么,这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它不过是科学家和卡巴拉主义者同样承认的“生命原则”—— *akasa*——的本质的原子部分。假定这些物体的吸引力可能是盲目的;但是,当我们把自然界的有机生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时,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发展属性和能力的这个原则,在这无穷无尽的阶梯的每一阶上,都变得更加明确和明显了。人类,这个地球上最完美的有组织的生物,其物质和精神——即意志——是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只有被允许对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原则给予有意识的冲动;只有他才能向磁流体施加方向不受限制的相反的各种脉冲。“他愿意,”杜·波代特说,“有组织的事物服从他的意愿。它没有极点。”

布里埃尔·德·布瓦蒙特博士在他的《幻觉》一书中,回顾了各种各样奇妙的幻觉、幻影和狂喜,通常被称为幻觉。“我们不能否认,”他说,“在某些疾病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强烈的敏感刺激,它使感官具有惊人的敏锐的知觉。因此,有些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察觉到,另一些人则会宣布有人正在路上,尽管在场的人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他们的到来。”\*【\*Brierre de Boismont, “Des Hallucinations, ou historire raisonnee Des apparitions, Des songes, Des visions, de l' extase du Magnetisme”, 1845 年,第 301 页(法文版)。参见费尔菲尔德的《灵媒十年》。】

一个清醒的病人躺在床上,宣布有人来看他了,他必须有透壁视觉,这种能力被布瓦蒙特称为——幻觉。迄今为止,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天真地认为,要正确地称为幻觉,幻觉必须是主观的。它一定只存在于病人的谵妄的大脑中。但是,如果后者在几英里之外宣布一个人的来访,而这个人正好在预言者所预言的时刻到来,那么他的幻象就不再是主观的,相反,完全是客观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个人正在到来。如果当时病人没有锻炼他的精神之眼,他怎么能透过坚实的身体和空间,看到一个我们凡人所看不到的物体呢?巧合吗?

卡巴尼斯谈到了某些神经障碍,患者很容易通过肉眼和其他显微镜下的物体区分出来,而其他只能通过放大镜才能看到。“我遇到过一些人,”他说,“他们在西梅利亚的黑暗中看到的,就像在明亮的房间里看到的一样;“另一些人”则“跟踪人,像狗一样追踪他们,通过气味识别属于这些东西,甚至是那些只被他们碰过的东西,他们的智慧迄今只有在动物身上才观察到。”+【+卡巴尼斯,第七回忆录,《疾病对思想形成的影响》,等等。一位受人尊敬的纽约州立法者有这个能力。】确切的;因为正如卡巴尼斯所说,理性的发展是以牺牲和丧失自然本能为代价的,它是一堵在诡辩的土壤上慢慢竖起的长城,它最终阻挡了人类的精神感知,而本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当精神和推理能力因虚弱和身体疲惫而似乎瘫痪时,本能——五种感官的精神统一体——即视觉、听觉、感觉、味觉和嗅觉,不受时间或空间的影响。我们对精神活动的确切限度知道多少?一个人可能过着精神生活,而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实际上已无法阻止灵魂从牢笼里渗出来,医生又如何能从他的身体里分辨出他的想象和真实的感觉呢?

通过神圣的光,灵魂可以不受物质的阻碍,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就像它们的光聚焦在镜子里一样;在暴怒的瞬间或长期溃烂的仇恨达到高潮时射出的

致命的箭；祝福从一颗感恩或仁慈的心中飘来的祝福；而对一个目标的诅咒——不管是施咒者还是受刑者——都必须经过那普遍的媒介，这种媒介在一种冲动之下是上帝的气息，在另一种冲动之下是魔鬼的毒液。它是由莱辛巴赫男爵发现的（？），并被称为 OD，无论有意或无意，我们不能说，但一个在卡巴拉最古老的书中提到的名字被选择是奇怪的

我们的读者一定会问，这一切都是看不见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方法，无论多么完善，却从未发现其中的任何神奇属性呢？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它不应该拥有古代哲学家赋予它的所有属性，这不是因为现代科学家不了解它们。科学今天拒绝了许多东西，而它可能发现自己明天不得不接受这些东西。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学院拒绝了富兰克林的电力供应，到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所屋顶上没有导体的房子。学院朝谷仓门开枪，却没击中谷仓。现代科学家，由于他们故意的怀疑和学会的无知，经常这样做。

Emepht，至高无上的第一原则，生了一个蛋；通过对它的沉思，并把它本身的活力渗透到它的物质里去，里面所包含的胚芽就发展起来了；Phtha，积极的创作原则，从它出发，并开始了他的工作。这宇宙的物质，是在他的呼吸或意志下形成的，从那浩瀚无垠的宇宙物质中来的一—星光，以太，火雾，生命的原则——我们怎样称呼它，这个创造性的原则，或者用我们现代哲学的话说，进化的规律，都无关紧要，因为它把蕴藏在其中的力量发动起来，就形成了太阳、星星和卫星；用永恒的和谐法则控制它们的位置，让它们“以各种形式和质量生活”。在古代东方神话中，宇宙生成论的神话说，只有水(父亲)和大量的粘液(母亲，Ilus 或 Hyle)，从它们中滋生出世俗的蛇的物质。这是神 Phanes，启示的神，话语，或标志。这个神话被接受得多么心甘情愿，甚至被编撰新约的基督徒接受，可以很容易地从以下事实推断出来：显现的神 Phanes，在这个蛇形符号中被描绘成一个原始兽，一个拥有人头的生物，一个鹰或鹰，一个公牛——金牛座，和一头狮子，两边都有翅膀。头与十二生肖有关，并代表一年的四季，因为世俗的蛇是世俗的一年，而蛇本身是 Kneph 的象征，隐藏的，或未揭示的神——父神。时间是有翅膀的，所以蛇是有翅膀的。如果我们记得四个福音传道者都被描述为有一个动物在他身边——聚集在所罗门的三角形以西结的五角星中，在圣拱门的四个基路伯或狮身人面像中——我们也许会明白其中的秘密，以及早期基督徒采用这个符号的原因；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方教会的希腊人是如何在他们的福音传道者的画像中描绘这些动物的，这些画像有时与四部福音书一起出现。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里昂的主教 Irenæus，如此坚持第四福音的必要性；给予的理由是不可能少于四个，因为世界上有四个区域，四个主要的风来自四个基点，等等。\*【\*Irenæus，第三卷第二章第 8 节。】

根据埃及的一个神话，漂浮在九天空灵波浪上的 Chemmis 岛(古埃及的 Chemi)是由太阳神荷鲁斯-阿波罗召唤而成的，他使它从世俗的蛋中进化出来。

在 Völuspa(女先知之歌)的宇宙起源诗中，包含了斯堪的纳维亚时代黎明的传说，宇宙的幽灵——胚芽被描绘成躺在 Ginnunagap——或幻觉之杯里，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深渊。在这个世界的母体里，以前是一个黑夜和荒凉的地方，Nebelheim (雾的地方)落下一缕寒光(以太)，它溢出了这个杯子并在里面结冰。然后隐形人吹起一阵灼热的风，融化了冻结的水，清除了雾。这些水被称为 Elivâgar 的溪流，从充满活力的水滴中提炼出来，这些水滴倾泻而下，创造了大地和巨人伊米尔，伊米尔只有“人类的外表”(男性原则)。与他一起被创造的牛，Audhumla+(女性原则)，从它们的乳房中流出四股奶流++，它们在空间中扩散开来(最纯净散发的星光)。

牛 Audhumla 产生一个优越的存在，称为 Bur，英俊和强大，通过舔覆盖着矿物盐的石头。

【+牛是多产一代和知识分子的象征。在埃及，她对伊西斯来说是神圣的;到印度的克里斯汀娜，到无数其他的神和女神，他们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生产能力。简而言之，这头牛被认为是所有生灵(包括凡人和神)的伟大母亲的化身，是物质和精神的产物。】【++在《创世纪》中，伊甸河被分开，“变成了四个头”(创世纪 ii,5)】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矿物被古代哲学家普遍认为是有机创造的主要构成原则之一；炼金术士把它当作宇宙的溶媒，他们说，这种溶媒可以从水里炼成；就像现在科学和大众观念都认为它是人类和动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样，其他所有人也都认为它是人类和动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关于创造人类的寓言中隐藏的智慧。巴拉塞尔苏斯把盐称为“水的中心，金属应该在那里死亡”等等，凡·赫尔蒙特把碱盐称为“*summum et felicissimum omnium salium*”，即所有盐中最成功的一种。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咸呢？”接着他又说：“你们是世界的光”(14 节)。这不仅仅是一个寓言；这些话直接而明确地指出了人的精神和身体的有机体在他的双重性方面的意义，而且表明了对“秘密教义”的认识，我们在最古老的和现在的流行传统中，在《旧约》和《新约》中，以及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直接的痕迹。

回到我们的艾达传奇。巨人伊米尔睡着了，大汗淋漓。这汗水使他左臂的坑里生出一男一女，他的脚就为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因此，当神话中的“牛”赋予了一个具有更高灵性的人类种族时，巨大的伊米尔却生出了一个邪恶和堕落的人类种族，即 Hrimthursen 或霜巨人。将笔记与印度教吠陀相比较，我们发现它在内容和细节上都是相同的宇宙演化传说，只是略有修改。梵天，一旦至高无上的神博伽梵赋予他创造的力量，就会产生生命，最初是完全属灵的。Dejotas, Surg(天国)地区的居民，不适合生活在地球上，因此梵天创造了 Daints(巨人，成为 Patals 的居民，较低的空间地区)，他们也不适合居住在 Mirtlok(地球)。为了减轻罪恶，创造的力量从他口中演化出第一个婆罗门，从而成为我们种族的祖先；梵天在右臂上创造了战士 Raettris，在左臂上创造了 Raettris 的妻子 Shaterany。然后他们的儿子 Bais 从造物主的右脚跳了出来，他的妻子 Basany 从左脚跳了出来。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中，布尔(牛 Audhumla 的儿子)，一个优越的存在，娶了堕落的巨人族的女儿贝斯拉，在印度教的传统中，第一个婆罗门娶了丹尼尔，也是巨人族的女儿；在《创世纪》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为妻，同样地，在上古也产生了勇士；整个在受基督教启发的《圣经》和斯堪的纳维亚和印度斯坦的异教徒“寓言”之间建立了一个毫无疑问的起源身份。如果考察一下，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传统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现代的宇宙学家怎么能把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压缩在一个像埃及蛇一样简单的符号里呢？在这个生物身上，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的哲学：物质被灵激活，两者同时从混沌(原力)中进化而来。为了表示元素在这个宇宙物质中快速地结合在一起，正如蛇所象征的那样，埃及人把它的尾巴绑成一个结。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象征与蛇皮的脱落有关，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我们的象征学家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当这只爬行动物在铸造时，它的外衣从一层粗大的物质外壳中脱离出来，其使一个变得太大而不能承受的身体抽筋，以新的活力恢复它的生存，因此，人类摆脱了那粗鄙的肉体，以更大的力量和更旺盛的活力进入他

的生存的下一个阶段。相反地，迦勒底卡巴拉主义者告诉我们，原始人类，谁，与达尔文的理论相反，是纯洁的，智慧的，和远远更多的精神，如斯堪的纳维亚的伯，印度的 Dejotas 的神话，和摩西的“上帝的儿子”，——简而言之，一个比现在的亚当人高尚得多的人，被精神化了，或者被物质玷污了，然后，第一次得到了肉体，这在《创世记》中有一段意义深远的诗句中有明确的说明：“主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创世纪 iii,21.】如果评论家们不把第一原因看成是一个天上的裁缝，那么除了通过退化的过程，精神上的人已经达到物质的支配和征服精神的地步，把他变成了物质上的人，或者《创世纪》第二章中的第二个亚当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这种卡巴拉主义的教义在《雅舍尔书》中有更多的阐述。†在第七章中，这些皮衣是挪亚从亚当和他妻子所得为业，从玛土撒拉和以诺所得的，现在诺亚把这些皮衣带进方舟。哈姆从他父亲诺亚那里偷走了它们；交给库什，库什就藏起来，不让他的儿子和弟兄看见，交给宁录。【†据说这是遗失的犹太教正典中的一卷，在《约书亚记》和《撒母耳》第二章中有提及。它是提图斯的一个军官西德拉斯在耶路撒冷被洗劫时发现的，并于 17 世纪在威尼斯出版，正如拉宾斯的宗教法庭在序言中所说，但是美国版和英国版一样，被现代拉比认为是 12 世纪的赝品。】而一些卡巴拉主义者，甚至是考古学家说，“亚当，以诺和诺亚，在外表上，可能是不同的人，但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神圣的人。”‡【‡看看戈弗雷·希金斯的《末日启示录》，引用费伯的话。】其他人解释说，在亚当和诺亚之间存在几个周期。这就是说，每一个上古时代的族长都是一个种族的代表，在一个接一个的周期中都有自己的地位；每一个种族都比它的前辈更缺乏灵性。因此，诺亚虽然是个好人，却无法与他的祖先以诺相比，以诺“与神同行而没有死”。因此，寓言式的解释使得诺亚继承了第二个亚当和以诺的这身皮衣，但他自己却没有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哈姆就不可能偷了它。但诺亚和他的孩子们跨越了洪水；前者属于古老的、精神上仍属于上古时代的人，因为他的纯洁而从全人类中被选中，而他的子女则属于后古时代的人。库什“秘密”穿戴的皮肤外衣——也就是说，当他的精神本质开始被物质污染时——被放在宁录身上，他是洪水这一边最强大、最强壮的人——是上古巨人的最后残余。\*【\*请参阅科里的《古代碎片》。Berosus.】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中，巨人伊米尔被伯尔的儿子们杀死，从他的伤口中流出的血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洪水淹没了整个冰雪巨人的种族，只有贝尔热米尔和他的妻子躲在狗叫里得救了。这一事实使他得以从原来的巨人家族中遗传出一个新的分支。但是伯尔的所有儿子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我们请读者参阅马莱特的《北方古物》中的《埃达散文》。】

当这个被冲淡的传说的象征意义被解开时，人们立刻就能理解这个寓言的真正含义。巨大的伊米尔代表了原始原始的有机物质，盲目的宇宙力量，在他们接受到神圣的智慧的智慧冲动之前，他们进入了一个规则的运动依赖于不可移动的法则。伯尔的后代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到的次要神，他们被委托，正如他所说，创造人类；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把伊米尔残破的尸体带到（北欧神话中的）太古空隙，混乱的深渊，并利用他们来创造我们的世界。他的血液形成海洋和河流；他的骨头，群山；他的牙齿，岩石和悬崖；他的头发、树木等等；而他的头骨构成了天穹，由代表四个基点的四根柱子支撑。伊米尔的眉毛创造了人类未来的住所——米德加德（北欧神话中人类的国度，即尘世或人世）。埃达说，这个地方(地球)，为了正确地描述它的所有微小的细节，必须设想成一个圆形的环，或一个圆盘，漂浮在天海(以太)的中间。它被 Yormungand 环绕着，

这是一条巨大的米德加德或土蛇，用嘴衔着尾巴。这是世俗的蛇、物质和精神，结合了伊米尔的产物和散发，伊米尔是粗糙的基本物质，也是塑造和创造一切形式的“上帝之子”的精神。这种散发是卡巴拉主义者的星光，以及迄今仍有问题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埃瑟，或我们物理学家的“具有大弹性的假想媒剂”。

古人对人类三位一体的本质的这种学说的确信程度，可以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创造人类的同样的传说中推断出来。根据 *Voluspa*，奥丁，海尼尔，和洛多，他们是我们种族的祖先，他们在海滩上散步时发现了两根漂浮在海浪上的棍子，“没有力量，没有命运。”奥丁给他们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海尼尔赋予他们灵魂和行动；洛多赋予美丽、语言、视觉和听觉。他们称男人为阿斯卡尔——ash（世界树）\*，称女人为恩布拉（众神用树所造的第一个女人）——梣木。【\*值得注意的是，在墨西哥的“Popol-Vuh”中，人类是由芦苇创造出来的，而在赫西奥德，人类是由世界树创造出来的，就像斯堪的纳维亚的叙述一样。】这些第一批人被置于 Midgard（花园中部或伊甸园），因此从他们的创造者那里继承了物质或无机生命；心灵或灵魂；和纯灵；第一个与他们有机体的一部分相对应，那部分来自于伊米尔（巨物）的遗骸，第二个来自 *Æsir*，或神，伯尔的后裔，第三个来自凡尔，或纯灵的代表。

另一个版本的《埃达》使我们可见的宇宙起源于下华丽的平凡的树的分支——世界之树三根的树。在第一根下流淌着生命之泉，乌达尔；第二口下面是著名的哑谜之井，明智与智慧深埋其中。奥丁，阿尔法迪，要喝一口这水；他得到了它，却发现自己不得不用一只眼睛来换取它；在这种情况下，眼睛是神的象征，在他自己创造的智慧中显露自己；因为奥丁把它留在了深井的底部。这棵平凡的树被托付给三个少女（*Norns* 或 *Parcae*, *Urdhr*, *Verdandi* 和 *Skuld*——或现在、过去和未来）。每天早晨，在确定人的生命期限时，他们从乌达尔泉中汲取水，并将水洒在世俗树的树根上，使它可以成活。树（世界之树）的呼出，凝结下来，落在我们的地球上，呼唤无生命物质的每一部分存在和形态的改变。这棵树是宇宙生命的象征，既有有机的，也有无机的；它散发出的灵使每一种创造形式都充满生机；在它的三个根中，一个延伸到天堂，第二个是魔法师的住所——巨人，居住在高耸的山上——第三个，在它的下面是赫弗盖尔密尔泉，它咬着不断把人类引向邪恶的怪物尼霍格克。西藏人也有他们平凡的树，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传说。他们称之为 *Zampun*。它的三个根中的第一个也延伸到天空，到达最高的山顶；第二个向下延伸到较低的区域；第三支在中途到达东部。印度人世俗的树是阿斯瓦塔。†它的分支是可见世界的组成部分；它留下了《吠陀经》中的咒语，是宇宙智力或道德特征的象征。【†请参阅 *Kanne* 的“*Pantheum der Ältesten philosophy*”。】

谁能仔细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宇宙演化的神话，而不认识到，这种惊人的相似的概念，在其开放的形式和深奥的精神上，不仅是巧合的结果，而是一种同时存在的设计的结果？它表明，在那些被难以穿透的传统迷雾所隔绝的年代里，人类的宗教思想已经在全球各地以一致的同情而发展起来。基督徒把这种对大自然最隐蔽的真理的崇拜称为泛神论。但是，如果后者在空间中以上帝唯一可能的客观形式——即可见的自然形式——向我们展示上帝，并永远提醒人类想起创造上帝的上帝，而一种神学教条主义的宗教只会把上帝隐藏得越远，那一种宗教更适合人类的需要呢？

印度教寓言中的进化论

现代科学坚持进化论;人类的理性和“秘密教义”也是如此,古老的传说和神话都证实了这一观点,甚至当你从字里行阅读到《圣经》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看到花慢慢地从蓓蕾发育而来,蓓蕾又慢慢地从种子发育而来。但是,后者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后者具有一切预定的物质转化程序,因而也具有逐渐发展其形式、颜色和气味的无形的灵力。进化这个词不言自明。现在的人类的胚芽一定是预先存在于这个种族的母体中,作为种子,隐藏着明年夏天的花朵,在它的母体花朵的蒴果中发育出来;亲本可能略有不同,但它仍然不同于它未来的后代。现在的大象和蜥蜴的上古祖先可能是猛犸象和蛇颈龙;为什么我们人类的祖先不应该是《吠陀经》、《Völuspá》和《创世纪》中的“巨人”? 尽管根据进化论者的一些更加物质主义的观点去相信“物种的转变”已经发生是绝对荒谬的,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从软体动物开始到猴人结束的每一个属,都是从其原始的和独特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假设我们承认“动物至多起源于四、五个祖先”;\* 甚至在严格的情况下,“所有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有机生物都是从某种原始形式进化而来的”;+然而,除了一个完全失明的唯物主义者,一个完全缺乏直觉的人,没有人能真正期望看到“在遥远的未来.....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心理学,那就是对每一种灵力和能力的必要的逐步获得。”\*\*【\*《物种起源》,第484页】【+同上。后一个词我们不能接受,除非“原始形式”被承认为原始的具体形式,即精神被假定为启示的神。】【\*\*同上,第488页】

身体健全的人,作为进化的产物,可能会被掌握精确科学的人所掌握。除了他,没有人能阐明种族的物理起源。但是,我们必须断然否定物质主义者在人类的心理和精神进化问题上享有同样的特权,因为人类及其最高的能力不能以任何结论性的证据证明是“与最卑微的植物或最低等的蠕虫一样是进化的产物”。\*【\*T.H.赫胥黎, F.R.S.的演讲,“达尔文和赫克尔。”】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将继续展示老婆罗门的进化假说,就像他们在世俗树的寓言中所体现的那样。印度人以一种不同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方式来代表他们的神话树,他们称之为 *Aswatha*。他们把它描述为反向生长,树枝向下延伸,根向上延伸;前者代表了外在的感官世界,即可见的宇宙宇宙,后者则代表了无形的精神世界,因为它们根源是在天界,从世界的创造开始,人类就把无形的神放在了天界。创造能量起源于原始点,每个民族的宗教符号都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所阐述的形而上学假设的许多例证。“这些迦勒底人,”菲罗说,\*“认为宇宙,在存在的事物中,是一个单一点,要么本身就是上帝(西奥斯),要么就是上帝,理解所有事物的灵魂。”【\*“亚伯拉罕的迁移”, §32】

埃及金字塔也象征性地代表了世俗树的概念。它的顶端是连接天地的神秘纽带,代表根,而底部则是伸展的枝干,延伸至物质宇宙的几个基点。它表达了万物都起源于精神的观点——进化最初是从上而下,而不是像达尔文的理论那样相反。换句话说,形式一直在逐渐物质化,直到达到一个固定的最终贬低。在这一点上,现代进化论学说进入了思辩假说的舞台。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会发现更容易理解赫克尔的《人类起源》,根据赫胥黎教授的介绍,这本书追溯人类的谱系,“从最古老的化石岩石沉积之前,浸透在海泥中的原生质根”。当我们记住这一点时,我们可能更容易相信人类是通过“一种类似猿类组织的哺乳动物的逐渐改变”而进化的(虽然措词更简洁,不那么优雅,但仍然可以理解), *Berosus* 说,同样的理论早在他的时代之前几千年就已经被人鱼俄安内或大衮 (巴比伦尼亚的半魔鬼) 传授过。+【+科里,《古老的碎片》。】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作为一个有趣的事实,这种古老的进化论不仅被保存在寓言和传说中,而且也被描绘在印度某些寺庙的

墙上，而且，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形式，在埃及和尼尼微的石板上，被莱亚德所发现。

但是达尔文的血统背后是什么呢？就他而言，他所关心的只是“无法证实的假设”。因为，正如他所说，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生活在志留纪第一层沉积之前很久的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物种起源》第 448,489 页，第一版】他没有试图向我们展示这些“少数生物”是谁。但它也同样符合我们的目的，因为在承认它们的存在时，求助于古人来证实和阐述这一观点会得到科学的认可。我们的地球经历了许多变化，包括温度、气候、土壤，以及——恕我直言，鉴于最近的发展——它的电磁条件，如果有人敢说，在现代科学中有任何东西与志留纪前人类的古代假说相矛盾，那他就确实是大胆的。布歇·德·佩尔蒂斯在索姆河流域首先发现的燧石斧证明，人类一定存在于一个遥远得无法计算的时代。如果我们相信布歇的话，那么人类一定生活在冰河时期期间或冰河时期之前，冰河时期是第四纪或洪积时期的一个分支，可能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谁能告诉我们下一个发现会是什么呢？

现在，如果我们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人类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那么人类的物理系统一定经历过与气候和大气变化相适应的奇妙的变化。这难道不象是在用类比的方法表明，回溯过去，可能还有其他的变化，使“冰霜巨兽”的最遥远的祖先能够与泥盆纪的鱼类或志留纪的软体动物生活在同一时期吗？不错，他们没有留下打火石的斧头，也没有留下任何骨头或洞穴沉积物；但是，如果古人是正确的，那时候的种族不仅是由巨人或“有名望的伟人”组成的，而且还有“上帝之子”。如果那些相信精神进化的人就像相信物质进化的物质主义者一样，被要求教授“无法证实的假设”，他们如何能轻易地反驳指控他们的人，说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身体进化仍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如果不是实际上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设。”\*【\*赫胥黎，“达尔文和赫克尔”。】前者至少有对传说神话的推理证明，它的巨大的古老性被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所承认；而他们的对手却没有相似的性质，除非他们帮自己拿了一部分古代绘画作品，把其余的都压了下去。

幸运的是，虽然一些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他们正当地赢得了他们的伟大声誉——会完全反驳我们的假设，但另一些同样杰出的人的研究和工作似乎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在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先生最近的著作《动物的地理分布》中，我们发现，作者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即现在的物种与之前的物种相比，经过了“某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他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无数个周期。如果动物，为什么不是动物人，更早的是一个完全“灵性”的人——一个“上帝之子”？

现在，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古代的符号学，以及他们的物理-宗教神话。在我们结束这项工作之前，我们希望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证明，后者的概念与现代科学在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中的许多成就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老的牧师身份的象征性手法和特殊用语之下，隐藏着科学的潜在暗示，在目前的周期中尚未被发现。像学者一样熟悉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系统，他必须首先学会筛选他们的记录。他必须先拿着圆规和尺子，确信他所研究的图画和文字符合一条线，符合某些固定的几何图形，而这些图形正是这些记录中隐藏的钥匙。

但有些神话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类中，我们可以包括所有宇宙起源学说的双性最早创造者。希腊宙斯-Zen(以太)，Chthonia(混沌的大地)和 Metis(水)，他的妻子；奥西里斯和伊西斯-拉托那-前神也代表以太-最高神阿蒙的第一个散发，原始的光之源；大地女神又与水同在；密特拉\*，出生在岩石上的神，是世俗男性火的象征，或拟人化的原始之光；密特拉，火女神，同时是他的母亲和妻子；火纯净的火元素

(主动的或男性的原则), 被认为是光和热, 与地球、水或物质(宇宙生成的女性或被动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密特拉神在波斯人眼中被认为是神的岩石。】密特拉是波斯世俗山博尔多的儿子+, 他从那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博尔多被称为火山——一座火山;因此, 它包含火、石、土和水——男性和主动元素, 女性或被动元素。这个神话具有启发性。】火神梵天和他多产的配偶; 印度教的 Unghi 是一个光辉的神, 从他的身体里流出一千股荣耀的溪流和七种火焰的舌头, 为了他的荣誉, 萨格尼库婆罗门保留了一种永恒的火焰, 直到今天; 湿婆, 由印度教徒的世俗山- 梅鲁山(喜马拉雅)所代表。这个可怕的火神, 在传说中, 像犹太的耶和华一样, 从天上降下来, 在火柱中, 还有其他十几个古代的双性神, 都大声宣告着他们隐藏的含义。除了原始创造的物理化学原理之外, 这两个神话还意味着什么呢? 在精神、力量和物质的三重表现中, 第一次揭示了最高原因; 神圣的关联, 在进化的起点, 寓言化为火与水的结合, 电气化精神的产物, 男性主动原则与女性被动元素的结合, 它们成为他们的地球孩子的父母, 宇宙物质, 原始物质, 其精神是以太, 星光之光!

因此, 世间的山、世间的蛋、世间的树、世间的蛇、世间的柱, 都可以被证明是科学证明的自然哲学真理的体现。所有这些山脉都包含着对原始宇宙演化的隐喻性描述, 虽然有细微的变化; 世俗的树, 那是随后的精神和物质的进化; 世俗的蛇和柱, 象征着这种双重进化的各种属性在它无尽的宇宙力量的关联中。在神秘的深山中——宇宙的母体——众神(力量)准备了有机生命的原子萌芽, 同时也准备了生命饮料, 当品尝时, 它唤醒了人的“灵性”。 躯体, 印度教徒的祭品, 就是这种神圣的饮料。因为, 在原始物质创造的时候, 它最粗劣的部分被用于物质的胚胎世界, 它更神圣的本质遍及宇宙, 无形地渗透和包围在它的空灵的波浪中新生的婴儿, 发展和刺激它的活动, 因为它慢慢地进化出永恒的混乱。

从抽象概念的诗歌开始, 这些世俗神话逐渐转化为宇宙符号的具体形象, 正如考古学现在所发现的那样。蛇, 在古人的形象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被《创世记》中对蛇的荒谬解释贬低为撒旦的同义词, 黑暗王子, 然而, 它是所有神话中最巧妙的象征。其一, 作为阿伽托之门, 它是治疗艺术和人类不朽的象征。它围绕着大多数清洁或保健神的形象。在埃及的神秘传说中, 健康之杯被蛇缠绕着。由于恶只能产生于善的极端, 蛇在其他方面下, 成为物质的典型; 它越远离最初的精神源泉, 就越会成为邪恶的对象。在最古老的埃及意象中, 如宇宙演化寓言中的奈夫, 当代表物质时, 世俗的蛇通常被表示为包含在一个圆圈内; 它横卧在宇宙的赤道上, 这就表明了由星体光构成的宇宙——物质世界是从它演化而来的, 同时又把物质世界包围起来, 而宇宙本身又被 Emepht 或至上的第一原因所束缚。产生太阳神的弗他, 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无数形像, 都表现为从世俗的蛋中爬出来, 因为这是最熟悉的形像, 在其中沉积和发展着每一个生命的胚芽。当蛇代表永恒和不朽时, 它环绕着世界, 咬着自己的尾巴, 因此没有提供连续性的解决方案。然后它就变成了星光。跟费雷西底学派的弟子们教导说, 以太(宙斯或 Zen)是最高九天, 它包围着超自然的世界, 它的光(星光)是集成的原始元素。

这就是蛇的起源, 在基督教时代蜕变成撒旦。它是摩西和卡巴拉主义者的“俄得”、“俄得”和“阿乌”。当它处于被动状态时, 当它作用于那些无意中被其电流吸引的人时, 星体光就是 Ob, 或巨蟒。摩西决心消灭所有那些对它的影响敏感的人, 他们让自己落入邪恶生物的容易控制之下, 这些邪恶生物在星界的波浪中移动, 就像水中的鱼一样; 它们围绕着我们, 在扎诺尼语中, 布尔沃-利顿称之为“门槛的居民”。当它被一个不朽的灵魂的有意识的流出所激活时, 它就成为了“天”; 因

为那时星光流是在一个内行者，一个纯洁的灵魂，或者一个有能力的催眠术者的指导下运作的，他自己是纯洁的，知道如何引导盲目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高的行星灵，一个从未被具体化的存在(尽管在这些等级中有许多人曾生活在我们的地球上)，偶尔也会降临到我们的领域，净化周围的气氛可以使主体看到，并在他身上打开真正神圣预言的泉源。至于术语 *Aour*，这个词被用来指定宇宙代理的某些神秘属性。它更直接地涉及炼金术士的领域，对一般公众不感兴趣。

同质化哲学体系的作者，克拉索墨涅的阿纳萨哥拉斯，坚信所有事物的精神原型，以及它们的元素，都可以在无限的宇宙中找到，在那里它们产生，在那里进化，在那里它们从地球返回。就像印度教徒把他们的 *Akas 'a*(天空或以太)拟人化并使之成为一个神的实体一样，希腊人和拉丁人也把以太神化了。维吉尔称宙斯为 *pater omnipotens æther \*Magnus*，伟大的神，以太。【\*维吉尔，《Georgica》，第二卷】

上面提到的这些存在是卡巴拉主义者的基本精神+，基督教牧师谴责他们为“魔鬼”，人类的敌人。【+斑菲利和其他哲学家解释了居民的本性。他们是恶作剧和欺骗，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完全温和和无害的，但如此虚弱，以至于在与人类沟通，他们不断寻求的伙伴最大的困难。前者并非出于聪明的恶意。精神进化的法则还没有把他们的本能发展成智慧，而智慧的最高光只属于不朽的灵魂，他们的推理能力处于一种潜在状态，因此，他们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拉丁教会与卡巴拉主义者相矛盾。圣奥古斯丁甚至与新柏拉图主义者斑菲利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些灵，”他说，“是骗人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就像神学家斑菲利所说的那样，而是出于恶意。他们把自己伪装成神和逝者的灵魂”(《Civit.Dei》，第十卷，第二章)。到目前为止，斑菲利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并不自称是魔鬼，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魔鬼!希波的主教补充道。但是，奥古斯丁希望我们相信他看到了自己，我们应该把那些没有头的人归为哪一类呢?或者圣杰罗姆的萨提尔，他断言这幅画在亚历山大展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们，他们是“长着山羊腿和尾巴的人”;而且，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其中有一个萨提尔确实被腌制了，装进了一个桶里送到了君士坦丁皇帝那里!】

德·Mousseaux 在他关于魔鬼的那一章中严肃地说:“德尔图良已经正式发现了他们狡猾的秘密。”

这是一个无价的发现。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父们的大量脑力劳动和他们在星体人类学方面的成就，那么，如果在他们精神探索的热情中，到目前为止，他们忽视了自己的行星，有时不仅否认它的运动权利，甚至还否认它的球形?

这就是我们在普鲁塔克的翻译兰霍恩中发现的: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索斯 [L.ii] 有人认为努马把灶神星建造成圆形，以代表地球，因为他们在灶神星上所说的地球就是地球。此外，菲洛劳斯同所有其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一样，认为火元素是宇宙的中心;普鲁塔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用毕达哥拉斯的名言说:“他们认为地球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处于世界的中心，但绕着火球旋转，既不是这台伟大机器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据报道，柏拉图也持同样的观点。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似乎早于伽利略的发现。

一旦承认存在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宇宙——如果“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的推测被他们的同事们接受的话，这似乎很可能是事实——许多迄今为止神秘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它作用于磁性介质的有机体，它穿透并渗透它们，通过催眠者强大的意志，或由看不见的生物达到同样的效果。一旦无声的操作完

成，被催眠的对象的星光或恒星的幻影就会离开它那麻痹的、尘世的棺材，在无垠的空间中漫游之后，就会来到神秘的“归宿”的门槛。对它来说，标志着“寂静之地”入口的大门现在只是半掩着；只有当这灵魂与它的更高的不朽的本质结合起来，永远离开它的凡人躯体的那一天，它们才会在如痴如醉的梦游者的灵魂面前大开其飞。在那之前，预言家或女预言家只能从裂缝中观察；能否或多或少地看透它，取决于千里眼的灵视的敏锐程度。

三位一体是所有古代民族共同持有的理念。三个 Dejotas——印度教的三相神；犹太卡巴拉的三个头。\*【\*“Tria capita exsculpta sunt, una intra alterum, et alterum supra alterum”——(Sohar; Idra Suta, sectio vii.)】“三个头在一个上面，一个在另一个上面。”埃及人的三位一体和神话中的希腊人的三位一体是包含两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原则的第一三重散发的相似代表。它是男性的逻各斯，或智慧，揭示的神，与女性的光环或 Anima Mundi 的结合——“神圣的伊伯玛”是卡巴拉主义者的瑟菲拉和诺斯替派的索菲亚——它产生了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对这一普遍教义的真正形而上学的解释仍停留在圣所内，但希腊人凭借他们的诗性本能，在许多迷人的神话中把它演绎出来。在 Nonnus 的酒神节中，酒神巴克斯，以及其他的寓言中，被描绘为与柔和、和煦的微风(神圣的灵魂)相爱，以奥拉普拉奇达的名字。\*【\*Gentle gale (lit.)】现在我们将让戈弗雷·希金斯说：“无知的神父们在构建他们的日历时，他们用这柔和的和风做了两个罗马天主教圣徒!!”SS. 奥拉和普拉奇达；——不，他们甚至把快乐的神转移到圣巴克斯那里，把他的灵柩和圣物带到罗马去看。两位“被祝福的圣人”的节日，奥拉和普拉奇达，发生在 10 月 5 日，接近圣巴克斯的节日。+【+希金斯,“Anacalypsis”;也见“Dupuis。”】

在“异教徒”的北欧创世传说中，可以找到多么富有诗意和伟大的宗教精神啊！在无垠的世俗深渊中，在狂怒的宇宙物质与原始力量的冲突中突然刮起了融雪之风。这是“未揭露的上帝”，他从火之国发出他的仁慈的气息，这是崇高的火焰的范围，在它的光芒中居住着这个伟大的存在，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界限；而看不见的灵魂的敌意，在黑暗的深渊中沉思，在混乱中呼唤秩序，一旦给了所有创造的动力，第一原因就退隐了，并永远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马莱，《北方古物》，第 401-406 页，和在《埃达》中的“Voluspa 之歌”】

在这些北欧的异教歌曲中，既有宗教又有科学。作为后者的一个例子，以奥丁之子托尔的概念为例。每当这个北方的大力神握着他那可怕的武器，那霹雳或电锤的柄时，他就不得不穿上他的铁手套。他还佩戴着一种被称为“力量腰带”的魔法腰带，每当将它束在身上时，都会大大增强他的神力。他骑着一辆由两只银色笼头公羊拉着的汽车，他那可怕的额头被一圈星星环绕着。他的战车有一根尖尖的铁杆，火花四溅的车轮不停地在隆隆作响的雷云上滚动。他将他的铁锤以不可抵抗的力量掷向反抗的冰霜巨人，他将他们融化并消灭。当他去乌达尔泉时，众神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人类的命运，他独自步行，其余的神都在骑马。他步行，因为他担心在穿过彩虹桥时，他的雷鸣车可能会把彩虹桥烧起来，同时把乌达尔泉的水煮沸。

如果用简单的英语来解释，挪威的传说制造者对电非常熟悉，这个神话又该如何解释呢？雷神是电的自然化身，他只有在铁手套的保护下才能处理这个特殊的元素，铁手套是它的天然导体。他的力量带是一个封闭的电路，隔离电流被强制围绕着运行，而不是在空间中扩散。当他驾车冲过云层时，他就是处于活跃状态的电，车轮上散射的火花和云层隆隆的雷声就是明证。战车上尖尖的铁杆使人联想起避雷针；两只公羊作为他的骏马是我们熟悉的古代男性或生殖能力的象征；他

们的银色缰绳代表了女性的原则，因为银是露娜，阿斯塔特，黛安娜（罗马神话之处女性守护神）的金属。因此，在公羊和他的缰绳中，我们看到自然的主动原则和被动原则以对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一个向前冲，另一个抑制，而两者都服从于渗透世界的电性原则，电性原则给予它们动力。在电力供应的冲击下，男女原则在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中结合和重组，结果是一一可见自然的进化，其中最荣耀的是行星系统，在神话中，托尔的额头上装饰着一圈闪闪发光的圆球，以此来寓言。当他处于活跃状态时，他那可怕的雷电摧毁一切，甚至是其他较小的泰坦的力量。但他走在彩虹桥上，彩虹桥，因为要和其他比他强大的神在一起，他不得不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他不能在他的车里；否则他就会放火烧死所有。托尔不敢煮沸乌达尔泉的含义，以及他不愿煮沸的原因，只有在我们的物理学家彻底弄清行星系统中无数成员之间的相互电磁关系(现在只是怀疑)时，才会被理解。梅耶尔教授和斯特里·亨特教授最近发表的科学论文揭示了真相。古代的哲学家们相信，不仅是火山，沸腾的泉水也是由地下电流的集中引起的，而且这个原因还产生了各种性质的矿藏，这些矿藏形成了具有治疗作用的泉水。如果有人反对说，古代的作者们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个事实，按照我们这个世纪的观点，他们几乎不了解电，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并不是所有体现古代智慧的著作现在都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存在。清澈凉爽的乌达尔泉水需要每天灌溉这棵神秘的世俗之树；如果它们受到了托尔或有功电流的干扰，它们就会被转换成不适合这个目的的矿泉。上述的例子将支持哲学家们的古老主张，即每一个神话中都有一个逻各斯，或每一个虚构的真理的基础。

## 第六章

“赫尔墨斯，我的典章永远的持有者.....  
然后拿起他的权杖，用它来装饰凡人的眼睑  
它可以随意关闭，沉睡者也可以随意醒来。”

——《奥德赛》第五卷

“我看到萨莫色雷斯人的戒指跳跃，  
铜碟子里的钢屑沸腾了，  
下面刚放了一块磁石；  
带着疯狂的恐怖，仿佛铁一般，  
以严厉的仇恨逃离...”

——卢克莱修（古罗马哲学家及诗人），第六卷

“但是兄弟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对医学知识的惊人了解。他们靠的不是魅力，而是简单。”

——真正玫瑰十字会的起源和属性的描述手稿

精神物理学现象

## 我们欠帕拉塞尔苏斯的债

库克教授在他的《新化学》中说的那句话，是一位科学家说过的最真实的话之一。“科学史表明，在科学真理生根发芽之前，时代必须做好准备。科学的贫瘠预言之所以贫瘠，是因为真理的种子落在了贫瘠的土壤上；而且，当成熟的时刻到来时，种子已经生根，果实已经成熟...每个学生都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在原有的基础上所增加的新真理的份额是如此之少。”

化学最近经历的革命，经过精心策划，使化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事实上。如果炼金术士们的主张能够得到公正的审查，并从理性的角度加以研究，那也就不足为奇了。要跨越新化学和旧炼金术之间的狭窄鸿沟，即使比他们从二元论到阿伏伽德罗定律所做的努力更难，也是微乎其微的。

正如 Ampère 把阿伏伽德罗介绍给我们当代的化学家一样，也许有一天莱辛巴赫会发现他的 OD 为他对帕拉塞尔苏斯的欣赏铺平了道路。五十多年后，分子才被接受为化学计算的单位；它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半的时间，使瑞士神秘主义者的最高功绩被承认。关于治愈灵媒的警告段落\*可能是读过他作品的人写的。【\*摘自伦敦《唯灵论》杂志】“你必须明白，”他说，“磁铁是被感染者寻找的人类生命的精神，因为他们都将自己与外界的混乱相结合。因此健康的人通过磁力的吸引被不健康的人感染。”

折磨人类的疾病的主要原因；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秘密关系，被现代科学界的人徒劳地折磨着，想要找到一些线索来进行他们的推测；他在大量的作品中描述和解释了人体每一种疾病的细节和治疗方法。所谓的奥斯特教授发现的电磁学，在三个世纪前就被帕拉塞尔苏斯使用过。这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审视他治疗疾病的方式来证明。没有必要夸大他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因为公正和无偏见的作家都承认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海曼，《医学》，《外科论文》，伯尔著，1778年】布里埃尔·德·波伊斯蒙特称他为“天才”，并同意德勒兹的观点，认为他开创了医学史上的新纪元。他成功的秘诀，正如他们所说的，魔法疗法，在于他对那个时代所谓博学的“权威”的蔑视。“寻求真理，”帕拉塞尔苏斯说，“我扪心自问，如果世界上没有医学老师，我怎么去学习这门艺术呢？只有在大自然敞开的伟大的书中，由上帝的手指书写...我被指责和谴责，因为我没有进入正确的艺术之门。但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盖伦，阿维森纳，Mesue, Rhasis，还是诚实的本性？我相信，最后！我走进这扇门，是大自然的光，而不是药剂师的灯指引我的道路。”

这是对既定法则和科学公式的彻底蔑视，这是一种渴望与自然的精神相融合，只从自然中寻求健康、帮助和真理之光的渴望，是当代侏儒对火哲学家和炼金术士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原因。难怪他被指责为江湖骗子，甚至酗酒。对于后一项指控，海曼大胆无畏地为他开脱，并证明这项指控来自于“奥波里诺斯，他曾和他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目的是了解他的秘密，但他的目的失败了；因此，他的门徒和药剂师的邪恶的报告。”他是动物磁学学院的创始人，也是磁体神秘特性的发现者。由于年龄的关系，他被打上了巫师的烙印，因为他的治疗是不可思议的。三个世纪后，杜波提男爵还被罗马教会指控有巫术和恶魔行为，被欧洲学者指控有江湖骗子行为。正如火哲学家所说，只有化学家才会屈尊看待“活生生的火”，而他的同事们不会这么做。“你已经忘记了你父亲教你的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你从来就不知道.....这声音对你来说太响了！”+【+罗伯特·弗拉德，《政府论 III》】

## 催眠术——它的起源，接受，潜力

一本关于魔法精神哲学和神秘科学的著作，如果不特别注意动物磁学的历史，那将是不完整的，因为自 16 世纪后半叶帕拉塞尔苏斯开始，动物磁学的历史就一直与它相伴。

我们将简要地观察它在巴黎的出现时，从德国进口安东梅斯默。让我们小心翼翼地细读那些在首都的科学院里正在腐烂的旧论文，因为在那里，我们会发现，在相继否定了自伽利略以来的每一项发现之后，“不朽者”们对磁力和催眠的蔑视达到了高潮。他们自觉地关上了自己面前的门，这扇门通向那些隐藏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黑暗区域的自然界最大的秘密。伟大的万能溶剂，碱，就在他们触手可及之处——他们经过了它；现在，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读了下面的忏悔：

“尽管如此，在直接观察的范围之外，我们的科学(化学)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我们的理论和体系，尽管它们都可能包含一个真理的核心，经历着频繁的变化，并经常被革新。”\*【\*J. P. 库克教授，《新化学》。】

如此武断地断言催眠和动物磁力不过是幻觉，意味着它是可以被证明的。但是，这些只有在科学上才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在哪里呢？学者们得到了成千上万次的机会，使他们自己确信它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总是拒绝。催眠师和治疗师徒劳地援引聋人、瘸子、病人和垂死者的证词，他们通过简单的手法和使徒的“按手礼”被治愈或恢复生命。当事实显而易见，不容断然否认时，人们通常用“巧合”来回答；“老是哦”、“小摺”、“夸张”、“庸医的医术”是我们最喜欢的表达，我们的托马斯太多了。牛顿，这位著名的美国医学家，所做的即时治疗比纽约市许多著名医生一生中所治疗的病人还要多；雅各布轻步兵在法国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过去四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积累起来的证据都看作是幻觉，是与聪明的江湖骗子的勾结，是精神错乱呢？即使是呼吸这样一个巨大的谬误，也相当于对自己的疯狂行为进行了自我指责。

尽管雷马里最近的命题，怀疑者和大多数医生和科学家的嘲笑，这个主题不受欢迎，最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不知疲倦的迫害，用催眠术对抗女性的传统敌人，这种现象的真相是如此明显和不可征服，甚至连法国的地方行政官也不得不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一点，虽然很不情愿。著名的千里眼罗杰夫人被指控与她的催眠师福丁博士一起，假借名义获取金钱。1876 年 5 月 18 日，她在塞纳河惩戒法庭受审。她的见证人是杜·波代男爵，他是法国近 50 年来的催眠大师；她的支持者，同样著名的儒勒·法佛尔。这一次，真理胜利了——指控被放弃了。是演讲家非凡的口才，还是无可辩驳、无可指责的事实赢得了胜利？但是，《精神评论》的编辑雷马里也有对他有利的事实。此外，还有一百多名值得尊敬的证人提供的证据，其中包括欧洲的知名人士。对此只有一个答案——地方法官们不敢质疑催眠术的事实。灵摄影、灵说唱、写作、移动、谈话，甚至灵物质化都可以被模拟；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几乎没有一种物理现象能被一个聪明的杂技演员用机器模仿。单是催眠术和主观现象的奇迹就足以对抗骗子、怀疑论、严谨的科学和不诚实的灵媒；这种麻木的状态是不可能伪装的。唯灵论者急于将他们的真理宣扬出来，并将其强加于科学之上，他们培育出催眠现象。在埃及大厅的舞台上，一个梦游者陷入了沉睡。让她的催眠师把她自由的灵魂送到公众可能想到的所有地方；测试她的千里眼和神听；在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插上一根针，催眠师可能已经把它穿过去了；把针插入她眼皮下面的皮肤；烧她的肉，然后用利器割伤。“不要害

怕!”Regazzoni 和 Du Potet, Teste 和 Pierrard, Puysegur 和 Dolgorouky 惊呼——“一个被催眠或着迷的对象永远不会受到伤害!”当所有这些都完成后,邀请任何一个当时流行的巫师,其渴望吹牛,是或假装是,擅长模仿每一个精神现象,让他的身体接受同样的测试!\*【\*在《医学院刊》中,巴黎,1837年,第一卷,第343页等,可以找到奥德特医生的报告,他为了查明一位女士在磁睡眠中是否处于麻木状态,就用针扎她,把一根长针插进肉里,直插到针头,然后把她的一根手指在蜡烛的火焰里握了几秒钟。从一位普莱恩顿夫人的右胸部中取出了一个肿瘤。手术持续了12分钟;在整个过程中,病人和催眠师非常安静地交谈,没有任何感觉(“Bul. de l’Acad. de Med.,” Tom. ii., 第370页)】

据报道,儒勒·法佛尔的演讲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雄辩使法官和公众为之倾倒。我们听过儒勒·法佛尔的话的人最容易相信这句话;不幸的是,只有他的论点最后一句所体现的陈述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现象,科学虽然承认,却不想加以解释。公众可能对此一笑置之,但我们最杰出的医生却严肃地对待它。正义不能再忽视科学已经承认的东西了!”

如果这个广泛的宣言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如果催眠术被许多而不是少数真正的科学家公正地研究过,更希望质疑自然而不是仅仅出于权宜之计,公众将永远不会微笑。公众是一个温顺而虔诚的孩子,护士领着他们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它选择它的偶像和拜物,并按他们所制造的声音的比例崇拜他们;然后胆怯地转过身来,带着一种奉承的目光,想看看护士,也就是“公众舆论”老太太,是否满意。

据说,古老的基督教神父拉克坦提乌斯曾说过,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哪个怀疑者敢在魔法师面前断言灵魂不是从肉体中幸存下来的,而是与肉体一同死去的;“因为他会召唤死人的灵魂,让人看见他们,并让他们预言未来的事件,从而当场驳斥他们。”\*【\*《预言,古代与现代》,A.怀尔德著,《颅相学杂志》。】罗杰夫人一案的地方官和法官。杜·波提男爵就在那里,他们害怕看到他蛊惑梦游者,因此迫使他们不仅相信这种现象,而且承认它——这要糟糕得多。

现在来谈谈帕拉塞尔苏斯的学说。他的文风虽然生动,却令人费解,读起来就像《以西结书》里的藏书卷一样“内与外”。提出非正统理论的危险在那个时代是极大的;教会很强大,巫师们被烧死了几十个。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帕和尤金尼·菲拉勒提斯因他们的虔诚宣言而著名,就像他们在炼金术和魔法方面的成就而著名一样。帕拉塞尔苏斯关于磁铁神秘特性的全部观点在他的著作《Archidaxarum》中得到了部分解释,书中他描述了奇妙的酞剂,这是一种从磁铁中提取的药物,被称为 Magisterium Magnetis, 部分在 De Ente Dei 和 De Ente Astrorum, Lib.I.。但是所有的解释都是用一种对世俗的人来说难以理解的措辞。“每个农民都知道,”他说,“磁铁可以吸引铁,但一个聪明人必须自己去问...我发现,磁体除了具有吸引铁的这种可见的力量外,还具有另一种隐藏的力量。”

他进一步证明,在人的内心隐藏着一种“恒星力量”,这种力量是从恒星和天体散发出来的,而人类的灵性形态——星光灵——就是由它们组成的。这种本质的同一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彗星物质的灵,总是与吸引它的恒星直接相关,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都是磁铁。地球和所有其他行星和人类地球的组成是他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身体来自元素,[星光]灵来自星星...人类为了维持血液和肉体的营养,吃和喝自然的物质;来自星辰的智慧和思想支撑着他的灵。”分光镜证实了他关于人与星的成分相同的理论。物理学家们现在给班上的学生讲授

太阳和行星的磁力。\*【\*太阳是一个白炽球体的理论——正如最近的一本杂志所说——“正在过时”。据计算，如果太阳——我们知道它的质量和直径——“是一块实心的煤，而足够数量的氧气可以以我们所看到的效果所必需的速度燃烧，它将在不到 5000 年的时间里被完全消耗掉。”然而，直到几个星期以前，人们还认为——不，现在还认为——太阳是一个蒸发金属的容器!】

在已知的构成人体的物质中，已经在恒星中发现了氢、钠、钙、镁和铁。在所有被观察到的数以百计的恒星中，都发现了氢，只有两颗除外。现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他们是如何反对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的人与恒星是由类似物质组成的理论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如何嘲笑他，因为他认为两者之间有化学上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然后意识到分光镜至少证明了他的一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预言他的其他理论迟早会被证实是不是很荒谬呢?

现在，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出现了。帕拉塞尔苏斯是如何了解到恒星的组成的呢?直到最近，事实上直到分光镜的发明，我们的学术机构才对天体的组成完全一无所知。即使是现在，尽管有了望远镜和其他非常重要的现代改进，除了一些元素和假设的色球层，对他们来说，恒星中的一切仍然是一个谜。帕拉塞尔苏斯能如此确信星宿的性质吗?除非他有科学所不知道的方法。然而，她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这些手段的名称也听不出来，这就是密斯哲学和炼金术。

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帕拉塞尔苏斯是氢的发现者，早在任何正统的学者想到氢之前，他就知道氢的所有性质和组成;他跟所有火哲学家一样，学过占星术和天文学;如果他确实断言人与星星有直接的关系，他很清楚他所断言的是什么。生理学家要证实的下一点是他的命题，即身体的营养不仅来自胃，“还通过存在于所有自然界的磁力，通过磁力，每个个体都为自己吸收特定的营养。”他进一步说，人类不仅从处于平衡状态的元素中汲取健康，也从受到干扰的元素中汲取疾病。正如科学所承认的那样，生命体受制于吸引力和化学亲和力的法则;根据生理学家的说法，有机组织最显著的物理特性是自吸特性。那么，还有什么比帕拉塞尔苏斯的这种理论更自然的呢?他说，我们这具有吸收力的、吸引人的、化学物质的身体，将星光或恒星的影响凝聚在自己身上。“太阳和星星吸引我们到它们自己，而我们又从它们吸引到我们。”科学对此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呢?我们释放出的是什么，在莱辛巴赫男爵发现的人类的碘的放射物中得到了证明，这种放射物与磁铁、晶体，甚至所有植物生物体的火焰相同。

帕拉塞尔苏斯主张宇宙的统一性，他说“人类的身体是由原始物质(或宇宙物质)所拥有的”;分光镜通过显示存在于地球和太阳中的相同的化学元素，在所有的恒星中也发现了，从而证明了这一论断。分光镜做的更多:它显示所有的恒星都是太阳，与我们的恒星的结构相似;\*梅尔教授+告诉我们，地球的磁场状况随着太阳表面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而且据说地球的磁场“受太阳辐射的影响”，作为太阳的恒星也一定会发出相应程度的辐射，对我们产生影响。【\*参见尤曼斯的《基于新系统的化学——光谱分析》。】【+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看看他的《地球是一块大磁石》——这是 1872 年在耶鲁科学俱乐部发表的演讲。还有，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关于“太阳和地球”的讲座。】

“在我们的梦中，”帕拉塞尔苏斯说，“我们就像植物一样，拥有基本的和有生命的身体，却没有灵。在我们的睡眠中，星光体是自由的，并且可以，由于其本性的弹性，或与它的睡眠载体在附近盘旋，或飞得更高，与它的星星父母进行交谈，或甚至在很远的距离与它的兄弟进行交流。预言人物的梦、预言和现世的欲望，是星光灵的官能。对于我们初级和粗鄙的身体来说，这些天赋是无法给予的，因

为在死亡时，它会降入大地的怀抱，与物质元素团聚，而几个灵则会返回星星。动物，”他补充说，“也有它们的预感，因为它们也有一个星光体。”

作为帕拉塞尔苏斯的信徒，范·赫尔蒙特的观点大体相同，不过他的磁学理论发展得更加丰富，阐述得更加细致。“Magnale Magnum”指的是神秘的磁性“使一个人能够相互影响另一个人”，他认为这是自然界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共鸣。因产生果，果返回因，两者互为因果。“磁力，”他说，“是一种未知的天体性质；很像恒星，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一个被创造的存在都拥有自己的天界力量，并与天堂紧密相连。人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在外表上起作用，但实际上却隐藏在人的内心。这种神奇智慧和力量就这样沉睡，但是，被一种单纯的暗示被激发成活动，变得更有活力，外在的肉体和黑暗被压抑得越多.....这就是卡巴拉主义的艺术效果；它能使灵魂恢复那种神奇而自然的力量，那种力量就像在睡梦中被惊醒时所失去的一样。”\*【\*《De Magnetica Vulner Curatione》，第722页，1.c】

范·赫尔蒙特和帕拉塞尔苏斯都同意狂喜状态下意志的巨大力量；他们说：“灵无处不在；灵是磁性的媒介”这种纯粹的原始魔法并不存在于迷信的习俗和无用的仪式中，而是存在于人类的宏伟意志中。“不是天堂和地狱的灵魂主宰着物质的自然，而是隐藏在人体内的灵魂和灵就像火隐藏在燧石中一样。”

恒星对人的影响理论是中世纪所有哲学家都阐述过的。“恒星同样由地球上的天体元素组成，”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说，“因此这些想法相互吸引...影响只有通过灵的帮助才能产生；但这灵弥漫于整个宇宙，并与人类的灵完全一致。获得超自然力量的魔法师必须拥有信仰、爱和希望...万物中都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因此才有了神奇的魔力。”

杰纳勒·普里森顿+的现代理论与火哲学家的观点惊人地一致。【+参见“蓝光的影响”。】他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正负电的观点，以及自然界万物的相互吸引和排斥的观点，似乎是从英国玫瑰十字会的大师罗伯特·弗拉德那里复制过来的。“当两个人互相接近时，”火哲学家说，“他们的磁性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主动的；也就是说，积极的或消极的。如果它们发出的光被打断或被抛回去，就会产生反感。但是当射线从两边穿过时，就有了正磁性，因为射线从中心到圆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仅影响疾病，也影响道德情绪。这种磁性或同情心不仅存在于动物中，也存在于植物和矿物中。”\*【\*Ennemoser，《魔法史》】

现在我们将注意到，当梅斯默把他的“磁桶”和完全基于帕拉塞尔苏斯学派哲学和学说的体系引入法国时——这一伟大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发现是由内科医生治疗的。它将表明，当一个科学主体与他们自己珍视的理论发生冲突时，它会表现出多么无知、肤浅和偏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784年法国科学院委员会的忽视，很可能是由于目前公众思想的物质主义倾向；当然，在原子哲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忠诚的老师们承认的存在的差距。1784年的委员会由波里、萨林、阿塞特和著名的吉约坦等人组成，后来又有富兰克林、勒罗瓦、贝利、德堡和拉瓦锡加入其中。不久之后，鲍里去世了，马戈继承了他。有两件事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强烈的偏见下开始的，而且只是因为国王的专横命令；他们观察催眠术微妙事实的方式是不明智和狭隘的。他们由贝利撰写的报告意在在这门新科学造成致命的打击。它在各个学校和社会各阶层大肆传播，引起了贵族和富有的商业阶层的极大不满，因为他们曾经资助过梅斯默，亲眼目睹过他的治疗方法。Ant.L. de Jussieu 是一位最高级别的院士，他曾与著名的宫廷医生 d-Eslon 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彻底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非常精确的反报告，在书中，

他提倡医学界仔细观察磁流体的治疗效果，并坚持立即发表他们的发现和观察结果。他的要求得到了大量回忆录、论辩著作和发展新事实的教条性书籍的出现的满足；以及图雷的作品《关于磁性动物的研究和质疑》，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学识，激发了对过去记录的研究，以及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相继出现的国家的磁现象被展示在公众面前。

梅斯默的学说只不过是帕拉塞尔苏斯、范赫尔蒙特、桑塔内利和苏格兰人麦克斯韦的学说的重述；他甚至还因抄袭伯特兰的著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原则而有罪。\*

【\*《Du Magnetisme Animal, en France》. 巴黎, 1826.】在 Stewart 教授的著作中，作者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之间的某种媒介是机器，而能量定律是运行这台机器的定律。【+《能量守恒》N. Y., 1875.】尤曼斯教授称之为“现代主义”，但我们发现，在梅斯默于 1775 年，也就是一个世纪前，在他写给外国医生的信中提出的 27 个主张中，如下：第 1，天体、地球和生命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第 2，一种流体，普遍地扩散着，持续着，不容许有任何真空，它的精妙是无可比拟的，它的性质能够接受、传播和传达一切运动的印象，这就是这种影响的媒介。由此看来，这个理论根本就不那么现代。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说：“我们可以把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物理机器。”梅斯默：第 3，这种相互作用受至今未知的力学定律的制约。

梅尔教授重申了吉尔伯特关于地球是一块大磁石的学说，并指出地球引力强度的神秘变化似乎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随着这颗行星每天和每年的转动而变化，随着席卷它表面的巨大火波而跳动。”他谈到了“地球的指导性影响的不断波动和潮起潮落。”梅斯默：

第 4，“从这一作用中会产生可被认为是流动和回流的交替效应。”

第 6，正是通过这种运作（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最普遍的运作），天体、地球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活动关系才会发生。

对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来说，还有两个会很有趣：

第 7，物质和有组织的物体的性质都依赖于这种运作。

第 8，动物的身体经历了这种药剂的交替作用；而正是通过潜移默化地进入神经的实质，它才会立即影响神经。

在 1798 年至 1824 年期间，法国科学院任命了第二个委员会来研究催眠术，《磁性动物编年史》是由圣路易陆军中将、科学院院士、欧洲许多学术团体的通讯记者海宁·德·库维利耶所著，查阅起来可能会大有好处。1820 年，普鲁士政府指示柏林学院为有关催眠术的最佳论文颁发 300 金币的奖金。在昂古莱姆公爵殿下的主持下，巴黎皇家科学学会为同样的目的颁发了一枚金牌。法国的贵族，法国科学院的四十个院士之一，所有欧洲主要政府学术团体的荣誉成员，德·拉·普雷斯侯爵发表了一本名为《关于概率的哲学》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这位著名的科学家说：“在我们可以用来了解自然界中难以察觉的因素的所有工具中，神经是最敏感的，尤其是当特殊的影响增加它们的敏感度时... 由于某些人的神经极度敏感而产生的奇异现象，使人们对一种新媒介的存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种新媒介被命名为动物磁性... 我们离了解自然的所有代理人和他们的各种行为模式还很远，仅仅因为这些现象在我们的实际信息状态下是无法解释的，就否定它们是很难做到哲学的。我们的职责只是仔细地审查它们，就像我们很难接受它们一样，更加谨慎地审查它们。”梅斯默的实验得到了德·普伊斯格尔侯爵的极大改进，他完全不用仪器，在他布西西庄园的佃户中产生了显著的疗效。这些研究结果公布后，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都取得了成功。1825 年，

福瓦萨克先生向医学院提议开展一项新的研究。一个由阿德隆、帕里西、马克、伯丁、森和记者哈森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一致建议采纳这一建议。他们大胆地宣称：“在科学中，没有绝对的、不可撤销的决定。”他们还说，1784年富兰克林委员会的结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估算的方法：“这一判决所依据的实验似乎并没有同时和必要地召集所有的委员，还有道德倾向，根据他们被指派去考察的事实的原则，这些倾向必然导致他们的彻底失败。”

关于磁力作为一种秘密疗法的说法，在现代唯灵论方面被最受尊敬的作家说过很多次，即：“学院的职责是研究它，对它进行审判；最后，禁止对这门艺术十分陌生的人使用和实践这门艺术，因为他们滥用这一手段，使它成为一种财富和投机的对象。”

这份报告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在1826年5月，学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以下几位著名人士组成：勒鲁，Bourdois de la Motte, Double, Magendie, Guersant, Husson, Thillaye, Marc, Itard, Fouquier 和 Guenau de Mussy。他们立即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并连续干了五年，通过赫森先生把他们的观察结果告诉学院。报告包含了对各种现象的描述，分为34个不同的段落，但由于这项工作不是专门针对磁学的，我们只写几个简短的摘要就够了。他们断言，手的接触、摩擦和通过都不是必然需要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凝视的意志和固着已经足以产生磁性现象，甚至在不知道被磁化的情况下。“久经证实的治疗现象”仅依赖于磁场，没有磁场就无法复制。梦游状态是存在的，并且“促进了新能力的发展，这些新能力被称为千里眼、直觉、内在预见。”睡眠(磁性物质)“在被磁化的人看不见的情况下被激发，他们完全不知道用来激发睡眠的方法。”磁化物，一旦控制了他的对象，可能“把他完全带入梦游症，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带他离开，离开他的视线，在一定的距离，通过关闭的门。”睡眠者的外部感觉似乎完全瘫痪了，一套重复的装置将被付诸行动。“大多数时候，他们对外部和意想不到的噪音完全陌生，在他们的耳朵里，如铜容器的声音，强行撞击，任何沉重的物质的下落，等等...我们可以让他们呼吸盐酸或氨气，而不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甚至不会让他们产生怀疑。”委员会可以“用羽毛来挠他们的脚、鼻孔和眼睛的角度，掐他们的皮肤，使其产生瘀斑，然后用大头针扎到指甲下相当深的地方，而不表现出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意识到的迹象。总而言之，我们曾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在一次极其痛苦的手术中，竟毫无知觉，他的面部、脉搏和呼吸都没有丝毫的感情。”

关于外部感觉的内容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于体内的原生质是怎么说的，因为体内的原生质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证明人与羊肉原生质之间有显著区别的证据。“当他们处于这种梦游状态时，”委员会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被磁化的人，仍然保持着清醒时的各种能力的活动。他们的记忆甚至似乎更可靠，更广泛...我们已经看到两个梦游者闭上眼睛，分辨出摆在他们面前的物体；他们在不碰卡片的情况下说出了卡片的颜色和价值；他们读过手写的字，或者偶然翻开的几行书。即使眼睑完全闭合，也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在两个梦游者身上认识到，预见的能力或多或少对有机体起着复杂的作用。其中一份报告是在几天前，不，是几个月前宣布癫痫发作的日期、时间和分钟；另一个则宣告了治愈的时机。他们的预言非常准确地实现了。”

委员会说：“它已经收集和传播了足够重要的事实，促使它认为科学院应该鼓励对磁学的研究，把磁学作为心理学和自然史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分支。”委员会总结说，这些事实是如此的不寻常，以至于他们几乎想象不到。

学院将承认他们的现实，但抗议说，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被一个崇高人物的动机所

激励，“对科学的热爱，以及有必要证明学院对我们的热情和奉献抱有的希望是正确的。”

他们的担心完全有理由，因为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没有参加实验，正如 M. 哈森告诉我们的那样，“认为在报告上签字是不对的”。

这就是生理学家马根迪，尽管官方报告说他“没有参加实验”，在他那本著名的《人类生理学》中，他毫不犹豫地用了四页的篇幅来讨论催眠这一主题。他在总结了所谓的催眠现象之后，并没有像其他委员会成员所要求的博学和科学造诣那样毫无保留地予以肯定，他说：“自尊和职业尊严需要在这几点上谨慎行事。他(这位见多识广的医生)会记得，神秘是多么容易滑向江湖骗子，而这一职业在受到可敬的医生的支持时，是多么容易因其外表而被贬低。”书中没有任何字句能让读者知道他被学院正式任命为 1826 年的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了会场；他根本不了解催眠现象的真相，现在却在单方面作出判断。“自尊和这个职业的尊严”可能要求人们保持沉默！

三十八年后，一位专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英国科学家，他的声望甚至比马根迪还要高，却因为一种不公平的行为而堕落下来。约翰·廷德尔教授有机会研究唯灵论现象，帮助他们摆脱无知、不诚实的研究者的控制，但他回避了这个话题；但是在他的《科学片断》中，他却犯了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引用过的那些失礼的措词。

但我们错了；他做了一次尝试，就够了。在《碎片》中，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到桌子底下，去看这些叩击声是如何创作的，然后带着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对人性的绝望站了起来！以色列帕特南用手和膝盖爬行杀死巢穴里的母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类比，用来评估化学家在黑暗中探索丑陋真相的勇气；但帕特南杀死了他的狼，廷德尔也被他的狼吃掉了！“Sub mensa desperatio”应该是他盾牌上的座右铭。

在谈到委员会 1824 年的报告时，同时期著名的科学家阿尔方斯·泰斯特博士说，该报告给学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很少有人相信：“没有人可以质疑委员们的诚实，他们的诚信和渊博的知识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被怀疑受到了欺骗。事实上，有些不幸的真理会使相信它们的人，特别是那些坦率地公开承认它们的人，受到损害。这是多么真实啊，让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记录来证明吧。当罗伯特·黑尔教授宣布他的唯灵论研究的初步结果时，他，尽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之一，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个傻瓜。当他证明他不是，他被指控为老糊涂；哈佛大学的教授们谴责“他疯狂地坚持这个巨大的骗局”。

当这位教授在 1853 年开始他的研究时，他宣布他“感到自己被召唤，作为对同胞的一种义务，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阻止流行的疯狂潮流，这种疯狂潮流无视理性和科学，正在迅速形成一种叫做唯灵论的严重错觉。”虽然，根据他的声明，他“完全符合法拉第的转桌理论”，但他具有科学王子们的真正伟大之处，他能把研究做得彻底，然后说出真相。他是如何得到终身伙伴的回报的，让他自己说出来吧。1854 年 9 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他说：“他从事科学研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从未受到质疑，直到他成为一个唯灵论家；而他作为一个人的正直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受到过攻击，直到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在他们的报告中谴责了他知道是真的、而他们不知道是假的东西。”

这几句话表达了多少凄惨的哀愁啊！一个 76 岁的老人——一个半个世纪的科学家，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抛弃！而现在，曾被誉为英国最杰出科学家之一的 a.r. 华莱士先生，宣布了他对唯灵论和催眠术的信仰，却被人以同情之心来形容。圣彼得堡的

尼古拉斯·瓦格纳教授，作为一名动物学家，他的声誉是最引人注目的之一，而反过来，他却因他异乎寻常的坦率而受到惩罚，因为他粗暴地对待俄罗斯科学家！在现代唯灵论的例子中，有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如果神秘科学受到一类人的恶意攻击，那么，在那些以他们的名字为科学本身增添光彩的人中间，也一直有他们的捍卫者。第一类是被称为“科学之光”的艾萨克·牛顿，他是帕拉塞尔苏斯、范·赫尔蒙特和一般火哲学家所教导的电磁学的忠实信徒。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宇宙空间和引力学说纯粹是一种磁学理论。如果他自己的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说，他所有的推测都是建立在“世界的灵魂”之上的，那是一种伟大的、普遍的、有磁性的媒介，他把它称为神圣的感觉器官。\*【\*《自然哲学基本原理》。】“在这里，”他说，“问题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灵，它穿透一切，甚至是最坚硬的身体，隐藏在它们的本质中。通过这种灵的力量和活动，身体相互吸引，并在接触时粘在一起。通过它，电体在最远处和近处都起着吸引和排斥的作用；通过这种灵，光也流动，折射和反射，并温暖身体。所有的感官都被这种灵所激发，动物通过它移动它们的四肢。但这些事情不能简单地用言语来解释，而且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完全确定宇宙灵运作的规律。”

有两种磁化方式；第一种是纯粹的动物，另一种是超然的，取决于催眠者的意志和知识，以及催眠者的灵性程度，以及他接受星光印象的能力。但现在要确定的是，千里眼更多地取决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对一个能手来说，就像杜·波特一样，最积极的主题必须提交。如果他的视线被催眠师、魔法师或幽灵巧妙地引导，那么光一定会向我们展示它最秘密的记录；因为，如果它是一本对那些“看而不懂”的人永远关闭的书，那么另一方面，它对那些愿意看到它被打开的人永远是打开的。它保存着一份完整的记录，记录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我们生活中最细微的行为都印在上面，甚至我们的思想也被记录在永恒的石板上。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中所看见的、由天使展开的书，“就是生命的书，藉著这本书，死人必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简而言之，它是上帝的记忆！

“神谕断言，思想，人物，人的印象，和其他神圣的异象，出现在埃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形像的事物都被形像化了，”琐罗亚斯德的迦勒底神谕的一个古老片段说。\*【\*“Simpl. in Phys.”,143;《迦勒底神谕》，科里】

因此，古代和现代的智慧，占卜和科学，都同意证实卡巴拉主义者的主张。正是在星光的坚不可摧的石板上，镌刻着我们所思考的每一个思想，我们所执行的每一个行动；而未来的事件——长期被遗忘的原因的影响——已经被描绘成一幅生动的图画，供预言家和先知跟随。记忆——物质主义者的绝望，心理学家的谜，科学的狮身人面像——对一个学习旧哲学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用来表示人类无意识地施加并与许多低等动物分享的那种力量的名称——用内在的眼光看星光，在那里看到过去的感觉和事件的影像。与其在大脑中寻找“生者和死者的显微照片，我们参观过的场景，我们参与过的事件”，+他们去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那里储存着每个人的生活记录，以及可见宇宙的每一次脉动，直到永远！【+德雷珀，《宗教与科学的冲突》。】

这一闪而过的记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的一生中被遗忘已久的每一个场景的写照——当风景被间歇的闪电展现在游客面前时——难道仅仅是挣扎的灵魂进入用不朽的色彩描绘他的历史的静默画廊时的突然一瞥。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个事实——我们经常会认出熟悉的场景、风景和谈话，我们第一次看到或听到的，有时是在从未去过的国家，都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的。轮回的信徒将此作为一个额外

的证据，证明我们在其他肉体之前存在。这种对我们从未见过的人、国家和事物的认识，被他们归因于对以前经历的灵魂记忆的闪现。但是，古代的人们，和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一样，坚定地持有相反的观点。

他们断言，尽管这一心理现象是支持不朽和灵魂预先存在的最伟大的论点之一，但后者被赋予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的物理大脑之外的记忆，这并不能证明轮回。正如埃利法斯·利瓦伊漂亮地表达的那样，“一切过去后，大自然关上了门，以更完美的形式推动生命前进”。蛹变成蝴蝶；后者再也不能变成一条幼虫。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当我们的身体感官被睡眠的枷锁紧紧锁住，我们的初级身体休息，星体形体就会变得自由。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所说的那样，它从尘世的牢笼中渗出一——“与外部世界交谈”，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里旅行。“在睡眠中，”他说，“星光体(灵魂)在更自由地运动；然后它飞向它的父母，和星星交谈。”梦、预兆、预知、预言和预感，都是我们的星体灵在大脑上留下的印记，大脑根据睡眠时血液供给的比例，或多或少能清楚地接收这些印记。身体越疲惫，灵人越自由，我们灵魂记忆的印记越生动。在无梦、不受干扰的酣睡中，人们有时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星光体在其旅行中所看到的景物和风景的印象仍然存在，尽管在物质的压力下隐藏着。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唤醒，然后，在人的内心记忆闪现的时候，在可见的宇宙和不可见的宇宙之间有一个瞬时的能量交换。在大脑神经节的“显微照片”和星体光的影像画廊之间，建立了一种电流。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从来没有亲身拜访过，也没有见过他所认识的风景和人，那么他很可能会断言，他仍然看到并认识他们，因为这种认识是在“灵”旅行中形成的。对此，生理学家只有一个反对意见。他们会回答在自然的睡眠中——完美而深沉的睡眠中，“我们天性中有一半是有意志的，处于惰性状态中”；因此不能旅行；当他们认为任何这类个体星光体或灵魂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诗性的神话时，就更是如此了。布鲁门巴赫向我们保证，在睡眠状态下，大脑和身体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暂停的；理查森博士否认了这一说法，他真诚地提醒这位德国科学家，“大脑和身体的精确界限和联系是未知的”，这是不应该说的。再加上法国生理学家福尔尼和最近一位著名的伦敦医生阿尔钦博士的这番自白，他向学生们坦率地宣称：“在所有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科学追求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医学那样建立在如此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基础上”，这给了我们一定的权利，可以用古代科学家的假设来反驳现代科学家的假设。

没有人，无论他多么粗鄙和物质，能避免过着双重的生活。一个在可见的宇宙，另一个在不可见的宇宙。使他的身体结构充满活力的生命原理主要是在星光体中；当他更多的动物部分休息时，更多的灵部分不知道限制或障碍。我们完全知道，许多有学问的人，以及没有学问的人，都会反对这种关于生命原则分配的新理论。他们宁愿幸福地保持无知，继续承认没有人知道或假装没有人能说出这个神秘的代理人是在哪里出现和消失的，也不愿花一点时间去关注他们认为已经过时和已经爆炸的理论。有些人可能会反对，理由是神学认为，哑巴畜生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也就没有星体的灵；因为神学家和外行人都在错误的印象下劳动，认为灵魂和灵是同一事物。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学家，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无理性的灵魂”——柏拉图指的是我们的星光体，或者我们自己的更缥缈的形象——在死后最多只能或多或少地延续存在；神圣的灵——被教会错误地称为灵魂——就其本质而言是不朽的。(任何希伯来学者，只要理解了 *xww ruah* 和 *Xpn nephesh* 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就会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区别。) 如果生命原则是某种与星体

灵无关的东西，并且与之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千里眼的力量的强度如此依赖于主体的身体的屈服呢？出神越深，身体显示的生命迹象就越少，灵感知就越清晰，灵魂的视觉就越强大。灵魂摆脱了身体感官的负担，表现出力量的活动，其强度远远超过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布里埃尔·德·波伊斯蒙特反复举出这一事实的例子。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觉等器官被证明在被剥夺了身体锻炼的可能性后，会比在正常状态下使用它们更加敏锐。

仅仅这些事实，一旦被证明，就应当成为个人生命的连续性的不可战胜的证明，至少在肉体因磨损或偶然而被我们留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虽然我们的灵魂在世上短暂的停留期间，也许会被同化成一束藏在蒲式耳下的光芒，但它还是或多或少地发出明亮的光芒，并吸引着与它志同道合的人的影响。当一个好的或坏的想法在我们的大脑中产生时，它就会吸引自然的冲动，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不可抗拒。这种吸引力也与思想冲动在以太中让自己感受到的强度成正比；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是如何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其影响是不可磨灭的——通过两个世界之间不断交换的能量流，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直到它影响到人类的很大一部分。

《看不见的宇宙》这部著名著作的作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朝这个方向思考，这很难说；但他们没有说出全部，他们可能会从下面的语言推断出来：

“随你怎么想，毫无疑问，在自然界的奥秘中，以太的属性比有形物质的属性要高得多。而且，即使是科学的大祭司，除了许多细枝末节，常常是孤立的细节外，对科学的认识，也还远远超出他们的理解力，因此，我们不便再作进一步的推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知道以太确实能做些什么就足够了，以太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敢说的。”

现代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种能力，使某一类敏感的人能够从手中拿着的任何物体或前额上或者任何他曾经接触过的物体看到某个人的性格或外貌的印痕。比如手稿、绘画、衣服或珠宝——不论多古老——向敏感的、生动的作家、画家或穿着者传达；即使他生活在托勒密或以诺的时代。不，更多；古代建筑的一个碎片会让人回忆起它的历史，甚至是发生在里面或关于它的场景。一点矿石将把灵魂视觉带回它形成过程中的时间。这个能力被它的发现者——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J·R·布坎南教授——称为心理测量学。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对心理科学最重要的补充；也许对他来说，当怀疑论被这些事实的积累打倒在地时，后代将不得不竖起一座雕像。在向公众宣布他的伟大发现时，布坎南教授把自己局限在描述人类性格的心理测量学的力量上，他说：“赋予写作的精神和生理影响似乎是永恒的，因为我调查过的最古老的作品都以清晰和有力的方式给人留下了印象，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旧的手稿，需要一个古董商来破译它们奇怪的旧字迹，很容易被心理测量的力量所解释。... 保留思想印象的特性并不局限于写作。素描，图画，一切人类接触，思想和意志所消耗的东西，都可能与这种思想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以便在接触时将它们回忆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

也许，在这一重大发现的早期，教授并不真正知道他自己预言的话的意义，他补充说：“这个发现，在艺术和历史上的应用，将打开一个有趣的知识的宝库。”\*【\*J. R.布坎南，医学博士，《人类学神经系统讲座大纲》。】

这种能力的存在最早是在1841年由实验证明的。此后，世界各地的1000个心理测量仪证实了这一说法。它证明，自然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多么微小或多么不重要——都会在自然界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由于没有明显的分子干扰，唯一可能的推断是，这些图像是由那种看不见的、普遍存在的力量——以

太光或星体光——产生的。

## “心理测量学”

在他那篇名为《事物的灵魂》的迷人著作中，地质学家\*丹顿教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W·和伊丽莎白·N·F·丹顿，《事物的灵魂》；或《心理计量研究与发现》，波士顿，1873年。】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心理测量的力量，而丹顿夫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力量。西塞罗在图斯库勒姆的住宅的一个碎片，使她能够描述放在她额头上的东西的性质，而丝毫没有暗示，不仅是这位伟大演说家的周围环境，还有这座建筑的前主人科尼利厄斯·苏拉·费利克斯，人们通常称他为独裁者苏拉。一块古士麦那基督教教堂的大理石碎片，把教堂会众和司祭带到她面前。来自尼尼微、中国、耶路撒冷、希腊、亚拉腊特等世界各地的标本，展示了数千年前被撒下骨灰的各种人物的生活场景。在许多情况下，丹顿教授通过查阅历史记录来证实这些说法。不仅如此，一些骨骼或一些远古动物的牙齿碎片，使女预言家能够看到这种生物活着时的样子，即使只有短暂的生命，体验它的感觉。在心理测量仪急切的探索之前，自然界最隐秘的角落揭开了它们的秘密；即使是最久远的时代里发生的事件，在印象上也可与昨天瞬息即逝的情景相媲美。

在同一部作品中，作者说：“没有树叶的波动，没有昆虫的爬行，没有涟漪的移动，但每一个动作都被一千名忠实的抄写员记录在可靠和不可磨灭的经文中。”过去的所有时间都是如此。从晨光照在这个婴儿的地球上，当它的摇篮里挂着湿漉漉的窗帘时，到现在为止，大自然一直在忙着拍摄一切。她的画廊真大！”

在我们看来，要把古底比斯或史前时代的庙宇里的景象，仅仅以某些原子的物质来拍摄，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些事件的形像都存在于这种无处不在的、普遍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媒介中，哲学家们称之为“世界的灵魂”，丹顿先生称之为“事物的灵魂”。心理测量器，通过将物质的碎片贴在他的前额上，将他的内在自我与他所处理的物体的内在灵魂联系起来。现在人们承认普遍的以太遍及自然界的所有事物，甚至是最坚实的事物。人们也开始承认，这保存了所有发生的事情的形象。当心理测量仪检查他的标本时，他与星体光的电流接触，与那个标本连接，并保留了与它的历史相关的事件的图片。按照丹顿的说法，这些景象在他的眼前以光的迅捷而过；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如此迅速地涌向另一个人，只有行使最高的意志，他才能把一个人长时间地放在他的视野里，以便描述他的经历。

## 时间、空间、永恒

心理测量仪是千里眼；也就是说，他用内心的眼睛看。除非他的意志力非常强大，除非他已经彻底地训练自己去适应那种特殊的现象，除非他对自己的视觉能力的认识非常深刻，否则他对地点、人物和事件的感知必然是非常混乱的。但在催眠的情况下，同样是这种千里眼能力的发展，操作者，其意志控制的对象，可以迫使他集中他的注意力在一个给定的图片上足够长时间观察它的所有细微的细节。此外，在有经验的催眠师的指导下，先知在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方面会优于自然心理测量仪，比后者更清楚、更清晰。对于那些可能反对认识到“还没有”的可能性的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看到将来会有的东西比重新看到已经消失的东西更不可能呢？根据卡巴拉主义学说，未来存在于胚胎中的星体光中，

正如现在存在于过去的胚胎中一样。当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时，他的行动方式自古以来就是预先知道的；不是基于宿命论或命运论，而是基于普遍的、不变的和谐原则；而且，正如我们可以预知的那样，当一个音符被敲击时，它的振动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音符的振动。此外，永恒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由于无限的空间，严格地说，既不能有遥远的地方，也不能有接近的地方。我们的观念被限制在我们经验的狭窄范围内，试图符合时间和空间的开端，即使不是终点；但这两者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不会是永恒的，空间也不会是无限的。过去和未来一样不存在，正如我们说过的，只有我们的记忆存在；而我们的记忆只是我们在星体光的电流中捕捉到的这段过去的反射的一瞥，就像心理测量仪从他持有的物体的星体放射中捕捉到它们一样。

E.希区柯克教授说，当谈到光对物体的影响，以及通过光在物体上形成图像时：“那么，这种摄影的影响似乎遍及整个大自然；我们也不能说它在哪里停止。我们不知道，但它可能会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留下我们的容貌，因为我们的容貌受到各种情感的影响，因而大自然就像银版照相一样，对我们的一切行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还有别的考验，大自然比任何摄影师都更有技巧，能够通过这种考验揭示和修饰这些肖像，使我们的感官比我们更敏锐，能把它们看作是铺满物质世界的大画布上的作品。也许它们永远也不会从画布上消失，而会成为伟大的永恒画廊里的标本。”\*【\*《地质学的宗教》。】

希区柯克教授的“也许”从此被心理测量学的示范改变为一种胜利的确定性。那些了解这些心理和千里眼能力的人会反对希区柯克教授的观点，他认为需要比我们更敏锐的感官才能在他假想的宇宙画布上看到这些图片，并坚持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的限制限制在身体的外部感官上。人类的灵，作为神圣的、不朽的灵，既不欣赏过去，也不欣赏未来，而是视一切事物为现在。上面引用的这些银版照相法是印在星体光上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并且，根据赫尔墨斯的教导，它的第一部分已经被科学接受和证明了——被保存着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记录。

近来，我们的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一个至今还带有“迷信”烙印的问题。他们开始推测假想的、不可见的世界。《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是第一个大胆带头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菲斯克教授的追随者，他的猜想被写进了《看不见的世界》。显然，科学家们正在探索物质主义的不安全的基础，他们感到这一基础在他们的脚下颤抖，正准备在失败的情况下不那么不体面地交出武器。杰文斯证实了巴贝奇的观点，两人都坚信，每一个思想，都取代了大脑的粒子，使其运动起来，将它们分散到整个宇宙中，并认为“存在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一定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科学原理》，第2卷，第455页】另一方面，托马斯·杨博士在他的自然哲学讲座中，最积极地邀请我们“自由地思索独立世界的可能性；有的存在于不同的地方，有的相互渗透，在同一空间中看不见或不知道，还有的空间可能不是生存的必要方式。”

如果科学家们从严格的科学观点出发，比如能量被转移到看不见的宇宙的可能性，并基于连续性原则，沉溺于这样的猜测，为什么神秘主义者和唯灵论者就不能享有同样的特权呢？神经节印象在抛光的金属表面，根据科学，它们被记录下来，并可能被保存到一个无限的时间空间；德雷柏教授以极具诗意的方式阐释了这一事实。“一个影子，”他说，“永远不会落在墙上不留下永久的痕迹，这种痕迹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显现……我们的朋友的肖像，或风景，可能隐藏在敏感的表面，不让眼睛看到，但它们随时准备出现，只要适当的开发者。幽灵被隐藏在银色或玻璃般的表面上，直到我们用巫术使它出现在可见的世界里。在我们最私密的房

间的墙上，我们认为外人的眼光是完全被拒之门外的，我们的隐居生活是永远不会被玷污的，那里存在着我们所有行为的遗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轮廓。”\*【\*J. W. 德雷柏，《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132、133 页】

可见宇宙的能量转移到不可见宇宙

如果这样就能在无机物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在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或完全消失，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科学武器来对抗“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呢？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假设“思想，被认为是与这个宇宙同时影响另一个宇宙的物质，可以解释未来的状态？”\*【\*《看不见的宇宙》，第 159 页。】

在我们看来，如果心理测量学是物质不可摧毁的最伟大的证明之一，它将永远保留外部世界的印象，那么，我们的内在视觉所拥有的这种能力将更有利于人类个体灵的不朽。它能够分辨出几十万年前发生的事件，为什么不把同样的能力应用到迷失在永恒中的未来呢？在这个未来中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无限的现在。

尽管科学家们自己承认对某些事情极其无知，但他们仍然否认那种超出一般物理规律所能理解的神秘灵性力量的存在。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将他们在处理死物质时发现的同样规律应用于生物。而且，发现了卡巴拉主义者所说的以太的“粗陋炼狱”——光、热、电和运动——他们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计算出它在产生光谱的颜色时的振动；他们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拒绝再往前看。有几位科学家或多或少地思考过它千变万化的本质，却无法用他们的光度计来测量它，他们把它称为“一种假想的、具有极大弹性和极其稀薄的介质，假定它遍布整个空间，固体的内部也不例外”；以及“作为光和热的传播媒介”(词典)。其他人，我们称他们为科学的“小精灵”——她的伪儿子们——也对它进行了研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甚至不费苦心地“戴着高倍眼镜”对它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既看不出里面有灵或鬼，也看不出它那变幻莫测的波浪里有什么更具有科学性质的东西，于是他们转过身来，把一切相信永生的人，特别是那些唯灵论的人，都称为“疯傻子”和“幻想的疯子”；\*这一切都是用悲哀的腔调说出来的，非常适合这种可悲的失败。【\*F. R. 马文，“媒体狂躁的演讲”。】

《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说：

“我们已经将生命这一神秘的运作从客观宇宙中驱除出来。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想象通过这个过程，他们完全摆脱了一个在他们面前如此受驱动的东西，它从宇宙中完全消失了。它不做这样的事情。它只会从我们称之为科学感知的宇宙的小小光圈中消失。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奥秘：物质的奥秘，生命的奥秘，还有一——上帝的奥秘——这三者是一体的。”\*【\*《看不见的宇宙》，第 84 页，等等】以“可见的宇宙一定会在可转换的能量中，也可能在物质中，结束”和“连续性的原则...仍然要求宇宙的延续.....”这部非凡作品的作者发现自己被迫相信“在可见的东西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出处同上,第 89 页】.....可见的系统不是整个宇宙，而可能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此外，回顾和展望这个可见的宇宙的起源，作者敦促说，“如果可见的宇宙是唯一存在的，那么它的第一次突然的表现，就像它的最终推翻一样，是真正的连续性的中断。”(Art.85)。因此，由于这种突破违反了公认连续性法则，作者得出以下结论：“现在，这不是很自然地想象，一个自然界的宇宙，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存在的，并通过能量连接与可见的宇宙，也能够从它接收能量”... 我们可否不把以太或媒介视为一种物质与另一种物质之间的

桥梁<sup>+</sup>，如同一种粘合剂，将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物质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体？【+看哪！这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们的杰作，证实了前一章所引用的斯堪的纳维亚寓言的智慧。几千年前，无知的“异教徒”在《埃达》《沃卢斯帕之歌》《女预言家瓦拉的幻象》中，寓言了可见与不可见宇宙之间的桥梁的想法。那座彩虹桥是什么，那道光芒四射的彩虹，把众神引向他们的会合点，在乌达尔泉附近，但这和《看不见的宇宙》一书的作者们给那个有思想的学生的想法是一样的。】总之，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太，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媒介加上无形的事物秩序，因此，当可见宇宙的运动被转移到以太时，它们的一部分被传送到不可见宇宙，并被利用和存储。不，有必要保留桥的概念吗？难道我们不能马上说，当能量从物质进入以太时，它是从可见的进入不可见的；当它从以太传播到物质的时候它就从不可见的地方传播到了可见的地方。——(Art.198,《看不见的宇宙》。)确实；如果科学在这个方向上再走几步，更认真地探究“假想的媒介”，谁知道呢，廷德尔在大脑和意识的物理过程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能会——至少在智力上——以令人惊讶的轻松和安全的方式通过。

早在 1856 年，有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学者的人——巴黎的约巴尔博士——在关于宇宙的问题上，他和《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有着同样的看法，他发表了下面的声明，震惊了新闻界和科学界：“我的发现让我害怕。有两种电；一种粗笨而莫名的物质是由金属和酸的接触产生的；(粗陋的净化)...“另一个是智力和千里眼!”..... 电已经被伽伐尼，诺比利和马图奇分为两部分了。电流的猛力尾随着雅可比、博内利和蒙卡尔，而知识分子的猛力尾随着波伊斯-罗伯特、蒂洛里尔和迪普兰第。电球或球状的电学包含着一种思想，它不服从牛顿和马里奥特，而遵循自己的怪癖... 在学院的编年史上，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证据证明电栓的智慧.....但是我说，我允许自己变得轻率了。再多一点，我就能向你揭示那将向我们揭示宇宙灵的钥匙了。”\*【\*《科学之友》，1856 年 3 月 2 日，第 67 页】

上述的叙述，加上我们刚才从《看不见的宇宙》中所引用的科学的精彩自白，使早已逝去的时代的智慧增添了光彩。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科里翻译的《远古片段》中的一句话，其中有一个迦勒底神谕表达了同样的关于以太的观点，而且语言与《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的语言非常相似。它说所有的事物都从以太而来，所有的事物都将返回到它；万物的形象都不可磨灭地印在上面；它是起源的宝库，是一切看得见形式，甚至思想的残余的宝库。这个案例似乎奇怪地证实了我们的断言：我们时代的任何发现，都将被发现是我们“头脑简单的祖先”几千年前就预料到的。

此时此刻，物质主义者对心理现象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定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这把钥匙松落在“裂缝”的门槛上，我们廷德尔家的人谁也不会弯腰去捡它。

对于一些卡巴拉主义者来说，这些试图解决宇宙以太的巨大谜团的尝试性努力是多么的胆怯啊！尽管迄今为止，看不见的宇宙的聪明的探索者所思考的东西，比同时代哲学家所提出的任何东西都要超前得多，但对于那些炼金术的哲学大师们来说，这是一门熟悉的科学。对他们来说，以太不仅仅是一座连接宇宙中可见和不可见的两方面的桥梁，他们大胆的脚步跨越它，沿着通往神秘大门的道路前进，现代投机者要么不愿打开，要么无法打开。

现代探险家的研究越深入，他就越经常地直面古人的发现。伟大的法国地质学家埃利·德·博蒙特是否大胆提出关于地壳中某些元素的地球环流的暗示，他发觉老哲学家们已经提出过了。我们是否需要杰出的技术专家，关于金属矿床起源的最

新发现是什么？我们听到了其中一位教授 **Sterry Hunt**，他向我们展示了水是一种普遍的溶剂，阐明了二十多年前古老的泰勒斯所持有和传授的学说：水是万物的基本原理。我们听同一位以德博蒙特为权威的教授阐述地球的循环，以及物质世界的化学和物理现象。当我们高兴地读到他“不准备承认我们已经在化学和物理过程中掌握了有机生命的全部秘密”时，我们更高兴地注意到他下面诚实地坦白了：“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把有机世界的现象近似于矿物世界的现象；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到目前为止，这两种力量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开始看到，在那些把生命力的概念扩展到矿物世界的古代哲学家的概念下面，这使他们把地球说成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并把它的空气、水和岩石深度的各种变化，看作是我们星球生命的过程。”

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一个开始。近来，在偏见问题上，科学家们已经走得太远了，甚至连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古代哲学的一大奇迹。可怜的、诚实的原始元素早已被放逐，我们那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们进行竞赛，以决定谁将在 63 种或更多的基本物质的羽锥形中再增加一种。与此同时，现代化学中关于术语的战争也在激烈进行。我们无权称这些物质为“化学元素”，因为它们不是“原始的原理或自我存在的本质，而宇宙正是由此而形成的”。\*【\*库克，《新化学》，第 113 页】这种与“元素”一词相联系的思想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但现代科学拒绝接受它们；因为，正如库克教授所说，“它们是不幸的术语”，而实验科学将“与任何一种本质无关，除了那些它能看见、闻到或尝到的东西。”它必须有那些可以放进眼睛、鼻子或嘴巴里的东西！它把其他的留给了形而上学家。

因此，当范·赫尔蒙特告诉我们，“虽然基本地球的一个均质部分可以被巧妙地(人工地)转化为水”，尽管他仍然否认“大自然可以单独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力能够将一种元素转变成另一种元素，”如果他提出要素总是不变的理由，我们必须相信他，即使他不是完全无知的人，至少也是一个发霉的“古希腊哲学”的未开化的信徒。在对未来的六十三种物质一无所知的幸福生活和死亡中，他和他的老主人帕拉塞尔苏斯能取得什么成就呢？当然，除了那些披着中世纪和古代炼金术士们常见的毫无意义的行话的玄学和疯狂的推测之外，什么也没有。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在所有有关现代化学的最新著作中发现：“化学的研究揭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物质，任何一种物质都没有通过任何化学过程产生过第二种物质，它的重量比原始物质轻……无论用什么化学方法，我们都不能从铁中得到任何东西，因为铁的重量比生产铁所用的金属轻。总而言之，从铁中只能提炼出铁。”\*【\*出处同上，第 110 - 111 页】此外，据库克教授说，“七十五年前，人们并不知道”基本物质和复合物质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古代，炼金术士从来没有设想过“重量是物质的度量单位，这样度量的时候，没有物质会丢失；但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实验中，所涉及物质经历了一种神秘的转变……几个世纪以来，”简而言之，“将低贱金属转化为黄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出处同上，第 106 页。】

库克教授在现代化学领域如此杰出，他对炼金术士所知或所不知道的知识是否同样精通？他确信自己理解了炼金术用语的意思吗？我们不是。但是，让我们把他的上述观点与范·赫尔蒙特和帕拉塞尔苏斯的译文中尽管是古老的英语，但却用简单而优美的句子进行比较。我们从他们自己的承认中了解到，炼金术士探求的万能溶剂引起下列变化：

“(1) 万能溶剂从来不会破坏物体的种子美德，因此就溶解了：例如，金，通过它的作用，被还原成金盐，铋被还原成铋盐，等等，与最初的具体物具有同样的种子

美德或特性。(2)接触到它的操作的主体被转换成它的三种原则，盐、硫和汞，然后只变成盐，然后变成挥发性的，最后完全变成清澈的水。(3)它所溶解的任何物质，都可能因沙热而变得易挥发;如果溶剂挥发后，被蒸馏出来，身体就剩下了纯净而无味的水，但总是和它原来的数量相等。”此外，我们还发现老范·赫尔蒙特曾说过，这种盐能把最难对付的人，分解成具有同样功效的物质，“其重量与溶解的物质相等”;他又补充说:“这种盐，经过几次与帕拉塞尔苏斯的 sal circulatum 混在一起,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固着性,最后变成了一种淡而无味的水,其数量与制成它的盐的数量相等。”\*【\*《De Secretis Adeptorum》, Werdenfelt; Philalethes; 范·赫尔蒙特; 帕拉塞尔苏斯.】



祭司体文字

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库克教授可能对炼金术的表达方式提出异议，这同样适用于埃及的祭司体文字——它们隐藏了应该隐藏的东西。如果他想从过去的劳动中获益，他必须雇用密码学家，而不是讽刺作家。帕拉塞尔苏斯和其他人一样，绞尽脑汁地变换字母、单词和句子的缩写。例如，当他写 *sutratur* 时，他指的是 *tartar*，*mutrin* 指的是 *nitrum*，等等。对于万能溶剂的意义，各种虚假的解释说不完。有些人认为它是酒石酸盐化的一种碱性盐;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的意思是 *algeist*，这是一个德语单词，意思是“所有的灵”或“灵性的”。帕拉塞尔苏斯通常把盐称为“金属应该死亡的水的中心”。这引起了最荒谬的猜想，有些人——比如格劳伯——认为碱是盐的灵魂。要断言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的同事们对基本物质和复合物质的性质一无所知，需要不小的勇气;他们的名字也许不像现在流行的那样，但他们的为人所知是由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所证明的。帕拉塞尔苏斯把铁溶解在硫酸中所释放的气体叫做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被公认为，甚至被我们的权威学家公认为氢的发现者。\*【\*尤曼斯，《化学》，第 169 页;F. R. A. S. W. B. Kemshead, 《无机化学》】他的优点是一样的;虽然范·赫尔蒙特可能以“种子美德”的名义掩盖了他对元素具有原始属性这一事实的认识，进入化合物的物质只是暂时的改变——而不是破坏——他仍然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化学家，是现代科学家的同辈。他断言，可饮用的金可以用最碱的盐制成，把全身的金转化成盐，保留其种子的优点，并可溶于水。当化学家们了解到他所说的可饮用金，碱水，盐，和种子美德时——他真正的意思，不是他说的意思，也不是他认为的意思——在此之前，我们的化学家对火哲学家和那些他们虔诚地研究着他们的神秘教义的古代大师们，才可以放心地摆出这种姿态。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范·赫尔蒙特的这种语言仅仅以开放的形式表明，他理解金属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这是斯特里·亨特金属矿床理论的基础。我们很想知道，与我们同时代的科学家们会发明出什么

样的术语来掩盖或半揭示他们的大胆主张，即人类的“唯一的上帝是他大脑中的理性物质”，如果在新法院大楼的地下室或第五大道的大教堂里有一个刑讯室，法官或红衣主教可以随意把他们送到那里。

斯特里·亨特教授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炼金术士寻找万能溶剂是徒劳的；但我们现在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水在热、压和分布广泛的某些物质的帮助下，如碳酸、碱性碳酸盐和硫化物，会溶解最不溶性的物体；因此，它毕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最碱的或宇宙的溶媒。”【+《金属矿床的起源》】

这句话读起来几乎像是对范·赫尔蒙特或帕拉塞尔苏斯本人的转述！他们和现代化学家一样，知道水作为溶剂的性质，而且毫不隐瞒这一事实；这表明这不是他们的万能溶剂。许多对他们作品的评论和批评至今仍在流传，人们每拿起一本书，就会发现他们至少有一个从未想过会成为谜的推测。这是我们在 1820 年一本关于炼金术士的旧著作中发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是一本讽刺著作，写于本世纪初，当时关于水的化学效力的新理论几乎还处于萌芽状态。“我们可以观察到，范·赫尔蒙特和帕拉塞尔苏斯都把水当作化学和自然哲学的普遍工具(媒介?)；地球是万物不变的基础——火被认为是万物充分的原因——种子的印记是留在大地的机制里的——水通过与大地一起溶解和发酵，就像它通过火一样，产生了一切；动物、植物和矿物王国起源于那里。”\*【\*约翰·邦布斯，《炼金术和万能溶剂》，85,J.S.F, 1820 年版】炼金术士非常了解水的这种普遍的力量。在帕拉塞尔苏斯，范·赫尔蒙特，菲勒提斯，潘泰坦，塔契纽斯，甚至波义耳的作品中，“万能溶剂的伟大特征”，“溶解和改变所有的地下物体——唯独水除外，”它明确地说。范·赫尔蒙特的性格无可指责，他的学识举世公认，他居然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掌握了这个秘密——即使这不过是一种虚荣的吹嘘！+【+见博伊尔的作品】赫胥黎教授最近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次讲话中，就作为历史和科学基础的人类证词的有效性制定了某种规则，我们完全准备将其应用于目前的案例。他说，“一个人的实际生活不应该或多或少受到我们对过去历史的看法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各种形式的人类证词——所有的证词都是目击者的证词，传统的证词来自目击者的口述，以及那些将他们的印象写下来并印出来的人的证词。... 如果你读过凯撒的《评论》，无论他在哪里讲述了他与高卢人的战斗，你都会对他的叙述充满信心。你接受他的证词。你觉得凯撒不会说这些话，除非他相信这些话是真的。”现在，我们不能在逻辑上允许赫胥黎先生的哲学规则以片面的方式应用于凯撒。这个人物要么天生诚实，要么天生撒谎；既然赫胥黎先生对他自己满意的军事历史事实已经解决了这一点，我们坚持认为恺撒也是占卜、预言和心理事实的一个有能力的证人。希罗多德和所有其他古代权威人士也是如此，除非他们天生就是真理的人，否则即使是在民事或军事事务上也不应相信他们。*Falsus in uno, falsus in omnibus*。同样地，如果它们对于物质的事物是可信的，那么它们对于精神的事物也必须被同等地看待；因为正如赫胥黎教授告诉我们的，人类的本性和现在一样古老。有智慧和良知的人不会为了让后代迷惑或恶心而撒谎。

这些人伪造事实的可能性，已经由一位科学家清楚地说明过了，因此，我们不必再去讨论范·赫尔蒙特和他那声名显赫但不幸的导师、被人大肆诽谤的帕拉塞尔苏斯的名字了。德勒兹虽然在前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神话般的、虚幻的想法”——也许只是因为他无法理解这些想法——但他仍然认为他拥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判断力”，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伟大的真理”。他补充说：“他是第一个把气体命名为空气流体的人。没有他，钢铁很可能不会给科学带来新的推动力。”\*【\*德勒兹，《论凡·赫尔蒙特关于磁力的原因、性质和影响的观点》，Anim.

第一卷，第 45 页，第二卷。第 198 页。】我们怎样应用机遇学说，才能发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呢？那些能够分解和重组化学物质的实验主义者，他们被承认曾这样做过，他们对基本物质的性质一无所知，它们的化合能，以及在需要时分解它们的溶剂？如果他们只是有理论家的名声，那么情况就会不同，我们的论点就会失去它的力量，但是，化学上的发现勉强符合它们，它们最可怕的敌人，形成了比我们自己所允许的更强有力的语言基础，因为我们害怕被认为是片面的。而且，由于这部作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有更高的本性，他的道德和智力能力应该从心理上进行判断，我们毫不犹豫地重申，既然范·赫尔蒙特“极其庄严地”宣称他掌握了碱的秘密，任何现代批评家都没有权利把他当作一个说谎者或空谈家，直到对这个所谓的普遍溶剂的性质有了更确切的了解。

“事实是顽固的东西，”A. R. 华莱士先生在他的《奇迹与现代唯心论》的序言中说。因此，作为事实，†必须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我们将把这些作为古代和现代的“奇迹”提供给我们。【†A. R. 华莱士，“对休谟、莱基等人反对奇迹的论点的回答”。】

《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科学地论证了某些所谓的心理现象通过宇宙以太媒介存在的可能性。华莱士先生已经科学地证明了，所有与之相反的假设，包括休谟的诡辩，如果与严格的逻辑面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克鲁克斯先生把他自己的实验交给了怀疑论的世界，在他被最不可否认的证据——他自己的感官征服之前，他的实验持续了三年多。一个完整的名单可以由科学家们组成，他们记录了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证词；著名的法国天文学家卡米尔·弗拉马里恩写了许多著作，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些著作足以使他与华莱士、克鲁克斯和海尔一起成为“被蒙蔽者”，他也证实了我们下面所说的话：

### 克鲁克斯实验和考克斯理论

“根据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毫不犹豫地肯定我的信念：任何一个科学家，如果把那些以‘磁性的’、‘梦游的’、‘媒介的’以及其他尚未用科学来解释的现象说成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人说话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有任何一个人，由于他的职业爱好，习惯于科学观察——只要他的思想不被先入为主的观点所偏见，也不被相反的幻觉所蒙蔽，不幸的是，这种幻觉在学术界很常见，就是认为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的规律，凡是似乎超出我们现有公式的限度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所提到的事实有一个彻底而绝对的把握。”

在克鲁克斯先生的《探究精神现象的笔记》第 101 页，这位先生引用了考克斯先生的话，考克斯先生曾将这种未知的力量命名为灵力，他这样解释道：“当有机体自身在结构中被一种力量移动和引导时——这种力量要么是，要么不是由——灵魂、精神或思想控制的……构成个体存在的力，我们称之为‘人’，这同样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即使物体在其极限之外运动的力，与使物体在其极限之内运动的力是相同的。而且，由于外部力量通常是由智力指导的，所以同样合理的结论是，外部力量的指导智力和内部力量的指导智力是一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理论，我们不妨把它分成四个命题，表明萨金特·考克斯先生相信：

1. 产生物理现象的力源于(因而产生于)灵媒。
2. 指导现象产生的力量的智慧(a)有时可能不是灵媒的智慧;但对于这一点,“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b)指导智能很可能是灵媒本身的智能。考克斯先生称之为“合理的结论”。
3. 他假定移动桌子的力与移动灵媒身体本身的力是相同的。

4. 他强烈反对唯灵论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死者的灵魂是所有现象产生的唯一代理人。”

在我们公正地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两个极端对立的中间，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代表是——人类灵的这一媒介的信仰者和不信仰者。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决定考克斯先生提出的观点；因为唯灵论者的轻信是如此的无所不在，以至于他们相信一个圈内的每一个声音和运动都是由脱离身体的人产生的，他们的对手武断地否认任何东西都能由“灵”产生，因为根本就没有。因此，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毫无偏见地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认为“在身体内部产生运动”的力和“使运动超出身体极限”的力具有相同的本质，他们可能是对的。但这两种力的一致性到此为止。使考克斯先生的身体充满活力的生命原则与他的灵媒具有同样的性质；然而他不是灵媒，后者也不是考克斯先生。

为了取悦考克斯先生和克鲁克斯先生，我们不妨称这种力量为“通灵”，它并非来自个体灵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力将在灵媒中产生，我们准备证明它不可能是这样的；无论是在人体的悬浮、家具和其他物体的移动中，还是在力显示出理性和智慧的情况下。灵媒和唯灵论者都知道，越被动，就越能显现；而上述每一种现象都需要一种有意识的预定意志。在悬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自我产生的力量会把惰性的物体从地面上升起，引导它穿过空气，然后再次下降，避开障碍，从而显示出智能，仍然自动行动，而灵媒始终保持被动。如果这是事实，灵媒将是一个有意识的魔法师，所有伪装成一个被动的工具在无形的智能手中将变得无用。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蒸汽，使锅炉充满而不致爆裂，就会把锅炉抬高；或是一个充满电的莱顿罐子，克服了罐子的惯性，就像这样一个机械的荒谬。所有的类比似乎都表明，在灵媒存在时作用于外部物体的力来自于灵媒本身。我们不妨把它比作克服了气球惯性的氢气。在智能控制下，气体在接收器中以足够的体积积累，以克服其结合质量的吸引力。根据同样的原理，这种力量可以移动家具，也可以表现出其他的作用；它的本质虽然与灵媒的星体灵相同，但也不能仅仅是他的灵，因为当灵媒是真实的时，后者始终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因此，考克斯先生的第一点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它所基于的假设在机械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的论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悬浮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灵力的理论，要达到完美，必须解释所有“可见的运动...在固体物质中，”其中包括悬浮。

至于他的第二点，我们否认产生这种现象的力量有时是由其他智能而不是由“通灵”的心灵所控制的这一说法的“证据是不够的”。相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灵媒的思维与现象毫无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让考克斯先生的大胆论断不受质疑。

我们认为他的第三个命题同样不合逻辑；因为如果灵媒的身体不是产生者，而只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力的通道——考克斯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毫无头绪——那么，这并不是因为灵媒的“灵魂、灵或心灵”指导灵媒的有机体，因此这个“灵魂、灵或心灵”会举起一把椅子或在字母表的召唤下敲击。

关于第四个命题，即“死者的灵是一切现象产生的唯一媒介”，我们现在不必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产生灵媒表现的灵的性质已在其他各章详细地讨论过了。

哲学家们，尤其是那些开始接触神秘主义的人，认为星体的灵魂是我们称之为身体的粗鄙的外在形式的难以察觉的复制品。它是卡德派的潜魂和唯灵论者的灵形

态。在这个内在的复制品上面，神圣的灵就像温暖的阳光照亮大地一样，照耀着它，使胚芽结实，呼唤着蛰伏在它里面的潜在的品质，呼唤着灵性的活力。星体潜魂被包含和限制在物质体内，就像瓶中的以太，或磁化铁中的磁性。它是力量的中心和引擎，以普遍的力量供给为动力，受普遍存在于一切自然和产生一切宇宙现象的一般规律的推动。它固有的活动导致了动物有机体不断的物理操作，并最终导致后者因过度使用和自身的逃逸而遭到破坏。它是身体的囚徒，而不是自愿的承租人。它对外部的万有引力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在磨损了外壳之后，它最终逃向了外壳。它的身体越坚固，越粗糙，越物质化，它被囚禁的时间就越长。有些人生来就有如此特殊的组织，以至于关闭其他人与星体光世界沟通的门可以很容易地打开和打开，他们的灵魂可以看进去，甚至进入那个世界，并再次返回。那些有意识地、随意地这样做的人被称为魔法师、圣职者、先知和能手；那些被造出来的人，无论是通过催眠者的液体还是通过“灵”，都是“灵媒”。一旦障碍被打开，星体的灵魂就会被宇宙的星体磁体所强烈吸引，有时它会将自己的包裹揭开，并让它悬浮在半空中，直到物质的重力重新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体再一次降落到地球上。

任何客观的表现，无论是一个有生命的肢体的运动，还是某个无机物的运动，都需要两个条件：意志和力量——加上物质，或使物体于我们的眼睛可见中如此移动的东西；这三个都是可转换力，或者是科学家们的力相关性。反过来，他们被神的智慧所指导，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神的智慧所掩盖，这些人如此刻意地把神的智慧抛在脑后，但没有神的智慧，即使是最小的蚯蚓也不会爬起来。最简单的自然现象——树叶在微风轻拂下颤抖的沙声——需要这些能力的不断锻炼。科学家们完全可以称它们为宇宙法则，永恒不变。在这些法则的背后，我们必须寻找理性的原因，因为理性的原因创造了这些法则，并使之运转起来，并且把它自己的意识的本质注入了这些法则。无论我们称它为第一原因，宇宙意志，还是上帝，它都必须具有智慧。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意志如何能在智慧和无意识的同时显化它自己？脱离意识去想象思维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们所说的意识并不一定意味着身体或肉体的意识。意识是感知原则的性质，换句话说，是灵魂的性质；而后者甚至在身体处于睡眠或瘫痪状态时也会表现出活动。当我们机械地举起手臂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肤浅的感官无法领会目标的制定和实现之间的间隔。尽管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潜在的，但我们的警惕将进化出力量，并使我们的事情运动起来。在最琐碎的灵媒现象的本质，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考克斯先生的理论可信。如果这种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不能证明它属于一种脱离肉体的精神，更不能证明它是由这种灵媒无意识地发出的；克鲁克斯先生自己告诉我们，情报不可能从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人发出；在这个例子中，“然而”这个词被他的手指盖住，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用写字板正确地写出来的。\*【\*克鲁克斯，《研究，等等》，第96页】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解释这种情况；唯一成立的假设——如果我们排除了灵力的媒介——是千里眼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但科学家否认千里眼；如果为了避免把这种现象认定为一种不受欢迎的精神来源，他们向我们承认有千里眼的事实，然后就交给他们，要么接受卡巴拉主义对这种能力的解释，要么完成迄今为止不切实际的任务，即建立一个符合事实的新理论。

再一次，如果为了论证的目的，我们应该承认，克鲁克斯先生的词“然而”可能被千里眼地解读过，我们该怎么说具有预言特征的灵媒传播呢？有没有一种关于灵媒冲动的理论能解释说话者和听者都可能不知道的预知事件的能力？考克斯先生

还得再试一次。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现代的灵力，和古代的神谕流体，无论是陆地的还是恒星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空气也是如此。而在对话中，说话者对话所产生的声波会影响同一团空气，这并不意味着对两个正在交谈的人这一事实有任何怀疑。难道更合理的说法是，当一个普通的媒介被灵媒和“灵”所雇用来进行交流时，必然只有一种智慧在显现吗？就像空气对于可听见的声音的相互交换是必要的一样，某些星体光的电流，或者由一个智能引导的以太，对于所谓精神现象的产生是必要的。如果把两个对话者放在气泵的受气筒里，如果他们还能活着的话，他们说的话就会变成无法表达的想法，因为那里没有空气可以振动，因此也就不会有声音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把最强大的灵媒放在这样隔绝的气氛中，就像一个强大的催眠师，熟悉魔法媒介的特性，可以在他周围创造出，除非有比催眠师的意志力更有潜力的相反智慧，克服后者并终止星体的惯性，否则不会出现显化。

古人毫不含糊地辨别出自发作用的盲目力量和受智慧支配的同一力量。

阿波罗的祭司普鲁塔克，当他谈到神谕般的蒸气时，说它不过是一种地下的气体，具有令人陶醉的磁性，他指出这种蒸气的性质是双重的，他这样说：“你是谁？没有创造你并使你成熟的神；没有一个魔鬼[灵]，其在身的命令下行事，指导和管理你；你什么也不能做，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虚的呼吸。”\*【\*卢西恩，《内战记》，第五卷】因此，如果没有内在的灵魂或智慧，“灵力”也将只是一种“空虚的呼吸”。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从地球内部逸出的气体，或者说是星光的散发，是唯一的充分原因，由内而外作用于地壳上的每一个生物和植物的生命。西塞罗被正义的愤怒所感动，在回答这个世纪怀疑论的否定者时，他惊叫道：“还有什么能比大地的呼气更神圣呢？它能影响人类的灵魂，使其能够预测未来？时间之手会使这样的美德消失吗？你以为你说的是某种酒或腌肉吗？”\*【\*《De Divinatio》第一卷第三章】难道现代实验主义者声称自己比西塞罗更聪明，说这种永恒的力量已经蒸发，预言的源泉已经干涸了吗？

据说，所有古老的先知——受到启发的敏感者——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说出他们的预言，要么是星体的散发直接向外流出，要么是从大地升起的一种潮湿的流动。正是这个星体物质充当了在这光中形成自己的灵魂的临时外衣。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对这些幽灵的本质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将其描述为潮湿或湿热：“In spirito turbido HUMIDOQUE。”\*【\*《De Occulta Philosoph.》，第 355 页。】

预言以两种方式传递——有意识地，通过能够观察星光的魔法师；无意识地，被那些在所谓的灵感下行动的人。后者属于圣经的先知和现代的出神者。柏拉图非常熟悉这一事实，他说：“没有人，当他的理智，获得预言的真理和灵感...但只有在因某种热病或附身而精神错乱的时候.....”（由守护神或灵魂）。†【†柏拉图，《蒂迈欧篇》，第二卷，第 563 页】“有人称他们为先知；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重复者...也根本不要称为先知，而只是视觉和预言的传递。”——他补充。

在继续他的论点时，考克斯先生说：“最热心的唯灵论家实际上承认了灵力的存在，只是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名字——磁力（它与磁力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断言死者的灵魂只能通过使用灵媒的磁力（即灵力）来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克鲁克斯，《研究，等等》，第 101 页】

这里，又一次，由于对一个可能被证明是同一个不可计算的化合物使用不同的名称，引起了误解。因为电学直到 18 世纪才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没有人敢说这种

力自创世以来就不存在。此外，我们还准备证明，即使是古希伯来人也知道它。但是，仅仅因为在 1819 年以前没有出现过精确的科学，才偶然发现磁和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并不妨碍这两种物质完全相同。如果一根铁棒可以被赋予磁性，通过将伏打电流通过靠近铁棒的某些导体，以某种方式放置，为什么不接受，作为一个临时理论，在降神会上，灵媒也可能是指挥家，仅此而已？说“灵力”的智力，从以太波中吸取电流，并利用以太介质作为导体，发展和调动潜在的磁性，使通灵室的气氛饱和，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是不科学的吗？磁力这个词和其他任何词一样恰当，除非科学给我们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被赋予了臆测性质的假想媒介。

“灵力的支持者和唯灵论者的区别就在于此，”考克斯中士说，“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除了灵媒的智慧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指导灵媒，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者的‘灵魂’的作用。”\*【\*出处同上,第 101 页】

我们完全同意考克斯先生的意见，即缺乏证据证明代理是死者的灵魂；至于其他的，根据克鲁克斯先生的说法，这是根据“大量的事实”做出的非常不寻常的推论，他还说，“在翻看我的笔记时，我发现……如此丰富的证据，如此势不可挡的大量证词……我都能填满《季刊》的几号了。”\*【\*克鲁克斯，《研究，等等》，第 83 页】

下面是一些“压倒性证据”的事实：第 1：重物的运动有接触，但没有机械用力。第 2：敲击和其他声音的现象。第 3：物体重量的变化。第 4：重物质在远离灵媒时的运动。第 5：桌椅从地面上升起，不与任何人接触。第 6：人类的悬浮。\*【\*1854 年，著名的内科医生，法国研究所的成员，德加斯帕林的反对者之一，M.福柯否定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他写道：“有一天，只要我的意志能移动一根稻草，我就会感到害怕！”这个词是不祥的。大约在同一年，天文学家巴比内在他的《世界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重复说：下面这句话用尽了：“一个没有接触的物体的悬浮和永恒的运动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它实现的那一天，世界就会崩溃。”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大灾难的迹象；然而，身体是悬浮在空中的。】第 7：“发光的幽灵”。克鲁克斯先生说：“在最严格的条件下，我曾看到过一个坚实的、会发光的身体，它的大小和形状接近于火鸡的蛋，无声地漂浮在房间里，一度高得任何人都无法踮起脚尖，然后轻轻地落到地板上。十多分钟后，它才消失，它在桌子上敲了三下，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坚硬的身体。”+【+《研究，等等》，第 91 页】（我们可以推断，这颗蛋和巴比内先生的那只流星猫具有同样的性质，把它和阿拉戈作品中的其他自然现象归为一类。）第 8：手的外表，可以自动发光或在普通光线下可见。第 9：“直接的写作”，出自同样一双发光的手，超然，显然是被赋予了智慧。（灵力？）第 10：“幽灵形体和脸。”在这种情况下，灵力以“幽灵的形体”从“房间的一角”而来，手里拿着手风琴，然后在房间里滑动，弹奏着乐器；家，灵媒，在当时的视野中。\*【\*出处同上,第 86、97 页。】前面的这一切，克鲁克斯先生都是在他自己家里亲眼目睹和试验的，在科学上证实了这一现象的真实性之后，就把它报告给了皇家学会。他是作为一个新的重要人物的自然现象的发现者而受到欢迎的吗？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寻找答案。除了这些通过“灵力”利用人类轻信的习惯外，克鲁克斯先生还给出了另一类现象，他称之为“特殊实例”，这些现象似乎(?)指向外部智能的媒介。\*【\*同上，第 94 页。】

克鲁克斯先生说，“当福克斯小姐自动给在场的一个人写信息，同时给另一个人写信息，内容是关于另一个主题的时候，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按字母顺序给出的，

整个过程中，她都在自由自在地与第三个人交谈，谈论的话题与这两个人完全不同。...在和霍姆先生的通灵会上，一根小木条在光线中穿过桌子向我移动，轻敲我的手，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在重复字母表，板条在正确的字母上轻拍着我...远离霍姆先生的手。”在克鲁克斯先生的要求下，同样的板条给了他“通过莫尔斯字母表的电报信息，通过轻敲我的手”。(在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莫尔斯电码，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克鲁克斯先生补充说，“这让我确信，在电话的另一端，有一个好的莫尔斯电码操作员，不管他在哪里。”+【+同上，第 95 页。】

在目前的情况下，建议考克斯先生在他的私人公国——精神世界里寻找经营者，会不会有损尊严呢？但同样的板条做得更多更好。在克鲁克斯先生房间的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它被要求传递一个信息，“.....桌子中央放着一支铅笔和几张纸；不一会儿，铅笔尖向上翘起，犹豫地往纸上跳了几下，又掉了下来。它然后上升，又下降.... 三次都没有成功，靠近桌子的一条小木条”(莫尔斯电报机)“它就放在桌子旁边，滑到铅笔跟前，离桌子几英寸远；铅笔又竖了起来，两个人靠在板条上，合力在纸上做着记号。它掉了下来，然后又一起努力。在第三次尝试之后，木条放弃了它，回到它原来的地方；铅笔横落在纸上，一条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照你说的做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同上，第 94 页】“我们”这个词，作为友好的板条和铅笔的智慧结合，会让我们认为存在着两种灵力。

在所有这一切中，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指导的媒介是“灵媒的智慧”？相反，难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板条和铅笔的运动是由“死者”的灵魂，或者至少是其他一些看不见的智能实体的灵魂指挥的吗？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磁力”一词的解释与“灵力”一词一样少；然而，使用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理由，如果它是简单的事实，超凡的磁力或催眠术产生的现象与那些唯灵论的效果相同。杜·波特男爵和雷加佐尼的魔法圈现象，与公认的生理学定律相悖，就像一张桌子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上升与自然哲学定律相悖一样。就像强壮的人经常发现不可能举起几磅重的小桌子，并且在努力的过程中把它打碎一样，十几名实验者，其中有时包括学者，完全无法跨过杜·波特在地板上画的粉笔线。有一次，一位以怀疑主义而闻名的俄罗斯将军一直坚持，直到他在剧烈的抽搐中倒在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对抗这种阻力的磁流体就是考克斯先生的灵力，它赋予这些桌子一种非凡的、超自然的重量。如果它们产生相同的心理和生理效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或多或少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种推论不可能受到很合理的反对。此外，即使事实被否认，也没有理由不应该这样。很久以前，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学院都同意否认月球上有山；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人大胆地断言，在大气层的上部和在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也有生命存在的话，人们会认为他是个傻瓜或无知的人。

“魔鬼肯定——那一定是谎话！”虔诚的 Abbé Almiguana 曾经在与“灵化的桌子”的讨论中说。我们很快就可以解释这句话，让它读起来——“科学家否认——那么它一定是真的。”

## 第七章

“你伟大的第一原因，最不为人所知。”

“这美好的希望，这痴情的渴望，  
这种对永生的渴望？  
也不知道这秘密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从何而来  
坠入虚无？为什么要缩小灵魂  
回归自我，对毁灭感到震惊？  
那是在我们内心激荡的神性；  
是上天自己指出了我们的来世。  
使人感受到永恒。  
永恒！你这个可爱而可怕的念头！”

艾迪生

“还有另一个更好的世界。”

科策布，陌生人

在我们的科学家们对现代某些神秘现象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有了这么大的空间之后，我们只需要关注中世纪炼金术士和其他一些杰出人物的推测。几乎无一例外，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都相信神秘的智慧学说。这些包括炼金术，迦勒多-犹太人卡巴拉，深奥的系统，毕达哥拉斯和老魔法师，和那些后来的柏拉图哲学家和神学家。

我们也建议在随后的页面中对待印度密修者和迦勒底占星家。我们不能忽视揭示过去被误解的宗教背后的伟大真理。我们祖先的四种元素，土、气、水和火，包含了炼金术和古代心理学的学生——或者现在被称为魔法——许多我们的哲学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东西。我们不能忘记，教会现在所称的死灵术和现代信徒所称的招魂术，包括召唤亡灵，是一门从远古以来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科学。

吸引和排斥在所有的自然王国中普遍存在

虽然他既不是炼金术士、魔法师，也不是占星家，而只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剑桥大学的亨利·莫尔——一个受到普遍尊敬的人，可以被称为精明的逻辑学家、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他一生都坚信巫术。他对不朽的信仰，以及证明人死后精神依然存在的有力论据，都是基于毕达哥拉斯体系的，这些体系被卡丹、范·赫尔蒙特和其他神秘主义者所采用。我们通常称之为上帝的无限和未被创造的精神，是一种具有最高美德和卓越的实体，它通过发散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其他一切事物。因此，上帝是主要的实体，是其余的，是次要的；如果前者以自身运动的力量创造了物质，那么，作为第一实体的他，仍然是引起这种运动的原因，同时也是引起物质运动的原因。“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灵定义为一种无形的实体，它可以移动自己，可以渗透，收缩，扩张自己，也可以渗透，移动，改变物质，”<sup>\*</sup>这是第三个发散。【<sup>\*</sup>《Antidote》，lib. i., 第4章】他坚定地相信幽灵的存在，并坚定地捍卫每个灵魂都具有个性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个性、记忆和良心肯定会在未来的状态中继续存在。”他把人离开身体后的星体灵分成两个不同的实体：“aërial”和“æthereal 载体”。当一个脱离肉体的人穿着 aërial 的外衣活动时，

他受制于命运——也就是，邪恶和诱惑，依附于世俗的利益，因此不是完全纯洁的；只有当他脱掉第一个领域的外衣，变成虚无形态，他才会确信自己是不朽的。“那身体能投下什么影子，那是纯净透明的光，就像虚无形态的载体一样。”因此，当灵魂升到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状态时，神谕就完成了，只有在那种状态下，灵魂才能脱离命运和死亡的控制。他在总结自己的作品时指出，这种超然的、神圣的纯粹状态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唯一目标。

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怀疑论者，他的语言是轻蔑和严厉的。说到苏格兰人，爱狄人和韦伯斯特，他都这样称呼他们：“我们新的受鼓舞的圣徒……那些女巫们的拥护者，他们如此疯狂而大胆地，不顾一切理智和理智，不顾一切古老，不顾一切诠释者，不顾《圣经》本身，在这场战争中甚至没有撒母耳，只有一个同盟的无赖！不管是《圣经》，还是这些由于无知、虚荣和愚蠢的不忠而自高自大的小丑，都是可信的，任谁来评判吧。”他补充。**【\*“给格兰维尔的信，《胜利的撒都西斯》的作者，1678年5月25日”】**

这位杰出的神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付十九世纪的怀疑者呢？

笛卡尔虽然崇拜物质，但却是磁学说最忠实的老师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炼金术的老师。他的物理体系与其他伟大哲学家的体系非常相似。无限大的空间是由一种流体和基本物质组成的，或者说充满了这种物质，它是所有生命的唯一源泉，包围着所有的天体，使它们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麦斯默的磁流体被他伪装成笛卡尔漩涡，两者都基于相同的原理。Ennemoser毫不犹豫地，两者的共同点“比那些没有仔细研究过该主题的人想象的要多”。**【\*《魔法史》，第二卷，第272页】**

受人尊敬的哲学家皮埃尔·波烈·诺德是神秘磁学学说最热烈的捍卫者，也是1679年首次提出该学说的人\*。他的作品充分证明了神智哲学的魔力。**【\*“为所有被错误指控魔法的伟大人物道歉。”】**

著名的胡费兰博士曾写过一本关于魔法的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人、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之间存在普遍的磁性共鸣的理论。**【\*柏林，1817】**坎帕内拉，范·赫尔蒙特和赛尔维乌斯的证词，被他证实了存在于身体不同部分之间的同情，以及存在于所有有机甚至无机身体的部分之间的同情。

这也是 Tenzel Wirdig 的信条。它甚至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比其他神秘主义作家的作品更清晰、更有逻辑性、更有活力。在他著名的论文《新精神医学》中，他论证了，基于后来被接受的普遍吸引和排斥的事实——现在被称为“万有引力”——整个大自然是被赋予灵魂的。Wirdig 把这种磁性的同情称为“精神的一致”。一切事物都被同类所吸引，并与与自己相适应的本性趋同。在这种同情和反感中，整个世界和它的各个部分产生了一种不断的运动，天地之间不间断的交流，产生了普遍的和谐。万物通过磁力来生存和消亡；一件事会影响另一件事，即使距离很远，它的“先天”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尽管有其间的空间，在这种同情的力量下，对健康和疾病产生影响。**【\*Nova Medicina Spirituum, 1675】**“胡费兰，”Ennemoser 说，“讲述了一个搬运工的鼻子被砍下的故事，但当搬运工死后，鼻子也死了，并从人工位置上掉了下来。一块皮，”胡费兰补充，“从一个活的头上取下，让它的头发在被取下的同时变白。”**【+《魔法史》】**

开普勒是牛顿许多伟大真理的先驱，甚至是他非常公正地将万有引力归因于磁石的万有引力，尽管他称占星术为“最聪明母亲的疯狂女儿”——天文学和卡巴拉主义一样，认为恒星的灵是如此之多的“智能”。他坚信每一颗行星都是一个智慧原则的所在地，它们都居住着灵生命，他们对其他生活在比他们自己的星球，

尤其是我们地球更粗俗和物质领域的生物施加影响。\*【\*在这里，要为开普勒的五种正立体几何与五颗主行星轨道大小之间的关系进行辩护，将是一项无用而冗长的工作，德雷珀教授在他的《冲突》一书中曾对此颇有嘲讽。许多是古人的理论，被现代的发现所报复。至于其余的，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当开普勒精神上星光熠熠的影响被更加唯物主义的笛卡尔的漩涡所取代时，他的无神论倾向并没有阻止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延长他五百年甚至更长寿命的饮食，因此，后者的涡旋和他的天文学学说也许有一天会让位于由 *Anima Mundi* 指引的智能磁流。

意大利博学的哲学家巴普蒂斯塔·波塔尽管竭力向世人表明，他们指责魔法是迷信和巫术是毫无根据的，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受到后来的批评人士的不公平对待。这位著名的炼金术士留下了一本关于自然魔法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把人类可能出现的所有神秘现象都建立在世界灵魂之上，而世界灵魂将万物联系在一起。【\*《*Magia Naturalis*》，Lugduni, 1569 年】他展示了星光的行为与所有的自然和谐和同情；它是构成我们的灵的本质；通过与它们的母源一致行动，我们的恒星体就能够产生神奇的奇迹。整个秘密取决于我们对同类元素的认识。他相信“哲人之石”，“这是世人所推崇的，在许多年代里被人夸耀，并被一些人快乐地达到了的。”最后，他抛出了许多关于“精神意义”的有价值的暗示。1643 年，神秘主义者中出现了一位修道士，神父科彻，他传授了一套关于宇宙磁性的完整哲学。他的众多作品+中有许多主题都是帕拉塞尔苏斯所暗示的。【+亚塔那修·基尔舍，《*Magnes de arte magnetic, opus tripartitum*》，Coloniae, 1654 年。】他对磁力的定义非常新颖，因为他反驳了吉尔伯特关于地球是一块大磁铁的理论。他断言，尽管物质的每一个粒子，甚至是无形的无形的“力量”都具有磁性，但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磁体。宇宙中只有一块磁铁，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由它磁化的。这块磁石当然就是卡巴拉主义者所说的核心灵性太阳，或上帝。他认为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具有很强的磁性；但他们是通过生活在宇宙磁流体——灵性之光的感应而变得如此的。他证明了自然界三大主要王国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同情，并以大量的实例来加强他的论点。其中许多已被博物学家证实过，但还有更多尚未被证实；因此，根据我们科学家的传统政策和非常模棱两可的逻辑，他们被否定了。例如，他展示了矿物磁性和 *zoömagnetism*(即动物磁性)之间的区别。他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天然磁石以外，所有的矿物都被更强的力量——动物的磁力所磁化，而动物的磁力则是第一原因——造物主的直接放射物。一根针只要握在意志坚强的人手中就会被磁化，而琥珀通过人手的摩擦比其他任何物体都更能增强它的魔力。因此，人可以赋予自己的生命，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无机物生命。这，“在愚蠢的人眼里，就是魔法。”“太阳是所有天体中磁性最强的，”他说；因此，他比普里森顿将军的理论早了两个多世纪。“古代哲学家从未否认这一事实，”他补充道；“但要始终意识到太阳的放射将一切事物与自身结合，并将这种结合的力量赋予一切在它直射光线下的事物。”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了一些例子：一些植物特别被太阳所吸引，而另一些则被月亮所吸引，并且通过在天空中遵循它的轨迹来显示它们对太阳的不可抗拒的同情。这种被称为 *Githymal*\*的植物忠实地追随它的主宰者，即使因为有雾而看不见它。金合欢在它升起的时候开放它的花瓣，在它落下的时候关闭它们。埃及的荷花和普通的向日葵也是如此。茄属植物对月亮也表现出同样的偏爱。【\**Lib. iii., p. 643.*】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植物之间的嫌恶或同情，例如葡萄藤对卷心菜的反感，而

对橄榄树的喜爱;毛茛对睡莲的爱,芸香对无花果的爱。这种嫌恶有时甚至存在于相似的物质之间,这在墨西哥石榴的例子中得到了明显的证明,它的石榴芽被切成碎片时,会以“极其凶猛”的方式互相排斥。

科彻把人性中的每一种感觉都解释为磁性条件变化的结果。愤怒、嫉妒、友谊、爱和恨,都是在我们体内发展并不断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磁性气氛的修饰。爱是最多变的事物之一,因此它的各个方面也是无数的。精神上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艺术家对某种特定艺术的爱,作为纯粹的友谊的爱,纯粹是性情相投的人的同情磁性表现。纯洁的爱的磁性是一切被创造的事物的起源。在一般意义上,两性之间的爱就是电,他称其为“*amor febris species*”,物种的狂热。磁力有两种:同情和魅力;一个神圣而自然,另一个邪恶而不自然。对于后者,我们必须把魅力归之于毒蟾蜍的力量,它一张嘴,路过的爬行动物或昆虫就会扑向它,造成其毁灭。鹿和其他小动物被蟒蛇的呼吸吸引,情不自禁地靠近它。电鱼,也就是电鳐,通过电击击退鱼的手臂,使其暂时麻木。人类要为慈善目的而行使这种力量,需要三个条件:1、灵魂高尚;2、坚强的意志和想象能力;3、主体弱于磁化体;否则他就会反抗。一个远离世俗诱惑和感官享受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治愈最“不治之症”,他的视野可能变得清晰和具有预言性。

上述提到的行星系统中所有的物体以及与它们有关的一切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吸引力,这一奇特的事例可以在十七世纪一本古色古味的旧书中找到。它载有旅行记录和法国大使德拉·卢贝雷向法国国王提交的关于他在暹罗王国所见情况的正式报告。“在暹罗,”他说,“有两种淡水鱼,他们分别称它们为 *palut* 鱼和 *pla-cadi* 鱼。一旦撒上盐,并将其完整地放入锅中,人们会发现它们完全跟随海水的流动和回流,随着海水的涨落在锅中变得越来越高和越来越低。”\*【\*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Opera Omnia*》,1682年,720页,等等】德拉·卢贝同一个名叫文森特的政府工程师一起,用这种鱼做了很长时间的实验,因此证实了这一最初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的断言是正确的。这种神秘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甚至当鱼的身体完全腐烂、摔成碎片时,它也会影响鱼。

### 心理现象依赖于物理环境

特别是在那些没有文明的国家里,我们更应该寻求对自然的解释,观察这种被古代哲学家称为“世界的灵魂”的微妙力量的作用。

只有在东方,在广袤无垠的未被探索的非洲,心理学的学生才能为渴求真理的灵魂找到丰富的食物。原因很明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工厂、蒸汽机、铁路和蒸汽船,尤其是活人和死人呼出的毒气产生的烟雾严重地污染了空气。大自然和人一样,在能工作之前,也是依赖于环境的。可以说,大自然强大的呼吸也能像人一样,很容易受到干扰、阻碍和阻止,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大自然的力量相互作用也会被破坏。不仅是气候,还有日常感觉的神秘影响,不仅改变了人的生理-心理的本质,而且甚至改变了所谓无机物的构成,其程度是欧洲科学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因此,《伦敦医学和外科杂志》建议外科医生不要携带小刀去加尔各答,因为根据个人经验,“英国的钢铁无法承受印度的空气”;所以一串英国或美国的钥匙在被带到埃及 24 小时后就会被锈掉;而在这些国家,由天然钢材制成的物品仍未被氧化。同样,人们也发现,一个西伯利亚的萨满,在他的家乡查克岑为他的神秘力量提供了惊人的证据,但当他来到烟雾弥漫、雾蒙蒙的伦敦时,这种力量往往会逐渐被完全剥夺。难道人类的内在组织对气候的影响不如一点钢

铁那么敏感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对旅行者的证词产生怀疑呢?他们可能每天都看到萨满在他的祖国展现出最令人震惊的现象,就因为他在伦敦或巴黎做不到那样的事,就不承认有这种力量和现象的可能性吗?在温德尔·菲利普斯关于“失落的艺术”的演讲中,他证明了除了人类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心理本质外,东方人的生理感觉比欧洲人敏锐得多。里昂的法国染匠在技术上无人能超越,他说:“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一种淡淡的蓝色是欧洲人看不到的...在克什米尔,女孩们会制作价值3万美元的披肩,她们会让他(里昂的染匠)看到300种不同的颜色,而他不仅不会制作这些颜色,甚至连区分颜色都不会。”如果两个种族在外部感官的敏锐程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他们的心理能力就不能一样呢?此外,一个克什米尔女孩的眼睛能够客观地看到一种确实存在的颜色,但这种颜色在欧洲人看来是无法察觉的,因此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不承认,某些被认为具有神秘的“第二视觉”能力的特殊生物,能像女孩看颜色一样客观地看它们的图画呢?因此,前者并不是由想象所引起的纯粹的客观幻觉,相反,它是在星体以太上留下的真实事物和人物的反映,正如迦勒底神谕的古老哲学所解释的,并由巴贝奇、杰文斯、和《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推测?

“三个灵魂活着,激励着人。”帕拉塞尔苏斯教导,“三个世界把他们的光芒洒在他身上;但三者只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和呼应,构成和统一的生产原则。第一个是元素的精神(在残酷的条件下,地球上的身体和生命力);第二,星星的灵魂(恒星或星光体——灵魂);第三是神的灵(Augoeidés)。”我们人类的身体,拥有帕拉塞尔苏斯所说的“原始的泥质”,我们可以欣然接受现代科学研究的趋势,“把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过程简单地看作是物理和化学的过程”。这个理论只是更多地证实了古代哲学家和《摩西圣经》的断言,即我们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尘土创造出来的,它们也将归于尘土。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你是尘土,应归于尘土’,这不是指灵魂。”

人是一个小世界——大宇宙中的一个缩影。就像一个胎儿,他被他的三种灵悬挂在宏观宇宙的母体中;当他的地球躯体与它的母体地球保持一致时,他的星体灵魂却与恒星的宇宙灵魂相一致。他在宇宙中,正如宇宙在他中一样,因为遍及世界的元素充满了整个空间,空间本身就是空间,只不过是无边无际的。至于他的第三个灵,神性,那不就是一束无极微小的光,直接从最高的原因——世界的灵性之光——发出的无数射线中的一束吗?这就是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的三位一体——灵性和物质,这是三位一体,普罗克罗斯说过:“第一单子是永恒的上帝;第二,永恒;第三种是宇宙的模式;这三个构成可解的三位一体。在这个可见的宇宙中,一切都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流出,也是一个微观的三位一体本身。因此,它们在永恒的领域中,围绕着灵性的太阳,庄严地行进,就像在日心说中,天体围绕着可见的太阳运动。毕达哥拉斯的单子,生活在“孤独和黑暗中”,可能永远留在这个地球上,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实验科学证明。然而,整个宇宙仍将围绕着它,就像从“时间之初”开始那样,每过一秒钟,人类和原子都将接近永恒中的那个庄严时刻,那时,无形的存在将在他们的灵性视野中变得清晰。当物质的每一个微粒,甚至是最崇高的微粒,从形成双重进化链的最终一环的最后一种形态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双重进化链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和不断的转变,推动着实体向前发展;当它发现自己重新沐浴在与它的创造者相同的原始的本质中时,这个曾经不可捉摸的有机原子将结束它的种族,神的儿子们将再一次为朝圣者的归来而“欢呼”。

“人,”范·赫尔蒙特说,“是宇宙的镜子,他的三重本性与所有事物都有关系。”

造物主的意志是每一个生命的财产，万物都是通过它被创造和接受它们最初的冲动的。人类，被赋予了额外的灵性，在这个星球上占有最大的份额。这取决于他体内物质的比例，他是否能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运用它的魔法能力。他与每一个无机原子共享这种神圣的力量，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都在运用这种力量。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他完全拥有自己的力量时，他将是主人，宇宙的灵魂将被他控制和引导。就动物、植物、矿物，甚至一般人来说，这种弥漫在一切事物中的空灵的液体，不受任何阻力，任它自己支配，就随它的冲动而移动它们。在这个地下的球体中，每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存在，都是由宇宙的灵魂形成的，并且与它相关。人拥有双重天的力量，并与天结盟。这种力量“不仅存在于外部的人身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动物身上，也许也存在于所有其他事物中，因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或者，至少，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正如古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必要的，魔法的力量应该被唤醒在外在和内在的人.....如果我们称其为一种魔法力量，那么只有未受教育的人才会被这种表达吓到。但是，如果你喜欢它，你可以把它叫做灵性力量——*spirituale robur vocitaveris*。因此，内在的人就有这种魔法的力量。但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力量必须扩散到整个人身上。”\*【\*De la Loubere, 《注释》等(见上文), 第 115 页】

### 观察在暹罗

在暹罗人的宗教仪式、僧侣生活和“迷信”的扩展描述中，de la Loubere 引用了和尚(僧侣，或佛陀的圣人)对野兽拥有的神奇力量。“暹罗的塔拉波因人，”他说，“会在用树枝和棕榈叶搭起的小遮阳篷下，在茂密的树林里度过整整几个星期，从不在夜间生火来吓走野兽，就像其他所有在这个国家的树林里旅行的人一样。”人们认为没有塔拉波因人被吞食是一个奇迹。老虎、大象和犀牛——这一带到处都是——都尊敬他；被安置在安全埋伏下的游客经常看到这些野兽舔熟睡中的塔拉波因人的手脚。“他们都使用魔法，”这位法国绅士补充道，“并且认为所有的大自然都是有活力的(有灵魂的)；他们相信守护天才。”但最让作者震惊的是暹罗人中盛行的一种观念，“那个人的全部都在他的肉体生活中，他死后还会存在。”“当鞑靼人，现在统治中国，”de la Loubere 说，“强迫中国人按照鞑靼人的方式剃去他们的头发时，他们中有几个人宁愿忍受死亡，也不愿去另一个世界，在没有头发的情况下出现在他们祖先面前；想想他们也把灵魂的头剃光了！”+【+同上，第 120 页】“现在，在这种荒谬的观点中，”大使补充说，“完全不恰当的是，东方人把人的形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归因于灵魂。”在没有启发读者了解这些愚昧的东方人应该为他们脱离肉体的灵魂选择的特殊形状时，德·拉·卢贝继续向这些“野蛮人”发泄他的愤怒。最后，他攻击了老暹罗国王的记忆，指责他愚蠢地花了两百多万里弗去寻找魔法石。“中国人，”他说，“以智慧著称，三、四千年来一直荒唐地相信存在，并寻求一种普世的治疗方法，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自己免于死亡。他们把自己建立在一些愚蠢的传统上，关于一些罕见的人，据说他们制造了黄金，并活了一些时代；在中国人、暹罗人和其他东方人中，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事实，关于那些知道如何使自己永生的人，要么绝对地永生，要么以一种只能死于暴死的方式死去。\*【\*同上，第 63 页】因此，他们提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远离人们的视线，去享受自由和平的生活。他们讲述了关于这些假仙的知识的奇事。”

如果笛卡尔，一个法国人，一个科学家，能够在文明社会中，坚定地相信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普世的治疗方法，如果拥有它，他至少可以活五百岁，为什么东方人不能拥有同样的信仰？生与死的主要问题，西方生理学家仍未解决。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现象，关于其原因，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那么，他们怎么能假装给可能设限，给不可能下定义呢？

### 音乐在神经紊乱中的作用

从远古时代起，哲学家们就一直认为音乐具有治疗某些疾病的独特力量，尤其是对神经紧张的人群。科彻在亲身体会了它的良好效果后，推荐了它，并详细描述了其所使用的乐器。这是一个由 5 个很薄的玻璃杯组成的口琴，排成一排。其中两间房里有两种不同的酒；第三，白兰地；第四，油；第五，水。他只是用手指在玻璃杯的边缘上擦了擦，就像平常一样，从中引出五种悦耳的声音。声音具有吸引人的特性；它引出疾病，疾病流出来，与音乐波相遇，两者融合在一起，消失在空间中。大约在二十世纪以前，阿斯克勒庇德斯也曾用音乐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吹喇叭治疗坐骨神经痛，长时间的吹响使神经的纤维怦怦直跳，疼痛总是消失。德谟克利特也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了许多疾病可以由悠扬的笛声治愈。梅斯默用这个口琴描述了科彻为他的磁性治疗。著名的苏格兰人麦克斯韦提出要向各医学院所证明，只要运用某种具有磁力的手段，他就能治愈他们认为无法治愈的任何疾病；如癫痫、阳痿、精神错乱、跛足、水肿和最顽固的发烧。\*【\*见他的 Conf., xiii., 1. c. in præfatione】

关于“来自上帝的恶魔”驱邪的故事曾经困扰过扫罗，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会想起这个故事。经上记着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弹一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I Samuel, xvi., 14 23】

麦克斯韦在他的《磁学医学》中阐述了下列命题，这些命题都是炼金术士和卡巴拉主义者的教义。

“人们称之为世界灵魂的东西，是一种生命，像火一样，具有灵性，具有飞逝性，具有光的空灵。它是无处不在的生命灵；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缺乏行动的，除非它被这种灵赋予了灵魂。这种灵使万物保持其特有的状态。它存在于不受束缚的大自然中；懂得如何将它与和谐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人，就拥有了超越一切财富的财富。”

### “世界灵魂”及其潜力

“这种灵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纽带，并贯穿于所有人之中——*adest in mundo quid commune omnibus mextis, in quo ipsa permanent.*。”“了解这种普遍的生命灵及其应用的人，就能避免一切伤害。”\*【\*《格言》,22】“如果你能利用这个灵并将它固定在某个特定的身体上，你将执行魔法的神秘。”“知道如何用这种宇宙灵治疗人类的人，可以在任何距离治愈，只要他愿意。”+【+同上，第 69 页】“谁能通过宇宙的灵魂来激发特定的灵，他的生命就可能延续到永恒。”\*\*【\*\*同上，第 70 页】

“有一种混合在一起的灵，或散发，即使他们彼此相隔甚远。混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它是一种永恒的，不间断的，从一个身体向另一个身体倾泻的射线。”

“与此同时，”麦克斯韦说，“处理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这可能会发生许

多令人憎恶的滥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一些治疗媒介中，催眠和磁力的滥用是什么。

治愈，要名副其实，要么需要对病人有信心，要么需要对操作者有强大的健康和坚强的意志。有了期望加上信念，一个人几乎可以治愈自己的任何病态。圣人的坟墓；一个神圣的遗物；一个护身符；被所谓的治疗师处理过的一小块纸或一件衣服；一个秘方；一个忏悔或一个仪式；按手之礼，或者说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都可以。这是一个关于气质、想象力和自我治疗的问题。在成千上万的例子中，医生、牧师或圣物被认为是纯粹和简单地由于病人的无意识意志而获得治疗的。那个带着血的女人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袍子，被告知她的“信仰”使她完整了。心灵对身体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各个年龄段都能产生奇迹。“有多少意想不到的、突然的、惊人的治愈方法是由想象力产生的，”Salverte说。“我们的医学书籍中充满了这种性质的事实，很容易被当作奇迹。”\*【\*《神秘科学哲学》】

通过触摸治愈，治愈者

但是，如果病人没有信仰，那怎么办？如果他的身体是消极的和接受性的，而治疗者强壮、健康、积极、有决心，这种疾病可以根据操作者的命令意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自然的普遍灵来吸引和加强自身，并恢复病人的光环被扰乱的平衡。他可以像加斯纳那样，用十字架作为辅助；或者像法国义勇军雅各布，像我们著名的美国人牛顿，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也像许多其他的人那样，强加自己的双手和“意志”；或者像耶稣和一些使徒一样，他也可以用命令的话语来治病。每一种情况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治疗是彻底的和真实的，而且没有继发性的副作用。但是，当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有病时，他试图治愈，不仅失败，而且常常把他的病传染给他的病人，剥夺了他可能有的力量。老朽的大卫王以年轻的亚比煞\*的健康磁力来增强自己衰弱的精力；医学著作告诉我们，英国巴斯的一位老妇人，她用同样的方法连续地把两个女仆的体质弄得支离破碎。【\*《列王记》，i. 14, 15.】古代的圣哲们，还有帕拉塞尔苏斯，都是通过健康的有机体应用于患处来消除疾病的。在上述火哲学家的著作中，他们的理论被大胆而明确地阐述了出来。如果一个病人——灵媒或非灵媒——试图治愈，他的力量可能足够强大，能够取代疾病，扰乱它在当前的位置，并使它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很快它就会出现；与此同时，病人却认为自己已痊愈。

但是，如果治疗者有道德问题怎么办？其后果可能会无限地有害；因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要比净化被道德败坏所感染的体质容易。莫尔济讷，塞文山脉和詹森主义者的谜团，对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如果预言的天赋，以及歇斯底里和抽搐，都可以通过“感染”来传授，为什么不可以传授每一种恶习呢？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向他的病人——现在是他的受害者——传达了感染他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道德毒药。他的磁性触摸是污秽；他的目光，褻瀆。对于这种潜伏的污染，被动接受的人是没有保护的。治疗者将他控制在他的力量之下，被施了魔法而无能为力，就像蛇控制一只可怜的、虚弱的鸟一样。这样一种“治疗媒介”所能产生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巨大；这样的医生有成百上千。

但是，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有真正的和神一般的治疗者，尽管他们的顽固对手怀有所有的恶意和怀疑，他们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出名。这就是莱昂、雅各布和牛顿的治愈 d-Ars。还有克劳斯泰莱的牧师加斯纳，以及著名的瓦伦丁·大雷克，

一个无知而贫穷的爱尔兰人，1670年得到了著名的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罗伯特·博伊尔的支持。1870年，他被送到疯人院，和其他治疗师一起，如果同一协会的另一位主席处理这个案子，或者兰凯斯特教授会根据《流浪法案》“传唤”他，因为他在女王陛下的臣民身上“用手相或其他方法”行医。

但是，为了结束这个可能会无限延伸的见证的名单，我要说，从始至终，从毕达哥拉斯到伊利法·利瓦伊，从最高的到最卑微的，每个人都教导说，那些沉溺于邪恶的放纵的人永远不会拥有魔力。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看见上帝”，或使用神圣的礼物——只有这样才能治愈身体的疾病，并让自己相对安全地受到“看不见的力量”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不安的灵魂以安宁，因为治疗的水没有有毒的来源；荆棘上不长葡萄，蒺藜上不结无花果。但是，尽管如此，“魔法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它是一门科学，甚至“驱魔”的力量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受启者们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种把魔鬼赶出人体的技能，是一种对人有益的科学。”约瑟夫说。\*【\*约瑟夫《古代史》，viii., 2】

上述的草图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坚持时代的智慧，而不是任何可能从我们以后的日子里产生的新理论，尊重世俗间交往的法则和人类的神秘力量。而物质性质的现象可能有其价值作为引起物质主义者兴趣的一种手段，并证实，即使不是完全证实，至少在推论上证实，我们的灵魂和灵存在的信念，这些现代现象在目前看来弊大于利，这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人渴望得到不朽的证据，很快就陷入狂热；正如斯托所言，“狂热者受想象控制，而不是受判断控制。”

## " DIAKKA "和波菲利的坏恶魔

毫无疑问，相信现代现象的人可以声称自己有多种天赋，但“辨别灵”显然不在“属灵”天赋的目录中。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在“夏日之地”阴凉的角落里发现了“Diakka”，美国伟大的预言家 A·J·戴维斯说：“Diakka 是一个疯狂地喜欢扮演角色的人，喜欢耍戏法，喜欢扮演相反的角色；对他们来说，祈祷和亵渎的话语是同等重要的；对抒情叙述充满激情的；.....道德缺失，他没有积极的正义、博爱或温柔的感情。他不懂人们所谓的感恩之情；对他来说，恨和爱的目的是一样的；他的座右铭对别人来说常常是可怕和可怕的——自我是私人生活的全部，崇高的毁灭是所有私人生活的终结。”+【+“Diakka 和他们的受害者；唯灵论中虚假与排斥的解释。”】就在昨天，一个人对一位巫女说，他的名字叫斯维登堡，他说：“我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或者将来可能是什么；而个人生活不过是思想的悸动者的集合幻影，冲进永恒死亡的中心！”\*【\*参见人类灵魂成为第八界居民的章节，其结局通常是个人个性的毁灭。】波菲利的作品——借用一位愤怒的现象学家的说法——“像其他所有的过时垃圾一样在被遗忘的壁橱中腐烂”，他这样描述这些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的 Diakka(如果这是他们的名字的话):“正是在这些邪恶恶魔的直接帮助下，各种巫术才得以实现.....这是他们行动的结果，人们用魔法伤害他们的同伴，通常对这些邪恶的恶魔，尤其是他们的首领，给予极大的荣誉。这些幽灵通过大量展示廉价的奇才和幻想来欺骗我们，以消磨时间；他们的野心是被当作神，他们的领袖要求被承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波菲利，《论善恶恶魔》】

这个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斯韦登堡——刚刚引用了戴维斯的 Diakka，并暗示他是我，很像这个波菲利的坏恶魔的首领。有什么比某些灵媒对古代有经验的神学家的污蔑更自然的呢？当我们发现，唯灵论的阐释者，严令禁止一切试图获得这种

现象的努力；除非，经过长时间的道德和身体的净化准备，并在有经验的神学家的指导下。此外，他还宣称，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一个人“显得细长或粗壮，或被高高举起在空中”，这肯定是坏恶魔痴迷的标志。\*【\*《De Mysteriis Egyptorum》, lib. iii, c. 5】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时间，而真理，无论以无懈可击的证据为基础，是不会生根或生长的，除非像植物一样，在适当的季节被扔到土壤里。“这个时代必须做好准备，”库克教授说；而在大约 30 年前，这个卑微的作品将注定要被自己的内容自我毁灭。但是，现代现象，尽管每天都有曝光，每一个物质主义者都对它加以嘲笑，它本身也有许多错误，但即使在智慧和精神上没有增长，也在事实中增长和增强。这些现象在二十年前看来简直是荒谬的，现在既然已为伟大的科学家所认可，我们不妨听听。不幸的是，如果表现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加，那么哲学就没有相应的改善。灵的辨别能力仍旧缺乏。

也许，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唯灵论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埃普斯·萨金特那样，对品格、教育、真诚和能力如此推崇。他的专著《不朽的显而易见的证据》在这方面的著作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尽管萨金特先生对灵媒及其现象充满仁慈和歉意，但他还是不得不使用以下语言：“灵的一种力量，能够重现出离世的人的拟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任何灵的身份，不管测试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达到使我们能够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启蒙阶段...在这类物化灵的语言和行动中，还有很多谜题。”至于隐藏在物理现象背后的大多数精神的智力水平，萨金特先生将毫无疑问地作为一个最有能力的法官而被接受，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那类人。”如果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们想问，如果它们是人类的灵，为什么它们会如此缺乏智慧？要么是智能的人类灵不能物化，要么是即使物化了的灵也没有人类智慧，因此，根据萨金特先生自己的展示，它们也可能是“基本的”灵，完全不再是人类，或者是那些恶魔，根据波斯魔法师(Magi)和柏拉图的说法，恶魔的地位介于神和脱离肉体的人之间。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许多“物化”的灵可以用听得见的声音说话，克鲁克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已经证明，根据古人的证言，人类灵的声音不是也不能被表达；正如伊曼纽尔·斯维登堡所说，那是“深深的叹息”。这两类证人中，谁更值得信任？是古人在许多世纪里都有过实践神术的经验呢，还是现代唯灵论家，他们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作为他们观点的基础，除了那些被“灵”传达的，他们无法证明其身份的人？有些灵媒的有机体会召唤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人类”形态。然而，我们不记得曾经见过或听说过一个人表达过最普通的思想。这个事实肯定会引起哪怕是最不加批判的唯灵论者的注意。如果一个灵能够说话，如果对智慧的人和非智慧的人都敞开了大门，为什么他们有时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在质量上接近于我们通过“直接书写”所接收到的通信呢？萨金特先生在这句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和重要的观点。“他们的精神活动和记忆在物化过程中受到了多大程度的限制，或者灵媒的智力视界受到了多大的限制，这仍然是个问题。\*【\*埃佩斯·萨金特，《不朽的明显证据》，第 45 页】如果同样的“灵”物化产生了直接的写作，两者都是通过灵媒显现的，一个是胡说八道，而另一种经常给我们崇高的哲学教导，为什么他们的心理活动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受“灵媒的知识视野”的限制？物化的灵媒——至少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比许多在不同时期，在超自然的影响下，给世界以深刻而崇高的思想的农民和机械师更无知。心理学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启发但无知的鞋匠波墨和我们自己的戴维斯。至于无知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前几章所提到的塞文的儿童先知、诗人和预言家之外，再没有比这更引人注目的例子了。当灵一旦有了发声的器官，能够说话时，对他们来说，像他们所假定的受教育程度、智力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在生活中那样说话，当然应该并不困难，而不是一成不变地陷入一种单调的平庸和陈词滥调。至于萨金特先生充满希望的评论，即“唯灵论的科学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更多的光明”，我们恐怕必须回答，这种光明不会在“黑暗的橱柜”中被打破。\*【\*见《马太福音》二十四，26】

要求每一个目击当今的奇迹和心理现象的调查员都获得艺术和科学硕士学位，这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过去四十年的经验证明，在简单的常识和诚实的真理方面，受过最“科学训练”的头脑并不总是最好的。没有什么比狂热或片面看待问题更能蒙蔽人的了。我们可以以东方魔法或古代唯心主义以及现代现象为例。成百上千个完全值得信赖的见证人，从居住地回来，到东方旅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受过教育的苦行僧、酋长、托钵僧和喇嘛，在他们的面前，没有共谋者，也没有机械设备，创造了奇迹。

他们肯定了他们所展示的现象违反了所有已知的科学规律，因此倾向于证明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未知的神秘力量，这些力量似乎是由超自然的智慧所引导的。我们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受过最“科学”训练的人的证词对他们自己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黑尔教授、德摩根教授、克鲁克斯教授、华莱士教授、德加斯帕林教授、图里教授、瓦格纳教授、巴特勒洛夫教授等人的研究，是否曾经动摇过他们的怀疑？Jacolliot 和印度苦行者的个人经历，或者日内瓦的珀蒂教授的心理学解释，是如何看待的？人类对上帝、个体灵魂和永恒的渴望的高声呼喊，对他们有多大影响？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拆毁、毁坏一切属灵的残迹，却一无所立。“我们不能用反驳或坍塌来得到这样的标志。”他们说，“因此，这只是一种错觉！”

在这个理性和偏见冷漠的时代，即使是教会也不得不求助于科学。建立在沙子上的信条，高耸而无根的教条，在研究的冰冷气息下崩溃了，在他们的堕落中摧毁真正的宗教。但是，对上帝的某种外在标志和来世的渴望，一如既往地顽强地留在人们的心中。科学的一切诡辩都是徒劳的；它永远不能扼杀大自然的声音。只有她的代表才毒化了纯洁的信仰之水，而现在，人类在从曾经纯洁的泉水的底部翻腾出的泥浆弄脏了的水里映出了自己。我们祖先拟人化的神被拟人化的怪物所取代；更糟的是，在这片水域中，人类自身的倒影，泛起的涟漪，又把那些因其错误的想象而引起的歪曲的真理和事实的形象送回大海。

“我们想要的不是奇迹，”布鲁克·赫福德牧师写道，“而是找到精神和神圣的明显证据。”人们并不是向先知呼喊这样的‘神迹’，而是向科学家呼喊。人们觉得在创造的最边缘或最深处的探索应该能使研究者最终接近一切事物的深层事实，接近上帝的某种明确无误的迹象。”迹象就在那里，科学家也在那里；既然他们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吗？这些思想的泰坦们不是把上帝从他的藏身之处拉了出来，给了我们一种原生质吗？

1871年，在英国协会的爱丁堡会议上，威廉·汤姆森爵士说：“科学受到永恒的荣誉法则的约束，要勇敢地面对任何可以公正地提出的问题。”轮到赫胥黎教授说：“关于奇迹问题，我只能说，在我看来，‘不可能’这个词不适用于哲学问题。”伟大的洪堡德曾说过：“在某些方面，不检查事实真相就拒绝接受事实的自以为是的怀疑论，比毫无疑问的轻信更有害。”

事实证明，这些人违背了自己的教义。东方的开放使他们有机会亲自调查每一个旅行者声称在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但这种机会被拒绝了。我们的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有没有想过要利用它来解决人类思想中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哦，不；因为他们永远不敢。欧洲和美国的主要院士们不可能联合前往西藏和印度，实地考察这一苦行僧的奇迹！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孤独的朝圣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见证了所有的创造奇迹，那么，在他的同事中，谁会相信他的证词呢？华莱士先生和 W.豪威特先生\*曾反复而巧妙地描述了法国和英国的学术团体由于他们的盲目怀疑而陷入的一千零一种荒谬的错误，而这些事实是别人强行提出的，如果一开始就重述这些事实，那将是既乏味又多余的。【\*请参阅华莱士的《奇迹与现代唯灵论》和 W. 豪威特的《超自然的历史》第二卷】如果居维叶能把法国地质学家布埃在 1828 年挖掘出的化石抛到一边，仅仅因为布埃自以为比他的同事聪明，而且不相信在莱茵河八十英尺深的淤泥中还能找到人的骨骼的话；如果法兰西学院能够在 1846 年质疑布歇·德·佩尔特的断言，却在 1860 年遭到批评，当时，地质学家们在法国北部的漂流砾石中发现了打火石武器，这充分证实了德·佩尔特的发现和观察结果的真实性；如果麦克恩利在 1825 年的证词，他在肯特洞穴发现了加工过的燧石，以及灭绝了的动物的遗骸\*，这一事实遭到了嘲笑；还有 1840 年戈德温·奥斯丁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受到了更多的嘲笑；1865 年，所有的科学怀疑和嘲笑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被证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华莱士先生说：“过去四十年里所有的报道都被证实了，而且被证明比现实还要糟糕。”——谁会如此轻信，竟相信我们的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呢？为什么要对现代科学这个伟大而顽固的团体中个体成员所表现出的道德勇气的缺乏感到惊奇呢？【\*参见华莱士 1871 年《辩证学会》之前的论文《对休谟的回答等》。】

## 不熄灭的灯

因此，事实一件接一件地遭到质疑。我们不断听到各方的抱怨。“我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少！”一个 F.R.S. 叹息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生理学知之甚少，”另一个说。“在所有的科学中，没有一门学科像医学那样建立在如此不确定的基础上，”第三个勉强地证实道。“我们对推定的神经流体了解多少？..... 还什么也没有。”第四个回答说：在每个科学分支中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一些现象的兴趣超过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现象，只能通过生理学、心理学和“尚不清楚”的流体来解决，这些现象要么被认为是错觉，要么即使是真的，科学家们也“不感兴趣”。或者，更糟糕的是，当一个对象，其有机体本身展示了这种神秘而自然的力量的重要特征，提供他的人进行调查，而不是对他进行诚实的实验，他发现自己被一位科学家困住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判三个月监禁！这确实很有希望。很容易理解，1731 年的一个事实，证明另一个事实，发生在保罗三世教皇任期内，例如，在 1876 年，人们就不相信。当科学家们被告知，罗马人在他们的坟墓中保存了无数年的灯，用的是金色的油；在西塞罗之女图利亚的墓中发现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尽管这座墓已经封闭了一千五百多年，\*——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怀疑，甚至不相信这种说法，直到他们确信，在他们自己的感觉的证据，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Filologo》(贝利出版社)，第二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拒绝所有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的证词。活埋的苦行僧以及他们在 30 天后的复生，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可疑的表情。对自己造成致命的创伤也是如此，不同的喇嘛向在场的人展示他们自己的肠子，这些人几乎能立即治愈这些伤口。

对于某些人来说，在无数的目击者面前，他们否认自己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现象的感觉，那些在古典书籍和旅行者的笔记中找到的叙述当然是荒谬的。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是，面对过去如此惨痛的教训，学院们对这些经常“用无知的言辞蒙昧地劝告”的机构的集体固执。就像上帝回答约伯“从旋风中出来”一样，魔法可以对现代科学说：“当我奠定了大地的基础你在哪里？如果你有理解，就说吧！”你是谁，竟敢对自然说：“你只能到此，不能再远；你骄傲的波浪将在这里停止”？

但如果他们否认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的怀疑论是一千倍的痛苦，他们还能阻止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现象吗？苦行僧仍将被埋葬和复活，以满足欧洲旅行者的好奇心；喇嘛和印度教苦行僧会伤自己、残害自己，甚至开膛破肚，结果发现自己因此而变得更好；整个世界的否认也不足以吹灭印度、西藏和日本某些地下墓穴中永不熄灭的灯火。伦敦传教会的牧师 S. 马蒂尔曾提到过一盏这样的灯。在南印度特拉凡科王国的特拉凡得琅神庙里，“庙里有一口很深的井，每年都有巨大的财富被扔进井里，在另一个地方，在一个石头覆盖的空洞里，有一盏巨大的金灯，在 120 多年前被点燃，现在仍在燃烧。”这个传教士在描述这个地方时说的。天主教传教士理所当然地把这些灯归功于魔鬼的殷勤服务。更谨慎的新教神祇提到了这个事实，却不作评论。Abbé Huc 已经看到并检查了其中的一盏这样的灯，其他的人也有这样的运气，他们赢得了东方喇嘛和神的信任和友谊。莱恩船长在埃及看到的奇迹不容置疑；雅格列奥的贝拿勒斯经历和查尔斯·纳皮尔爵士的经历；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飘浮在空中，这一点只能在本著作的导言一章中加以解释。\*【\*见 Art. 关于《Æthrobacy》.】除了克鲁克斯先生以外，这种悬浮现象也由佩尔蒂教授证实过，他展示了这种悬浮现象是在露天产生的，有时持续二十分钟；所有这些现象，以及更多的现象，已经发生，现在和将来会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尽管所有的怀疑论者和科学家曾经从志留纪的泥沼中进化出来。

在对炼金术的嘲笑中，有一种说法是永恒的灯。如果我们告诉读者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被问——如果我们个人信仰的真诚没有受到质疑——我们如何能告诉我们所观察到的灯是永恒的，因为我们观察的时间是有限的？简单地说，由于我们知道所使用的成分和它们的构造方式，以及适用于这个案件的自然法，我们相信我们的陈述可以在适当的地方进行调查后得到证实。我们的批评者必须像我们一样，煞费苦心地去看这一领域是什么，从谁那里可以学到这些知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将引用 173 位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中的几位。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人说过这些阴森的灯会永远燃烧下去，而只是无限期地燃烧下去，而且有记载说，这些灯持续燃烧了好几个世纪。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有一种自然法则，可以使一盏灯在不加补的情况下燃烧十年，那么同样的法则就没有理由不能使燃烧持续一百年或一千年。

在许多知名人士中，他们坚定地相信并坚决地断言，这种墓灯已经燃烧了几百年，并且可能会永远燃烧下去，如果它们没有熄灭，或者容器被什么意外破坏的话，我们可以估计以下名称：Clemens Alexandrinus, Hermolaus Barbarus, Appian, Burattinus, Citesius, Cœlius, Foxius, Costæus, Casalius, Cedrenus, Delrius, Erius, Gesnerus, Jacobonus, Leander, Libavius, Lazius, P. della Mirandola, Philalethes, Licetus, Maiolus, Maturantius, Baptista Porta, Pancirollus, Ruscilius, Scardeonius, Ludovicus Vives, Volateranus, Paracelsus, 几个阿拉伯炼金术士，最后还有普林尼，索林努斯，科彻和阿尔伯特·马格纳斯。

这一发现是由古埃及人宣布的，他们是“化学之国\*”的儿子。【\*诗篇，cv.23。“哈姆之地”或化学，希腊语 chemi，炼金术和化学就是从那里来的。】至少，由于他们的宗教教义，他们使用这些灯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木乃伊的星体灵魂被认为在三千年的必要循环中一直徘徊在身体周围。用一根磁线拴在它上面，这条磁线除非它自己用力，否则是可以折断的，埃及人希望这盏象征着他们坚贞不朽的精神的永不熄灭的灯，最终会决定更物质的灵魂离开尘世的住所，与神圣的自我永远结合在一起。所以富人的坟墓里挂着灯。这种灯经常在死者的地下洞穴中被发现，利塞图斯写了一大开本书来证明，在他那个时代，每当坟墓被打开时，就会在坟墓中发现一盏正在燃烧的灯，但由于被亵渎而立即熄灭。T. 利维乌斯，布拉提纽斯和迈克尔·斯查塔在给基尔舍的信中确认\*，他们在老孟菲斯的地下洞穴中发现了许多灯。【\*《Ædipi Ægyptiaci Theatrum Hieroglyphicum》第 544 页。】包萨尼亚谈到雅典密涅瓦神庙里的金灯，他说这是卡利马库的杰作，烧了一年。普鲁塔克证实他在朱庇特·阿蒙神庙见过一个，祭司们向他保证，它已经持续燃烧了多年，尽管它站在露天，风和水都不能熄灭它。【+“Lib. de Defectu Oraculorum.”】天主教权威圣奥古斯丁也描述了维纳斯神庙里的一盏灯，这盏灯与其他灯具有相同的性质，无论是被强风吹，还是被水浇，都不会熄灭。kerenus 说，在埃德萨（美索不达米亚古城）发现了一盏灯，“它被藏在某个门的顶部，燃烧了 500 年。”但在所有这些灯中，帕多瓦的奥利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所提到的那盏灯要更奇妙得多。在阿泰斯特附近发现，Scardeonius†对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一个大陶罐里装着一个小陶罐，里面装着一盏灯，这盏灯已经点亮了 1500 年，用的是两瓶最纯净的酒，一瓶是金的，一瓶是银的。这些都是由弗朗西斯·马图兰提乌斯保管的，他对它们的估价极高。”【†Lib. i., Class 3, Cap. ult.】

现代科学认为这种灯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加以夸大，也不把这种说法当作毫无根据的否定，我们会问，如果这些不灭的火确实存在于“奇迹”的时代，那么基督教神龛和朱庇特、密涅瓦和其他异教神的神龛上的灯是否应该被不同地看待。根据某些神学家的说法，前者(因为基督教也声称这种灯)似乎是由一种神圣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点燃的，而后的光，是由“异教徒”的艺术所制造的，是由魔鬼的诡计所支持的。基尔舍和利塞塔斯表明它们的排列方式有两种不同。安提阿的一盏灯，在一个开放的公共场所，一座教堂的门上，燃烧了 1500 年，被“上帝的力量”保护着，“祂创造了无数的星星，燃烧着永恒的光芒。”至于异教的灯，圣奥古斯丁向我们保证，它们是魔鬼的杰作，“魔鬼以千种方式欺骗我们。”对撒旦来说，有什么比向那些第一次进入地下洞穴的人表示一道闪光或明亮的火焰更容易的呢？在保罗三世担任教皇期间，所有善良的基督徒都宣称这一点。在罗马，当人们打开亚庇古道的一座坟墓时，发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整个身体，浸泡在保存得很好的明亮的溶液里，她的脸非常美丽，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她脚边点着一盏灯，坟墓一打开，灯的火焰就消失了。从一些雕刻的迹象来看，它已经被埋葬了 1500 多年，被认为是图利奥拉的尸体，或图利亚，西塞罗的女儿。\*【\* 这个故事的细节可以在伊拉斯谟·弗朗西斯科的著作中找到，他引用了普福拉默鲁斯、潘西罗勒斯和其他许多人的话。】

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否认永恒的灯是可能的，声称任何被分解成蒸汽或烟雾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永恒的，而必须消耗；当一盏被点燃的灯中油腻的营养物质被呼出到蒸汽中，因此，火不可能因为缺少食物而永远燃烧下去。另一方面，炼金术士们却否认，燃烧起来的火所产生的一切营养都必须转化为蒸气。他们说，自然界中有一些东西，不仅能抵抗火的力量而永存不灭，而且也能被风或水所灭。在 1700

年的一本名为《NEKPOKHDEIA》的古老化学著作中，作者对各种炼金术士的主张进行了大量驳斥。但是，尽管他否认火可以永远燃烧，他还是有点倾向于相信一盏灯可以燃烧几百年。此外，我们还从炼金术士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证据，他们花了数年的时间来做这些实验，并得出了这是可能的结论。

金、银和水银有一些特殊的成分;也可用于石脑油、石油和其他沥青油。炼金术士也命名樟脑和琥珀油, *Lapis asbestos seu Amianthus*, *Lapis Carystius*, *Cyprius*, 和 *Linum vivum seu Creteum*, 用于这些灯。他们肯定, 这种物质可以用金或银制成液体, 并指出, 黄金是制造这种奇妙火焰的最合适的食粮, 因为在所有金属中, 黄金在加热或熔化时废料最少, 而且, 可使其一蒸发就能重新吸收油质湿度, 因此一旦被点燃, 就能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火焰。卡巴拉主义者断言, 这个秘密是摩西知道的, 他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 “主”所吩咐在帐幕上点的灯, 是不灭的灯。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Exod. xxvii. 20).

利塞塔斯也否认这些灯是用金属制成的, 但是在他作品的第 44 页提到了一种用火在白沙中过滤七次的水银, 他说, 用这种水银制成的灯可以永远燃烧。Maturantius 和 Citesius 都坚信这样的工作可以通过纯化学过程来完成。这种水银的液体在炼金术士中被称为 *Aqua Mercurialis*, *Materia Metallorum*, *Perpetua Dispositio*, 和 *Materia prima Artis*, 也被称为 *Oleum Vitri*。特里滕海姆和巴尔托洛米奥·科恩多夫都为这场无法扑灭的大火做了准备, 并留下了他们的配方。\*

【\*“Sulphur. Alum ust. a ʒ iv.; 把它们升华成花 ʒ 至 ij., 其中加入结晶性威尼斯硼

砂(粉状) ʒ j.; 在这些酒中注入高精馏的酒的挥发性液体, 消化它, 然后抽取它,

倒入新鲜的;反复这样做, 直到硫磺像蜡一样熔化, 没有任何烟, 在一个热的铜板上:这是为食物, 但是灯芯是这样准备的:收集青金石石棉线或线头, 达到你的中指厚度和小指的长度, 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威尼斯玻璃里, 然后用上面提到的提纯的硫磺或食物覆盖玻璃, 把玻璃放在沙子里放置 24 小时, 温度很高, 以至于硫磺会一直冒泡。灯芯被这样涂上和抹上油后, 要像一个扇贝一样放进一个玻璃杯里, 这样, 它的一部分可能会在大量的准备好的硫上面;然后把这个玻璃放在滚烫的沙子上, 你必须融化硫磺, 这灯要拿住灯芯, 点着了, 就永远点着。你可以把这灯随便放在什么地方。” 另一种是: “. Solis tosti, lb. j.; 把浓醋倒在上面, 把它抽成油的稠度;然后放上新鲜的醋, 像之前一样浸渍和蒸馏。重复四次, 然后放入醋中 *vitri. antimonii subtilis loevigat, lb. j.*; 把它放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的灰烬上, 放置六个小时, 提取它的酞剂, 滗出液体, 再放上新鲜的, 然后再次提取;反复这样做, 直到所有的红色都消失。使你的萃取物凝结成油的稠度, 然后在 *Balneo Mariae* (双层蒸锅)中蒸馏它们。然后, 把提炼出这种酞剂的梯拿出来, 把它熬成一顿美味的饭菜, 然后把它放进一个玻璃球里; 倒上精馏过的油, 经过七次抽吸, 直到粉末吸收了所有的油, 相当干燥为止。这种萃取液还常常加酒精, 直到把它的精华全部抽出为止, 然后放进一种威尼斯的麻油里, 用五折纸把它打得整整齐齐, 然后再蒸馏, 这样, 当酒精被抽出来的时候, 在底端还会留下一种不可消耗的油, 和灯芯一起使用, 就像我们之前描述的硫磺一样。” “这些是特里滕海姆斯永恒的灯,” 他的评论家利巴威乌斯说, “虽然他们不同意石脑油的潜力, 但这些东西可以相互说明。石脑油并不像不燃烧那么耐用, 因为它会散发和燃烧, 但如果通过添加 *Lapis asbestinos* 的汁液来解决它, 它就可以提供永久的燃料, ”

这位博学的人说。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我们亲眼看到过一盏这样准备好的灯，而且我们还听说，自从 1871 年 5 月 2 日这盏灯第一次点亮以来，它还没有熄灭。因为我们知道，做实验的人是不可能欺骗任何人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热衷于秘密实验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断言。】石棉，希腊人称之为“石棉”或“不灭的”，是一种石头，一旦点燃就不能熄灭，正如普林尼和索利努斯告诉我们的那样。阿尔伯特·马格纳斯将其描述为一块铁色的石头，主要发现于阿拉伯半岛。它通常被发现覆盖着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油质水分，其被点燃的蜡烛靠近会立即着火。化学家们曾做过许多实验，想从中提取这种不溶性的油，但据说都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化学家是否准备说，上述操作是完全行不通的呢？如果这种油一旦被开采出来，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一种永久的燃料。古人可以很好地夸耀自己拥有这一秘密，因为，我们重申，今天仍有一些实验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化学家们曾徒劳地尝试过，他们断言，从石头中用化学方法提取出来的液体或溶液，与其说是油，不如说是水，不纯，不洁，不能燃烧；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断言，油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变得又稠又硬，几乎不会流动；当它被点燃时，不会发出火焰，而是冒出黑烟；然而，古人的灯据说燃烧着最纯洁和最明亮的火焰，没有散发出最轻微的烟。基尔舍展示了净化它的实用性，他认为只有炼金术的最高能手才能接触到它。

圣奥古斯丁认为所有这些艺术都是基督教的替罪羊，魔鬼，这与卢德维克·维维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表明，所有这些潜在的魔法运作都是人类勤奋的工作和对隐藏的大自然秘密的深入研究的成果，尽管它们看起来是美妙和神奇的。【\*圣奥古斯丁的《Treatise de Civitate Dei.》的评注】塞浦路斯骑士\*\*Podocattarus 拥有由另一种石棉制成的亚麻和亚麻布，Porcacchius 说+他在这位骑士的家里看到了这种材料。【\*\*《De Rebus Cypriis》的作者，公元 1566 年】【+《古代丧葬书》】普林尼称这种亚麻为 *linum vinum*，印度亚麻，并说它是由石棉制成的，他们用这种亚麻做布，然后把它扔进火里清洗。他补充说，它就像珍珠和钻石一样珍贵，因为它不仅很少被发现，而且非常难织，因为它的线很短。用锤子敲平，在温水中浸泡，干燥后，它的丝可以很容易地分成像亚麻一样的线，然后织成布。普林尼声称，他曾见过一些用它做的毛巾，并参与过用火净化毛巾的实验。巴普蒂斯塔·门塔还说，他在威尼斯发现了同样的东西，在一位塞浦路斯人的手里；他把炼金术的这一发现称为“*secretum optimum*”。

格鲁博士在描述格雷欣学院(17 世纪)的奇珍异宝时，认为这些艺术品，以及这些亚麻布的使用，都已遗失，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发现 *Septalius* 博物馆吹嘘，早在 1726 年就有这种材料制成的线、绳、纸和网；此外，这些物品中有一些是 *Septalius* 亲手制作的，我们在格林希尔的《防腐的艺术》(第 361 页)中了解到。“格鲁，”作者说，“似乎把 *Asbestinus Lapis* 和 *Amianthus* 合二为一了，在英语中把它们叫做织边石(*thrum-stone*)”；他说，丝长得很短，长度从四分之一英寸到一英寸不等，平行而有光泽，和蚕纺的那些细小的单线一样细，非常柔韧，就像亚麻或丝一样。这个秘密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西藏的一些佛教寺院就拥有这个秘密。不管它是用这种石头或那种石头的纤维制成的，我们不能说，但我们在一个女尼的寺院里见过，一件黄色的长袍，就像佛教僧侣穿的那样，被扔进一个大坑里，坑里装满了烧红的煤块。过了两个小时，他才把煤块拿出来，像用肥皂和水洗过一样干净。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欧洲和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严重石棉试验，这种物质被用于各种工业用途，如屋顶布、不燃服装和防火保险柜。在纽约港的斯塔顿岛有一处

非常珍贵的矿藏，出产成捆成捆的矿石，就像干木头一样，有几英尺长的纤维。更精细的石棉品种，被古人称为“amianto”(未被污染的)，得名于它白色的、缎一样的光泽。

古人也用另一种石头来做他们永恒之灯的灯芯，他们称之为青金石卡列斯修斯。卡里斯托斯城的居民似乎对此毫不掩饰，正如马太·拉德鲁斯在他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用这种柔软的石头梳绒、纺线、织成斗篷、桌布等类似的东西，当这些东西肮脏时，他们再用火而不是水来净化它们。”【\*“《尚武书》第十六部第七十七句的评论。”】包萨尼亚在《阿提库斯》和普鲁塔克+也断言灯的灯芯是用这块石头做的;但普鲁塔克补充说，在他的时代，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了。

【+《De Defectu Oraculorum.》】利塞托斯倾向于相信，古人在他们的坟墓中使用的永恒的灯根本没有灯芯，因为很少被发现;但 Ludovicus Vives 持相反的观点，他肯定自己看过很多这样的作品。

此外，利塞托斯坚信，“火的精神食粮可以具有同等的气质，但经过漫长的岁月后，不能被消耗，所以既不能呼气，却要极力抵挡火，火也不能烧毁它，而是被它约束住，就像被锁链锁住一样，使它不能向上飞。”对于这一点，托马斯·布朗爵士\*，在谈到燃烧了几百年的灯，包括在小的身体，观察到，“这来自于油的纯度，它不会产生燃烧窒息的气体;因为如果空气滋养了火焰，那么它不会持续几分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被火焰消耗和浪费。”但他补充说，“准备这种不可消耗的油的艺术已经消失了。”【\*《粗俗的错误》，第 124 页】

不大确切;时间会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们现在写下的一切注定要失败，就像许多其他的真理一样。

为了科学，我们被告知，除了观察和实验，她不接受其他的调查方式。同意;三千年来对事实的观察记录不就足以证明人类的神秘力量吗?至于实验，还有什么比所谓的现代现象所提供的更好的机会呢?1869 年，伦敦辩证学会邀请了许多英国科学家来协助研究这些现象。让我们看看哲学家们是怎么回答的。赫胥黎教授写道:“我没有时间做这样的调查，这将涉及很多麻烦和(除非它不像我所知道的所有这类调查)许多烦恼. . . . 我对这主题不感兴趣. . . . 但假定这些现象是真实的——我对它们就不感兴趣了。”\*【\*“伦敦辩证学会关于唯心论的报告”，第 229 页】乔治·H·刘易斯先生在下面这句话中表达了一件明智的事情:“当有人说现象是由未知的物理定律产生的时候，他就宣布他知道这些现象产生的定律。”+【+同上，第 230 页】廷德尔教授对他可能参加的任何降神会有好的结果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瓦利先生看来，他的出现让一切都变得混乱。‡【‡同上，第 265 页】教授卡朋特写道:“通过个人调查，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虽然许多所谓的(即灵性表现)是故意欺骗的结果，还有许多其他的自我欺骗的结果，有一些现象是相当真实的，必须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考虑.....这些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于任何额外的交流，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条件，它按照某些公认的生理规律运行.....我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无意识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唯心论的现象。”\*\*【\*\*同上，第 266 页】

正是这样，世界通过精确的科学机构被告知，无意识的大脑已经获得了使吉他在空中飞行和迫使家具表演各种小丑把戏的能力!

英国科学家的观点也就这么多了。美国人也没有做得更好。1857 年，哈佛大学的一个委员会警告公众不要调查这个问题，因为它“败坏了道德，降低了智力”。他们还称其为“一种污染性的影响，它肯定会削弱男人的真理和女人的纯洁。”后来，当伟大的化学家罗伯特·黑尔教授不顾同时代人的意见，研究唯灵论并成为

信徒时，他立即被宣布神志不清醒；1874年，当纽约的一家日报给这个国家的主要科学家们发了一封通函，请他们进行调查，并表示愿意支付费用时，他们就像被邀请参加晚宴的客人们一样，“一笑置之，开始找借口。”

然而，尽管赫胥黎的冷漠、廷德尔的滑稽和卡朋特的“无意识思考”，许多像他们一样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调查了这个不受欢迎的话题，并被证据淹没，改变了看法。另一位科学家，一位伟大的作家——虽然不是一个唯灵论家——有这样一个光荣的见证：“死者的灵魂偶尔会造访生者，或出没于他们的故居，这在任何时代，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种固定的信仰，不仅限于乡人，而且有智慧的人也有这种信仰。．．．如果人类在这些问题上的证词有任何价值的话，那么从远古时代到现在，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任何事情，其范围之广、无可指证。”\*【\*德雷柏，《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121页】

不幸的是，人类的怀疑主义是一个可以无视任何证据的堡垒。首先，赫胥黎先生，我们的科学家只接受适合他们的东西，仅此而已。

“啊，人的耻辱！魔鬼与魔鬼该死的坚定的协和保持，——人们只反对生物的理性。．．．”+【+弥尔顿《失乐园》】

我们如何解释人们从同样的教科书中学习，从同样的来源获得知识，却产生了如此大的观点分歧呢？显然，这只是又一次证实了一个真理：没有两个人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这个观点被J·J·加斯·威尔金森博士在给辩证学会的一封信中很好地阐述了。

“长期以来，”他说，“我作为几种正迅速成为正统的异端学说的先驱，我的生活经验使我确信，几乎所有的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喜怒无常的，或者是在情感和直觉中被赋予的，讨论和探究除了喂养性情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这个深谋远虑的观察者本可以在自己的经验上加上培根的经验，培根说：“……略懂哲学会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而深刻的哲学则使人倾向于宗教。”

卡朋特教授夸耀当今的先进哲学，“任何可以被有效证据证明的奇怪事实都不能被忽视”；然而，他将是第一个拒绝古人对哲学和科学知识的主张的人，尽管他所依据的证据与支持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哲学和科学区别的主张的证据一样“有效”。在科学系，让我们以电学和电磁学为例，这两门学科曾使富兰克林和莫尔斯在我们的名人名册上占据如此高的地位。

据说，在公元前六世纪，泰勒斯就发现了琥珀的电学特性；还有 Schweigger 后来的研究，如他的大量作品《象征主义》，已经充分证明了所有的古代神话都是建立在自然哲学科学的基础上的，并表明了电和磁的最神秘的特性已经为历史上最早记录的神秘主义的神学家们所知，即萨莫色雷斯的神学家们。西西里岛的狄奥多鲁斯、希罗多德和 Sanchoniathon (Phœnician)——最古老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些神秘事件起源于时间之夜，比历史时期早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在拉乌尔-罗切特纪念碑 d-Antiquité Figurés 的一幅最引人注目的图画中找到了最好的证据。在这幅画中，所有的人物都像“头发直立的潘神”一样，头发向四面八方散开——除了卡贝里安的中心人物德墨忒尔，他是权力的来源，还有另一个，一个跪着的人。\*【\*参见 Ennemoser 《魔法史》第二卷。和 Schweigger 的《自然史中的神话入门》。】根据 Schweigger 的说法，这幅图画显然代表了入会仪式的一部分。然而，就在不久以前，在自然哲学的基础著作中，还开始出现一些被电过的头颅，在电液的作用下，头发向四面八方突出来。Schweigger 表明，古代自然哲学与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有关。他以最丰富的方式展示，史前时期的魔法在神秘和所谓的奇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异教徒、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实际

上是基于古代物理学和所有化学分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炼金术的祭司们的神秘知识。

在第十一章，它完全致力于古人的伟大成就，我们建议更充分地论证我们的主张。我们将以最值得信赖的经典著作作为依据，说明在特洛伊城被围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圣所里博学的牧师们对电学甚至是闪电导体都十分熟悉。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再多说几句话。

神学家们对磁力的细微特性了如指掌，即使不掌握解开奥秘的钥匙，但 Schweigger 和 Ennemoser 完全依靠他们当时对电磁学的了解，能够通过电和磁的极性来追踪“孪生兄弟”Dioskuri 的身份。根据 Ennemoser 的说法，象征神话，以前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小说，现在被发现是“最聪明，同时也是最深刻的自然真理的科学定义的表达”。+【+《魔法史》，第二卷】

我们的物理学家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互相赞美。他们的课堂演讲雄辩的措辞，华丽的辞藻，只需稍加修改，就能把这些演讲变成优美的十四行诗。我们现代的彼特拉斯、唐太斯和托尔夸托·塔索斯在诗歌抒发方面可与古代的行吟诗人相媲美。在他们对物质无限的赞美中，他们唱着飘忽不定的原子多情地混在一起，唱着原质多情地交换，悲叹着“力量”的迷人的变化无常，这些“力量”在他们称之为“力量关联”的人生大戏中，同我们严肃的教授们玩着挑逗的捉迷藏游戏。他们宣布物质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的唯一和专制的统治者，他们将强迫她与她的配偶离婚，把这个寡居的女王放在被放逐的灵魂所空出的伟大的自然宝座上。现在，他们试图通过激怒和崇拜他们自己建筑的神龛来尽可能地让她看起来有吸引力。难道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没有了合法的君主，这个王座不过是一座白色的坟墓，里面全是腐朽和腐败！那物质，如果没有赋予它活力的灵，它只不过是“粗鄙的净化”，用一个炼金术士的说法来说，它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它的四肢要按预定的方向移动，就需要一个聪明的操作者，在叫做“生命”的伟大原电池上操作！

这个世纪的知识有什么特别地优于古人的知识呢？当我们说到知识时，我们并不是指我们的现代学者在精确的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中，对细节问题作出的杰出而明确的定义；这种指导可以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微观的细节找到合适的术语；这是人类和动物有机体中每一条神经和动脉的名称，是植物中每一个细胞、细丝和肋骨的名称；而是对自然界所有真理的哲学和终极表达。

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们被指责对现代人们引以为豪的精确科学细节知识浅薄肤浅。柏拉图被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宣称他对人体的解剖学和功能一无所知；对神经传递感觉的作用一无所知；除了关于生理问题的徒劳猜测之外，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提供。他们说，他只是简单地概括了人体的划分，却没有提到任何解剖学上的事实。至于他自己关于人类框架的观点，微观世界在他的思想中是宏观世界的缩影，这些观点太超然了，以至于我们那些严谨的物质主义怀疑论者不会给予最少的关注。这种框架和宇宙都是由三角形构成的观点，在他的几位译者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在后者中，乔伊特教授，在他对《蒂迈欧篇》的介绍中，他坦率地说，现代物理哲学家“几乎不承认自己的观念有成为‘死人的骨头’的价值，而他自己正是从这些骨头上升到更高的知识”；\*忘记古代的形而上学对今天的“物理”科学有多大的帮助。【\*B.乔伊特，M.A.，《柏拉图的对话录》，第二卷，第 508 页。】如果我们不去争论柏拉图作品中严格科学的术语和定义的不足和有时的缺乏，而是仔细地分析它们，就会发现《蒂迈欧篇》在其有限的空间中包含着每一个新发现的萌芽。我们清楚地提到了血液循环和万有引力定律，尽管前者的定义可能不够

明确，无法抵挡现代科学反复的攻击；根据乔伊特教授的说法，血液从心脏的一侧流过动脉，再从另一侧流过静脉，这一具体发现他并不知道，尽管柏拉图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血液是一种不断运动的液体”。

## 现代人对生命力量的无知

柏拉图的方法，像几何学的方法一样，是从普遍到具体。现代科学徒劳地在分子的排列中寻找第一原因；前者在浩瀚无垠的世界中寻找并找到了它。对他来说，只要知道创世的伟大计划，能够通过宇宙的变化来追踪宇宙最伟大的运动就足够了。这些细枝末节的观察和分类耗费了现代科学家大量的精力和耐心，但却很少引起古代哲学家的注意。因此，虽然一个英国学校五年级的男孩能比柏拉图自己更有学问地谈论一些物理科学的小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徒弟中最迟钝的人却能讲出更多关于宇宙法则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并表现出对隐藏在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熟悉和控制，比当今最著名的学院里最有学问的教授还要出色。这一事实很少被柏拉图的翻译者所欣赏，也从未被他的翻译者所详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沉溺于对这位哲学家和他的同辈的自我吹捧之中。为了满足我们的自爱，他们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所谓的错误被夸大到一个无节制的程度，直到，在获得我们自己的优越学问的想法时，我们忽视了装饰过去时代的智慧光辉；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想象中应该把太阳黑子放大，直到他相信明亮的发光体已经完全消失。

现代科学研究的无益性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我们给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的最微不足道的微粒取了名字时，即使是最聪明的老师，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在这几个国家里，产生变化的生命力是什么。除了我们最高科学权威的著作之外，有必要进一步寻求对这一说法的证实。

一个身居显赫的职业地位的人，面对以卑贱为满足的公众情绪，要公正地对待古人所取得的成就，需要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会高兴地把桂冠放在这位勇敢而诚实的学者的脚下。这位是乔伊特教授，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也是在牛津大学希腊语皇家教授，在他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中，谈到“古人的物理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时，他给予了以下赞扬：1. “星云理论是早期物理学家公认的信仰。”因此，正如德雷珀断言的那样，\*它不可能基于赫歇尔一世的望远镜发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240 页。】2. “动物从陆地上的青蛙进化而来，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被在基督诞生前六世纪的阿那克西米尼（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米利都学派三大思想家之一）坚持。

教授还可以补充说，这个理论也许比阿那克西米尼早了几千年；这是迦勒底人普遍接受的学说，达尔文的物种进化和猴子理论起源于上古时代。3. “.....甚至在菲洛劳斯和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地球也被认为是一个物体，就像其他在太空中旋转的星星一样。”\*【\*《普鲁塔克》，朗霍恩翻译。】例如，伽利略在研究一些毕达哥拉斯学说的片断，这些片断被鲁希林证明在佛罗伦萨数学家时代就已经存在；+【+一些卡巴拉学派的学者断言，希腊原始的塞克斯图斯毕达哥拉斯式的句子，据说现在已经丢失，当时仍然存在于一所修道院中，伽利略知道这些文字。此外，他们还补充说，毕达哥拉斯的直接弟子阿奇塔斯写的一篇天文学论文，其中记载了他们学派的所有最重要的学说，这篇论文就在伽利略手里。如果某些鲁菲娜掌握了它，他无疑会歪曲它，就像鲁菲娜长老歪曲了上面提到的塞克斯图斯的句子一样，用一个欺骗的版本代替它们，他想把这个版本的作者归

为某个主教塞克斯图斯。请参阅泰勒对杨布里科斯的《毕达哥拉斯的生平》的介绍，第十七页。】此外，他熟悉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但又重申了最古老时在印度盛行的一种天文学说。4. 古人“.....认为植物和动物都有性别。”因此，我们的现代博物学家们只须追随他们的前辈们的脚步。5. “这些音符取决于发出它们的弦的相对长度或张力，并通过数比来衡量。”6. “数学法则遍布世界甚至质量上的差异也被认为源于数。”7. “物质的湮灭被他们否认，只被认为是一种转变。”‡【‡乔伊特，《蒂迈欧篇》导论，第二卷，第 508 页。】“虽然这些发现中有一项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猜测，”乔伊特补充道，“但我们很难将它们全部归结为纯粹的巧合。”§【§同上。】

简言之，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秩序、系统和比例的哲学；它包含了世界和物种的进化，能量的相互关系和守恒，物质形态的嬗变，物质和精神的不可摧毁性。在后者方面，他们的地位远远领先于现代科学，并且把他们的哲学体系的拱顶系上了一块既完美又不可动摇的基石。如果科学在近代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比古人更清晰——为什么我们对自然和生命来源的探索得不到回答呢？如果现代实验室的实验研究成果比古代实验室丰富得多，为什么我们除了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经走过的道路之外，没有迈出任何一步呢？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这个时代所达到的最先进的观点，只能使我们在阿尔卑斯山知识之路的昏暗远处看到不朽的证据，早期的探险者离开的地方是为了标记他们到达并占领的高原。

如果现代大师比旧大师领先那么多，为什么他们不把我们后稀释时代的祖先失去的艺术还给我们呢？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卢克索的永不褪色的颜色——提尔紫；明亮的朱红和耀眼的蓝色装饰着这个地方的墙壁，和他们使用的第一天时一样明亮？金字塔和古代渡槽的坚不可摧的接合剂；大马士革刀，可以像开瓶器一样在剑鞘里转动，却不会折断；在古老废墟的灰尘和古老大教堂窗户上的横梁中，可以发现绚丽的、无与伦比的彩色玻璃色彩；真正的延展性玻璃的秘密是什么呢？如果化学在某些艺术领域甚至无法与中世纪早期的艺术相媲美，那为什么要吹嘘几千年前就已为人所知的成就呢？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进步越深，我们的骄傲就越被日常的发现所羞辱，这些发现为那些，也许由于他们的远古时代的遥远，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深陷迷信泥潭的无知的挣扎者。

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在冒险的热那亚人的船头驶进西方水域之前，Phoenician 号的船只曾环绕地球航行，并在现在寂静和荒芜的地区传播文明？哪位考古学家敢断言，建造埃及卡纳克金字塔和尼罗河沙岸上成千上万的废墟的同一只手，不会建造柬埔寨的那昆寺呢？或者是在达弗林勋爵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发现的废弃的印第安村庄中，在方尖碑和门上发现的象形文字？还是中美洲帕伦克和乌克斯马尔的废墟？难道我们珍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长期“失去的艺术”的最后纪念品——不大大声地支持古代文明吗？它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已经逝去的国家和大陆，连同它们一起埋葬了艺术和科学吗？那些艺术和科学，无论是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所烧成的坍塌里，还是在现代化学家所打碎的最后一个坍塌里，都没有复活，也不会复活——至少在本世纪是这样。

“他们不是没有一些光学知识，”德雷珀教授坦承古人；有些人甚至否认这一点。“在尼姆鲁德发现的凸透镜表明，他们对放大镜并不陌生。”\*【\*《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14 页】事实上呢？如果不是，那么所有的古典作家都在撒谎。因为，当西塞罗告诉我们，他看到整个《伊利亚特》被写在这么小的皮上时，它可以很容易地卷进一个坚果壳里，普林尼断言尼禄有一个指环，里面有一个小玻璃，他通

过这个指环可以远远地观看角斗士们的表演——大胆还能走得更远吗？的确，有人告诉我们，毛里求斯可以用一种叫 *nauscopite* 的仪器，从西西里岛的海角望到整个非洲海岸，我们一定会认为，所有这些证人都在撒谎，或者古人对光学和放大镜很熟悉。温德尔·菲利普斯说，他有一个朋友拥有一枚非同寻常的戒指，“直径大约有四分之三英寸，上面是赫拉克勒斯神的裸体雕像。借助眼镜，你可以区分交错的肌肉，并数清眉毛上的每一根头发... 罗林森带回家一块长 20 英寸、宽 10 英寸的石头，里面有一整篇数学论文。如果不戴眼镜，它将完全难以辨认..... 在阿伯特博士的博物馆里，有一枚基奥普斯戒指，本生在公元前 500 年给它确定了价值。戒指的图章大约是四分之一美元的大小，没有眼镜的帮助，雕刻是看不见的...在帕尔马，他们会向你展示一块曾戴在米开朗基罗手指上的宝石，上面的雕刻已有 2000 年的历史，上面有七个女人的雕像。你必须有放大镜的帮助，才能完全区分形状...所以显微镜，”这位博学的讲师补充道，“不是从我们的时代开始，而是在《摩西经》中找到它的兄弟——这些是婴儿兄弟。”

上述事实似乎并不能说明古人仅仅有“一些光学知识”。因此，我完全不同意菲斯克教授和他对德雷珀教授的《看不见的世界中的冲突》的批评，我们发现德雷珀这本令人钦佩的书唯一的缺点是，作为一个历史评论家，他有时会把他的光学仪器用在错误的地方。而为了放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布鲁诺的无神论，他通过凸透镜来观察；他一谈到古人的知识，显然是用凹面镜的眼光看问题的。

#### 力相关理论的古老

值得钦佩的是，在各种现代作品中，我们追随了虔诚的基督徒和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谨慎尝试，尽管他们都是非常博学的人，他们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不相信什么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在没有资格警告的情况下，任何信用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斯特拉博告诉我们古尼尼微（古代亚述的首都）的周长是 47 英里，他的证词被接受了，为什么当他证明西比林预言实现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把希罗多德称为“历史之父”，同时又在他叙述他亲眼目睹的种种奇迹般的表现时，指责他胡言乱语，这有什么道理呢？毕竟，既然我们的时代已经被命名为“发现的世纪”，这样的警告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事实可能会证明，这种觉醒对欧洲来说过于残酷。火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培根和施瓦茨的发明，现在在教科书上显示，中国人在我们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使用火药来弄平山和爆破岩石。“在亚历山大博物馆里，”德雷珀说，“有一台由数学家希罗在公元前 100 多年前发明的机器。它在蒸汽的作用下旋转，它的形状我们现在称之为反应机...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与机遇无关。”\*【\*《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311 页】欧洲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发现而自豪，现在我们听说，迦勒底人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洪水发生后的一百年以内；本生认为洪水发生的时间至少比我们的时代早一万年。+【+《世界史上埃及的地位》，第 5 卷，第 88 页。】此外，一位中国皇帝，在基督诞生前 2000 多年（也就是在摩西之前）杀死了他的两个首席天文学家因为没能预测日食。

关于本世纪的科学主张，目前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物质和力的不可毁坏性的发现，特别是力的不可毁坏性的发现，被宣布为我们的最高胜利之一。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正如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在担任英国协会主席时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但是，这个“重要发现”毕竟不是什么发现。它的起源，除了在古老的哲学家中可以找到的无可否认的痕迹外，已

湮没在史前时代的浓重阴影中了。它最初的痕迹是在吠陀神学的梦幻思辨中发现的，在散发和吸收的学说中发现的，简而言之，就是涅槃。约翰·艾瑞赫纳在八世纪时，在他的大胆哲学中概述了这一真理，我们邀请任何阅读他的《自然的划分》的人，相信这一真理。科学告诉我们，当物质不可毁灭的理论(顺便说一句，也是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观点)被证明时，就有必要将其扩展到力。任何物质粒子都不会消失；自然界存在的任何力量都不会消失；因此，力同样被证明是不可摧毁的，它的各种表现形式或力，在不同的方面，被证明是相互转换的，但不同的运动模式的物质粒子。就这样重新发现了力的相关性。格罗夫先生早在1842年就赋予了热、电、磁、光这些力的可兑换性；使它们能够在这一刻成为原因，在下一刻成为结果。‡但这些力量从何而来？当我们忽视它们时，它们又往何处去？在这一点上，科学是沉默的。【‡格罗夫，《物理力量的相关性序》。】

“力相关”理论，尽管在我们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它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但它既不能解释这类力的起源，也不能解释它们的终结；这个理论也不能指出它的原因。力是可以转换的，一种力可以产生另一种力，但仍然没有精确的科学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本质。我们在哪些方面领先于柏拉图，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讨论了物质\*的首要性和次要性质以及人类智力的孱弱，他在《蒂迈欧篇》中说：“神知道万物的本质；人只能希望达到可能性。”【\*《蒂迈欧篇》，第22页。】我们只要翻开赫胥黎和廷德尔的几本小册子中的一本，就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供词；但他们却比柏拉图略胜一筹，因为他们不让上帝知道得比他们多；也许正是基于此，他们才宣称自己的优越性？古代印度人正是基于这一法则建立了他们的发散和吸收的教义。Tá "On, 无限圆上的原初点，“它的周长无处不在，中心无处不在，”一切事物都是从它自身发出来的，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可见的宇宙中表现出来；各种形式互换、混合，在从纯粹的精神(或佛教的“无”)逐渐转变为最粗鄙的物质之后，开始消退，然后逐渐重新浮现到它们的原始状态，这就是吸收进涅槃+——除了力相关还有什么？【+从戈弗雷·希金斯开始，到马克斯·穆勒结束，每一位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公正认真地研究过古老的宗教，他们都意识到，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些宗教只会把他们带入错误的轨道。拉德纳博士以最粗俗的方式毁容和歪曲了旧教条——无论是无意还是无意的。pravritti, 即在活动中自然的存在, nirvritti, 即无生命的状态, 是佛教的深奥教义。“纯粹的虚无”或“不存在”, 如果按照深奥的意义翻译, 将意味着“纯粹的灵”, 无名的或我们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东西, 因此没有。不过我们以后再谈。】

科学告诉我们，热可以用来发展电，电产生热；磁力演化成电，反之亦然。它们告诉我们，运动是运动本身的结果，等等，无穷无尽。这就是神秘学和最早的炼金术士的基本知识。物质和力的不可破坏性被发现和证明，永恒的伟大问题被解决了。我们还需要什么灵呢？从此以后，科学证明了它的无用性！

因此，可以说现代哲学家没有超越萨莫色雷斯的祭司、印度人，甚至是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者所熟知的境界。前者在提奥斯库里或“天之子”的奇妙而巧妙的神话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对孪生兄弟，Schweigger所说的，“他们不断地一起死亡和复活，而这是绝对必要的，即一个应该死，另一个可能活。”“他们和我们的物理学家一样清楚，当一种力消失时，它只是被转换成另一种力。尽管考古学可能没有发现任何古代的工具来进行这种特殊的转换，但它仍然可以用完美的理由和类比推理来肯定，几乎所有的古代宗教都是基于物质和力的这种不可摧毁性——再加上一种空灵的灵性之火的整体散发——或者是中央太阳，也就是上帝或灵，基于对其潜能的认识是基于古代的神术魔法。

在普罗克罗斯关于魔术的评论手稿中，他给出了如下解释：“就像爱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从感性形式中明显的美逐渐走向神圣的美一样；所以古代的祭司们，当他们考虑到自然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盟和共鸣，事物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并发现万物存在于万物之中，他们从这种相互同情和相似之处捏造了一门神圣的科学。因此他们认识到在从属的事物中是至高无上的，在至高里的从属的东西；在天体区域中，以因果和天体的方式存在的地球性质；和地球上的天体属性，但根据地球的条件。”

普罗克罗斯接着指出植物、矿物和动物的某些神秘的特性，这些都是我们的博物学家所熟悉的，但没有一项得到解释。这就是向日葵、天芥菜和荷花的旋转运动——它在太阳升起之前，把叶子折叠起来，把花瓣拢在里面，可以说，当太阳升起时，花瓣又逐渐展开，并在向西下降时再次吸引它们——太阳和月亮的石头和日月亮，公鸡和狮子，以及其他动物。“那时古人，”他说，“考虑到事物(天界和地界)的相互共鸣，将它们应用于神秘的目的，天界和地界的性质，通过某种相似的方式，他们推断出神圣的美德进入这个下等的住所. . . . 万物充满了神性；陆地上的自然，虽然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却具有超天体的本质，而事物的每一种秩序，都是逐渐地从最高的到最低的美丽的下降过程。\*因为无论什么细节被收集到一个高于事物秩序的里面，随后就会在下降中扩张，不同的灵魂被分配到他们不同的统治神之下。”+【\*这与现代进化论完全相反。】【+Ficinus，见“摘录”和“魔法论文”；泰勒，《柏拉图》，第一卷，第63页。】

显然，普罗克罗斯在这里提倡的不仅仅是迷信，而是科学；因为尽管它是神秘的，我们的学者不知道，谁否认它的可能性，魔法仍然是一门科学。它坚定而纯粹地基于存在于有机和无机物体之间的神秘的亲缘关系，四界的可见产物，以及宇宙的无形力量。科学上称之为引力的东西，古代和中世纪的隐士们称之为磁力、吸引力和亲和力。这是普遍定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解释为小物体对大物体的吸引力，相似的物体对相似的物体的吸引力，相似的物体表现出磁性，而不是遵循万有引力定律。反亚里士多德的公式，重力使所有物体以相同的速度下降，与它们的重量无关，这种差别是由某种未知的力量引起的，似乎更有力地指向了磁力而不是万有引力，前者吸引的是物质而不是重量。彻底熟悉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神秘能力，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吸引和排斥；这一切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贯穿一切事物并使其充满活力的精神原则；为这一原则提供最佳条件的能力，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对自然法则的深刻而详尽的认识——这过去和现在都是魔法的基础。

在他的《鬼与妖精》笔记中，他回顾了一些著名的精神现象捍卫者所引用的事实，如德·摩根教授、罗伯特·戴尔·欧文先生和华莱士先生等——理查德·A·普罗克特先生说，他在华莱士教授的以下评论中看不到任何力量：“这样的证据是怎么来的，”他(华莱士)说到欧文的一个故事，“反驳或解释?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同样证实的事实记录在案，但没有试图解释它们。它们只是被忽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被承认是令人费解的。”对此，普罗克特先生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的哲学家宣称，他们很久以前就认定这些鬼故事都是错觉；因此，它们只需要被忽视；他们认为应该引用新的证据，并使新的皈依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如此不合理，以以前的判决与证据相反为由要求重新审判。”

“所有这一切，”他继续说，“提供了极好的理由，为什么‘皈依者’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嘲笑；但是，在‘哲学家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做更多事情来达到这个目的。应当指出的是，人类的福祉在

一定程度上与这件事有关，而迄今为止所记载的一切鬼怪行为的琐细性质，甚至连皈依者也承认了！”

艾玛·哈丁·布里顿夫人从世俗和科学期刊中收集了大量经证实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科学家有时会用一些严肃的问题来取代“鬼与妖精”这个令人烦恼的话题。她引用了一份华盛顿报纸关于 1854 年 4 月 29 日晚上举行的一次庄严秘密会议的报道。费城的黑尔教授，这位德高望重的化学家，因其独特的性格和毕生献身于科学事业而广受尊敬，但他刚一涉及到唯心论的话题，就被亨利教授“逼得沉默了”。“美国科学协会一位成员的鲁莽行为，”作者说，“得到了该杰出机构大多数人的认可，随后在他们的会议中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现代美国唯心论》，第 119 页。】第二天早晨，《灵电讯报》在会议报告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评论：

“看起来像这样的一门学科”——（由黑尔教授提出）“是属于‘科学’领域的一门学科。”但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认为，这要么不值得他们关注，要么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他们投票决定把邀请放在桌面上……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学问、深入、严肃和深刻的讨论，关于为什么公鸡会在晚上 12 点到 1 点之间打鸣！”【\*这个学术协会的正确全称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然而，为了简洁起见，它经常被称为“美国科学协会”。】“一个值得哲学家研究的课题；而且，它必须被证明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上’影响‘人类的福祉’。”

人们只要表示相信某些植物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共鸣，就足以使人成为嘲笑的对象。然而，有许多确凿的案例将展示这种亲缘关系的真实性。据了解，有人在出生当天栽种的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的同时生病，在树死的时候死亡。反过来说，有一棵栽在同样环境下的树，和那棵树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同时枯萎而死。前者被普罗克特先生称为“想象的效果”；后者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马克斯·穆勒在他的文章《论风俗习惯》中给出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他展示了这种存在于中美洲、印度和德国的流行传统。他几乎追踪了整个欧洲；在毛利勇士、英属圭亚那和亚洲发现了它。在回顾泰勒的《早期人类历史研究》一书时，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非常公正地评论道：“如果它只发生在印度和德国的传说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古代雅利安人的财产；但我们在中美洲再次发现它时，我们只能承认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之间后来的交流…或者去探究在花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之间所谓的共情中是否存在着一些可理解的，真正的人类的因素。”

现在这一代的人，除了他们感官的表面证据之外，什么也不相信，毫无疑问，他们会拒绝相信在植物、动物甚至石头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共情的力量。盖住他们内心视线的膜允许他们看到但他们不能否认。《阿斯克勒庇亚对话》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也许适合当前时期，并解释了不信的流行。在我们这个世纪，就像当时一样，“当没有什么值得上天堂或上天关注的东西被听到或相信，当每一个神圣的声音都被必要的沉默所沉默时，神性就离开了人类，这是可悲的。”\*【\*参见泰勒翻译的《普罗提诺选集》，第 553 页，等等。】或者，正如朱利安皇帝所说，怀疑者的“小灵魂”“确实敏锐，但却看不到任何健康和健全的愿景。”

相信魔法的普遍性

我们正处于一个周期的底部，显然处于一种暂时状态。柏拉图把宇宙智力发展在每个周期中划分为肥沃和贫瘠的时期。在尘世，各种元素的领域永远保持着与神性的完美和谐，他说；但是他们的部分，“由于太接近地球，他们与地球（即物质，因此是邪恶的领域）的混合，”有时符合，有时违背（神的）本性。”当这些循环——埃利法·利瓦伊称之为“星体光的流动”——在包含着所有元素的宇宙以太中，与神圣的精神和谐地发生时，我们的地球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享受着——一个肥沃的时期。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神秘力量神奇地与“优越的天性”相协调，而人类的神圣灵魂与这些“低劣的天性”有着完美的智慧。但是，在贫瘠的时期，后者失去了他们神奇的同情，而大多数人类的精神视力是如此盲目，以至于失去了其自身神圣精神的优越力量的每一个概念。我们正处于一个贫瘠的时期：在18世纪，怀疑主义的恶性高烧不可抑制地爆发，导致十九世纪的不信仰成为一种遗传疾病。神圣的智慧笼罩在人的身上；他的动物大脑独自进行哲学思考。从前，魔法是一门普遍的科学，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的手中。虽然焦点在圣殿中被小心地守护着，但它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人类。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迷信”、习俗、传统，甚至句子，从这一极到另一极广为流传的谚语中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致我们在鞑靼人和拉普兰人中间发现了与欧洲南部的民族、俄国大草原上的居民以及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完全相同的观念？例如，泰勒展示了一条古老的毕达哥拉斯格言，“不要用剑搅火”，这句话在一些彼此之间没有丝毫联系的国家中很流行。他引用了De Plano Carpini的话，De Plano Carpini发现这一传统早在1246年就在鞑靼人中盛行。鞑靼人不会同意给多少钱就把刀插进火里，或用任何锋利的或有尖的工具碰它，因为他们担心会割下“火头”。

东北亚的堪察达尔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北美的苏族印第安人不敢用针、刀或任何尖锐的工具碰火。卡尔穆克人也有同样的恐惧；阿比西尼亚人宁愿把裸露的胳膊和肘部埋在燃烧的煤块里，也不愿在旁边用刀或斧头。所有这些事实泰勒也称“只是好奇的巧合”。然而，马克斯·穆勒认为，由于“毕达哥拉斯学说是其基础”这一事实，它们失去了很大的影响力。

和大多数古代格言一样，毕达哥拉斯的每句话都有双重含义；虽然它有一种神秘的物理意义，字面上的意思是，它体现了一种道德戒律，杨布里科斯在他的《毕达哥拉斯的一生》中解释了这一点。这句“不要用剑挖火”，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规劝式的第九个象征。“这个象征，”他说，“告诫人们要谨慎。”它显示了“不反对满腔怒火的人说尖刻的话——不与他争辩是恰当的”。因为你经常用不文明的言语，会激怒和打扰一个无知的人，你会让自己痛苦的……赫拉克利特也证明了——这个象征的真理。因为，他说，“与愤怒抗争是困难的，因为任何必须做的事都可以救赎灵魂。”他说得很对。对许多人来说，通过满足愤怒，改变了他们灵魂的状况，使死亡比生存更好。只要管住舌头，安静，友谊就会从争吵中产生，怒气之火就会熄灭，你自己也就不会显得缺乏智慧了。\*【\*杨布里科斯，《De Vita Pythag.》，补充说明（泰勒）】

我们有时也有顾虑；我们曾怀疑过我们自己的判断是否公正，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我们一些现代哲学家——廷德尔，赫胥黎，斯宾塞，卡朋特，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样的巨人的工作提出恭敬的批评。在我们对“老人”——原始的圣人——无节制的爱中，我们总是害怕僭越正义的界限，拒绝把应得的报应分给应得的人。渐渐地，这种自然的恐惧在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面前消失了。我们发现，我们不过是公众舆论的微弱回声，这种舆论虽然受到压制，但有时也能从散布在全国各大期刊上的有才能的文章中得到安慰。1875年12月的《国家季刊》上就有这样一

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激动人心的当代哲学家》。这是一篇非常有能力的文章，大胆地讨论了我们的几位科学家关于物质的性质、人类灵魂、思想和宇宙的新发现的主张；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等等。“宗教界对此大为震惊，”作者接着说，“而且对斯宾塞、廷德尔、赫胥黎、普罗克特以及同一学派的其他一些人的言论感到相当兴奋。”尽管作者非常高兴地承认科学对这两位先生的贡献有多大，但他“最断然”地否认他们有任何发现。即使是最先进的推测，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在几千年前，没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知道或教导过的。他没有说这些科学家“把他们的理论当作他们自己的发现来提出，但是他们把事实留作暗示，其余的由报纸来做。．．．公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检验事实，却接受了报纸的信仰…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所谓的始作俑者在报纸上遭到了抨击。有时，那些令人讨厌的科学家会为自己辩护，但我们想不起任何一个例子，他们曾坦率地说过：“先生们，不要生我们的气；我们只是在修改那些和大山一样古老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即使是科学家或哲学家，”作者补充说，“也不总是能证明鼓励他们认为可以在不朽的人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任何想法是有缺陷的。”\*【\*同上，第94页】

赫胥黎、廷德尔、甚至斯宾塞近来都成了伟大的圣人，成了原生质、分子、原始形态和原子等学说的“绝对正确的教皇”。他们为他们的伟大发现收获的掌声和荣誉比卢克莱修、西塞罗、普鲁塔克和塞内加的头发的还多。然而，后者的著作却充满了关于原生质、原始形态等的思想，更不用说原子了，这使得德谟克利特被称为原子哲学家。在同一篇评论中，我们发现了这一令人吃惊的谴责：

“在那些天真的人当中，谁不曾对氧气所产生的奇妙的效果感到惊讶，甚至在过去的一年里？廷德尔和赫胥黎以他们独特而神秘的方式，宣布了我们刚才引用的李比希的学说，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然而，早在1840年，里昂·普莱费尔教授就把李比希男爵最‘先进’的作品翻译成了英语。”+【+《国家季度评论》，1875年12月】

“最近的另一种说法是，”他说，“我们所表达的或试图表达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在大脑的物质中产生某种奇妙的变化，这使许多天真和虔诚的人感到震惊。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以及许多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家们只需翻一翻李比希男爵的书。例如，科学家宣称：‘生理学对这些观点有足够的决定性依据，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大脑物质成分的变化；每一种运动，每一种力的表现都是结构或物质变化的结果。’”\*【\*《力与物质》第151页。】

因此，在廷德尔耸人听闻的演讲中，我们几乎可以追溯到整整一页，李比希的全部推测，不时穿插着德谟克利特和其他异教徒哲学家的更早的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假设的大杂烩，被当时的权威提升为一种类似于证明的公式，并以他那感人的、如画的、圆熟的、激动人心的、雄辩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此突出地体现了他自己。

此外，同一位评论家在《物质与精神论文》的作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的著作中，甚至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中，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相同的观点，以及展示廷德尔和赫胥黎的伟大发现所需的所有材料。

“普里斯特利，”作者补充道，“没有受到政府的骚扰，仅仅因为他没有野心通过在屋顶上宣扬他的无神论观点而出名。这位哲学家……他写了70到80卷书，还是氧气的发现者。”正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那些被宣布为‘惊人的’、‘大胆的’等相同的思想，就像我们当代哲学家的言论一样。”

“我们的读者，”他接着说，“请记住，我们的一些现代哲学家关于思想的起源

和本质的言论曾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但这些言论，就像其他在它们之前和之后的言论一样，没有什么新意。”普鲁塔克说：“思想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本身没有存在物，而是给无形的物质以形象和形式，并成为其表现的原因。”（《De Placitio Philosophorum》）的确，现代无神论者，包括赫胥黎先生，在物质主义方面都无法超越伊壁鸠鲁；他只能模仿他。他的“原生质”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印度教 Swâbhâvikas 或泛神论者（他们断言，所有的事物，包括神和人以及动物，都是从 Swâbhâva 或他们自己的本性中诞生的）猜测中的 *rechauffé* 吗？\*【\*Burnouf, 引言, 118 页】至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让他这么说：“这样产生的灵魂必须是物质的，因为我们追溯它是从物质来源产生的；因为它存在，并且单独存在于物质系统中；被物质的食物所滋养；随着身体的成长而成长；随着它的成熟而成熟；随着腐朽而凋零；因此，无论是人类还是畜牲，都必须随其死亡而死。”然而，我们要提醒读者伊壁鸠鲁在这里说的是星体灵魂，而不是神的灵。然而，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上面所说的，赫胥黎先生的“羊肉”原生质“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起源，它的诞生地——雅典，以及它的摇篮——伊壁鸠鲁的大脑。此外，为了不被误解或因贬低我们任何一位科学家的劳动而被判有罪，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只是想表明，至少，那部分自认为聪明和开明的公众应该培养自己的记忆，或者比现在更好地记住过去的‘先进’思想家。特别是那些这样做的人，无论是在讲台上、讲坛上或讲道坛上，都应承诺向所有愿意接受他们指导的人提供指导。这样一来，毫无根据的忧虑就会少得多，江湖骗子也会少得多，最重要的是，剽窃也会少得多。”+【+《全国季度评论》，1875年12月，第96页】

德沃斯说，我们现代的智者指责古人最大的无知是他们相信灵魂不朽。就像希腊的老怀疑者一样，我们的科学家——用卡德沃斯博士的话说——害怕如果他们承认幽灵和幽灵，他们也必须承认上帝；他还补充道，如果他们想要阻止上帝的存在，那就再荒谬不过了。古代物质主义者的伟大身躯，尽管他们现在对我们持怀疑态度，却有不同想法。伊壁鸠鲁拒绝灵魂不朽，仍然相信有上帝，而德谟克里托斯则完全承认幽灵的存在。预存在和人类精神的上帝般的力量被大多数古代的圣人所相信。巴比伦和波斯的魔法是建立在他们的 *machagistia* 教义之上的。在《迦勒底神谕》中，Pletho 和 Psellus 对其作了大量的评论，并不断地阐述和放大了他们的见证。琐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埃比卡姆斯，恩培多克勒斯，凯贝斯，欧里庇得斯，柏拉图，欧几里得，菲罗，波伊修斯，维吉尔，马科斯·西塞罗，普罗提努斯，*iamblicus*, Proclus, Psellus, Synesius, Origen, 最后，亚里士多德本人，非但不否认我们的不朽，反而极力支持它。就像卡登和蓬帕内修斯，“他们对灵魂的不朽不是朋友，”亨利·莫尔说，“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得出结论，理性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世界灵魂的存在，尽管本质相同，”并且“它在进入身体之前预存在。”\*【\*De Anima, lib. i., cap. 3】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伯爵曾写过一句话，如果这句话适用于他所生活的伏尔泰时代，那么它更适用于我们这个完全怀疑主义的时代。这位著名的人写道：“我听过、读过无数关于古人无知的好笑话，古人总是到处看到幽灵；我想，我们比我们的祖先要愚蠢得多，因为我们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De Maistre, Soirées de St. Petersburg.】

## 第八章

### 大自然的一些奥秘

“不要想我用那从地狱召唤来的冥河天使的援助所创造的神奇奇迹；  
被那些试图强迫她的忧郁的诅咒的人所蔑视和诅咒。  
但由于觉察到大自然最深处的矿泉，  
她最翠绿的树荫处的药草，  
以及山顶和高塔上移动的星星的神秘力量。”

TASSO, Canto XIV, xliii

“谁敢想一件事，却说另一件事  
我的心厌恶他，如同地狱之门！”

教皇

“如果人消失在坟墓里，就不再存在了，你必须被迫肯定他是唯一一种被自然或天意所蒙骗和欺骗的存在的生物，而这种蒙骗和欺骗是没有可用的对象的。”  
布尔沃-利顿，《奇怪的故事》

行星影响人类的命运吗？

理查德·A·普罗克特最新的天文学著作《我们在无限宇宙中的位置》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正是由于他们对地球在无限大中的位置的无知，使得古人认为天体对人类和民族的命运起着有利或不利的支配作用，并把一天分成七组献给他们占星术系统中的七颗行星。”

普罗克特先生在这句话中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张：1. 古人不知道地球在无限中所处的位置；2. 他们认为天体支配着人类和国家的命运，不论好坏。\*【\*我们不必追溯那么久远，就可以确信许多伟大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完全相信，恒星和所有的天体，甚至我们的地球，都被赋予了有生命和有思想的灵魂。】我们非常确信，至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古人熟悉天体的运动、位置和相互关系。普鲁塔克、德雷珀教授和乔伊特的证词非常明确。但是我们要问普罗克特先生，如果古代的天文学家对世界的诞生和灭亡的规律如此无知，那么它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时间之手留给我们的那些零碎的古老传说中应该有——尽管语言晦涩难懂——最近的科学发现已证实了这么多信息？从这本书的第十页开始，普罗克特先生为我们概述了地球形成的理论，以及地球在成为人类居住的地方之前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他用生动的色彩描绘了宇宙物质逐渐变成气态的球体，周围环绕着“一种液体的非永久性外壳”；两者的凝结；外部地壳的最终凝固；物质的缓慢冷却；原始土质在强烈的热量作用下产生的化学结果；土壤的形成及其分布；大气构成的变化；植物和动物生命的出现；最后，人类的到来。

非常奇怪的一段来自赫尔墨斯

现在，让我们翻一翻迦勒底人留给我们的最古老的书面记录，即赫尔墨斯的《民

数记》\*，看看我们能在赫尔墨斯、卡德摩斯或图提的寓言语言中找到什么。【\* 我们不知道这部古代作品的副本在任何欧洲图书馆的目录中都有收录;但它是《赫尔墨斯之书》之一，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作家都引用过它。这些权威包括 Arnoldo di Villanova 的《Rosarium philosoph》; 弗朗西斯科·阿尔诺菲姆的《Lucensis opus de lapide》。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都，《Tractatus de transmutatione metallorum》，《Tabula smaragdina》，最重要的是，在雷蒙·鲁里的论述中“Ab angelis opus divinum de quinta essentia.”】“在时间之初，伟大的看不见的人有他神圣的双手充满了天上的物质，他把这些物质分散在无限的空间里; 看, 看哪! 它变成了火球和泥球; 它们散开了, 像移动的金属+变成了许多更小的球, 开始不停地转动; 有些火球变成了泥球; 泥球变成了火球; 火球在等待时机变成泥球; 其他的人羡慕他们, 等待时机变成纯净的神圣火球。”【+水银】

对于普罗克特先生如此优美地阐述的宇宙变化, 谁能提出一个更清楚的定义呢? 这是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 然后它浓缩成球形; 小球体与大球体的分离; 绕轴自转; 天体从炽热逐渐变成土凝; 最后, 总热量的流失标志着它们进入了行星死亡的阶段。在物质主义者看来, 粘土球变成火球的现象表明了一些现象, 如公元 1572 年仙后座的恒星突然燃烧, 以及开普勒发现的 1604 年蛇座的恒星突然燃烧。但是, 迦勒底人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哲学是否比我们今天所表达的更为深刻呢? 这种转变为“纯洁的神圣之火”的球体, 是否意味着超越死亡的可怕神秘, 是一种持续的行星存在, 与人类的精神生命相一致? 如果世界像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 有它们的胚胎期、婴儿期、青春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死亡期, 那么它们是否会像人类一样, 以一种升华的、空灵的或灵性的形式继续存在呢? 魔法师们如此肯定。他们告诉我们, 肥沃的地球母亲和她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服从同样的法则。到了指定的时间, 她就把所有被造之物制造出来; 在她丰年的时候, 她将被聚集到世界的坟墓里。她那粗鄙的、物质的身体, 在无情的法则下, 慢慢地与它的原子分开, 这法则要求原子以其他的组合形式进行新的排列。她自己的完美的充满活力的精神遵从着永恒的吸引力, 这吸引力将它吸引到它最初进化而来的核心灵性太阳, 我们模糊地知道它是在上帝的名义下。

“天在七个圆圈内都能看见, 并有诸行星, 各有其迹, 都显出星形, 星辰被分作两半, 按其中的统治者编号, 转动的轨道以空气为界, 因神的灵的缘故, 以圆形的轨道运行。”\*【\*“赫尔墨斯”, iv. 6. 这里的灵指的是神性——灵魂, d qevo】

谁要是敢在赫尔墨斯的著作中挑出一段话来证明他犯了罗马教会荒谬至极的错误, 那教会根据天文学的地心说, 认为天体是为我们使用和娱乐而造的, 让上帝唯一的儿子降临在这宇宙的尘埃上, 为我们的罪孽赎罪而死, 是值得的! 普罗克特先生告诉我们, 有一种液态的、非永久的、由未凝结的物质构成的外壳, 包裹着一个“粘性的、可塑的海洋”, 在这个海洋中, “有另一个内部的固体球体在旋转”。在我们这边, 我们翻到尤杰尼斯·菲勒列特斯的《亚达米卡》, 出版于 1650 年, 在第 12 页, 我们发现他引用了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的一句话: “赫尔墨斯肯定地说, 起初大地是一个泥潭, 或者是一种颤抖的果冻, 它只不过是水, 由于神的灵的孵化和加热而凝结起来; cum adhuc (他说) Terra tremula esset, Lucente sole compacta est。”

在同一部作品中, 菲拉利特斯以他奇特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方式说: “地球是看不见的.....在我的灵魂里, 的确如此, 更重要的是, 人类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地, 没有艺术是看不见大地的。使这种元素隐形, 是魔法中最大的秘密...至于我们所行走的这个不洁的、粗鄙的身体, 它是一种堆肥, 没有土, 但里面有土.....简而

言之，所有的元素都是可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地，当你达到了如此完美的程度，知道上帝为何将大地置于虚无时，你就有了一个卓越的形象，藉此了解上帝本身，了解他是如何可见，又是如何不可见。”\*\*【+《亚当的魔法》第 11 页】\*\*【\*\* 古人对地球是球形的无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只有文人才表现出这种无知。甚至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异教徒就教导它，普鲁塔克为它作证，苏格拉底也为它而死。此外，正如我们一再声明的，所有的知识都集中在寺庙的圣殿里，从那里它很少在外行中传播自己。如果古代圣贤和祭司们都不知道这个天文学上的真理，那他们怎么能用一个放在嘴里的蛋来代表第一个小时的灵魂，这个蛋象征着我们的地球，他通过他的呼吸赋予地球生命。此外，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查阅迦勒底的《民数记》时遇到困难，而要求引用其他权威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意见交给第欧根尼·拉尔修斯，他把地球是球形的学说归功于曼内托。此外，同一作者很可能从《自然哲学简编》中引用了以下关于埃及学说的陈述：“开始是物质 Arch'n reu“ei”nai u“len，从它分离出四个元素... 神的真形不可知道。但是世界有一个开端，因此是易逝的... 月亮越过地球的阴影时，即为月食”(提奥奇尼·拉尔修斯，“Proœin”，§§10、11)。此外，人们认为毕达哥拉斯曾教导人们地球是圆的，它是旋转的，它只是一个行星，就像这些天体中的任何一个一样。(见费内隆的《哲学家的生活》)在柏拉图的最新译本(乔伊特教授的《柏拉图对话录》)中，作者在他的《蒂迈欧篇》导言中，尽管“i”一词被翻译成“圈”或“紧凑”时，引发了“不幸的怀疑”，倾向于相信柏拉图熟悉地球自转。柏拉图的学说是这样表述的：“地球是我们的保姆，它围绕着贯穿宇宙的极旋转。”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普罗克洛斯和辛普里丘斯的话，亚里士多德在《蒂迈欧篇》中把这个词理解为“环绕或旋转”(De Cœlo)，乔伊特先生本人进一步承认，“亚里士多德将地球自转的学说归因于柏拉图”。(见《柏拉图对话录》第二卷。《蒂迈欧篇》的介绍，第 501-2 页)至少可以说，柏拉图是毕达哥拉斯的崇拜者，作为一个启蒙者，他一定接触过伟大的萨米人最神秘的学说，他居然对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天文学真理一无所知，这是很不寻常的】

早在我们十九世纪的学者出现之前，一位东方的智者就曾这样说过：“感谢您全能的手，创造了无形的物质世界。”\*【\*《所罗门的智慧》，xi.17.】

这种语言包含着许多我们不愿意解释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秘密是值得我们去探寻的；也许在这种无形的物质中，即前亚当时代的地球中，蕴藏着一种廷德尔和赫胥黎乐于了解的“力量”。

## 物质的不安

但是从普遍到具体，从古老的行星进化理论到植物和动物的进化，而不是从特殊创造理论，普罗克特先生将赫尔墨斯的下面的语言称为什么呢？除了对现代物种进化理论的预测之外。当上帝用他有力的双手握住自然界的事物和环绕自然界的事物，然后将它们合上，他说：“神圣的大地啊，接受我吧！她注定要做万物之母，以免你缺少什么；当现在张开这样的手，它就变成了一个神，他把一切必要的东西构造都倾吐出来。”这里我们有原始物质，充满了“未来生命形式的希望和潜力”，地球宣布，从那以后，她都是从她怀抱中产生的一切的命中注定的母亲。更明确的是马库斯·安东尼在他对自己的演讲中的语言。“宇宙的本性最喜欢改变万物，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它们。玩一个游戏又开始另一个游戏，这是她的自负。物质被放在她面前，就像一块蜡，她把它塑造成各种形状和图形。她时而把鸟变

成野兽，时而变成花，时而变成青蛙，她为自己的魔术表演感到高兴，就像人为自己的幻想而高兴一样。”\*【\*Eugenius Philalethes, Magia Adamica.】

在我们的现代老师考虑到进化论之前，古人通过赫尔墨斯教导我们，自然界中没有什么突然的；她从不跳来跳去，她作品中的一切都是缓慢而和谐的，没有突然的东西——甚至没有突然的死亡。

预存在形式的缓慢发展是蔷薇十字会光照派的教义。在他们屈尊向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展示自己之前，特雷斯·马特雷斯向赫尔墨斯展示了他们工作的神秘进展。

现在，在赫尔墨斯方言中，这三个母亲是光、热、电或磁力的象征，后者和所有的力或作用力一样是可转换的，在现代的“力的关联”中，它们被赋予了一个位置。辛内修斯提到他在孟斐斯神庙里发现的石书，石书上刻着下面的句子：“一个自然喜欢另一个，一个自然战胜另一个，一个自然战胜另一个，它们是一体的。”

物质固有的不安分体现在赫尔墨斯的名言中：“行动是 Phta 的生命”；俄耳甫斯称自然为“Polumhvca”，不是“ma>thr”，意思是“创造许多事物的母亲”，也不是“天才的，有创造力的，有创造力的母亲”。

普罗克特先生说：“地球上和地球内部的一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都是由来自我们周围空间深处的物质构成的。”赫尔墨斯派教徒和后来的蔷薇十字会教徒认为，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都是由光与暗的争论产生的，每一个物质的粒子本身都包含着神圣的本质——或光，精神——的火花，通过它从纠缠中解脱出来并返回中心源头的趋势，在粒子中产生了运动，并从运动形式中诞生了。哈格里夫·詹宁斯引用罗伯特·迪·弗鲁提伯斯的话说：“因此，这一生命火花中的所有矿物质都具有植物和正在生长的有机体的基本可能性；因此，所有的植物都有基本的感觉，这些感觉可能(在远古时代)使它们能够完善和转变成新的生物，在它们的等级上或低或高，在它们的功能上或高或低；因此，所有的植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沿着小路)进入更有特色的公路，它们可以独立地、更彻底地前进，允许它们最初的光的火花以更高、更生动的力量扩展和激动，并以更丰富、更明智的目的推动前进，所有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原始建筑师的无形灵魂(或工人)指挥的行星影响造成的。”\*【\*哈格雷夫·詹宁斯，《玫瑰十字会》】

光——第一个在创世纪中提到，被称为卡巴拉主义者，塞菲拉，或神圣的智慧，所有的塞菲罗斯的母亲，而隐藏的智慧是父亲。传福音者说，光是第一个被生下来的，是至上的第一个散发，光就是生命。两者都是电——生命的原则，宇宙万物的灵魂，万物的电的生动者。光是千变万化的伟大魔法师，在建筑师的神圣意志下，它那千变万化、无所不能的波浪孕育了每一种形式，也孕育了每一种生命。从它的膨胀，电的胸膛，泉水物质和精神。所有的物理和化学作用，以及所有的宇宙和精神现象，都起源于它的光辉之中；它使人充满活力，也使人混乱；它产生生命，产生死亡，并从它的原始点逐渐产生出无数的世界，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天体。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正是在这三分之一的第一母亲的光芒下，上帝“点燃了一团火，我们现在称之为太阳”，+它既不是光的原因，也不是热的原因，而仅仅是焦点，或者，我们可以说，透镜，通过它，原始光的光线变得物质化，集中在我们的太阳系，并产生各种力的相互关系。【+《蒂迈欧篇》】

普罗克特先生的两个主张中的第一个就讲到这里；现在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所注意到的这部作品，包括一系列十二篇文章，其中最后一篇题为《占星术的思考》。作者对待这个问题比他那个阶级的人的习惯考虑得更多，因此很明显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深思熟虑的关注。事实上，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正确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人因渴望进入未来而犯的所有错误中，占星术是

最值得尊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我们在无限中的位置》，第 313 页。】

他承认：“天体确实以最明确无误的方式支配着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因为没有这些天体中的主要天体——太阳——的控制和仁慈的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将灭亡。”\*【\*同上】他也承认月亮的影响，并认为古人的类比推理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这两个天体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强大，它是“.....很自然，古人所知道的其他运动的物体，也应该被认为具有它们的特殊能力。”\*\*【\*\*同上，第 314 页】事实上，这位教授认为，他们的假设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即运动较慢的行星施加的影响“可能甚至比太阳本身的影响更大”。普罗克特先生认为占星术体系是“逐渐形成的，也许是试验性的”。一些影响可以从观察到的事件中推断出来，这个或那个国王或酋长的命运，指导占星家将特定的影响分配给在他出生时呈现的行星方面。其他的可能也被发明出来，然后被普遍接受，因为被一些奇怪的巧合所证实。

一个诙谐的笑话，即使是在学术论文里，也可能听起来很动听，“巧合”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任何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诡辩不是真理；它更不是一个数学证明，它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灯塔——至少对天文学家来说是这样。占星术是一门科学，就像天文学本身一样无误，但条件是，它的解释者也必须同样无误；正是这个条件，必要条件，如此难以实现，一直被证明是双方的绊脚石。占星术是精确的天文学，就像心理学是精确的生理学。在占星术和心理学中，人们必须超越可见的物质世界，进入超然的精神领域。这是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古老的斗争，在我们这个撒都该教教义的怀疑论时代，柏拉图学派不会战胜亚里士多德学派。普罗克特先生，就他的职业而言，就像山上宝训中的冷酷无情的人，总是随时准备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他那受人鄙视的邻居眼中的细微之处，而忽略了他自己眼中的那根梁。如果我们记录下天文学家的失败和可笑的错误，恐怕他们的人数会远远超过占星家。现在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诺查丹玛斯是对的，他一直被我们的怀疑论者嘲笑。在一本 15 世纪出版的预言书(1453 年版)中，我们在其他占星预言中读到以下内容:\*【\*作者一位亲戚的图书馆里有这本独特作品的法文版副本。这些预言是用古老的法语给出的，对于学习现代法语的学生来说是很难破译的。因此，我们提供一个英文版本，据说 是从英国萨默塞特郡一位绅士的书中摘取的。】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应验了

“两百年后，熊  
新月会来袭；  
但如果公鸡和公牛联合起来，  
熊不会占上风。  
再过两次十年——  
让伊斯兰知道并恐惧——  
十字架将屹立，新月将衰落，  
溶解、消失了。”

从那个预言的日期算起，仅仅过了两百年，我们就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高卢公鸡和英国公牛的联盟干扰了俄罗斯熊的政治图谋。1856 年战争

结束，土耳其或新月国侥幸逃脱了毁灭。在今年(1876年)，刚刚发生了具有政治性质的最意想不到的事件，宣布和平以来已经过去了两次十年。为了实现古老的预言，一切似乎都是公平的；未来将会告诉我们，穆斯林新月会，事实上，似乎正在衰弱，是否会不可逆转地“衰弱、溶解和消失”，作为目前麻烦的结果。

在解释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非正统的事实时，普罗克特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求助于这些“奇怪的巧合”。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是他在脚注(第 301 页)中说的：“我在这里不详述这个奇怪的巧合——如果迦勒底占星家没有发现土星环的话——那就是他们所显示的神对应的内在于一个环和三重...非常中等的光学知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亚述遗骸中存在的光学仪器中公正地推断出这一点——可能导致了土星环和木星的卫星的发现.....贝尔，亚述的朱庇特（木星），”他补充说，“有时被描绘成有四个星形翅膀。但这也可能仅仅是巧合。”

简而言之，普罗克特先生的巧合理论最终变得比事实本身更能暗示奇迹。巧合的是，我们的怀疑论者朋友们似乎胃口大开。在前一章中我们已带来足够的证据，表明古人一定已经使用了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样好的光学仪器。如果尼布甲尼撒拥有的仪器威力如此之小，而他的天文学家的知识又如此之少，那么，根据罗林森对瓦片的解读，博尔西帕神庙有七个阶段，象征着七个球体的同心圆，每个阶段由瓦片和金属构成，与代表球体的统治行星的颜色相对应？这又是一个巧合吗，它们给每颗行星都配上了我们最新的望远镜发现的真正的颜色？\*【\*见《罗林森》，第十七卷，30-32 页，修订版。】或者这又是一个巧合，柏拉图应该在《蒂迈欧篇》中指出他对物质不可毁灭性，能量守恒和力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乔伊特说：“现代哲学的最新词汇是连续性和发展，但对柏拉图来说，这是科学的开端和基础。”+【+乔伊特，介绍《蒂迈欧篇》，《柏拉图对话录》第一卷第 509 页】

最古老宗教的激进元素本质上是残忍的；我们认为，他们的神话和寓言——如果得到正确和彻底的解释，将与我们这个时代最精确的天文学概念相吻合。我们会说得更多；无论是关于物理天文学还是物理地理学，几乎没有一种科学法则是不能在他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寓言中轻易地指出来的。他们寓言化了天体运动的最重要和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每一种现象的本质都是人格化的；在奥林匹克神和女神的神话传记中，一个熟悉最新的物理和化学原理的人可以发现他们的原因，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体现在善变的神的举止和行动过程中。中性和潜在状态的大气电流通常体现在半神和女神身上，他们的活动场景更局限于地球，他们偶尔会飞到更高的神域，他们的闪电般的脾气总是与离地面越远的距离成正比：赫拉克勒斯和托尔的武器，在天空中翱翔的时候是最致命的。我们必须牢记，在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被天才的菲狄阿斯拟人为全能的上帝、众神之神马克西姆斯，并因此被遗弃于大众崇拜之前，在最早和深奥的符号学科学中，他体现在他的个人和属性的整个宇宙的力量。神话不那么形而上，也不那么复杂，但作为自然哲学的一种表达，却更有说服力。宙斯，创造万物的男性元素，克托尼亚——维斯塔(大地)，而墨提斯(水)，第一个海洋女神(女性原则)——根据波菲利和普罗克罗斯被视为 zoon-ek-zoon，生物的首领。在最古老的奥耳甫斯神学中，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他既代表了潜能，又代表了行为，既代表了未被揭示的原因，又代表了造物主，即从无形的力量中散发出来的活跃的创造者。在后者的生成能力中，和他的配偶们一起，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宇宙进化的所有最强大的力量——化学亲和力和、大气电、吸引力和斥力。

正是在遵循他对这一物理条件的表述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现代发展中，古人

对物理科学的所有学说是多么熟悉。后来，在毕达哥拉斯的推测中，宙斯成为形而上学的三位一体；单子从它的不可见的自我进化而来，主动的原因，效果，和智慧意志，整体形成四位一体。再后来，我们发现早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把原始的单子放在一边，理由是它完全不能为人类的理智所理解，他们仅仅推测这个神的神性的三位一体在它的效果上是可见的和可理解的；因此，普罗提诺、波菲利、普罗克洛斯和其他哲学家对宙斯之父、宙斯波塞冬或杜那米斯、儿子、权力和精神或理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延续。这个三位一体也被二世纪的 Irenæic 学派作为一个整体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徒之间更实质性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强行合并了不可理解的单论和它实现的创造性三位一体。

在他的天文学方面，宙斯-狄俄尼索斯有他的起源在黄道十二宫，古代太阳年。在利比亚，他被塑造成一只公羊的形状，与埃及的阿蒙神一模一样，阿蒙神是牛头神奥西里斯的儿子。奥西里斯也是太阳之父的人格化散发，他自己就是金牛座的太阳。母体太阳是白羊座的太阳。作为后者朱庇特，伪装成一只公羊，作为朱庇特-狄俄尼索斯或朱庇特-奥西里斯，他是公牛。众所周知，这种动物是创造力的象征；此外，卡巴拉通过其主要诠释者之一西蒙-本-约查\*的灵媒，解释了这种奇怪的公牛和母牛崇拜的起源。【\*注意：他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他既不是达尔文，也不是赫胥黎——进化论学说的创始人及其必要的补充，物种的转化——我们可以找到任何与这个符号的合理性相违背的东西，也许，除了一种自然的不安全感，即使在这个特别的现代发现中，它们也早于古人。在其他地方，我们将给出由西蒙-本-约查教授的卡巴拉主义者的教义。

很容易证明，从远古时代起，土星或克罗诺斯的光环就被迦勒底占星家发现，而其象征意义并非“巧合”，他被认为是宙斯之父，宙斯后来成为众神之父，是最高之神。他是迦勒底人的贝尔或巴力，最初是由阿卡德人引入迦勒底的。罗林森坚持认为后者来自亚美尼亚；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解释贝尔只是一个巴比伦人的化身，是印度教的湿婆，或巴拉，火神，全能的创造之神，同时也是毁灭之神，在许多意义上比梵天更高？

“宙斯，”俄耳甫斯的一首赞美诗说，“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是头，是四肢；凡事都是从他出来的。他是一个男人和一个不朽的女神(男性和女性元素)；万物的灵魂；和主电机在火；他是太阳，是月亮。大海的泉水；宇宙的造物主；一个权力，一个上帝；宇宙的伟大创造者和统治者。一切，火，水，大地，以太，夜晚，天堂，梅蒂斯，原始的女建筑师(诺斯替派的索菲亚，和卡巴拉派的塞菲拉)，美丽的爱神，丘比特，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他辉煌的身体的巨大维度中！”+ 【+Stobæus, 《Eclogues》】

这首简短的赞美诗本身就包含了每一个神话概念的基础。古人的想象力，就象神本身的可见的表现一样，是无限的，这给他们的寓言提供了主题。然而，后者，尽管看起来丰富多彩，却从来没有背离过在他们的神圣意象中永远可以找到平行的两种主要思想；自然法则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物质、道德或精神方面的规定。他们的形而上学研究从来没有与科学真理发生冲突，他们的宗教可以被真正地称为牧师和科学家的心理-生理信条，他们把它们建立在婴儿世界的传统之上，象是原始种族的天真的头脑接受了它们，又是谁把它们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实验知识之上，而这些经验知识已经过了他们中间时代的所有智慧。

行星和植物之间的共情

作为太阳，还有什么比木星发出金色光芒的形象更能体现这一光芒的呢？狄安娜是全启蒙的处女阿耳特弥斯女神，她最古老的名字是 *Diktyнна*，字面意思是发出的光芒，出自 *dikein* 一词。月亮是不发光的，它只是靠太阳的反射发光；因此，他的女儿，月亮女神，和她自己，露娜，*Astartè*，或狄安娜的形象。作为克利特岛的 *Diktyнна*，她戴着由一种神奇的植物 *diktamnon* 或白鲜制成的花环，这是一种常青树，据说这种植物的接触，同时发展了梦游症，并最终治愈了它；和，作为伊利西娅和朱诺普罗努巴，她是掌管生育的女神；她是 *Æsculapian* 神，并用双冠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再次显示了古人的深刻观察。这种植物在植物学上被认为具有很强的镇静作用；又多生在克里特岛的 *Dicte* 山上；另一方面，据动物磁性方面的权威人士说，月亮对体液和神经节系统(即神经细胞)起作用，而所有的神经纤维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而这些神经纤维在催眠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分娩时，克里特岛的妇女被这种植物覆盖，它的根被用来减轻剧烈的疼痛，并减轻在这个时期非常危险的易怒。此外，它们被放置在供奉女神的神庙的范围内，如果可能的话，还被置于东方明亮温暖的月亮——朱庇特之女——的直接光线之下。印度教的婆罗门和佛教徒对于太阳和月亮(男性和女性的元素)的影响有着复杂的理论，因为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原则，磁极的对立面。“月亮对女性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老作家都这样写到磁力；*Ennemoser*，以及 *Du poet*，在每个细节上都证实了印度教先知的理论。

#### 印度教对颜色属性的认识

佛教徒对蓝宝石的尊敬——在其他国家，这也是卢娜的神圣之物——可能是基于更精确的科学，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他们把它归因于一种神圣的魔力，每个心理学催眠术的学生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抛光和深蓝色的表面产生了非凡的梦游现象。棱镜颜色对植物生长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蓝光”，最近才被认识到。院士们为棱柱射线的加热能力不均等而争论不休，后来普里森顿将军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最带电的蓝光下，动物和植物的生长达到了神奇的比例。因此，阿莫瑞蒂对宝石的极性的研究表明，钻石、石榴石、紫水晶都是-E，蓝宝石为+E。  
\*【\*Kieser, 《Archiv.》, 第四卷, 第 62 页。事实上，许多古老的符号只是名字上的双关语】因此，我们能够证明，最新的科学实验只是证实了在任何现代学院建立之前，印度圣贤所知道的事情。一个古老的印度传说说梵天-*Prajapâti* 爱上了自己的女儿乌莎斯(天堂，有时也黎明)，变成了一只雄鹿(*ris'ya*)，而乌莎斯变成了一只母鹿(*rohit*)，因此犯了第一罪。+【+参见《梨俱吠陀》，他氏奥义婆罗门书】看到这样的亵渎，众神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联合他们最可怕的身体——每个神都有自己想要的身体——他们创造了 *Bhûtavan*(恶灵)，他们故意创造了这个恶灵来摧毁梵天自己所犯的第一个罪的化身。看到这一幕，梵天-*Hiranyagarbha* \*\*痛苦地忏悔，并开始重复咒语，或净化祈祷，在悲伤中，一滴眼泪掉在地上，是眼睛里流出来的最炽热的眼泪；第一块蓝宝石就是由此而成的。【\*\*梵天也被印度婆罗门称为“*Hiranyagarbha*”或“单位灵魂”，而“*Amrita* (仙露)”则是最高灵魂，是源于自身创造梵天的第一缘起】

这个半神圣、半流行的传说表明，印度教徒知道在所有的棱镜色中，哪一种颜色最具电性；此外，蓝宝石的特殊影响与所有其他矿物的影响一样明确。俄耳甫斯教我们如何用天然磁石影响整个观众；毕达哥拉斯特别注意宝石的颜色和性质；而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则向他的弟子传授每一个人的秘密美德，并根据占星术

的法律，每天更换他的珠宝戒指，每个月的每一天都使用一颗特定的石头。佛教徒认为，蓝宝石能使人心平气和、平静，并通过在人体内建立健康的循环来驱除一切邪恶的念头。我们的电学家说，拥有定向良好流体的电池也是如此。佛教徒说：“蓝宝石会为人的精神打开关着的门和住处；它产生祈祷的愿望，带来比其他宝石更多的平静；但穿戴它的人必须过着纯洁圣洁的生活。”\*【\*Marbod, 《Liber lapid. ed Beekmann.》】

狄安娜-卢娜是宙斯和普罗瑟皮娜的女儿，普罗瑟皮娜在她的积极劳动中代表了地球，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狄安娜-艾莉西亚-露西娜是朱诺的女儿。但是朱诺，被克洛诺斯或土星吞噬，被大洋墨提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智慧女神，雅典娜、波洛斯的母）恢复生命，也被称为地球。土星，作为时间的进化，在一场历史前的大灾难中吞噬了地球，只有当墨提斯（水）在她的许多床中撤退时，才释放了大陆，据说朱诺被恢复到最初的样子。这一思想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中得到了表达。在朱诺和朱庇特之间频繁的婚姻争吵中，狄安娜总是被描绘成背对母亲，对父亲微笑，尽管她责备他无休止的嬉闹。据说，在这样的月食期间，帖撒利亚魔法师被迫用他们的法术和咒语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地球上，而巴比伦的占星家和魔法师从未停止他们的法术，直到他们使这对愤怒的夫妇和解，之后，朱诺“对光明女神”狄安娜“灿烂地微笑”，狄安娜用月牙包住额头，回到了她在山里的狩猎地。

在我们看来，这个神话说明了月亮的不同阶段。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只看见我们这颗明亮的卫星的一半，于是它就回到她的母亲朱诺那里去了。太阳、月亮和地球彼此之间的位置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新月的到来，天气不断变化；有时，风和风暴很可能暗示太阳和地球之间的争吵，特别是当前者被嘀咕的雷雨云所掩盖时。此外，当新月的阴暗面转向我们时，是看不见的；只有在太阳和地球调和之后，在离太阳最近的那一面才会出现一个明亮的月牙，虽然这一次月亮没有被直接接收到的阳光照亮，而是由阳光从地球反射到月亮上，又由她反射回来给我们。因此，迦勒底的占星家和色萨利的魔法师们，很可能像巴比涅一样精确地观察和判断天体的运行，他们用魔法迫使月亮降落在地球上，也就是显示她的新月，这是在她从她的大地母亲那里得到“容光焕发的微笑”之后，她能做的，她是在夫妻和解之后才这样做的。狄安娜·卢娜在头上戴上新月形饰物后，回到她的山上狩猎。

至于质疑古人的“迷信的自然现象推论”的内在知识，如果五百年后，我们的后代把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的学生看作是古代的无知之辈，而斯图尔特教授本人则是一个肤浅的哲学家，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如果以这位先生为例，现代科学能够屈尊做实验，以确定太阳表面黑点的出现是否与马铃薯病有任何关系，并且发现确实如此；此外，“地球受到太阳所发生的一切的严重影响，”\*为什么古代占星家被误认为不是傻子就是十足的无赖？【\*《太阳与地球》，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演讲】自然与司法或司法占星术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就像生理与心理、生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科学被一些赚钱的骗子贬低为江湖骗子，难道这只是把指控扩展到那些古时候的伟人，他们通过不懈的研究和神圣的生活，赋予了迦勒底和巴比伦不朽的名字吗？当然，那些现在被发现从“洪水后 100 年内”，从“云环绕的贝尔”（Draper 教授称之为“贝尔”）的最高天文台进行了正确的天文观测的人，很难被认为是骗子。如果他们把伟大的天文真理灌输给大众的方式与我们这个世纪的“教育体系”不同，并且在一些人看来是荒谬的，那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这两种体系中哪一种是最好的？在他们的时

代，科学与宗教携手并进，上帝的观念与他的作品密不可分。而在本世纪，每一万个人中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曾经知道过这个事实的话——天王星紧挨着土星，它绕太阳公转八十四年；土星紧挨着木星，在轨道上转一圈需要 29 年半的时间；而木星在 12 年里进行他的旋转；巴比伦和希腊的未受过教育的大众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天王星是土星之父，土星是木星之父，他们把天王星和土星以及他们所有的卫星和随从视为神，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推断，虽然欧洲人在 1781 年才发现天王星，但在上述神话中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我们只要翻开一本最常见的占星术书，把《十二宫神话》中关于行星的性质和每颗恒星的元素的描述与最现代的科学发现相比较，不用分光镜就能看到，古人对分光镜是非常熟悉的。除非这个事实再次被认为是“巧合”，否则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太阳的热、光的程度，以及行星的性质，只要简单地研究它们在奥林匹克之神中的象征性表现，黄道十二宫，在占星术中每一宫都有特定的特征。如果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女神与其他的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它们都具有类似的物理性质，这并不意味着在贝尔的塔顶上日夜守望的哨兵们，与那些被神化了的神灵们交流，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宇宙的物理统一性以及上面的行星都是由与我们地球相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的事实？太阳在白羊座，木星，在占星术中显示为男性，白天，枢机，分点，东方的标志，炎热和干燥，并完美地回答了特性归因于善变的“众神之父”。当愤怒的宙斯-阿克里奥斯从他那火红的腰带上抓起他从天上射出的雷电，他撕裂云层，像朱庇特·普吕维乌斯一样在暴雨中降落。他是最伟大、最高的神，他的行动有如闪电。众所周知，木星的自转速度非常快，它的赤道点以每分钟 450 英里的速度旋转。据信，赤道处巨大的离心力使地球的两极变得极其扁平；在克里特岛，拟人化的朱庇特神没有耳朵。木星的圆盘上布满了暗带；它们的宽度各不相同，似乎与它在轴上的旋转有关，是由它的大气扰动产生的。赫西奥德说，当宙斯神父看到泰坦们准备反抗时，他怒不可遏。

### “巧合”是现代科学的灵丹妙药

在普罗克特先生的书中，天文学家似乎注定要遭遇各种各样奇怪的“巧合”，因为他从“众多”中，甚至从“数以千计的事实(原文如此)”中，给了我们许多例子。在这个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埃及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军队，他们最近成了反复无常的“机会夫人”的宠儿，而且，他们通常选择“富裕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绅士，为身处困境的东方学者扮演慈灵的角色。埃伯斯教授是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位。大家都知道，每当商博良需要重要的联系时，他就会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找他们。

18 世纪最伟大的“异教徒”伏尔泰曾说，如果没有上帝，人们就得发明一个。另一位“物质主义者”沃尔尼，在他众多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他多次明确地断言，宇宙是“无所不知”的杰作，并深信有一个最高的代理人，一个普遍而相同的技师，以上帝的名义被指定。\*【\*《自然法则》，沃尔尼著。】伏尔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变成了毕达哥拉斯式的，他总结道：“我已经消耗了我四十年的朝圣之旅……寻找被称为真理的魔法之石。我请教过古代所有的专家，伊壁鸠鲁、奥古斯丁、柏拉图和梅尔布朗奇，但我仍然一无所知... 通过比较并结合柏拉图、亚历山大、毕达哥拉斯和东方人的导师的体系，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机会是个没有意义的词。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排列的。”+【+《Diction. Philosophique》，Art. “Philosophie”。】

我们可以恰当地说，普罗克特先生的绊脚石是使所有物质主义的科学家都跌倒的东西，他只是重复他们的观点；他扰乱了自然的物质和精神运作。他的理论表明，与太阳和月亮对我们地球的熟悉而有力的影响相比，古人就比较遥远的行星对我们的微妙影响而采用可能的归纳推理。因为科学证实太阳给我们提供物理上的光和热，月亮影响潮汐，他认为，古人一定认为其他天体对我们的物理上也有同样的影响，而且间接地影响我们的命运。\*这里我们必须允许自己离题一下。【\*“波士顿演讲”，1875年12月】

古人如何看待天体是很难确定的，因为一个人不知道深奥的解释他们的学说。虽然语言学 and 比较神学已经开始了艰巨的分析工作，但它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寓言式的语言常常把我们的评论家引入歧途，把因果混为一谈，反之亦然。在这种令人困惑的力-相关现象中，即使是我们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发现很难解释这些力中哪一种是原因，哪一种是结果，因为每一种力都可能是交替的，并且是可转换的。因此，如果我们问物理学家：“是光产生热，还是热产生光？”我们很可能被回答说，肯定是光产生了热。很好；但如何？是这位伟大的造物主首先创造了光，还是他首先建造了太阳？据说太阳是光的唯一分配者，因此也是热的唯一分配者。这些问题乍一看似乎表明你无知；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它们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在《创世纪》中，“主”首先创造光，据说在祂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之前，要过三天三夜。这个违背精确科学的重大错误在物质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大的欢笑。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光和热来自太阳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当然会笑出来。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事情打破这一理论，因为没有更好的，用一个传道者的话来说，“它统治着假说的帝国”。古代太阳崇拜者认为伟大的灵是自然之神，与自然相同，太阳是神，“生命之主住在其中”。根据印度教神学，伽马是太阳，太阳是灵魂和所有生命的源泉。+【+韦伯, *Ind. Stud.*, i. 290.】烈火，“神圣之火”，印度教的神，是太阳\*，因为火和太阳是一样的。【\*威尔逊,《梨俱吠陀 *Sanhita*》，第二章。143.】善神是光，太阳神，或生命给予者。在印度哲学中，“灵魂从世界的灵魂中产生，然后又以火花的形式回到世界。”§【§《Duncker》，第二卷，第162页】但在另一个地方，有人说：“太阳是万物的灵魂；一切都从那地而出，也必回归那地。”\*\*【\*\*《Wultke》，ii. 262】这表明太阳在这里是寓言的意思，指的是中央的、看不见的太阳，上帝，他的第一个表现是塞菲拉，是 En-Soph（万物的根基）——简而言之，光——的散发。

“我观看，见有旋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其中有火包裹，周围有光辉。”以西结书(i. 4,22 等)说，“.....还有王座的样子...当一个人出现在上面的时候...我看见好像火的形状，周围有光辉。”但以理说到“远古时代”，即卡巴拉的 En-Soph，他的宝座是“熊熊的火焰，他的轮子燃烧着火焰...从他面前发出一道火溪。”\*【\*Daniel vii. 9, 10】就像异教徒的土星，他有他的火焰城堡在第七天，犹太的耶和華有他的“火焰城堡在第七天。”+【+以诺书, xiv. 7, ff】

如果目前工作的有限空间允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没有一个古人，包括太阳崇拜者，把我们可见的太阳看作是他们形而上学的看不见的中央太阳神的象征。此外，他们也不相信现代科学所告诉我们的，即光和热来自太阳，而且正是这颗行星赋予我们看得见的大自然一切生命。“他的光辉永不衰减，”《梨俱吠陀》说，“烈火强烈地照耀着，无处不在，不断地，永不衰减的光芒永不停止，无论黑夜还是白天。”这显然与精神上的，中心的太阳有关，它的光线是无处不在的，永不停息的，是永恒和无限的生命给予者。祂是顶点；圆圈的中心(它无处不在)，缥缈的、精神的火焰，无处不在的、神秘的宇宙的灵魂和精神；物质主义者的绝望

和困惑，其总有一天会发现，使无数宇宙力量以永恒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神圣的电，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电磁力，太阳不过是散布在空间中的无数磁铁中的一块——正如普里森顿将军所说，它是一个反射器。太阳内部的热量并不比月球或空间拥挤的闪亮恒星多。没有牛顿意义上的万有引力，\*只有磁性的吸引和排斥；太阳系的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的运动是由更强大的太阳磁场控制的，而不是由它们的重量或引力控制的。他们可能会学到这些和更多的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满足于仅仅被嘲笑，而不是因为不敬而被活活烧死或关进精神病院。【\*这个命题，将会被贴上荒谬的标签，但我们准备在柏拉图的权威上展示它（见乔维特对《蒂迈欧篇》的介绍，最后一页），作为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连同太阳的另一种说法，太阳不过是光通过的透镜，在今天被费城的普里森顿将军的观察所奇怪地证实了。这位实验主义者作为现代科学的革命家，大胆地站出来，称牛顿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为“谬论”。他无畏地坚持反对当时的廷德尔和赫胥黎家族。我们很高兴能找到这样一位博学的人来捍卫最古老(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荒谬的)的炼金术幻觉(“) (请参阅普里森顿将军在费城农业促进会发表的《蓝色阳光和蓝色天空对发展动植物生活的影响》一书。)]

摩奴的律法是柏拉图、菲罗、琐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和卡巴拉的教义。每一种宗教的深奥主义都可以由后者来解决。卡巴拉主义的圣父与圣子，或 *Pathr* 和 *Logo* 的寓言与佛教的基础是相同的。摩西既不能向大众揭示宗教思索的崇高秘密，也不能揭示宇宙的宇宙学；这一切都依赖于印度教的幻觉，这是一个巧妙的面具，掩盖着神圣的圣殿，误导了许多神学评论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深奥的学说都不会被信赖于写作。印度教的梵天 *Maia*，是通过口头传统代代相传的。卡巴拉从未被写出来；摩西只是口头交托他的选民。原始纯粹的东方灵知主义被随后的不同教派完全腐化和堕落。斐洛在《*de Sacrificiis Abeli et Caini*》中指出，有一个奥秘是不能向外行揭示的。柏拉图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沉默的，他的门徒经常提到这个事实。任何一个研究过这些哲学家的人，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阅读摩奴论述，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来源。“这个宇宙，”摩奴说，“只存在于第一个神圣的概念中，但还没有扩展，就好像陷在黑暗之中，无法感知，无法描述，无法被理性发现，也无法被启示发现，仿佛它完全沉浸在睡眠之中；然后，那唯一存在的力量，他自己却不被人察觉，带着不减的荣耀出现了，扩展了他的思想，驱散了黑暗。”这就是佛教的第一条法则。柏拉图的理念是意志，或逻各斯，表现自己的神性。这是永恒之光，它作为一种放射，从可见的和物质的光。】

卡巴拉的异端在普里森顿将军的异端理论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根据他的观点(他所支持的事实远比正统科学家所支持的事实更加无可辩驳)，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空间必定充满着一种物质介质。就我们从他的描述判断，这种物质介质与我们的卡巴拉星光相吻合。光通过它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摩擦。摩擦产生电力，正是这种电力和与之相关的磁力形成了巨大的自然力量，使我们这个星球上、上以及周围发生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的各种变化。他证明地热不能直接来自太阳，因为热量是上升的。他说，热产生的力是一种排斥力，因为它与正电有关，所以它被它的负电吸引到上层大气中，而负电总是与寒冷有关，而寒冷与正电相反。他通过展示被雪覆盖而不受阳光影响的大地，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因为雪最深的地方是最温暖的。他解释说，地球内部的热辐射，正带电，与地球表面接触的雪相遇，负带电，产生热量。

因此，他表明，我们获得光和热根本不是太阳的责任；他说，光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创造物，它是在神愿意发出“要有光”的命令的那一瞬间产生的；正是这种独立的物质，由于其巨大而不间断的速度，通过摩擦产生热。简而言之，这是普里森顿将军向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卡巴拉主义的散发，即塞菲拉或神的智慧(女性原则)，与 En-Soph 或神的智慧(男性原则)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东西。他嘲笑目前关于太阳和它的气体物质会发光的理论。他说，来自太阳光球层的反射穿过行星和恒星空间，一定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电和磁。电，通过其相对极性的结合，演化出热，并赋予所有能够接收它的物质磁性。太阳、行星、恒星和星云都是磁铁，等等。

如果这位勇敢的先生能够证明他的观点，那么我们的后代将不会有兴趣嘲笑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的恒星或星光，嘲笑他的关于恒星和行星对地球上每一个生物、植物或矿物产生磁场的学说。此外，如果普莱森顿假说成立，廷德尔教授卓越的荣耀就会变得相当模糊。根据公众的意见，将军对这位博学的物理学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他把自己在阿尔卑斯山漫步时经历的太阳热效应归咎于他自己生命的电。\*【\*从勃朗峰下山时，廷德尔似乎受到了严重的高温，尽管当时他在及膝深的积雪中。教授把这归因于炽热的太阳光线，但普里森顿坚持认为，如果太阳光线像描述的那样强烈，它们就会融化雪，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结论是，教授所受的热量来自他自己的身体，是由于阳光的电作用在他的黑色羊毛衣服上，这是由于他的身体的热量正带电。行星空间中寒冷、干燥的以太和地球上层大气负向带电，落到他温暖的身体和衣服上，正向带电，进化出了增加的热量(见《蓝光的影响》等，第 39、40、41 页等)】

## 月亮和潮汐

这种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上的流行，使我们有胆量去问科学的代表们，他们是否能解释为什么潮汐沿着月亮的圆周运动运动？事实是，他们甚至不能证明这样一个熟悉的现象，一个即使是炼金术和魔法的新手也不神秘的现象。我们也想知道，它们是否同样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月亮的光线对某些生物是如此有毒，甚至是致命的；为什么在非洲和印度的一些地方，一个人在月光下睡觉往往会被弄疯；为什么某些疾病的危机与月亮的变化相对应；为什么梦游者更容易受到她的影响；为什么园丁、农民和樵夫如此固执地认为植被受月球影响？当满月出现或被云遮蔽时，一些含羞草交替地开放和关闭它们的花瓣。特拉凡科的印度教徒有一句广为流传却极具启齿的谚语：“柔和的言语比尖刻的话语好；大海被凉爽的月亮吸引，而不是被炎热的太阳吸引。”关于月球吸引海水的原因，也许是一个人或许多人在世界上提出这句谚语的原因，他们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因此，如果科学不能解释这种物理影响的原因，她又怎能知道天体可能对人类及其命运产生的道德和神秘的影响呢？为什么要反驳她不可能证明是错误的呢？如果月球的某些方面在人类的经验中一直都很熟悉，那么我们在逻辑上假定恒星影响的某些组合可能也有或多或少的潜力，这又有什么用呢？

## 流行的精神和道德障碍

如果读者还记得《看不见的宇宙》一书的学者们说过的话，说一个人大脑中思想的进化这样一个小小的原因对宇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星际深处”疾驰而过的

无数燃烧着的流星扫射给这一共同媒介带来的可怕的冲动，对我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强烈的影响，这难道不合理吗？如果天文学家们不能向我们解释宇宙物质的漂流粒子聚集成世界，然后加入浩浩荡荡的队伍，不停地围绕着某个中心吸引点运动，谁能说有什么神秘的影响会或不会穿越太空，影响到这个星球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问题呢？人们对磁力定律和其他不可估量的因素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对我们的身心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那些已为人所知并已得到充分证明的事物，也是出于偶然和奇特的巧合。但我们确实知道，通过这些巧合，“在某些时期，人类的某些疾病、倾向、幸运和不幸比其他时候更普遍。”【\*在我们看来，在所有的“奇怪的巧合”中，最奇怪的是，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谈到这些事实时，应当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边，而不应当着手对这些事实作哲学上的解释。】在道德和物质事务上，总有流行的时候。在一个时代，宗教争论的精神将激起人性所能感受到的最激烈的激情，从而引发相互的迫害、流血和战争；另一方面，对建立的权威的抵抗将蔓延到半个世界(就像 1848 年那样)，迅速而同时成为最致命的身体疾病。”

再一次，精神现象的集体特征被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所证明，这种心理状态入侵并控制了成千上万的人，剥夺了他们除了自动行动之外的一切，并引发了恶魔附身的普遍观点，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恶魔的激情和情感所证明，以及伴随条件的行为。在一个时期，总趋势是退休和沉思；因此，出现了无数君主制和锚定主义的信徒；另一方面，狂躁倾向于行动，为其所提出的目的提出了某种同样不切实际和无用的乌托邦计划；因此，无数的人抛弃了他们的亲人、家园和国家，去寻找一块石头是黄金的土地，或为了占有毫无价值的城市和无路可走的沙漠而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参见查尔斯埃兰,博士,《医生的问题》，伦敦，1869 年，第 159 页】

上面引用的作者说：“罪恶和犯罪的种子似乎已在社会的表面下播下，并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令人麻痹的继承迅速生长和结出果实。”

面对这些惊人的现象，科学简直哑口无言；她甚至不想去猜测他们的原因，很自然，因为她还没有学会从我们生活的这个肮脏的球体外面看问题，还有它沉重的大气层，因为它隐藏着的影响，日复一日，甚至分分秒秒地影响着我们。但是，普罗克特先生认为古人“无知”，他们完全认识到，行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像浮在一种普通液体中的血液细胞之间的关系一样完美；每一个都受到其他所有因素的综合影响，就像每个因素依次影响其他因素一样。由于行星在大小、距离和活动上的不同，它们在以太或星光上的脉冲强度也不同，它们在天空的某些方面辐射出磁性和其他微妙的力量。音乐是声音的组合和调制，而声音是以太振动所产生的效果。现在，如果通过不同的行星传递到以太的脉冲可以比作一种乐器的不同音符产生的音调，不难想象，毕达哥拉斯的“天体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想象，某些行星的相位可能意味着我们星球的以太中的干扰，而另一些则意味着休息和谐。某些类型的音乐让我们陷入疯狂；有些把灵魂升华到宗教理想的境界。总之，几乎所有的人类造物都能对大气的某些振动作出反应。颜色也是如此；有些让我们兴奋，有些让我们平静和愉悦。修女穿上黑色衣服，象征着信仰在原罪意识下被粉碎的绝望；新妇自己穿白衣。红色能激起某些动物的愤怒。如果我们和动物都受到非常微小的振动的影响，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质量上不能受到由恒星联合影响而产生的巨大振动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埃兰博士说，“某些病理状况有成为流行病的趋势，受尚未调查的原因影响... 我们看到，一度被传播的观点有多么强烈地变成一种流行形式——

任何意见，任何妄想，都不会荒谬到不能承担这种集体特性。我们还注意到，同样的思想是多么引人注目地反复出现，并且在相继的时代里再次出现；... 杀人、杀婴、自杀、投毒或任何其他邪恶的人类观念，没有什么犯罪是可怕到不受欢迎的。... 在流行病中，在那个特定时期迅速传播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

这几行字包含了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用精雕细琢的笔画出来的，同时也半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原因尚未查明”。为什么不诚实地立即补充一句：“用目前的科学方法是不可能进行调查的”？

埃兰博士注意到纵火的流行，从《卫生年鉴》中引用了以下案例：“一个大约 17 岁的女孩因涉嫌被捕.....她承认，出于本能，出于不可抗拒的需要，她曾两次放火烧房子.... 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干了许多这种性质的事。他没有被任何激情所感动，但火焰的爆发激起了一种深深的愉悦的情感。”

谁不注意到日报的专栏里有类似的事件？他们经常与别人目光相遇。在各种各样的谋杀案件和其他具有恶魔性质的犯罪案件中，十有八九罪犯自己都把这种行为归因于不可抗拒的痴迷。“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不断低语...有人不停地推着我，牵着我。”这就是罪犯们过于频繁的招供。医生将其归因于大脑紊乱的幻觉，并将杀人冲动称为暂时性精神失常。但是精神病本身能被任何心理学家很好地理解吗？它的起因是否曾被置于一个能够经受住不妥协的研究者挑战的假设之下？让我们当代的精神病医生有争议的作品自己来回答吧。

柏拉图承认人是必然性的玩物，必然性是人在物质世界里所接触到的东西。他受到外部原因的影响，而这些原因就是幻觉，就像苏格拉底的幻觉一样。身体纯洁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的外在灵魂(身体)是纯洁的，它就会加强第二灵魂(星光体)，或者被他称为更高的凡人灵魂的灵魂，这灵魂虽然容易偏离它自己的动机，将永远站在理性一边，反对动物的身体习性。人的情欲，是因他肉体的朽坏而起的，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但尽管他认为犯罪有时是无意识的，因为它们像身体疾病一样由外部原因引起，但柏拉图清楚地对这些原因进行了广泛的区分。他对人类所承认的宿命论，并没有排除避免它们的可能性，因为尽管痛苦、恐惧、愤怒和其他情感是必须给予人类的，“如果他们征服了这些情感，他们就会公正地生活，如果他们被这些情感征服了，他们就会不公正地生活。”\*【\*乔伊特《蒂迈欧篇》】双重的人，即，神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他，只离开了动物的形体和星光体(柏拉图的更高的凡人的灵魂)，只留给他的本能，因为他已被物质上的一切邪恶所征服；于是，他成了无形者手中温顺的工具——升华物质的存在，在我们的大气中盘旋，并随时准备激励那些被他们不朽的顾问，即柏拉图所说的“天才”——神圣的灵——理所当然地抛弃的人。【\*同上】根据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启蒙者的说法，一个人“在他指定的时间里生活得很好，就会回到他的星居，那里有一个幸福和合适的存在。”但如果他在第二代没有达到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无助和软弱的女人；+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停止作恶，他将变成某种畜牲，其恶行与他相似，他不会停止他的劳动和转变，直到他遵循内在相同和相似的原始原则，并借助理性克服了后来由火和空气、水和土组成的动荡和非理性元素(基本守护进程)的藏匿，恢复了他最初的更好本性。\*\*\*【+根据普里森顿将军的正负电理论，每一种心理、生理和宇宙现象都潜藏着正负电，滥用酒精兴奋剂通过改变电流使男人变成女人，反之亦然。“当他的电力状况发生这种变化时，”作者说，“他的特征(酒醉的特征)就变成了女性化；他急躁、不理智、易激动.....变得暴力，如果他遇到他的妻子，她正常的电状态和他现在的状态一样，是正极的，他们互相排斥，互相辱骂，卷入冲突和致命的冲突，第二天

的报纸宣布了验尸陪审团的判决. . . 谁能指望从罪犯的汗流浹背中找出所有这些可怕罪行的起因呢? 然而, 科学已经表明, 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把他的电流的负极状态变成女人的正电流, 连同所有的属性, 都是通过他的出汗的特性来揭示的, 而这是由于使用了酒精兴奋剂而引起的。”(《蓝光的影响》, 第 119 页)。】

【\*\*柏拉图, 《蒂迈欧篇》】

但埃兰博士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书《内科医生的问题》的第 194 页, 他说, 他所注意到的某些流行病迅速传播的原因“仍然是个谜”; 但是, 关于纵火行为, 他评论说, “在这一切中,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神秘之处”, 尽管这种流行病发展得很厉害。奇怪的矛盾! 德·昆西在他题为《被认为是一种艺术的谋杀》的论文中, 探讨了 1588 年至 1635 年间暗杀的流行, 当时最著名的七位人物死于杀手之手, 他和其他任何评论家都无法解释这种杀人狂热的神秘原因。

如果我们逼迫这些先生们给我们一个解释, 作为伪称的哲学家,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把这种流行病称为“心灵的骚动”要科学得多, “.....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1830 年)“.....模仿和冲动。” “.....容易激动和懒惰的男孩”和“歇斯底里的女孩”, 而不是荒谬地在假想的星光下寻找迷信传统的证实。在我们看来, 如果由于某种天意, 瘴病完全从人类系统中消失, 医学界对于现在被方便地归类在“神经中枢某些病理状态的正常症状”一词下的一大类现象, 将会完全不知所措。迄今为止, 瘴病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病理学家们的主要关注点。难道一个肮脏的农家姑娘突然开始流利地说她以前不熟悉的各种外语, 写诗——“歇斯底里!” 在十几个目击证人的注视下, 一辆中型汽车被抬出三层楼的窗户, 又从另一层楼的窗户带回来——“神经中枢紊乱, 随后出现集体歇斯底里妄想。”\*

【\*Littre, 《Revue des Deux Mondes.》】一只苏格兰梗狗在一场表演中被抓在房间里, 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边, 变成碎片, 在 18 英尺高的天花板下, 它的“salto mortali”枝形吊灯倒下而死+——“犬幻觉!”【+见 des Mousseaux 的《Œuvres des Demons.》】

芬威克博士在布尔沃·利顿的《奇异故事》中说: “真正的科学没有信仰;真正的科学只知道三种心理状态: 否认、确信, 以及两者之间的巨大间隔, 这不是相信, 而是判断的中止。”在芬威克博士的时代,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科学。但我们现代的真正科学却并非如此; 它要么在没有任何初步调查的情况下直接否认, 要么处于否认和确信之间的过渡阶段, 手里拿着字典, 为不存在的歇斯底里症发明新的大拉丁语名称!

有多少次, 强大的透视者和催眠大师描述了流行病和身体表现(尽管对其他人来说是看不见的), 这些症状被科学归因于癫痫、太阳风神经紊乱等, 都是躯体起源的, 因为他们清晰的视觉在星光下看到了它们。他们肯定“电波”处于剧烈的扰动中, 并且他们辨别出这种飘渺的扰动与当时肆虐的精神或身体流行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科学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而是继续着她百科全书般的劳动, 为旧事物设计新的名称。

“历史,”法国的催眠王子杜·波代说, “保存了太多关于巫术的悲惨记录。这些事实太真实了, 容易造成可怕的弊端和可怕的滥用!..... 但我是怎么发现这种艺术的呢?我从哪里学来的?在我的思想里? 不;是大自然自己向我揭示了这个秘密。以及如何? 在我自己的眼前, 不用等我去寻找, 就能产生无可争辩的巫术和魔法的事实. . . 究竟什么是梦游式睡眠?这是魔法力量的结果。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吸引力, 这些突然的冲动, 这些狂暴的流行病, 愤怒, 厌恶, 危机;——你能使这种痉挛持久吗? . . . 是什么决定了它们, 如果不是我们所采用的原则, 那就是古人

所明确知道的原则？你们所谓的神经流体或磁力，古人称之为神秘力量，或者灵魂的力量，服从，魔法！”

“魔法是基于一个混合世界的存在，它位于我们的外部，而不是内部；通过使用某些艺术和实践，我们可以进入交流... 自然界中存在一种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因素，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枯萎和崩溃，就像可怕的飓风袭击芦苇一样。它把人分散到很远的地方，它同时在一千处打击他们，而他们没有察觉到看不见的敌人，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但是这个元素可以选择朋友和最喜欢的人，服从他们的思想，响应人类的声音，理解所追踪的符号的含义，这是人们无法理解的，也是他们的理性所拒绝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永恒的真理。”\*【\*杜·波代，《揭开面纱的魔法》，第 51 页，147 页】

“如果我再细说一下，你就会明白，在我们周围，就像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确实存在着一些神秘的存在，他们拥有力量和形态，尽管门紧闭着，但他们可以随意进出。”+【+同上，第 201 页】此外，伟大的催眠师教导我们，引导这种流体的能力是一种“物理属性，由我们的组织产生.....它穿过所有的身体.....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作魔法操作的导体，它还会保持轮流产生效果的能力。”这是所有墨守成规的哲学家所共有的理论。这就是流体的力量，“任何化学或物理力量都无法摧毁它... 物理学家所知道的无法计算的流体和这种动物磁流体之间几乎没有有什么相似之处。”\*【\*杜·波代男爵，《磁学课程》，第 17 页，108 页】

万神殿的神只有自然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提到中世纪，我们会发现，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话：“千变万化的宇宙力量，‘世界的灵魂’，可以通过赋予任何事物自身的天体属性而使其变得丰富。按照科学所传授的公式，这些物体收到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把它们的美德传达给我们。只要穿上它们，感觉到它们对灵魂的作用如同对身体的作用一样，就足够了...人类的灵魂，由于其本质与一切创造物相同，因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一个拥有秘密的人，在科学和知识方面的提升是他的想象力所能带领他的；但他这样做的条件是与这一普遍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时，真理，甚至未来，都可以呈现在灵魂的眼前；这一事实已经被许多次的事情证明了，正如他们被看到和描述的那样。时间和空间在不朽灵魂的鹰眼面前消失.....她的力量变得无限.....她可以穿越空间，在她的存在下包围一个人，无论距离有多远；她能刺穿他，使他听到她的主人的声音，仿佛那个人就在房间里似的。”\*【\*《De Occulto Philosophiâ》，332-358 页】

如果不愿意从中世纪炼金术哲学中寻求证据或获得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到古代，从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中选出最不可能被指责迷信和轻信的人——西塞罗。谈到那些他称为神的人，那些人或大气的精灵，“我们知道，”老演说家说，“在所有的生物中，人是形状最好的，而且，由于众神属于这个数字，他们必须有一个人的形状...我并不是说神有身体和血；但我说，他们看起来就像他们的身体里有血...对伊壁鸠鲁来说，隐藏的事物是有形的，就像他用手指触摸过一样。他教导我们，神一般是不可见的，但他们是可理解的；它们不是具有某种固体性的肉体...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逝去的影像认出他们；因为在无限的空间中有足够多的原子产生这样的图像，这些图像在我们之前就产生了.....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快乐的，不朽的生物是什么。”+【+西塞罗，De Natura Deorum, lib. i., 第 xviii

章】

“当受启者，”利未说，轮到他说，“已经变得相当清醒，他可以随意地交流和导引星体光质量中的磁性振动... 在构思的那一刻变成了人的光，它(光)成为灵魂的第一层外壳;通过与最微妙的液体结合，它形成了一个空灵的身体，或恒星幻影，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刻才完全脱离。”\*【\*Eliphaz Levi.】无论距离有多远，都要投射出这个空灵的躯体;通过在其流体形式上凝聚母本质的波动，使其更客观和有形，是能手魔法师的伟大秘密。

通神术魔法是神秘心理科学的最后一种表现。院士们拒绝接受它，认为它是病态大脑的幻觉，或者给它打上江湖骗子的骂名。我们非常坚决地剥夺他们就一个他们从未调查过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以他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他们没有更多的权利来判断魔法和唯灵论比斐济岛民更敢对法拉第或阿加西的劳动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他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他们无权对魔法和唯灵论作出判断，就像斐济岛民无权对法拉第或阿加西的劳动发表意见一样。他们在任何一天所能做的就是改正前一天的错误。大约三千年前，比毕达哥拉斯的时代还要早，古代哲学家们声称光是有重量的——因此也就是物质，光就是力。由于牛顿的某些理论无法解释，微粒理论被人们一笑了之，而宣称光是不可估量的波动理论则被人们接受了。现在全世界都被克鲁克斯先生用辐射计称量光线吓了一跳!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太阳和星星都不是光和热的来源，前者只是一个媒介;但是现代学校教的恰恰相反。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是如此。柏拉图严格遵循毕达哥拉斯学说，认为万有引力不仅是小物体对大物体的磁力吸引，而且是相似物体之间的磁力排斥和不同物体之间的磁力吸引。他说：“与自然相反的事物聚集在一起，自然地处于战争之中，互相排斥。”\*【\*“《蒂迈欧篇》。”类似的表达使乔伊特教授在他的引言中指出，柏拉图教导了相似身体对相似身体的吸引力。但这样的断言等于否定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关于磁极定律的基本知识。】这不能被理解为排斥必然发生在具有不同性质的物体之间，而仅仅是当自然对立的物体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互相排斥。巴特和施威格尔的研究让我们几乎或毫无疑问地知道，古人对铁和天然磁石的相互吸引，以及电的正负性质，不管他们怎么称呼它。所有的行星都是磁体，它们之间的相互磁力关系是公认的事实。aërolites 不仅被它们称为磁石，而且还被用于神秘事件中，用于我们现在使用磁体的目的。因此，当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梅尔教授在 1872 年告诉耶鲁科学俱乐部，地球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太阳表面任何突然的震动，地球的磁力平衡都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导致我们天文台的磁体发生间歇性的震动，并产生极光的大爆发，它那明亮的火焰和着颤动的针的节奏跳舞，+”他只是用纯正的英语重述了在第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看到光明之前数世纪用纯正的多利安语教导过的东西。【+1872 年 2 月 14 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梅尔博士在耶鲁大学科学俱乐部发表题为“地球是一块巨大的磁石”的演讲。】

通神术魔法祭师们所创造的奇迹是如此的可信，而证据——如果人类的证词有什么价值的话——是如此的势不可当，大卫·布鲁斯特爵士并没有承认异教神学家在奇迹方面远远超过了基督教徒，而是虔诚地承认异教神学家在物理学以及与自然哲学有关的一切方面最为精通。科学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她必须承认，古代物理学家在知识方面要优于现代物理学家，或者承认，在自然中存在着超越物理科学的东西，精神拥有我们的哲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力量。

布尔沃-利顿说：“我们在某些科学中所犯的 error，是我们特别培养出来的，而在另一门科学的视角下，这些 error 往往被看作是另一门科学特别培养出来的。”\*【\*

### 《奇怪的故事》】

没有什么比最高可能的魔法更容易解释了。通过宇宙磁性海洋的辐射光，它的电波将宇宙联结在一起，并在其不断的运动中穿透无限宇宙的每一个原子和分子，催眠的信徒们——然而，他们的各种实验还不够——直觉地感知伟大神秘的最初和最终。单独地，研究这个代理，这是神圣的呼吸，可以解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秘密，宇宙和灵性现象。

“魔法，”普塞卢斯说，“形成了氘道科学的最后一部分。它研究地球上一切事物的性质、力量和性质；元素和它们的组成部分，动物，各种植物和它们的果实，石头和草药。简而言之，它探索了一切事物的本质和力量。因此，它产生了它的效果。

它还制造了能获得健康的雕像(被磁化了)，并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物品(护身符)，它们既能治疗疾病，也能治疗健康。通常，天火也会通过魔法出现，然后雕像会大笑，灯也会自然点燃。”+【+见泰勒的《鲍桑尼亚》(公元二世纪的希腊旅行家，著有《希腊志》)手稿、普塞卢斯的《论述恶魔》和《论述古希腊伊洛西斯人和酒神的密仪》。】

### 毕达哥拉斯的神奇力量的证明

如果伽凡尼的现代发现能使一只死青蛙的四肢动起来，使一个死人的脸通过面部的扭曲来表现各种各样的情绪，从高兴到恶魔般的愤怒、绝望和恐怖，那么异教徒牧师们，除非古代最值得信赖的人的综合证据是不可靠的，否则他们就会完成更伟大的奇迹，使他们的石头和金属雕像流汗和笑。异教徒祭坛上的神圣的、纯洁的火，是从星光中汲取的电。因此，如果经过适当的准备，雕像可以像任何现代电带或过度充电的电池一样，通过接触而传播健康和疾病，而不会被指责为迷信。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学院派的怀疑论者，以及无知的物质主义者，对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者杨布里科斯所写的荒谬言论自娱自乐。据说，这位萨米人哲学家曾说服一只母熊放弃吃人肉；他迫使一只白鹰从云端降落到他身边，用手轻轻抚摸他，和他说话，从而制服了他。还有一次，毕达哥拉斯仅仅通过在牛耳边耳语，就说服了它不再吃豆子！+【+杨布里科斯，《De Vita Pythag.》】我们祖先的愚昧迷信，在我们开明的一代看来，是多么可笑啊！然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荒谬之处。每天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那些在动物园里散步的主人，仅仅凭借他们不可抗拒的意志的力量，就驯服并完全制服了最凶猛的动物。不，目前在欧洲，我们有几个二十岁以下的身体虚弱的年轻女孩在做同样的事情。每个人都亲眼目睹或听说过一些催眠师和心理学家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能使病人屈从任何时间。雷加佐尼，这位在法国和伦敦激发了如此奇迹的催眠大师，取得了比上面所说的毕达哥拉斯所取得的成就更非凡的成就。那么，为什么要指责毕达哥拉斯和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这样的人的古代传记作家故意歪曲事实或荒谬迷信呢？当我们意识到，大多数人对古代哲学家所拥有的魔力持怀疑态度，他们嘲笑古老的神权论和神话的谬论，然而却对圣经的记载和启示有一种含蓄的信仰，甚至不敢怀疑约书亚捕捉太阳运行轨迹这一骇人听闻的谬论，我们完全可以对戈弗雷·希金斯的指责说“阿门”：“当我发现，”他说，“有学问的人真的相信《创世纪》，而古人虽有种种缺陷，但除了寓言之外，太有意义了，我禁不住怀疑人类心灵改善的真实性。”\*【\*《Anacalypsis》，第一卷，第 807 页】

## 看不见的以太空间种族

托马斯·泰勒是为数不多的对古希腊和拉丁作家的智力发展给予古人应有评价的评论家之一。在他翻译的《毕达哥拉斯的一生》中，我们发现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毕达哥拉斯，正如亚姆布里克斯告诉我们的，是在毕达哥拉斯和提尔的秘仪中开始的，在叙利亚人的神圣行动中，在 Phoenicians 的秘仪中，他在埃及庙宇内殿也呆了二十二年，与巴比伦的魔法师们有联系，并在他们的可敬的知识教导他们，在他们可敬的知识指导下，他精通魔法或神术，这一点也不奇怪，因此他能够做出超越人类能力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普通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杨布里科斯《毕达哥拉斯的一生》，第 297 页。】

在他们的眼中，宇宙的虚空并不仅仅是一种延伸的、无租户的东西，贯穿于浩瀚的天空；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象我们所熟悉的海洋一样，住着各种各样的小怪物，每一个分子里都有生命的胚芽。就像在我们的海洋和更小的水域中群居的鳍类动物一样，每一种动物都在它们奇特地适应的某个地方有自己的栖息地，有的对人类友好，有的对人类有害，有的看起来令人愉快，有的看起来令人害怕，有的寻求安静的角落和内陆港口的庇护，还有一些穿越大片水域的元素精灵，他们相信各种各样的种族居住在浩瀚的缥缈海洋的不同部分，并完全适应各自的条件。如果我们只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行星在太空中飞驰，必然会在这种可塑的、衰减的介质中产生一种绝对的扰动，就像炮弹在空中飞行或蒸汽在水中飞行一样，在宇宙的尺度上，我们可以理解行星的某些方面，即使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可能比其他产生更强烈的搅动，并导致更强的电流流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有了同样的前提，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一群友好的或敌对的“元素”会从恒星的不同方面涌入我们的大气层或大气层的某一特定部分，从而使我们可以通过由此产生的效果来察觉这一事实。

根据古老的学说，没有灵魂的元素灵魂是通过星体光中固有的不断运动而进化的。光就是力量，后者是由意志产生的。因为这意志来自于一个不会出错的智慧，因为它没有任何人类思想的物质器官，是最高神性本身的超精细纯净的散发——(柏拉图的“父”)它从时间之初开始，根据不可改变的法则，进化出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后代所必需的基本结构。所有的后者，无论是属于这颗行星，还是属于太空中千千万万颗行星中的另一颗行星，它们在地球上的身体，是从那些在看不见的世界中已经消失了的一类元素的体，在母体中进化而来的。在古代哲学中，廷德尔所谓的“有教养的想象力”没有缺失的一环可以弥补；没有任何空白处可以用大量的物质主义的推测来填补，这些推测是由荒谬的试图用一组量来解决一个等式所造成的；我们“无知”的祖先在整个宇宙中追寻进化的规律。就像从星云到人类身体的发展，这一规律是适用的，同样，从宇宙到人类灵的化身，他们描绘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实体。这些进化是从精神世界到粗陋物质世界；然后再回到万物的源头。对他们来说，“物种的进化”就是从精神——万物的原始源泉——到“物质的退化”的进化。在这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中，灵性存在在两个极端之间有着独特的位置，就像达尔文在人猿和人之间缺失的一环一样。

在文学界，没有哪位作家能像《扎诺尼》的作者 E·布尔沃-利顿爵士那样，对这些存在作出如此真实、如此诗意的描述。现在，他自己“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欢乐与光明的想法”，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记忆的忠实回声，而不是单纯的想象的丰富流出。

“人的傲慢程度与他的无知程度成正比。”他让睿智的迈杰诺对格林登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他看到无数的世界在空间中闪烁，就像无边无际的海洋中的气泡，只有一些小小的蜡烛……上帝之所以乐意光，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使黑夜对人更宜人……天文学已经纠正了人类虚荣心的这种错觉，人类现在不情愿地承认星星是世界，比人类自己的星球更大、更辉煌……因此，在这个巨大的设计中，科学给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了新的生命……推理，那么，通过明显的类比，如果不是一片树叶，如果不是一滴水，但是，不少于另一颗恒星，一个适宜居住和呼吸的世界——不，如果连人本身对于其他生命也是一个世界，千百万人居住在他的血的河流中，居住在人的躯体中，就像人居住在地球上一样——常识(如果我们的学生们有常识的话)足以告诉我们，你们称之为空间的流动的无限——把地球和月亮、星星分隔开来的无限的不可触摸的东西——也充满着其相应而恰当的生活。设想每一片叶子上都有生命，而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却没有生命，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吗！大体系的法则禁止浪费哪怕一个原子；它不知道哪里有生命不呼吸……好吧，那么，你能想象空间，也就是无限本身，仅仅是一种浪费，仅仅是无生命的，对于宇宙存在的一个设计来说是不那么有用的吗？……比那满是人的叶子，比那成群结队的白头翁？显微镜能让你看到叶子上的生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械管被发明出来，用来发现那些在无限的空气中盘旋的更高贵、更有天赋的东西。然而这些最后的和人之间是一种神秘而可怕的亲缘……但首先，要突破这道障碍，你倾听的灵魂必须被强烈的热情磨砺，从尘世的欲望中净化……当有了这样的准备，科学就可以帮助它；视觉本身可以变得更加微妙，神经可以变得更加敏锐，精神可以变得更加鲜活和外向，元素本身——空气和空间——可以通过高级化学的某些秘密变得更加明显和清晰。这也不是轻信者所说的魔法；正如我以前经常说的，魔法(一种违背自然的科学)并不存在；它只是一门可以控制自然的科学。在太空中有成千上万的生物，并非真的有灵性，因为他们全都有，就像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一样，某些形式的物质，尽管这些物质是如此微妙，飘渺和微妙，就像一层薄膜，一层薄纱，包裹着灵……然而，事实上，这些种族差别最大……有些是超然的智慧，有些是可怕的恶毒；有些人像恶魔一样对人类怀有敌意，有些人则像人间和天堂之间的信使一样温柔……在门槛的居民中，也有一个人，对她的整个部落充满了恶毒和仇恨；他的眼睛使最勇敢的人都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与恐惧成正比。”\*【\*布尔沃-利顿，《扎诺尼》】

这是对缺乏神圣的灵的元素存在的充分的描述，许多有理智的人相信，他知道的比他准备在怀疑的公众面前承认的要多。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设法解释圣所的创始者的一些深奥的猜测，关于人类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他们在秘仪中教导的教义——《旧约》和部分《新约》都是源于最先进的道德观念和宗教启示。当字面意义被社会底层的非理性狂热所抛弃时，以受启者为主的上层人士，在庄严肃静的寺庙中继续他们的学习，并崇拜唯一的天堂之神。

柏拉图在《宴会》中对原始人类的创造的思考，以及《蒂迈欧篇》中关于宇宙演化论的文章，如果我们接受它们的话，都必须具有寓言性。正是这种隐藏在《蒂迈欧篇》，《克拉底鲁篇》和《巴门尼德篇》，以及其他一些三部曲和对话录中的毕达哥拉斯的意义，新柏拉图主义者大胆地阐述，直到他们的通神术誓言允许他们保密为止。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神是贯穿于万物的宇宙心灵，以及灵魂不朽的教义，是这些明显不协调教义的主要特征。柏拉图对神秘主义的虔诚和崇敬，足以证明他不会让自己的轻率行为影响到每一个能手都能感受到的深刻责任感。

“在完美的神秘中不断完善自己，只有在这些神秘中，一个人才会变得真正的完美，”他在《斐德罗篇》中说。\*【\*科里，《斐德罗篇》，i. 328.】

他毫不费力地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神秘事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神秘了。他不会把他们放在众人面前而亵渎他们，他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除了他门徒中最认真和最值得的人。+【+这一论断得到柏拉图本人的明确证实，他说：“你说，在我以前的演讲中，我没有充分地向你解释第一的性质。我故意用一种高深莫测的口吻说，万一这块石碑发生了意外，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一个事先不了解这一主题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它的内容。”（《柏拉图》，Ep.ii.,第 312 页；科里，《古代碎片》）】当他在每一页中提到神的时候，他的一神论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整个论述线索表明，他所说的神一词是指在等级上远低于神的一类人，但却比人高一级。即使是约瑟夫也察觉并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的种族有天生的偏见。在他对阿皮恩的著名攻击中，这位历史学家说：“然而，那些按照真理进行哲学思考的希腊人，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察觉到那些神话寓言令人不寒而栗的浅薄，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鄙视这些寓言.... 柏拉图被这句话感动了，他说，没有必要把其他诗人中的任何一位纳入‘联邦’，于是他在给荷马加冕，给他浇上药膏之后，温和地把他打发走了，免得他的神话毁灭人，毁坏那独一神的正道。”【\*《约瑟夫斯对抗阿皮恩》，ii,第 1079 页】

那些能够洞悉柏拉图哲学的真正精神的人，将很难满足于乔伊特对他的读者所作的评价。他告诉我们，《蒂迈欧篇》对后代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其作者教义的误解。他要我们相信，他们在《对话录》中所发现的隐含意义，“与柏拉图的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这相当于乔伊特理解这种精神的本质；然而，他对这一特定话题的批评反而表明他根本没有深入研究。如果，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基督徒似乎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的三位一体，神言，教会，和世界的创造，从犹太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这一切都在那里，因此，他们找到它是很自然的。外部建筑是一样的；但是，使哲学家的死字生动起来的精神已经消失了，我们要在枯燥无味的基督教神学教条中寻找它，将是徒劳的。狮身人面像现在还是一样，因为这比基督教时代早了四个世纪；但是俄狄浦斯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被杀是因为他把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的东西给了世界。他是真理的化身，他必须死去，就像每一个伟大的真理一样，在这之前，就像古老的凤凰一样，它会从自己的灰烬中复活。柏拉图著作的译者们都认为，深奥学派的哲学与基督教的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根据自己的宗教感情来进行解释。所以科里在他的《古代碎片》中，试图证明这只是外表上的相似；他尽力降低公众对毕达哥拉斯的片子的评价，而把后来拟人化的神在它的废墟上发扬光大。泰勒，主张前者，作为随意与摩西神。西勒大胆地嘲笑“教会教父”们的自命，他们不管历史和年表，也不管人们是否会相信，都坚持认为柏拉图和他的学派剥夺了基督教的主要特征。优西比乌斯所采用的这种巧妙的手法在我们这个世纪是相当困难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对罗马教会来说是不幸的。在凯撒利亚主教的时代，为了“实现同步”而歪曲年表比现在更容易，虽然历史存在，但没有人能帮助人们知道，柏拉图生活在埃伦·埃鲁斯之前 600 年，他在柏拉图的旧学院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学说。

这种认为上帝是宇宙心灵的学说渗透于万物之中，是所有古代哲学的基础。在研究毕达哥拉斯哲学(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忠实反映)的时候，永远不能更好地理解佛教的教义，它们来自于这个来源，以及婆罗门教和早期基督教。轮回的净化过程——转世——无论在后期被严重拟人化，都只能被视为一种补充的教义，被神学

诡辩所歪曲，目的是通过一种流行的迷信来更牢固地抓住信徒。不论是乔达摩、佛陀，还是毕达哥拉斯，都不想把这个纯粹玄学的寓言从字面上讲出来。神秘地，它在 Kounboum\*的“神秘”中得到了解释，与人类灵魂的纯粹灵性漫游有关。【\*见第九章，第 302 页。】学者们并不希望在佛学神圣文献的死书中找到其玄学精妙之处的真正答案。后者因其推理的不可思议的深奥而使思想的力量感到厌倦；当一个学生相信自己离真理最近的时候，他离真理就越远。只有严格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的方法，才能掌握复杂的佛教体系中的每一种学说；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它的关键在于神圣生命的灵性流入的精炼和神秘的原则。佛陀说：“任何不懂我的律法的人，在这种状态下死去，必须回到人间，直到他成为一个完美的 Samanean。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摧毁自己内心的摩耶三位一体+，他必须熄灭自己的激情，将自己与律法(秘密教义的教导)结合起来，并理解毁灭的宗教。”【+“幻觉;物质的三种表现形式:尘世的，星光的，或本源的灵魂，或身体，以及柏拉图式的双重灵魂，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见下一章。】

在这里，毁灭指的是物质，是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因为星体灵魂(perispit)仍然是物质，无论它如何升华。同一本书说佛(佛陀)想说的是，“原始物质是永恒不变的。它的最高启示是纯净的，明亮的以太，无限的无限空间，不是由于没有形式而产生的空洞，相反，是所有形式的基础，并且在它们之前。但形体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它是摩耶的创造，她所有的作品在未被创造的存在灵之前都是虚无的，在灵深邃而神圣的安息中，所有的运动都必须永远停止。”

因此，在佛家哲学中，消灭只是物质的分散，不论它是什么形式或形式上的一种分散；因为任何有形状的东西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迟早都要毁灭，也就是说，改变那个形状；因此，作为一种暂时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永恒的，但它只是一种幻觉，这就是摩耶。因为，正如永恒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某种特定形式的或长或短的持续时间就像瞬间的闪电一样过去了。在我们意识到我们曾经见过它之前，它已经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因此，即使是我们的星光体，纯粹的以太，也不过是物质的幻觉，只要它们还保留着它们在地球上的轮廓。佛教徒说，后者是根据人一生的功过而变化的，这就是轮回。当灵实体永远从物质的每一个粒子中挣脱出来时，只有它才进入永恒不变的涅槃。他在灵之中存在，在虚无中存在；作为一种形式，一种形状，一种外表，他被彻底消灭了，因此不会再死亡，因为只有灵不是摩耶，而是在一个不断消逝的形式的虚幻宇宙中唯一的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哲学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一佛教教义之上的。“那种赋予生命和运动，并具有光的性质的灵，能归于虚无吗？”他们问。“那些在野兽身上锻炼记忆这一理性官能的敏感的灵，会死去并化为乌有吗？”怀特洛克·布尔斯特罗德在为毕达哥拉斯辩护时，阐述了这一学说，他补充道：“如果说，它们(野兽)把它们的灵魂呼入空气，然后就消失了，这就是我所主张的一切。的确，空气是接受它们的最佳场所，因为根据拉尔修的说法，空气中充满了灵魂；依伊壁鸠鲁所言，万物的原则充满了原子；因为即使是我们行走和鸟儿飞翔的这个地方，也有相当多的灵性质，以致它是看不见的，因此它很可能是形的接受者，因为一切肉体的形都是这样的；我们只能看到和听到它的效果；空气本身太精细，超出了那个年代的承受能力。那么在上面领域的以太是什么，从那里下来的影响或形式是什么？”

生物的灵魂，毕达哥拉斯认为，是以太最升华的部分的散发，散发，呼吸，但不是形式。以太是不可腐蚀的，所有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而不腐之物，在摆脱了形式之后，还远未被消灭，因此，它为永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但那没有

形体，没有形式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不可估量的，无形的，不可分割的；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佛教徒问。答案是：“这是涅槃。”它什么都不是，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个状态。一旦达到涅槃，人就不受“四谛”的影响；因为一种效果只能通过某种原因产生，在这种状态下，一切原因都被消灭了。

## 佛教的“四谛”

这“四谛”是整个佛教涅槃学说的基础。Pradjuâ Pâramitâ\*的书说，它们是，1. 痛苦的存在。2. 痛苦的产生。3. 痛苦的消灭。4. 消灭痛苦的方法。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存在。出生存在，衰老和死亡随之而来；因为哪里有形式，哪里就有痛苦和苦难的原因。只有灵没有形式，因此不能说它存在。当人(空灵的，内在的人)达到那个点，当他变得完全灵性，因此，无形，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完美的极乐状态。人作为客观存在变得湮灭，但是灵性实体和它的主观生命将永远存在，因为灵是不腐的和不朽的。【\*\*《智慧的完美》】

正是由于佛陀和毕达哥拉斯的教导精神，我们才很容易认识到他们教义的同源性。无所不在的，宇宙的灵魂，Anima Mundi，就是涅槃；而佛陀，作为一个通用名，是毕达哥拉斯拟人化的单子。当佛陀在涅槃这最后的福佑中安息时，他是寂静的单子，栖居在黑暗与寂静之中；他也是无形的梵天，崇高而不可知的神，无形地遍及整个宇宙。无论何时它被显现出来，渴望以一种对我们的智力具有智慧的形状将它自己印在人类身上，无论我们称它为化身，或一个弥赛亚王，或神的灵、逻各斯、克里斯托的一种排列，它都是同一事物。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父”在子里，子在“父”里。不朽的灵魂使必死的人黯然失色。它进入他的身体，渗透他的整个存在，使他成为神，降下到他地上的帐幕里。这条教义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时发现有人或多或少成功地将自己与神结合在一起，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与他们自己的灵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应该翻译的那样。佛教徒称这样的人为阿罗汉。阿罗汉的地位仅次于佛陀，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神力上，都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某些苦行僧在实践中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理论，就像 Jacolliot 所证明的那样。

甚至某些佛教书籍中所谓的神话故事，在去掉寓意后，也会被发现有毕达哥拉斯所传授的秘密教义。在巴利文书 Jutakâs 中，有佛陀的 550 次转世或轮回。它们讲述了神如何以各种动物的形式出现，并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有知觉的存在活跃起来，从微小的昆虫到鸟、野兽，最后是人类，神在地球上的微观形象。这必须从字面上理解吗？它是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真实的转变和存在的，同一个不朽的，神圣的灵，轮流激活了每一种有知觉的存在？难道我们不应该像佛教的形而上学家那样理解，虽然个体的人类灵是无数的，但总体来说，他们是一个整体，就像从海洋中抽出的每一滴水，打个比方，可能有一个单独的存在，但仍然是和其他水滴一起形成海洋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都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光的闪烁？是这种神圣的灵使花朵、山坡上的花岗岩颗粒、狮子和人充满活力吗？埃及的象形人物，如婆罗门，东方的佛教徒，以及一些希腊哲学家，最初都认为，使潜伏在尘埃中的微粒有活力的灵，同样也使人有活力，使人在其活动的最高状态中表现自己。同样，逐渐拒绝人类灵魂进入原始母体灵的本质的学说，也曾一度是普遍的。但这一学说从未暗示要消灭更高的灵性自我——只有在人死后，以及他在地球上居住期间，外在形式的分散。比起那些通过自律、纯洁的生活和目标成功地与他们的“神”结合在一起的人，谁更适合向我们传授死后的神秘，而这些神秘被错误地

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无论多么不完美，我们都得以一瞥伟大的真理。\*【\*\*波菲利认为普罗提诺是他的导师，他一生中有六次与“神”结合，而他自己却抱怨只做到了两次。】这些先知告诉我们一些奇怪的故事，关于脱离肉体的星体灵魂所呈现的各种形态;每一种形式都是灵性上的，虽然具体反映了抽象的精神状态，以及曾经活着的人的思想。

简单地说，以涅槃意味着毁灭，Svabhâvat 不是人，而是什么都不是为理由，指责佛教哲学拒绝了最高存在——神和灵魂的不朽，拒绝无神论，这是荒谬的。犹太人的 En-soph 的 En(或 Ayîn)也意味着无或虚无，即不存在的东西(quo ad nos);但从来没有人敢拿无神论来嘲弄犹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一词的真正意义，便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神不是一种东西，不是一种具体的或看得见的存在，任何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名称都可以恰当地用来表示神。

## 第九章 周期性现象

“你不能把你被证明一无所知的事叫做疯狂。”

德尔图良,《辩护》

“这不是今天的问题，  
或昨天，却从亘古而来;  
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它从哪儿来，怎么来的!”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诗人）

“相信超自然是一个自然的、原始的、普遍的事实，在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是永恒不变的。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会产生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享受;感官享受，社会动荡，在风暴中人们又学会了信仰和祈祷。”

GUIEOT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那就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藏在心里吧，不要去反驳那些因这些事情而立志学习德行的人。”

约瑟夫

“皮肤外衣”一词的含义

从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关于物质和力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将转向卡巴拉的人类起源哲学，并将其与达尔文和华莱士阐述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比较。也许我们会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相信古人在这方面有独创性，就像我们已经考虑的那样。在我们看来，关于地球的形状和行星系统的运行，再没有比前几个时代和天主教教会的比较启蒙更有力的证据了。即使缺乏其他的证据，奥古斯丁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无知，在这些问题上误导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直到伽利略时期，也标志着人类知识代代流传的日蚀。

《创世纪》第三章提到的亚当和夏娃的“皮肤外衣”，被某些古代哲学家解释为，在循环的过程中，人类祖先穿在身上的肉质身体。他们认为像神一样的物质形态变得越来越粗陋，直到被称为最后一个灵性周期的底部到达，而人类进入了第一个人类周期的上升弧线。然后开始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周期或时代；它们每一个组成的精确的年数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在圣所的范围內，只有向受启者透露。一旦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石器时代，前一个周期已经结束，开始逐渐合并进入下一个更高的时代。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时代或时代的到来，人们变得越来越有教养，直到达到那个特定周期中可能达到的完美的顶点。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和知识进步的痕迹也随之而去。一个接一个的周期，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高度文明、繁荣的国家，实力日增，达到发展的顶峰，然后衰落，最后灭绝；而人类，当这一较低的周期弧线到达终点时，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野蛮状态。从一开始直到我们的时代，王国已经崩溃，一个民族继承一个民族，种族交替地上升到发展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德雷珀观察到，没有理由假设任何一个周期适用于整个人类。相反，当人类在这个星球的一个地方处于退步状态时，在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在启蒙和文明方面取得进步。

这个理论与行星运动定律是多么相似啊，行星运动定律使每一个球体都沿着它们的轴旋转；几个系统围绕各自的太阳运行；和整个恒星宿主遵循一个共同的路径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白天和黑夜在这个星球上，因为它旋转它的轴和穿过黄道带圈代表小和大的周期。\*【\*奥菲斯据说被归因于持续 12 万年的大周期，而卡桑德鲁斯则被归因于 136000 年。参见塞索里努斯《DE NATAL. DIE》；《年代和天文的碎片》】记住 赫耳墨斯公理：——“上面如此，下面亦然（在上如在下）；在天上怎样，在地上也怎样。”

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先生合乎逻辑地认为，人类的发展在其心理组织方面比其外在形式方面更为显著。他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能够在身体形态和结构上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经历条件和整个环境的巨大变化。气候的变化使他的衣服、住所、武器和农具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的身体可能变得少毛，更直立，颜色和比例不同；“头和脸直接与思维器官联系在一起，作为表达他天性中最优美动作的媒介，”只有它才会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大脑和思维器官还没有发育到惊人的发达程度，而现在，即使在他最低等的例子中，这种大脑和思维器官也使他远远超过了最高等的野兽，当时他有人的外形，但还没有人的本性，当他既没有人类语言，也没有同情心和道德感。”此外，华莱士先生说，“人类可能曾经是——的确，我相信一定是，曾经是一个同质种族...人类身上的毛发几乎完全消失了。”对于莱塞济的穴居人，华莱士先生进一步说道：“...脸的巨大宽度，下颌上升支的巨大发展...显示出巨大的肌肉力量和野蛮种族的习惯。”

### 自然选择及其结果

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人类的启示，他们要么到达了一个周期的底部，要么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让我们看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透视术证实。丹顿教授把一块骨头化石交给他妻子检查，却没有给丹顿夫人任何关于这是什么东西的暗示。这立刻使她想起那些他认为属于石器时代的人物和场景。她看到人长得很像猴子，身上毛茸茸的，“好像天生的毛发适合穿衣服。”“我怀疑他是否能站得笔直；他的髌关节看起来很发达，他不能。”她补充。“偶尔我看到那些生物的身体

看起来比较光滑的部分。我能看到它的皮肤，颜色比较浅...我不知道他是否属于同一时期...从远处看，脸似乎是平的；它的下部很重；我想他们有所谓的凸颧。头部的额区较低，下半部分非常突出，在前额形成一个圆形的脊，就在眉毛的正上方...现在我看到一张像人的脸，虽然有猴子的样子。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有着长长的手臂和毛茸茸的身体。”\*【\*丹顿夫妇《事物的灵魂》，第一卷。】

不管科学家们是否愿意承认赫尔墨斯的理论的正确性，即人类从更高和更精神的性质进化而来的物理进化，他们自己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是如何从最低的观察点发展到现在的发展的。而且，既然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是由类比构成的，那么，断言在看不见的宇宙里的居民中普遍存在着同样的个体形式的渐进发展，是不是不合理的呢？如果这种奇妙的效果是由进化在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星球上造成的，从某种高级类人猿家族中产生了有推理能力和直觉能力的人，为什么要假设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只有脱离身体的天使居住呢？为什么不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给这些多毛的、长臂的、半推理的祖先的精神复制品，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的所有继承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人类家族中这些原始成员的灵性部分和他们的身体一样，都是粗陋和不发达的。虽然他们没有试图计算“大周期”的持续时间，但赫尔墨斯哲学家们仍然坚持，根据循环规律，活着的人类必然有一天集体返回到出发点，也就是人类第一次穿上“皮肤外衣”的地方；或者，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它，人类必须按照进化的规律，最终在肉体上灵性化。除非达尔文先生和赫胥黎先生准备证明，我们这个世纪的人，作为一种肉体 and 道德上的动物，已经达到了完美的顶峰和进化的顶点，必须停止所有与现代人属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看不出他们怎么可能反驳这样一个逻辑推理。

### 埃及的“必然循环”

在《自然选择对人类的作用》的演讲中，阿尔弗莱德·R·华莱士先生在总结他的关于人类在自然选择法则下发展的论证时说，如果他的结论是公正的，“必然会得出更高的结论”——更有智慧和道德的——必须取代更低和更堕落的种族；“自然选择”的力量仍然作用于人类的心理组织，它必然会使人类的高级能力更完美地适应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他的外部形式可能永远不会改变，除非在那种完美的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了最高的智力和情感共鸣，人的心理素质会变得更加高尚和高尚，因此他的心理素质会不断提高和完善，直到世界上再次出现一个单一的、近乎同质的种族，其中没有一个人会低于现存人类中最高尚的人。在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这种观点表达中，清醒、科学的方法和对假设可能性的谨慎态度显然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他以上所说的与我们卡巴拉主义的断言并不冲突。让大自然不断发展，让伟大的法则“适者生存”，比华莱士先生的推论更进一步，我们就有了未来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一个民族的自信，就像布尔沃-利顿的“即将到来的民族”的威利亚一样，与原始的“上帝之子”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循环的哲学，被埃及先知寓示为“必然的循环”，同时也解释了“人类堕落”的寓言。根据阿拉伯人的描述，金字塔的七个房间——所有宇宙符号中最宏伟的——每一个都以行星的名字而闻名。金字塔奇特的建筑本身就显示了建造者形而上学思想的倾向。这个顶点消失在法老土地的蔚蓝天空中，它代表着消失在看不见的宇宙中的原始点，人类灵性原型的第一个种族就是从那里开始

的。每具木乃伊，从它被防腐处理的那一刻起，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它的物理个性；它象征着人类种族。放置在这样一种方式是最好的计算，以帮助“灵魂”的出口，后者必须通过七个行星室，然后它的出口通过象征的顶点。每个房间同时代表了七个领域中的一个，以及声称高于我们自身的七个更高类型的物理-灵性人类中的一个。每过三千年，作为种族代表的灵魂，就必须回到最初的起点，然后才会经历另一次进化，进入更完美的灵性和肉体转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东方神秘主义的深奥的形而上学，才能充分认识到被其倡导者的宏伟思想一扫而空所包含的主题的无限。亚当一开始是纯洁和完美的精神存在，《创世纪》第二章中的亚当，不满足于 Demiurgus(其是长子，亚当-卡德蒙)赋予他的地位，亚当二世，“尘之人”，在他的骄傲中努力成为他的创造者。从雌雄同体的卡德蒙进化而来，这个亚当本身就是雌雄同体的；因为，根据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以寓言的方式提出的最古老的信念，我们种族的原型都是在微观的树中生长和发展的，而微观的树在宏观的或世俗的大树上生长和发展。神圣的灵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无论伟大的灵性太阳的光线有多么多，人类仍然像所有其他形式一样，无论是机器的还是其他形式，在这个永恒的光之泉中有他的起源。即使我们在生理进化方面拒绝了“雌雄同体”的假设，这个寓言在灵性意义上的意义也不会受到损害。只要第一个神-人，象征着创造的两个首要原则，即男女二元元素，没有善与恶的思想，他就不能使“女人”成为实体，因为她在他里面，就像他在她里面一样。

只有当蛇的邪恶暗示的结果，物质在与诸元素接触时，在灵性人身上凝结起来，冷却下来，他才看到人树的果实——人树本身就是那棵知识之树。从这一刻起，双性结合停止了，男人从他自己进化出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们打破了纯灵和纯物质之间的界限。从今以后，他们将不再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在精神上进行创造；人类已经成为物质的创造者，而灵的王国只能通过长期囚禁在物质中才能赢得。戈加德的意义，希腊的生命之树，这棵神圣的橡树，它的枝繁叶茂，有一条蛇栖息在其中，是不能被移开的，\*因此变得明显。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化，世俗的蛇从原始的 ilus 中爬出来，生长出更多的物质，并获得更多的力量和力。

【\*参见《跟费雷西底的宇宙学》。】

亚当普里默斯，或卡德蒙，犹太神秘主义者的逻各斯，与希腊的普罗米修斯是一样的，普罗米修斯试图与神的智慧相抗衡；他也是赫耳墨斯的 Pymander，或神性思想的力量，在其最灵性方面，因为他是较少的实体的埃及人比前两个。这些都创造了人，但在最终目标上都失败了。希望赋予人类一种不朽的灵，以便通过将三位一体联系在一起，他可能会逐渐回到他最初的灵性状态，而不会失去他的个性，普罗米修斯试图偷走神圣之火的尝试失败了，他被判在卡兹贝克山赎罪。普罗米修斯也是古希腊人的逻各斯，还有赫拉克勒斯。在《拿撒勒人抄本》+中我们看到 Bahak-Zivo 背弃了他父亲的天堂，承认虽然他是恶魔之父，他无法“建造生物”，因为他对奥库斯的了解就像对“光中缺失的燃烧之火”一样陌生。而“力量”之一的费塔希尔坐在“泥”(物质)中，想知道为什么活火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请进一步参阅《拿撒勒人抄本》中的引文。】

所有这些理法都试图赋予人类不朽的灵，但都失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因这种尝试而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些早期的基督教神父，如奥利金和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精通异教符象学，开始了他们的哲学家生涯，感到非常尴尬。他们不能否认对他们的教义在最古老的神话中的期待。最新的道，根据他们的教导，也是为了向人类展示永生之路而出现的；在他希望通过五旬节的圣火赋予世界永恒生命的愿望中，他愉快地按照传统的计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

尴尬的解释，我们现代的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种解释，即所有这些神话类型都显示了先知的灵，通过上帝的仁慈，这种精神甚至被给予了异教徒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断言，异教徒在他们的形象中已经呈现了髑髅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的伟大戏剧——因此，相似。另一方面，哲学家们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坚持认为，这些虔诚的父辈们只不过是帮自己打了一个现成的基础，要么是他们自己难以发挥想象力，要么是因为有更多无知的改宗者被这种新学说所吸引，因为它与他们的神话惊人地相似，至少从最基本的学说的表面形式来看是这样。

## 前亚当种族

关于人类堕落和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寓言也是骄傲的路西法反抗的神话的另一个版本，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奥库斯。在婆罗门的宗教中，印度教的路西法，莫瓦苏尔，嫉妒造物主的光辉，于是率领一群劣等灵反抗梵天，并向他宣战。就像赫拉克勒斯，这位忠实的泰坦神，帮助朱庇特恢复了他的王位一样，湿婆，印度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人，将他们从洪德拉的天庭驱逐出去到永恒黑暗的领域。但在这里，堕落的天使被要求为他们的恶行忏悔，而在印度教教义中，他们都被赋予了进步的机会。在希腊小说中，太阳神赫拉克勒斯下到冥王哈迪斯那里把受害者从折磨中解救出来；基督教会也使她的化身上帝下降到沉闷的冥王领域和克服反叛的前大天使。反过来，卡巴拉主义者用一种半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寓言。第二亚当，或第一创造的种族，柏拉图称之为神，圣经称为埃洛希姆，在他的本性上并不像地上的人一样是三重的：即，他不是由灵魂、精神和身体组成的，而是由升华的星体元素组成的混合物，“父”曾将一个不朽的神圣的灵注入其中。后者，由于其神一般的本质，总是竭力要把自己从那甚至是脆弱的牢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上帝之子”在他们鲁莽的努力下，是第一批为循环法则探寻未来模式的人。但是，人类不能“像我们中的一员一样”，创造之神说，他是“被委托制造低等动物”的神之一。\*【\*见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就这样，当第一种族的人到达第一个循环的顶峰时，他们失去了平衡，而他们的第二个裹盖，更粗糙的衣服（星光体），把他们拖下了相反的弧线。

这种卡巴拉版本的上帝之子（或光之子）是在《拿撒勒人抄本》中给出的。Bahak-Zivo, “魔鬼之父，奉命‘制造生物’。”但是，因为他“不了解奥库斯”，所以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召唤了一个更纯洁的灵 Fetahil 来帮助他，而后者更失败了。

然后，“灵”\*（应该译为“灵魂”，因为它是宇宙灵魂，在拿撒勒人和诺斯替主义者看来，其是女性的）踏上创造的舞台，并意识到对于费塔希尔+，最新的人（最新的）来说，华丽已经“改变”，而华丽存在着“减少和损害”，唤醒卡拉布塔诺斯\*\*，“他是疯狂的，没有理智和判断，”并对他说：“上升；看，最新的人（费塔希尔）的光辉（光）已经失败（产生或创造人），这光辉的减少是可见的。起来吧，和你的母亲（灵魂）一起来吧，把你从束缚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那些比整个世界更丰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邓拉普根据伊伦斯·埃洛斯、殉道士犹斯丁和《抄本》本身的权威，表明拿撒勒人将他们的“灵”或灵魂视为一种女性的邪恶力量。Irenæus 指责诺斯替主义者是异端，称基督和圣灵是“产生 Æons 的诺斯替主义者”。（邓拉普，《Sod, 人子》，第 52 页，脚注）】【+费塔希尔与拿撒勒人同在，他是光之王，是造物主；但在这个例子中，他就是那个不幸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不知道神秘的名字（卡巴拉主义者的不可言说的名字），所以没能得到形成神圣灵魂所必需的活火。】\*\*物质和贪欲的灵。】在这之后，在灵的暗示（不是神圣的呼吸，而是星光

的灵魂，它的双重本质已经被物质污染了)的引导下，疯狂和盲目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灵接受了母亲的提议，于是孕育了“七人”， Irenæus 倾向于认为这是七个星星(行星)，但这代表了七个本罪，是一个星体灵魂从它的神圣来源(灵)和物质分离出来的后代，是盲目的贪欲恶魔。看到这一点，费塔希尔把手伸向物质的深渊，说：“让地球存在吧，就像力的住所存在一样。”在混乱中伸他的手，他浓缩，他创造了我们的星球。++【++见弗兰克的《拿撒勒人抄本》和邓拉普的《Sod, 人子》。】然后，抄本继续讲述 Bahak-Zivo 是如何从灵中分离出来的，而魔鬼，或天使，是如何从叛军中分离出来的。‡【‡《拿撒勒人抄本》ii. 233.】然后 Mano§(最大的)，他和最伟大的 FERHO 住在一起，把 Kebar-Zivo(也叫 Nebat-lavar bar lufin-lfatin)， Helm 和 Vine 称为生命的食物\*\*\*，他是第三生命，他同情反叛和愚蠢的魔鬼，因为他们的雄心勃勃，说：“魔王†(Æons)，看魔鬼，反叛的天使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在商讨什么。‡‡他们说：“让我们呼唤世界，让我们呼唤‘力量’的存在。魔鬼是原则，‘光之子’，但你是‘生命的信使’。”【§拿撒勒人的摩诺与印度教的摩奴(摩奴是《梨俱吠陀》中的天人)奇怪地相似。】【\*\*\*“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 xv.1)】【†在诺斯替教派中，基督和米迦勒，在某些方面与他相同，是“Æons 的首领”。】【‡‡《拿撒勒人抄本》i. 135.】

为了抵消七个“坏”原则的影响，灵的后代，伟大的荣耀之王卡巴·齐奥，创造了另外七个生命(主要的美德)，他们以自己的形式发光，“从高处”发出光\*，从而重新建立了善与恶、光与黑暗之间的平衡。【\*《拿撒勒人抄本》iii. 61.】但是这种生命的创造，没有必要的神圣的纯净呼吸的注入，在卡巴拉中被称为“活着的火”，产生的只是物质和星光的光的生物。【+星体光，或称宇宙灵魂，是双和双性的。男性的部分纯粹是神圣的和灵性的；它是智慧；而女性的部分(拿撒勒人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物质污染的，因此已经是邪恶的了。这是每一个生物的生命原则，并提供了星体的灵魂，流动的渗透到人、动物、空中的鸟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第三个原则是，动物只有最高的不朽灵魂的胚芽。它会通过一系列无数的进化而发展；进化论的教义包含在卡巴拉公理中：“石头变成植物；植物变成野兽；野兽变成人；人变成灵；灵是神。”】在地球上，先于人类的动物就这样产生了。灵性存在，即“光之子”，那些忠于伟大的 Ferho(一切的第一原因)的人，构成了天上或天使的等级，Adonim，和军团的永远没有实体的灵性人。反叛和愚蠢的魔鬼的追随者，以及由“Karabtanos”和“灵”所生的“愚蠢的”七灵的后代，在经历了所有元素的“创造”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我们星球的人类”\*\*。【\*\*见拉比 Eleashar 的《伊德拉经》注释。】从生命的这一阶段开始，达尔文对它们进行了追踪，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最高形态是如何从最低形态进化而来的。人类学不敢跟随卡巴拉在他的形而上学的飞行超越这个星球，它的老师是否有勇气在古老的卡巴拉手稿中寻找缺失的环节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个循环就这样开始了，在它向下旋转的过程中，把所创造的生命极小一部分带到我们这个泥星球上来。在地球上的生命直接到来之前的周期弧线的最低点，纯洁神圣的火花仍在亚当体内徘徊，它试图把自己从星体灵中分离出来，因为“人类逐渐进入世代”，随着每一个动作，肉质的皮毛变得越来越浓密。

现在来了一个谜，一个 Sod\*；一个秘密西面\*\*拉比只告诉了很少的新人。在萨莫色雷斯秘仪期间，每七年颁布一次，圣僧们在喇嘛庙的西藏圣树——神秘的 KOUNBOUM 的叶子上发现了关于它的记录。+【\*Sod 的意思是宗教的奥秘。西塞罗提到 Sod，认为 Sod 是思想奥秘的一部分。邓拉普说：“牧师学院的成员被称为索代尔，”引用了弗罗因德的《拉丁词典》第四章 448 节。】【\*\*他是公元前一

世纪伟大的卡巴拉主义作品《索哈尔》的作者】【+参见 Abbé Huc 的作品】

灵下降到物质中

在无边无际的空间海洋中，放射着中心的、精神的、看不见的太阳。宇宙是他的身体、灵和灵魂；在这个理想的模型之后，一切事物就形成了。这三个散发是三种生命，诺斯替派的普莱罗玛的三个层次，三种“卡巴拉主义脸”，是古代的古人，年老的圣者，伟大的 En-soph，“有形又无形”。《光辉之书》(Sohar)\*说，无形的东西“在他召唤宇宙存在时呈现出一种形式”。【\*《The Sohar》，iii. 288; “Idra Suta”。】第一道光是他的灵魂，那无穷的、无限的、不朽的气息；在它的涌流下，宇宙鼓起了它强大的胸膛，将智慧生命注入整个宇宙。第二散发浓缩了彗星物质，并在宇宙圈内形成形式；设置了无数个漂浮在电子空间中的世界，并将愚昧、盲目的生命原则注入到每一种形式中。第三，产生整个宇宙的物质；随着它逐渐远离中央神圣之光，它的亮度逐渐减弱，变成黑暗和坏——纯物质，赫尔墨斯教派的“天火的大范围净化”。

当中央无形(费霍主)看到神圣的火花而努力时，他不愿意被拖入物质的退化中，他让它自己释放出来，他让它从自己身上射出一个单子，单子上像用最细的线连接着它，神圣的火花(灵魂)不得不在它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不断游历中观看。因此，单子被射到物质的第一形式，并被石头包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活火和活水的共同努力下，这两种东西的倒影都照在石头上，这单子就像苔藓一样，从它的监牢里爬出来，到了阳光下。从变化到变化，它越来越高；那单子，每有一次新的转变，就多借用它的母体“闪烁”的光辉，而“闪烁”每有一次转变，就更接近它。因为“第一原因，已经决定了它要按照这个顺序前进”，并注定了它要向上爬，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再次成为尘埃之亚当，以亚当卡德蒙的形象塑造。在经历最后的尘世转变之前，单子的外部覆盖，从它作为一个胚胎的概念那一刻起，再一次依次经过几个王国的阶段。

在它流动的牢狱中，在不同的孕育阶段，它与植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动物有着模子里摸出来的相似之处，直到它成为人类的胚胎。\*【\*埃弗拉德，《生理学之谜》，第 132 页】在未来人类的诞生时，从第七个领域注视着它的不朽的母体散发着所有荣耀的单子，变得毫无意义。+【+见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它失去了对过去的所有回忆，并逐渐恢复意识，但当童年的本能让位于理性和智慧时。在生命原则(星体灵)和身体分离之后，灵魂就被解放了——单子，兴高采烈地重新加入了母亲和父亲的灵魂，光芒四射的奥戈埃得斯，这两种灵魂融合在一起，永恒的形式，以一种与过去尘世生命的灵性纯洁相称的荣耀，亚当已经完成了必然性的循环，并且从他身体的最后一个残余中解脱出来。从此以后，在他向上的每一步进步中，他都变得越来越光芒四射，他走上了光辉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终点是他在大循环中开始的地方。

整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都包含在《创世纪》的前六章中。第一章的“人”与第二章的“亚当”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前者是照神的形像被造的，有男有女，也就是双性；而后者，根据第七节，是由地上的尘土形成的，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灵魂”，在主上帝“将生命之气吹入他的鼻孔”之后。而且，这个亚当是一个男性，在第 20 节中我们被告知“他找不到伴侣”。Adonai (阿东乃，上帝)是纯粹的精神实体，没有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两性在他们自己中结合，就像他们的造物主一样；古人对这一点理解得如此透彻，以至于他们把许多神描绘成双性的。圣经的学生必

须要么接受这种解释，要么使这两章中的段落荒谬地互相矛盾。正是这种对经文字面上的接受，使得无神论者对《摩西经》的描述充满了嘲笑，正是旧经文的死气沉沉的文字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不仅这两个种族在《创世纪》中被清楚地指出，甚至第三和第四个种族也在第四章中被引导到读者面前，其中提到了“上帝的儿子”和“巨人”的种族。

就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的一份报纸《堪萨斯城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史前巨人种族遗骸的重要发现的报道，它同时证实了卡巴拉主义者和圣经寓言的说法。它值得保存：

“在他对密苏里州西部森林的研究中，E. P. 韦斯特法官发现了一些锥形的土丘，与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发现的土丘结构相似。这些土丘是在俯瞰密苏里河的高崖上发现的，在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发现的最大的更突出的土丘。直到大约三个星期前，人们才怀疑这些土丘的建造者在史前时代把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家园；但现在它被发现，这种奇怪的和灭绝的种族曾经占据这片土地，并在克莱县悬崖上的许多高土丘上留下了广阔的墓地。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土丘被打开了。韦斯特法官大约在两周前发现了一具骨架，并向协会的其他成员作了报告。他们陪着他来到土丘，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挖出了两具骸骨。这些骨头非常大——事实上，与现代的普通骨骼相比，它们大得好像是巨人的一部分。那些没有腐烂的头盖骨，体积巨大。其中一具骨骼的下颚保存完好，是文明人下颚的两倍大。这块下颚骨上的牙齿很大，似乎是由于与根部和肉食性食物接触而磨碎和磨损的。颞骨显示出巨大的肌肉力量。与现代骨骼相比，它的大腿骨看起来像马的骨骼。它的长度、厚度和肌肉发育都是非常显著的。但骨骼中最奇特的部分是额骨。它是非常低的，从根本上不同于任何在本节之前看到的。它形成一个大约一英寸宽的厚脊，延伸到眼睛上。这是一块又窄又重的骨脊，不像现在的文明时代那样向上延伸，而是从眉毛后面向后缩，形成一个扁平的头，这说明人类的地位很低。正在进行这些发现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骨头是史前一个人类种族的遗骸。它们不像现在存在的印第安人种族，也不像美国现存的任何人类种族所使用的任何模型或模式。尸体被发现时是坐着的姿势，在骨头中发现了石制武器，如燧石刀，燧石刮刀，它们的形状与被白人发现的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印第安人使用过的箭头、战斧和其他石器和武器都不一样。负责保管这些奇怪骨头的先生们把它们放在了大街上的福博士那里。他们打算对这座城市对面的悬崖上的土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将在科学院下次会议上就自己的工作作一份报告，希望到时能就自己的观点作一些明确的报告。不过，可以相当肯定的是，这些骸骨是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人种的骸骨。”

最近一本非常精细的著作\*的作者发现了一些令人高兴的理由，因为上帝的儿子与“人类的女儿”的结合，他们是美丽的，正如《创世纪》中提到的，并在奇妙的传说《以诺书》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超自然的宗教；对神启示现实的探究》，第二卷，伦敦，1875年】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些最有学问、最开明的人，并没有运用他们那封闭而无情的逻辑，去寻找那些古老寓言中所述的真正精神，来修正它的片面性。这种精神当然比怀疑论者所准备承认的更科学。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可以证实他们的断言，直到整个古代被证明是正确的。

至少有一件事在希伯来文中已经表明：有一种纯粹的物质生物，另一种纯粹的灵性生物。填补两者之间差距所需的进化和“物种转化”，留给了更有能力的人类学家。我们只能重复古人的哲学：这两个种族的结合产生了第三个种族——亚当族。它具有双亲的天性，同样适应于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存在。与人的物质一半天

性相结合的是理性，它使人能够保持对低等动物的统治地位，并使自然屈从于人类的使用。与他的灵性部分相联系的是他的良心，它将作为他穿越感官障碍的准确向导；因为良心是一种对与错之间的瞬时感知，只有精神才能行使这种感知，而精神作为神圣智慧与纯洁的一部分，是绝对纯洁与智慧的。它的刺激是独立于理性的，只有当它不受我们双重本性的低级吸引力的阻碍时，它才能清楚地显示自己。

理性是我们身体大脑的一种能力，它被正确地定义为根据前提进行推论，并完全依赖于其他感官的证据，但它不能直接与我们的神圣灵有关。后者知道——因此，所有包含讨论和论证的推理都是无用的。因此，一个实体，如果要把它看作是智慧的永恒精神的直接表现，就必须把它看作具有与本质或整体相同的性质，而本质或整体是它的一部分。因此，古代神学家认为，人灵魂(灵)的理性部分从来没有完全进入人的身体，这是有一定逻辑的，但只是通过非理性的或星体的灵魂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他，它是一个媒介，或灵和身体之间的媒介。一个人征服了物质，足以从他的光辉的奥戈埃德斯那里得到直接的光，他就凭直觉感到真理；他的判断不会出错，尽管冷静的理性提出了各种诡辩，因为他是启明的。因此，预言、授教和所谓的神的启示，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朽的灵从上面照射出来的效果。

斯韦登堡遵循赫尔墨斯哲学家的神秘主义教义，花了许多卷来阐明《创世纪》的“内在意义”。斯韦登堡无疑是一个“天生的魔法师”，一个预言家；他不是一个能手。因此，无论他如何密切地遵循炼金术士和神秘主义作家所使用的解释方法，他部分地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方法选择的对象，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炼金术士，但就其全部意义而言，并不比斯韦登堡的预言家本人更熟练。用神秘主义哲学家的话说，尤金尼厄斯·里息斯从来没有达到过“最高的烟火”。但是，尽管他们都没有在细节上看到全部的真相，斯韦登堡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实际上与赫尔墨斯哲学家的解释是一样的。先知和新信徒，尽管他们的措辞含糊其辞，但他们清楚地表明，《创世纪》的第一章与人类的再生或新生有关，而不是与我们的宇宙及其王冠——人的创造有关。炼金术士的术语，如盐、硫和汞，被斯韦登堡转化为 ens(原因和结果)\*，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根本的想法，即通过唯一可能的方法——赫尔墨斯派所使用的——通信来解决摩西著作的问题。【\*见《天上的奥秘》。】

他的对应主义，或赫尔墨斯象征主义，是毕达哥拉斯和卡巴拉主义者的——“在上如在下”。佛教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用更为抽象的形而上学，推翻了我们博学的学者所给出的通常的定义模式，把看不见的类型称为唯一的实在，而把其他一切称为原因的结果，或者是看得见的原型——幻觉。无论他们对摩西五经的各种解释在表面上是多么矛盾，每一种解释都倾向于表明，每个国家的神圣文学，《圣经》和《吠陀经》或《佛经》一样，只有在赫尔墨斯哲学的光线下才能被理解和彻底筛选。古代的圣贤，中世纪的圣贤，以及现代的神秘主义作家，都是赫尔墨斯主义者。无论真理之光是通过他们的直觉能力来照亮他们，还是由于学习和定期受启的结果，事实上，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方法，并遵循了摩西、乔达摩-佛陀和耶稣追寻的道路。真理，被一些炼金术士象征为天上的露水，降临到他们的心里，他们铺上干净的亚麻布，接受真理，然后把真理收集到山顶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普遍的解决方法。

他们被允许与公众分享多少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面纱，据说是遮住了摩西的脸，当他从西奈下来后，他教导他的人民上帝的话语，不能只根据老师的意愿撤回。这取决于听众，他们是否也会揭开“他们心灵上”的面纱。保罗说得明明白白；他对

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可以适用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年龄的每一个人。如果“他们的思想被神圣真理的光芒蒙蔽了”，无论老师脸上的密封面纱是否被揭开，他们的“心若不归向耶和華”，就不能除掉。但是后一种称谓不能用于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人格化的人物，而是斯韦登堡和赫尔墨斯哲学家所理解的“主”——主，他是生命和人。

世界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婆罗门教、异教、佛教——之间的永恒冲突源于一个源头：只有少数人知道真理；其余的人不愿揭开自己心中的面纱，以为这会蒙蔽邻居的眼睛。每一种开放宗教的神，包括基督教，尽管它自命神秘，但它只是一个偶像，一个虚构的东西，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摩西，紧紧地蒙着面纱，对着耶和華的硬着颈项的民众说话，耶和華是一个残忍的、拟人化的神，是最高神，他把真理深深地埋在心底，“既不能说，也不能显露。”迦毗罗用他讽刺婆罗门-Yoggins 的利剑砍向他们，后者在他们的神秘幻象中假装看到了最高的。乔达摩-佛陀隐藏在玄学的微妙不可穿透的外衣下，真理，并被后代视为一个无神论者。毕达哥拉斯以他的寓言神秘主义和轮回论，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冒名者，其他哲学家，如阿波罗尼乌斯和普罗提诺斯，也有同样的评价，他们即使不是骗子，也常被称为幻想家。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大多数伟大的学者从未读过，只是表面上，被他的许多翻译者指责为荒谬和幼稚，甚至对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最可能的理由是，在提到至尊神时，他说：“那种事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就像其他要学的东西一样”；+使普罗泰戈拉斯过分强调“面纱”的使用。【\*布格斯,前言。】

【+《第七封信》】我们可以用一整卷被误解的圣人的名字来填满，他们的作品——只是因为我们的物质主义批评家感到无法揭开遮盖他们的“面纱”——以当前的方式成为神秘的荒谬。这个看似难以理解的谜团，最重要的特点也许在于，大多数读者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通过文字和表达不充分的思想来判断一部作品，而不去考虑它的精神。不同学派的哲学家经常使用大量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是黑暗的，有些是隐喻的——都是比喻性的，但讨论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就像一个火球的千道光芒一样，每一缕光芒都指向中心，每一个神秘主义哲学家，无论他是一个像亨利·莫尔那样的忠实虔诚的狂热者；一个脾气暴躁的炼金术士，用的是比林斯盖特的辞藻——就像他的对手尤金尼·菲拉利忒斯一样；或者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无神论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然而，也许是斯宾诺莎为这个不成文的秘密提供了最真正的钥匙。摩西禁止“雕刻他的形象”，因为他的名字不能被白白取走，斯宾诺莎走得更远。他清楚地推断，上帝不应该如此被描述。人类的语言完全不适合描述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基督教神学的前提和结论更正确，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每一次相反尝试都会导致一个国家将其信仰的神拟人化，其结果就是斯韦登堡所给出的。我们不应该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应该说“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想象上帝”，‡忘了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形象来敬拜。【‡《真正的基督教》】

### 人的三位一体的本性

那么，赫尔墨斯教派所谈论的真正的秘密在哪里呢？对于秘密的存在和存在，任何一个研究神秘文学的坦率的学者都不会怀疑。天才们——就像许多赫尔墨斯哲学家不可否认的那样——不会连续几千年试图愚弄别人而使自己出洋相。这个通常被称为“哲人之石”的伟大秘密，在所有时代都被怀疑有精神和物质上的意义。《炼金术评论》和《炼金术士》的作者非常真实地观察到，赫尔墨斯艺术的主题

是人，而艺术的对象是人的完美。\*【\*希区柯克，《斯韦登堡，一位赫尔墨斯哲学家》】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即只有那些被他称为“爱钱的混蛋”，才试图把(炼金术士的)纯道德设计带入物理科学领域。在他们看来，人是三位一体，他们把三位一体分为黄金、汞水和硫磺(即秘密的火)，或者，简单地说，分为身体、灵魂和灵，这一事实就表明这个问题有物质的一面。人在灵性上是哲学家的石头——“三位一体”，正如菲拉利忒所言。但他的身体也是那块石头。后者不过是原因的结果，而原因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溶媒——神性灵。人是化学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也是灵性力量的相互关系。后者对人的身体力量的反应与人在地球上的发展成正比。“工作要根据身体、灵魂和灵的好坏而臻于完美。”一位炼金术士说：“因为如果没有灵，身体是永远无法穿透的，如果没有身体，灵也不会永远处于超完美的迹象中；没有灵魂，这两者也不能相互作用，因为灵是无形的，没有另一件衣服，它也永远不会出现，而那件衣服就是灵魂。”+【+《里普利复活》，1678】“火的哲学家”通过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弗卢德断言，同情是光明的后代，而“反感始于黑暗”。此外，他们和其他卡巴拉主义者一起教导说，“自然界的矛盾是从一个永恒的本质，或者是从一切事物的根源。”因此，第一原因既是善的本源，也是恶的本源。造物主——他不是最高的上帝——是物质的父亲，物质是坏的，也是灵的父亲，灵从最高的、看不见的原因散发出来，像通过载体一样穿过他，遍及整个宇宙。“可以肯定的是，”罗伯特·迪·弗鲁蒂伯斯(罗伯特·弗卢德)说，“在宇宙机器中，就像有无穷无尽的可见生物一样，也有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隐形生物，各种各样的本性。以上帝神秘的名义，这是摩西求耶和華听与知道的，当他收到他的回答时，耶和華是我永远的名。至于另一个名字，它是如此纯粹和简单，它不能被表达，或复合，或真正地表达人的声音...所有其他的名字都完全包含在它里面，因为它包含了“Nolunt”和自愿，贫困和地位，死亡和生命，诅咒和祝福，邪恶和善良(虽然在理想的情况下，他没有什么坏的)，仇恨和不和谐，因此产生了同情和反感。”\*【\*《Mosaicall 哲学》，第 173 页，1659。】

### 在存在的尺度上最低级的生物

最低级的存在是那些被卡巴拉主义者称为“基本”的无形生物。其中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在智慧和狡猾方面，最高的是所谓的人间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著作的其他部分更明确地加以论述。就目前而言，我只想说明，他们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幼虫或影子，他们拒绝一切灵性的光，深深地沉浸在物质的泥沼中，留下并死去，不朽的灵逐渐与他们罪恶的灵魂分离。第二类是由即将出生的人的隐形原型组成的。在这种形式的抽象理想，或如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这种形式的丧失之前，任何形式——从最高到最低——都不能成为客观存在。在艺术家作画之前，绘画的每一个特征都已经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要使我们能够辨别出一只表，这只表必须以它抽象的形式存在于制表师的头脑中。未来的人也是如此。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自然物有三个原则：匮乏、物质和形式。这些原则可以适用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将在宇宙伟大建筑师看不见的头脑中找到孩子的贫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贫困不是作为组成身体的一个原则，而是作为身体生产的外部财产；因为生产是一种变化，通过这种变化，物质从它没有的形态过渡到它所假定的形态。虽然对未出生的孩子的形体的剥夺，以及对未成形的钟表的未来形体的剥夺，目前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延伸，也不是质量，也不是任何形式

的存在，它仍然是一种存在的东西，虽然它的纲要是存在的，但为了存在，必须有一种客观的形式，总之，抽象的东西必须成为具体的东西。因此，一旦这种物质的贫乏被能量传递到宇宙的以太，它就成为一种物质形式，无论它是如何升华的。如果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与此同时影响另一个宇宙的物质”，一个相信第一原因的人，怎么能否认神圣的思想是通过同样的能量定律，平等地传递给我们共同的中介——宇宙的以太——世界的灵魂呢？而且，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必须遵循，一旦在那里神圣的思想客观地显示自己，能量忠实地再现了那些“匮乏”首先在神圣的头脑中诞生的轮廓。只是不能理解，这个思想创造了物质。不；它创造的只是未来形式的设计；构成这种设计的物质一直存在，并作为进化的结果，通过一系列渐进的转变，准备形成人类的身体。形式传递；创造它们的思想 and 赋予它们客观性的材料依然存在。这些模型，目前还没有不朽的灵魂，是“元素”——确切地说，是灵魂的胚胎——当他们的时间到来时，他们从看不见的世界中消失，然后像人类的婴儿一样出生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在短暂的时间里接受了被称为灵的神圣呼吸，使完美的人变得完整。这类无法与人进行客观的交流。

### 元素具体描述

第三类是自然的“元素”，它们从来没有进化成人类，而是在生命的阶梯上占据着一个特定的梯级，与其他种类相比，它们可以恰当地称为自然的呼吸，或自然的宇宙媒介，每个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元素中，从不超越他人的界限。他们就是德尔图良所说的“空中力量的王子”。

这类被认为只具备人的三种属性之一。他们既没有不朽的精神，也没有有形的身体；只有星体形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它们所属的元素和以太。它们是升华的物质和原始的心灵的结合。有些是不变的，但仍然没有独立的个性，可以说是集体行动。其他的，某些元素和物种，在卡巴拉主义者所解释的固定规律下改变形态。他们身体中最坚实的部分通常是无形的，足以逃避我们的肉眼的感知，但也不是无形到可以被内心或千里眼完全识别的程度。它们不仅存在，而且可以生活在以太中，而且可以处理和指导以太产生物理效应，就像我们可以用气动和液压装置压缩空气或水一样。在这种职业中，他们很容易得到“人类基础知识”的帮助。比这更多；他们可以如此浓缩它，使自己成为有形的身体，通过他们千变万化的力量，他们可以使他们选择的肖像成为他们的模型，他们发现肖像印在在场的人的记忆中。当模型的人不一定要在被描绘者的时刻思考。他的形象可能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褪色了。即使是偶然的熟人或只见过一次的人，也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感光底片上曝光几秒钟就可以无限期地保存被摄者的形象，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根据普罗克罗斯的学说，从宇宙的天顶到月亮的最上面的区域，根据他们的等级和阶级，属于神或行星灵。他们中最高的是十二 *īper-ouranioi*，或超天神，有整个军团的次级恶魔在他们的指挥下。紧随其后的是宇宙间的神 *egkosmioi*，他们每个人都统治着大量的恶魔，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恶魔，并随意地将其转换。这些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后者由第三类或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元素”来表示。

### 普罗克罗斯对空气生物的描述

他进一步表明，根据赫尔墨斯公理的原则-类型和原型-较低的领域有他们的分支和等级的存在，就像上界的天体一样，前者总是从属于更高的。他认为四种元素都充满了恶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宇宙是充满的，自然界没有空虚。大地、空气、火和水的恶魔是有弹性的、空灵的、半肉体的本质。正是这些阶级充当了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虽然这些生物智力低于第六阶的高等恶魔，但它们直接支配着元素和有机生命。它们指导植物的生长、花序、特性和各种变化。它们是人物化的思想或美德从天上 *ulê* 脱落到无机物；而且，由于植物王国比矿物王国更高，这些来自天神的散发形成并存在于植物中，它们成为植物的灵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将自然身体的三种原则中的形式，分为物质、物质和形式。他的哲学认为，除了原始物质之外，要完成每一粒子的三位一体，还必须有一个原则，这就是形式；一个看不见的，但仍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一个实体的存在，真正区别于物质本身。因此，在动物或植物中，除了前者的骨头、肉、神经、脑和血液，以及后者的果肉、组织、纤维和汁液之外，它们的血液和汁液通过静脉和纤维循环，滋养着动物和植物的各个部位；除了运动的原则——动物的灵之外；在绿叶中转化为生命力量的化学能，一定有一种实体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马的灵魂；普罗克洛斯，每一种矿物，植物或动物的恶魔，中世纪哲学家，四个王国的基本灵。

在我们这个世纪，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形而上学和粗俗的迷信。然而，在严格的本体论原则上，在这些古老的假设中，仍然存在一些概率论的影子，一些线索，指向精确科学中令人困惑的“缺失环节”。后者近来已变得如此教条，以致于所有在归纳科学所不能理解的东西都被称为假想的；我们发现约瑟夫·勒孔特教授说，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嘲笑‘生命力’这个词的使用，认为它是迷信的残余。”\*  
【\*《生命与化学和物理力量的关系》，作者 J. Le Conte】德·坎多尔建议用“生命的运动”而不是“生命的力量”；+这样就为最终的科学飞跃做好了准备，它将把不朽的、有思想的人变成体内装有计时器的机器人。【+《科学档案》，第十四卷，第 345 页，1872 年 12 月。】“但是，”勒孔特反驳道，“我们能想象没有力量的运动吗？如果运动是特殊的，力的形式也是特殊的。”

## 元素的不同名称

在犹太的卡巴拉，自然之神被称为 *Shedim*，分为四类。波斯人把它们都称为发展；希腊人，模糊地把他们称为魔鬼；埃及人把他们称为阿菲特。凯撒说，古代墨西哥人相信有许多灵屋，无辜儿童的阴影会被安置在其中一个灵屋中，直到最后被处置；在太阳下，英雄们的勇敢的灵魂升入另一个世界；不可救药的罪人的可怕的幽灵被判在地下的洞穴里绝望地游荡，被地球的大气束缚着，不愿意也不能解放自己。他们把时间花在与凡人交流上，恐吓那些能看见他们的人。一些非洲部落称他们为尤瓦胡。在印度万神殿中，不少于 3.3 亿种灵，包括元素，后者被婆罗门称为 *Daityas*。能手们知道，这些存在被某种神秘的属性吸引到天空的某些地方，这种神秘属性使磁针转向北方，而某些植物也服从同样的吸引力。人们还认为，不同的种族对某些人的性情有着特殊的同情，并且比其他种族更容易对这些人施加力量。因此，一个胆汁多、淋巴多、神经多或多血的人会受到星体光条件的有利或不利影响，这是由行星体的不同方面造成的。掌握了这一一般原则后，在经过不确定年份或年龄的记录观测之后，熟练的占星家只需要知道某一给定日

期的行星相位，运用他关于天体变化的知识，能够大致准确地追踪需要占星的人物的不同命运，甚至预测未来。当然，占星师对神秘力量和自然界种族的知识和他在天文学上的学识同样重要。

埃利法斯·利瓦伊在他的《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中合理地阐明了行星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以及它们对矿物、植物和动物王国以及人类的共同影响。他说，星体大气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每天每时都在不断变化。他赞许地引用了帕拉塞尔苏斯的学说，即每个人，动物和植物都有外在和内在的证据，表明在萌芽发育的那一刻起主导作用。他重复着古老的卡巴拉学说，即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即使是像一个孩子在我们微不足道的地球上出生这样的小事，也会对宇宙产生影响，就像整个宇宙对他产生自己的反应一样。

“星星，”他说，“通过引力相互联系，使它们保持平衡，并使它们有规律地在空间中移动。这个光的网络从所有的球体延伸到所有的球体，在任何一个星球上，没有一点不是连接着这些坚不可摧的线。准确的地点，以及出生的时间，应该由真正的占星术能手来计算；然后，当他已经对星体的影响做了精确的计算时，他仍然需要计算他在生活中所处位置的机会，他可能遇到的帮助或阻碍...以及他实现命运的自然冲动。”他还断言，必须考虑个人的力量，即表明他有能力克服困难，克服不利的倾向，从而开拓自己的财富，或被动地等待盲目的命运可能带来的东西。

我们将会看到，从古人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会给我们提供一种与廷德尔教授在他那篇著名的贝尔法斯特演说中所持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超感官的存在，”他说，“它们，无论多么强大和无形，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生物，也许是从人类中产生的，并保留了人类的激情和欲望，被移交给自然现象的统治和治理。”

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廷德尔先生很方便地引用了欧里庇得斯在休谟的著作中常见的一段话：“诸神把一切都搅乱了，把一切都和它的反面搅乱了，这样我们所有人，由于我们的无知和不确定，就可以更加崇拜和尊敬他们。”尽管欧里庇得斯在克里西普斯的著作中阐述了几条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但他被每一位古代作家视为异端，因此从这位哲学家那里引证出来的这段话丝毫不能加强廷德尔先生的论点。

关于人的灵，古代哲学家和中世纪卡巴拉主义者的观念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分歧，但总体上是一致的；一个人的教义可以被视为另一个人的教义。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人类不朽或神圣灵的位置。而古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则认为，奥戈埃德斯的作品从未在实体上降临到活着的人身上，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的光芒照射到人的内心——星体的灵魂——中世纪的卡巴拉主义者认为，灵魂从光和灵的海洋中分离出来，进入了人的灵魂，并终生被囚禁在星体小容器。这种差异是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信仰的结果，或多或少，在人类堕落的寓言的死信中。他们说，由于亚当的堕落，灵魂被物质世界或撒旦污染了。在它带着封闭的神圣灵出现在永恒面前之前，它必须净化自己的黑暗杂质。他们把“被囚禁在灵魂里的灵比作一滴水，它被包裹在胶质小容器里，然后被扔进大海；只要小容器是完整的，那一滴水就是孤立的；打破包膜，水滴就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它个体的存在已经停止。灵也是如此。只要它被包裹在它的塑性媒介或灵魂中，它就有一个独立的存在。良心枯萎、犯罪和道德疾病的痛苦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摧毁这个小容器，灵魂就会回到它原来的住所。它的个性消失了。”

另一方面，哲学家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了“进入世代”，他们认为灵是完全不同于灵魂的东西。他们只允许它在星体小容器中存在，就“闪光者”的灵性散发或

光线而言。人类和灵魂必须通过上升到统一来征服它们的不朽，如果成功的话，它们最终与统一相连，可以这么说，它们被吸收到统一中。人死后的个性化取决于灵，而不是他的灵魂和身体。虽然“人格”一词，在通常理解的意义上，是荒谬的，如果从字面上应用于我们不朽的本质，后者本身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不朽和永恒的；而且，就像无可救药的罪犯一样，当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连接灵和灵魂的闪光的线被猛烈地折断时，脱离肉体的实体将与低等动物分享命运，逐渐溶入以太中，其个性被湮灭——即便如此，灵仍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变成了一个行星灵，一个天使；对于异教的神或基督教的大天使来说，尽管斯韦登堡作了危险的声明，但第一起因的直接散发，至少在我们的地球上，从来就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人类。

这种专门化在所有时代都是形而上学家的绊脚石。整个佛学哲学的密宗主义都是基于这种神秘的教义，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而许多最有学问的学者却完全曲解了这种教义。即使是形而上学者也太倾向于混淆因果。一个人可能赢得了不朽的生命，并在永恒中保持他在世上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要么保持他在地球上的史密斯先生或布朗先生，要么失去他的个性。因此，人类的星体灵魂和陆地躯体，可能在黑暗中，被吸收进由升华的元素构成的宇宙海洋，不再感到自我，如果这个自我不配高飞得更高的话；而神圣的灵仍然是一个不变的实体，尽管他在尘世中散发的经验可能会在与不值得的载体分离的瞬间被完全抹去。

如果“灵”或灵魂的神圣部分预先存在作为一个与所有永恒截然不同的存在，正如奥利金、希内西乌斯和其他基督教神父和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如果它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客观的灵魂，怎么可能不是永恒呢？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一个人过着兽性的生活还是纯洁的生活，只要他能做什么，他就永远不会失去他的个性？这种学说的后果与替代赎罪的学说一样有害。如果后一种信条，连同“我们都是不朽的”的错误观念，能够真正地向世界证明，人类将会因为它的传播而变得更好。我们要避免犯罪，不是因为害怕世俗的惩罚，也不是因为害怕荒谬的地狱，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对来世个人的、独特的生活的渴望，对我们不能赢得它的肯定，除非我们“用暴力夺取天国”，我们坚信，人类的祈祷和另一个人的鲜血都不能将我们从死后的个人毁灭中拯救出来，除非我们在尘世生活中将自己与自己不朽的灵——我们的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斯韦登堡对灵魂死亡的看法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洛克里斯的蒂姆·韦鲁斯以及整个亚历山大学派都从宇宙世界中导出了灵魂；后者是照自己的教导——以太；一种只有我们的内心才能感受到的美好事物。因此，它不可能是 *Monas* 的本质，也不可能是原因，因为 *anima mundi* 只是结果，是 *Monas* 的客观散发。人的灵和灵魂都是预先存在的。但是，前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个体化存在的，而灵魂是作为预先存在的物质存在的，是智慧整体中一个不科学的部分。两者最初都是由永恒的光之海洋形成的；但正如神智学者所言，火中既有有形的灵，也有无形的灵。他们区分了 *anima bruta* 和 *anima divina*。恩培多克勒斯坚信人和动物都有两个灵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发现他称一个为理性的灵魂——*nou'*，另一个为动物的灵魂——*Yuchv*。根据这些哲学家的说法，理性的灵魂来自宇宙灵魂之外，而另一个则来自宇宙灵魂内部。在这个神圣而优越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看不见的至高无上的神，被他们（亚里士多德本人）认为是第五元素，纯粹的灵性和神圣，然而，真正的 *anima mundi*

被认为是由一种精细的、似火的、空灵的自然组成的，它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简而言之——以太。

斯多葛学派，古代最伟大的物质主义者，把看不见的上帝和神圣的灵魂(精神)排除在任何这样的物质本质之外。他们的现代评论家和崇拜者贪婪地抓住机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斯多葛学派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灵魂的假设。伊壁鸠鲁的学说直接反对上帝和众神在世界的形成和管理中的作用，使他在无神论和物质主义方面远远高于斯多葛学派，然而，教导说，灵魂是一种精细的、不稳的本质，是由最光滑、最圆、最完美的原子构成的，这种描述仍然把我们引向同样的升华的以太。阿尔诺比乌斯、德尔图良、Irenæus 和俄利金，尽管他们是基督教信徒，但他们和更现代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一样，相信灵魂是有形的，尽管具有很好的性质。

这种关于失去灵魂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个性的学说，与一些唯灵论者的理想理论和进步思想相抵触，尽管斯韦登堡完全接受了它。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卡巴拉主义的教义，即只有通过遵守和谐的法则，个人的生命才能获得；人的内在和外在越偏离这和谐之源，而和谐之源就在我们神圣的灵之中，就越难重新立足。

但是，尽管唯灵论者和基督教的其他信徒很少(如果有的话)意识到这一事实，即通过将不朽的部分与易逝的部分分离，人的个性可能死亡和湮灭，但斯韦登堡教义的信徒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还有另一种死亡，是神的秩序的中断，是人性中所有人性因素的破坏，是人类幸福的所有可能性的破坏。这是灵性的死，发生在身体分解之前。“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一点点爱，或者对人类无私的爱，人的自然心智可能会有巨大的发展。”当一个人陷入爱自己和爱世界的快乐之中，失去了对上帝和邻居的神圣的爱，他就从生命跌入死亡。构成人类基本要素的更高原则消失了，人类只能生活在自己能力的自然层面上。肉体上他存在，灵性上他已经死了。对于一切与更高层次的、唯一持久存在的阶段有关的东西来说，他就像他的身体在灵魂离开后，对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快乐和感觉都失去了意义一样。这种灵性的死亡是由于不服从灵性生命的规律而造成的，它所受的惩罚与不服从自然生命的规律是一样的。但灵性死亡的人仍有他们的喜乐；他们有自己的智力天赋和力量，也有激烈的活动。所有动物的快乐都是他们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人类幸福的最高理想。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娱乐和娱乐的不懈追求；举止优雅、衣着品味、社会地位、科学地位的培养，使这些死气沉沉的人陶醉狂喜；但是，能言善辩的牧师说：“这些生物，连同他们所有的优雅，华丽的服装和辉煌的成就，在上帝和天使的眼中都是死的，当以唯一真实不变的标准来衡量时，他们的生命并不比骨肉化为尘土的骷髅更真实。”智力能力的高度发展并不意味着灵性生活和真实生活。我们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家不过是有生命的尸体——他们没有灵性视力，因为他们的灵已经离开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穿越各个时代，审视所有的职业，衡量所有的人类成就，调查所有的社会形式，我们会发现这些灵性上的死亡无处不在。

## 地缚人类灵魂

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由数学上正确的组合组成。柏拉图展示了神的几何化。维持世界的是平衡与和谐的同一种法则，而世界正是建立在这法则之上。没有离心力，向心力就无法在天体和谐的旋转中表现出来；一切形式都是自然界这种双重力量的产物。因此，为了说明我们的情况，我们可以把

灵称为离心力的，把灵魂称为向心的灵性能量。当两种力量达到完美的和谐时，就会产生一种结果；破坏或破坏地球灵魂趋向于吸引它的中心的向心运动；用比它所能承受的更重的物质来阻塞它的进程，那么作为它生命的整体的和谐就被破坏了。个体生命只有在这种双重力量的支撑下才能继续。稍有偏离和谐，就会破坏和谐；当它被毁灭得无可救药时，力量就会分离，形体也会逐渐被毁灭。堕落和邪恶的人死后，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在生命中，内在自我为了与它神圣的父神微弱的光芒重聚而作出的最终和绝望的努力被忽视了；如果这种光线被越来越厚的物质外壳越来越拒之门外，一旦从身体中解放出来，灵魂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被磁力吸引到物质大气的浓雾中，并被牢牢地控制住。然后它开始往下沉，越陷越深，当它恢复意识时，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古人所称的地狱里。这样一个灵魂的毁灭永远不会是瞬间的；它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因为自然界从来没有跳跃和开始，而星体灵魂是由元素构成的，进化的法则必须等待它的时机。然后开始了可怕的补偿法则，佛教徒的阴阳。

这一类的灵被称为“陆地的”或“地球的初级的”，以区别于其他类别，正如我们在导言一章中所指出的。在东方，他们被称为“影子兄弟”。狡猾，卑劣，报复，并寻求报复他们对人类的痛苦，他们成为，直到最后的灭绝，吸血鬼，食尸鬼，和杰出的演员。这些是“物化”伟大的灵性舞台上的主要“明星”，他们在更聪明的真正出生的“元素”生物的帮助下表演这些现象，这些生物盘旋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以喜悦欢迎他们。伟大的德国卡布学家亨利·昆拉斯在他的稀有作品（《Amphitheatri sapientite æ Æternæ》）的插图展示了这些人类“基本灵”的四个等级。一旦跨过了受启圣所的门槛，一旦一个能手揭开了神秘而嫉妒的女神“伊西斯的面纱”，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在那之前，他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尽管亚里士多德自己，先于现代生理学家，将人类的心灵视为一种物质物质，并嘲笑水耳动物学家，然而，他完全相信有双重灵魂，或者说灵和灵魂的存在。\*

【\*Aristotle, De Generat. et Corrupt., lib. ii】他嘲笑斯特拉博相信任何物质粒子本身都有生命和智慧，足以逐渐形成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多样世界。+【+De Part., an. lib. i., c. l.】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崇高道德，得益于对毕达哥拉斯《伦理学碎片》的深入研究；因为后者很容易被证明是他收集他的想法的来源，尽管他可能不会发誓“对他谁发现了四位一体。”\*\*【\*\*毕达哥拉斯的誓言。毕达哥拉斯崇拜他们的导师。】最后，关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什么？他的哲学是如此深奥，以至于他总是让读者通过想象来补充他逻辑推理中缺失的环节。此外，我们知道，在他的作品传到我们的学者手中之前，他们喜欢他那看似无神论的命运论论证，这些作品已经过了太多人的手，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从提奥弗拉斯，他的遗赠者，他们传给尼利俄斯，他的继承人使他们在地下洞穴中腐烂了近 150 年；§在这之后，我们知道他的手稿被提奥斯的阿佩利康复制，他提供的段落，由于他自己的猜测，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也许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他内心的意识深处。

【§参见伦普里尔的《古典词典》。】我们 19 世纪的学者如果在实践中急于模仿亚里士多德，就像急于把他的归纳方法和物质主义理论扔到柏拉图学派的头上一样，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中获益良多。我们邀请他们像他一样仔细地收集事实，而不是否认他们一无所知的事实。

我们在导论和其他章节中所讲的关于灵媒及其灵媒能力的倾向，并不是基于推测，而是基于实际的经验和观察。在过去的 25 年里，在不同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灵媒能力阶段，无论是哪一种，我们没有看到过例证。印度、西藏、婆罗洲、暹罗、埃及、小亚细亚、美洲(南北)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向我们展示了它们独特的

灵媒现象和神奇的力量。我们各种各样的经验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真理:为了实现后者,个人的纯洁和训练有素、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唯灵论者永远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灵媒表现的真实性,除非它们发生在光线下,在这样合理的测试条件下,使一个试图欺骗的人立即被注意到。

为了避免被误解,我们要说,虽然物理现象通常是由大自然的灵根据它们自己的运动产生的,并且是为了满足它们自己的想象,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仍然是好的脱离肉体的人类灵,例如一颗纯净的心的渴望或一些有利的紧急情况的发生,可以通过除个人物化以外的任何现象来显示它们的存在。但是,要把一个纯洁的、脱离肉体的灵魂从它光辉的家园吸引到它离开尘世时逃离的肮脏的大气中去,那一定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魔法师和术士们最强烈地反对“灵魂的召唤”。“不要把她(灵魂)带出来,以免她离开时留下什么,”普塞琉斯说。\*【\*Psel.在阿里卜语中是“迦勒底神谕”。】

“在你的身体开始前不去看它们,这才是适合你的,因为它们总是通过诱惑来诱惑未受启的灵魂。”

同一位哲学家在另一段说。+【+Proc. in 1 “Alieb.”】

他们反对它有几个充分的理由。1. “区分一个好的魔鬼和一个坏的魔鬼是极其困难的,”杨布里科斯说。2.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成功地穿透了地球大气的密度——对她来说总是沉重的,常常是可恨的——仍然存在一种危险,灵魂无法接近物质世界,否则她就无法避免;“离开时,她保留了一些东西,”就是说,玷污了她的纯洁,在她离开后,她或多或少要为此而受苦。因此,真正的神学家将避免给这个更高领域的纯粹居民造成任何超出人类利益所绝对需要的痛苦。只有黑魔法的践行者,才能通过强大的亡灵咒语,迫使那些过着邪恶生活的肮脏灵魂出现,并准备帮助他自私的计划。关于通过主观灵媒的灵媒力量,与奥古厄德斯的交往,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了。神学家们使用化学药品和矿物质来驱除邪灵。在后者中,一块名为 Mnizourin 的石头是最强大的媒介之一。

“当你看见地上的恶魔靠近,  
呼喊,并献祭石头 Mnizurin,”

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位神谕学家惊喊道(Psel., 40)。

现在,让我们从魔法诗歌的崇高地位,下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无意识”魔法,以及现代卡巴拉主义者的散文,我们将在下面回顾它:几年前在巴黎出版的莫林博士的《Magnétisme》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奇怪的信,当时法国正处于“扭转局势”的激烈时期。

“相信我,先生,”这位匿名的记者写道,“桌子里没有幽灵,没有鬼魂,没有天使,没有魔鬼;但是,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然而,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我们的想象力...这种 MENSAbulism\*是一种古老的现象...被我们现代人误解了,但这是自然的,尽管如此,这与物理学和心理学有关;不幸的是,在发现电和日光之前,它一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为了解释灵性本质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将我们自己建立在相应的物质秩序的事实之上...【\*源自拉丁语 mensa——桌子。这封奇怪的信被完整地抄写在《灵魂的科学》中,作者是以利法斯·列未。】

“我们都知道,银版照相机银版不仅会被物体所铭刻,还会被物体的反射所铭刻。这个现象应该被称为“心理摄影”,除了现实之外,它还产生了我们想象中的梦境,其真实性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常常无法区分一份副本和一份礼物,从一幅图像的底片上得到的.....“一张桌子或一个人的磁化,其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它是一种异

物的饱和，通过智能的生命电流，或磁化器的思想和在场的人。”

没有什么能比电池把液体聚集在导体上，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并表现为火花，等等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因此，积聚在孤立物体上的电获得了与作用相等的反作用能力，无论是充电、磁化、分解、燃烧，还是将其振动放电到远处。这些是盲人的可见效果，或者是盲元素产生的原始电力——“盲”这个词被桌子本身用来与智力电进行对比。但是，显然存在着一种由人类的大脑产生的相应的电；这种灵魂的电，这种灵性和宇宙的以太，是形而上的宇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形的宇宙的环境和中间性质，在被科学承认之前，必须加以研究，而科学对它一无所知，永远不会知道生活中的伟大现象，直到她知道。

“看来大脑的电需要普通静电的帮助才能显现出来；当后者在大气中缺乏——比如，当空气很潮湿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很少或没有任何桌子或灵媒……”思想没有必要在在场的人的头脑中非常精确地形成；桌子自身发现并阐明了它们，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但总是正确的；桌子写一首诗需要时间；它开始，然后它删除一个词，改正它，有时把警句送回我们的地址...如果在场的人彼此同情，它就会像任何活着的人一样和我们开玩笑和大笑。至于外在世界的事物，它必须满足于臆测，也必须满足于我们自己；它(桌子)组成了小小的哲学体系，像最狡猾的修辞学家所能做的那样讨论和维护它们。简而言之，它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良心和理由，但它在在我们身上找到的材料...

“美国人相信他们与死者交谈；有些人认为(更确切地说)这些是灵；有人把他们当作天使；另一些又为魔鬼...(智力)以符合每个人的信念和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形式出现；塞拉皮斯神庙、特尔斐神庙和其他类似的宗教医疗机构的受启者也是如此。他们事先确信自己能与神沟通；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们深知这一现象的价值.....完全确定，在用我们的磁流给桌子充电之后，我们召唤了生命，或者创造了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智力，哪一个像我们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够以一种高度清醒的态度与我们交谈和讨论，考虑到结果比个人更强大，或者整体大于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指责希罗多德在记录最离奇的情况时撒了谎，因为我们必须认为这些情况是真实和正确的，就像古代所有异教徒作家所记载的其他历史事实一样。

“这种现象自古就有...印度和中国的祭司在埃及和希腊人之前就开始练习。野蛮人和爱斯基摩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信心现象，每个天才的唯一源泉，”这事必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阐明这一深刻教义的人，确实是真理的化身；他既不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别人；他阐述了一个公理，我们现在重复它，但没有多大希望看到它被接受。

“人是一个缩影，一个小世界；他带着伟大万物的一个碎片，处于混乱的状态。我们的半神的任务就是通过无休止的脑力劳动和物质劳动，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分出来。他们有自己的任务，不断发明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道德，并对造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的原始和无形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安排，他们应该轮流创造，这样就完成了创造的工作；这是一项巨大的劳动，只有当整体变得如此完美，就像上帝自己一样，从而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离那个最后时刻还很远，因为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地球、机构、机器和产品上，一切都是要做的，未完成的，超过的。

**“Mens non solum agit sed creat molem.”**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生活在一个环境的、知识的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人与物之间有一种必要的、永恒的团结；每个大脑都是一个神经节，是宇宙神经

系统电报的一个驿站，通过思想的振动与中枢和其他驿站保持着不断的和谐。“精神的太阳照耀灵魂，就像物质的太阳照耀肉体一样，因为宇宙是双重的，遵循夫妻法则。无知的操作员错误地解释了神的命令，并且常常以一种错误和可笑的方式把它们发送出去。因此，只有研究和真正的科学才能摧毁迷信和胡言乱语，这些迷信和胡言乱语是由无知的翻译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教学岗位上传播的。这些盲从的字句诠释者，总是试图强迫他们的学生有义务对一切事物宣誓，而不用经过裁判官的字句考试。

“唉！如果他们能正确地翻译出内心的声音，我们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内心的声音从来不会欺骗人，只会欺骗那些有虚假灵魂的人。他们说：‘解释神谕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接到了来自天堂的独家任务，spiritus flat ubi vult，它只吹向我们...’“它吹向每一个人，精神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良知；当所有的身体和所有的思想都能同样地反射这两种光时，人们会比现在看得清楚得多。”

我们翻译并引用了上述片段，因为它们非常具有原创性和真实性。我们知道作者是谁；名声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卡巴拉主义者，一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此外，这封信还表明，作者已经很好地、仔细地研究了主宰灵性圈的智力的变色龙般的性质。他们和那些在古代经常被提及的人属于同一种类和种族，就像毫不怀疑现在这一代人与摩西时代的人具有相同的本性一样。主观表现，在和谐条件下，从那些在过去被称为“好恶魔”的存在开始。有时，但很少，行星的灵——比我们人类更异种族的生物——产生了它们；有时是我们翻译过来的亲爱的朋友的灵有时是一个或多个部落的自然灵；但在所有的地球基本灵中，最常见的是脱离肉体的邪恶之人，A·杰克逊·戴维斯的迪亚卡。；

### 不洁净灵媒及其“向导”

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在其他地方写过的关于主观和客观灵媒现象的文章。我们始终牢记这一区别。这两个类都有好有坏。不纯洁的灵媒会吸引不纯洁的内心，邪恶的、堕落的、恶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个纯洁的灵媒只能吸引那些善良和纯洁的人一样。在后一种灵媒中，还有比温柔的奥地利阿德玛·冯·维男爵夫人（出生时为沃姆布兰特伯爵夫人）更高贵的例子吗？一位记者曾把她描述为“她的邻居的上帝”。她用她的灵媒力量治愈病人，安慰受苦的人。对富人来说，她是一种现象；但对穷人来说，却是一个服务天使。多年来，她看到并认识了大自然的灵或宇宙的基本元素，发现它们总是友好的。但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人。神智学会的其他记者在这些顽皮的动物手中就没有这么好的表现了。其他地方描述的哈瓦那案例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唯灵论者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但这些自然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蔷薇十字会的地精、精灵、蝶螈和水女神在他们的时代存在过，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也存在。鲍尔-利顿的《门槛上的居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模仿了希伯来和埃及古代苏兰努斯\*的类型，这在《雅舍尔书》中有提到。+【\*苏兰努斯在第 lxxx 章 19、20 节“雅煞珥”中有描述。】+“当埃及人因为蜂群而躲藏起来时”（据说是摩西带来的瘟疫之一）“.....他们把门锁上，上帝命令苏兰努斯.....”（一个海洋“怪物，译者天真地解释说，在一个脚”注释）“那时，海还在，要上埃及去。她的胳膊很长，有十腕尺长.....她走到屋顶上，掀开木筏的盖子，把木筏切开...她的胳膊伸进去，打开了锁和门闩，打开了埃及的房子...这成群的兽灭绝了埃及人，使他们极其痛苦。”】基督徒称他们为“魔鬼”，“撒旦的小鬼”，并且喜欢有特色的名字。它们根本不是

那种东西，只是一种飘渺物质的生物，不负责任，没有好坏之分，除非受到高级智力的影响。听到虔诚的天主教徒虐待和歪曲自然之神，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们的最大权威之一，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通过描述这些生物的真实面目来处置它们。克莱门特也许曾是一位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因此，他曾就良好的权威进行过辩论，他说，称他们为魔鬼是荒谬的，‡因为他们不过是低等天使，“占据元素，推动风和分配阵雨的力量，因此是上帝的代理人和臣服于上帝。”§【‡《斯特罗姆》，vi.， 17， §159】【§同上，vi.， 3， §30】奥利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属于柏拉图学派，他也有同样的观点。波菲利对这些魔鬼的描述比其他任何都要细致。

当显化智能的可能性质(科学认为是一种“精神力量”，而通灵论者认为是死者的同一灵)被更好地了解时，学者和信徒就会转向古老的哲学家寻求信息。

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一只聪明的猩猩或某种非洲类人猿脱离了身体，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身体，而拥有了一个星光体，如果不是一个不朽的身体的话。我们在灵性期刊中发现了许多已经离开的宠物狗和其他动物的幻影。因此，根据灵性的证明，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动物的“灵”确实存在，虽然我们保留同意古人的说法，即形式不过是元素的诡计。一旦打开了地球和灵性世界之间的沟通之门，什么阻止了类人猿产生物质现象，如他看到人类的灵产生。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灵性圈中见证他们的聪明才智呢？让巫师回答。婆罗洲的猩猩在智力上几乎不比野蛮人差。华莱士先生和其他伟大的博物学家举出了它惊人的敏锐的例子，虽然它的脑容量不及最未开发的野蛮人。这些猿类只会说些低级别的话。猴子布置的守卫；由猩猩选择和建造的卧室；他们对危险的预见和算计，显示出的不仅仅是本能；他们对领导者的选择，他们要服从；他们运用了许多才能，这当然使他们至少有资格获得与许多呆板的澳大利亚人同等的地位。华莱士先生说：“野蛮人的心理需求，以及他们实际运用的官能，并不比动物高多少。”

现在，人们认为另一个世界不可能有猿类，因为猿类没有“灵魂”。但是类人猿似乎和一些人一样聪明；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可能优于猿类，而猿类却没有灵魂呢？物质主义者会回答说，两者都没有灵，只是在肉体死亡时，两者都被消灭了。但是，所有时代的灵性哲学家都同意，人比动物高了一级，并且拥有它所缺乏的某些东西，无论他是最无知的野蛮人还是最聪明的哲学家。正如我们所见，古人教导说，人是身体、星体灵和不朽灵魂的三位一体，而动物只是一种二元性——一种有肉体的存在和一种赋予它生命的星体灵。科学家们无法区分构成人类和野兽身体的元素有何不同；卡巴拉主义者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人与动物的星光体(或物理学家称之为“生命原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身体健康的人不过是动物生命的最高发展。如果，就像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即使是思想也是物质，每一种痛苦或快乐的感觉，每一种短暂的欲望都伴随着以太的干扰；而那些大胆的投机者，《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则认为，这种想法是“为了同时影响另一个宇宙的物质”；那么，为什么一只猩猩或一只狗的粗俗、粗野的想法，不应该像人一样，在星光的飘渺的光波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从而保证动物死后的生命连续性，或“未来的状态”呢？

卡巴拉主义者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承认人的星光体能在肉体死亡后幸存，同时又断言猿的星光体分解成独立的分子，是不合乎哲学的。在肉体死亡后作为个体存在的是星体灵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和《高尔吉亚篇》中称其为凡人的灵魂，因为，根据赫尔墨斯学说，它在每一次进步的变化中都将更多的物质粒子抛向更高的领域。苏格拉底向卡利克利斯\*叙述，这个凡人的灵魂在后者死后保留

了身体的所有特征;如此之多,事实上,一个被鞭子标记的人,他的星光体将“充满印记和伤疤”。【\*《高尔吉亚篇》】星体灵魂是身体的忠实复制品,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灵性上。神圣的,最高的和不朽的灵,既不能惩罚也不能奖励。维持这样一种教义,将同时是荒谬和褻渎的,因为它不仅是照亮中央的、永不枯竭的光之泉的火焰,而且实际上是光之泉的一部分,具有相同的本质。它保证了个体星体存在的不朽,与后者接受它的意愿成比例。只要这个双重的人,即有肉体 and 灵的人,保持在灵性连续性法则的范围之内;只要神圣的火花在他身上徘徊,无论多么微弱,他就是在通往未来不朽的道路上。但是,那些屈从于物质生活的人,在尘世的朝圣之旅开始时,就把他们的灵散发出来的神圣光芒拒之门外,并压制了作为灵魂之光焦点的忠实哨兵的警告声音——良心——像这样的存在,离开了良心和精神,越过了物质的界限,必然会遵循它的法则。

物质和不朽的灵一样,是不可毁灭和永恒的,但只是存在于物质的微粒中,而不是存在于有组织的形式中。如上所述,一个如此纯粹物质主义的人的身体,在肉体死亡前被它的灵遗弃,当事件发生时,塑性材料,星体的灵魂,遵循盲物质的规律,把自己完全塑造成恶习通过个人的地球生命逐渐为它准备的模子。然后,正如柏拉图所说,它在生命中呈现出“它以邪恶的方式与之相似的动物”的形式\*。

【\*《蒂迈欧篇》】“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他告诉我们,“离开的灵魂存在于地狱,然后再回到这里,从死亡中产生+...但那些被发现曾过着卓越神圣生活的人,是那些到达上面的纯净住所并居住在地球上层的人,‡(空灵的领域)。【+科里,《斐德罗》,i. 69】【‡同上,i. 123】在《斐德罗》篇中,他又说,当人结束了他在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有些人会去地底下受惩罚。§【§科里,《斐德罗》;科里的《柏拉图》,325】卡巴拉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个领域是地球内部的一个地方,而是认为它是一个球体,在完美程度上远不如地球,而且比地球更物质。

在所有现代的投机客中,只有《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似乎瞥见了关于宇宙地狱的卡巴拉真理。\*\*【\*\*参见《看不见的宇宙》第 205、206 页】这个地狱,被神秘主义者称为第八球体(编号相反),仅仅是一个像我们自己的行星,依附于后者,在它的半影中跟随它;一种灰尘洞,一个“所有垃圾和污秽都被消耗的地方,”借用上述作者的一句话,所有与我们星球有关的宇宙物质的渣滓和灰烬都在不断地重塑。

秘密教义告诉我们,如果人赢得了永生,他将永远保持生命中的三位一体,并将在所有领域继续如此。星光体,在今生被一层粗糙的物质外壳所覆盖,变成——当肉体死亡的过程——反过来,另一个更空灵的躯壳——解除了这层外壳时。这从死亡的那一刻开始发展,并在地球形体的星光体最终脱离它时变得完善。他们说,这个过程在每一个新的球体之间的转换中都会重复。但是不灭的灵魂,“银色的火花”,芬威克博士在马格瑞夫的大脑\*中观察到的,而不是在动物中发现的,永远不会改变,但仍然是“任何摧毁它神龛的东西”都无法摧毁的。【\*参见 Bulwer-Lytton,《奇怪的故事》,第 76 页。关于人与动物的生活原则之间的这种差异,我们不知道在文学作品中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简要提到的段落更生动、更优美的描述了。】波菲利和杨布里科斯等人对栖息在星光中的动物的灵魂的描述,被许多最可靠和最聪明的千里眼所证实。有时,动物的形体甚至被物质化,使每一个在精神圈子里的人都看得见。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一书中,H.S. 奥尔科特上校描述了一只物化的松鼠,它跟随一个女人的灵魂进入观众的视野,在观众眼前几次消失又出现,最后跟着灵魂进入了密室。

让我们在讨论中再推进一步。如果肉体死后灵性世界有存在这种东西,那么它一

定是按照进化的规律发生的。它把人从他在物质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提升到一个存在的领域，在那里，同样的无情的法则跟随他。如果它跟随他，为什么不跟随自然界的其他一切？为什么动物和植物，它们都有生命的原则，当生命的原则离开它们时，它们的粗鄙的形态也会像它们一样腐烂呢？如果他的星光体在到达另一个领域后变得更空灵，为什么他们的不呢？它们和他一样，都是从浓缩的宇宙物质中演化出来的，我们的物理学家看不出自然界四个王国分子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勒孔特教授这样指出：

4. 动物王国。

3. 植物王国。

2. 矿物王国。

1. 元素。

物质从这些层面到上面的层面的进程是连续的；根据勒孔特的观点，自然界中没有一种力能够同时从第 1 上升到第 3，或从第 2 上升到第 4，而不停止并在中间层面上接受另一种力的加入。

现在，有没有人敢说，在一定数量的分子中，在最初的、始终相同的、由同一进化原理提供能量的分子中，有一定数量的分子可以通过这四个王国，最终进化成不朽的人，以及其他的分子不允许超过层面 1、2、3。为什么不是所有这些分子都有一个相同的未来？矿物变成植物，植物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如果不是在这个地球上，至少是在无垠的空间里的某个地方？几何学和数学——这两门唯一精确的科学——所证明的宇宙法则的和谐，如果只在人类身上完美地体现了进化，并且局限于从属王国，那么这种和谐就会被摧毁。逻辑暗示什么，心理测量学就证明什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科学家们有一天会为它的现代发现者约瑟夫·R·布坎南树立一座纪念碑，这并非不可能。如果一块矿物碎片、植物化石或动物化石，就像一块人骨碎片反映出这个人的身体状况一样，给心理测量器以生动而准确的图像，似乎这种微妙的灵遍及整个自然界，与有机或无机物密不可分。如果人类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最初的原因和最终的原因感到困惑，都对发现物质的所有形式如此相似感到困惑，但在精神上，这种差异的深不可测，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探索仅限于我们可见的地球，他们不能，或不敢超越。一种矿物、植物或动物的灵魂可能在这里开始形成，几百万年后在其他行星上达到它的最终发展，这些行星对天文学家来说是已知的或未知的，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因为，谁能反驳先前提出的理论，即地球本身最终会像它所生的生物一样，在经过自身的死亡和解体阶段后，成为一个以太的星体行星？“在上如在下”；和谐是大自然的伟大法则。

物质和数学世界的和谐，是灵性世界的正义。公正产生和谐，不公正产生不和；在宇宙尺度上，不和谐意味着混乱——毁灭。

如果人身上有一种发达的不朽的灵，那么其他一切事物也一定有这种灵，至少是处于潜伏或萌芽状态，而每一种这种萌芽要充分发展，只能是一个时间问题。一个不知悔改的罪犯，一个残忍杀人的行凶者，在行使他的自由意志时，拥有了一切不朽的灵，最终可以洗净罪恶，享受完美的幸福，而一匹无辜的可怜的马，却要在主人的鞭子的无情折磨下苦干一辈子，然后被消灭于死，这将是多么大的不公正啊？这种信仰暗示着一种残酷的不公正，而且只可能发生在那些信奉“一切都是为人类而创造的，人类是宇宙的主宰”的信条的人中间；——一个如此强大的君主，为了把他从自己罪行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宇宙之神用死亡来平息他自己的正义之怒，也不过分。

如果一个最卑劣的野蛮人，他的大脑“只比哲学家的大脑差一点点”\*(哲学家是经过多年的文明发展出来的)，就其智力的实际运用而言，仍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仅仅是推断他和猿猴都没有机会成为哲学家吗?这个世界上的猿猴，其他星球上的人，与其他上帝形象所创造的生物平等共处?【\*A·R·华莱士，《自然选择对人类的作用》】

丹顿教授在谈到心灵测量学的未来时说：“天文学不会轻视这种力量的帮助。当新的有机生命形式被揭示时，当我们回到早期的地质时期，新的恒星群，新的星座，就会被展示出来，当那些早期的天空被未来的心理测量器的锐利目光所检验时。一张在志留纪时期星空的精确地图可能会向我们揭示许多我们一直无法发现的秘密...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读懂各种天体的历史?它们的地质，它们的自然，也许还有它们的人类历史?...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训练有素的心理测量器将能够从一个行星到另一个行星，准确地读取它们的当前状况和过去的历史。”\*

【\*W·丹顿，《物的灵魂》第 273 页】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巴比伦 Belus 的第八个塔中，有一个最上面的房间，一个圣所，预言的女祭司睡在那里接受神的信息。在长榻的旁边放着一张金桌，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石头，曼尼托告诉我们这些石头都是 aërolites。女祭司通过将一块神圣的石头压在头上和胸前来发展自己的预言。在底比斯，帕大拉，吕西亚，也有这样的事。+【+《希罗多德》，b. i.c.181】

这似乎表明，心理测量法是已知的，并广泛实践的古人。据德雷珀所说，古代迦勒底占星家所拥有的关于行星及其关系的深奥知识，更多地是通过占卜的 betylos 或陨石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天文仪器。斯特拉博，普林尼，赫拉尼库斯——所有人都在谈论 betyli 的电力或电磁能量。在最古老的埃及和萨莫色雷斯，人们把它们当作磁石来崇拜，“里面有从天上掉下来的灵魂”；Cybelè 的祭司身上都戴着一个小小的 betylos。贝勒斯神父的行为和丹顿教授的实验之间的巧合是多么奇怪啊！正如布坎南教授对心理测量学的真实评价，它将使我们“.....侦查罪恶和犯罪。没有犯罪行为.....可以逃避心理测量学的检测，当它的力量被适当地激发...通过心理测量法确定有罪(无论行为多么隐秘)将使所有的隐瞒无效。”\*【\*《人类学》第 125 页。】

说到基本，波菲利说：“这些看不见的生物从人类那里得到了神的荣誉...一种普遍的信念使他们能够变得非常恶毒：可见他们的忿怒是针对那些不按规矩敬拜他们的人。”\*【\*《祭神与魔》第二章】

荷马这样描述他们：“当我们向他们献祭时，我们的神就会向我们显现.....他们坐在我们的桌子旁，分享我们的节日大餐。每当他们在他的旅行中遇到一个孤独 Phœnician，他们作为他的向导，并以其他方式显示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他们的虔诚就像犯罪和流血团结了独眼巨人和凶残的巨人一样。”+【+奥德赛”第七部】后者证明了这些神是善良和仁慈的魔鬼，并且，无论他们是脱离肉体的灵魂还是基本的存在，他们都不是魔鬼。

波菲利本人就是普罗提诺的直接弟子，他的语言对于这些精神的性质仍然是更加明确的。“恶魔，”他说，“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配置来装扮自己，这可以解释为他们的本质本身有很多的物质。他们的住所在地球的附近。当他们能够逃脱善良的魔鬼的警戒时，他们就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了。总有一天他们会使用蛮力；另一个狡猾。”\*【\*波菲利，《祭神与魔》第二章】此外，他还说：“对他们来说，在我们心中唤起邪恶的激情，向社会和国家灌输动荡的教义，挑起战争、煽动叛乱和其他公共灾难，然后告诉你们‘所有这些都是上

帝的杰作’，这简直是儿戏。’.....这些精灵通过欺骗和欺骗人类来消磨时间，在他们周围创造幻觉和奇才;他们最大的野心是成为神和灵魂(无形的灵)。”+【+同上】

## 心理测量法有助于科学研究

新柏拉图派的伟大神学家杨布里科斯精通神圣的魔法，他教导说“善良的天使会在现实中出现，而邪恶的天使会在幽灵的阴影下出现。”进一步，他证实了波菲利，并说“.....善良的人不怕光明，而邪恶的人需要黑暗...它们激发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相信它们所展示的事物的存在和现实，尽管这些事物并不存在。”\*【\*杨布里科斯《埃及的神秘》】

即使是最老练的神学家有时也会在与某些基本教义打交道时发现危险，我们有杨布里科斯说过，“众神，天使，和魔鬼，以及灵魂，可以通过召唤和祈祷...但是，如果在神通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要小心了!不要以为你在与仁慈的神沟通，他们已经回应了你的热切的祈祷;不，因为他们是坏的魔鬼，只是伪装成好的!因为初生的人往往以善的形象打扮自己，他们的地位比他们实际所占的地位高得多。他们的吹嘘出卖了他们。”\*【\*同上，“论魔鬼和灵魂等之间的区别”】

大约二十年后，杜·波提男爵对科学家们的冷漠态度感到厌恶，他们坚持认为最伟大的心理现象只是巧妙的诡计的结果，他用下面的话来发泄他的愤慨：“我来了，可以说，我是在去奇迹之地的路上!我准备震撼每一个观点，并在我们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引起笑声...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力量;他们能进入我们的内心;活动我们的四肢和器官;他们可以随意利用我们。毕竟，这是我们的祖先和整个古代的信仰。每个宗教都承认精神代理人的存在...回想起我曾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创造过的无数现象，看到官方科学的冷漠无情，看到一项将人们的思想带入未知领域的发现[原文如此];一个老人，在我应该出生的时刻...我不确定，如果我和大家一样无知，是不是会更好。

“我遭受了诽谤，我不反驳他们...有时，纯粹的无知在说话，我沉默不语;另一次，肤浅的东西提高了嗓门，成了咆哮，我发现自己在犹豫是否该说话。这是冷漠还是懒惰?恐惧有能力麻痹我的灵吗?没有;这些原因都没有影响到我;我只知道必须证明一个人的断言，这就限制了我。因为，为了证明我的主张，为了展示证明我的真诚和真理的活生生的事实，我把那神圣的铭文翻译到寺庙的范围之外，那是任何世俗的眼睛都不应该看到的。

“你怀疑魔法?啊,真理!你的财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Du Potet,《揭开面纱的魔法》。】

带着一种人们在他的兴趣所在的教会之外可能找不到的偏执，德·穆萨引用了上述的语言，作为这个虔诚的学者，以及所有与他有相同信仰的人，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邪恶的统治!

自满是现代唯灵论者启蒙的最大障碍。他三十年来对这种现象的经验，在他看来，似乎足以在一个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30 年的生活不仅使他相信，死者会与人交流，从而证明灵的不朽，而且使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除了通过灵媒，对另一个世界的了解很少或根本没有。

对于唯灵论者来说，过去的记录要么不存在，要么如果他们熟悉那里收集的宝藏，他们认为它们对自己的经历没有影响。然而，困扰他们的问题，几千年前就被神学家们解决了，他们把钥匙留给了那些将以适当的灵和知识来寻找它们的人。是否有可能大自然改变了她的工作，我们遇到了与过去不同的灵和不同的规律?

或者任何一个唯灵论者能想象他对灵媒现象或各种灵的本质知道的更多，甚至和一个牧师种姓一样多他们一生都在修道，这已经被了解和研究了无数个世纪？如果欧文、黑尔、埃德蒙兹、克鲁克斯和华莱士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亚姆布利克斯、波菲里和其他数百位古代作家的故事就不可信呢？如果唯灵论者把他们的现象置于试验条件下，那么老神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记录还表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产生和改变它们。当这一事实得到承认，现代研究者毫无意义的猜测将被对神学家作品的耐心研究所取代的那一天，将标志着心理学领域中新的重要发现的黎明。

## 第十章

Τῆς δὲ γὰρ ἐκ τριάδος πᾶν πνεῦμα πατὴρ – ἐκέρασε

TAY., *Lyd. de Mens.*, 20

“更强大的灵魂通过自身感知真理，并且具有更有创造力的本性。根据神谕，这些灵魂通过自身的力量得到拯救。”

PROCLUS in I Alc

“因为灵魂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永恒地运行和穿越所有的事物，这正在被执行，它现在被迫再次运行穿越所有的事物，并在世界上展开同样的生成之网……因为只要同样的原因再次出现，同样的结果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FICIN. *de Im. An.*, 129, 迦勒底的神谕

“如果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  
学习是心灵的似是而非的琐事。”

扬

### 内在和外在的人

从胎儿胚胎形成的那一刻起，直到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进入坟墓，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都不为学术科学所了解；我们面前的一切是一片空白，我们之后的一切是一片混沌。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灵、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死前还是死后。仅仅生命原理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物质主义对这个谜的研究已经徒劳地耗尽了它的智力。在尸体面前，当他的学生问这位持怀疑态度的生理学家那个空盒子的前房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时，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学生必须像他的老师一样，满足于原生质造就了人，而力量又赋予了活力，现在将消耗他的身体，否则他必须走出大学的围墙，走出图书馆的书籍，去寻找这个谜团的解释。

科学和神学这两大竞争对手之间的频繁冲突有时既有趣又有启发性。并不是所有的教会的儿子们都像巴黎的穷人 Abbé Moigno 一样在他们的倡导尝试中失败了。这位可敬的，毫无疑问是善意的圣人，徒劳地试图反驳赫胥黎，廷德尔，杜·波

伊斯-雷蒙德和许多其他人的自由思想，遭遇了不幸的失败。在他的反驳中，他的成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作为对他麻烦的回报，“索引集合”禁止他的书在信徒中流通。

在实验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的问题上与科学家进行单枪匹马的决斗是危险的。在他们确实知道他们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在旧的公式被他们自己的手摧毁并被新的公式取代之前，对抗阿喀琉斯是没有用的——除非，一个人足够幸运，抓住了脚快的神脆弱的脚跟。这个脚跟是——他们承认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是某个有名的传教士为了达到这一肉体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巧妙的手段。在我们开始叙述那些虽然经过充分证实的非同寻常的事实以充实这一章之前，最好还是再一次说明一下，现代科学对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既不能用反驳也不能用坍塌来检验的事实是多么容易出错。以下是巴黎圣母院的 F. 菲利克斯题为《神秘与科学》的系列布道中的一些片段。他们值得被翻译和引用在一部作品中，而这部作品的精神与传道者所展示的完全相同。这一次，在学识渊博的学者面前，教会暂时压制了她传统敌人的傲慢。据说，这位伟大的传道者是为了满足信徒们的普遍愿望，也许也是为了教会高层的命令，一直在准备作一场伟大的演讲，因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教堂里挤满了一群可怕的会众。在一片肃静中，他开始了他的谈话，下面几段话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我们在面对基督教的进步时，听到了一个不祥的词——科学。这就是他们试图吓唬我们的可怕的召唤。对于我们所说的一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进步，他们总是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那是不科学的。我们说的启示；启示录不是科学的。我们说奇迹；奇迹并不科学。

“因此，忠于传统的反基督教主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假装要用科学杀死我们。黑暗的原则，用光明威胁我们。它自称是光....

“我一百次地问自己，那么，那个准备要毁灭我们的可怕的科学是什么呢？... 是数学科学吗？... 但我们也有数学家。这是物理吗？天文学？生理？地质？但在天主教里，有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理学家，他们在科学界颇有建树，在学院里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想知道神父菲利克斯是否准备包括圣奥古斯丁、拉克坦提乌斯和比德在这一类。】看来，击垮我们的不是这门科学，也不是那门科学，而是一般的科学。

“为什么他们预言要用科学推翻基督教？听：.....我们必须被科学毁灭，因为我们教授神秘主义，因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与现代科学完全对立.... 神秘是对常识的否定；科学排斥它；科学的谴责；她说话了——诅咒！”

菲利克斯神父传讯了这些科学家

“啊！你是对的；如果你所说的是基督教的神秘，那么就以科学的名义对其进行诅咒。科学最反感荒谬和矛盾的东西。但是，荣耀归于真理！这不是基督教的神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你解释最无法解释的神秘：为什么在近 2000 年的时间里，这么多卓越的头脑和罕见的天才接受了我们的神秘，而不考虑否认科学或放弃理性？+ 【+比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删节索引”。的确，像“大胆一声夺城”这样的谚语是很有道理的。】随便你怎么谈论你的现代科学、现代思想和现代天才，1789 年以前就有科学家了。

“如果我们的神秘是如此明显地荒谬和矛盾，那么这些伟大的天才怎么会毫无疑问地接受它们呢？..... 但是，上帝保佑我，我不必一再说明，这神秘并不同科学

相矛盾!..... 当所有的造物事实都无可反驳地表明, 神秘无处不在, 使科学困惑不解时, 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来证明科学能够与神秘相调和, 又有什么用呢? 你要求我们毫无疑问地告诉你, 精确的科学不能承认神秘;我肯定地回答你, 她是逃不掉的。神秘是科学的宿命。

“我们可以选择证据吗?那么, 首先, 看看周围纯物质的世界, 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宏伟的太阳。在那里, 如果你试图把所有这些物体及其运动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律, 如果你寻找一个词来解释, 在浩瀚的宇宙全景中, 这种惊人的和谐, 在那里,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服从于单一力量的帝国, 你发出一个词来表达它, 说吸引力!..... 是的, 吸引力, 这是天体科学的崇高缩影。你说, 在整个空间中, 这些物体相互识别和吸引;你说它们相互吸引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 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事实上, 直到现在, 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证明这一论断是假的, 但是一切都证实了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现在统治着假说的帝国, 因此它今后一定会享有不可战胜的真理的荣耀。

“先生们, 我全心全意地对吸引力的主权表示科学上的敬意。不是我想要遮蔽物质世界中反映精神世界的一束光。那么, 吸引力的帝国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至高无上的;它盯着我们的脸!

“但是, 这种吸引力是什么?谁见过吸引力?谁遇到过吸引力?谁接触过吸引力?这些沉默的、聪明的、麻木的身体是如何无意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反应, 使它们达到共同的平衡和一致的和谐呢? 这种把太阳吸引到太阳, 把原子吸引到原子的力, 是一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看不见的媒介吗?在这种情况下, 媒介是什么? 太阳和原子一样, 都无法摆脱这种调解和包容的力量。但这种力与元素本身的相互吸引没有什么不同吗?.....神秘! 神秘!

“是的, 先生们, 这种在整个物质世界闪耀着如此明亮的吸引力, 在本质上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可穿透的神秘...好! 因为它的神秘, 你会否认触及你的现实, 以及征服你的统治吗?..... 请注意, 神秘是所有科学的基础, 如果你想要排除神秘, 你就不得不压制科学本身。想象你所能想到的任何科学, 跟随它的宏伟的推论的横扫...当你到达它的源头时, 你就面对着未知。\*【\*赫伯特·斯宾塞和赫胥黎都不太可能采纳这一说法。但是, 费利克斯神父似乎对他自己得益于科学一无所知;如果他在公元 1600 年 2 月说了这句话, 他可能会和可怜的布鲁诺有同样的命运。】

“谁能够洞悉一个物体的形成, 一个原子的产生的秘密?在一个太阳的中心, 而在一个原子的中心, 我不会说有什么?是谁在一粒沙子里把深渊的底部敲了下去?一粒沙子, 先生们, 已经被科学研究了四千年, 她转身又把它归还了;她分了又分;她用她的实验来折磨它;她不断地问问题, 使它恼火, 想从它嘴里抢出最后一句话, 说出它的秘密构造;她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问:‘我要把你无限地分开吗?’”然后, 科学悬在这深渊之上, 犹豫了, 她跌倒了, 她感到眼花缭乱, 她感到头晕目眩, 绝望地说:“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对一粒沙子的起源和隐藏的本质如此无知, 你怎么会对一个单一生命的产生有直觉呢?生命从何而来?它从哪里开始?什么是生命原则?”\*【\*Le Mystere et la Science, conferences, P. Felix de Notre Dame; des Mousseaux, Hauts Phen. Magie.】

“不可知”

科学家能回答这个雄辩的僧侣吗?他们能逃脱他无情的逻辑吗?神秘确实把他们束缚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赫伯特·斯宾塞、廷德尔还是赫胥黎的“天涯海角”,都在封闭的传送门上写下了“不可理解的,不可知的”几个字。对于喜欢隐喻的人来说,科学可以被比作一颗闪烁的星星,在一堆浓密的黑云的裂缝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如果她的崇拜者们无法定义将构成海滩上最小卵石的物质粒子吸引到混凝土块中的那种神秘的吸引力,他们又如何定义可能的停止和不可能的开始的界限呢?为什么物质分子之间会有吸引力,而灵分子之间却没有呢?如果,在以太的物质部分之外,凭借其粒子固有的躁动,世界的形式和它们的动植物种类可以进化,为什么,在以太的灵性部分之外,不应该有连续的物种,从单子阶段发展到人的阶段;每一个较低的形式展开一个较高的形式,直到进化的工作在我们的地球上完成,在不朽的人的生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暂时把证明这个问题的已有的事实完全放在一边,而把它交给逻辑来裁决。

无论物理学家们叫什么名字,物质的激励原理都是无关紧要的;它是一种与物质本身不同的微妙的东西,既然它逃过了他们的探测,它一定是物质以外的东西。如果引力定律被承认是支配着一个人,为什么要排除它影响其他?让逻辑来回答吧,我们转向人类的共同经验,如果我们仅仅从类比来判断,就会发现大量的证据证实灵魂是不朽的。但我们拥有的不止这些——我们拥有千千万万的无可置疑的证据,即存在一种关于灵魂的正规科学,尽管它现在被剥夺了在其他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权利,但它仍然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通过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其深度远远超出我们现代哲学的想象,教会我们如何使不可见的事物变得可见;基本灵的存在;星光的性质和魔力;活人通过后者与前者沟通的能力。让他们凭经验来检验证据吧,无论是学院还是教会,费里斯神父说得那么有说服力,都不能否认他们。

现代科学进退两难;它必须承认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或者承认奇迹的可能性。这样做,就意味着可以违反自然法则。如果这种情况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我们又有什么保证它不会无限期地重复下去,从而破坏规律的稳定性,破坏支配宇宙的力量完美平衡呢?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和无可辩驳的论点。在我们中间,有超感官的存在,当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不仅是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是数百万的人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否认它们的出现,这是不可原谅的固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幽灵都是由奇迹产生的,这对科学的基本原理是致命的。他们会怎么做?当 they 从骄傲的麻木中醒来,收集事实,扩大调查范围时,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灵存在于共同的媒介——以太中,这是物质论所否认的;虽然神学把它当作一个人格化的神,但卡巴拉主义者认为两者都是错误的,除了在以太中,元素代表的是物质——自然界盲目的宇宙力量;灵,指引他们的智慧。赫尔墨斯、俄耳墨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宇宙论,以及桑丘尼亚通和拜罗索斯的宇宙论,都是基于一个无可辩驳的公式,即:以太和混沌,或者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精神和物质,是宇宙中两个原始的和永恒的原则,完全独立于其他任何东西。前者是一切生动活泼的智力原则;混沌,一种无形的、流动的原则,没有“形式或感觉”,从两者的结合中产生了宇宙,或者更确切地说,宇宙世界,第一个雌雄同体的神——混沌的物质成为它的身体,以太成为它的灵魂。根据赫米亚斯的一个片段的措辞,“混沌,从这种与灵的结合,获得感觉,闪耀着快乐,因此产生了原始神(第一个出生的)光。”\*【\*乌斯在《神谱》中称它为 Dis,“万物的处置者”。科里,《远古碎片》,第 314 页】这是宇宙三位一体,基于古人的形而上学概念,古人通过类比推理,

由人构成，人是智力和物质的混合物，是宏观宇宙的微观世界，或大宇宙。如果我们现在把这种学说与科学的思辨相比较，科学的思辨就只停留在未知的境界，不能解决这个奥秘，也不允许别人去思辨这个问题；或者，用伟大的神学教条来说，世界是由上天的魔法创造出来的；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在没有更好的证据的情况下，赫尔墨斯学说是迄今为止更合理的，高度形而上的，因为它可能出现。宇宙就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又是怎么样出现在它里面的呢？身体学习的代表们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灵性篡夺者们因为我们亵渎神明的好奇心而将我们逐出教会，诅咒我们，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向那些早在我们的哲学家们聚集在以太的空间之前就对这个问题进行冥想的圣人们寻求信息吗？

### 提罗斯的《唤起的危险》

他们说，这种有形的灵和物质的宇宙，不过是抽象理想的具体形象；它是建立在第一个神圣理念的模型上的。因此，我们的宇宙从永恒开始就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使这个纯粹的灵性宇宙充满活力的灵魂是中心太阳，是最高的神本身。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长子，为他的思想建立了具体的形式；由于它是在十二面体\*的几何图形上建造的，第一个孩子“很高兴用了一万二千年的时间来创造它”。后一个数字用埃特鲁斯坎人宇宙演化论+来表示，这表明人类是在第六个千年创造的。这与埃及 6000 年的理论相吻合，‡和希伯来的计算相吻合。桑丘尼亚松\*\*在他的《宇宙起源》中宣称，当风灵)迷恋于它自己的原则(混沌)时，一种亲密的结合就发生了，这种联系被称为 *pothos*，一切的种子都是由此而生。混沌不知道它自己的产生，因为它是无意义的；但从它与风的拥抱中产生了 *mot*，或 *ilus*(泥)。  
\*\*\*由此开始了创造的萌芽和宇宙的产生。【\*柏拉图《蒂迈欧篇》】【+Suidas, v. Tyrrhenia.】【‡读者会明白，“年”是指“年代”，而不仅仅是十二个阴历月的周期。】  
【\*\*参见斐洛·比布利乌斯的希腊语翻译】【\*\*\*科里《古老的碎片》】

古人只命名了四种元素，由以太组成的第五种元素。由于它的本质被看不见的存在变得神圣，它被认为是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之间的媒介。他们认为，当指导智能从以太的任何部分——他们必须监管的四个王国之一——退休时，这个空间就被邪恶占据了。一个准备与“无形者”交谈的能手，必须熟悉他的仪式，并完全熟悉在星光中四种元素达到完美平衡所需的条件。首先，他必须净化精华，在他试图吸引纯净灵魂的圈子里，平衡各元素，以防止基本元素进入它们各自的领域。但那不谨慎的查问者有祸了，他们无知地侵犯了禁戒之地；他每走一步都有危险。他唤起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他让哨兵只允许他们的主人通过。因为，正如那位不朽的玫瑰十字会信徒所说：“一旦你决心与永生神的灵合作，就不要妨碍祂的工作；因为，如果你的热量超过了自然的比例，你已经激起了 *Moyst*\*的天性的愤怒，他们将站起来对抗中央的火，中央的火也将对抗他们，在混乱中将会有可怕的分裂。”+【\*我们给出了这位生活在 17 世纪并出版了他的作品的卡巴拉主义者的拼写和文字。一般认为他是赫密斯哲学家中最著名的炼金术士之一。】【+最积极的物质主义哲学家同意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从以太进化而来的；因此，气、水、土、火，这四种原始元素也必然来自于以太和混沌，即第一个 *Duad*（成对的东西）；所有不可估量的东西，无论是现在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来自同一个来源。现在，如果物质中存在着灵性的本质，并且这种本质迫使它将自己塑造成数百万个个体的形式，那么为什么断言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灵性王国都是由其自身的物质

进化而来的存在是不合逻辑的呢？化学告诉我们，人体内有空气、水、土、热或火——空气存在于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分泌物中的水；无机成分中的土；动物的热量中的火。卡巴拉主义者通过经验知道，一个元素灵只包含一个，四个王国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元素灵；人类比它们更高，进化的法则在人类身上找到了它的四种结合的例证。】和谐与团结的精神会脱离自然，被轻率之手扰乱；这股盲目力量的潮流将立刻被无数物质和本能的生物所侵扰——神学家们的邪恶魔鬼，神学的恶魔；地精、火蜥蜴、精灵和水女神将在五花八门的 aërial 形式下攻击鲁莽的执行人。他们不能发明任何东西，就会搜索你的记忆的最深处；因此，在灵性圈子里，某些敏感的人神经疲惫，精神压抑。元素生物将揭示被遗忘已久的历史记忆；各种形式、图像、甜蜜的纪念品和熟悉的句子，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但却生动地保存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并刻在不朽的《生命之书》的星光板上。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有组织的事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元素。鱼在水里生活和呼吸；植物消耗碳酸，这对动物和人来说是死亡；有些生物适合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有些则只存在于密度最大的空气中。对一些人来说，生命依赖阳光，对另一些人来说，生命依赖黑暗；因此，自然界明智的经济适应于每种现有的条件，某种生物形式。这些类比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即不仅宇宙的本性中没有空着的部分，而且对于每一个有生命的事物，都有特殊的条件，而且由于有了特殊的条件，它们都是必要的。现在，假设宇宙有看不见的一面，自然的固定习惯证明这一半是被占据的，就像另一半一样；它的每一组居住者都被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设想对所有人都提供相同的条件是不合逻辑的，正如坚持这样一种理论，尊重有形自然领域的居民一样。灵的存在意味着灵的多样性；因为人是不同的，人的灵不过是脱离肉体的人。

说所有的灵都是一样的，或适合于相同的大气，或拥有类似的力量，或受相同的吸引力——电的，磁的，零距的，星界的，这并不重要——就像人们说所有的行星都有相同的性质，所有的动物都是两栖的，或者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同样的食物一样荒谬。我们有理由认为，灵中最粗鄙的本性会沉到灵性气氛的最低深处——换句话说，最接近地球。相反，最纯净的东西离我们最远。如果我们要造一个词，我们应该称其为神秘主义的灵测学，那么假设这两种精神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占据另一种精神的位置，或在另一种精神的条件下生存，这是同样不能保证的，就像在水力学中一样，两种密度不同的液体可以在比姆比重计的刻度上交换它们的标记。

戈尔斯描述了他在马拉巴尔海岸与一些印度教徒的对话，他说，当问他们是否有鬼魂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回答说，“是的，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恶灵……好的作品几乎永远不会出现。他们主要是自杀和杀人的灵，或死于暴力的人的灵。他们不停地飞来飞去，像幽灵一样出现。夜晚对他们有利，他们用千百种不同的方法来引诱弱智者和其他人。”\*【\*Görres, *Mystique*, lib. iii., 第 63 页】

波菲利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丑恶的事实，其真实性在每一个魔法学生的经验中得到了证实。“灵魂，”+他说，“即使在死后，也对自己的身体有某种感情，这种感情与破坏他们结合的暴力相称，我们看到很多灵在他们尘世的遗体上绝望地徘徊；我们甚至看到他们急切地寻找其他人腐烂的尸体，但最重要的是新溅出的血，这似乎在那一刻赋予了他们一些生命的能力。”\*\*【+古人称“灵魂”为坏人的灵；灵魂是 larva 和 Lemure。善良的人类灵变成了神】\*\*波菲利《*De Sacrificiis*》关于真正的教派的章节】

拉列斯（古罗马的家庭守护神）和死者之魂

让怀疑神学家的招魂者在下次的降神会上试试半磅新鲜的人血的效果吧！

“诸神和天使，”扬布利克说，“在和平与和谐中向我们显现；坏恶魔，在混乱中抛下一切...至于普通的灵魂，我们很少能察觉到，等等。”\*【\*《埃及的神秘》】

“人类的灵魂(星光体)是一个恶魔，我们的语言可以称之为天才，”阿普列乌斯说。

\*“她是一个不朽的神，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她与她所存在的人同时出生。”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是以她出生的方式死去的。”【\*公元二世纪，《Du Dieu de Socrate》，Apul. class.。143 “145 页】

“灵魂在离开另一个世界（世界灵魂）后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世界中她的存在先于我们都知道的那个世界（在地球上）。因此，考虑她在各种存在的所有阶段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神，有时惩罚她在前世犯下的罪孽。当她与身体分离时，她就死去了，在这个身体里，她像脆弱的树皮一样度过了此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就是墓堂题词的秘密含义，对受启者来说是如此简单：“献给活着的诸神之灵。”但这种死亡并没有消灭灵魂，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 Lemures。Lemures 是灵或幽灵，我们知道它们的名字叫拉列斯。当它们远离我们，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保护时，我们就会尊崇它们对家庭灶台的保护之神；但是，如果他们的罪行使他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叫他们 larvent。他们成为恶人的祸患，好人的徒然惊骇。”

这种语言很难被称为模棱两可，然而，转世论者引用阿普列乌斯来证实他们的理论，即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经历了一连串的肉体上的出生，直到他最终摆脱他的本性的渣滓。但阿普列乌斯清楚地说过，我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在那里有一种存在，但对它的记忆已经消逝了。在工厂里，手表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从一间屋子移到另一间屋子，一个零件在这里加，一个零件在那里加，直到精密的机器按照师傅开始工作前设想的设计被完善；所以，按照古代哲学的说法，人类的第一个神圣的概念在宇宙工场的几个部门中逐渐成形，完美的人类最终出现在我们的场景中。

这一哲学告诉我们，大自然从不半途而废；如果第一次失败了，她会再试一次。当她进化出一个人类胚胎时，目的是让一个人在身体、智力和精神上臻于完美。他的身体将要成熟、衰弱、死亡；他的心灵舒展、成熟、和谐平衡；他的圣灵照亮并与内在人很容易融合。没有人完成它的大循环，或“必然的循环”，直到所有这些都完成。就像在比赛中落后者在第一刻中奋力拼搏，而胜利者则飞跑过目标一样，在不朽的比赛中，一些灵魂会超越所有其他人，到达终点，当它们无数的竞争对手在物质的负荷下辛苦工作时，接近起点。有些不幸的人完全退出，失去了得奖的机会；有些人走回头路，重新开始。这是印度人最害怕的事情——轮回和转世；只在其他行星和次行星上有，在这颗行星上没有。但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它，佛陀在他的教义中教导它：贫穷、感官的限制、对世俗的眼泪之谷的对象的完全冷漠、从激情中解脱，以及与阿特曼——灵魂冥想——的频繁交流。转世的原因是我们对感官的无知，以及认为世界上除了抽象的存在之外，还有任何现实。我们称之为接触的“幻觉”来自感觉器官；“来自接触、欲望；来自欲望、感觉（这也是对我们身体的欺骗）；从感觉到对现有身体的依附；从这个分裂、繁殖；还有繁殖、疾病、腐烂和死亡。”

因此，就像轮子的转动一样，死亡和出生是有规律的，道德上的原因是对现存物体的执着，而工具上的原因是业力（控制宇宙，促使宇宙活动的力量）、功德和过

错。“因此，这是所有众生的巨大愿望，他们想从连续出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寻求道德原因的毁灭，对现存对象的执着，或邪恶的欲望。”在他们里面，所有的邪恶欲望都被消灭了，他们叫做罗汉\*。【\*《东方修道生活》第9页。】从邪恶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就能拥有神奇的力量。罗汉死后，没有转世；他总是达到涅槃——顺便说一句，这个词被基督教学者和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家错误地解释了。涅槃是因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感官的所有假象和错觉都消失了。涅槃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Pitris(前亚当的灵)被佛教哲学家认为是转世，尽管在程度上远远高于地球人。他们不是也轮到死吗？难道他们的星光体不是又苦又乐，感受着与具身性时同样的幻觉的诅咒吗？

佛陀在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教导的东西，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和意大利教导的东西。吉本展示了法利赛人对这种灵魂轮回的信仰有多么深刻的印象。+【+《罗马帝国的衰亡》，第385页】埃及人的必要性不可磨灭地印在古老的纪念碑上。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总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是一种纯粹的佛教教义。“犹太人对瞎子说：你全然生在罪中，还教训我们吗？(基督的)门徒的教义类似于佛教徒的‘功过’；病人康复了，如果他们的罪孽被宽恕了。”\*【\*哈代《佛教手册》；邓拉普，《世界的宗教》】但是，佛教徒所信仰的这种前世的生命，并不是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因为这位信奉佛教的哲学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欣赏轮回的伟大教义。迪普依、沃尔尼和戈弗雷·希金斯对周期的秘密意义，或者婆罗门和佛教徒的劫和时代的推测，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其中包含的深奥的灵性教义的钥匙。没有哲学把上帝看作是抽象的，而是在祂各种各样的显现下考虑祂。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原因”，毕达哥拉斯的“单子”，印度哲学家的“一存在”，卡巴拉的“En-soph”——无限——都是相同的。印度教的《薄伽梵》没有创造；他进入了世界之卵，并作为勃拉姆斯从世界之卵中诞生出来，就像毕达哥拉斯的杜阿德从最高而孤独的莫纳斯演变而来一样。\*\*【\*\*Iepriere(《古典词典》，文章。“毕达哥拉斯”)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毕达哥拉斯到印度旅行的整个故事的真实性，”并总结说，这位哲学家从未见过秘密信仰的信奉者，也从未见过他们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毕达哥拉斯的轮回学说呢？其在细节上比埃及人多得多的是印度教的轮回学说。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用来指称第一原因的莫纳斯(MONAS)，在梵文的语言中，就是用来指称第一原因的同一种谓？1792-1777年，当莱姆普利埃的《字典》问世时，我们可以说，梵文是完全未知的；豪格博士翻译的“他氏奥义婆罗门书”(《梨俱吠陀》)中出现了这个词，大约20年前才出版，直到对古代文学的这一有价值的补充完成，以及“他氏奥义书”的确切年代——现在由Haug确定为公元前2000年到2400年——还是一个谜，人们可能会认为，就像基督教符号的情况一样，印度教徒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借来的。但现在，除非语言学能证明这是一种“巧合”，莫纳斯一词的最细微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否则，我们就有权断言，毕达哥拉斯当时在印度，是秘密信仰的信奉者给他的形而上学神学提供了指导。事实上，“梵文，与希腊文和拉丁语相比，是一个姐姐”，正如马克斯·穆勒所显示的那样，不足以解释梵文和希腊文莫纳斯在其最形而上学、最深奥的意义上的完美同一性。梵文中的提婆(神)已经变成了拉丁语中的“deus”，指向一个共同的来源；但我们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看到了“Zend-Avesta”这个词，意思完全相反，变成了 dæva，或邪恶的灵魂，魔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萨摩斯哲学家的莫纳斯就是印度教的莫纳斯(心灵)，“其没有第一原因(apūrva，或物质原因)，也不容易毁灭。”+【+豪格《他氏奥义婆罗门书》】梵天，如 Prajâpati，首先自身表现为“十二身体”或属性，其由

十二神代表，象征 1、火；2、太阳；3、Soma，其给予无所不知；4、一切众生；5、Vayu 或物质以太；6、死亡或毁灭之气——湿婆；7、地球；8、天堂；9、烈火，非物质之火；10、Aditya，非物质的、女性看不见的太阳；11、心灵；12、伟大的无限循环，“其是不会停止的。”‡【‡同上】此后，梵天将自己溶入可见宇宙，其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自己。当这一过程完成时，未显现的、不可分割的、不确定的莫纳斯就会退回到它统一的、不受干扰的、庄严的孤独之中。显灵的神，起初是一个双体，现在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它的三位一体不断散发出精神力量，成为不朽的神(灵魂)。每一个灵魂都必须依次与人结合，从它的意识开始，它就开始了系列的生与死。一位东方艺术家试图用图画的方式来表达循环的卡巴拉主义教义。这幅画覆盖了一座地下寺庙的整个内壁，它位于一座佛教大宝塔附近，引人深思。让我们尝试传达一些设计的想法，正如我们回忆它。

想象空间中的一个给定点是原始点；然后用圆规围绕这一点画一个圆；在开始与结束结合的地方，放射与再吸收相遇。圆圈本身由无数个小圆圈组成，就像手镯上的环一样，每一个小环都构成了代表这个领域的女神的腰带。随着弧线的曲线接近半圆的终点——大循环的最低点——神秘画家将我们的星球置于这个位置，每一位女神的脸都变得比欧洲人想象的更加黑暗和丑陋。每个带都覆盖着植物、动物和人类的代表，属于那个特定领域的动物群、植物群和人类学。每个领域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特意标记的；因为，在通过各种轮回完成轮回之后，灵魂被允许有一段短暂的涅槃，在这段时间内，精神将失去所有对过去痛苦的记忆。中间的以太空间充满了奇怪的生物。那些在最高的以太和下面的地球之间的生物是一种“中间性质”的生物；自然之灵，或者像卡巴拉主义者有时所说的，是基本的。这幅画要么是巴比伦 Belus 神庙的祭司贝罗索斯向后人描绘的那幅画的复制品，要么是原作。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现代考古学家的精明来决定。但是这堵墙被覆盖以精确地描述为半恶魔或半神的生物，奥尼斯，迦勒底人鱼，\*“...丑恶的生物，是由双重原理产生的”——星光和更粗陋的物质。【\*贝罗索斯，亚历克斯保存的碎片。波里希斯托；科里，《宇宙起源与大洪水》】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古物学家们甚至忽略了最早种族的建筑遗迹。距离孟买仅 200 英里的昌铎山脉的阿军政府洞穴，以及奥伦加巴德古城的废墟，其破败的宫殿和奇怪的坟墓已经在荒凉的地方孤独地躺了好几个世纪，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们是古老文明的纪念品，在被发现值得进行科学探索之前，它们被允许成为野兽的庇护所。直到最近，《观察者》才热情地描述了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的这些古代祖先。在公正地指责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个平房，旅行者可以找到庇护和安全，但仅此而已”之后，它继续叙述在这个僻静的地方看到的奇迹，用以下的话：

“在山上的一个深谷里，有一群洞穴寺庙，它们是地球上最奇妙的洞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在深山深处有多少这样的动物；但其中 27 座已被探索、调查，并在某种程度上清理了垃圾。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很难想象，这些奇妙的洞穴是如何不知疲倦地从杏仁体的坚硬岩石中挖出来的。据说，它们在起源时完全是佛教徒，用于崇拜和禁欲主义。它们被列为很高的艺术品。它们沿着高悬崖延伸超过 500 英尺，以最奇特的方式雕刻，在一个奇妙的程度上展示了印度雕塑家的品味、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勤劳。

印度庙宇的秘密

“这些窑洞寺庙的外部雕刻精美;但是里面装饰得非常精致,装饰着大量的雕塑和绘画。这些长期被遗弃的寺庙饱受潮湿和忽视之苦,绘画和壁画也不是几百年前的样子了。但色彩依然鲜艳,欢乐喜庆的景象依然出现在墙上。一些刻在岩石上的人物是用于婚礼游行和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为快乐。这些女性像欧洲人一样美丽、娇嫩、白皙。每一种表现都是艺术的,它们都没有受到任何粗俗或淫秽的污染,这些粗俗或淫秽通常在婆罗门对相似人物的表现中是如此突出。

“许多古物学家参观了这些洞穴,他们努力破译刻在墙上的象形文字,并确定这些奇怪的寺庙的年代。

“奥仑加巴德古城的废墟离这些洞窟不远。它曾是一座有名的城墙环绕的城市,但现在已被遗弃。这里不仅有破碎的墙壁,还有摇摇欲坠的宫殿。他们建造的力量巨大,有些墙壁看起来像永恒的山一样坚固。

“在这附近有很多地方都有印度教的遗迹,包括深洞和岩石雕刻的寺庙。许多寺庙都被圆形的围墙包围着,周围经常装饰着雕像和柱子。大象的形象是很常见的,放在寺庙的前面或旁边,作为一种哨兵。成百上千的壁龛被精美地切割在坚硬的岩石上,当这些寺庙挤满了信徒时,每个壁龛都有一个雕像或肖像,通常是这些东方雕塑的华丽风格。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这里几乎每一个形像都被可耻地污损和肢解。人们常说,没有一个印度教徒会向一个不完美的形象低头,而穆罕默德教徒知道这一点,故意破坏所有这些形象,以阻止印度教徒崇拜它们。这被印度教徒认为是亵渎神明和不敬神的行为,激起了最强烈的仇恨,这是每个印度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几个世纪以来都无法消除的。

“这里还有被掩埋的城市的遗迹——令人悲伤的废墟——通常没有一个居民。在皇室曾经聚集和举行庆典的宏伟宫殿里,野兽找到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在一些地方,铁路的轨道已经被建造或通过这废墟,材料已被用于公路的床....巨大的石头已经在那里呆了几千年,很可能还会继续呆上几千年。这些石刻寺庙,以及这些残缺不全的雕像,显示出了当地人现在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无法匹敌的工艺。\*很明显,几百年来,这些山都有巨大的人口,而现在,它是完全荒凉的,没有耕作或居民,交给野兽。【\*有些作家用最恰当的表达来描述印度古代纪念碑的雄伟和它们雕刻的精美。“他们建造得像巨人,”他说,“完成得像珠宝商。”】

## 转世

“这是一个很好的狩猎场,而且,英国人都是强大的猎手,他们可能更愿意让这些山脉和遗迹保持原样。”

我们热切希望他们会这样做。早期的破坏行为使我们有希望,至少在这个探索和学习的世纪里,科学,包括考古学和文字学的分支,不会被剥夺这些刻在不朽的花岗岩和岩石上的最宝贵的记录。

我们现在将介绍这个神秘的转世学说的一些片段——它不同于轮回——这是我们从权威那里得到的。转世,即同一个人的出现,或更确切地说,他的星界单子,两次出现在同一颗行星上,这不是自然界的法则;这是一个例外,就像两个“头”的婴儿畸形现象。它首先违反了自然的和谐法则,只有当后者试图恢复其被扰乱的平衡,粗暴地将因犯罪或意外而被抛出必然循环之外的星界单子抛回地球生命时,它才会发生。因此,在流产的情况下,婴儿在一定年龄前死亡,以及先天性和无法治愈的白痴,自然创造完美人类的原始设计被中断了。因此,当这几个实体中的每一个实体的粗陋物质在死亡时,通过个体的不朽的灵和星体单子,在存

在的广阔领域中分散自己——后者被分开来激活一个框架，而前者则将其神圣的光芒洒在物质组织上——必须尝试第二次才能实现创造性智力的目的。

如果理性已经发展到能动和有辨别能力的地步，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转世，因为人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他有能力运作种族。但是，当新的存在没有超越单子的条件，或当，在白痴，三位一体没有完成，照亮它的不朽的火花，必须 *reënter* 在地球层面，因为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否则，凡人或星界的灵魂，不朽或神圣的灵魂，就无法统一前进，进入上面的世界。灵遵循一条与物质平行的线；灵性的进化与身体的进化是携手并进的。正如勒·孔特教授所举的例子(参见第九章)，“自然界中没有力量”——这一规则既适用于物质进化，也适用于灵性进化——“它能立即将灵或物质从 1 提升到 3，或从 2 提升到 4，而不需要在中间层面上停止并接受另一种力量的加入。”也就是说，被囚禁在基本存在中的单子——未来人类的基本或最低级星体形态——在经过和离开一个哑巴动物的最高形体之后——比方说一只猩猩，或者一只大象，一种最聪明的野兽——我们说，那个单子不能跳过地球人的身体和智力领域，而突然被引入上面的灵性领域。对于一个胎儿或一个甚至没有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呼吸，更没有机会锻炼神圣的灵性能力的人类胚胎来说，在这个没有实体的人类实体的领域里能有什么奖励或惩罚呢？或者，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婴儿，其无意义的单子仍然在星体和肉体的棺材里休眠，不能阻止他燃烧自己和其他人的死亡？或者对于一个天生的白痴来说，他的大脑的转动只占正常人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因此他对自己的性格、行为或他那飘忽不定的、未完全发展的智力的缺陷不负责任？【\* 《Anatomie Cerebrale》，Malacarne, Milan.】

无需多言，即使只是假设，这个理论也并不比其他许多被认为是严格正统的理论更荒谬。我们不能忘记，或者由于专家的不适当，或者由于其他一些原因，生理学本身是最不先进或最不被理解的科学，而一些法国医生，包括 Fournié 博士，对在这方面取得超越纯粹假设的进展感到绝望。

此外，同样的神秘主义承认另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如此罕见，如此模糊，以至于提都没用。即使是现代西方的神秘主义者也否认它，尽管它在东方国家被普遍接受。当一个无形的灵魂，由于罪恶、可怕的罪行和兽性的激情，堕落到第八领域——寓言中的地狱和《圣经》中最接近我们地球的地狱——他可以借助留给他的理性和意识的一瞥来忏悔；也就是说，他可以运用他残存的意志力向上奋斗，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再一次挣扎到水面上来。在《皮塞卢斯的魔法和哲学戒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警告人类的戒律：

“不要弯下腰去，因为在大地下面有一个悬崖，拉下了七级台阶，在这七级台阶之下，就是那可怕的王座。”\* 【\*Psellus, 6, Plet, 2;科里：《迦勒底人神谕》】

## 巫术和巫婆

一种想要挽回他的灾难的强烈愿望，一种明显的愿望，将把他再次吸引到地球的大气层。他将在这里徘徊，或多或少地忍受着凄凉的孤独。他的本能会使他贪婪地寻求与活人接触... 这些幽灵是看不见却又太有形磁化的吸血鬼；主观的恶魔，中世纪狂喜者、修女和僧侣所熟知的，以及《女巫之锤》中著名的“女巫”；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词，对某些敏感的千里眼也是如此。他们是波菲利的血魔，是古代的 *larve* 和 *lemures*；把那么多不幸和虚弱的受害者送上绞架和木桩的恶魔工具。奥利金认为所有的恶魔拥有在新约中提到的魔鬼是人类的“灵”。正是因为摩西非

常清楚他们是什么，以及对那些屈服于他们影响的弱者来说后果是多么可怕，所以他制定了残酷、残忍的法律来对付这些自称为“女巫”的人；但耶稣充满了正义和对人类的神圣的爱，医治了他们，而不是杀害他们。后来，我们的神职人员，假装的基督教原则的典范，遵循摩西的律法，悄悄地忽略了他的律法，他们称他为“唯一活着的上帝”，烧死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假装的“女巫”。

女巫！伟大的名字，在过去意味着可耻的死亡；现在只要一宣布，就会引起一阵嘲笑的旋风，一阵讽刺的旋风！那么，为什么总有一些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在正确地接受“女巫”这个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玷污他们的学问声誉，或降低他们的尊严呢？17世纪的剑桥学者亨利·莫尔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斗士。我们很有必要看看他如何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大约在1678年，一位名叫约翰·韦伯斯特的神写了《圣经的批评与解释》，反对女巫和其他“迷信”的存在。认为这部作品是“软弱无礼的作品”，莫尔博士在给《Sadducismus》作者格兰维尔的信中批评了它，并作为附录发送了一篇关于巫术的论文和对“女巫”一词本身的解释。这是一份非常罕见的文件，我们只在一份旧手稿中找到了它的碎片，因为它只在1820年的一本无关紧要的著作《幻影显形》中提到过，因为这份文件本身似乎早就绝版了。

根据莫尔博士的说法，“女巫”和“巫师”这两个词只是指一个聪明的男人或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巫师”一词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对 witch（女巫）这个名字最简单、最不沉闷的演绎，来自 wit，它的衍生形容词可能是 wittigh 或 wittich，然后是 witch 的缩写；正如名词 wit 从动词变为 weet（知道），即 know（知道）。因此，到目前为止，一个女巫只不过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根据非斯都的说法，这个词正好与拉丁语“saga”一词对应，sagæ dicæ anus quæ multa sciunt。

在我们看来，这个词的定义似乎更有道理，因为它完全符合斯拉夫-俄语中对女巫和巫师的称呼的明显含义。前者称为 vyedma，后者称为 vyèdmak，都来自动词 know, védat 或 vyedât；而且，它的词根肯定是梵文。“吠陀”，马克斯·穆勒，在他的吠陀演讲中说，“意思是最初的知道，或知识。吠陀和希腊语 oi\da 是同一个词，I know（我知道）[双格，vau 被省略]，而在英语中 wise, wisdom，即智慧。”\*

【\*参见《吠陀经讲座》。】此外，梵文单词 vidma 与德语单词 wir wissen 对应，字面意思是“我们知道”。非常遗憾的是，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的梵文、希腊文、哥特文、盎格魯-撒克逊文和德语的比较词根，却忽略了斯拉夫语。

另一个俄语对女巫和巫师的称呼，前者纯粹是斯拉夫语，是 znâhâr 和 znâharka(阴性)来自同一个动词 znât。因此，莫尔博士在1678年对这个词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在各个方面都与现代文字学相吻合。

“使用，”这位学者说，“毫无疑问，已经把这个词用在了一种技能和知识上，这种技能和知识来自寻常的道路或非凡的。这一特点也并不意味着任何违法行为。但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限制，现在只有在这种限制下才使用女巫和巫师这两个词。也就是说，一个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能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做事或说话，并且能够与一些恶灵或明或暗的联系或勾结。”在严格的摩西律法的条款中，把那么多的名字都与女巫的名字相提并论，所以在这里要像莫尔博士的著作中那样一一给出它们的定义既困难又无用。“在你们中间必找不着一个人用占卜，或观察时间，或用法术，或巫婆，或者是施咒的人，或者是与熟悉的灵魂商议的人，或者是巫师，或者是亡灵巫师。”经文说。我们将进一步说明这种严重性的真正对象。目前，我们要注意的，莫尔博士在对每一个这样的称呼给出了学术的定义，并

展示了它们在摩西时代的真正意义的价值之后，证明了“巫师”、“时间观察者”等与女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摩西的这条禁令里有许多名字，因此，就像在我们的普通法里一样，这条禁令的意义可以更明确，而且没有任何逃避的余地。“女巫”的名字不是来自于任何骗术，不像普通的变戏法者，在市场或集市上欺骗人们的视线，而是，它是诸如制造魔法幽灵来欺骗人类视力的一类人的名字，当然也包括女巫——无论男女，他们都有邪恶的灵。“‘你不可使 hpXkm mecassepah(就是女巫)存活。’这将是一条极其严厉的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条残酷的律法，是针对一个可怜的骗子的，因为他的骗术。”

因此，只有第六个称呼，即一个与熟悉的幽灵或巫婆打交道的顾问或巫婆，才会受到摩西律法的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只有巫婆不能被容忍活着，而所有其他的都被简单地列举出来，以色列人被禁止与他们交流，因为他们的偶像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宗教观点和学习。第六个单词是 **bwa lyaX, shoel aub**，我们的英语翻译为“熟悉灵的顾问”；但 Septuagint（《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翻译为 **Engastrimuqo**，意思是身体里有一个熟悉的灵，被占卜的灵附身，希腊人认为它是 Python，希伯来人认为它是 **obh**，古老的蛇；在其深奥的含义中是贪欲和物质的灵；根据卡巴拉主义者的说法，这始终是第八领域的基本人类灵。

“Shoel obh，我想，”亨利·莫尔说，“应该理解女巫自己向她或他的亲友寻求建议。之所以叫 **obh**，首先是从这伙人身体里的那个灵身上取来的，把它鼓胀成一个突起，声音总是象是从瓶子里发出来的，因此他们被称为腹语家。**Ob** 和 **Pytho** 的含义一样多，**Pytho** 最初的名字来自于 **pythi vates**，一种告诉隐藏的事物或未来事物的灵。在《使徒行传》xvi. 16, **pneuvma pu;zwno**，“保罗就忧愁，转过来对那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她身上出来。他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了。”因此，单词 **obsessed**（着迷）或 **possessed**（着了魔的、拥有的）是 **witch**（女巫）的同义词；这个第八领域的 **pytho** 也不可能从她身上出来，除非它是一个与她截然不同的灵。我们在《利未记》第 20 章 27 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无论男女，无论是交鬼的，或是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残酷而不公正的法律，它证明了最近关于“灵”的说法是假的，它的意思是，现代语言学研究证明，摩西律法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杀死《旧约》中可怜的“灵媒”或女巫，而是说：“你不能让女巫活着，”意思是靠她们的灵媒生存，也就是说，为了谋生！这一解释既巧妙又新颖。当然，这种灵感的源泉无处不在，我们才能找到这样的语言学的深度！\*【\*为了避免与一些唯灵论者相矛盾，我们逐字逐句地给出了所讨论的语言，作为某些“灵”的神谕话语的不可靠性的一个样本。让他们是人类或基本的，但能够如此厚颜无耻的灵可能被神秘主义者认为是任何东西，但在哲学、精确科学或伦理学的安全指南。“它将被记住，”**Cora V. Tappan** 夫人在一次关于“神秘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唯灵论的关系”的公开演讲中说。（参见 1876 年 8 月 26 日的《光的旗帜》），“古代的巫术一词，或巫术的使用，在希伯来人中是被禁止的。翻译过来就是不允许女巫活下去。这应该是字面上的解释；因此，您的虔诚的祖先，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处决了许多非常聪明，聪明和真诚的人，判处巫术罪。现在看来，解释或翻译应该是，不应该允许女巫以从事艺术活动为生。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问一位著名的演说家，这样的事情是由谁或根据什么权威产生的？】

“在恶魔面前把门关上，”卡巴拉说，“他就会一直从你身边跑开，就像你在追赶他一样，”也就是说，你不能让这种痴迷的灵抓住你不放，把它们吸引到一种适

宜的罪恶氛围中。这些恶魔试图将自己引入头脑简单和白痴的身体中，并一直停留在那里，直到被强大而纯洁的意志驱逐。耶稣、阿波罗尼厄斯和一些使徒有驱除魔鬼的能力，他们净化病人内外的空气，迫使不受欢迎的房客逃跑。某些挥发性盐对它们来说特别讨厌；伦敦的瓦莱先生为了避免夜间某些令人不快的物理现象，把一个碟子放在床底\*，碟子里的化学物质的作用证实了这一伟大的真理。纯粹的或甚至是单纯的无害的人类灵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陆地物质，陆地化合物无法影响他们；这样的灵就像呼吸。尘世的灵和自然的灵却并非如此。

【\*大西洋电缆公司的著名电工克伦威尔·F·瓦利先生在英国心理学会的一场辩论中，将他的观察结果发表在《唯心论者》(伦敦，1876年4月14日，174,175页)杂志上。他认为大气中游离硝酸的作用能够赶走他所说的“不愉快的灵”。他想，那些在家里受到不愉快情绪困扰的人，可以把一盎司的硫酸倒在两盎司的硝石上，放在一个碟子里，然后把混合物放在床底下，这样就可以得到解脱。这是一位科学家，他在两个大陆都享有盛名，他给出了一个驱除恶灵的秘方。然而，公众却嘲笑印度教徒、中国人、非洲人和其他种族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使用草药和香料是一种“迷信”。】

### 神圣的躯体出神

正是这些肉体的陆地 larvæ，堕落的人类灵，使古代卡巴拉人有了 reïncarnation (再生)的希望。但是什么时候，或者怎样？在适当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强烈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真诚地希望他改正错误，或者有一个能手的意志，或者甚至是那个犯了错误的灵自己发出的愿望，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使他摆脱罪恶的重担。失去了所有的意识，曾经明亮的单子再次陷入我们地球进化的漩涡，它再次进入从属王国，再次像一个活着的孩子一样呼吸。要计算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是不可能的。由于永恒中没有时间的概念，这种尝试将纯粹是浪费劳动。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但是很少卡巴拉主义者相信它，这种学说起源于某些占星家。他们在归纳某些因性格特点而闻名的历史人物的出生时，发现行星的合相正好符合非凡的神谕和对几代之后出生的其他人的预言。观察，以及现在被称为“非凡的巧合”的东西，加上新信徒在“神圣的睡眠”中所受的启示，揭示了可怕的真相。这种想法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即使那些应该相信它的人也宁愿忽略它，或至少避免谈论这个话题。

这种获得神谕的方式在最古老的时代就有实践。在印度，这种极端的昏睡被称为“\*\*\*的神圣睡眠”。它是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主体被某种神奇的过程抛入其中，辅以躯体的汁液。沉睡者的身体会一连好几天处于一种类似死亡的状态，在能手的力量下，他的肉体得到了净化，可以暂时成为不朽的奥古厄德斯的光辉的容器。在这种状态下，迟钝的身体被用来反射上层球体的光辉，就像一面抛光的镜子反射太阳的光线一样。睡眠者并不注意时间的流逝，但在昏睡四五天之后醒来时，他以为自己只睡了一会儿。他嘴上说什么，他永远不知道；但由于是灵指引着他们，他们只能说出神圣的真理。目前，可怜无助的土块被当作神圣存在的神龛，被转换成神谕，比德尔斐那令人窒息的太阳神殿女祭司还要准确一千倍；与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狂乱狂乱不同的是，这种神圣的睡眠只在神圣的区域内被少数有资格站在阿多奈面前的专家所见证。

以赛亚书所描述的先知必须经过净化才能配得上天堂的喉舌，也适用于这个例子。他用惯常的比喻说：“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这里来，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

取下来的.....他把饼放在我嘴上，说，看哪。它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了。”

在《扎诺尼》中，布尔沃-利顿用无与伦比的优美语言描述了他自己的奥戈埃德斯的祈祷，他使我们明白，凡凡人的激情，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都不能使圣师与他那洁白无瑕的灵魂息息相通。不仅很少有人能成功地举行仪式，而且除了一些新手的指导和获得最庄严的重要性的知识外，这些人很少诉诸于仪式。

然而，这些修道士所珍藏的知识却很少被大众所理解和欣赏!“还有另一本带有卡巴拉头衔的著作和传统的合集，据说出自东方学者之手，”《魔法艺术》一书的作者说：“但由于这幅非凡的作品没有钥匙是没有价值的，而钥匙只能由东方兄弟会提供，所以它的文字记录对一般读者没有任何价值。”\*【\*《魔法艺术》第97页】他们是如何被每一个穿梭在印度追寻“命令”并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商业旅行者所嘲笑，如何被每一个手指灵巧的骗子所歪曲，他们假装用骗术向目瞪口呆的人群展示真正的东方魔术师的技艺!

但是，尽管他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有失公正，魔术师艺术的权威罗伯特·乌丹和另一个人莫罗-辛蒂却为法国巫师做了诚实的证词。他们在接受院士们的盘问时都证明，如果没有合适的准备和家具，只有“灵媒”才能产生敲击桌子和悬浮的现象。他们还表明，所谓的“无接触悬浮”是完全超出专业魔法师能力的壮举;对他们来说，除非在一个有秘密机器和凹面镜的房间里制造，否则这种悬浮是不可能的。他们还补充说，在一个不可能联合的地方，只要出现一只透明的手，而这种媒介早已被寻找过，就说明它不是人为的，不管人为的媒介是什么。Siècle 和其他巴黎报纸立即发表了他们的怀疑，认为这两位专业而又非常聪明的绅士已经成为了那些招魂术者的同伙!

佩珀教授是伦敦理工学院的院长，他发明了一种巧妙的装置，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灵性上的表演。一八六三年，他在巴黎以两万法郎的价钱卖掉了他的专利。那些幻影看上去是真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们只是一个高度明亮的物体在平板玻璃表面反射出来的效果。他们似乎出现又消失，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完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时，其中一个幽灵坐在一条长凳上;在这之后，一个活着的演员会开始和他争吵，然后抓起一把重斧头，把鬼魂的头和身体分成两半。但是，当他的两个部分再次连接时，幽灵又会出现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这使大家大为惊讶。这一设计绝妙地发挥了作用，每天晚上都吸引了大批群众。但是，要制造这些幽灵，需要一个舞台设备和一个以上的同谋。然而，还是有一些记者以这次展览为借口来嘲笑那些招魂术者——仿佛这两种现象之间有最细微的联系!

佩珀幽灵假装做的事情，真正的脱离肉体的人类灵，当他们的倒影被元素物化时，实际上可以执行。他们会允许自己被子弹或剑刺穿，或被肢解，然后立即重新形成自己。但宇宙的基本灵和人类的基本灵是不同的，因为一把剑或匕首，甚至一根尖尖的木棍，都会使它们在恐惧中消失。对于那些不了解基本要素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但卡巴拉主义者完全理解。古代和中世纪的记录，更不用说已经为我们公正地证实了的奇德维尔的现代奇迹，证实了这些事实。

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是持怀疑态度的唯灵论者，在否认他们认为自己有测试灵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时，常常不公正地指责灵媒是骗子。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在50个地方，通灵者允许自己被骗子所实践，而他们忽视了欣赏他们的灵媒为他们获得的真正的表现。对灵媒法则的无知，不知道当一个诚实的灵媒一旦被灵占据，无论是无形的还是物质的，他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他无法控制灵的行动，

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当他们在幕后拉电线的时候，他们把他变成一个木偶，随心所欲地跳舞。这个虚假的灵媒可能看上去被催眠了，但同时却一直在耍花招；而真正的灵媒可能看起来完全控制了他的感官，而实际上他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的身体是由他的“印度向导”或“控制”激活的。或者，当他的星光体(替身)或二重身在被另一个智能体移动的房间内走动时，他可能在他的柜子里出神。

其中，与双拍击和 aërial“旅行”密切相关的再敲击最为惊人。在中世纪，它被归入巫术的范畴。德·加斯帕林在驳斥奇德维尔的奇迹的神奇性质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这些假充的解释，都被德米维尔和穆萨一一推翻了，他们虽然不能把这种现象追溯到魔鬼，但却证明了它们的灵性根源。

“再敲击的神奇之处，”德·穆萨说，“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一种针对一个不存在的活人或代表他的灵的打击，击中了这个人本人，无论这个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同一时间，在那个灵或他的替身碰到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打击是再敲击，它仿佛从活人的形象——他的幻影\*的复制品——反弹过来，从那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无论他身在何处，都是活生生的人。【\*这个幻影叫做 Scin Lecca。参见鲍尔-利顿的《奇怪的故事》。】

“因此，例如，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或保持隐形，向我宣战，威胁，并使我受到痴迷的威胁。我在我感觉到他幻影的地方，在我听到他移动的地方，在我感觉到有人，有什么东西骚扰我并反抗我的地方，我就攻击那个地方。我罢工；这个地方有时会出现鲜血，偶尔会听到一声尖叫；他受伤了——也许死了！事情已经办好了，我已经说明了事实。”+【+在他的作品的斯特拉斯堡版(1603)，帕拉塞尔苏斯写了奇妙的神奇的力量的人的灵。“这是可能的，”他说，“我的灵，不需要身体的帮助，只需要燃烧的意志，不需要剑，会刺伤和伤害别人。也有可能，我可以把我的对手的灵变成一个形象，然后把他折起来，把他弄瘸...意志的发挥是医学上的一大要点...人的每一种想象都来自心灵，因为心灵是微观世界的太阳，从微观世界进入到伟大的世界(宇宙的以太)...人的想象力是一颗物质的种子。”(我们的现代原子科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巴贝奇和杰文斯教授)“固定的思想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魔法是伟大的隐藏的智慧，理智是伟大的公开的愚蠢。没有盔甲能抵御魔法，因为魔法会伤害生命的内在灵。”】

“尽管如此，在我打他的那一刻，他确实是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过；... 我看到了——是的，我清楚地看到了面颊或肩膀上的幻影般的伤痕，而同样的伤痕也恰好出现在活人身上，在他的面颊或肩膀上再次出现。因此，很明显，再敲击的事实与那些双位置或成倍的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灵性的还是物质的。”

萨勒姆巫术的历史\*，正如我们在科顿·马瑟、卡尔夫、厄普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所发现的那样，为双重的事实提供了一种奇怪的佐证，就像允许基本灵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样。【\*《萨勒姆巫术；萨勒姆村纪事》，作者 C·W·厄普汗】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悲惨篇章，从来没有按照真理来书写。一群四五个年轻姑娘，因为和一个西印度黑人妇女坐在一起，成为了一种灵媒，奥比巫术的实践者。她们开始遭受各种身体上的折磨，比如被掐，被针扎，身体不同部位的淤青和牙齿印。她们会宣称自己被各种各样的人的鬼魂伤害了，我们从著名的《德奥达特·劳森的故事》(伦敦，1704)中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承认，她们确实按照被指控的时间和方式折磨那些受难者(即这些年轻姑娘)；有人问她们做了什么来折磨她们，有些人说她们把大头针扎进用破布、蜡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娃娃里。一个在她签署死刑执行令后认罪的人说，她过去常常紧紧地捏着自己的双手折磨她们，希望以何种方式折磨她们，她就这样做了。”

乌帕姆先生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女孩阿比盖尔·霍布斯,承认她与魔鬼勾结,他“以男子的形状来见她”,吩咐她苦害女子,就拿着木像来,用荆棘刺穿,她就照做了;于是,女孩们大叫说她们被她伤害了。”

这些事实,在法庭上被无懈可击的证词所证实,是多么完美地印证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教义。像厄普汗先生这样成熟的学者,在他两卷一千多页的书中,竟然积累了这么多的法律证据,打算在这些悲剧中,不去怀疑真相,而去证明世俗的灵魂和狡黠的自然之灵的力量,这是非常奇怪的。

很久以前,卢克莱修让老埃尼厄斯说:

“Bis duo sunt homines, manes, caro, spiritus umbra;

Quatuor ista loci bis duo suscipient;

Terra tegit carnem;— tumulum circumvolat umbra,

Orcus habet manes.”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一样,科学家们无法解释这个事实,就断言它不可能存在。但我们现在将给出一些历史实例,来说明一些精灵,或基本灵,害怕剑、刀或任何锋利的东西。我们不假装解释原因。那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不幸的是,生理学家甚至还不能建立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已经把它交给了形而上学家,而后者,根据 Fournié,什么也没做。我们说自己什么都没做,却把一切都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不出任何事实,因为事实太大,这些有学问的先生们至少无法把它塞进他们的鸽子洞里,这些鸽子洞上标着一些奇特的希腊名字,除了反映现象的真实性质之外,什么都能表现出来。“唉,唉!我的儿子!”阿勒颇聪明的穆夫提对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说。易卜拉欣被一条大鱼的头噎死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你的肚子比海洋还小?”或者,正如凯瑟琳·克罗夫人在她的《自然的阴暗面》一书中所说,我们的科学家什么时候才能承认“他们的智力无法衡量全能的上帝的设计?”

我们不会问哪位古代作家提到了看似超自然的自然现象;但他们中哪一个不是呢?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尤利西斯唤醒了他的朋友,预言家泰瑞西斯的灵。尤利西斯在为“血祭”的仪式做准备时,拔出了他的剑,从而吓走了被祭祀吸引来的成千上万的幽灵。这位朋友,这位期待已久的泰瑞西亚,只要尤利西斯手中还握着那可怕的武器,就不敢接近他。\*【\*《奥德赛》,A. 82】Æneas 准备下降到阴影王国,当他们接近入口时,引导他的西比尔向特洛伊英雄发出警告,并命令他拔出剑,在密集的人群中为自己清理出一条通道:

某些“阴影”的脆弱性

“Tuque invade viam, vaginâque eripe ferrum.”+【+《Æneid》,第六册,260】

格兰维尔对发生在 1661 年的“泰德沃斯鼓手”的幽灵进行了精彩的叙述;在其中,鼓手巫师的 scin-lecca,或者说替身,显然非常害怕那把剑。Psellus 在他的作品中,‡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关于他的妯娌被一个初级的恶魔控制而陷入最可怕的状态。【‡“De Dæmon”, cap. “Quomodo dæm occupent.”】她最终被一个魔法师治愈,一个名叫阿纳法朗吉斯的外国人,他开始用一把裸露的剑威胁无形的占居她身体的人,直到最后把他赶走。Psellus 介绍了一整套关于鬼神学的教义问答,据我们所知,他是这样说的:

“你想知道,”魔法师问道,“灵的身体是否能被剑或其他武器伤害? \*【\*Numquid

dæmonum corpora pulsari possunt? Possunt sane, atque dolere solido quodam percussa corpora.】是的，他们可以。任何撞击它们的坚硬物质都能使它们感到疼痛；虽然他们的身体不是由坚实的物质构成的，但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在被赋予了感觉能力的生物中，不仅仅是他们的神经具有感觉的能力，但同样地，居住在他们里面的灵...灵的身体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每一个部分的。在没有任何实体的帮助下，灵能看见、听见，如果你触摸他，他就能感觉到你的触摸。如果你把他分成两半，他会像任何活着的人一样感受到痛苦，因为他仍然是物质，尽管他如此优雅以至于我们的眼睛通常看不见...然而，有一件事使人有别于活人，那就是人的四肢一旦分开，就不容易再合起来了。但是，如果你把一个恶魔切成两半，你会看到他会立刻把自己合起来。当水或空气关闭后一个坚实的身体§通过它，没有痕迹是留下的，所以魔鬼的身体再次凝聚自己，当穿透武器从伤口撤出。但是每一次裂口都使他痛苦。【§Ubi secatur, mox in se iterum recreatur et coalescit... dictu velocius dæmonicus spiritus in se revertitor.】这就是为什么精灵们害怕刀剑或任何锋利的武器。让那些想看他们逃跑的人试试这个实验吧。”他是那个世纪最博学的学者之一，恶魔的逻辑学家博丹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生物“都非常害怕剑和匕首”。这也是波菲利、Iamblicus 和柏拉图的观点。普鲁塔克提到过好几次。实践施魔术者很清楚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断言，“魔鬼的身体遭受任何撕裂。”博丹在他的著作《论恶魔》292页中，给我们讲了一个类似的精彩故事。

“我记得，”作者说，“在1557年，一个元素恶魔，一个被称为打雷的恶魔，随着闪电倒在了鞋匠普多的房子里，并立即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扔石头。我们捡了这么多，以至于房东太太在安全关上门窗并锁上箱子之后，又装满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这丝毫没有阻止恶魔把其他的石头带进房间，却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当时担任区负责人\*的拉托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地区治安官】他一进来，幽灵就把他头上的帽子打了下来，把他吓跑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六天多，直到主席团参赞让·摩根斯先生来找我，要我看看那件神秘的事。当我走进房子时，有人建议主人全心全意地向上帝祈祷，并在房间的空中挥舞一把剑；他这么做。第二天，老板娘告诉我们，从那一刻起，他们再也没有听到房子里有任何声音；但在这之前的七天里，他们一刻也没有休息过。”

关于中世纪巫术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叙述。格拉维尔非常罕见和有趣的作品，叫做《Sadducismus Triumphatus》，与上文提到的博丹的作品并列，是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我们现在必须给古代哲学家的某些叙述留出空间，他们在解释的同时也在描述。

在一个熟睡的男孩身上做的 CLEARCHUS 实验

排名第一的是普罗克洛斯。他列举的事实是惊人的，其中大部分他都引用了目击者——有时是著名的哲学家——来支持。他记录了许多死者在他那个时代被发现在坟墓中改变了他们躺着的姿势，要么坐着要么站着，他认为这是他们的 larvae，他说，“这与古代阿里斯蒂乌斯、埃庇米尼德斯和赫莫多鲁斯有关。”他从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克利阿科斯的历史中给出了五个这样的例子。1.克利奥尼米斯，雅典人。2.波里克里托斯是 Æolians 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历史学家诺马基乌斯说，波里克里托斯死了，在他死后的第九个月又回来了。“希罗，以弗所人，和其他历史学家，”他的翻译泰勒说，“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性。”3. 在尼哥波利斯，同

样的事也发生在尤里努斯身上。后者在他被埋葬后的第十五天复活了，并在那之后活了一段时间，过着模范的生活。4. 吕弗，帖撒罗尼迦的祭司，在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为了按照承诺进行某些神圣仪式的目的，他履行了他的诺言，然后又死了，再也没有回来。5. 这是腓利王的例子，他生活在腓利王的统治之下。她是安波洛斯的德摩斯特拉图和查里托的女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了一个叫克罗特鲁斯的人，不久就去世了。但在她死后的第六个月，她复活了，正如普罗克洛斯所说：“因为她爱一个叫马奇茨的年轻人，他从佩拉来到她父亲德摩斯特拉图身边。”她连续好几个晚上去探望他，但当最后被发现后，她，或者说是代表她的吸血鬼，愤怒而死。在此之前，她宣称自己的行为是根据地球上恶魔的意志。这是第二次，城中的人都看见她的尸首躺在她父亲的家里。当打开存放她尸体的地窖时，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她的亲属对此表示怀疑，便去查明真相。叙述被希巴克斯的书信和那些 Arridæus 的腓力所确证。\*【\*这一骇人听闻的情况由总督证实了，总督把报告呈给皇帝。这个故事是由凯瑟琳·克罗夫人委婉地讲述的（参见《大自然的阴暗面》第 335 页）】

普罗克卢斯说：“许多其他的古人收集了那些显然已经死去，后来又复活的人的历史。其中有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他关于哈迪斯的著作中，他断言[在讨论的某个案例中]死亡似乎不是身体的全部生命的完全放弃，而是由于某种打击或创伤而引起的停止；但是，灵魂的纽带仍然深深扎在骨髓里，而心灵的深处却蕴藏着生命的焦臭；而剩下的这部分，它又重新获得了生命，这生命由于适应了活力而被熄灭了。”

他又说：“灵魂是可以离开并进入身体的，这一点从他身上很明显，根据克利阿科斯的说法，他在一个熟睡的男孩身上使用了一根吸引灵魂的魔杖；正如克利阿科斯在他的《睡眠论》中所述，他使亚里士多德相信，灵魂可以与身体分离，它可以进入一个身体，并把它当作住宿的地方。因为，他用魔杖打了那个男孩，他抽出来，好像引导着他的灵魂，目的是为了证明，当灵魂(星光体)离身体很远时，身体是不动的，而且它没有受伤；但灵魂进入身体之后，又被魔杖引到身体里来，把每一个细节都讲清楚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

在十九世纪的背景下，如此频繁地回忆巫术的事实，可能会被认为是相当荒谬的。但这个世纪本身正在变老；当它逐渐接近死亡的终点时，它似乎也要老态龙钟了；它不仅拒绝回忆巫术被证明的事实有多丰富，而且拒绝了解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什么。经过几千年的流逝，我们可能会怀疑帖撒罗尼亚祭司的魔力和他们的“巫术”，如普林尼所提到的；\* 我们可能会对苏伊达斯所讲述的美狄亚的空中旅行所提供的信息表示怀疑，从而忘记魔法是自然哲学的最高知识；但是，当这种“空中旅行”在我们眼前频繁发生，并被数百名显然神志清醒的人的证词所确证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普林尼,xxx., 1】 如果一种信仰的普遍性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那么没有什么比巫术更能证明它的真实性了。“每个人，从最粗鲁的人到最文雅的人，我们还可以加上每个时代，都相信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用这个术语来理解，”《巫术与魔法》的作者、法国国家研究所持怀疑态度的成员托马斯·赖特说。“它建立在一个同样广泛的信条之上，即除了我们自身可见的存在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灵性存在世界中，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思想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的指导，它们对元素和有机生命的正常进程具有一定的力量。”此外，他惊讶于这门神秘的科学如何在各地蓬勃发展，并注意到欧洲不同地区的几个著名的魔法学校，他解释了这一历史悠久的信仰，并展示了巫术

和魔法的区别如下：“魔法师和女巫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恶魔手中的一个无知的工具，而前者是通过科学的强大作用成为恶魔的主人，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而且这些人无法违背。”\*这一描述，自摩西时代就已确立并为人所知，作者认为它来自“最真实的来源”。【\*T. 赖特, M.A., F.S.A.等,《巫术与魔法》，第三卷】如果我们从这个不信者转到这门神秘科学的专家的权威，《魔法艺术》的匿名作者，我们会发现他是这样说的：“读者可能会问，灵媒和魔法师的区别在哪里?.....灵媒是一种通过它的星体灵，其他灵可以显现，使他们的存在被各种现象所知。无论这些存在于何处，灵媒在他们手中只是一个被动的灵媒。他既不能命令他们在场，也不能命令他们缺席;永远不能强迫任何特殊行为的执行，也不能指导它的性质。相反，魔法师可以随意召唤和驱散鬼魂;可以通过自己的灵施展许多神秘的力量;能强迫比他更低级的灵的存在和帮助，能在自然领域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身体产生变化。”+【+《魔法艺术》，159,160 页】

这位博学的作家忘了指出灵媒的一个显著区别，这一点他一定是完全熟悉的。物理现象是通过灵媒的物理系统，由任何阶层的看不见的智能操纵力的结果。总之，物质灵媒依赖于物质系统的特殊组织;灵性灵媒，伴随着主观的、理智的现象的表现，依赖于灵媒的灵性本质的一种类似的特殊组织。就像陶工用一块粘土做成耻辱的器皿，用另一块粘土做成荣耀的器皿一样，在物质灵媒中，一个人的可塑的星体灵可以用来处理某一类客观现象，而另一个人的可塑的星体灵可以用来处理另一类客观现象。一旦准备好，似乎很难改变灵媒的阶段，就像当一根钢被锻造成某种形状时，它就不能毫无困难地用于它原来的目的之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一般来说，为一种现象而开发的灵媒很少会转变成另一种现象，而是会无限地重复相同的表现。

心理学，或由灵直接书写的信息，兼有两种灵媒形式。文字本身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事实，而它所包含的情感可能是非常高尚的品格。后者完全取决于灵媒的道德状态。它不要求他接受教育，写出堪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文，也不要求他成为诗人，写出能给拜伦或拉马丁带来荣誉的诗篇;但它确实需要灵媒的灵魂足够纯洁，以充当灵的通道，这些灵有能力表达如此崇高的情感。

在《魔法艺术》中，给我们呈现的最令人愉快的画面之一是一个天真的小儿童——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在这里看到了四卷古代梵语手稿，都是灵写的，不用钢笔、铅笔或墨水。“这就足够了，”作者说，“把空白的纸放在三脚架上，仔细地遮挡直射的光线，但对细心的观察者来说仍然是模糊可见的。孩子坐在地上，把头放在三脚架上，用她的小胳膊抱住支架。在这种姿势下，她通常会睡上一个小时，在这期间，躺在三脚架上的床单上填满了古代梵文中精巧的文字。”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心理灵媒的例子，它彻底地说明了上面提到的原则，我们不能不从梵语作品中引用几句话，因为它体现了赫尔墨斯哲学中与人的先行状态有关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在其他地方描述得不太令人满意。

“在到达这里之前，人类生活在许多地球上。宇宙中有无数个世界，处于初级状态的灵魂在那里进行朝圣，直到到达名为地球的又大又亮的行星，地球的光荣功能就是赋予自我意识。在这一点上，他只是人;在他广阔而狂野的旅程的每一个其他阶段，他都只是一个胚胎——一个稍纵即逝的、暂时的物质形态——一个被囚禁的崇高灵魂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在其中闪耀光芒的生物;这是一个极原始的形体，具有极原始的功能，永远活着，也永远死去，维持着一种转瞬即逝的灵性存在，就像它所产生的物质形体一样，极原始;一只蝴蝶，从蛹壳中破壳而出，但它总是向前冲，在新的诞生，新的死亡，新的轮回中，不久的死亡和重

生，但仍然向上伸展，仍然努力向前冲，仍然在令人眼花缭乱，可怕的，艰苦的，崎岖的道路上冲，直到它再次醒来——再活一次，成为一个物质的躯壳，一个尘埃的东西，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物，但现在——一个人。”\*【\*《魔法艺术》，28页】

作者目睹了印度的一场魔法考验

我们曾经在印度亲眼目睹过一个神圣的 gossein+和一个魔法师‡之间的心灵技巧的考验，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想到了。【+苦行僧，乞丐】【‡所谓的杂耍家】我们一直在讨论苦行僧的皮特里斯——前亚当的灵，以及变戏法者的隐形盟友的相对力量。双方同意进行一场技巧考验，作者被选为裁判员。我们中午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湖边休息。晶莹剔透的水面上漂浮着无数水生花朵和闪亮的大叶子。每个参赛者都摘了一片叶子。苦行僧把他的手放在胸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陷入了短暂的恍惚状态。然后他把叶子的表面朝下放在水面上。变戏法者假装控制住在水中的精灵“水之主”；他还夸口说，他将拥有一种力量，阻止 Pitris 在苦行僧的树叶上以它们的元素出现任何现象。在经历了一段野蛮的咒语之后，他把自己的叶子扔到水面上。它立刻表现出强烈的躁动，而另一片叶子却一动不动。几秒钟后，两片叶子都恢复了。在苦行者的身体上发现了——令变戏法者大为愤慨的——一个用乳白色字体描出的对称图案，好像植物的汁液被用作腐蚀性的书写液。当它变干了，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些线条时，它被证明是一系列形式精美的梵语字符；整个写成一个体现高尚道德戒律的句子。再加上，苦行僧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在变戏法者的叶子上，不是写字，而是一个最丑陋的、顽皮的脸的痕迹。因此，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参赛者性格的一种印象或讽喻性的反映，并表明他周围的灵性存在的品质。但是，带着深深的遗憾，我们必须再一次离开印度，离开它的蓝天和神秘的过去，离开它的宗教信徒和古怪的巫师，在历史学家的魔毯上，把我们送回法国学院的发霉的气氛中。

为了认识到过去处理心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怯懦、偏见和肤浅，我们建议审阅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本书。这是《梅尔维勒克斯现代史》。这本书的作者是博学的菲格伊尔博士，书中大量引用了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最著名的权威人士的话。卡尔梅尔博士是法国著名的疯人院——查伦顿的著名主任，他是一个健壮的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神，提坦神之一），这个博学的世界就靠在他有力的肩膀上。作为 1860 年思想的成熟果实，它必将永远在最奇特的艺术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受科学这个不安宁的恶魔的影响，作者决心一举消灭迷信，并因此消灭灵性，作者对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显著的灵媒现象进行了总结。

讨论包括塞文的先知，卡米萨，詹森派，帕里斯神父，以及其他历史上的流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几乎每个作家都对现代现象进行了描述，我们将尽可能简短地提到这些。我们希望再次讨论的不是事实，而是作为医生和公认的权威，在这类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的那些人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事实。如果在这个时候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这位怀有偏见的作者，那只是因为他的作品使我们能够向我们展示神秘的事实和表现可能期望从正统科学中得到什么。当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流行病被如此对待时，什么会促使物质主义者认真研究其他同样被证实、同样有趣但仍然不那么流行的现象呢？请记住，各委员会在当时向其各自的学院所作的报告以及司法法庭的记录仍然存在，可供核查之用。菲格耶博士正是从这些无可置疑的资料来源汇编了他的非凡著作。我们必须给出，至少，在实质上，作者试图摧

毁所有形式的超自然主义的无可匹敌的论点，连同恶魔学家德·穆萨的评论，在他的一部作品中\*，他像老虎扑向猎物一样扑向持怀疑态度的受害者。【\*《恶魔的习俗和行为》】

在两个捍卫者——物质主义者和偏执狂——之间，无偏见的学生可能收获颇丰。我们将从塞文的抽搐症开始，这种令人震惊的流行病发生在 1700 年后期。法国天主教徒采取无情的措施从全体人民中消灭预言灵，这是历史性的，这里不需要重复。仅凭为数不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不到二千人，就能抵挡国王的军队(加上民兵六万)多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些奇迹都被记录下来，当时的 *procès verbaux* 一直保存在法国档案馆，直到今天。其中有一份官方报告，是由凶残的 *Abbé Chayla*，拉瓦尔的副院长寄给罗马的，在报告中，他抱怨邪恶势力如此强大，任何酷刑，任何数量的审讯驱魔，都无法将他从塞文诺瓦逐出。他补充说，他把他们的手放在燃烧的煤块上，他们甚至没有烧焦;他把他们整个人都裹在浸过油的棉花里，然后放火烧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皮肤上没有一个水泡;子弹射向他们，被发现扁平在皮肤和衣服之间，没有伤到他们，等等，等等。

### 塞文的例子

菲格耶博士把上述全部内容作为他的学术论点的坚实基础，他说：“在 17 世纪末，一位老处女把预言的灵引入了塞文。她把它传达给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他们轮流说出它，并在周围的气氛中传播... 妇女和儿童对感染最敏感”(第二卷第 261 页)。“男人、女人和婴儿在灵感的作用下说话，不是用普通的方言，而是用最纯粹的法语——一种当时在那个国家完全不为人知的语言。12 个月甚至更小的孩子，正如我们从 *procès verbaux* 中学到的，他们以前几乎不能说出几个短音节，但能流利地说话，还能预言。”“八千名先知，”菲格埃说，“分散在全国各地;医生和名医都被请来了。”法国一半的医学院，包括蒙彼利埃学院，都赶赴现场。医生们进行了会诊，他们声称自己“听到年轻的女孩和男孩，无知的和不识字的，谈论他们从未学过的东西时，感到高兴、惊奇和钦佩。”\*【\*《现代奇迹史》第二卷第 262 页】菲格埃对这些叛逆的职业弟兄们，因为他们如此喜欢年轻的先知，所做的判决是，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所看到的”。+【+同上】许多先知强行将他们的灵传达给那些试图打破魔咒的人。‡【‡同上 265 页】其中，年龄在 3 - 12 岁之间的人数最多;有一些还在吃奶，法语说得清清楚楚。§【§同上 267、401、402 页】这些谈话常常持续几个小时，如果小演说家处于自然或正常的状态，他们是不可能讲完的。\*\*【\*\*同上 266 页等，400 页】

“那么，”书评人问道，“这一连串的天才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菲格埃的书中都坦率地承认。”“根本没有意义!这没什么，”他说，“除了‘瞬间提高智力能力’的效果。”\*“这些现象，”他补充道，“在许多大脑的情感中都可以观察到。”【\*同上 403 页】

“短暂的兴奋，在一岁以下、还没有断奶的婴儿的脑子里持续好几个小时，在他们学会用自己的方言说一个词之前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噢，生理上的奇迹!你的名字应该叫神童!”德·穆萨喊道。

*Figuier* 评论道：“*Calmeil* 博士在他关于精神错乱的研究中，当他报道开尔文主义者的欣喜若狂的狂热时，得出结论说这种疾病在简单的情况下应该归因于歇斯底里症，在那些更严重的情况下应该归因于癫痫... 我们倾向于认为，”菲格埃说，“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疾病，为了给这种疾病取一个合适的名称，我们必须满足于塞

文笔下颤抖的惊厥者。 ”\*【\*《奇妙的历史》第一卷第 397 页。】

又是狂躁症和歇斯底里症!医疗公司本身一定有一种无法治愈的 *atomomania*; 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对科学提出如此荒谬的观点,并希望被接受呢? 菲格伊尔继续说道:“人们对驱魔和烧烤的愤怒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修道士们觉得需要奇迹来揭示魔鬼的无所不能,或者让修道院的饭锅保持沸腾时,他们就会看到恶魔的所有物无处不在。”\*【\*同上, 26-27 页】

对于这种讽刺,虔诚的德·穆萨对菲格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正如他所说的,“在法国,我们惊奇地发现,他是最早的作家之一,他没有否认那些早已被否认的现象。被一种崇高的优越感所感动,甚至鄙视他的前辈们所使用的方法,菲格耶博士希望他的读者知道,他并没有遵循他们的道路。他说:‘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事实让我们的系统感到尴尬,就拒绝承认事实不值得信任。相反,我们将收集同一历史证据传递给我们的所有事实.....因此,我们有资格获得同样的信任,我们将基于这些事实的整体基础上的自然解释,我们必须提供,反过来,作为那些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先于我们的学者的续作。’”+【+同上, 238 页】于是,菲格耶博士继续说下去。\*【\*德·穆萨,《19 世纪的魔法》,第 452 页】他走了几步,站在圣美达的巫师中间,在他的指导下,请读者们仔细观察那些对他来说不过是大自然的简单效果的奇才。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在轮到我们展示菲格耶博士的观点之前,我们必须根据历史证据,重新唤起读者对詹森主义奇迹的记忆。

Abbé 帕里斯是詹森主义者,死于 1727 年。在他死后不久,最令人惊讶的现象开始在他的坟墓发生。教堂墓地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耶稣会士,看到异教徒在治疗和其他工作上的奇迹般的表现,非常愤怒,从地方官那里得到命令,关闭所有通往 Abbé 墓的通道。但是,尽管有各种反对意见,奇迹持续了二十多年。道格拉斯主教于一七四九年专一到巴黎去,他也到过那里,他报告说,惊厥者们仍然在发生奇迹。当一切试图阻止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被迫承认他们的现实,但像往常一样,他们把自己挡在魔鬼的后面。休谟在他的《哲学散文》中说:“据说最近在法国 Abbé Paris 的墓上发生的奇迹,是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中数一数二的奇迹。治愈病人,使聋子听见,使盲人看见,到处都被说成是圣墓的作用。但是,更不寻常的是,许多奇迹立即在现场被证明,在毫无疑问的信誉和杰出的法官,在一个博学的时代,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剧院,现在...耶稣会士也不是,虽然他们是博学的人,由民间执政官支持,并坚决反对那些有利于奇迹被创造的观点,总是能够清楚地驳斥或发现他们...这是历史证据。”\*【\*休谟,《哲学论文集》,195 页】米德尔顿博士,在他的《自由调查》一书中,这本书是在这种表现已经减少的时期写的,即,大约十九年之后,他宣称这些神迹的证据与使徒所记载的神迹一样有力。

这一现象在地方法官面前被成千上万的证人充分证实,尽管有天主教神职人员,但仍是历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国会议员卡雷·德·蒙杰隆因与詹森派的关系而出名,他在他的著作中仔细地列举了他们。它由四本厚四开本的书组成,其中第一册是献给国王的,标题是:“Paris 先生的代祷所产生的奇迹的真实性,被证明是反对理性的考古证据。这本书是由议会顾问蒙杰隆先生献给国王的。”作者提出了大量的个人和官方证据,以证明每个案件的真实性。由于对罗马牧师的不敬,蒙杰隆被扔进了巴士底狱,但他的作品被接受了。

现在来谈谈菲格耶博士对这些非凡的、毫无疑问的历史现象的看法。这位博学的作家引用了 *procès verbaux* 中的一句话:“一个惊厥者弯成弧形,她的腰被尖尖的

钉子支撑着。她所祈求的快乐是被一块 50 磅重的石头砸，然后被一根绳子悬挂在固定在天花板上的滑轮上。石头被吊到极高的高度，全部重量落在病人的腹部，她的背部一直搁在钉子的尖尖上。蒙杰隆和许多其他的证人都证明，后背上的肉和皮肤一点也没有伤痕，而那姑娘为了表示她一点也不疼，不停地叫着：“打狠点——打狠点！”

“让娜·毛莱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背靠着墙，肚子上挨了三十磅重的铁锤一百下；由一个非常强壮的人执行的打击，是如此可怕，他们摇动了墙壁。为了测试这些击打的力量，蒙杰隆在那姑娘靠着的石墙上试了试……他得到了詹森治疗的一种工具，叫做“大救护。”“在第 25 次击打时，”他写道，“我所击打的那块被之前的努力摇晃过的石头突然松动，落在了墙的另一边，留下了半个多英尺大的洞。”当人们用铁钻猛敲一个惊厥病人（有时她只是一个软弱的女人）的肚子时，“似乎，”蒙杰隆说，“在重击的力量下，它会穿透脊椎，撕裂所有的内脏。”（第一卷第 380 页）“但是，事实远非如此，惊厥者脸上带着狂喜的表情大叫起来，‘哦，多么愉快啊！哦，那对我有好处！勇敢点，兄弟，如果可以的话，要加倍用力！’”菲格伊尔博士继续说，“现在仍在试图解释我们所描述的奇怪现象。”

“我们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过，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爆发了一场最著名的瘟疫：农南人的瘟疫，其创造了自圣美达时代以来最令人钦佩的奇迹，甚至一些更伟大的奇迹；他们会翻跟头，会爬死墙，会说外语。”\*【\*《奇妙的历史》第 401 页】官方关于奇迹的报告比菲格埃的报告更详尽，还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如“受影响的人会一连几个小时倒立在一起，准确地描述遥远的事件，甚至是在委员会成员家里发生的事情；随后得到证实。男人和女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悬浮在空中，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不足以把他们拉下来。老妇人爬上三十英尺高的垂直的墙，敏捷得像野猫一样，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应该预料到，这位博学的评论家，著名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不仅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而且他自己也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以说，他一定会用一些非同寻常的解释震惊广大读者，以至于他的科学观点会在心理学的未知领域引起真正的轰动。好吧，他确实使我们大吃一惊，因为他对这一切不动声色地说：“只有结婚才能制止惊厥者的混乱！”\*【\*同上】

这一次，德·穆萨战胜了他的敌人：“婚姻，你明白吗？”他的话。“婚姻治愈了他们像苍蝇一样爬死墙和说外语的能力。哦！在那个辉煌的年代，婚姻的奇妙之处！”“应该补充一点，”菲格埃接着说，“圣美达的狂热分子，除了在惊厥的危急时刻，从不动手；因此，正如卡尔梅尔博士所言，腹部痉挛，女性子宫痉挛，所有情况下的消化道痉挛，收缩的状态，兴奋的状态，肿胀的状态保护并覆盖腹部，胸部的肌肉层的厚膜，以及主要的血管块和骨骼表面，可能特别有助于减少，甚至摧毁打击的力量！”

“惊厥者的皮肤、结缔组织、身体表面和四肢对那些似乎应该撕裂或碾压它们的东西的抵抗，令人震惊，这是一种天性，使人更加惊讶。然而，这是可以解释的。这种抵抗力量，这种麻木，似乎参与了情感的极端变化，这可能发生在动物经济在一个伟大的提高时期。愤怒，恐惧，一句话，每一种激情，只要达到了爆发的程度，都会导致这种麻木。”\*【\*同上，第二卷第 410，411 页】

“此外，我们还得指出，”费盖尔引用卡尔梅尔医生的话补充说，“惊厥病人攻击身体的工具，要么是扁平或圆形的大物体，要么是圆柱形或钝形的物体。”\*【\*同上第 407 页】就其所附着的危险而言，这些物理物质的作用是无法与绳索、柔软或灵活的工具以及那些具有锋利边缘的工具相比的。总之，重击的接触和冲击

对惊厥患者产生了有益的洗头效果，减少了歇斯底里折磨的暴力。”

请读者注意，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位法国最杰出的医生的冷静理论，这位医生年事已高，经验丰富，是沙伦顿政府疯人院的首席院长。的确，上面的解释可能会让读者产生奇怪的怀疑。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卡尔梅尔医生陪伴在他护理下的病人的时间比他自己大脑的健康活动多了几年。

此外，当菲格埃谈到巨大的物体，谈到圆柱形和钝形的物体时，他肯定会忘记锋利的剑、尖尖的铁钉和斧头，这些东西他自己在第一卷的 409 页上有过生动的描述。埃利·马里昂的哥哥用锋利的刀尖击打自己的腹部，用巨大的力量，“他的身体一直在抵抗，就像铁做的一样。”

说到这里，德·穆萨失去了耐心，愤怒地喊道：

“这位博学的医生在写上述句子的时候清醒吗？.....”如果，也许，卡尔梅尔博士和菲格尔应该认真维护他们的主张，坚持他们的理论，我们准备这样回答他们：“我们完全愿意相信你。但是，在这种超人的屈尊俯就面前，你能不能用一种更实际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一下你的理论的正确性呢？”比如说，让我们在你身上培养一种猛烈而可怕的激情；愤怒——你可以选择愤怒。你应该允许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会儿让你生气，粗鲁，无礼的事。当然，我们只有在你的要求下才会这么做为了科学和你的事业。根据合同，我们的职责就是羞辱你，激怒你到死。在一群对我们的协议一无所知，但你必须让他们相信你的主张的公众面前，我们将侮辱你；.....我们要告诉你，你的文章是对真理的伏击，是对常识的侮辱，是只有纸张才能忍受的耻辱；但公众应该加以惩罚。我们还会补充说，你对科学撒谎，你对聚集在你周围的无知和愚蠢的傻瓜撒谎，张着嘴，就像周围人群中一个叫卖的庸医....当你超脱了自己，脸通红，愤怒膨胀时，你的体液就会被排开；当你的愤怒达到了爆发的地步，我们将使你肿胀的肌肉受到有力的打击；你的朋友会带我们去最偏僻的地方；我们将让一场完美的阵雨，一场石头的雪崩落在他们身上...因为痉挛的女人的肉体就是这样对待的她们对这种打击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但是，为了使你得到有益的洗头的满足——正如你愉快地表达的那样——你的四肢只能用钝面和圆柱形的物体敲打，用的是没有柔韧性的棍棒，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它在车床上整整齐齐地滚过。”

德·穆萨是如此开明，他如此坚定地要让他的对手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他给他们提供了在实验中代替自己的选择他们的妻子，母亲，女儿和姐妹，“因为，”他说，“你说过，在这些令人不安的试验中，较弱的性别反而是强而有抵抗力的性别。”

说德·穆萨的挑战没有得到回答是没有用的。

## 第十一章

“人类的思想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这似乎要求它必须长期地在错误中实践，才敢接近真理。”

马让迪

“我所捍卫的真理铭刻在过去所有的纪念碑上。要理解历史，你必须研究古代的象征，祭司的神圣标志，以及原始时代的治疗艺术，艺术现在已经被遗忘了。”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积累的事实，无序地躺着，如果其中有一个假设，就会开始假定某种秩序。”

赫伯特·斯宾塞

### 心理和生理的奇迹

现在我们必须从魔法史上寻找与前一章相似的案例。人体对沉重打击的麻木，以及对尖头和步枪子弹的穿透的抵抗，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是非常熟悉的现象。虽然科学完全无法对这个谜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但对于已经充分研究过这种流体性质的催眠师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困难。一个人只要稍微接触一下肢体，就会产生局部的麻痹，从而使其对烧伤、割伤和针刺完全麻木，他对詹森教派的现象并不感到惊讶。至于那些精通魔法的人，特别是在暹罗和东印度群岛的人，他们太熟悉 *akasa* 的特性了，那是一种神秘的生命流体，他们甚至不把惊厥者的麻木当作一种非常大的现象。星体流体可以被压缩到一个人的周围，形成一个有弹性的外壳，任何物理物体无论以多大的速度运动，都绝对无法穿透。总之，可以使这种流体的阻力与水、空气相等，甚至优于空气。

在印度、马拉巴尔和中非的一些地方，巫师会自由地允许任何旅行者用火枪或左轮手枪向他们开火，而不需要接触武器本身或选择子弹。在莱恩的《在提曼尼，库兰科斯和索利马斯之间的旅行》中，出现了一个英国旅行者的描述，他是第一个访问索利马斯部落的白人，在 *Dialliba* 的源头附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一群精挑细选的士兵向一个只有护身符可保护自己的首领开火。尽管他们的火枪都装好了子弹，瞄准了目标，但没有一颗子弹能击中他。*Salverte* 在他的《神秘科学哲学》中给出了一个类似的例子：“1568年，奥兰治亲王在朱利叶斯枪决了一名西班牙囚犯；士兵们把他绑到一棵树上开了枪，但他是刀枪不入的。最后他们剥下他的衣服，看他穿的是什么盔甲，但只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当这护身符从他身上取下时，他被第一枪打死了。”

### 刀枪不入的人

这与胡丁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的狡猾的诡计截然不同。他亲自准备了用煤烟熏黑的牛油球，用诡计把它们换成了真正的子弹，阿拉伯酋长们以为他们把子弹放在了手枪里。这些头脑简单的当地人只知道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真正的魔法，这包括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情，而不知道为什么或如何，看到乌丹，正如他们所认为的，以一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结果，幻想他是一个比他们更伟大的魔法师。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旅行者都目睹过这种刀枪不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欺骗是不可能的。几年前，在一个非洲村庄里住着一个阿比西尼亚人，他被认为是巫师。有一次，一群欧洲人去苏丹，用他们自己的手枪和火枪向他射击，玩了一两个小时，他给了他们一项特权，只付了一点点钱。一个叫朗格卢瓦的法国人同时开了五枪，枪头离那个巫师的胸口不过两码远。在每一种情况下，与闪光同时，子弹会出现在枪口外，在空中抖动，然后，在描述了一个短暂的抛物线后，落在地面上，没有造成伤害。有一个德国人去找鸵鸟的羽毛，他说，如果魔法师允许他把枪口碰到自己的身体，就给他一枚五法郎的金币。这

名男子起初拒绝了;但是,最后,在与地下的某个人交谈之后,他同意了。实验者小心地装上子弹,把枪口对准巫师的身体,犹豫了一会儿,开了枪...枪管炸成了碎片,一直砸到枪托上,那个人却毫发无损地离开了。

这种无懈可击的品质可以通过活着的专家和灵魂传授给人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著名的灵媒经常在最令人尊敬的证人面前,他们不仅拿着燃烧的煤炭,甚至把脸放在火上而不烧焦一根头发,甚至把燃烧的煤炭放在旁观者的头上和手上,比如林赛勋爵和阿代尔勋爵。印第安酋长向华盛顿坦白,在布洛克战败时,他用步枪近距离向他开了 17 枪,但都没能打中他,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将在这方面再次出现在读者的脑海中。事实上,许多伟大的指挥官都被他们的士兵相信有一种所谓的“灵符护佑的生命”;俄罗斯军队的将军埃米尔·冯·赛恩-维特根斯坦亲王据说就是其中之一。

### 投射意志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使人压缩星体流体,从而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无法穿透的外壳,也可以用来引导,可以说,一束流体以致命的力量攻击给定的物体。许多黑暗的复仇都是这样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验尸官的调查除了猝死什么都不会透露,显然是心脏病,中风发作,或其他一些自然的,但仍不确定的原因。许多人坚信某些人拥有邪恶之眼的力量。malo -occhio 或 jettatura 是一种盛行于意大利和南欧的信仰。教皇被认为拥有一—也许是无意识的——这种令人不快的天赋。有些人只要看一眼就能杀死蟾蜍,甚至能杀死蟾蜍个体。他们邪恶的欲望带来的邪恶力量的焦点,和致命的弩箭被投射,就像从步枪的子弹。

1864 年,在法国的勒瓦省,布里尼奥勒小村附近,住着一个名叫雅克·佩利西耶的农民,他靠单纯的意志力杀鸟为生。著名的阿尔热博士报告了他的情况,在他的要求下,这个古怪的猎人向几个科学家展示了他的行动方法。故事是这样讲的:“在离我们大约十五到二十步的地方,我看见一只可爱的小草地鸚,我把它拿给雅克看。‘好好看着它,先生,’他说,‘它是我的。’他立刻向那只鸟伸出右手,轻轻地靠近它。草地鸚停了下来,抬起又低下它美丽的头,展开它的翅膀,却不能飞翔;最后,它一步也挪不动了,只好忍着被捉住,只软弱无力地扇动着翅膀。我仔细观察了这只鸟,它的眼睛紧闭着,身体僵直得像尸体一样,尽管它的心脏跳动得非常明显;这是一种真正的强直性睡眠,所有的现象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磁场的作用。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用这种方法捕获了 14 只小鸟;谁也抵挡不住雅克师傅的力量,全都陷入了同样的昏睡状态;而且,这种睡眠还可以根据猎人的意愿终止,这些小鸟已经成为了猎人卑微的奴隶。

“也许有一百次,我要求雅克让他的囚犯恢复生命和行动,只在一半的程度上迷住它们,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地上跳跃,然后再一次让它们完全沉浸在魔力之中。我所有的要求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而这个卓越的猎人没有一次失败,他最后对我说:‘如果你希望这样做,我将杀死你指定的,而不碰它们。’我给他指了两个做实验,在二十五到三十步的距离上,他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完成了他所承诺的任务。”\*【\*维勒克罗兹,《阿尔杰博士》,1861 年 3 月 19 日。皮埃尔,第四卷,第 254 - 257 页】

### 对蛇毒无感觉

上述案例的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雅克只对麻雀、知更鸟、金翅雀和草地鹨有完全的权力；他有时能迷倒云雀，但就像他说的，“它们常常逃过我。”

这种力量在被称为野兽驯兽师的人身上发挥得更大。在尼罗河岸边，一些当地人可以用一种特别悦耳、低沉的口哨把鳄鱼诱出水面，并且不受惩罚地对付它们；而另一些人拥有对付最致命的蛇的能力。旅行者们说，他们曾看到这些魔术师被成群的爬行动物包围，他们在闲暇时就把它打发走。Bruce Hasselquist 和 Lempriere，+他们见证了在埃及，摩洛哥，阿拉伯，尤其是塞纳尔群岛，一些当地人完全无视最毒的蝰蛇的咬伤，以及蝎子的蛰伤。【+布鲁斯：《探索尼罗河源头之旅》，第十卷，第 402-447 页；哈塞尔奎斯特，《黎凡特的航行》，第一卷，第 92-100 页；勒普里埃，《马洛克帝国的航行》等，en 1790，第 42-43 页】他们摆弄它们，玩弄它们，随意把它们扔进麻木的状态。“拉丁和希腊作家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萨尔维提说，“使我们确信迷人的有毒爬行动物的天赋从远古时代就在某些家族中遗传，而在非洲，Psylli 也享有同样的天赋；意大利的马尔斯基和塞浦路斯的欧菲奥赞斯拥有它。”怀疑论者忘记了，在意大利，甚至在 16 世纪初，声称自己是圣保罗家族后裔的人，也像马尔斯基家族一样，勇敢地面对蛇的咬伤。\*【\*萨尔维提，“魔法哲学”。摘自《对动物的影响》第一卷】

“在法国人远征埃及的时候，”他接着说，“对这个问题的怀疑就永远消失了，下面的关系得到了成千上万的目击者的证实。Psylli，就像布鲁斯说的那样，假装拥有那种能力...挨家挨户地消灭各种蛇...起初，一种奇妙的本能把他们吸引到蛇藏身的地方；他们怒不可遏，嚎叫着，吐着白沫，抓住它们，用指甲和牙齿撕扯它们。”

“让我们，”萨尔维提说，他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对骗子的描述，嚎叫和愤怒；然而，提醒 Psylli 蛇的存在本能，在它里面有一些更真实的东西。”在安的列斯群岛，黑人通过气味发现了一条他们看不见的蛇。\*【\*Thibaut de Chanvallon，《马提尼克岛之旅》】“在埃及，以前拥有的同样的机智，仍然被从小就被带大的人所享受，他们生来就被假定有一种捕食蛇的遗传天赋，甚至在距离太远的地方发现了它们，以至于欧洲人迟钝的器官都察觉不到臭气。最主要的事实是，能力或使危险的动物无能为力，仅仅通过接触它们，仍然是充分验证，我们将，也许，永远不会更好地了解这个秘密的性质，在古代庆祝，并保存到我们的时间，由最无知的人。”+【+萨尔维提，《魔法哲学》。】

音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愉快的。在有爬行动物的地方，低沉的口哨声、悦耳的吟诵声或笛声总是会吸引爬行动物。我们已经多次目睹和证实了这一事实。在上埃及，每当我们的商队停下来时，一个年轻的旅行者，他认为自己擅长吹笛子，就用笛子逗乐同伴。赶骆驼的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总是拦着他，因为好几次，这些爬虫类动物的各种家族突然出现，让他们很恼火，而这些爬虫类动物一般都逃避与人类的接触。最后，我们的商队遇到了一个队伍，其中有专业的耍蛇人，然后为了实验邀请了这位大师，展示他的技巧。他刚一开口，就听到一阵轻微的沙沙声，音乐家惊恐地发现一条大蛇突然出现在他的腿附近。那条蛇昂着头，两眼盯着他，慢慢地，仿佛是无意识地爬行着，身体轻轻地起伏着，跟着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在远处出现了另一只，然后是第三只，第四只，很快又有几只跟着出现了，直到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精挑细选的同伴之中。一些旅行者跑到骆驼背上，而另一些人则在酒馆老板的帐篷里寻求庇护。但这是徒劳的警报。三个巫师开始念诵咒语，吸引了爬行动物，很快他们就从头到脚都被遮盖住了。蟒蛇一接近这些人，就表现出麻木的迹象，很快就陷入了严重的麻木状态。它们的眼睛半闭着，

呆滞着，脑袋耷拉着。只剩下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一个身材魁梧、皮肤油亮、皮肤上有斑点的黑人。这个沙漠里的伴舞者继续优雅地点头，跳跃着，好像它一生都在用尾巴跳舞，和笛子的节奏一致。这条蛇并没有被阿拉伯人的“魔力”所诱惑，而是慢慢地向笛子手的方向移动，笛子手最后逃走了。然后，现代的 Psyllian 从他的包里拿出一株枯萎了一半的植物，他不停地朝蛇的方向挥舞。有一股很浓的薄荷味，这只爬行动物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跟在阿拉伯人后面，它仍然竖着尾巴，现在走近这棵植物。又过了几秒钟，这个人类的“传统敌人”被看到缠绕在他的魔力者的手臂上，轮到它迟钝了，然后所有的在被砍下脑袋后一起扔进了一个池子里。

## 用音乐吸引蛇

许多人认为，所有这些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准备和训练的，它们要么被剥夺了毒牙，要么被缝合了嘴巴。毫无疑问，可能会有一些低级的骗子，他们的诡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真正的耍蛇人已经在东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可能采取这种廉价的欺诈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太多值得信赖的旅行者的证词，包括一些科学家，他们不会被指控有任何这样的江湖骗子行为。福布斯证实，这些被施了魔法的蛇会跳舞，变得无害，但它们仍然有毒。“音乐突然停止，”他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那条在一群乡村居民中跳舞的蛇，在观众中窜来窜去，弄伤了一位年轻女子的喉咙，半小时后，这位女子在痛苦中死去。”\*【\*福布斯《东方回忆录》第一卷第 44 页;第二卷第 387 页】

根据许多旅行者的描述荷属圭亚那的黑人妇女，奥拜族妇女，擅长驯服非常大的蛇，这种蛇被称为阿莫蒂，或帕帕;它们仅仅通过与树木说话，就能让树木从树上下来，跟随它们，服从它们。+【+斯特德曼，《苏里南航行》，第三卷，第 64、65 页】

我们在印度见过一小群苦行僧聚集在一个小湖周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很深的水池，池底真的是覆盖着巨大的短吻鳄。这些两栖怪物爬出来，在阳光下取暖，离苦行僧几英尺远，有些苦行僧可能一动不动，沉浸在祈祷和沉思中。只要这些神圣的乞丐还在，鳄鱼就像小猫一样无害。但我们绝不会建议一个外国人独自在这些怪物的几码内冒险。可怜的法国人普拉丁在一种可怕的蜥蜴(通常被印度人称为摩德拉 (Moudela)，这个词应该是 nihang 或 ghariyl。)身上被发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死亡。\*【\*参见《爱丁堡评论》第 lxxx 卷，第 428 页等】当杨布里斯、希罗多德、普林尼或其他古代作家告诉我们，祭司们让阿斯匹斯从伊西斯的祭坛上走出来，或者术士们用眼睛就能驯服最凶猛的动物时，他们被认为是骗子和无知的低能。当现代旅行者告诉我们在东方发生的同样的奇迹时，他们被认为是热情的喋喋不休的人，或者是不可信赖的作家。

但是，尽管存在物质主义的怀疑主义，人类确实拥有这种力量，正如我们在上面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当心理学和生理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时，欧洲人将会相信，人类的意志和想象中存在着一种奇怪而可怕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是有意识地还是以其他方式发挥出来的。然而，要实现精神上的这种力量是多么容易啊，只要我们想到自然界中那个伟大的不言而喻的道理:自然界中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子都受精神的驱动，精神的本质就是一，因为它最微小的一粒就代表整体;物质不过是抽象概念的具体摹本而已。在这方面，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甚至无意识意志的宏伟力量，能够根据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星体光中辨别

图像的能力来创造。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所熟悉的印记或胎记的现象，它是母亲在兴奋状态下，不由自主的想象产生的效果。古代的人们都知道，母亲可以控制她未出生孩子的外貌，因此富有的希腊人有一种习俗，在床边放上精致的雕像，这样她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模特时刻站在她的眼前。希伯来族长雅各使有环纹和斑点的牛犊被抛弃的狡猾诡计，是动物中律法的一个例证；阿利坎特讲述了“连续四窝幼犬，它们的父母都很健康，每窝幼犬中有一些发育良好，而其余的幼犬没有前肢，有兔唇。”Geoffroi St. Hilaire, Burach 和埃兰的著作，包含了大量这样的案例，在 Prosper Lucas 博士的重要卷，《Sur l-Heredité Naturelle》，有很多。埃兰引用了普里查德的一个例子，黑人和白人的孩子在身体的不同部位被标记成黑白两色。他以值得称赞的真诚补充道：“这些奇点，在目前的科学状态下，无法给出解释。”\*【\*埃兰，《医生的问题》，第 25 页】遗憾的是，他的榜样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模仿。在古代的恩培多克勒斯、亚里士多德、普林尼、希波克拉底、盖伦、马库斯·达马修斯等人给我们的描述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精彩。

### 畸形学现象讨论

1659 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著作\*中，通过展示人类心灵对自然界微妙力量的力量，有力地驳斥了物质主义者。【\*《灵魂的不朽》，作者亨利·莫尔，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士】作者莫尔博士认为胎儿是一种可塑的物质，它可以被母亲塑造成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形状，像某人或部分像几个人，而且还印上了形象的印记，或者我们更恰当地称它为“占星术”，这些形象生动地呈现在她的想象中。这些效果可由她自愿或非自愿、自觉或不自觉、无力或强迫地产生，视情况而定。这取决于她对自然奥秘的无知或了解。就女人群体而言，胚胎的标记可能被认为是偶然的，而不是设计的结果；由于每个人在星光中的气氛都充满了他或她的直系亲属的图像，胎儿的敏感表面，几乎可以被比作一张照片以火棉胶处理的版，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它仿佛进入了大自然照相机的焦点。埃兰博士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来自遥远大陆的来访者，她在那里出生和接受教育。墙上挂着一位上个世纪的老祖宗的画像。在每一个特征上，这一个都是另一个的准确写照，尽管这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而另一个出生在美国，有一半的血统。”

想象力对我们身体状况的影响，即使在我们成熟之后，也会以许多我们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医学上，聪明的医生会毫不犹豫地赋予它比他的药丸和药剂更强的疗效或疗效。他称其为“vis medicatrix nature”，他的第一个努力是获得病人完全的信任，这样他就能使自然消灭疾病。恐惧常常杀死；悲伤对身体微妙的体液有一种力量，不仅使内脏器官紊乱，甚至使头发变白。Ficinus 提到胎儿的明显特征与樱桃和各种水果的标记，颜色，毛发，和赘生物，并承认，母亲的想象力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类似的猿，猪，或狗，或任何这样的动物。马库斯·达马修斯讲述了这样一个女孩：她头发浓密，像我们现代的茱莉亚·帕斯特拉纳一样留着大胡子；古利尔穆斯·帕拉迪努斯，一个皮肤和指甲像熊的孩子；Balduinus Ronsæus 是指长着火鸡肉垂的人；帕琉斯，脑袋像青蛙的人；还有阿维森纳，那里的鸡长着鹰头。在后一种情况中，完美地证明了动物同样的想象力的力量，胚胎一定是在母鸡的想象中看到一只鹰的那一瞬间铭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莫尔博士引用了阿维森纳的权威案例，他非常恰当地评论说，因为这只蛋可能是在离母鸡 100 英里远的地方孵出来的，印在胚胎上的鹰的微观图像一定

是随着鸡的生长而扩大和完善的，完全不受母鸡的任何后续影响。

科尼利厄斯·杰玛讲述了一个出生的孩子，他的额头受伤，流着血，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的威胁的结果“…用拔出的剑指着她的额头”；Sennertius 记录了一个孕妇的案例，她看到一个屠夫用他的菜刀劈开了一个猪头，她生下了她的孩子，孩子的脸从上腭、上颚和上唇一直到鼻子都被劈开了。在范·赫尔蒙特的《物质注射》中，报道了一些非常惊人的案例：在马林，一个裁缝的妻子站在门口，看到一个士兵在争吵中被砍掉了一只手，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致了早产，她的孩子出生时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在流血。1602 年，安特卫普商人 Marcus Devogeler 的妻子，看到一个士兵失去了手臂，就在分娩中生下了一个女儿，和第一个一样，她的一只手臂被砍了，血流不止。范·赫尔蒙特举了第三个例子，另一个女人目睹了阿尔瓦公爵下令斩首 13 名男子。这种可怕的景象让她无法抗拒，以至于她“突然陷入分娩，生下了一个完全成形的婴儿，只差了头，但脖子上血迹斑斑，就像他们的身体一样，他们的头被砍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婴儿的手、武器和头都没有找到。”\*【\*H·莫尔博士，《灵魂的不朽》第 393 页】

如果可以把这种事情想象成自然界的奇迹，那么上述未出生的人体的某些部分突然消失的情况就可以被指定为奇迹。我们在最新的人类生理学权威中寻找任何足以解释胎儿特征的理论，但都是徒劳的。他们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记录他们所谓的“类型的自发变化”的实例，然后求助于普罗科特先生的“奇怪的巧合”，或者求助于那些对人类知识总量不完全满意的作者们那种坦率的无知自白。马让迪承认，尽管进行了科学研究，但对胎儿生命的了解相对较少。在他的美国版《生理学概论》的 518 页，他列举了“一个脐带破裂但完好愈合的例子”；并问“这个器官的循环是如何进行的？”在下一页上，他写道：“在胎儿中，关于消化的使用，目前一无所知”；并尊重它的营养，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能对胎儿的营养说些什么呢？”生理学的著作在这一点上只包含模糊的猜测。”在第 520 页，出现以下语言：“由于一些未知的因素，胎儿的不同部分有时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发展自己。”对于我们所引用的所有这些观点，他以前曾承认对科学的无知，但现在他又补充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的想象力会对这些怪物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此外，在其他动物甚至植物的后代中，每天都能看到这种产物。”这是科学家的方法的一个多么完美的例证啊！——一旦他们越过了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圈子，他们的判断似乎就完全扭曲了。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推论，往往远不如那些不得不从二手资料中获得事实的人所做的推论。科学文献不断提供这一真理的例子；当我们考虑物质主义观察者对心理现象的推理时，这一规则就非常明显了。灵魂盲的人在本质上不能区分心理原因和物质影响，就像色盲不能从黑色中选择红色一样。

埃兰，虽然不是一个通灵者，但却代表了诚实的科学家的信念，他说：“物质和心灵如何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这当然是无法解释的；大家都认为这个谜是无法解开的，而且很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英国关于畸形的权威著作是《医学科学与实践》，作者是 Wm. 艾特肯，爱丁堡医学博士，陆军医学院病理学教授；美国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梅雷迪思·克莱默教授撰写，在美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在第一卷第 233 页，我们发现这一主题被详细地讨论过。作者说：“在那些把卵子的发育和生长作为专门研究课题的著名解剖学家的清晰的阐述之前，那些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畸形的迷信、荒谬的观念和奇怪的原因正在迅速消失。这里只要提一下这些名字就足够了：J. 穆

勒、拉特利克、比肖夫、圣希莱尔、布达赫、艾伦·汤普森、G. & W. 弗罗瑞克、沃尔夫、梅克尔、辛普森、罗基坦斯基和冯·阿蒙等等作为充分证据，即科学的真理迟早会驱散无知和迷信的迷雾。”从这位杰出作家洋洋自得的语气中，人们会认为，我们即使没有现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至少也有一条线索来指引我们走出困难的迷宫。但是，在1872年，经过上面列举的那些杰出病理学家的全部努力和聪明才智，我们发现他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就像1838年马金蒂所表示的那样。“然而，”他说，“畸形的起源仍有许多奥秘；它们的起源可从两个主要问题来考虑，即：1. 是由于原始胚芽畸形造成的吗？2. 或者，它们是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的后续畸形引起的吗？关于第一个问题，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来自女性或男性的某种影响，胚芽最初可能是畸形的或有缺陷的，就像在同一个父母反复生育同一种畸形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畸形都被作为遗传传递。”

由于没有自己的哲学来解释这些损伤，病理学家们遵从职业本能，就采取否定的办法。“这种畸形可能是由于对孕妇的心理印象造成的，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说，“痣，母亲的印记，和皮肤斑点归因于卵子皮毛的病态状态……一个非常普遍公认的畸形原因在于阻碍胎儿的发展，其原因并不总是明显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藏的……人类的短暂形式胎儿可与许多低等动物的持久形式相媲美。”博学的教授能解释为什么吗？“因此，发育停滞导致的畸形通常具有动物般的外观。”

确切的；但为什么病理学家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任何一个把胚胎的发育和生长当作胎儿“特殊研究课题”的解剖学家，不需要花太多脑力就能说出他的日常经验和亲眼所见的证据，即：在某一特定时期，人类胚胎是一个幼年的无尾两栖类动物第一次从卵中取出时的复制品——蝌蚪。但似乎没有一个生理学家或解剖学家有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发展的想法——从它作为一个萌芽出现的第一个物理瞬间到它最终的形成和诞生——被评论家错误地解释的毕达哥拉斯的深奥的轮回学说。卡巴拉公理的意思是：“石头变成植物；植物变成野兽；野兽变成人，等等。”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灵性和身体进化。现在我们在再加几句话，使意思更清楚些。

未来人类的原始形态是什么？有些生理学家说，一个颗粒，一粒微粒；另一种说法是，一个分子，一个卵子的卵子。如果它能被分光镜或其他工具分析，我们应该期待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我们可以类比地说，无机物的一个核，从发芽点的循环沉淀下来，与有机物的沉淀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未来人类的这个无限小的核心和石头一样由同样的元素组成——和地球一样由同样的元素组成，人注定要居住的地球。摩西被卡巴拉主义者引用作为权威的评论，它需要土地和水来维持生命，因此可以这样说，人最初是作为石头出现的。

三到四周后，卵子呈现出植物状，一端变成球形，另一端变细，像胡萝卜一样。解剖后发现，它像洋葱一样由非常细腻的层膜或外壳组成，包围着一种液体。薄片在较低的一端相互靠近，胚胎挂在脐根部，就像果实挂在树枝上一样。经过轮回，石头现在变成了一种植物。然后，胚胎开始从内到外长出四肢，并发育出特征。眼睛是可见的两个黑点；耳朵、鼻子和嘴巴在开始突出之前会形成凹陷，就像凤梨的尖一样。胚胎发育成类似动物的胎儿——蝌蚪的形状——和生活在水中的两栖爬行动物一样，并从它发展而来。它的单子还没有变成人类或不朽，因为卡巴拉主义者告诉我们，那只在“第四个小时”到来。胎儿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出人类的特征，不朽的呼吸的第一次颤动穿过他的存在；他移动；自然为他打开道

路;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神的本质停留在婴儿的躯体里,它将一直居住到肉体死亡的那一刻,当人变成灵的时候。

卡巴拉主义者称这九个月形成的神秘过程为“个体进化周期”的完成。胎儿从子宫中的羊水中发展而来,因此地球在宇宙的子宫中从宇宙以太或星体流体中萌发。这些宇宙的孩子,就像他们的侏儒居民一样,是第一核;然后胚珠;然后逐渐成熟;然后反过来成为母亲,发展出矿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形态。从中心到圆周,从难以察觉的囊泡到宇宙的极限边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卡巴拉主义者,追踪循环合并成循环,正包含和曾包含在一个无尽的系列。胚胎在其出生之前的范围内进化,个人在他的家庭中,家庭在国家中,国家在人类中,地球在我们的系统中,系统在其中心宇宙中,宇宙在宇宙中,宇宙在第一因中:——无限无尽。他们的进化哲学是这样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整体的一部分,  
它的身体是自然;灵魂之神。”

“世界没有数量  
像孩子一样躺在这怀中。”

虽然一致同意身体原因,如打击,事故,和母亲的食物质量差,影响胎儿的方式,危及其生命;虽然许多生理学家再次承认,道德原因,如恐惧、突然的恐怖、剧烈的悲伤,甚至极度的快乐,可能会阻碍胎儿的成长,甚至杀死它,但他们同意马让迪的说法:“没有相信母亲的想象力对怪物的形成有任何影响的理由”;这只是因为“这种生产在其他动物甚至植物的生产中每天都能观察到。”

在这个观点上,他得到了当今顶尖畸形学家的支持。尽管杰弗里·圣·希莱尔为这门新科学命名,但它的事实是建立在比查特详尽的实验基础上的,1802年,比查特被公认为分析和哲学解剖学的奠基人。对畸形学文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纽约新新市的 G. J. 费希尔医学博士的专著,题为《联胎畸形学》;“关于复合人类怪物的文章”。本文作者将巨大的胎儿生长分类为它们的属和种,并伴随着它们的独特性所暗示的反思。在圣希莱尔之后,他将这一主题的历史分为神话时期、积极时期和科学时期。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说在目前的科学观点中,有两点被认为是确定的就足够了:1. 母体的精神状况对畸形的产生没有影响;2. 大多数畸形的种类都可以用发育停滞和发育迟滞的理论来解释。费希尔说:“通过对发育规律和胚胎中各种器官进化的顺序的仔细研究,我们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发育缺陷或停滞而形成的怪物是永久性的胚胎。不正常的器官仅仅代表了形成的原始条件,因为它存在于胚胎或胎儿生命的早期阶段。”\*【\*《纽约医学会会刊》1865-6-7】生理学目前处于一种公认的混乱状态,任何一个畸形学家,无论他在解剖学、组织学或胚胎学方面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似乎都有点像勇气,会采取这样危险的立场,使母亲对她的后代没有任何影响。虽然 Haller 和 Prolik、Daresté 和 Laraboulet 的显微镜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关于卵黄膜上单一或双重原始痕迹的有趣事实,但现代科学在胚胎学上尚未发现的似乎还有更多。如果我们承认畸形是发育停滞的结果——不,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承认胎儿的未来可以从卵黄线的痕迹来预测,畸形学家将带我们到哪里去了解这两者之前的心理原因呢?费希尔博士可能仔细研究过数百个案例,并认为自己有权对它们的属和种进行新的分类;但事实就是事实,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外,即使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判断,在不同的国家,有大量的可获得的证据表明,母亲的暴力情绪经常反映在孩子有形的、可见的和永久性的缺陷。此外,这些有争议的案例似乎也反驳了费希尔的断言,

即畸形的生长是由可追溯到“胚胎或胎儿生命的早期阶段”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案例是俄罗斯萨拉托皇家法院的一名法官，他总是用绷带遮住左脸上的鼠痕。这是一只体态完美的老鼠，它的身体在脸颊上有很高的浮雕，尾巴向上长过太阳穴，消失在头发里。身体似乎是光泽的，灰色的，相当自然。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的母亲对老鼠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她的分娩因为看到一只老鼠从她的工作盒里跳出来而过早地开始了

在另一个例子中，作者是目击者，一位怀孕的女士，在她怀孕的两三个星期内，看到一碗覆盆子，就情不自禁地想吃一些，但被拒绝了。她激动地用右手搂住自己的脖子，有点夸张地叫道，她一定要拥有它们。三个星期后，我们眼前出生的孩子，右脖子上有一颗轮廓分明的覆盆子；直到今天，当果实成熟时，它的胎记就会变成深红色，而到了冬天，它的胎记就会变得很苍白。

像这样的例子，许多有家庭的母亲都很熟悉，无论是在她们的个人经历中还是在朋友的经历中，都是令人信服的，尽管所有的欧美畸形学家的理论都是如此。因为，的确，动物和植物被观察到会产生他们物种的畸形，就像人类一样，马让迪和他的学派推断，人类相同性格的畸形根本不是由于母性的想象，因为前者不是。如果物理上的原因在从属王国产生物理上的影响，那么我们自己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

但是，在底特律医学院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中，长岛医学院的阿莫尔教授提出了一个完全原创的理论。与费希尔博士所代表的正统观点相反，阿莫尔教授认为畸形是由两种原因中的一种造成的——1. 胎儿发育过程中生殖物质的缺陷或异常状况，或 2. 病态影响作用于子宫内的胎儿。他坚持认为，生成物质在其组成中代表着每一种组织、结构和形式，而且可能会有一种后天结构特性的传递，使生殖物质无法产生健康和同等发育的后代。另一方面，生殖物质本身可能是完美的，但在妊娠过程中受到病态的影响，后代必然是可怕的。

为了保持一致，这一理论必须解释联胎畸形的案例（双头或双成员的怪物），这似乎很难。我们也许可以承认，在有缺陷的生殖物质中，胚胎的头部可能不存在，或者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也可能存在缺陷；但是，似乎不可能有两个、三个或更多的代表一个成员。同样，如果生殖物质有遗传的污点，似乎所有产生的后代都应该是同样可怕的；然而事实是，在许多情况下，在怪物出现之前，母亲已经生下了许多健康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一个父亲的后代。费希尔博士引用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其中，他引用了凯瑟琳·柯克兰\*的例子，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30岁，在生下这个怪物之前，她生了5个健康的孩子，其中没有两个是双胞胎……它的两端各有一个头，两个胸部，完整的手臂，两个腹壁和两个盆腔首尾相连，四条腿，两条腿分别放在两侧，这两条腿就是在这里连接起来的。”然而，身体的某些部分并不是成倍增加的，因此不能说这是双胞胎一起成长的案例。【\*《都柏林医学季刊》1853年第十五卷，第263页。】

另一个例子是玛丽亚·特蕾莎·帕罗迪。\*【\*“对先验和病理解剖学等的研究”，巴黎，1832年。】这个女人之前生过8个发育良好的孩子，她生的是一个女婴，上半身只有两倍大。在生怪物之前和之后，孩子们都很健康的例子很多，另一方面，如果动物身上的畸形和人类身上的一样普遍这一事实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论据，来反对那些认为畸形是由于母亲的想象力造成的流行理论；另一个事实是——哺乳动物的卵巢细胞和人的卵巢细胞并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吧，那阿莫尔教授的理论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动物畸形的例子和一个人类怪物的例子一样好；这是我们在塞缪尔·米切尔博士的论文《双头蛇》中读到的：“有一条雌蛇和它

的一窝小蛇，共一百二十个，被杀了，其中三个是怪物。有两个明显头的：有两个明显头的；一个是双头，只有三只眼睛；其中一个有两个头骨，三个眼睛和一个下颚；最后一个有两具尸体。” + 【+ 《西利曼的科学与艺术杂志》，第十卷，48页】产生这三个怪物的生殖物质肯定和产生另外 117 个怪物的生殖物质是一样的吧？因此，阿莫尔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不完美。

这种麻烦源于通常采用的有缺陷的推理方法——归纳法；一种声称通过实验和观察收集其所能得到的所有事实的方法，前者是指收集和检查实验并从中得出结论；根据《哲学探究》的作者的说法，“由于这个结论不能超出实验所证明的范围，归纳是一种证明和限制的工具。” 尽管这一限制在每一个科学探索中都可以发现，但很少有人承认，但对我们来说，假设被建立起来，就好像实验者发现它们是数学证明的定理，而它们最多可以说是简单的近似值。

对于一个学习神秘主义哲学的人来说，他由于这些永恒的局限而拒绝归纳法，而完全采用柏拉图式的原因划分法——即效率的、形式的、材料的、最终的，以及考察某一命题的亚利法，从新柏拉图学派的观点来推论是很自然的：1. 主体要么像它被假定的那样，要么不像。因此我们要问：被卡巴拉主义者称为“星体光”的宇宙以太是否包含电和磁？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精确的科学”本身告诉我们，这两种渗透在空气和土壤中的可转换的物质，在它们之间不断地交换着电和磁。第 1 个问题解决后，我们现在要看看会发生什么——第 1. 它相对于它自己。第 2. 把它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第 3. 与它相关的所有东西。第 4. 与它们自己相关的所有其他事物。

回答：第 1. 它相对于它自己。以前潜藏在电中的固有特性在有利的条件下变得活跃起来；磁力的形式一度是由这种微妙的、无处不在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假定了电力的形式。

第 2. 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凡是与它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事物，它都被吸引，而其他一切事物都排斥它。

第 3. 与它相关的所有东西。当它们与电接触时，它们就会受到与它们的导电性成正比的电流影响。

第 4. 与它们自己相关的所有其他事物。在受到电的冲击下，分子之间的关系会随着电的强度而改变；要么它们被扭开，从而破坏它们所形成的物体——有机的或无机的；要么，如果先前受到扰动，就会恢复平衡（如疾病）；或者这种干扰可能只是表面的，而这个物体可能带有流体在到达它们之前遇到的其他物体的图像。

将上述命题应用于上述案例：有几个公认的科学原理，例如，孕妇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生理学告诉我们，她的智力受到削弱，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对她造成不同寻常的影响。她的毛孔张开，散发一种特殊的皮肤汗液；她似乎处于接受自然界所有影响的状态。莱辛巴赫的弟子们断言她的病态非常严重。杜·波提特警告说，不要不小心迷惑她，以免影响后代。她的疾病是传染给它的，它常常把疾病完全吸收到自己身上；她的痛苦和快乐不仅与它的健康有关，也与它的性情有关；众所周知，伟大的人都有伟大的母亲，反之亦然。“的确，她的想象力对胎儿产生了影响，” 马让迪承认，因此与他在另一个地方的断言相矛盾；他还说，“突如其来的恐怖可能会导致胎儿的死亡，或者阻碍它的发展。” \* 【\* 《生理学概要》，第 520 页。】

在美国报纸最近报道的一起案件中，一个被雷击死的男孩，在剥开他的尸体后，人们发现他的胸前印着一幅逼真的图画，那是灾难发生时他所面对的窗户附近的一棵树，也被闪电劈倒了。现在，这个由自然的盲力量完成的电子摄影，提供了

一个类比，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理解母亲的心理图像是如何传递给未出生的孩子的。她的毛孔张开了；她散发出一种 odic 的散发，这是 akasa 的另一种形式，电，或生命原则，根据莱辛巴赫，产生催眠睡眠，因此是磁性。磁流在离开身体时发展成电流。一件东西在母亲的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的形象会立即投射到星体之光或宇宙之以太中，杰文斯和巴贝奇以及《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告诉我们，宇宙是所有形式的精神形象，甚至是人类思想的仓库。她的磁性散发吸引并与下降的电流结合在一起，它已经带有图像。它会反弹，并或多或少地猛烈地敲击，给胎儿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根据生理学公式，表明母亲的每一种感觉对后代的反应。这种卡巴拉主义的理论是否比杰弗里·圣·希莱尔的门徒们所教授的畸形学说更具有假想性或更难以理解？玛金蒂公正地指出，这种学说“由于其含混不清和晦涩难懂，因此很容易被发现，”它“假装创造了一门新科学，它的理论建立在某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定律之上，如拦阻定律、拦阻定律、类似的或古怪的定律，特别是所谓的自我为自我的伟大定律。”\*【\*同上第 521 页】

埃利法斯·利瓦伊无疑是卡布主义者中某些观点的最佳权威之一，他说：“孕妇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星体光的影响，它帮助他们的孩子形成，并不断地向他们呈现它所填充的各种形式的回忆。因此，非常有德行的女人用模棱两可的相似来欺骗观察者的恶毒。他们常常把梦中所见的景象印在结婚的果实上，因此就有了代代相传的相同的面貌。

“因此，五角星的卡巴拉主义用法可以决定未出生婴儿的面容，一个受过教育的妇女可能会给她的儿子涅柔斯或阿喀琉斯的面容，以及路易十五或拿破仑的面容。”\*【\*《高级魔法的教条与仪式》，第 175 页】

如果它证实了费希尔博士的理论之外的另一个理论，他应该是最后一个抱怨的人，因为当他自己认罪时，他自己的例子也证实了：\*“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有没有盲目服从过权威. . . . 将思想从纯粹的权威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自由地研究存在于自然中的事实和规律，这是科学发现和永久进步所必须的重要前提。”【\*《医学学会学报》，第 246 页】

如果母亲的想象可以阻碍胎儿的成长或者摧毁它的生命，为什么它不能影响它的外表呢？有一些外科医生倾其一生和财富寻找这些畸形的原因，但他们的观点只是认为它们只是“巧合”。说动物天生没有想象力，这也是极不合乎哲学的；而且，虽然它可能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考的顶点，甚至形成的想法，植物王国的成员——比如含羞草和捕虫者——拥有自己的本能甚至基本的想象力，但这种想法并非没有拥护者。如果像廷德尔这样的伟大物理学家被迫承认，即使是有智慧、会说话的人，他们也无法弥合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无法界定想象力的力量，哑巴动物的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神秘程度一定会更大。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想象力是灵魂的可塑性或创造力；但物质主义者却把它和幻想混为一谈。然而，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诗集》的序言中彻底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两个词的互换不再是可以原谅的。想象，毕达哥拉斯认为是对先前灵性、精神和物质状态的回忆，而想象是大脑物质的无序生产。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和追问事物，古老的哲学都认为它是由永恒的观念，或者说想象，来赋予生命和结果的——对具体形式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模型的准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拒绝这一学说，宇宙从混沌无序中逐渐演化的理论就会成为一种荒谬；因为，想象惰性物质仅仅被盲目的力量所驱动，被智慧所指导，自发地形成一个如此令人钦佩的和谐的宇宙，是极不合乎哲学的。如果人的灵魂真的是宇宙灵魂的本质的产物，是这第一创造原则的一个无穷小的碎片，那

么人的灵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造物主的一切属性。作为造物主，他分解了混沌的死的、不活跃的物质，把它塑造成形状，所以，如果人类知道自己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做。菲迪亚斯将松散的粘土颗粒聚集在一起，用水润湿它们，可以为他的创造力所唤起的崇高思想赋予塑料形状，因此，知道自己力量的母亲可以将即将到来的孩子塑造成任何她喜欢的形式。雕刻家对自己的能力一无所知，只创造出一个由惰性物质构成的虽然迷人但没有生命的形象；而母亲的灵魂，受到她的想象的强烈影响，盲目地把一个物体的形象投射到星体光中，这个物体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再敲击一下，就在胎儿上留下了印记。科学告诉我们，万有引力定律使我们确信，在地球中心发生的任何位移，在整个宇宙中都能感觉到，“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伴随思想而来的分子运动也同样适用。”\*

【\*福涅，《神经系统生理学，脑脊液》，巴黎，1872年】在谈到能量通过宇宙以太或星光的传输时，这位权威人士说：“所有事件的连续照片就这样产生和保留了下来。可以说，宇宙的很大一部分能量都投入到了这样的画面上。”

福涅博士，法国国家聋哑研究所，在他的作品\*第二章，在讨论胎儿的问题时写道，最强大的显微镜无法向我们展示哺乳动物和人的卵巢细胞之间最细微的区别；关于胚珠的第一次或最后一次运动，他问道：“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于其他胚珠吗？”因此公正地回答：“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科学永远也不会回答这些问题；当她的研究方法能够使她发现生命的原理与物质之间的矛盾隐藏机制的那一天起，她就会了解生命本身，并且能够创造生命。”如果我们的作者读过腓力斯神父的讲道，他会多么恰当地对牧师的感叹——神秘！神秘！——说出他的阿门！【\*同上】

让我们根据有记录的想象力产生巨大畸形的例子来考虑马让迪的断言，其中的问题不涉及孕妇。他承认低等动物的后代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如何解释鹰头鸡的孵化，除非有这样一种理论：世袭敌人的出现对母鸡的想象力起了作用，而母鸡的想象力反过来又使构成胚芽的物质产生了某种运动，在膨胀之前产生了巨大的小鸡？我们知道一个类似的例子，一只驯服的鸽子，属于我们认识的一位女士，每天都被鸚鵡吓着，在她的下一窝孩子中有两只长着鸚鵡头的乳鸽，甚至在羽毛的颜色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引用科罗拉、尤亚特和其他权威，以及所有动物饲养员的经验，为了表明通过激发母亲的想象力，后代的外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这些事例丝毫不影响遗传问题，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人为造成的类型的特殊变化。

凯瑟琳·克罗在相当长的篇幅里讨论了精神对物质的力量的问题，并列举了许多同样的实例。\*【\*《自然的阴暗面》，凯瑟琳·克劳著，第434页等】其中最奇怪的现象被称为“圣痕”，它与这一点有决定性的关系。任何年龄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印记，而且总是由于想象力丰富而造成的。在提洛尔人的狂喜案例中，凯瑟琳·艾默里奇和其他许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口据说像自然一样完美。有一个叫B. von N.的太太，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和一朵白玫瑰，她选择了后者。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感到手臂上有一种灼烧般的疼痛，渐渐地出现了一朵玫瑰花的身影，形状和颜色都很完美；它比皮肤高出很多。这个标记的强度越来越大，一直到第八天，之后就消失了，到了第十四天，已经看不出来了。在波兰，有两位年轻的女士在暴风雨中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旁；一道闪电落在她们附近，其中一个脖子上的金项链融化了。它的完美形象被印在皮肤上，并贯穿一生。另一个女孩，被她同伴的意外吓坏了，站在那里吓呆了几分钟，然后晕倒了。她朋友身上立刻留下的那条项链的印记，一点一点地出现在她自己身上，并

且在那里停留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才渐渐消失。

著名的德国作家贾斯蒂努斯·克纳博士讲述了一个更不寻常的案例。“在法国人入侵的时候，一个哥萨克追一个法国人，把他追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死胡同，他们发生了可怕的冲突，后者受了重伤。有一个人躲在这胡同里，逃不掉了，他吓得要命，回到家里，身上的伤口跟哥萨克打在敌人身上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那些器官紊乱，甚至肉体死亡是由于头脑的突然兴奋反应在身体上的情况一样，马让迪会发现很难把这种结果归因于任何其他原因，而不是想象；如果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像帕拉塞尔苏斯或范·赫尔蒙特那样，这个问题就不再神秘了。他将理解人类意志和想象力的力量——前者是有意识的，后者是不自觉的——对万能的力量施加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不仅对选定的受害者造成伤害，而且通过反射作用，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对自己造成伤害。魔法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如果这种微妙的液体的水流没有足够的力量到达客观点，它会对发送它的个体做出反应，就像一个印度橡皮球从墙上弹回到投掷者的手上，但却无法击穿它。有很多可能成为巫师的人成为受害者的例子。范·赫尔蒙特说：“一个女人生动地激发想象力，产生一种想法，这是连接身体和灵的媒介。这就把自己转移到那个和女人有最直接关系的人身上，把那个最激动她自己的形象印在这个人的身上。”

德勒兹在他的《Bibliothèque du Magnetisme Animal》一书中收集了许多从范·赫尔蒙特那里获得的引人注目的事实，其中我们将满足于引用几句话来作为捕鸟者雅克·佩利谢尔案例的参考。他说：“人只要盯着动物的眼睛看一刻钟，就可能导致动物的死亡；卢梭从自己在埃及和东方的经历中证实了这一点，他曾用这种方式杀死过几只蟾蜍。但是当他最后在里昂试着这样做的时候，蟾蜍发现自己无法从他的眼睛里逃脱，于是转过身来，怒不可遏地盯着他，眼睛一动不动，他浑身无力，甚至要晕倒，一时间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

回到畸形学的问题上。维鲁斯在他的《德·帕尔斯蒂吉斯·恶魔》中说，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在孩子出生前不久，她的丈夫威胁她，他说她体内有恶魔，他要杀了他。母亲吓坏了，她的孩子看起来“从中间往下的形状很好，但向上有黑红的斑点，前额有眼睛，嘴巴像森林之神，耳朵像狗，头上像山羊一样弯曲着角。”在佩拉玛图斯的一部鬼神著作中，有一个关于 1573 年在西印度群岛圣劳伦斯出生的怪物的故事，它的真伪得到了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的认证。这孩子“除了嘴、耳朵和鼻子畸形得可怕之外，头上还有两只角，像小山羊的角，身上有长长的毛，腰间有一条肉质的带子，是双的，从带子上垂下一块肉，像个钱包，他的左手像印第安人跳舞时用的那样拿着一个肉钟，腿上穿着白色的肉靴，向下弯着腰。简而言之，整个形状是可怕的，恶魔般的，这似乎是由于母亲从印第安人的滑稽舞蹈中受到了某种惊吓。”\*费舍尔博士拒绝接受所有这些未经证实和难以置信的例子。【\*亨利·莫尔，《灵魂的不朽》，399 页。】

但是，我们不会从标准作者的著作中所记录的大量畸形病例中进一步选择，使读者感到厌烦；以上所述足以说明，我们有理由把这些生理上的异常归因于母性心灵和宇宙以太对彼此的相互作用。为了避免有人质疑范·赫尔蒙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权威，我们将参考著名的生理学家 Fournié 的工作，在那里（在 717 页）可以找到对他的性格的以下估计：“范·赫尔蒙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化学家；他特别研究了 aëriiform 流体，并把它们命名为 gaz；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虔诚推到了神秘主义，完全沉溺于对神性的沉思。．．．范·赫尔蒙特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他将生命的原理直接地、以某种实验性的方式与人体最细微的运动联

系起来。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实体不断的活动，它与物质元素没有任何联系，而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个性。然而，一所著名的学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它的主要基础。”

范·赫尔蒙特的“生命原理”，或称“archæus”，既不多于也不少于所有卡布主义者的星体光，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以太。如果胎儿中更不重要的特征不是由于母亲的想象，那么马让迪会把有角的鳞片、山羊的角和动物多毛的皮毛的形成归因于什么其他原因呢？其是我们在上面的例子中看到的标记怪物后代。动物界的这些显著特征，肯定不可能在母性幻想的突然冲动下发展出来。简而言之，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神秘科学专家提供的解释。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想多说几句关于头部、手臂和手被瞬间分解的案例，尽管很明显，在每一个案例中，孩子的整个身体都被完美地塑造了出来。孩子出生时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化学家告诉我们，它由十几磅的凝固气体和几盎司的灰渣、一些水、氧、氢、氮、碳酸、一点石灰、镁、磷和一些其他矿物组成；仅此而已！它们来自何处？它们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普罗克托先生告诉我们，这些粒子是如何从“我们周围的宇宙深处”吸引过来的，是如何形成并塑造成人类的？我们已经看到，去问那些以曼琴蒂为杰出代表的主流学派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承认他们对胎儿的营养、消化和流通一无所知；生理学告诉我们，当胚珠被包围在格拉菲囊泡内时，它参与形成了母体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囊泡破裂后，它几乎就像母亲把鸟蛋扔进巢里后，鸟蛋里的胚芽一样，不再依赖母亲来构建未来生命的身体。在已证明的科学事实中，肯定很少有与这一观点相矛盾的，即胚胎时期的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与他赖以获得健康、温暖和舒适的房屋承租人的关系，有很大不同。

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说法，灵魂\*是原子聚集的结果，普鲁塔克这样描述他的哲学：“存在着数量无限、不可分割、不受干扰的物质，它们没有差别，没有性质，在空间中移动，在那里传播；当它们相互靠近时，它们结合，扣紧，并通过它们的聚集形成水，火，植物或人。所有这些物质，他把它们称为原子，因为它们是固体，既不能改变，也不能改变。但是，”普鲁塔克补充说，“我们不能把无色的东西变成颜色，也不能把没有灵魂、没有品质的东西变成物质或灵魂。”【\*在灵魂这个词上，德谟克利特和其他哲学家都不理解 nous 或 pneuma，即神圣的非物质灵魂，而是心灵或星光体；也就是柏拉图常说的第二个凡人灵魂。】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说，约翰·道尔顿掌握的这一学说“使人类的思想掌握了控制化学变化的法则，并能自己想象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赞许地引用了培根的观点，即人类永远在研究自然的极限，然后他树立了一个标准，他和他的哲学家兄弟们可以很好地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当然，”他说，“在我们把任何知识或思想的分支斥为本质上无利可图之前，我们应该非常谨慎。”\*【\*鲍尔弗·斯图尔特，法学博士，F.R.S.，《能量守恒》，第133页】

这些勇敢的话。但是，有多少科学家把它们付诸实践呢？

阿夫季拉的德谟克利特向我们展示了太空中挤满了原子，当代的天文学家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原子是如何形成世界的，以及后来如何形成种族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种族。既然我们已经指出，人的意志中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把原子的电流集中到一个客观点上，就可以创造出符合母亲想象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完全相信，由母亲产生的同样的力量，可以通过强烈的，尽管是无意识的逆流，驱散和抹去她未出生的孩子身体的任何部分，甚至整个身体？还有假怀孕的问题，这经常让医生和病人都感到困惑。如果范·赫尔蒙特提到的三个孩子的头、胳膊和

手都可能因为恐惧的情绪而消失，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情绪或其他一些情绪在同样程度上兴奋起来，就不会导致胎儿在所谓的假怀孕中完全消失呢？这种情况很少见，但确实发生过，而且还使科学完全困惑。在母亲的血液循环中，肯定没有一种化学溶剂能强大到溶解她的孩子，而不毁了她自己。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荐给医学界，希望他们作为一个阶层不会采纳福涅的结论，他说：“对于这一连串的现象，我们只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因为我们甚至没有试图去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和原因，因为生活中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奥秘，随着我们阐述的深入，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的禁区。”+【+福涅，《神经系统生理学》，第16页。】在其智力能力的范围内，真正的哲学家没有禁区，应该满足于接受任何不可思议或不可侵犯的自然奥秘。

没有一个赫尔墨斯哲学的学生，也没有一个唯心论者，会反对休谟提出的抽象原则，即奇迹是不可能的；因为假设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会使宇宙由特殊的规律而不是一般的规律支配。这是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根本矛盾之一。前者根据普遍的经验，认为自然的过程具有普遍的统一性，而后者则认为可以援引支配心灵来中止一般规律，以适应特殊的紧急情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如果我们还不相信超自然力量，那么没有奇迹能向我们证明它们的存在。奇迹本身，如果仅仅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事实，我们的感官或见证可以令人满意地证实；但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一个奇迹。还有一种可能的假设，认为它是某种未知的自然原因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以至于除了承认优于自然的存在和干预之外没有其他选择。”【\*《逻辑体系》第八版，1872年，第二卷。第165页】

这正是我们试图让逻辑学家和物理学家明白的一点。正如密尔先生自己所说：“我们不能承认一个命题是自然法则，而又相信一个与它真正矛盾的事实。我们必须不相信所谓的事实，或者相信我们承认所谓的法则是错误的。”休谟先生引用人类“坚定而不可改变的经验”来建立法则，而这些法则的运作当然会使奇迹不可能发生。难点在于他使用了斜体字这个形容词，因为这是一个假设，即我们的经验永远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将永远有同样的实验和观察来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它还假设所有哲学家都有同样的事实来思考。它也完全忽略了那些我们可能暂时被剥夺了的关于哲学实验和科学发现的记录。因此，由于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焚毁和尼尼微的毁灭，许多世纪以来，世界一直没有必要的资料来估计古人的真正知识，无论是深奥的还是开放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罗塞塔石碑、埃伯斯石碑、d-奥比格尼石碑、阿纳斯塔西石碑和其他纸莎草纸的发现，以及瓦片图书馆的发掘，开辟了考古研究的一个领域，很可能导致这种“坚定而不可改变的经验”的根本性变化。《超自然的宗教》一书的作者公正地指出：“如果一个人仅仅基于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而相信与完全归纳法相矛盾的东西，那他就是容易轻信的人；但这样的假设不会影响那件事的真实证据。”

1875年7月，在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教授海勒姆·科森先生对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校友的演讲中，这位讲师对科学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谴责：

“有些事情，”他说，“是科学永远做不到的，它试图去做是傲慢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宗教和教会超越了它们的合法领域，侵犯和骚扰科学的合法领域，并向科学强加了沉重的贡品；但是，它们以前之间的关系似乎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科学已经跨越了它的边界，正在侵入宗教和教会的领域，我们面临着被纳入科学教皇的危险，而不是宗教教皇——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置于这样一个教皇之下；

在 16 世纪，人们为了思想自由，反对宗教和教会的专制，因此，在 19 世纪，人类的精神和永恒利益要求人们对迅速发展的科学专制进行抗议，科学家不仅应该把现象和条件限制在他们的合法范围内，而且应该 reexamine 他们的交易库存，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地窖里的金条库存有多少——相信他的存在，有那么多的报纸在流传——是真理的真金。”

“如果在科学领域不像在普通企业中那样这样做，科学家们就容易把自己的资本放在过高的数字上，从而从事一项危险的虚高的业务。甚至自从廷德尔教授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讲以来，它所引发的许多回复都表明，他所属的进化哲学学派的首都，远不像世界上许多非科学但聪明的人以前模糊地认为的那样伟大。对于一个非科学人士来说，了解到围绕着既定科学的巨大的纯假设领域是相当令人惊讶的，科学家们经常夸耀这是他们已确定的和可获得的征服的一部分。”

确切的；同时又不让其他人享有同样的特权。他们抗议教会的“奇迹”，用同样多的逻辑否定现代现象。考虑到像尤曼斯博士和其他人这样的科学权威人士承认现代科学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似乎现在是人们不再仅仅因为某些事物是了不起的就认为它们是不可思议的时候了，因为它们似乎与我们习惯认为的普遍规律相矛盾。本世纪有不少善意的人，他们想为纪念科学先烈阿格里帕、帕利西和卡丹报仇，然而，由于缺乏手段，未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错误地认为，新柏拉图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先验哲学，而不是精确科学。

“亚里士多德自己经常展示的失败，”德雷珀教授评论说，“不是他的方法不可靠的证据，而是它值得信赖的证据。它们是由于缺乏充分的事实而导致的失败。”\*【\*德雷珀，《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 22 页】

什么事实？我们可能会问。不能指望一个搞科学的人承认这些事实可以由神秘科学提供，因为他不相信后者。然而，未来可能会证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归纳法传给了我们的科学家；但除非他们补充“柏拉图的普遍性”，否则他们将比亚历山大的伟大导师经历更多的“失败”。只有当普遍性不能被理性证明并基于不间断的经验时，它们才是信仰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哲学家中，谁能用同样的归纳法证明，古代的哲学家在他们深奥的研究中没有这样的证明呢？他们自己的否定虽然没有证据支持，却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总是采用他们所夸耀的归纳方法。虽然他们的理论必须以古代哲学家的理论为基础，但他们的现代发现不过是古代哲学家所种下的胚芽所产生的芽。然而，即使这些发现不是夭折的，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原因不明，他们的最终结果无法预料。尤曼斯教授说：“我们不认为过去的理论只是爆炸错误，也不认为现在的理论是最终的。活生生的、不断增长的真理只是在向更高、更有活力的境界前进的过程中覆盖了它的旧的伪装。”\*这语言是由当时最早的哲学化学家和最热心的科学作家之一应用于现代化学的，它显示了我们发现现代科学的过渡状态；但对化学来说是正确的，对它所有的姊妹科学也是正确的。【\*斯普伦格尔在他的《医学史》一书中，让范·赫尔蒙特显得对帕拉塞尔苏斯的装模作样和无知傲慢感到厌恶。“后者的作品，”斯普伦格尔说，“他（范·赫尔蒙特）仔细读过，激发了他的改革精神；但单凭这些还不够，因为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远远超过那位作家，他鄙视这个疯狂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愚昧可笑的流浪汉，他常常似乎陷入了精神错乱。”这种断言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有赫尔蒙特本人的著作来反驳它。在两位作家之间著名的争论中，马尔堡的教授苟克冷纽斯表示支持帕拉塞尔苏斯发现的同情药对治疗每一种创伤都有巨大的疗效，而耶稣会的罗伯特神父谴责所有这些治疗方法，认为是魔鬼干的。范·赫尔蒙出面解决这场争论。他给出的干涉的理由是，所有这些争端都“影响

了巴拉塞尔苏斯，他是他们的发现者，而他自己是他的门徒”。（参见《De Magnetica Vulner》，l. c.，第 705 页】

自唯灵论出现以来，医生和病理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把像帕拉塞尔苏斯和范·赫尔蒙特这样的伟大哲学家视为迷信的庸医和江湖骗子，并嘲笑他们关于 archæus 或 anima mundi 的观点，以及他们对恒星体系知识的重要性。然而，自培根勋爵将医学归为推测科学以来，医学又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呢？

诸如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欧里庇德斯、伊壁鸠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传记作者卢克莱修，Æschylus，以及其他古代作家，物质主义者如此乐意引用他们作为梦幻柏拉图派的权威对手，他们只是理论家，而不是能手。后者，当他们写作的时候，要么他们的作品被基督教暴徒烧毁，要么他们用一种只有创始人才能理解的方式来写。现代的批评者中，有谁能保证他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戴克里先一人烧毁了整个图书馆关于“秘密艺术”的著作；没有一本讲述金银制作技艺的手稿能逃过这个未经雕琢的暴君的怒火。我们知道，艺术和文明在现在被称为古代的时代取得了这样的发展，通过商博良，第一个王朝的第二个国王亚梭提写了一本解剖学的著作，国王尼哥写了一本占星术和天文学的著作。布兰萨瑟斯和辛克罗斯是前摩西时代两位博学的地理学家。Ælian 谈到了埃及人伊阿库斯，他在医学上的伟大成就使人们对他的记忆敬仰了几个世纪。他仅仅用了几次熏蒸就阻止了几次流行病的蔓延。安提阿克的族长提阿非罗提到过阿波罗尼德的一部著作，姓奥拉庇俄斯，名为《神书》，书中记载了埃及所有神的秘密传记和起源；Ammianus Marcellinus 谈到了一项秘密工作，其中记录了公牛神牛的确切年龄——这是许多神秘和循环计算的关键。所有这些书到哪里去了？谁知道它们可能包含的知识的宝藏呢？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异教徒和基督教的汪达尔人把这样的文学宝藏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地方都毁掉了；亚历山大·西弗勒斯皇帝走遍埃及，收集有关神秘主义和神话的圣书，洗劫了每一座神庙；埃塞俄比亚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和埃及人一样古老——要求优先考虑古代和学习；因为在印度历史的早期，他们就已经闻名于世了。我们还知道，柏拉图在埃及了解到的秘密比他被允许提及的还要多；根据商博良的说法，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所有真正好的和科学的东西——在我们今天被我们的现代归纳主义者所珍视——都归功于他神圣的主人；柏拉图把他从埃及祭司那里学到的深奥的秘密，按照逻辑顺序，口头地传授给了他的门徒们，而门徒们又把这些秘密一代代地传给了另一代行家，后者比我们今天的哲学家知道更多的自然的神秘力量。

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在埃及圣所的时候，有谁，或者有多少人有机会读过这些书？在他的《埃及奥秘》一书中，杨布里科斯将 1100 本书归功于赫尔墨斯，而西流基估计在美尼斯时期之前他的作品不少于 20000 部。优西比乌斯说，他“在他的时代”只看到了四十二本书，六本关于医学的书中最后一本探讨了最黑暗时代的医学艺术；\* 狄奥多鲁斯说，是最年长的立法者姆内维斯，美尼斯的第三个继任者，从赫尔墨斯那里接受了他们。【\* 爱德华·L·尤曼斯，医学博士，《课堂化学》，第 4 页。】

心理学领域显然还未被探索

在传给我们的这些手稿中，大多数不过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从一些专家保存的原书中翻译出来的希腊语译本的拉丁文译本。马西利乌斯·菲西努斯是第一个于 1488 年在威尼斯出版这些作品的人，他只给了我们一些摘录，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似乎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故意忽略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版《Auto da fé》太危险了。而现在，当一个卡巴拉学者毕生致力于研究神秘主义，并且已经征服了这个伟大的秘密时，他大胆地说，只有卡巴拉才导致了对无限中绝对的知识认识，在有限的无限中，有人嘲笑他，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把圆变成平方的物理问题，就否认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问题是可能的。

根据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人士的说法，心理学是一个迄今几乎无人知晓的科学系。根据法国生理学权威福涅的说法，生理学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以至于印证了他在其博学的著作《神经系统生理学》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终于意识到，不仅大脑的生理机能没有发挥作用，而且神经系统的生理机能也不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化学已经完全改变了；因此，就像所有的新科学一样，婴儿的腿不能被认为是很牢固的。地质学尚未能告诉人类学人类存在了多久。天文学，最精确的科学，仍然在推测和困惑宇宙能量，以及许多其他同样重要的东西。华莱士先生告诉我们，在人类学中，在尊重自然和人类起源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许多著名的内科医生都宣称医学只不过是科学的猜测而已。处处不完整，处处不完美。当我们看到这些恳切的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他们那断了的铁链的缺失的环节时，我们觉得他们好象是从一个普通的、无底的深渊中，由不同的道路出发的人。每一个终点都在他们无法探索的深渊边缘。

一方面，他们缺乏进入洞穴深处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每次都被嫉妒的哨兵击退，不让他们通过。因此，他们继续观察大自然的低等力量，并不时地向公众介绍他们的伟大发现。他们不是真的抓住了生命的力量，抓住了她在玩化学和物理力量的关联游戏吗？他们做了。但如果我们问他们这种生命力从何而来？那些在不久之前还如此坚定地相信物质是可以毁灭的，并且从存在中消失的人，现在却坚定地相信它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它的事情呢？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回到二千四百年前德谟克利特所教导的教义？\*【\*德谟克利特说过，就像从无物中产生不了任何东西一样，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还原为无物。】问他们，他们会回答：“物质的创造或毁灭，物质的增加或减少，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她的研究领域完全限于物质的变化……科学的领域就在这些变化的范围之内，而创造和毁灭则不在她的领域之内。”\*【\*J. Le Conte, 《生命与化学和物理力量的相关性》，附录】啊！不，它们只存在于物质主义科学家的掌握之外。但为什么要肯定同样的科学呢？如果说他们，“力量是不能毁灭的，除非是由创造它的同样的力量，”那么他们就默认了这样一种力量的存在，因此他们没有权利给那些比他们更大胆的人设置障碍，他们试图超越，并发现他们只有通过揭开伊西斯的面纱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所有这些早期的科学分支中，肯定有一个至少是完整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听到了一阵巨大的掌声，“如同众水之声”，掌声来自原生质的发现。但是，唉！当我们转向阅读赫胥黎先生的著作时，我们发现新生婴儿的博学的父母说：严格地说，化学研究对生命物质的组成只能直接告诉我们很少或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还有……而且，严格地说，的确，我们对任何物体的构成一无所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坦白。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在某些情况下终究是失败的。这似乎也可以说明，这位模范哲学家在上升到普遍性之前，对各种细节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因而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柏拉图，迷失在毕达哥拉斯的“变幻莫测”的迷宫中，从一般原理出发，精通日心说。为了柏拉图的利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利用上述归纳方法来证明这一事实。我们知道，受启进入神秘世界的 Sodalian 誓言阻止了他以如此直白的语言向世界传授他的知识。

“这是他一生的梦想，”商博良说，“写一部作品，并在其中完整地记录埃及祭司所教导的教义；他经常谈起这件事，但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因为他要‘庄严宣誓’”。

现在，如果我们用相反的方法来评价我们的现代哲学家——也就是说，从普遍性到特殊性进行讨论，把科学家作为个体放在一边，而只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给出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对他们的前辈、古代和古老的兄弟有着极其琐碎的感情，这是一种非常可敬的联系。他们似乎真的永远记住了这句格言：“熄灭太阳，星星就会发光。”

我们曾听一位法国院士，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说过，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让他的同事们犯下的许多可笑的错误和失败的记录从公众的记忆中抹去。但是，考虑到我们的主张和我们所倡导的主题，这些失败是不能经常回忆的。总有一天，科学家的孩子们，除非继承他们怀疑的父母对灵魂的盲目，否则他们将为他们父辈有辱人格的物质主义和狭隘的思想而感到羞耻。用尊敬的威廉·豪威特的话来说，“他们讨厌新真理，就像猫头鹰和小偷讨厌太阳。．．．单纯的智力启蒙无法认识灵性。就像太阳熄灭了火焰，灵魂也熄灭了纯粹智慧的眼睛。”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早在传教士写道“眼睛不满足于看见，耳朵不满足于听见”的时候，科学家们就把自己撇在一边，仿佛这句话是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莱基，在他描述“受过教育的人”如何听到发生的奇迹时，不知不觉地忠实地描述了科学家嘲笑一切新事物的倾向！“他们接受它，”他说，“带着一种绝对的，甚至是嘲笑的怀疑，这就省去了所有的证据审查！”此外，他们一进学院就被流行的怀疑论浸透，以至于他们转而扮演迫害者的角色。豪威特说：“这是一件科学的奇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因试图识别闪电和电而遭到国人的嘲笑，1778年，他本应成为巴黎学者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审查了催眠的说法，并谴责它是绝对的骗子行为！”\*【\*日期不正确；应该是1784年】

如果科学家们把自己限制在对新发现的怀疑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点借口，因为他们有长期耐心研究的习惯而养成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他们不仅声称自己的独创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且轻蔑地驳斥所有关于古代人们知道的比他们自己还多，甚至更多的说法。遗憾的是，在他们的每一个实验室里，都没有悬挂《传道书》中的这段话：“难道有任何事可说，看，这是新的？它在我们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传道书》i. 10】在这里引用的这句话后面的诗句中，智者说：“人不记得从前的事。”所以这句话可以解释每一次新的否认。梅尔德拉姆先生对毛里求斯气旋的气象观测值得称赞，曼彻斯特的巴克斯德尔先生对地球上的对流进行了渊博的论述，卡朋特博士和莫里舰长为我们画出赤道流的地图，亨利教授给我们看潮湿的风是如何把它的负担沉淀成小溪和河流，然后又从海洋中拯救出来，回到山顶上的——但听哥希列所说的话：“风往南吹，又往北转。它不停地旋转，风又按照它的循环往复。”\*【\*同上 i. 6】

“江河归大海；海还不够满：江河归何处，仍归何处。”\*【\*同上 i. 7】

通过赤道和两极之间上升和下降的气流来分配热量和水分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但在我们最熟悉的书中，这个暗示却被忽略了近三千年。甚至现在，在引用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忆起所罗门是卡巴拉主义者的事实，在上面的文本中，只是简单地重复了在他的时代之前数千年所写的东西。

由于他们来自宇宙中一半的事实积累，最重要的是，现代学者自然无法构建一套使自己满意的哲学体系，更不用说使别人满意了。他们就像煤矿里的人，白天工

作，晚上才出来，因此无法欣赏和理解阳光的美丽和光辉。对他们来说，生命是人类活动的尺度，而未来对他们的理智来说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对永恒的研究、成就和随之而来的快乐的希望，不会软化当前生活的艰辛；对于他们的努力，除了今天的养家糊口，以及在坟墓盖上他们的遗体后的若干年里，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会被遗忘以外，没有任何报酬。死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生命之火的熄灭，意味着那盏灯的碎片在无垠的空间里消散。伟大的化学家贝采里乌斯(Berzelius)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哭了起来说：“别怪我哭。你不会相信我是一个虚弱的人，也不会认为我被医生告诉我的事情吓到了。我准备好了一切。但我不得不告别科学；我花了这么多代价，你不应该感到奇怪。”\*【\*Siljeström, 《Minnesfest öfver Berzelius》, 第 79 页】

### 贝采里乌斯绝望的悔恨

像这样一位研究自然的伟大学者，在完成一项伟大的研究、建立一个伟大的体系、发现一个困扰人类多年、但这位垂死的哲学家曾大胆希望他能解决的奥秘的过程中，被强行打断，他的思考该是多么痛苦啊！看看今天的科学世界，看看原子理论家们正在修补他们各自专业的不足之处！看看他们在修补基座，重新树立那些在约翰·道尔顿从德莫克里图斯的坟墓中挖出这一革命理论之前就被崇拜的偶像！在物质科学的海洋中，他们撒下了网，但当一些意想不到的巨大问题出现时，网被打破了。它的水就像死海——尝起来很苦；密度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沉浸其中，更不用说潜入海底了，因为他们没有出口，也没有生命在水波下和边缘。那是一片黑暗、令人生畏、无路可走的荒原；不付出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因为它所付出的是没有生命和灵魂的。

有一段时间，学者们只要简单地说出古人在自己观察下所发生的一些奇迹，就会感到特别高兴。在一个开明的世纪看来，这些人是多么可怜的傻瓜——也许是骗子！他们不是描述过马和其他动物吗？这些动物的脚和人的手和脚有些相似。在公元 1876 年，我们听到赫胥黎先生在学术讲座中讲述了长着类似人类前臂的原河马、长着四个脚趾、起源于始新世的座河马，以及假想的有脚的马，即现在马的外祖父，在讲座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奇迹被确证了！十九世纪物质主义的皮浪主义者对迷信的柏拉图主义者的主张报仇；在旧式的轻信的人。在赫胥黎先生之前，杰弗里·圣·希莱尔已经展示了一匹马，它的手指确实是被膜隔开的。\*

【\*《巴黎学院会议》1807 年 13 日】当古人谈到非洲的一个侏儒种族时，他们被指责为谎言。然而，1840 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在格兰德河岸边的腾达迈亚号航行时，看到了这样的侏儒，并对其进行了检查；+1874 年，贝亚德·泰勒在开罗；还有印第安三角测量局的邦德先生，他发现了一个野生的小矮人种族，生活在加利茨西部的山林中，在帕利尼山的西南，这个种族虽然经常听说，但在以前的调查中没有发现过他们的踪迹。【+莫林，《非洲内部之旅》，第二卷第 210 页】

“这是一个新的侏儒种族，在体型、外貌和习惯上都与杜查鲁的非洲奥邦戈斯人、施魏因弗斯的阿卡人和克拉普博士的杜克斯人相似。”

希罗德被认为是一个疯子，因为他一个人说一个人在长达六个月的夜晚都在睡觉。如果我们用一种容易误解的方式来解释“睡觉”这个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其余的解释为对极地地区夜晚的暗指。\*【\*《大众科学月刊》，1876 年 5 月，第 110 页。】普林尼在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事实，直到最近，这些事实还被认为是寓言。其中，他提到了一种小动物，雄性哺乳它们的幼仔。这句话在我们的学者中引起

了很大的笑声。在他的领土地质调查报告中，1872年，C. H. Merriam先生描述了一种罕见而奇妙的兔子(Lepus Bairdi)，栖息在怀俄明州风河和黄石河源头的松林地区。+【+《马尔特·布朗》，第372, 373页；希罗多德】梅里亚姆先生获得了五种这种动物的标本，“这……是第一批被带到科学界面前的物种。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是，所有的雄性都有乳头，并参与吮吸他们的孩子！……成年雄鲸的大奶头充满了乳汁，其中一只的奶头周围的毛发是湿的，并且粘在上面，这表明，当它被拍到时，它正在哺育自己的幼崽。”在迦太基人关于汉诺\*\*早期航海的记载中，有一长串关于“野蛮人…他们浑身是毛诠释者称他们为大猩猩”；a[nqrwpoi a[grioi，正如文中所言，这清楚地暗示这些野蛮人是猴子。【\*\*《大众科学月刊》，1874年12月，纽约，252页。】直到本世纪，这一说法还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多德维尔完全否定了手稿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原作悬挂在迦太基的萨图恩神庙中。福尔科纳对此发表了两篇论文，并同意布干维尔将其指为公元前六世纪。参见科里的《远古碎片》。】柏拉图著作的最新现代评论家和翻译家认为著名的亚特兰蒂斯是柏拉图的一个“高尚的谎言”。\*【\*乔维特教授】甚至哲学家在《蒂迈欧篇》中坦率地承认，“他们说，在他们的时代……这个岛的居民(波塞冬)保存了一个传统，由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大西洋岛屿的存在一个惊人的规模…等等。”\*【\*“大西洋岛上(出自马塞勒斯)的埃塞俄比亚历史。”】难道不可以使伟大的教师免受“绝对正确的现代学派”的诬陷吗。

#### 把河流变成血液，一种植物现象

在中世纪迷信无知的广大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学习过古代的赫尔墨斯哲学，他们从赫尔墨斯哲学的教义中获益，能够预测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重大发现；与此同时，我们现代圣分子圣殿大祭司的祖先，还在最简单的自然现象中发现撒旦的蹄印。A. 怀尔德教授说：“罗杰·培根(13世纪)在《令人钦佩的艺术与自然的力量》一文中，把他的第一部分工作献给了自然事实。他给我们提供了火药的线索，并预言了蒸汽作为推进动力的作用。水压机、潜水钟、万花筒都有描述。”\*【\*《炼金术，或赫尔墨斯哲学》。】古人说水会变成血；是血雨，是暴风雪，在这期间，大地被许多英里的血雪覆盖。这种深红色粒子的下降，已被证明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但它的原因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德·坎多尔是本世纪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在1825年，当莫拉特湖的水明显地变成了一种浓稠的血液时，他试图证明这种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他把这归功于无数半植物半虫卵动物的发展，他把这些动物称为冬凌草(Oscillatoria rubescens)，它们形成了动植物有机体之间的联系。+【+参见《Revue Encyclopédique》卷三十三第676页】在其他地方，我们描述了罗斯船长在北极地区观察到的红雪。最杰出的博物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许多回忆录，但他们中没有两个人的假设是一致的。有人称之为“一种松树的花粉”；其他小昆虫；阿加德教授坦率地承认，他既不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解释红色物质的性质。\*【\*《Bulletin de la Soc. Geograph》，第六卷，209-220页】

人类一致的证词被认为是真理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几千年来，在最野蛮的文明人中间，存在着对魔法的坚定而坚定的信仰，还有什么证据比这更一致呢？后者意味着只在无知者的头脑中违反了自然规律；如果这种无知在古代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中应该受到谴责，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文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狂热基督徒

阶级自己却不谴责呢？基督教的奥秘就像《圣经》中的奇迹一样，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只有魔法，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提供了一个线索，亚伦杖的奇迹，和法老的贤士的壮举，其反对摩西；它做到了这一点，既不损害《出埃及记》作者的普遍真实性，也不为以色列的先知提出比其他先知更多的要求，也不允许出现一个违反自然法则的“奇迹”的可能性。在许多“奇迹”中，我们可以选择“河变成血”作为我们的例证。经文上说：“拿起你的杖，把你的手伸到水，河，等等. . . .使他们成为血。”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事情在小范围内反复进行，但在这些案例中，实验并没有应用到河流中。从 17 世纪的范·赫尔蒙特开始，尽管他暴露了自己的可笑之处，但他愿意为所谓的鳗鱼、青蛙和各种纤毛虫的生产提供真正的指导，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自发产生的冠军，众所周知，这样的微生物加速生长是可能的，而不需要借助奇迹来违反自然法则。巴斯德和斯帕兰萨尼的实验，以及生源论和异质论(布丰的门徒，其中包括李约瑟)之间的争论，已经长期占据了公众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怀疑，只要有空气、湿度和温度的有利条件，生命就会诞生。巴黎科学院的官方会议记录\*记载了这种血红色的雪和水的频繁出现。【\*参见《Revue Encyclopédique》，第三十三、三十四卷，676 - 395 页】这些血点叫做麻风斑，其实就是这些纤毛虫地衣。它们在 786 年和 959 年首次被观测到，这两年发生了大瘟疫。这些动物鲤鱼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至今还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敢冒险断言，它们属于有机自然界的哪一类。现代化学家再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微生物可以在一种适宜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加速生长。现在，如果化学在一方面找到了剥夺空气中漂浮的细菌的方法，并且在相反的条件下能够发展或允许这些生物发展，那么为什么埃及的魔法师不能“用他们的魔法”做到这一点呢？在曼尼托的权威下，摩西曾是埃及祭司，掌握了基米亚土地的所有秘密，他根据自然法则创造了“奇迹”，这比上帝自己违反他的宇宙的既定秩序要容易得多。

我们重申，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方专家制造的这种血腥的水。有两种方法：在一个例子中，实验人员使用了一根强通电的磁棒，他让磁棒经过金属盆里的一点水，按照规定的过程，我们目前没有权利更全面地描述这个过程；过了十小时左右，水吐出来一种红色的泡沫，再过两个小时，就变成了一种地衣，像弗兰格尔男爵的 *lepraria kermasina*。然后它变成了一种血红色的果冻，这种果冻由水变成了一种深红色的液体，24 小时后，充满了生物。第二个实验是在一条缓慢流动的小溪的表面，有一个泥泞的底部，用一种植物的粉末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末。虽然这些粉末似乎是被河水冲走的，但其中一定有一些沉到水底去了，因为第二天早晨，水面上的水变稠了，似乎被德坎多尔所说的一种深红色的冬青树所覆盖，他认为这是植物和动物生命之间的联系。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在摩西时期有学问的炼金术士和物理学家——我们说物理学家——不应该掌握在几个小时内发展出无数种这种微生物的自然秘密，这种微生物的孢子可以在空气、水以及大多数植物和动物的组织中找到。杖在亚伦和摩西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它在中世纪卡巴拉魔法师的所有所谓的“魔法闹剧”中扮演的角色一样，现在被认为是迷信的愚蠢和江湖骗子。帕拉塞尔苏斯的魔杖(他那神秘的三叉戟)和著名的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罗杰·培根和亨利·昆拉斯的魔杖，就像我们的电磁学医生的毕业杖一样，都不值得嘲笑。那些在上个世纪无知的庸医甚至有学识的科学家看来是荒谬和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可能性轮廓，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成为事实。不，

一些博学的庸医和无知的科学家甚至开始承认这个事实。在尤西比乌保存的一个片段中，波菲利在他给阿内波的信中，呼吁 Chæremon，一个“象形文字学家”，来证明魔法艺术的教义，它的专家“甚至可以吓到神”，真的得到了埃及圣贤的支持。\*【\*波菲利，《Epistola ad Anebo.》，ap. Euseb. Præp. Evange》1, v. 10；杨布里科斯，《De Mysteriis Egypt》；Porphyrii，《Epistola ad Anebonem Egyptium》】现在，考虑到赫胥黎先生在纳什维尔的演讲中提出的历史证据规则，有两个结论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首先，波菲利是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品行高尚的人，他的言论从不夸大其词，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是不会撒谎的，也没有撒谎；其次，他对人类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有如此的了解，+所以他不太可能在魔法“艺术”方面被强加于人，他也没有被强加于人。【+“波菲利，”Lemprière的《古典词典》说，“他是一个拥有普遍信息的人，根据古人的证词，他在历史、数学、音乐和哲学方面的知识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因此，支持赫胥黎教授理论的机会学说迫使我们相信：1、真的有魔法“艺术”这种东西；2、埃及的术士和祭司都知道并练习这些，就连大卫·布鲁斯特爵士也承认他们拥有深厚的科学造诣。

## 第十二章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一致性学说的真正哲学捍卫者谈论自然界的不可能性。他们从不说他们经常被指控说的话，宇宙的缔造者不可能改变他的工作. . . . 没有任何理论能使他们不安(英国神职人员). . . . 让最具破坏性的假设只在绅士们流行的语言中陈述出来，他们也会正视它。”

廷德尔，科学运用想象力讲座

“世界将会有某种宗教，即使它应该飞向唯心论的知识淫乱。”

廷德尔，《科学碎片》

“但第一次在地球上作为吸血鬼派来的  
你的尸首必从坟墓中被掘出. . . .  
吸干你所有种族的血。”

拜伦勋爵，《异端》

科学家们对无知的自白

我们现在正在接近(古罗马的)两面神的神圣区域——与分子有关的廷德尔。我们要赤脚进去。当我们经过学习圣殿神圣的阿底塔时，我们正接近赫胥黎中心系统的炽热太阳。我们要垂下眼目，免得失明。

我们已经讨论了本书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以我们所能掌握的适当的态度，科学和神学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对那些他们从他们所拥有的所有实际知识的广泛基础继承而来的人所保持的态度。当我们站在一边，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看古人知道多少，现代人自以为知道多少，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当代学者的不公正竟没有被发现。

每天都有新的科学家被接纳，同时也有消息灵通的非专业观察者的批评。我们在一份日报上找到了下面这段说明性的段落：

“令人好奇的是，对于一些最普通的自然现象，科学家们普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极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笛卡尔认为它是一颗从大气层上层坠落的流星。哈雷认为这是地球的磁场造成的，道尔顿也同意这一观点。科茨认为极光是地球上一种物质发酵产生的。马里恩认为这是太阳明亮的大气层与地球大气层接触的结果。欧拉认为极光是由地球大气粒子间的以太振动产生的。坎顿和富兰克林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电现象，帕洛特认为这是植物物质腐烂后从地球上逃逸出的碳化氢引起的大火，并认为流星是这种大火的最初原因。德拉里夫和奥斯特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电磁现象，但纯粹是地球上的现象。奥姆斯特德怀疑某一团星云在特定的时间内围绕太阳旋转，当这个天体进入地球附近时，它的一部分气体物质与我们的地球大气层混合，这就是极光现象的起源。”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科学分支都是如此。

因此，即使是对于最普通的自然现象，科学界的意见也远非一致。在处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微妙关系，它们的起源和终极之间的微妙关系时，没有一个实验主义者或神学家不画一个神奇的圆圈，他把这个平面称为禁区。凡是信仰允许牧师去的地方，他就去；因为，正如廷德尔所说，“他们不缺乏积极的因素——即对真理的热爱；但负面因素，即对错误的恐惧，占了上风。”但问题是，他们的教条教条压迫着他们智慧的敏捷之脚，就像铁链铁链束缚着战壕里的囚犯一样。

至于科学家的进步，他们的学识也受到这两个原因的阻碍——他们对自然界灵性层面的理解能力不足，以及他们对公众舆论的恐惧。没有人比廷德尔教授对他们说得更尖锐了，他说：“事实上，当今最大的懦夫不是神职人员，而是苍白的科学本身。”\*【\*《论想象力的科学运用》】如果对这个有辱人格的所谓的适用性还有一丁点怀疑的话，廷德尔教授本人的行为就把它消除了；因为，作为英国协会的主席，在他贝尔法斯特的演讲中，他不仅从物质上看出“每一种形式和质量的生活的希望和潜力”，而且把科学描绘为“从神学中争取整个宇宙理论的领域”；然后，面对愤怒的公众舆论，他发布了一份修订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修改了自己的措辞，用“每一种形式和质量的生命”来代替，所有的陆地生命。这不仅仅是懦弱——这是对他公开宣称的原则的可耻放弃。在贝尔法斯特的会议上，廷德尔有两个最讨厌的东西——神学和唯灵论。他对前者的看法已经显示出来了；他称后者是“一种有辱人格的信仰”。当被教会指责为无神论时，他急忙否认了这种指责，并要求和平；但是，当他焦躁不安的“神经中枢”和“大脑分子”必须通过向某个方向扩展它们的力量来达到平衡时，他转向了无助的人，因为胆怯的人、巫师和他的《科学碎片》以这种方式侮辱了他们的信仰：“世界将会有某种宗教，即使它应该飞向唯心论的知识淫乱。”千百万的聪明人竟然被一位科学领袖这样痛斥，这是多么可怕的反常啊！这位科学领袖曾告诉我们：“在科学中和科学之外都应该被压制的东西是‘教条主义’！”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词的词源价值了。虽然我们希望它在未来的时代不会被科学采用为廷德尔主义，但我们只是想提醒这位仁慈的绅士，他自身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作为我们最聪明、最可敬、最博学的唯灵论家之一，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尖锐地将这一特征称为“他(廷德尔)同时卖弄着相反的观点”。【†伊普斯. 萨金特。参见他的小册子，《物质是万能的吗?》】如果我们接受廷德尔先生这个绰号的所有粗鄙含义，那么它与其说适用于忠实于自己信仰的唯灵论者，不如说适用于无神论科学家，后者放弃了对物质主义的热爱，投身于被人鄙视的有神论者的

怀抱;只是因为他从中获利。

我们已经看到马让迪如何坦率地承认生理学家对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的无知,以及富尔尼如何同意他的观点。廷德尔教授承认,进化假说并没有解决,也没有声称能解决这个终极之谜。

我们还尽可能多地考虑了赫胥黎教授的著名演讲《生命的物理基础》,以便我们在本卷中所谈论的现代科学思想的倾向不会有无知的错误陈述。把他的理论压缩在最接近可能的范围内,可以这样表述: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宇宙物质创造的;不同的形式是由物质的不同排列和组合造成的;物质有“吞食的精神”,因此灵不存在;思想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现存的形式消亡了,其他形式会取而代之;生物体的不同只是由于同一生命物质中化学作用的不同——所有的原生质都是相同的。

就化学和显微镜学而言,赫胥黎教授的系统也许是无可挑剔的,它的发音在全世界引起的深刻反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它的缺陷在于,他的逻辑线索无处开始,并在一个虚空中结束。他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材料。假如宇宙中充满了分子,被赋予了积极的力量,并且自身包含着生命的原则,那么其余的一切就很容易了;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着世界的聚合,另一种力量推动着各种形式的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进化。但是是什么给了这些分子最初的冲动并赋予它们神秘的生命能力?这是什么神秘的属性,导致原生质的人,野兽,爬行动物,鱼,或植物,分化,每一个一直进化自己的种类,而没有任何其他?在肉体把它的组成部分交给土壤和空气之后,“无论是真菌还是橡树,蠕虫还是人”,曾经使机体活跃的生命又会怎样呢?

从宇宙分子漂浮的时候,到它们形成人脑的时候,进化的法则在自然的方法上的应用是如此的迫切,难道就应该就此中断,而不允许从这个“preëxistent 形式法则”中发展出更完美的实体吗?赫胥黎先生是否准备断言人在肉体死亡后不可能达到一种生存状态,在那里,他将被新形式的植物和动物生命所包围,这是现在升华的物质的新安排的结果?【\*在他的《分类论》(部分 xvii., 第 97~99 页)中,路易斯·阿加西,伟大的 zoölogist,评论说:“大多数支持人不朽的论点同样适用于其他生物的永恒原则。难道我不应该补充说,如果人类在未来的生活中被剥夺了享受和思想道德进步的伟大源泉,这是一种可悲的损失吗?这些源泉是沉思有机世界的和谐所产生的。我们难道不能把合并的世界及其所有居民在造物主面前的一场灵性音乐会看作是天堂的最高概念吗?”】

他承认自己对万有引力现象一无所知;只是,在所有人类的经验中,就像“没有支撑的石头掉到地上,没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的石头不会掉到地上。”但是,他完全排斥任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的企图,事实上,他说:“我完全否定和诅咒入侵者。我知道事实,我知道律法;但是,除了我自己心灵投下的一个空洞的影子之外,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只有这一点,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必然性的结果,而一个一旦起作用的法则将继续无限地起作用,直到它被另一个同等效力的相反法则所中和为止。因此,石头在一种力的作用下掉到地上是很自然的,而在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力的作用下,它不会掉下去,或者已经掉下去了,它应该再起来也是很自然的;赫胥黎先生可能熟悉,也可能不熟悉。一把椅子一旦放在地板上,搁在地板上是很自然的,同样地(正如数百名有能力的证人所证明的那样),它会升到空中,不被任何肉眼可见的、凡人的手碰触。赫胥黎先生的责任不就是首先查明这种现象的真实性,然后为其背后的力量发明一个新的科学名称吗?

## 虚无主义的万神殿

“事实我知道，”赫胥黎先生说，“法律我也知道。”那么，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事实和法律的呢？毫无疑问，是通过他自己的感官；这些警惕的仆人让他发现了足够多的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从而构建了一个他自己都承认“在常识看来几乎是令人震惊的”体系。如果他的证词被接受为普遍重建宗教信仰的基础，而他们毕竟只产生了一种理论，那么，为什么数百万人对发生的破坏其基础的现象的累积证词不值得同样尊重的考虑呢？赫胥黎先生对这些现象不感兴趣，但这几百万人却感兴趣；当他在消化他的“面包和羊肉的原生质”，以获得更大胆的形而上学飞行的力量时，他们认出了他们最爱的人那熟悉的笔迹，那是心灵之手留下的痕迹，他们认出了那些曾在这里生活过、经历过死亡变化的人那模糊的拟像，证明了他心爱的理论是假的。

只要科学承认它的领域在物质变化的范围之内；化学将证明，物质通过“从固态或液态变为气态”，只会从可见变为不可见；而且，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物质的数量仍然不变，她无权独断。她没有能力说“是”或“否”，必须把决定权交给比她的代表更有直觉的人。

在他的“虚无主义万神殿”中，赫胥黎对大卫·休谟的评价高于其他所有人。他认为这位哲学家对人类的伟大服务是他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哲学探究的界限”，在界限之外是“唯心论”和其他“主义”的基本教义。的确，《休谟关于人类理解的探究》的第十章被作者高度推崇，他认为“智者和博学者”将会“对各种迷信的妄想进行永久的检查”，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可转换的术语，表示对某些以前不熟悉的、被他武断地归类为奇迹的现象的信仰。但是，正如华莱士先生公正地指出的，休谟的警句，“奇迹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完美的；因为它首先假定我们知道所有的自然法则；第二，不寻常的现象就是奇迹。华莱士先生提出，奇迹应该被定义为：“任何行为或事件必然暗示了超人智慧的存在和作用。”现在休谟自己说“一个统一的经验等于一个证明”，赫胥黎在他的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承认，我们所知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是由于，在所有人类的经验中，没有支撑的石头掉到地上，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情况下不会再发生，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会发生。

如果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经验的极限永远不可能被扩大，那么休谟的假设就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对自然法则下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很熟悉，赫胥黎对唯灵论的所有暗示都带有轻蔑的语气，这是有合理的理由的。但是，从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心理现象的可能性一无所知，因此，在给他们的武断主张赋予权重时，不能过于谨慎。人们真的会认为，一个允许自己对唯灵论的表现如此粗鲁地批评的人，已经通过适当的学习使自己有资格担任审查官；但是，在一封写给伦敦辩证学会的信中，赫胥黎先生说他没有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也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然后他做了如下的忏悔，这向我们表明，现代科学家有时是在多么微不足道的基础上形成非常积极的观点的。他写道：“我曾经有机会亲自研究过的唯灵论的唯一案例，是我所注意到的最严重的欺骗。”

这位原生质哲学家会怎么想呢？一个唯灵论家只有一次机会通过望远镜观察，而在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中，天文台的一个狡猾的助手对他进行了一些欺骗，他会立即谴责天文学是一种“可耻的信仰”吗？这一事实表明，一般来说，科学家只有收集物理事实才有用；他们从他们身上得出的结论往往比那些非专业人士的批评更软弱，也更不合逻辑。这也是他们曲解古代教义的原因。

贝尔弗·斯图尔特教授高度赞扬了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直觉，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五个世纪；这位“哭喊着”的哲学家宣称“火是伟大的原因，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中”。“很明显，”教授说，“赫拉克利特对宇宙固有的不稳定和能量一定有一个生动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性质上与现代哲学家认为物质本质上是动态的观点相联系，只是比现代哲学家的观点不那么精确。”他认为“火”这个词非常模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证据想表明，无论是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他似乎不像他的一些同事那样倾向于物质主义）还是他的任何同时代人，都理解“火”这个词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

### 火的三重构成

他关于事物起源的观点和希波克拉底是一样的。他们都对至高无上的力量持有相同的观点\*，因此，如果他们认为原始的火是一种物质力量，简而言之，类似于莱布尼茨的活力，那么他们的观念就不如现代哲学家的观念“精确”，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却远比我们今天学者片面的理论更为哲学和理性。【\*Diog. in Vita.】他们对火的看法与后来的“火哲学家”，玫瑰十字会和早期的琐罗亚斯德教完全相同。他们断言世界是由火创造的，而火的神圣灵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科学已经屈尊证实了他们关于物理问题的说法。

火，在古今中外的古代哲学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哲学中，都被视为三重原则。因为水是由一种可见的液体和隐藏在其内部的无形气体组成的，在赋予它们动力能量的所有自然精神原理的背后，所以，在火中，他们认识到：第 1. 可见的火焰；第 2. 无形的，或者说是星体的火——惰性时看不见，但活跃时产生热、光、化学力和电，分子的力量；第 3. 灵。他们对每个元素都应用了同样的规则；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从它们的结合和相互关系中演化而来，被它们认为是三位一体的。在玫瑰十字会成员看来，火不仅是原子的物质来源，而且是激发原子的力量的来源。玫瑰十字会成员不过是神学家的后继者。当一个看得见的火焰熄灭时，它不仅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而且从物质主义者的观念中永远地消失了。但是赫尔墨斯式的哲学家跟随它穿过“已知的分割世界，穿过并走出另一边进入不可知的世界”，就像他追踪脱离肉体的人类精神，“神圣火焰的生命火花”，进入 *Aethereum*，越过坟墓。+【+参见罗伯图斯·德·弗鲁克提伯斯的作品；以及哈格雷夫·詹宁斯的《玫瑰十字会》。】

这一点太重要了，不能不提几句。自然科学对宇宙的精神部分的态度在她对火的粗略概念中得到了完美的例证。在这一学科中，正如在任何其他学科中一样，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包含一个健全的支柱，每一个支柱都是蜂窝状的和薄弱的。他们自己权威的作品中充满了羞辱性的招供，这给了我们权利说，他们所站的地板是如此不稳定，以至于随时都可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新发现，把支柱敲掉，让他们全部倒在一起。他们急于将精神从他们的观念中驱逐出去，就像鲍尔弗·斯图尔特说的那样：“人们有一种冲向相反极端的倾向，过度运用物理观念。”他及时地发出警告：“为了避开锡拉，我们要小心，不要冲进卡律布狄斯。因为宇宙有不止一种观点，而且可能有一些区域，即使是最有决心的物理学家，也不会把它们的宝藏交给他们，他们只用千克、米和标准时钟来武装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坦承：“我们对物质的最终结构和性质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无论是机能的还是无机的。”【\*斯图尔特教授，《能量守恒》】

至于另一个大问题——我们在麦考利身上发现了一个更加毫无保留的宣言：“人死后会怎样的问题——我们看不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如果听凭他自己的理性，就比一个印度黑脚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在我们超越印度黑脚的众多科学中，没有一门能揭示动物灭绝后灵魂的状态。事实上，从柏拉图到富兰克林，所有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都曾试图在没有启示的情况下证明人的不朽，在我们看来，他们都可悲地失败了。”

人类精神感官的启示比一切物质主义的诡辩更值得信赖。在柏拉图和他的门徒看来，这是一种证明和成功，但现在却被认为是一种虚假哲学的泛滥，是一种失败。科学方法是相反的。古人的证言和他们的示范都是被否定的，因为他们更接近真理，因为他们更接近自然的灵——这是神能够被观察和理解的唯一方面。他们的推测——如果我们必须相信现代思想家的话——不过是一些不熟悉本世纪科学方法的人的无系统观点的多余表达。他们愚蠢地把自己对生理学所知甚少的知识建立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心理学上，而我们当代的学者却把心理学建立在生理学上——他承认自己对心理学一无所知——而生理学对他来说还只是一本闭卷的书，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方法，正如福涅告诉我们的那样。关于麦考利论证中的最后一个异议，几个世纪前，希波克拉底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他说：“如果我们适当地询问她，她就会向我们揭示与这些人和我们自己有关的真相。什么是自然在运作但是神性本身在显现它的存在？我们如何审问她；她要怎么回应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坚定地相信最终会发现全部的真理；大自然会让我们知道她的答案，通过我们的内在感觉，借助我们对某种艺术或科学的知识，向我们如此清晰地揭示真理，使进一步的怀疑成为不可能。” + 【+卡巴尼斯，《医学的历史》。】

## 本能和理性的定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麦考利的印度黑脚的本能是更值得信赖的比最指示和发展的理性，就人的内在感觉，以确保他的不朽。本能是神的精神本身赋予自然的普遍的禀赋；原因是我们的身体结构发展缓慢，我们的成人物质大脑的进化。本能，就像神圣的火花，潜伏在海鞘软体动物无意识的神经中枢，在神经系统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表现出来，生理学家称之为反射作用。它既存在于最低级的无头动物中，也存在于那些有明显头的动物中；它按照物质和灵性双重演化的规律生长和发展；在已经被赋予了感觉器官和对称排列的神经节的头型动物物种中，进入到它有意识的发展和进步阶段，这种反射行为，无论科学界的人将其称为“自动的”（如最低级物种），还是“本能的”（如更复杂的有机体，在源自不同感觉的感觉和刺激的引导下行动），还是一样的东西。它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神性本能。动物的这种本能，从它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自然给它们规定的范围内行动，它们知道如何正确地照顾自己，除非发生意外，它们知道如何从比它们自己更高的本能出发——为了准确的定义，这种本能可以被称为自动的；但它必须在拥有它的动物体内或外部，有某种或某个人的智慧来引导它。

这种信仰与当代杰出人士所持的进化论和渐进式发展的学说并不冲突，相反，它简化并完善了进化论。它可以很容易地免除每个物种的特殊创造；因为，在第一处必须允许形成较少灵的地方，形式和物质的实质是次要的。在身体进化中，每一个完善的物种都只是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来指导智力在改进的神经系统中发挥作用。

这位艺术家将在皇家埃拉尔上更好地展示他的和谐浪潮，而不是在 16 世纪的小竖琴上。因此，无论这种本能的冲动是直接作用于第一种昆虫的神经系统，还是每一种昆虫都像赫伯特·斯宾塞的更完善的学说那样，通过本能地模仿同类的行为而逐渐发展自己的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问题只涉及灵性进化。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不科学的，没有得到证实的，那么进化的物质方面也必然会跟着它走到底，因为前者和后者一样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人的精神直觉也不能以它是“没有哲学的”为借口，把两者相吻合。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将不得不回到普鲁塔克的《会论》中那个古老的问题，首先出现的是鸟还是蛋。

既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已经随着柏拉图的权威而动摇；我们的科学家拒绝一切权威——不，他们憎恨权威，除了他们自己的权威；人们对人类集体智慧的普遍估计是最低的折扣，以科学为主导的人类仍在不可抑制地退回到最古老哲学的起点。我们发现《大众科学月刊》的一位作者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教派和专业的神，” 奥斯古德·梅森说，“也许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尊敬了，但与此同时，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更柔和、更宁静的曙光，一个有意识的、发源的、遍及一切的活跃的灵魂——‘超灵魂’，原因，神性，尽管它可能还不完美；它没有通过人类的形体或语言揭示出来，而是按照宇宙的尺度充盈并激励着宇宙中每一个活着的灵魂：他们的圣殿是自然，他们的崇拜是赞美。” 这是纯粹的柏拉图主义，佛教，以及早期雅利安人神化自然的崇高而公正的观点。一般说来，这就是每一个神智学者、卡巴拉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基本思想的表达；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与希波克拉底在此之前所引用的那句话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的思想和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这孩子缺乏理性，因为它还潜伏在他的身体里；与此同时，在本能方面，他还不如动物。在他知道水火会毁灭自己，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之前，他会自焚或淹死自己；而小猫会本能地避开这两种。随着理性的逐步发展，孩子所拥有的本能几乎不会消失。也许有人反对说，本能不是一种灵性的礼物，因为动物比人拥有更高程度的本能，而且动物没有灵魂。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础上。它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动物的内在本性比人类的内在本性更难以理解，而人类被赋予了语言能力，并能向我们展示他的心理能力。

但是，除了否定的证据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动物没有一个幸存的，如果不是不朽的灵魂呢？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支持和反对的论点。更明确地说，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无法提供死后灵魂是否存在的证据或反证。从科学经验的观点来看，要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置于任何精确的科学规律的认知之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笛卡尔和博伊斯-雷蒙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想象力，而阿加西斯无法意识到没有我们所喜爱的动物，甚至我们周围的植物王国的未来存在。只要我们相信，一个无情的、冷血的恶棍被赋予了不朽的精神，而一条高贵的、诚实的狗，却常常克己至死，这就足以使我们的感情对第一原因所宣称的正义产生反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所爱的孩子或主人；永远不会忘记他，只是在他的坟墓上挨饿；正义和慷慨的意识有时发展到惊人的程度的动物，将会被消灭！不，抛开文明的理智，它暗示着这种无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相信自己的本能，相信蒲伯的印度人，他的“未经训练的头脑”只能给自己描绘一个天堂

“……被承认到那平等的天空，他忠实的狗将与他为伴。”

空间让我们无法呈现某些古代和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推测性观点。只

要他们早于达尔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他关于自然选择和物种进化的所有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这条链的两端，就足够了。此外，这些哲学家是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人类学领域同样大胆的探索者。他们从来没有偏离他们的伟大的主人赫尔墨斯为他们追踪的两条平行的道路。“在上如在下”一直是他们的格言；他们的身体进化与灵性进化同时被追踪出来。

至少，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家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证明动物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灵魂，所以他们否认人类有这种灵魂。理性把他们带到了廷德尔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边缘，即精神和物质之间的鸿沟；仅凭本能就能教会他们跨越这一切。当他们对生命的奥秘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前进，他们的本能会再次出现，带着他们越过迄今为止深不可测的深渊。这是约翰·菲斯克教授和《看不见的宇宙》的作者们似乎已经达到的观点；而华莱士，这位人类学家和前物质主义者，是第一个勇敢地跨过去的人。让他们勇敢地向前走，直到他们发现那不是住在物质中的灵，而是暂时依附于灵的物质；只有后者是所有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永恒的、不灭的住所。

深奥的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不过是精神的物化。他们说，永恒的第一原因是潜在的精神，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一开始有道（言）……这道就是神。”他们虽然承认这样一个上帝的概念对人类理性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抽象概念，但他们声称，无误的人类本能把它理解为对某种具体的东西的回忆，尽管我们的物理感官是无形的。随着第一个念头，这个双性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活动的神，第一个运动被传达给了整个宇宙，在无垠的宇宙中立刻感到了电光的震颤。灵产生力量，力量产生物质；因此，潜在的神性表现为一种创造的能量。

何时；在永恒的什么点；还是如何？这个问题必须永远没有答案，因为人类的理性无法把握这个巨大的奥秘。不过，灵物质虽然来自永恒，但它是处于潜伏状态的；可见宇宙的演化一定有一个开端。对于我们脆弱的智力来说，这个开端似乎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觉得永恒本身——一个无法用数字或语言表达的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永恒的，它将永远是一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一直在产生另一代的人，而他们的起点却从来没有被我们的智力所决定。在这一点上，他的教义，在其开放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教义相冲突，柏拉图的教义是“有一段时间，人类不能永存自己”；但在灵精神上，这两种学说是一致的，正如柏拉图立即补充的那样：“紧随其后的是尘世的人类，原始的历史逐渐被遗忘，人类越陷越深”；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有第一个人，他一定是没有父亲或母亲出生的——这是自然所憎恶的。因为不可能有第一只蛋使鸟类有了起源，也不可能有一只鸟使蛋有了起源；因为鸟是从蛋里孵出来的。”他同样认为所有物种都是如此，和柏拉图一样，他相信万物在出现在地球上之前，首先是在灵之中存在的。

## 印度教耆那教的哲学

除非我们接受赫尔墨斯派的学说，否则，这种最初创造的神秘，曾经是科学的绝望，是深不可测的。虽然物质是 coëternal 与灵，但物质肯定不是我们可见的、有形的和可分的物质，而是它的极端升华。纯洁的灵魂只比你高一点。除非我们承认人类是从这种原始的灵物质中进化出来的，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对有生命的生物的起源做出合理的假设呢？达尔文从物种进化的最低点开始，并一直向上追溯。他唯一的错误可能是把他的系统应用在了错误的一端。如果他能把他的探索从可见的宇宙转移到不可见的宇宙，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那样的

话，他就会步赫尔墨斯主义者的后尘。

我们的哲学家——实证主义者——甚至是他们当中学识最渊博的人，从来没有理解过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派——所传授的神秘主义的精神，从最杰出的现代著作《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可以明显看出。德雷珀教授在第五章的开头说“异教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人的灵类似于人的身体形态，随着人的变化而改变其外观，并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想法是无要紧要的，尽管即使他们也决不可能信以为真地进行这种推测。至于柏拉图派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他们不相信人的灵，而是把上述的学说应用于人的灵魂或精神本性，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人的灵魂或精神本性并不是神圣的灵。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哲学推理《论梦》中，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灵魂的双重学说，或者说灵魂和灵。“我们有必要确定梦出现在灵魂的哪一部分，”他说。所有的古希腊人不仅相信人类有双重灵魂，而且相信人类有三重灵魂。我们甚至发现荷马将动物的灵魂，或星界的灵魂，德雷珀先生称之为“灵”，“quvmo”，和神圣的“one nou”——柏拉图也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更高的灵。

印度教的耆那教徒认为灵魂，他们称之为“体灵魂”，从亘古不变到甚至两个升华的以太体，其中一个永恒不变的，由更高心灵的神圣力量组成；另一个可变因素，由人的粗俗的情感、他的感官情感和世俗的属性组成。当灵魂在死后得到净化，它就会加入它的 Vaycarica，或神圣的灵，成为一个神。吠陀的追随者，博学的婆罗门，在吠陀中解释了同样的教义。根据他们的教导，灵魂作为神圣的宇宙灵或非物质心灵的一部分，能够与它的最高实体的本质相结合。教学明确；《吠檀多》断言，凡对他的神有透彻的认识的人，在他必死的身体里就成了神，获得了对万物的至高无上。

引用了吠陀神学的诗句：“事实上只有一位神，就是至高的灵；他与人的灵魂具有相同的本质，”德雷珀展示了通过亚里士多德传播到东欧的佛教教义。我们相信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毕达哥拉斯，以及他之后的柏拉图，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教导过他们。如果后来的柏拉图派在他们的辩证法中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发散的论点，那仅仅是因为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东方哲学家的观点一致。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数”和柏拉图的“创造论”都与佛教的“散发论”分不开；毕达哥拉斯哲学的伟大目标，就是要把灵魂从物质和感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它永恒地静观灵性的事物，这是一种与佛教的终极吸收学说相同的理论。这就是正确意义上的涅槃；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现在才开始被我们最新的梵学者所怀疑。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产生了如此“支配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普罗提诺、斑菲利、普罗克罗斯都没有接受他关于梦和预言灵魂幻象的理论呢？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预言者都患有“疯狂的疾病”\*——从而给美国的一些剽窃者和专家提供了一些可以诋毁的合理想法——普罗提诺斯对斑岩的看法恰恰相反。【\*《梵蒂冈的问题》，第 21 节】在形而上学思辨中最重要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总是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相矛盾。此外，要么佛教的涅槃不是虚无主义的教义，就像它现在所代表的那样，要么新柏拉图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不接受它。当然，德雷珀先生不会自己断言，无论是普罗提诺斯、斑菲利、扬布利克斯，还是他们神秘学派的其他哲学家，都不相信灵魂的不朽。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寻求狂喜是“进入普遍世俗灵魂的预先品尝”，在每个梵学者都理解的佛教涅槃的意义上，是对这些哲学家的错误理解。涅槃不像德雷珀说的那样，是“重新融入宇宙之力、永恒的安息和幸福”；但是，当这些学者按字面意思理

解时，意思是吹灭、灭绝、完全湮灭，而不是吸收。\*【\*参见马克斯·穆勒，《涅槃的意义》】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确定这个词的真正的形而上学意义，这是找不到的，即使在 Lankavatâra, †它给出了婆罗门 Tirthakas 的涅槃的不同解释。【†《The Lankavatara》伯努夫译，514 页】因此，读过德雷柏作品中的这段话，并记住涅槃通常被接受的含义的人，自然会认为普罗提诺和波菲利是虚无主义者。《冲突》中的这一页给了我们一定的权利去假设要么 1：这位博学的作者想把普罗提诺和波菲利与乔尔达诺·布鲁诺相提并论，他非常错误地把后者视为无神论者；2：他从不费心去研究这些哲学家的生活和他们的观点。

### 莱普里埃的故意歪曲

现在，对于一个了解德雷柏教授的人来说，即使他是有名的，后一种假设简直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必须深感遗憾地认为，他的愿望是歪曲他们的宗教愿望。现代哲学家的唯一目的似乎是要把神和不朽精神的观念从人类的思想中消灭掉，但他们却不得不以历史的公正对待异教徒柏拉图派中最著名的人物，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他们渊博的学识，他们的天才，他们在最深奥的哲学问题上的成就，以及他们的睿智；另一方面，他们毫无保留地坚持不朽的教义，坚持灵最终战胜物质的教义，笃信上帝和诸神或灵；在死者的复活、幽灵和其他“灵性”问题上，学术界的人性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Lemprière 所采用的方案，‡在上述紧急情况下的比德雷柏教授的方案要粗糙，但同样有效。他指责古代哲学家故意说谎、欺骗和轻信。【‡《古典词典》】他把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斯和波菲利描绘成学识、道德和成就的奇迹，然后把这些图画给读者看；作为以人格尊严、生命纯洁和追求神圣真理的自我节制而闻名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列为骗子；而他将“轻信、缺乏判断和不诚实”归为波菲利。在叙述的过程中，由于历史事实的迫不得已，他不得不给予历史事实以应有的评价，于是在他允许自己作的附带评论中，显露出他那偏执的偏见。从这位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可能是诚实的，但同时又是骗子；纯洁，贤惠，伟大的哲学家，但不诚实，撒谎，和傻瓜！

### 人的星体灵魂不是不朽的

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表明，“秘密教义”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承认永生。“如果不是太阳的本性，眼睛永远不会看到太阳。”普罗提诺斯说。只有“通过最高的纯洁和贞洁，我们才能更接近神，并在他的沉思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洞察力，”波菲利写道。如果人类的灵魂在它的一生中忽略了从它的神圣的精神，我们的人格的神那里得到它的启示，那么粗野和感性的人就很难在他肉体的死亡中存活很长一段时间。就像畸形的怪物出生后不能长久生存一样，灵魂一旦变得过于物质化，出生后就不能存在于灵性世界中。星体形态的生存能力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一旦它从外部躯体的不屈服的容器中滑出来，这些粒子就不能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它的粒子，逐渐服从宇宙空间的无序吸引，最终飞散，超出了重新聚集的可能性。一旦发生这样的灾难，个人就不复存在；他那光荣的奥戈厄德斯离开了他。

在他的肉体死亡和星体形态解体之间的中间阶段，后者被磁力束缚在其可怕的尸体上，四处游荡，从易受影响的受害者身上吸取活力。人把神圣之光的每一缕光线都拒之门外，就迷失在黑暗中，因此，他依恋着大地和泥土。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任何星体的灵魂，即使是一个纯洁、善良和有道德的人的灵魂，都不是不朽的；“从它形成的元素——到它必须返回的元素。”只是，当坏人的灵魂消失了，而且毫无救赎地被吸收的时候，其他人的灵魂，即使是适度纯洁的灵魂，也只不过是把它以太微粒换成了更以太的微粒；只要有神圣的火花在里面，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个人的自我，就不会消亡。“死后，”普罗克罗斯说，“灵魂(灵)继续逗留在星光体(星形)，直到它完全从所有的愤怒和肉欲激情中净化…然后，它就把那星光体，象它在地上的肉体一样，用一秒钟的时间来打发掉。因此，古人说，有一个天体总是与灵魂相连，它是不灭的，发光的，像星星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一题外话转回来，进一步研究理性与本能的问题。后者，根据古人的说法，来自神，前者来自纯粹的人。第一种(本能)是感官的产物，是最低级的动物，甚至是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所共有的一种智慧——它是 *ais zhtikon*；另一种是反思能力的产物——*nohtikovn*，表示明智和人类的理智。因此，一个缺乏推理能力的动物，在它的内在本能中有一种无误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过是潜藏在每一个无机物微粒中的神圣火花——它本身就是物化的灵。在犹太人的卡巴拉，《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这样解释的：当第二个亚当“从尘土中”被创造出来时，物质已经变得如此粗鄙，以至于支配至高无上。从它的欲望中进化出女人，而莉莉丝拥有最好的灵。主上帝，“在一天的凉爽中漫步于园中”(灵魂的夕阳，或神圣的光芒被物质的阴影遮蔽)，不仅诅咒那些犯了罪的人，而且连土地本身，以及所有的生物——最重要的是诱人的蛇——物质。

除了卡巴拉主义者，还有谁能够解释这种看似不公正的行为？我们如何理解对所有被创造的事物的诅咒，没有任何罪行？这个寓言是显而易见的。诅咒存在于物质本身。从今往后，它注定要与自己的粗鄙作斗争，以求净化；神圣的潜在火花，虽然被压抑，但仍在那里；它那不可战胜的向上的吸引力迫使它在痛苦和劳动中挣扎以解放自己。逻辑告诉我们，既然所有的物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么它必然有共同的属性；既然生命和神圣的火花存在于人的物质身体中，那么它必然潜藏在每一个从属的物种中。潜在的心理，在较低的领域被认为是半意识，意识和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抑制在人。理性，肉体大脑的产物，是以牺牲本能——曾经神圣的全知——灵为代价的。理性，作为人类凌驾于所有其他实体生物之上的主权标志，常常被动物的本能所羞辱。因为人类的大脑比任何其他生物的大脑都要完美，所以大脑的放射自然会产生精神活动的最高效果；但理性只适用于对物质事物的考察；它无法帮助它的拥有者获得关于灵的知识。在失去本能的同时，人也失去了直觉的力量，这是本能的冠冕和最后通牒。理性是科学家笨拙的武器，直觉则是先知无误的向导。本能教会植物和动物如何适应繁殖的季节，并指导不会说话的畜类在生病时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理性——人类的骄傲——不能抑制事物的倾向，不能容忍对感官的无限满足的限制。书中微妙的诡辩非但没有使他成为自己的医生，反而常常使他走向自己的毁灭。

没有什么比以牺牲本能为代价来达到物质的完美这一命题更能说明问题了。这种植虫动物附着在海底岩石上，张开嘴巴吸引浮在水面上的食物，与它的物理结构成比例，比鲸鱼表现出更多的本能。蚂蚁具有出色的建筑、社会和政治能力，在规模上比观察猎物的狡猾的皇家老虎高得难以形容。杜波伊斯-雷蒙德惊呼

道：“一个研究自然的人必须怀着敬畏和惊奇的心情来看待这种神经物质的微小分子，它是勤劳、有建设性、有秩序、忠诚、无畏的蚂蚁灵魂的所在！”

就像其他一切起源于心理学奥秘的事物一样，本能在科学领域中已经被忽视太久了。“我们看到了指示人类为所有身体疾病寻找缓解的方法。”希波克拉底说。这是早期种族的本能，那时冷酷的理性还没有遮蔽人的内心视野……它的暗示绝不能被轻视，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参见卡巴尼斯，《医学的历史》。】对于一个无所不知的心灵，本能是瞬时的无误的认识，它在一切事物中都不同于有限的理性；在后者的试探性进展中，像神的人的本性常常被完全吞没，每当他把直觉的神圣之光拒之门外时。一只在爬，一只在飞；理智是男人的力量，直觉是女人的先见之明！

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伟大的阿摩尼乌斯·萨卡斯的学生，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三个上升的步骤：观点、科学和启迪。他解释说，“观点的手段或工具是感觉，或知觉；科学的辩证法；启示、直觉（或神的本能）。对于后者，理性是从属的；它是绝对的知识，建立在心灵与已知对象的认同之上。”

祷告打开人的灵性视野，因为祷告是欲望，而欲望发展意志；无论精神还是物质，身体的每一种努力都发出磁性辐射，产生自磁化和狂喜。普罗提诺建议独处祈祷，因为这是获得请求的最有效的方法；柏拉图建议那些祷告的人“在神的面前保持沉默，直到他们从你的眼睛中除去乌云，使你能够通过他们自己发出的光看到。”阿波罗纽斯在与神“交谈”的时候，总是把自己与人隔离开来，每当他感到有必要进行神圣的沉思和祈祷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头和全身都裹在白色的羊毛罩袍里。“当你祷告的时候，走进你的密室，当你关上房门的时候，偷偷地向你的父亲祈祷，”艾赛尼派的学生拿撒勒人说。

每个人生来都有一种叫做直觉的内在感觉的雏形，这种感觉可以发展成苏格兰人所说的“第二视力”。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如普罗提诺斯、波菲利和扬布利克斯，都使用这种能力，教授这种教义。“人的心智有一种能力，”杨布里科斯写道，“它高于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通过它，我们能够与更高的智慧相结合，能够超越现世的场景，能够分享更高的生命和天人的特殊力量。”

如果没有内在的视觉或直觉，犹太人就不会有他们的圣经，基督徒也不会有耶稣。摩西和耶稣给世界的都是他们直觉或启示的结果。他们后来的长辈和老师让世界理解的是——教条的误传，经常是亵渎。

接受《圣经》为“启示”并将信仰钉在字面翻译上，比荒谬更糟糕——这是对“看不见的”神圣威严的亵渎。既然语言学已经在比较宗教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果我们必须通过人类的诠释者来判断神和灵的世界，那么在一个多世纪里，对上帝的信仰是经受不起理性的攻击的。支撑人对上帝的信仰和未来的灵性生活的是直觉；我们内心的神圣结果，是对罗马天主教神父的闹剧和他的荒谬偶像的蔑视；婆罗门和他的偶像的一千零一种仪式；还有新教传教士的悲叹，以及他那荒凉而干枯的信条，没有偶像，只有无尽的地狱和诅咒，到最后还纠缠在一起。要不是因为这种直觉，虽然常因被物质堵塞而摇摆不定，但它是永恒的，人类的生活将是一场戏仿，而人性将是一场骗局。我们内心和外部都存在着某种不可磨灭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任何教条的矛盾或外在的崇拜都无法摧毁人类的，让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尽其所能。被神的无边无际和无人格的思想所感动，印度的基督，释迦牟尼佛，惊叫道：“就像流入恒河的四条河流一旦与圣河汇合，就失去了它们的名字一样，所有相信佛陀的人都不再是婆罗门、刹帝利、毗湿奴和佛陀了！”

旧约是根据口头传统编纂和整理的；群众们永远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因为摩西受命将“隐藏的真相”传授给他的七十个长老，而“主”将立法者的灵注入他们身上。迈蒙尼德的权威和他对神圣历史的了解很难被否定，他说：“凡知道创世记真正意义的人，应当小心，不要泄露出去. . . . 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或他人的帮助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那么他应该保持沉默；或者，如果他说到这件事，他就应该说得隐晦，用一种神秘的方式。”

这种关于《圣经》上所写的不过是一个寓言的自白，是迈蒙尼德以外的其他犹太权威所作的；因为我们发现约瑟夫在写《创世纪》的时候说，摩西“哲学化了”（用比喻的寓言说谜语）。因此，现代科学由于忽略了对《圣经》的真正意义的解释，而允许整个基督教世界继续相信犹太神学的死信，就默认地把自己构成了狂热神职人员的同盟。她没有权利嘲笑一个从来没有写过这些记录的民族，认为他们会从一个敌对的宗教手中得到如此奇怪的解释。基督教最悲哀的特点是，他们最神圣的经文竟然被用来反对他们，而死者的尸骨竟然会窒息真理的灵！

“神是存在的，”伊壁鸠鲁说，“但他们不是乌合之众所认为的那样。”而伊壁鸠鲁，通常被肤浅的批评家们认为，是一个物质主义者。

但是，伟大的造物主及其散发的——人类不朽的精神——都没有让自己“无人见证”。催眠术和现代唯灵论都是为了证明伟大的真理。15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这些大破坏者的盲目残酷的迫害，古老的智慧慢慢退化，直到逐渐陷入僧侣迷信和无知的最深泥潭。毕达哥拉斯的“事物的知识”；诺斯替派的渊博学识；世界和历史悠久的大哲学家的教导；他们都被当作敌基督和异教的教义弃绝，投入火中焚烧。随着最后的七位东方智者，即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残余，赫米阿斯、普里西亚努斯、第欧根尼、尤拉留斯、达马基乌斯、辛普利乌斯和伊西多鲁斯逃离查士丁尼的狂热迫害，逃到波斯，智慧的统治结束了。透特的书，或（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季塔斯），包含在他们神圣的页面中，我们的世界的创造和进步的灵性和物质的历史，被留在被遗忘和蔑视的年代。他们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找不到翻译；Philaletheians，或是睿智的“真理爱好者”，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逃避现实的人，罗马教皇的僧侣们，他们剃着光头，戴着兜帽，害怕真理，不管它以什么形式，从什么方面出现，只要它与他们的信条有一点冲突。

## 佛的转世

至于怀疑论者——这是亚历山大·怀尔德教授在他关于新柏拉图主义和炼金术的速写中对他们及其追随者的评论：“一个世纪过去了，《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向文明世界的血液中注入了怀疑主义，并使相信任何无法在坩埚中检验或无法通过批判性推理证明的事物的实际存在变得声名狼藉。即使是在现在，要敢于探讨一个多年来由于没有很好地或正确地理解而被抛弃和蔑视的问题，也需要坦率和勇气。把赫尔墨斯哲学说成不是科学的借口的人必须是大胆的，因此相信它，需要耐心地倾听它的阐述。然而，它的教授们曾经是学术研究的王子，是普通人中的英雄。此外，凡是人们虔诚地相信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轻视的；而蔑视别人的真诚信念本身就是无知和心胸狭窄的表现。”

现在，在一位既不狂热也不保守的学者的这些话的鼓励下，我们将回忆起一些由旅行者报道的事情，他们在中国西藏和印度看到了，这些被当地人奉为他们祖先所传哲学和科学的真理的实际证明。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在西藏寺庙中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描述已经从除了天主教传教士以外的目击者传到了欧洲——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将排除天主教传教士的证词。在本世纪初，有一位佛罗伦萨的科学家，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法国研究所的记者，被允许乔装潜入一座佛寺的神圣区域，在那里举行着最庄严的仪式，他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寺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祭坛，用来接收复活的佛陀，由创始的祭司发现，并通过某些秘密的迹象来识别他自己转世为一个新生的婴儿。只有几天大的婴儿被带到人们面前，虔诚地放在祭坛上。孩子突然坐了起来，开始用一种男子气概的声音大声说出下面的句子：“我是佛陀，我是他的灵魂；而我，佛祖，你的达赖喇嘛，已经把我那衰老的身体，留在了…并选择了这个年轻婴儿的身体作为我的下一个尘世居所。”我们的科学家终于得到了牧师们的允许，带着尊敬的心情，抱着婴儿，把婴儿抱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以便使他确信没有进行口述欺骗，婴儿看着这位严肃的学者，当他表达时，眼睛“使他毛骨悚然”，并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这次冒险的详细情况经这位目击者的签名证实后，被转送到巴黎，但研究所的成员们，没有接受一位公认可信的科学观察员的证词，而是得出结论说，这位佛罗伦萨人不是中暑了，就是被一个巧妙的声学技巧欺骗了。

尽管，根据这部神圣的中文文本的法语翻译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先生的说法，《莲花》\*中有一段诗说：“佛陀就像乌登巴拉和 Palâça 的花一样难以找到。”如果我们相信一些目击者的话，这样的现象确实发生了。当然，它的发生是罕见的，因为它发生在每一个大达赖喇嘛死后；众所周知，这些可敬的老绅士寿命很长。【\*“Le Lotus de la bonne Loi”，由 E. Burnouf 翻译自梵语。】

可怜的 Abbé Huc，他在中国西藏旅行的作品是如此知名，涉及同样的事实佛陀复苏。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婴儿神谕对那些问他的人，以及那些在他过去的生活中认识他的人，说他在一个年轻的身体中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他把他在尘世前的最确切的细节告诉了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德·穆萨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阐述，并理所当然地将其归因于魔鬼，Abbé 本人的严肃评论，他剥去法衣的事实 (defroqué) “是一个意外，我(他)承认这很难增强我们的信心。”依我们的拙见，这个小小的情况使它更加坚强。Abbé Huc 把他的工作放在索引上，因为他讲述了佛教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的相似性。此外，他的传教工作也因过于真诚而被中止。

如果这个天才婴儿的例子是单独存在的，我们在接受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犹豫，这是合理的；但是，1707 年的卡米萨尔的先知们就更不用说了，其中就有雅克·杜布瓦所描述的一个 15 个月大的男孩，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仿佛上帝在用他的嘴说话”；至于塞文的婴儿，他们的说话和预言都是由法国的第一批学者所见证的——我们在现代也有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的实例。1875 年 3 月的《劳埃德周报》报道了以下现象：在法国的萨尔-路易斯，一个孩子出生了。母亲刚刚分娩，接生婆喋喋不休地说着“关于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朋友们正在祝贺父亲的好运，这时有人问他几点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刚出生的婴儿清清楚楚地回答说：“两点钟了！”但这与随后发生的事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大家都带着说不出的惊奇和惊愕注视着婴儿，这时婴儿睁开了眼睛，说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告诉你，1875 年将是一个好年份，但 1876 年将血流成河的一年。

“说出这个预言后，它转过身去死了，衰老了半个“小时”。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奇才已经得到了文官当局的官方认证——当然，我们不应该从神职人员那里寻找任何认证，因为它不会带来任何利益或荣誉——但即使一家受

人尊敬的英国商业杂志没有对这个故事负责，这个结果也给了它特别的兴趣。刚刚过去的 1876 年(我们写于 1877 年 2 月)被强调，而且，从一八七五年三月的角度来看，却出乎意料地是血腥的一年。在多瑙河诸公国，书写了战争和掠夺史上最血腥的篇章——这是穆斯林对基督徒暴行的一个章节，自从天主教士兵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北美和南美土著居民，英国新教徒踏着鲜血的河流一步一步登上德里帝国的皇位以来，穆斯林对基督徒的暴行几乎无人能及。如果说萨尔-路易的预言仅仅是报纸上的轰动事件，那么事态的发展却使它上升为一个已实现的预言；1875 年是丰产之年，而令大家吃惊的是，1876 年是屠杀之年。

但是，即使发现婴儿先知从来没有张开过嘴，詹肯婴儿的例子仍然让调查者感到困惑。这是灵媒最令人惊讶的例子之一。孩子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凯特·福克斯，父亲 H·D·珍肯，M. R. I.，伦敦的大律师。1873 年，他出生在伦敦，在他三个月大之前就表现出灵媒的迹象。当他把孩子抱在腿上，而詹肯太太不在家时，他的枕头和摇篮上，以及他父亲的身上，都响起了饶舌声。两个月后，他亲笔写了一份 20 字的通信，没有署名。1874 年 5 月 8 日出版的《伦敦媒体与黎明》上刊登了一位绅士，一位名叫 J·沃森的利物浦律师，当时在场。詹肯先生在专业和科学上的地位使他极不可能被人欺骗。此外，这个孩子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他父亲是成员的皇家学会，廷德尔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理由忽视对这种心理现象的研究和告知世界。

西藏的圣婴如此遥远，他们发现最方便的计划就是断然拒绝，并暗示中暑和声学设备。至于“伦敦宝宝”，事情要简单得多；让他们等到孩子长大会写字，然后直接否认这个故事！

除了其他的旅行者，Abbé Huc 给我们介绍了一棵奇妙的西藏树，叫做昆布姆；也就是说，这棵树的 10000 个图像和字符。它在别的纬度上是不会生长的，虽然有时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它甚至不能从扦插中繁殖。传统上认为它起源于一个化身(喇嘛桑卡巴)的头发，他是佛陀的化身之一。但我们将让 Abbé Huc 讲述故事的其余部分：“它的每一片叶子，打开的时候，不是写着一字母，就是写着宗教的句子，用神圣的文字写着，这些字母是如此完美，以至于蒂朵的印刷厂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它们。打开叶子，植被即将展开，你会发现，在出现的时候，字母或独特的单词，这是这棵独特的树的奇迹！把你的注意力从植物的叶子转移到它的树枝的树皮上，新的字符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不要让你的兴趣减退；剥开这层树皮，在那些美丽得让你惊叹的人物下面，还会有其他人物出现。因为，不要幻想这些叠加层重复相同的印刷。不，恰恰相反；因为你提起的每一个薄片都可以看到它独特的类型。那么，我们怎么能怀疑这是要把戏呢？在这方面，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发现人类欺骗的蛛丝马迹，我那困惑的头脑不能保留丝毫的怀疑。”

我们将在胡克的叙述中加上这样的陈述，即出现在昆布姆不同部分的字符是在梵文(或太阳的语言)中，字符(古代梵文)；神圣的树，在它的各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整个创造的历史，在实质上包含了佛教的圣书。在这方面，它与佛教的关系，就像在埃及丹德拉神庙的图画与古代法老的信仰的关系一样。英国协会主席 W·B·卡彭特教授在《曼彻斯特关于埃及的讲座》中对后者作了简要描述。他清楚地表明，犹太的《创世纪》不过是早期犹太思想的一种表达，基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埃及人的图画记录。但他除了推论之外，并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相信丹德拉的图画或摩西的叙述是一个寓言或一个虚假的历史叙述。一个致力于对这个问题进行最肤浅的研究的科学家居然敢断言，古埃及人对世界的瞬时创造有

着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一样的荒谬的观念，真令人难以理解！他怎么能说，因为丹德拉的图画恰好在一个寓言中代表了他们的宇宙起源，他们就打算展示这一幕发生在六分钟或六百万年之内呢？它也可以比喻六个连续的时代或宙（地质学的年代分期），或永恒，就像六天。此外，《赫尔墨斯之书》当然没有给这种指控赋予任何色彩，《阿维斯陀》专门命名了六个时期，每个时期包含数千年，而不是几天。许多埃及象形文字与卡朋特博士的理论相矛盾，商博良在许多细节上为古人报了仇。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希伯来人自己也相信这种粗浅的推测的话，埃及哲学是容不下这种推测的；他们的宇宙论认为人类是进化的结果，人类的进步是以无限延长的周期为标志的。回到西藏的奇迹。

### 西藏的神奇的太阳和月亮画

说到画，Huc 所描述的挂在某个喇嘛庙的那幅画可以说是现存的最精彩的画之一。这是一张简单的画布，没有任何机械装置，参观者在闲暇时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它代表着月光下的风景，但月亮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恰恰相反，根据 abbé 的说法，人们会说我们的月亮本身，或者至少是她活着的替身，照亮了这幅画。我们卫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运动，都在她的摹本中重复，在神圣的画面中，在月亮的运动和进程中重复。“你在画中看到这颗行星像一弯新月，或饱满，明亮地发光，穿过云层，露出或放置，以一种与真正的光最不同寻常的方式相对应。总而言之，它是夜之苍白女王最卑躬屈膝、最光彩夺目的复制品，在古时候，它曾受到许多人的崇拜。”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一位自鸣得意的学者看到这样一幅画时必然会感到惊讶时——这绝不是唯一的一幅，因为西藏的其他地区和日本也有这样的画，它们代表着太阳的运动——我们说，当我们想到他知道如果他大胆地把真实的事实告诉他的同事，他的命运可能会像可怜的 Huc 那样，作为一个骗子或一个疯子从学术椅上摔下去时，他的尴尬，我们不禁想起洪堡德在他的《宇宙》中讲述的第谷-布拉赫的轶事。\*【\*《宇宙》第三卷，第一部分，第 168 页】

“一天晚上，”这位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说，“我按照我的习惯，在观察天穹的时候，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惊奇的是，我在接近天顶的地方，看见仙后座上有一颗非常大的发光的星星。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了解到在德国，卡特曼和其他下层社会的人曾多次警告科学家说，天空中可能出现一个巨大的幽灵；这一事实给新闻界和公众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再一次沉迷于他们一贯的对科学家的嘲笑，因为在之前的几颗彗星的例子中，他们并没有预测到它们的出现。”

从远古时代起，婆罗门就以拥有各种神奇的魔法艺术知识而闻名。从毕达哥拉斯（他是第一位与秘密信仰的信奉者一起研究智慧的哲学家），到普罗提诺（他被传授通过抽象的沉思与神结合的奥秘），再到现代的专家，众所周知，在婆罗门和乔达摩-佛陀的土地上，人们要寻找“隐藏”的智慧的来源。只有未来的时代才能发现这个伟大的真理，并接受它本身，而现在它被贬为低级的迷信。在本世纪的最后 25 年之前，任何人，甚至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对印度和中国西藏了解多少？那位孜孜不倦的学者马克斯·穆勒告诉我们，在此之前，欧洲的语言学家连一份关于佛教的原始文献都找不到；五十年前，“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翻译《吠陀》、《阿维斯陀的诠释》或《佛教大藏经》中的一句”，更不用说其他方言或语言了。即使是现在，科学已经掌握了各种神圣的文本，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这些作

品的非常不完整的版本，没有任何秘密的佛教神圣文献。而我们的《圣经》学者所掌握的这一点，最初被马克斯·穆勒称为一个沉闷的“宗教文学丛林——喇嘛和达赖喇嘛最优秀的藏身之处”，现在开始在原始的黑暗中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我们发现这位学者指出，在世界宗教的迷宫中乍一看，所有的黑暗、自我欺骗和虚荣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听起来，”他写道，“就像宗教这个名字的退化，把它应用到印度教的瑜伽修行者的疯狂的胡言乱语和中国佛教徒的空白的褻渎……但是，当我们慢慢地、耐心地穿过沉闷的监狱时，我们自己的眼睛似乎扩大了，我们看到了一束光，在最初一片漆黑的地方。”\*【\*“《吠陀经》讲座。”】

这说明，即使是我们的直接前辈，也没有能力判断几亿佛教徒、婆罗门和帕西人的宗教和信仰，让学生参考邓巴教授在 1828 年发表的科学著作的广告，邓巴教授是第一个致力于证明《圣经》来源于希腊语的学者。它出现在下面的标题下：“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结构和亲缘关系的探讨；偶尔比较一下圣书和哥特书；有一个附录，其中从希腊文的圣经的派生是努力建立的。作者：George Dunbar, F. R. S. E, 爱丁堡大学希腊语教授。价格，18 元。”+【+《古典期刊》，第四卷，107、348 页】

如果马克斯·穆勒碰巧在当时的学者中从天上掉下来，以他现在的知识，我们很想汇编那些学者们会授予这位大胆的创新者的称号！按照家谱对语言进行分类的人说：“梵文，与希腊文和拉丁文相比，是一个姐姐……雅利安语言最早的沉淀。”

因此，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预期，在 1976 年，同样的批评将公正地应用于许多现在被我们的学者认为是结论性的和最终的科学发现。那些现在被称为异教徒和野蛮人的迷信的空话和胡言乱语的东西，是在几千年前形成的，可以被发现里面包含着打开一切宗教体系的万能钥匙。圣奥古斯丁谨慎的一句话，这是马克斯·穆勒讲座中最喜欢的名字，它说“没有不包含真理元素的虚假宗教，”也许会被胜利地证明是正确的；它不仅不是希波主教独创的，而且是他从亚历山德里亚的伟大导师阿摩尼乌斯·萨加斯的著作中借用来的。

这位“受上帝教导”的哲学家，theodidaktos，在奥古斯丁之前 140 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他的大量著作中重复着同样的话。承认耶稣是“一个极好的人，是上帝的朋友”，他始终认为，他的目的不是要废除与神和魔鬼（灵魂）的交往，而只是净化古老的宗教；“大众的宗教和哲学是并举的，和她一样的命运，逐渐被人类的自负、迷信和谎言所腐化和蒙蔽：因此，应该通过净化它的渣滓，用哲学的原则来阐述它，从而使它回到最初的纯洁；基督所考虑的整体就是复原和恢复古人的智慧的原始完整。”\*【\*参见《莫谢姆》】

阿摩尼乌斯首先教导说，每一种宗教都建立在同一真理的基础上；这是在透特书中发现的智慧，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从书中学习了他们所有的哲学。他肯定前者的教义与婆罗门最早的教义是一致的——现在体现在最古老的《吠陀》中。“托特这个名字，”怀尔德教授说，“意思是一个学院或集会，”†而且“这些书被如此命名为孟菲斯圣教兄弟会的神谕和教义也不是不可能的。犹太教拉比怀斯曾就希伯来圣经中记载的神圣话语提出过类似的假设。但是印度作家断言，在坎萨国王统治时期，亚都斯（犹太人？）或神圣的部落离开印度，迁移到西方，他们带着四吠陀。当然，埃及人和东方佛教徒的哲学教义和宗教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赫耳墨斯主义书和四吠陀是否相同，现在还不知道。”【†《新柏拉图主义和炼金术》】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毕达哥拉斯第一次在菲利亚人国王的宫廷里宣布哲学家这个词之前，“秘密教义”或智慧在每个国家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最古老的文本——那些被后来的伪造篡改得最少的文本——中寻找真相。现在文献学已经掌握了《圣经》的文本，这些文本可以被大胆地肯定为远早于《摩西圣经》的文献，学者们的责任就是向世界展示真理，而且除了真理别无其他。不考虑怀疑论或神学偏见，他们一定会公正地审查这两份文件——最古老的吠陀和旧约，然后决定两者中哪一个是原始的天启书或启示录，而除了传承，就像马克斯·穆勒显示的那样，只是意味着回忆或传统。

奥利金写道，婆罗门总是以用特定的语言进行神奇的治疗而闻名；\* 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学会†的一位博学的通信委员奥里奥利，证实了三世纪的奥利金的说法，以及十六世纪的莱昂纳德·德·维尔的说法，德·维尔在信中写道：“还有一些人，他们一念出某句咒语，就光着脚走在红色的、燃烧的煤炭上，走在插在地上的尖刀尖上；而且，一旦用一只脚趾在上面保持平衡，它们就能把一个重物或任何其他相当重的重物举到空中。他们也可以驯服野马和最凶猛的公牛，只需一句话。”\*\*【\*奥利金，《驳凯尔苏斯》】【†《法蒂相对催眠》88、93、1842页】【\*\*《莱昂纳德·德·维尔》1. ii.，第二章；《19世纪的魔法》，第332页】一些能手说，这个词可以在梵文吠陀的咒语中找到。这是由语言学家自己决定的，在吠陀中是否有这样一个词。就人类证据而言，这种神奇的词语似乎确实存在。耶稣会教士的神父们似乎在他们的传教之旅中学会了许多这样的伎俩。巴尔丁格认为这是他们的功劳。“tschamping”——一个印度教单词，现代单词shampooing(淋浴)的词源自这个单词——是东印度群岛一种著名的魔法手法。当地的巫师一直成功地使用到今天，耶稣会士的智慧也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

喀麦隆，在他的《Horæ Subscecivæ》，叙述了很久以前有一个伟大的“奇迹”之间存在奥斯汀修士和耶稣会士之间的竞争。有一场争论发生在奥斯汀修士会的神父和耶稣会的将军之间，前者很有学问，后者很没有学问，但却有很多魔法知识。耶稣会的将军提出，要通过审问下属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他们中谁最愿意服从上级。于是，他转向他的一个耶稣会士说：“马克兄弟，我们的同伴都很冷漠；我命令你，本着你对我发誓的神圣服从，立刻把厨房里的火带到这里来，又拿些炭火在你手里，让它们在你的手上取暖。”马克神父立刻照做了，他双手拿了一些红色的燃烧着的煤块，捧着它们，直到在场的人都暖和了，然后他把它们带回厨房灶台。奥斯汀修士会的将军发现自己垂头丧气，因为没有部下在这方面服从他。耶稣会士的胜利就这样完成了。

如果上面的故事被认为是一件不值得相信的轶事，那么我们将问问读者，我们对某些现代“灵媒”有什么看法，这些灵媒在出神的时候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几个非常可敬和值得信赖的证人，如阿代尔勋爵和霍尔先生的证词是无可指责的。

“灵魂，”唯灵论者会说。也许美国和英国的耐火灵媒就是这样；但在中国西藏和印度却不是这样。在西方，一个“敏感的人”在被主持的“向导”弄得刀枪不入之前，必须先出神，我们无视任何“灵媒”，在他或她正常的身体状态下，把胳膊和胳膊肘埋在灼热的煤炭里。但在东方，无论表演者是神圣的喇嘛还是雇佣兵巫师(后者通常被称为“杂耍者”)，他不需要任何准备或异常状态就能处理火、红热的铁块或熔化的铅。我们在印度南部看到过这些“杂耍者”把他们的手放在燃烧的煤炉里，直到煤渣烧成灰烬。在Siva-Râtri的宗教仪式中，或守夜的湿婆，当人们花了一整晚的时间观察和祈祷，一些湿婆叫来一个泰米尔杂耍者，他产生了最奇妙的现象，通过简单地召唤他的帮助一个他们称为Kutti-Sâttan的

精灵——小恶魔。但是，这个人绝不允许人们认为他是被这个地精指引或“控制”的——因为如果它是地精的话，那就是一个地精——他蹲在他那火坑边，骄傲地指责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后者趁机告诉旁观者这个可怜的罪人“已经把自己卖给了撒旦”。那个泰米尔人没有把他的手和胳膊从燃烧着的炭火上挪开，只是转过头来，傲慢地看了那个满脸通红的传教士一眼。“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他说，“有这个‘小家伙’在他们的指挥下。两个世纪以来，库蒂一直是我们家忠实的仆人，而现在，阁下，您让人们相信他是我的主人！但他们更了解。”在这之后，他静静地从火中收回他的手，继续其他的表演。

至于某些婆罗门所拥有的惊人的预测能力和洞察力，每一个住在印度的欧洲人都知道。如果这些人回到“文明”国家后，嘲笑这些故事，有时甚至完全否认它们，他们只是怀疑这些故事的诚意，而不是事实。这些婆罗门主要生活在“神圣的村庄”和偏僻的地方，主要在印度西海岸。他们避开人口稠密的城市，尤其是欧洲人，而后者很少能成功地与“先知”亲密接触。一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在宗教上遵守种姓制度造成的；但我们坚信，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要经过许多年，也许几个世纪才能弄清。

至于较低的种姓，其中一些被传教士称为魔鬼崇拜者，尽管天主教传教士虔诚地努力在欧洲传播这些人“被卖给大敌”的悲惨悲惨的令人心碎的报道；就像新教传教士的努力一样，也许只是稍微少一点可笑和荒谬，在基督徒所理解的意义上，“魔鬼”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相信灵有好坏之分；但对魔鬼既不崇拜也不畏惧。他们的“崇拜”只是对“陆地”和人类灵的一种仪式上的预防措施，他们对这些灵的恐惧远远超过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形式的元素。他们用各种各样的音乐、香和香水来驱除“恶灵”（初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像著名的科学家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巫师，他建议在房间里放上硫酸和硝石粉，以赶走“讨厌的灵”；和他一样，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祖先的经历，延续了数千年，教会了他们如何对付这个邪恶的“灵性群”。当他们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女儿和亲戚的“幼体”并没有死在神圣和贞洁的气味中时，他们常常试图迁就和安抚这些幼体，这一事实表明了他们是人类的灵。他们称这些灵魂为“卡尼”坏处女。这一案例引起了几位传教士的注意；刘易斯牧师等\*。【\*《Tinnevely Shanars》第43页】但是这些虔诚的绅士们通常坚持说他们崇拜魔鬼，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只是试图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不受骚扰。他们给他们提供蛋糕和水果，以及各种各样他们活着时喜欢的食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这些回来的“死者”的邪恶，他们的迫害有时是可怕的。他们也是这样对待所有恶人的灵的。他们把食物和酒留在坟墓上，如果他们被埋葬了，或者在他们的遗体被烧毁的地方附近，目的是让他们留在这些地方附近，并认为这样就会阻止这些吸血鬼回家。这不是崇拜；这是一种实用的唯灵论。直到1861年，印度教徒中还盛行着一种习俗，即肢解被处决的杀人犯的身体，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就可以防止脱离肉体的灵魂四处游荡，做更多的坏事。后来，警察禁止他们继续这种做法。

印度教徒不应该崇拜“魔鬼”的另一个很好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词语来表达这种含义。他们称这些灵为“püttâm”，这与我们的“幽灵”（spook）或恶意的小鬼（imp）相呼应；他们使用的另一个表达是“pey”和梵文 pesâsu，都意味着鬼魂或“归来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妖精。那 püttâm 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幽灵”，回到地球上折磨生者。据信他们通常会去他们的尸体被烧毁的地方。“火”或“湿婆灵魂”与蔷薇十字会的侏儒和火蜥蜴是相同的；因为他们被

描绘成形状如火的侏儒，生活在土和火中。锡兰恶魔 Dewel 是一个胖胖的微笑女性形象，脖子上戴着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色褶边，穿着红色夹克。

正如沃顿博士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再没有比浪漫小说中的龙更纯粹的东方角色了；它们与早期的每一种传统混杂在一起它们本身就提供了一种说明起源的证据。”在佛教的细节中，这些特征最为明显；这些记录的细节，纳迦，或王蛇，居住在地下洞穴，与泰瑞西亚斯和希腊先知的住所相对应，这是一个神秘和黑暗的地区，在那里有许多占卜和神谕的反应系统，与通货膨胀有关，或一种占有，指明了巨蟒本人的精神，被阿波罗杀死的龙蛇。但是佛教徒并不比印度人更相信基督教体系中的魔鬼——也就是说，一个像神本身一样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实体。佛教徒教导说，在这个或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些低等的神曾经是人，但他们仍然是人。他们相信那加人，那加人曾是人间的巫师，是坏人，他们赋予其他坏人的力量，让他们看到的所有水果枯萎，甚至是人类的生命。当一名僧伽罗人有这样的名声：如果他望着一棵树或一个人，这两棵树都会枯萎和死亡，那么他身上就有那条王蛇。所有无穷无尽的恶灵并不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想让我们理解的那种魔鬼，而仅仅是在灵性化身的罪孽、罪行和人类的思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蓝色、绿色、黄色和紫色的神魔，就像 Jugandere 的下等神一样，更多的是一种主宰的恶魔，许多和 Nat 神一样善良和有益，尽管 Nats 计算他们的数量，巨人，邪恶的恶魔，和居住在 Jugandere 山的沙漠。

佛陀真正的教义是，当大自然产生太阳、月亮和星星时，恶魔是人类，但由于他们的罪孽，他们从幸福的状态中堕落了。他们所犯的罪若大，所受的刑罚就大。他们把定了罪的人算在恶魔里；相反，死亡的恶魔（元素灵魂），出生或化身为人，不再犯罪，就能达到天国的幸福状态。爱德华·乌帕姆在他的《佛教的历史与教义》中指出，这是一个证明，所有众生，无论是神还是人，都受轮回法则的支配，轮回法则根据道德行为的尺度，对所有人都有效。因此，这种信仰是对道德准则和动机一个完整测试，适用于人类的管理和治理，他补充说，“这使得对佛教的研究成为哲学家一个重要而好奇的课题。”

相信吸血鬼存在的迷信——它的现象解释

印度教徒和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一样坚信吸血鬼的存在。此外，他们的教义是法国著名的巫师和催眠师皮埃拉的教义，他的学校在十几年前蓬勃发展。“幽灵回来吸人血的事实，”博士\*说，“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难以解释，在这里我们呼吁那些承认双物质或灵魂复制现象的唯灵论者。我们握过的手…这些‘物质化’的肢体，如此触手可及…清楚地证明在有利的条件下，星界幽灵有多大的可能性。”

【\*皮埃拉，《招魂剧》，“吸血鬼”那一章。】

尊贵的医生表达了卡巴拉主义者的理论。Shadim 是最低级的灵性秩序。迈蒙尼德告诉我们，他的同胞不得不与死去的人保持亲密的交往，他描述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举行的血宴。他们挖了一个洞，把新鲜的血倒进去，洞上放着一张桌子；之后，“灵”来了，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迈蒙尼德（出生于西班牙的犹太哲学家、科学家及神学家），Abodah Sarah, 12 Absh, 11 Abth】

皮埃拉的教义以神学家的教义为基础，他对神职人员的迷信表现出强烈的愤慨，这种迷信要求，每当一具尸体被怀疑是吸血鬼，就用木桩刺穿心脏。只要星体形体还没有完全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它就有可能被磁力吸引而被迫 reënter 它。有时，当尸体被埋葬时，它才露出一半，呈现出死亡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受惊

的星体灵魂猛烈地 reënters 它的棺材;然后,两件事中的一件发生了——要么不幸的受害者在窒息的痛苦折磨中痛苦挣扎,要么,如果他很物质的话,他变成了吸血鬼。双物质生命开始了;而这些不幸的被埋葬的强直症患者通过从活人身上抢夺生命血液来维持他们悲惨的生活。虚无的形体可以去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只要它不打破与身体的联系,它就可以自由地四处游荡,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人类受害者为食。“根据所有的表象,这种‘灵’然后通过一种神秘的、看不见的联系传递,也许,有一天可以解释,这是对躺在坟墓底部的惰性物质身体的吸力的结果,以某种方式帮助它保持僵死状态。”\*【\*皮埃拉,《招魂剧》.】布埃尔雷·德·布伊斯蒙特给出了一些这样的案例,完全被证实,他很高兴地将其称为“幻觉”。一份法国报纸称,最近的一项调查“证实,1871年,在神职人员的唆使下,两具尸体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大众迷信对待……盲目的偏见啊!”但是,德·穆萨引用了皮埃拉博士的话,他坚决坚持自己是吸血鬼,他惊呼道:“你说你瞎了?是的,瞎眼的,随你喜欢。但是,这些偏见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它们在各个时代、在那么多国家经久不衰呢?在一大堆关于吸血鬼的事实被如此频繁地证明之后,我们是否应该说再也没有吸血鬼了,而且这些事实从来就没有根据?无中生有。每一种信仰,每一种习俗都源于它产生的事实和原因。如果没有人看见在某些国家的家庭中,有人把自己打扮成熟悉的死人的样子,来吸一个或几个人的血,如果没有人因消瘦而死,他们就不会到墓地去挖尸体;我们永远无法证明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被埋了好几年的人被发现时尸体柔软,灵活,眼睛睁着,面色红润,嘴巴和鼻子里都是血,被击打时,伤口或被斩首时,鲜血如洪流般奔涌而出。”\*【\*皮埃拉博士,《招魂剧》,第四卷,第104页】

吸血鬼形象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出现在哲学家阿尔根斯的私人信件中;英国旅行家帕希利在1837年3月的《布列塔尼》杂志上描述了他加迪亚岛上注意到的一些景象。反天主教和反精神的比利时学者约巴德博士也证实了类似的经历。\*【\*见《Hauts Phen.》,第199页】

“我不打算调查,”主教 d-Avranches Huet 写道,“不断被报道的关于吸血鬼的事实是真实的,还是普遍错误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那么多能干、值得信赖的作者和那么多目击者为它们作证,因此,没有人应该在不十分谨慎的情况下作出决定。”\*【\*《Huetiana》,第81页】

这位骑士费了很大的劲为他的鬼神论收集材料,他举出了最令人激动的例子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魔鬼制造的。魔鬼用墓地里的尸体作自己的衣服,在夜里游荡吸人的血。我想我们不把这个阴暗的人物带到现场也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真要相信灵魂的回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邪恶的感官主义者、守财奴和其他类型的罪人——尤其是自杀的人,他们在邪恶程度上可以与魔鬼在其鼎盛时期相媲美。事实上,只要我们被迫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并且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即灵魂,就足够了,而不必在我们的鬼神万神殿中加上魔鬼——谁也没有见过魔鬼。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与吸血鬼有关的有趣的细节有待收集,因为相信这种现象的信仰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过,从最遥远的年代开始。斯拉夫民族、希腊人、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宁愿怀疑他们的敌人土耳其人的存在,也不愿怀疑吸血鬼的存在。那 broucolâk, 或 vourdalak, 后者被称为,是斯拉沃尼亚壁炉边的常客。最有才能的作家,既睿智又正直的人,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并相信它。那么,这种迷信是从哪里来的呢?由此而来的,是千古以来的一致信念,也是我们在证言(通常是宣誓作证)中所发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的细节上的一致和描述上的相似之

处。证言中说，不同的民族彼此陌生，在有关其他迷信的事情上又有很大的不同。上世纪持怀疑态度的本笃会修道士唐·卡梅特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摧毁对这些假鬼的信仰。 . . . 第一种是用生理原因来解释吸血鬼的神奇之处。第二种方法是完全否认所有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后一种计划无疑是最肯定的，也是最明智的。” \*【\*唐·卡梅特，《幻影显形》等等，巴黎，1751年，第二卷，47页；《Hauts Phen. de la Magie》，195。】

第一种解释方法是用物理的，虽然是神秘的原因，这是皮埃拉催眠学派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不是唯灵论者有权怀疑这种解释的合理性。第二种方案被科学家和怀疑论者采用。他们断然否认。正如德·穆萨所说，没有比这更好更可靠的方法，也没有比这更少要求哲学或科学的方法了。

在巴伐利亚的科多姆附近，一个牧民的幽灵开始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几个居民面前，要么是他们受到惊吓，要么是其他什么原因，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每个人都死了。农民们绝望了，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一根长木桩把它钉在地上。当天晚上，他又出现了，把人们吓得浑身抽搐，有几个人窒息而死。然后，村官把尸体交给了刽子手，刽子手把尸体抬到附近的田地里烧掉了。“尸体，”德·穆萨引用了唐·卡梅特的话，“像疯子一样嚎叫，又踢又撕，好像他还活着。”当他再次被尖尖的木桩刺穿时，他发出了刺耳的叫声，吐出了大量深红色的血。只有在尸体化为灰烬之后，这个幽灵才会消失。” \*【\*《Hauts Phen. 》，第196页】

司法官员视察了据说闹鬼的地方；尸体被挖掘出来，几乎每一具被怀疑是吸血鬼的尸体看起来都很健康，红润，肉没有腐烂。那些曾经属于这些幽灵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到在房子里移动，却没有人去碰它们。但在遵守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则之前，法律当局通常拒绝采用火葬和斩首的方式。证人被传唤出庭，证据被听取并仔细权衡。之后，对挖掘出来的尸体进行检查；如果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吸血鬼特征，他们就会被交给刽子手。

“但是，”唐·卡梅特\*认为，“主要的困难在于学习这些吸血鬼如何离开他们的坟墓，以及他们如何 reënter 他们，而不显得对土有丝毫的干扰；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是怎么被人看见的？他们怎么能四处走动，走路，吃饭”【\*同上】……如果这都是那些相信自己被这些吸血鬼骚扰的人的想象，那么这些被指控的鬼魂是如何在他们的坟墓里被发现的呢？没有腐烂的迹象，充满活力，灵活而新鲜？他们出现的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脚被发现是泥泞的，上面覆盖着泥土，吓坏了他们的邻居，而在同一墓地埋葬的其他尸体上却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这怎么解释呢？\*\*【\*\*同样的宣誓证词也在官方文件《De l'Inspir. des Camis》中，H. Blanc，1859年，普隆出版社，巴黎】为什么它们一旦被烧毁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呢？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发现不可能消除这种偏见；因为，日常经验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加强了人们的迷信，增加了人们对它的信仰。” +【+唐·卡梅特，《Apparit. 》，第二卷第xliv章第212页】

自然界中有一种现象是未知的，因此在我们这个不信的时代，它被生理学和心理学所拒绝。这种现象是一种半死状态。实际上，身体是死亡的；而且，对于那些物质没有凌驾于精神之上，邪恶也没有大到足以摧毁灵性的人来说，如果放任不管，他们的星体灵魂将通过逐渐的努力脱离自己，当最后的联系被打破时，它会发现自己与它的尘世身体永远分离了。相等的磁极将猛烈地将以太人从腐烂的有机物质中排斥出去。所有的困难在于1，人们相信，两者最终分离的时刻是当科学宣布身体死亡的时候；2，普遍不相信灵魂或灵存在于人类，由同一科学。

皮埃拉试图证明，在任何情况下，过早埋葬人都是危险的，尽管尸体可能会毫无疑问地显示出腐烂的迹象。“可怜的僵死的催化器，”博士说，“像死人一样被埋在寒冷干燥的地方，病态的原因无法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破坏，他们的(星体)灵魂用流动的(以太)身体包裹着自己，促使它离开坟墓的区域，并对生物进行特殊的身体活动，特别是营养，由于灵魂和身体之间的一种神秘联系，灵性科学总有一天会解释的，被转送到仍躺在坟墓里的物质身体，后者因此帮助使其生命的存在永垂不朽。”\*【\*皮埃拉，《招魂剧》，第四卷，第104页。】人们常常看到这些灵魂，在他们短暂的躯体里，从墓地里出来；人们都知道它们紧紧地附着着它们的邻居，吸了他们的血。司法调查证实，这导致受害者消瘦，往往以死亡告终。

因此，遵循唐·卡梅特虔诚的建议，我们必须要么继续否认，要么，如果人类和法律的证词有任何价值，接受唯一可能的解释。格兰维尔说：“那些杰出的人，C博士和莫尔博士，最充分、最清楚地证明了，死去的灵魂被体现在空中或游乐的载体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最古老、最年迈的父亲们的信条。”\*【\*《凯旋撒都西斯》第二卷第70页】

德国哲学家戈尔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上帝创造人从来不是一具死尸，而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动物。一旦上帝创造了他，发现他准备接受不朽的呼吸，他就在他的脸上呼吸，这样，人类就成了他手中的双重杰作。正是在生命本身的中心，这种神秘的膨胀发生在第一个人(种族?)身上；从那里，来自地球的动物灵魂和来自天堂的灵结合在一起。”\*【\*戈尔斯，《全集》，第三卷第七章第132页。】德·穆萨和其他罗马天主教作家一起惊喊道：“这个主张完全是反天主教的！“好吧，假设是这样？它可能是反天主教的，但仍然是合乎逻辑的，并为许多心理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科学和哲学的太阳照耀着每一个人；如果占全球人口不到七分之一的天主教徒不感到满足，也许数量超过他们的数百万其他宗教的人 would 感到满足。

现在，在告别吸血鬼这个令人厌恶的话题之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除了显然值得信赖的证人给我们的证词之外，没有别的凭据。

大约在本世纪初，俄罗斯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吸血鬼案件之一。Tch省的总督——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人，一个恶毒、暴虐、残忍、嫉妒的性格。他身披专制权威的外衣，按照他残忍的本能，毫不吝惜地行使权力。他爱上了一个下级官员的漂亮女儿。虽然这个女孩已经嫁给了她爱的一个年轻人，但暴君还是强迫她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他；可怜的受害者，尽管绝望，还是成为了他的妻子。他的嫉妒心显露出来了。他打她，一连几个星期把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在他面前，不许她见任何人。他最后病倒死了。他发现自己的死期将至，便叫她发誓再也不嫁了；他用可怕的誓言威胁说，如果她这样做，他就会从坟墓里回来杀了她。他被葬在河对岸的公墓里；年轻的寡妇没有再感到烦恼，直到大自然克服了她的恐惧，她听从了她以前的情人的强求，他们又订了婚。

在传统的订婚宴会的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退下的时候，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尖叫声惊醒了这幢老房子。门被撞开了，那个不幸的女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隆隆地从院子里出来。人们发现她的身体有些地方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有一个小洞，血滴不断地渗出来。病愈后，她说，她已故的丈夫突然走进她的房间，除了脸色苍白得可怕外，和生前一模一样；他责备她的反复无常，然后狠狠地打她，掐她。她的话没有人相信；但是第二天早上，驻扎在横跨河上的那座桥另一端的卫兵报告说，就在午夜之前，一辆黑色马车和六辆

马车飞快地从他们身边驶过，向镇上驶去，没有回应他们的挑战。

新上任的总督虽然不相信幽灵的说法，但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在桥上增加了一倍的守卫。

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夜又一夜；士兵们宣布，他们在桥附近的车站的收费栏将自动升起，而那辆幽灵般的马车从他们身边扫过，尽管他们竭力阻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马车都会隆隆地驶进院子；守夜人，包括寡妇的家人和仆人，都会沉沉地睡去；每天早上，年轻的受害者都会像以前一样，遍体鳞伤，流血不止，昏倒在地。全城陷入恐慌。医生们无法给出解释；牧师们来祈祷度过这一夜，但随着午夜的临近，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昏睡之中。最后，省的大主教来了，亲自为他举行驱魔仪式，但第二天早上，总督的遗孀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她现在被送进了死亡之门。

州长终于被迫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制止镇上日益加剧的恐慌。他派了五十名哥萨克驻守在桥边，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拦住幽灵马车。就在平常的时间，人们听到并看到那声音从墓地的方向来了。警卫军官和一个举着十字架的牧师站在收费站前，一起喊道：“以上帝和沙皇的名义，谁到那儿去了？”一个记忆犹新的脑袋从马车窗口探了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说：“枢密院兼总督，C——！”就在这个时候，军官、牧师和士兵们像被电击一样被甩到一边，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那辆幽灵般的马车就从他们身边过去了。

然后，大主教决定，作为最后的权宜之计，采取历史悠久的挖出尸体的计划，用橡木桩刺穿它的核心，将它钉在地上。这是在全体民众面前举行的盛大宗教仪式。据说，尸体被发现时充血，脸颊和嘴唇都是红色的。就在木桩上挨了第一击的那一瞬间，尸体发出一声呻吟，一股鲜血向空中喷射而出。大主教宣布了通常的驱魔仪式，尸体是 reinterred，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听到吸血鬼的消息。

这个案件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被传统夸大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几年前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得到的；如今，在俄国，有些家庭的长辈还记得这个可怕的故事。至于在医学书籍中发现的一种说法，即在病人处于麻木状态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土葬的案例，以及专家们一再否认这种事情发生，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我们只能求助于每个国家的每日新闻，以找到证实这一可怕事实的证据。H. R. 霍伊斯牧师，M. A.，《灰烬归灰烬》的作者，在他倡导火葬的著作中列举了一些非常令人痛苦的过早埋葬案例。在 46 页上有这样一段对话，“但是你知道很多过早埋葬的案例吗？”“毫无疑问我知道。我不会说在我们的温带气候中它们是经常发生的，但它们确实会发生。几乎没有一个墓地被打开过，但人们发现的棺材里不仅有翻过来的尸体，还有在最后绝望地挣扎着在地下生存的骷髅。它的转动可能是由于棺木笨拙地摇晃，而不是由于它的扭曲。”

在此之后，他接着给出了以下最近的案例：“1842 年，在贝尔热拉克(多尔多涅)，病人服用了安眠药……但是他没有醒来. . . 他们放了他的血，他没有醒来. . . 最后，他们宣布他死了，埋葬了他。过了几天，他们想起了安眠剂，便打开了坟墓。尸体转过身，挣扎过。”

“1838 年 12 月 30 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说，在下加隆的汤内因斯，有一个人被埋葬了，这时从棺材里传来了一种模糊的声音；鲁莽的掘墓人逃走了. . . 棺材被拖上来，猛地打开了。一张因恐惧和绝望而变得僵硬的脸，一条被撕裂的裹尸布，扭曲的四肢，诉说着悲伤的事实——太晚了。”

“1874 年 5 月的《泰晤士报》称，1873 年 8 月，一位年轻女士在婚后不久就去世了. . . 不到一年，丈夫又结了婚，第一个新娘的母亲决定把女儿的尸体搬

到马赛去。他们打开金库，发现这个可怜女孩的尸体倒在地上，她的头发散乱，她的裹尸布被撕成了碎片。”+【+作者将所有可能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引证给 G. A. 沃克的《坟场聚会》，第 84 页，第 193、194 页等。】由于我们还得结合《圣经》中的奇迹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回到神奇的现象上来。如果我们要对发生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的各种表现进行完整的描述，我们可能会填满许多卷，但这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没有空间来解释。因此，我们优先选择在现代现象中找到它们的相似之处或被法律调查证实。霍斯特试图向他的读者介绍某些波斯神灵的概念，但失败了；因为只要提到其中的一些，就会使一个信徒的头脑陷入混乱。有 Devs 和他们的专长；Darwands 和他们阴暗的诡计；Shadim 和 Djinnas；波斯历法中整个庞大的灵、恶魔、妖精和精灵军团；又有犹太人的撒拉弗、基路伯、伊察、阿姆沙班、西非录、玛拉金、以罗伊因。还有，霍斯特补充说，“数以百万计的星体灵和基本灵、中介灵、幽灵和各种种族和肤色的想象存在。”\*【\*《灰烬归灰烬》，伦敦：Daldy, Isbister & Co., 1875 年】

### 孟加拉人的欺骗

但这些神灵大多与东方魔法师有意识、故意制造的现象毫无关系。后者否认了这样的指控，并把帮助巫师甚至是基本的灵和基本的幽灵。能手对两者都有无限的权力，但他很少使用这种权力。对于物理现象的产生，他把自然灵召唤为顺从的力量，而不是智慧。

由于我们总是喜欢用证据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证据来加强我们的论点，所以最好是提出一份日报《波士顿先驱报》对一般现象和特别是灵媒的看法。在与一些不诚实的人(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灵媒主义者)遭遇了悲伤的失败后，作者费了很大的劲去确定一些据说是在印度产生的奇迹，并将它们与现代的奇迹相比较。

“今天的灵媒，”他说，“在方法和操作上，比任何其他魔法艺术的代表更接近历史上著名的魔法师。他离原型的性能还有多远，如下所示。1615 年，一个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学历和杰出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贾汗季皇帝。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们目睹了许多最精彩的表演，几乎使他们怀疑自己的感官，甚至远远超出任何解决的暗示。一群孟加拉的魔法师和杂耍艺人，在皇帝面前展示他们的艺术，被要求当场生产，从种子，十棵桑树。他们立刻种下了十粒种子，几分钟之内就长出了十多棵树。土地在种下种子的地方分开了，小叶子出现了，紧接着是细长的嫩芽，迅速长出叶子、细枝和树枝，最后在空气中广泛传播，发芽、开花和结果，在现场成熟，被发现是很好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观看的人还没有转过头去的时候。无花果树、杏仁树、芒果树和核桃树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时产生，结出属于它们各自的果实。奇迹成就奇迹。树枝上飞满了长着美丽羽毛的鸟儿，它们在树叶间飞来飞去，唱着甜蜜的歌。叶子变成了黄褐色，从原来的地方掉了下来，树枝和嫩枝枯萎了，最后，树木又沉入了泥土中，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都从泥土中冒了出来。

“另一个拿着弓和大约五十支钢尖箭。他向空中射了一箭，看！箭在相当高的地方固定在空间里。一支又一支的箭射出了，每一支都固定在前一支箭的箭柄上，直到所有的箭在空中形成了一个链，除了最后一箭，它击中了链，把所有的箭都落在了地上。

“他们支搭两个帐篷，彼此相对，相隔约一箭远。这些帐篷和巫师的密室一样，

都被看客仔细检查过了，很明显是空的。帐篷被固定在四周的地上。然后，旁观者被邀请从这些帐篷中选择他们想要的动物或鸟类参加战斗。贾霍恩难以置信地要求看鸵鸟打架。几分钟后，每个帐篷里都出来一只鸵鸟，带着致命的热情冲了出来，很快血就从帐篷里流了出来。但是他们几乎势均力敌，谁也赢不了，最后他们被魔法师分开，被送进了帐篷。在这之后，观众对鸟类和动物的各种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结果总是一样的。

“于是，他们就用大锅盛了许多米。没有火，米饭很快就煮开了，从大锅里端出一百多盘米饭，每盘上面都有一只炖鸡。这个戏法是由当今最普通的苦行僧在更小的规模上表演的。

“但是，从过去的记录来看，空间没有提供机会来说明，与其他时代和更熟练的人相比，今天灵媒的悲惨驯服的表现是如何苍白和黯然失色的。在任何所谓的现象或表现中，没有一个奇妙的特征不是，不，现在不是更多的复制其他熟练的表演者，他们与大地的联系，仅是大地，是太明显的值得怀疑，即使他们自己的证词不支持的事实。”

说苦行僧或杂耍艺人总是声称他们得到了灵的帮助，这是错误的。在准宗教的召唤中，如雅克略特的《科文达萨米》被描述为在这位法国绅士之前产生的，当当事人希望看到真正的“灵性”表现时，他们会求助于皮特里斯、他们脱离肉体的祖先和其他纯粹的灵。他们可以通过祈祷来唤起这些。至于其他所有的现象，都是魔法师和苦行僧随意制造的。尽管后者生活在一种明显的穷困潦倒的状态中，他经常是寺庙的一名入会者，并且和他富有的兄弟们一样熟悉神秘学。

西塞罗认为迦勒底人是最古老的魔法师之一，他们将所有魔法的基础置于人类灵魂的内在力量中，并通过对植物、矿物和动物的魔法属性的识别。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们创造了最奇妙的“奇迹”。对他们来说，魔法就是宗教和科学的代名词。直到后来，Magdean 二元论的宗教神话才被基督教神学毁容，并被某些教会的神父们加以美化，呈现出令人作呕的形态，我们发现这些神话被诸如德·穆萨这样的天主教作家所阐述。笔者在整卷中所主张的中世纪的淫妇和魅魔的客观现实，中世纪那种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可恶迷信，是宗教狂热和癫痫病的可怕产物。它可以没有客观形式；把它的效果归罪于魔鬼是一种亵渎：暗示上帝在创造了撒旦之后，还会允许他采取这种做法。如果我们被迫相信吸血鬼的存在，那是基于神秘心理科学的两个无可辩驳的命题：1. 星体灵魂是我们自我的一个可分离的、截然不同的实体，它可以在不打破生命线的情况下远离身体。2. 尸体还没有完全死亡，虽然它还可以被其房客重新进入，后者可以收集足够的物质散发，使自己出现在一个准地球生物的形状。但是，同德·穆萨和德·米尔维尔一样，认为天主教徒赋予了魔鬼一种力量，在敌对状态下，魔鬼具有与至高的神同等的力量，它会把自己变成狼、蛇和狗，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生出怪物来，这种观念中就隐藏着对魔鬼的崇拜、疯狂和亵渎神灵的病菌。天主教会不但教导我们相信这种荒谬的谬论，而且还强迫她的传教士宣扬这种教条，它不必反对某些帕西和南印度教派的魔鬼崇拜。恰恰相反；因为当我们听到耶齐德家族重复那句著名的谚语：“与恶魔交朋友；给他们你的财产、你的血、你的服务，你不需要关心上帝——他不会伤害你。”我们发现他与他的信仰是一致的，对上帝的尊敬的；他的逻辑是健全和理性的；他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是如此之深，以致想象不到创造宇宙及其法则的上帝能够伤害他，可怜的原子的呀；但恶魔在那里；他们是不完美的，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他们。

因此，魔鬼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中，可能只是一种谬论。当我们想象我们看到、听

到、感觉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往往是我们自己邪恶、堕落、污秽的灵魂的反映。俗话说，物以类聚；因此，根据我们的星体形态在睡眠时渗出的情绪，根据我们的思想、追求和日常职业，所有这些都相当深刻地印在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塑料胶囊上，后者吸引着周围与自己相投的灵性存在。因此，有些梦和幻象是纯洁而美丽的，有些则是恶魔和兽性的。这个人醒了，要么赶紧去忏悔，要么对这个想法无动于衷地大笑。在第一种情况下，他被许诺最终的救赎，代价是一些赎罪券（他必须从教会购买），也许还有一点炼狱的味道，甚至是地狱的味道。什么事？不管他做什么，他都能永远不朽，难道不安全吗？它是魔鬼。把他带走，还有钟、书和神圣的洒水器！但是“魔鬼”回来了，当真正的信徒清楚地认识到魔鬼拥有他最好的创造者和主人时，他常常被迫不相信上帝。然后他就剩下第二个紧急情况了。他仍然无动于衷，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魔鬼。他死了，读者在前几章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

Ennemoser 博士对这种想法进行了优美的表达：“宗教在这里（欧洲和中国）没有像在印度教徒中那样深深扎根。”他在反驳这种迷信时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精神更加多变。 . . . 哲学思想中的善恶原则，以及灵性世界的……一定帮助传统形成了天堂和地狱的景象，以及最可怕的扭曲，而在印度，这些都是由更狂热的狂热分子所产生的；先知在那里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在这里，他迷失在一大堆外在的事物中，把自己的身份与它们混淆在一起。在遥远的国度里，心灵与肉体分离的抽搐在这里是很常见的，因为想象不那么坚定，也不那么灵性了。

“外在的原因也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和人工手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多变的，因此扰乱和扭曲了人们的感官，外在的生活也因此反映在内心的梦境世界中。因此，灵的形状是无穷无尽的，并使人们满足他们的激情，并向他们展示这样做的方法，甚至下降到最细微的细节，这是远远低于印度预言家的崇高本性。” 【\*霍斯特，《Zauber Bibliothek》，第五卷，第 52 页】

让神秘科学的学生使自己的本性像这些印度先知一样纯洁，他的思想像这些印度先知一样崇高，他就可以不受吸血鬼、淫魔或魅魔的骚扰而睡去。在这样一个昏睡者的周围，不朽的灵散发出一种神圣的力量，保护它免受邪恶的侵扰，就像一面水晶墙。

“Hæc murus æneus esto: nil conscire sibi, nulla pallascere culpa .”

### 第十三章

“炼金术师。你总是说谜语。告诉我你是不是特里维根勋爵写的那个喷泉？”

“墨丘利。我不是那喷泉，但我是水。泉水环绕着我。”

桑迪福吉斯，《炼金术的新光》

“我们所承认的，无非是这样；为了找出人体构造的秘密，为了知道为什么人体部位会僵化，血液会停滞，为了防止时间的影响而不断地采取预防措施。这不是魔法；这是正确理解的医学艺术。”

鲍沃尔-利顿

“瞧, 战士! 现在是红色十字  
指向伟大的死者的坟墓;  
里面燃烧着奇妙的光,  
去追逐爱夜的精灵。  
那盏灯将永不熄灭  
直到永远的末日来临。”  
“人间的火焰再没有比它更明亮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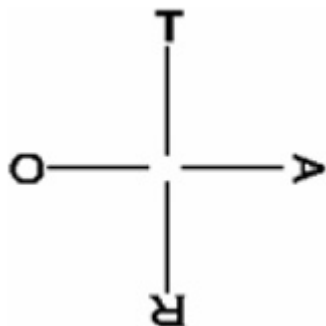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

## 现实和幻想

有些人, 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 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们渊博学识和成就的最完整的展示, 他们的头脑也无法欣赏古人智慧的伟大。尽管他们从不止一次的意外发现中得到了谨慎的教训, 但他们仍然坚持他们一贯的否认计划, 更糟糕的是, 他们嘲笑那些他们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东西。例如, 他们会对护身符有任何功效的想法嗤之以鼻。《启示录》中的七灵与自然界中的七种神秘力量有直接关系, 这对他们脆弱的智力来说是不可理解和荒谬的; 一想到魔术师声称通过某些卡巴拉仪式来创造奇迹, 他们就会大笑不止。他们只觉察到画在纸上的一个几何图形, 一点金属或其他物质, 他们无法想象任何合理的存在应该归因于任何神秘的力量。但是, 那些努力了解情况的人知道, 古人在心理学和物理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现, 他们的探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秘密。

## 护身符的基本原理

就我们而言, 当我们认识到五角星是一种合成的图形, 它以具体的形式表达自然的深刻真理时, 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什么比欧几里得的图形更可笑了, 也没有什么比现代化学著作中的符号更可笑了。对于不熟悉的读者来说, 有什么比  $\text{NA}_2\text{CO}_3$  这个符号意味着苏打水更荒谬的呢! 而  $\text{C}_2\text{H}_6\text{O}$  就是酒精的另一种写法! 炼金术士用这个符号来表达他们的水银, 或者说创造的自然法则(星体光), 这是多么有趣啊!



它包括三件事: 第一, 神圣的假设; 第二, 哲学综合; 第三, 物理综合——也就是说, 一种信念、一种想法和一种力量。但是, 一位现代化学家在实验室里要向学生指出碳酸钠与“溶解在溶液中的酒石”的反应时, 应该使用下面的符号, 这

是多么自然的事情：



如果可以原谅那些毫无灵感的读者对这个化学科学的胡言乱语目瞪口呆的话，那么为什么老师们不应该克制自己的欢笑，直到他们了解到古人象征主义的哲学价值呢？至少他们可以避免自己像德米维尔先生那样荒唐可笑，他把赫尔墨斯哲学家的水银和化学家的水银混为一谈，声称前者崇拜氮气！\*【\*参见埃利法斯·列维的《精神科学》。】把一块铁放在磁铁上，它就会被其微妙的原理所浸染，并有能力把它传递给其他的铁。它既没有变重，也没有变轻。然而，大自然最微妙的力量之一已经进入了它的实质。一个护身符，也许是一块毫无价值的金属，一张纸片，或者任何一种织物的碎片，然而却受到了人类意志这一最大的磁铁的影响，它具有为善或为恶的效力，就像这种微妙的属性一样可以识别和真实，其属性是铁通过与物理磁体接触而获得的。让猎犬嗅到逃犯穿过的一件衣服，它就会沿着沼泽和森林追踪到他的藏身之处。给布坎南教授的“心理测量师”一份手稿，不管它有多老，他都会向你描述作者的个性，甚至他个人的外貌。递给千里眼一缕头发或一件曾经接触过的物品，它被渴望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她将与她产生如此亲密的共鸣，她可能会追踪他的一生。

饲养员告诉我们，小动物不应该和老动物一起放牧；聪明的医生不允许父母让年幼的孩子占用自己的床。当大卫又老又弱的时候，他的主要力量是通过一个年轻人与他近距离接触来吸收她的力量。已故的俄国皇后，现任德意志皇帝的妹妹，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她的医生认真地建议她让一个强壮、健康的年轻农民姑娘在她的床上过夜。凡是读过克纳博士对普雷斯沃斯女预言家豪夫夫人的描述的人，一定都记得她的话。她一再表示，她仅仅依靠周围人们的大气和他们的磁场辐射来维持生命，而这些磁场通过她的存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被加速。这位女预言家显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吸血鬼，她把那些足够强大的人的生命吸引到自己身上，让他们以挥发的血液的形式为她保留生命力。肯纳博士说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种被迫失去的影响。

有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一种微妙的液体可以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或他接触到的物质的可能性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只要意志的坚定集中，一个本来是惰性的物体也可以根据所指示的目的而具有保护或破坏的力量。

无意识地产生的磁性辐射，肯定会被任何更强的辐射所压制，因为它可能会与之对立。但是，当一个聪明而强大的意志指引这股盲目的力量，并将其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时，较弱的力量往往会控制较强的力量。人的意志对 Akâsa 也有同样的影响。

有一次，我们在孟加拉目睹了一场意志力的展示，展示了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一个魔术高手在一个盘子盖里面的一块普通的罐子上擦了几下，他聚精成神地看了一会儿，好像一把一把抓住了那难以捉摸的液体，把它扔到了水面上。当罐子被完全暴露在强光下大约六秒钟后，明亮的表面突然被一层薄膜覆盖了。然后，它的表面开始出现一块块较暗的颜色；大约过了三分钟，他们把罐子还给了我们，我们发现上面印着一幅图画，或者不如说一张照片，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风景；忠实如自然，每一种颜色都完美无瑕。它停留了大约 48 个小时，然后慢慢消失了。

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内行的意志在罐头上浓缩了一层 akâsa 的薄膜，使它暂时

像感光的感光板。光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这样的展示，意志的效力，甚至影响客观的物理结果，将准备学生了解它的疗效，治疗疾病，通过传授所期望的美德的无生命的物体，放在与病人接触。当我们看到莫兹利\*这样的心理学家毫无矛盾地引用斯威登堡父亲的一些奇迹般治愈的故事时——这些故事与其他“狂热者”——如莫兹利所称的——魔法师和自然治疗师——所做的数百种治疗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也不试图解释他们的事实，低头嘲笑他们强烈的信仰，却没有问自己，这种治愈力量的秘密是否不受信仰对神秘力量的控制——我们为的时代有这么多学问，却没有这么多哲学而感到悲哀。【\*亨利·莫兹利，《身体与心灵》】

说句真心话，我们并不能看出现代化学家与古代神学家或赫尔墨斯哲学家相比，丝毫不逊色于魔法师，除非后者认识到自然的二重性，拥有比化学家两倍大的实验研究领域。古人创造了栩栩如生的雕像，赫尔墨斯派从元素中创造出火蜥蜴、侏儒、水女神和精灵的形状，他们并没有假装创造这些形状，只是打开自然之门，让人们看到它们，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走进人们的视野。化学家使大气中含有的两种元素接触，通过发展一种潜在的亲和力，创造出一种新的身体——水。在这种气体结合而成的球形透明珍珠中，孕育着有机生命的胚芽，在它们的分子间隙中潜伏着热、电和光，就像在人体内一样。这两种气体结合而成的水滴的生命从何而来？水本身是什么？氧和氢是否经历了某种变化，在消除它们的形式的同时，也消除了它们的质量？这是现代科学的答案：“氧气和氢气是否以这种形式存在于水中，或者它们是否是由某种未知的，未经设想的物质转化产生的，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推测的问题，但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小乔赛亚·库克《新化学》】莫兹利先生对水的分子结构这样简单的问题一无所知，或者对水内部生命的表象这样更深层的问题一无所知，难道他不应该以自己的原则为例，“保持一种对无知的平静的默认，直到光明来临”吗？+【+亨利·莫兹利，《哲学探究的极限》，第266页。】

神秘科学的朋友们声称，帕拉塞尔苏斯从某些尚未被精确科学所知的组合中，用化学方法制造出了侏儒，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骗人的东西。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侏儒不是帕拉塞尔苏斯造出来的，那也是其他能手造出来的，而且那还不到一千年。事实上，它们产生的原理与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唤醒他的微生物的原理完全相同。几年前，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一位绅士安德鲁·克罗斯用以下方式生产出了一种蠕虫：“将烧成红色并变成粉末的黑色燧石与碳酸钾混合，暴露在强烈的高温下15分钟；然后将混合物倒入风炉中的铅坩埚中。它在温的时候变成粉末，和沸水混合在一起；继续煮几分钟，然后加入盐酸使其过饱和。在暴露在电流作用下26天后，一种完美的蜉蝣部落昆虫出现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大约又出现了一百多只。用其他化学液体重复了这个实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威克斯先生还在钾的亚铁氰化物中产生了蜉蝣。

这一发现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克罗斯先生现在被指控亵渎神明，企图创造。他回答说，否认了这一暗示，并说他认为“创造就是从无中形成有物”。\*【\*《科学美国人》，1868年8月12日】

还有一位先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位在科学上很有成就的人，他多次告诉我们，他即将证明，即使是未结的蛋，也可以通过使负电流通过而孵化出来。

雅各布的儿子鲁本在地里发现的曼德拉草(杜丁或爱情果)激起了雷切尔的幻想，这是一种神秘的曼德拉草，尽管有人否认。而涉及它的诗句，在其深奥的意义上，属于整个作品中最粗糙的段落。曼德拉草是一种具有人类生物基本形状的植物；

一个头，两条胳膊，两条腿组成了根。有人迷信说，当它被从地下挖出来时，它会发出人类的声音，这并非毫无根据。它确实会发出一种吱吱的声音，因为它的根部是树脂状的物质，很难提取出来；它还有不止一种植物学家完全不知道的隐藏特性。

## 无法解释的谜团

如果读者想对力的交换和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原理之间的相似性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可以参考阿伯丁大学的亚历山大·贝恩教授关于神经和精神力量的相关性的一篇文章。这种曼德拉草似乎占据着地球上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相接触的地方，就像海里的植虫动物和珊瑚虫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边界都是如此模糊，以致于几乎难以察觉，在那里一个停止，另一个开始。侏儒的存在似乎不太可能，但考虑到最近科学的发展，有哪个博物学家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吗？贝恩说：“是谁限制了存在的可能性？”

自然界中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奥秘，而其中一些想必很难解释的，可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没有一种植物或矿物向科学家揭示了它最后的特性。对于植物王国和矿物王国的密切关系，博物学家知道些什么呢？他们怎么能确信，对于每一种被发现的特性，植物或石头的内在本质中可能没有隐藏着许多力量呢？它们只等着被带到与其他植物、矿物或自然力量的关系中，以所谓的“超自然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无论博物学家普林尼，Ælian，甚至狄奥多鲁斯，其以这种值得称赞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力图从各种夸张的说法和传说中找出历史的真相，把我们现代植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不知道的某种植物或某种矿物的神秘特性归于某种植物或矿物，他们的论断就被当作荒谬而不予理会，不再提出来了。

自古以来，科学家们就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生命的主要力量或生命的原则。在我们看来，只有“秘密教义”才能提供线索。精确科学认为自然界只有五种力量——摩尔，四分子；卡巴拉主义者，七；在这两个额外者中，包含了生命的全部奥秘。其中之一是不朽的灵，它的映像甚至与无机物之间有无形的联系；另一种，我们让每个人自己去发现。约瑟夫·勒孔蒂教授说：“活的有机体和死的有机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无论是物理上还是化学上，我们都探测不到。一切从自然界中提取出来的、体现在有生命的有机体中的物理力和化学力，似乎仍然体现在死者身上，直到渐渐地分解回来。然而，差异是巨大的，是不可思议的大。在材料科学的公式中，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什么？消失的是什么？消失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些科学还不能理解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在死亡和腐烂之前发生的损失，才是最高意义上的生命力量！”

## 孟加拉的魔法实验

科学似乎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出生命这一看不见的、宇宙万物的动力，解释它的性质，甚至提出合理的假设，因此，不仅对于伟大的专家和预言家，甚至对于灵性世界中真正坚定的信徒来说，这一奥秘也只是一半的奥秘。对于一个没有个人有机体的单纯信徒来说，这种微妙的、神经质的敏感将使他——就像使一个先知——能够在看不见的宇宙中，像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中那样，感知可见的宇宙，而且，可以说，在客观上，仍然有神圣的信仰。后者牢牢扎根于他的内在感官；他的直觉毫无错误，冷酷的理性与之毫无关系，他觉得直觉不会欺骗他。让人为的、

错误的教条和神学的诡辩互相矛盾；让这一信条远离另一信条，这一信条的微妙诡辩就会和另一信条的狡黠推理一起落到地上；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一种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异教徒，不是牢固地建立在永恒的岩石上——上帝和不朽的灵。每一种动物或多或少都被赋予了感知的能力，即使不是精神，至少也有一些普通人暂时看不见、只有千里眼才能看到的東西。我们已经用猫、狗、各种各样的猴子做了数百次实验，有一次还用了一只驯服的老虎。一面被称为“魔法水晶”的黑色圆形镜子，被一位印度本土绅士深深迷住了。这位绅士以前是丁迪格尔的居民，现在居住在一个更僻静的地方，位于被称为西高特山脉的地方。他驯服了一只从马拉巴尔海岸带来的幼崽，在印度的马拉巴尔地区，老虎是众所周知的凶猛。我们就是用这种有趣的动物做实验的。

就像古代著名的耍蛇人马西和西利一样，这位先生声称拥有驯服任何动物的神秘力量。可以这么说，老虎已经退化到慢性精神麻木；他已经变得像狗一样温顺、无害了。孩子们会逗弄他，拉他的耳朵，而他只会摇晃自己，像狗一样嚎叫。但只要一看到“魔镜”，这只可怜的动物就会立刻兴奋起来，变得疯狂起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人类的恐惧；他绝望地嚎叫着，无法从镜子中转过身去，他的目光似乎被一种磁性的咒语牢牢地吸引住了，他会扭动、颤抖，直到看到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幻象而恐惧地抽搐。然后他躺下，虚弱地呻吟着，但仍然盯着镜子。当它被从他身边带走时，它会躺在那里喘着气，似乎是无精打采的，大约两个小时。他看到了什么？在他自己那看不见的动物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幅神画，能对这只天生凶猛而勇敢的野兽产生如此可怕的影响呢？谁能告诉？也许是他制造了这一幕。

在与一些神圣的乞丐举行的降神会中，也观察到了对动物的同样影响；还有一个叙利亚人，半异教徒，半基督教徒，来自库南库兰(交趾邦)，一个有名的巫师，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是为了进行实验。

我们一共九个人——七男两女，其中一个本地人。除了我们，房间里还有一只年轻的老虎，正全神贯注地啃着一根骨头；一只 wânderoo，或者叫狮猴，黑色的皮毛，雪白的山羊胡和胡须，狡猾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看上去是淘气的化身；还有一只美丽的金莺，静静地在栖木上清理着它那光彩照人的尾巴，栖木靠近阳台的一扇大窗户。在印度，“灵性”降神会不像在美国那样在黑暗中举行；不需要任何条件，只需要完全的安静与和谐。阳光从敞开的门窗里射进来，从远处传来附近森林里生命的嗡嗡声，丛林中传来无数昆虫、鸟类和动物的回声。我们坐在一座建了房子的花园中间，呼吸着的不是通灵室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而是一簇簇火红色的珊瑚树，呼吸着树木和灌木的芬芳，以及白花海棠的花朵，它们的白色花朵在柔和的微风中摇曳。总之，我们被光、和谐和香水包围着。为了这个目的，人们采集了当地神灵所崇拜的大花束和灌木，并把它们带进房间。我们有香甜的罗勒，这是毗湿奴之花，在孟加拉，没有罗勒就永远不会举行宗教仪式；宗教榕树的枝叶与神圣的荷花和印度晚香玉的玫瑰色花朵交织在一起，装饰着墙壁，这棵树是献给同一个明亮的神的。

当“福佑者”——由一个非常肮脏，但仍然是真正圣洁的苦行僧——沉浸在自我沉思中，在他的意志指导下发生了一些灵性奇迹时，猴子和鸟却很少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只有那只老虎，明显地不时地颤抖着，向房间里张望，好像它那带着磷光的绿色圆球在跟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上下浮动。因此，人的眼睛还看不见的东西，对他一定是客观的。至于 wânderoo，它所有的活力都消失了；它似乎昏昏欲睡，蹲着不动。这只鸟几乎没有表现出不安的迹象。有一种声音，像是在空中轻

轻拍打翅膀的声音；鲜花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被看不见的手挪开了位置；当一朵灿烂的天蓝色的花落在猴子折叠的爪子上时，它吓了一跳，躲到了主人的白袍下。这样的表演持续了一个小时，要一一讲出来实在是太长了。最奇怪的是，它结束了那个奇迹的季节。有人抱怨天气太热，我们就来了一场散发着清香的露水雨。水珠落得又大又快，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清爽感，在接触到我们的人之后，马上就干了。

当苦行僧结束了他的白色魔法表演，“巫师”，或他们所称的魔法师，准备展示他的力量。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奇观，这些都是旅行者们的描述为公众所熟知的；这表明，动物天生就有透视能力，甚至，看起来，有辨别好坏灵的能力。巫师的所有壮举都是经过熏蒸的。他烧毁了树脂树和灌木的树枝，产生了大量的烟雾。老虎、猴子和鸟，虽然这并不是要用它们天生的眼睛来吓唬动物，但它们却表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我们认为，动物们可能会被熊熊燃烧的火苗吓到，在营地周围烧火驱赶野兽的熟悉习俗，在我们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这一点毋庸置疑，叙利亚人用一根印度枳树\*（湿婆的圣物）的树枝接近了卧伏的老虎，在他的头上挥舞了几下，同时念叨着他的咒语。【\*木苹果】那畜生立刻表现出难以形容的恐惧。他的眼睛从眼窝里瞪出来，像炽热的火球；他口吐白沫；他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好像要找个洞藏起来似的。他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这在丛林和树林里引起了一百个回音。最后，他把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地方看了最后一眼，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挣断了他的锁链，带着一块木架从走廊的窗户冲了出去。猴子早就逃走了，鸟儿像瘫痪了一样从栖木上掉了下来。我们没有要求苦行僧或巫师解释他们各自现象产生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像一个苦行僧对一个法国旅行家的回答那样，在纽约一家名为《法裔美国人》的报纸上讲述他最近的故事：“许多生活在寂静的宝塔里的印度术士，他们的技艺远远超过了罗伯特·乌丹的魔法，还有许多人，他们对遇到的第一个物体产生了最奇怪的磁和麻痹现象，我常常想知道，婆罗门，他们的神秘科学，是否在最近在欧洲引起骚动的问题上没有伟大的发现。

“有一次，当我和其他人于马斯威尔爵士在咖啡馆时，他命令他的跟班介绍那位魔法师。不一会儿，一个瘦削的印度人进来了，他几乎赤身裸体，一张苦行僧的脸，古铜色的皮肤。在他的脖子、手臂、大腿和身体上都盘绕着大小不一的蛇。他向我们致敬后，说：‘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是基布贡拿玛瓦的儿子基布刚多。’

“‘我们想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我们的主人说。

“‘我服从湿婆的命令，是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苦行者回答说，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

“蛇抬起头，发出嘶嘶声，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然后，他拿起一个小管子，连在头发上的灯芯上，发出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模仿 tailapaca，一种以受伤的椰子为食的鸟。蛇在这里舒展开来，一个接一个地滑到地板上。它们一触到地面，就抬起大约三分之一的身体，开始与主人的音乐合拍。突然，苦行僧放下了他的乐器，用手在蛇上绕了几圈。蛇大约有十条，都是印度眼镜蛇中最致命的一种。他的眼睛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们都感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都想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就在这时，一只本来要在小火盆里生火来点雪茄的小 shocra\*（猴子）屈服于他的影响，躺下睡着了。【\*不正确；印度斯坦语中猴子的意思是 rakh “charha。可能是 chokra，一个小本地仆人的意思】五分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觉得，如果这种做法再持续几秒钟，我们都会睡着的。刚多站了起来，又经

过了两次冲击波，对它说：‘给指挥官点火。’小猴子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把火献给了它的主人。它被人捏着，拉着，直到确信它真的睡着了。直到苦行僧下令，它才从马斯威尔爵士身边离开。

### 基布刚多的惊人壮举

“然后我们检查了眼镜蛇。他们被磁影响麻痹了，四肢伸直地躺在地上。我们把它们拿起来，发现它们硬得像棍子。他们完全处于麻木状态。苦行僧随后唤醒了它们，它们又回来盘绕在他的身体上。我们询问他是否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影响力。他在我们的腿上跳了几下，我们的四肢立刻就不能动了；我们不能离开座位。他释放了我们正如使我们瘫痪般轻易。

“基布刚多通过在无生命物体上做实验来结束他的降神会。他只是用手摸了摸要处理的物体的方向，没有离开他的座位，就把房间最远的地方的灯弄得暗淡无光，移动家具，包括我们坐着的长沙发椅，把门打开和关上。他看见一个印度教徒正在花园里的井里打水，就朝那个方向走过去，可是绳子在下降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这使惊呆了的园丁无法动弹。又传了一圈，绳子又往下拉。

“我问基布刚多：‘你对无生命物体的作用和对生物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他回答说：‘我只有一个办法。’

“‘它是什么？’

“意志。人是一切智力和物质力量的终点，他必须统治一切。婆罗门除了这些一无所知。’”

“Sanang Setzen，” 尤尔上校\*说，“列举了通过达拉尼（神秘的印度符咒）可以实现的各种奇妙的行为。这就是把一个钉子钉在坚硬的岩石上；使死人复活；把尸体变成金子；象空气一样到处穿透（以星体形式）；飞行；用手抓野兽；读思想；使水倒流；吃砖；在空中坐着，把腿弯在下面，等等。”【\*《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306、307页。】古老的传说认为西蒙·马格斯拥有同样的能力。“他让雕像行走；他跳进火里没有被火烧；在空中飞翔；用石头做的面包；改变了他的体形；同时扮两张面孔；把自己变成一根柱子；使关闭的门自发地飞开；让房子内的容器自己移动，等等。”耶稣会士德里奥哀叹道，那些容易轻信的王公，除了虔诚的名声之外，竟然允许在他们面前玩恶魔般的把戏，“例如，铁器、银杯或其他沉重的物品，可以用绳子从桌子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而不用磁铁或任何附件。”+【+Delrio,《Disquis 魔法》，”第34,100页】我们相信意志力是最强大的磁铁。这种神奇的力量在某些人身上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但魔鬼的存在只是一种虚构，任何神学理论都无法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鞑靼人最尊敬的，”理克尔德修士说，“也就是Baxitæ，他们是一种偶像牧师。这些人都是来自印度的人，有着深刻的智慧，品行端正，道德高尚。它们通常带有魔法艺术……它们表现出许多幻觉，并预测未来的事件。例如，据说其中有一个很显赫的人物会飞；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飞起来，而是紧贴着地面走着，却没有碰到地面。他似乎坐了下来，却没有任何东西支撑他。\*【\*H. 尤尔上校,《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第308页】伊本·巴图塔在德里见证了最后的表演，”尤尔上校补充道，他引用了《马可波罗爵士之书》中的修士的话，“在苏丹穆罕默德·图格拉克的见证下；本世纪，有一个婆罗门在马拉加公开展出过这幅画，他无疑是阿波罗尼尔斯看见的那些婆罗门的后裔，在离地面两肘的地方走着。它也被值得尊敬的弗朗西斯·瓦伦汀描述为一

种在他自己的时代在印度众所周知和实践的表演。他说，这是相关的，“一个人首先会坐在三根连在一起构成三脚架的棍子上；然后，第一根棍子，然后第二根，然后第三根从他的身下被拿走，这个人不会掉下来，而是仍然坐在空中！然而，我曾与两位朋友交谈过，他们在同一时间看到了这一切；我还可以补充说，其中有一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身体没有什么可倚靠的地方，就会费了那么大劲用一根长棍摸了摸；然而，正如那位先生告诉我的那样，他既感觉不到也看不到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说过，去年在威尔士亲王和他的侍从们面前也完成了同样的事情。

与职业杂耍艺人的表演相比，上述壮举根本不值一提；“壮举，”上面引用的作者说，“如果只有一个作者讲，这些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发明，但这些似乎值得显著注意，因为它们被一系列作者叙述，当然是彼此独立的，并在很长时间间隔和地点写作。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伊本·巴图塔，我们有必要引用他和其他人的全部证词，以显示他们的证据有多么吻合。这位阿拉伯旅行者出席了在汉萨总督的宫廷举行的盛大宴会。“当天晚上，一个变戏法的人，他是可汗的奴隶之一，他出现了，阿米尔对他说：“来给我们看看你的奇迹吧。”他拿起一个木球，木球上有几个洞，里面有几条长皮带穿过，他抓住其中一个，把木球抛向空中。它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到它。．．．（我们在王宫的中央。）这时，魔法师的手里只剩下一小段皮带的末端了，他请求一个帮助他的孩子抓住它，爬了上去。他这样做了，用皮带爬了上去，我们也看不见他了！魔法师叫了他三次，但没有得到回答，他好像非常愤怒地抓起一把刀，抓住皮带，也消失了！不久，他扔下了男孩的一只手，然后是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手，然后是另一只脚，然后是躯干，最后是头！

印度攀爬绳索的把戏是一种错觉

然后他自己下来，气喘吁吁，衣服全是血，吻着阿米尔面前的地面，用中文对他说了些什么。阿米尔下了一道命令作为回答，然后我们的朋友把孩子的四肢抱在一起，放回原位，踢了一脚。那个男孩站起来，站在我们面前！这一切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一阵心悸，就像以前印度苏丹给我看同样的东西时一样。然而，他们给了我一剂提神酒，治好了我的病。阿夫卡鲁丁就在我旁边，他说：“哇拉！我的看法是既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既没有损坏，也没有修补！这都是骗人的把戏！”【译注：有人是是集体催眠】

谁会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一种幻觉，或者像印度人所说的摩耶？但是，如果像我们在一个公众节日上看到的那样，可以强迫一万人同时产生这样一种幻觉，那么，产生这种令人震惊的幻觉的方法肯定值得科学研究的注意！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在一个房间里，你关上了门，钥匙在你手里，通过这种魔法突然消失了，像一道闪光一样消失了，你看不到他，却听到他的声音从房间的不同地方对你说话，嘲笑你的困惑，当然，赫胥黎先生和卡彭特博士都配得上这种艺术。难道它不像不那么神秘的——为什么谷仓前的公鸡会在午夜打鸣——那么值得花时间去研究吗？

公元1348年，摩尔人伊本·巴图塔在中国看到了什么？尤尔上校向“英荷旅行家”爱德华·梅尔顿展示了1670年他在巴达维亚看到的景象：“（魔术师）同一个团伙的一个人，”梅尔顿说：\*“拿起一个小绳子球，用手抓住绳子的一端，用力把另一端抛向空中，使我们看不见它的末端。然后，他以难以形容的速度爬上了绳

索…我站在那里，满心惊奇，想不出他到哪里去了。瞧！当一条腿从空中滚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落了下来，等等。 . . . 简而言之，这具尸体的所有部分都先后从空中翻滚下来，被侍从一起扔进篮子里。最后一块碎片是头颅，头颅刚一落地，他就把所有的四肢都捡起来放进了篮子里，又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我们立刻用这双眼睛看到所有的四肢又爬到了一起，简而言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立刻可以像以前一样站着走着，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 . . 我一生中从未如此惊讶过…我现在不再怀疑这些误入歧途的人是在魔鬼的帮助下干的了。”【\*爱德华·梅尔顿，《Engelsch Edelmans, Zeldzaame en gedenkwaardige Zee en Land Reizen 等》，第 468 页。阿姆斯特丹，1702 年。】在贾汉格尔皇帝的回忆录中，七个来自孟加拉的杂耍演员在他面前表演，这样描述：“第九. 他们把一个人肢解开来，实际上是把他的头和身体分开。他们把这些残缺不全的骨头撒在地上，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然后，他们把床单铺在那个地方，其中一个人躺在床单下，几分钟后从下面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个人，据认为他被切成了关节，健康状况非常好. . . 第二十三. 他们拿出一条五十腕尺长的链子，当着我的面，把链子的一头向天空抛去，就像拴在空中的什么东西上一样。接着，一条狗被带到前面，被放在链子的下端，它立刻跑上去，到了链子的另一端，立刻消失在空中。就这样，一只猪、一只豹、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先后被吊到链子的顶端，它们都同样地消失在链子的顶端。最后他们把链子取下来，放进袋子里，谁也没有发现这些不同的动物是怎样以上述神秘的方式消失在空气中的。”+【+《贾汉格尔皇帝回忆录》，第 99、102 页】

我们手头有一幅这样一位波斯魔法师画的画，画的是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四肢在他面前分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魔法师，并目睹了这样的表演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地方。

记住，我们拒绝奇迹的想法，并再次回到更严重的现象，我们现在要问，有什么逻辑上的反对意见，以反对的主张，死者复活是由许多术士完成的？《法美》中描述的苦行僧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他说，人的意志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使一个显然已死的身体复活，因为它可以把在生活中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线还没有完全断裂的飞逝的灵魂拉回来。数十名这样的苦行僧在数千名目击者面前被活埋，数周后被复活。如果苦行僧有这种人工过程的秘密，与冬眠相同或类似，那为什么不允许他们的祖先，秘密信仰的信奉者，在印度与阿波罗尼厄斯一起研究过的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厄斯，以及耶稣，以及其他比我们现代的科学工作者更了解生死奥秘的先知和预言家，使死去的男人和女人复活呢？而且对这种力量非常熟悉——正如勒·孔蒂教授所承认的那样，这种神秘的东西“科学还无法理解”——以利沙、耶稣、保罗和阿波罗尼厄斯，这些热心的苦行僧和博学的受启者，如果没有任何奇迹，“不是死，而是睡”，就可以轻松地唤醒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尸体的分子被注入了活体的物理和化学力量，\*是什么阻止它们再次运动，只要我们知道生命力量的性质，以及如何指挥它？【\*J. 休斯·班尼特，《生理学教科书》，利平科特美国版，第 37-50 页】物质主义者当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重新注入灵魂的问题。对他来说，灵魂是不存在的，而人的身体可以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引擎——一个火车头，它在热和力的作用下启动，在热和力的作用下停止。对神学家来说，这种情况提供了更大的困难，因为，在他看来，死亡切断了捆绑灵魂和身体的纽带，没有奇迹，一个不能回到另一个，就像出生的婴儿在分娩和切断脐带后被迫恢复其胎儿生命一样。但是赫

尔墨斯哲学家站在这两个不可调和的对手之间，“局面的主宰”。他知道灵魂的本质——一种由神经液体和大气中的以太组成的形式——也知道生命的力量是如何随意地变成主动或被动的，只要不最终破坏某些必要的器官。Gaffarilus的主张——顺便说一句，在1650年的时候看起来是如此荒谬——后来被科学证实了。【+《Curiosities Inouies.》】

他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每一件东西，只要不是人为的，一旦被烧毁，就会在灰烬中保留它的形态，直到再次升起。著名化学家杜·切恩确信这一事实。基尔舍、迪格比和瓦雷蒙特已经证明了植物的形式可以从它们的灰烬中复活。1834年，在斯图加特的一次博物学家会议上，人们在厄廷格的一本著作中发现了进行这种实验的收据。\*【\*《关于事物的诞生和生成的思考》】盛在小瓶里的燃烧过的植物的灰烬，受热后，再次呈现出各种形态。一小片模糊的云逐渐在小瓶中升起，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形态，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由灰烬组成的花朵或植物。厄廷格写道：“俗世的躯壳停留在蒸馏水中，而挥发性的精华则像灵魂一样上升，形态完美，但物质空虚。”+【+C. Crowe,《大自然的阴暗面》，第111页。】

而且，如果即使是一种植物，当它的身体死后，它的星体形态仍然在灰烬中徘徊，怀疑论者会坚持说，人的灵魂，内在的自我，在死亡后，更粗陋的形态立即溶解，不再存在吗？“在死亡时，”哲学家说，“一个身体通过渗透和大脑从另一个身体散发出来；它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吸引住，紧靠着它的旧衣服，直到后者分解；如果给予适当的条件，灵魂可以重新习惯它，恢复中止的生命。它在睡眠中这样做；它在恍惚状态下做得更彻底；最令人惊讶的是，在赫尔墨斯能手的指挥和帮助下。杨布里科斯宣称，一个被赋予这种复苏能力的人是‘充满了上帝’。所有上层世界的次级灵魂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神。在他的《哥林多书》中，保罗说：‘先知的灵服从先知。’”

有些人有自然的能力，有些人有后天获得的能力，可以随意地把内在从外在的身体中抽出来，让它进行长途旅行，让它去拜访的人看到它。无懈可击的证人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即在距离已知的这些人所在的地方数百英里的地方，看到和交谈过的人“替身”。赫莫提姆斯，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普林尼和普鲁塔克的话，‡可以随意进入一种恍惚状态，然后他的第二个灵魂就可以前往他所选择的任何遥远的地方。【‡普林尼《Hist. Nat.》，vii., c. 52;普鲁塔克《苏格拉底论说恶魔》，22。】

### 埋葬苦行僧的复苏

Abbé Tritheim, 著名的《Steganographie》的作者，生活在17世纪，他可以与他的朋友交谈仅靠他的意志的力量。“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受启的人，”他写道，“在几百英里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字、文字或密码，通过任何信使。后者不可能背叛我，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省去信使。即使有哪一位写信的人被埋在最深的地牢里，我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清晰地、频繁地把我的思想传达给他，而且这是非常简单的，没有迷信，没有灵的帮助。”科达努斯也可以传送他的灵魂，或者任何他想要的信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感觉“就像一扇门被打开了，我自己立刻穿过了它，把身体抛在了身后。\*【\*《De Res. Var.》，v. iii., i., viii., c. 43。鲁塔克《苏格拉底论说恶魔》，22。】一篇科学论文中提到了德国高级官员威瑟曼参赞的案例。†【†Nasse,《Zeitschrift fur Psychische Aerzte》，1820。】他声称，他可以让任何距离的朋友或熟人梦见他

所选择的每一个主题，或者看到他喜欢的任何人。他的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多次被怀疑论者和有学问的专业人士证实。他还可以让替身出现在他喜欢的任何地方；同时被几个人看到。通过在他们的耳朵里低声说出一个由不信者事先准备并同意的句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展示双重人格的能力超越了任何苛刻。

根据纳皮尔、奥斯本、马霍尔·劳斯、Quenouillet、Nikiforovitch 和许多其他现代目击者的说法，现在证明苦行者能够通过长期的饮食、准备和休息，使他们的身体处于一种可以被无限期地埋在地下六英尺深的状态。当可敬的奥斯本上尉提到的那个苦行僧被活埋在一个盒子里六个星期的时候，克劳德·韦德爵士就在伦吉特·辛格的宫廷里，这个盒子被放在一个房间地板以下三英尺的牢房里。+

【+奥斯本《伦吉特·辛格的营地和法庭》；布雷德《在恍惚状态》。】为了防止被人欺骗，一个由两个连组成的守卫已经被布置好了，四个哨兵“每两个小时配备一次，日夜轮流换班，以保护这座建筑不受入侵。．．．打开它时，”克劳德爵士说，“我们看到一个人裹在一个白色亚麻布袋子里，用一根绳子系在头上……然后仆人开始往人体身上倒温水…尸体的胳膊和腿都干瘪了，僵直了，脸圆润，头靠在肩膀上，像一具尸体。然后我叫来了正在照顾我的医生，让他下来检查尸体，他做了，但没有发现心脏、太阳穴和手臂的搏动。然而，大脑区域有一种热，这是身体其他部位所没有的。”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引用这个有趣故事的细节，我们只能补充说，复苏的过程包括用热水洗澡、摩擦、从鼻孔和耳朵上清除蜡和棉絮，用酥油或澄清的黄油擦眼睑，还有很多人最好奇的，在“头顶”涂上一块大约一英寸厚的热面饼。第三次用完饼以后，他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鼻孔膨胀起来，呼吸开始了，四肢也自然地丰满起来。但是他的脉搏还隐隐地跳动着。“然后舌头被涂上酥油；眼球扩张，恢复了原来的颜色，苦行僧认识在场的人，并说话。”应该注意的是，不仅鼻孔和耳朵被堵住了，而且舌头被向后推，以关闭食道，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气孔，防止大气的进入。在印度时，一位苦行僧告诉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防止空气对有机组织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腐烂病菌的沉积，在假死的情况下，腐烂病菌会导致腐烂，就像它们在任何其他暴露在空气中的肉中一样。还有一些地方，一个苦行僧会拒绝被埋葬；比如印度南部的许多地方都有白蚁出没，这种恼人的白蚁被认为是人类及其财产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们是如此贪婪，以至于吞噬它们找到的一切东西，也许除了金属。至于木头，没有一种是它们不会钻穿的；即使是建筑也无法阻挡它们强大的军队。它们会耐心地穿过灰浆，一粒一粒地摧毁它；而一个苦行僧，无论他本人多么神圣，他的临时棺材多么坚固，也不会冒险在他复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吞食。

然后，这里有一个案例，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由两个英国贵族——其中一个军官——和一个印度教王子——的证词证实，他和他们一样是个大怀疑论者。它将科学置于尴尬的两难境地：它必须要么向许多无可指摘的证人证明这个谎言，要么承认，如果一个苦行僧能在六周后苏醒过来，其他苦行僧也能；如果是苦行僧，为什么不是拉撒路，书念的儿子，或是睚鲁的女儿？\*【\*凯瑟琳·克劳夫人在她的《大自然的阴暗面》第 118 页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类似的苦行僧的葬礼的细节，当时文图拉将军、大王公以及他的许多瑟达尔都在场。卢迪希亚纳的政治代理人“在他被埋葬 10 个月后被挖出时就在现场”。装着苦行僧的棺材或盒子“被埋在一个墓穴里，在上面撒上泥土，然后踩在地上种上一种大麦，然后派哨兵看守。“可是，王公非常怀疑，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他还是在十个月里两次把他挖出来检查，每次都发现他和关起来时的状态完全一样。”】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问一问，除了外部证据，任何医生能有什么保证来证明尸体真的死了？最权威的人都认为没有。伦敦的托德·汤姆森博士+非常肯定地说，“尸体的静止，甚至是它苍白的样子，冰冷的表面，没有呼吸和搏动，眼睛的凹陷状态，都不能明确地证明生命已经完全灭绝。”【+托德，《神秘科学》第一卷附录】只有彻底的腐烂才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生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神龛已经没有了房客。德谟克利特断言不存在真正死亡的某些迹象。‡【‡《A Cornel. Cels.》，lib. ii., cap. vi】蒲林尼保持了相同的结论。\*【\*《Hist. Nat.》，lib. vii., cap. lii】阿斯克勒庇德斯是一位博学的医生，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之一，他认为女人比男人更难得到保证。

以上引用的托德·汤姆森给出了几个关于这种假死的显著案例。其中他提到了弗朗西斯·内维尔，一个诺曼绅士，他两次死亡，两次即将被埋葬。但是，当棺材被放进坟墓里的时候，他又复活了。17世纪，拉塞尔夫人似乎死了，即将被埋葬，但当葬礼的钟声敲响时，她从棺材里坐起来，喊道：“该去教堂了！”Diemberbroeck 提到了一个农民，他三天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但是当他被放进棺材里，靠近坟墓的时候，他复活了，并且活了很多年。1836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布鲁塞尔一位可敬的市民陷入了极度的昏睡。周一，当他的随从们准备拧开棺材盖时，这个被认为是尸体的人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先驱晨报》1836年7月21日】

这种明显的死亡案例在报纸上的报道并不罕见。正如我们所写的(1877年4月)，我们在一封伦敦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发现了以下段落：“女演员安妮·古德尔小姐三周前去世了。直到昨天她还没有被埋葬。尸体温暖而柔软，五官像生前一样柔软而灵活。几位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并下令日夜对她的身体进行监护。这位可怜的夫人显然是出神了，可是她是否注定要活过来，这就很难说了。”科学认为人是原子的集合，由一种被称为生命原理的神秘力量暂时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主义者看来，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在前者，力是活跃的，而在后者，力是潜伏的。当它消失或完全潜伏时，分子服从一种高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将它们分开并在空间中分散。

这种分散一定是死亡，如果有可能设想死亡这样一种东西，在那里，尸体的分子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生命能量。如果死亡只是一台消化、运转和打磨思想的机器的停止，那么在这台机器被彻底摧毁、它的粒子被分散之前，死亡怎么可能是实际的而不是相对的呢？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结合在一起，向心力就可能超过分散的离心作用。埃利法斯·列维说：“变化证明运动，而运动只揭示生活。尸体就算死了也不会腐烂；所有组成它的分子都是活的，并努力分离。你会认为精神首先释放了自己，不再存在了吗？当最粗鄙的物质形式没有死亡时，思想和爱也会死亡？如果这种变化叫做死亡，那么我们每天都会死亡，然后重生，因为我们的形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La Science des Esprits》】

卡巴拉主义者说，当一个人的尸体被埋葬时，他并没有死。死亡从来不是突然的；因为根据赫尔墨斯的理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通过剧烈的转变而形成的。一切都是渐进的，因为它需要一个长期和渐进的发展，以产生活的人，所以需要时间完全停止提供来自尸体的活力。“死亡不可能是绝对的结束，正如出生不可能是真正的开始。出生证明了预先存在的存在，正如死亡证明了不朽，”同一个法国卡巴拉主义者说。

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们虽然深信犹太教堂的执事睚鲁的女儿复活和《圣经》的其他奇迹，但对于别人说他们迷信，他们会感到愤愤不愤，他们却带着轻蔑的怀

疑态度对待诸如阿波罗尼厄斯和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被他救活的姑娘之类的事情。提奥奇尼斯 Laërtius, 提到一个被恩培多克勒恢复生命的女人, 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 异教徒的异教学家这个名字, 在基督徒的眼里, 不过是冒名顶替者的同义词。我们的科学家至少要理性一点; 他们信奉《圣经》中所有的先知和使徒, 以及异教徒的奇迹实施者, 他们分为两类, 一类是幻觉中的傻瓜, 另一类是骗人的骗子。

## 假死的极限

但是基督教徒和物质主义者, 只要他们自己付出一点点努力, 就可以同时展示他们的公平和逻辑。要创造这样的奇迹, 他们只要同意去理解他们读到的, 并以他们的最佳判断对其进行公正的批评。让我们看看它能做到什么程度。撇开令人难以置信的拉撒路的故事不谈, 我们将选择两种情况: 统治者的女儿, 被耶稣复活, 和哥林多的新娘, 被阿波罗尼乌斯复活。在前一种情况下, 完全无视耶稣的重要表达——“她不是死了, 而是睡着了。”神职人员强迫他们的神违背自己的律法, 不公正地给予一个人他对其他所有人都否认的东西, 除了制造无用的奇迹之外, 没有更好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 尽管阿波罗尼乌斯的传记作者说得那么清楚准确, 丝毫没有使人误解的理由, 他们还是指责菲罗斯图斯故意欺骗。谁能比他更公平呢? 他不太容易被指责为故弄玄虚, 在描述泰尼亚圣人在一大群人面前救活了那个年轻的女孩时, 传记作者说, “她似乎已经死去了。”

换句话说, 他很清楚地指出了一个假死的例子; 然后又立即补充道, “因为雨打在小女孩身上, ” 当她被抬到木桩上时, “她仰着脸, 这也可能刺激了她的感官。” \*【\*《Vit. Apollon. Tyan.》, lib. iv., ch. xvi】这难道不是最清楚地表明, Philostratus 在那复苏中没有看到奇迹吗? 如果有的话, 这是不是暗示了阿波罗尼乌斯的伟大学识和技巧, 他和阿斯克勒庇德斯一样有能力一眼就能区分真正的死亡和表面的死亡? +【+Salverte, 《神秘科学》, 第二卷】

在灵魂和灵魂与身体完全分离, 切断最后一根电线之后, 复苏是不可能的, 就像一个曾经脱离身体的灵魂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次重新化身自己一样, 除非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一片叶子, 一旦掉下来, 不会重新附着自己的枝干, ” 埃利法斯·列维说。“毛毛虫变成蝴蝶, 但是蝴蝶不再返回幼虫。大自然关上一切过去的大门, 推动生命向前。形式消逝了, 思想保留了下来, 不再回忆它曾经耗尽的东西。” \*【\*《La Science des Esprits》】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阿斯克勒庇德斯和阿波罗尼厄斯拥有特殊的能力来辨别真正的死亡呢? 有哪个现代医学院会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吗? 让他们的权威为他们负责。耶稣和阿波罗尼乌斯的这些奇才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看起来是真实的。无论在其中一种或两种情况下, 生命是否被简单地中止, 重要的事实是, 通过某种特殊的力量, 这两种创造奇迹的人都能在瞬间让看似死亡的人起死回生。\*【\*如果我们的现代医生也拥有同样不可估量的能力, 那将对人类有益; 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有记录显示土葬后的可怕死亡了。凯瑟琳·克罗夫人在《大自然的阴暗面》一书中, 在“精神恍惚的案例”一章中记录了本世纪仅在英国就发生的五起这样的案例。其中包括都柏林的沃克博士和 S 先生, 后者的继母被指控给他下毒, 尸体被挖出来后, 发现他躺在地上。】

难道是因为现代的医生还没有发现神学家们显然拥有的秘密, 所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吗?

心理学现在被人忽视了，生理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都承认生理学处于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当然，我们的科学家不大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发现古人丢失的知识。在过去，先知不被视为江湖骗子，术士也不被视为冒名顶替者，有专门教授预言和神秘科学的学院。撒母耳被记载为拉玛这样一个机构的首领；以利沙也在耶利哥。哈辛的学校，先知或预言家，在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希勒尔有一所正规的学院，而苏格拉底也因为送他的几个门徒去学习巫术而闻名。对魔法或智慧的研究包括了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形而上学和物理，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共同和神秘的阶段，而对炼金术的研究是普遍的，因为它既是一门物理科学，也是一门灵性科学。因此，为什么要质疑或怀疑研究自然的两面性的古人所取得的发现，而我们的现代物理学家所研究的只是自然界的一纸空文，他们所取得的发现对他们来说是一本闭卷的书呢？

因此，争论的问题不是尸体能否复活——因为，断言这将是假定奇迹的可能性，这是荒谬的——而是使我们确信，医疗当局是否假装确定了死亡的确切时刻。卡巴拉主义者说，死亡发生在星光体，或生命原则，和灵永远与肉体分离的瞬间。否认星光体和灵魂的科学医生，只承认生命原则的存在，判断死亡发生在生命明显灭绝的时候。当心脏和肺部停止跳动，尸体僵硬，尤其是腐烂开始时，他们就宣布病人死亡。但是医学年鉴上有很多“假死”的例子，这是由于溺水、吸入气体和其他原因导致的窒息；在溺水者死亡 12 小时后，仍能恢复生命。

在梦游出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普通的死亡迹象缺乏；呼吸和脉搏都消失了；体温已经消失了；肌肉僵硬，目光呆滞，身体无色。在著名的汤森德上校事件中，他是在三个军医面前陷入这种状态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相信他真的死了，正准备离开房间时，他慢慢地复活了。他在描述自己独特的天赋时说，他“可以在他高兴的时候死去或死去，但是，通过努力，或者以某种方式，他可以复活。”几年前在莫斯科发生一个表面上死亡的典型例子。一个富商的妻子在瘫痪状态下躺了十七天，在这期间，当局多次试图埋葬她；但是，由于尸体还没有腐烂，她的家人取消了这个仪式，在仪式结束时，她恢复了生命。

上述事例表明，在医学界最有学问的人也无法确定一个人何时死亡。他们所说的“假死”是指病人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而自发恢复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由许多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引起的。在这些情况下，星光体并没有与物质躯体分离；它的外部功能只是被搁置起来；主体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恢复只是从它的康复。但是，在生理学家所说的“真正的死亡”的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星光体已经退出；也许局部的分解已经开始了。人怎样才能复活呢？答案是，内在的身体必须被强迫回到外在的身体，在后者中重新唤醒活力。这钟走完了，一定上了发条。如果死亡是绝对的；如果器官不仅停止了活动，而且失去了重新活动的敏感性，那么整个宇宙必须被扔进混沌中才能使尸体复活——这需要奇迹。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当一个人感到寒冷、僵硬、没有脉搏、喘不过气来，甚至有腐烂的迹象的时候，他并没有死；他在埋葬的时候并没有死，在埋葬之后也没有死，直到达到某种程度。这一点是，当重要的器官已经变得如此腐烂，如果重新活跃，它们不能执行它们的习惯功能；当机器的主发条和齿轮，可以说，已经锈蚀得厉害，一转动钥匙，它们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到达那一点之前，星光体可以不需要奇迹就能引起重新进入它以前的神龛，或者是由于它自己的意志的努力，或者是在一个知道自然力量 and 如何引导它们的人的意志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下。火花并没有熄灭，而只是潜伏着——潜伏着，就像燧石里的火，或冷铁里的热。就像杜·波提特获得的、已故的威廉·格雷戈里教授在他的《动物磁学的书信》

中生动描述的那样，在最深刻的僵死性透视的情况下，灵魂与身体的距离是如此之远，如果没有催眠者的意志的努力，它是不可能重新进入它的。这个主体实际上已经死了，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灵魂将永远逃脱。虽然脱离了迟钝的物理外壳，但半自由的灵魂仍然被一根磁绳绑在上面，超视力者描述说，与他们所透过的星界大气的不可言喻的明亮相比，磁绳显得黑暗而烟雾弥漫。普鲁塔克讲了忒斯庇修斯的故事。忒斯庇修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躺在地上，看样子已经死了三天。他给我们讲了忒斯庇修斯在局部死亡状态下的经历。“忒斯庇修斯，”他说，“然后观察到他与周围的死者不同。．．．它们是透明的，周围有一道光芒，但他的身后似乎跟着一道黑暗的辐射，或者说是一道阴影。”他的整个描述，细致而详尽的细节，似乎被每一个时期的千里眼所证实，而且，就这一类的证词而言，是很重要的。卡巴拉主义者，我们发现他们的解释，埃利法斯·列维，在他的《精神科学》中，说：“当一个人进入最后的睡眠时，他首先会进入一种梦境，然后才会意识到生命的另一边。于是，他不是美好的幻象中，就是在可怕的梦魇中，看到了他在世时所相信的天堂或地狱。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发生，受惊的灵魂会猛烈地回到它刚刚离开的尘世生活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真正死去的人，也就是，如果让他们独自安静下来，他们会在一种无意识的昏睡状态下安详地永远死去，而过早地埋葬，又会在坟墓中复活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个著名的事例：有一位老人在遗嘱中给他的孤儿侄女们留下了一些慷慨的礼物；就在他死前，他把这份文件托付给了他有钱的儿子，并要求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死后不到几个小时，儿子就发现自己和尸体单独在一起，他撕了遗嘱，把它烧掉了。看到这种不虔诚的行为，显然让人想起了盘旋的幽灵，老人从死亡的榻上坐起来，对这个吓坏了的可怜虫咒骂了一声，然后又倒下去，放弃了他的灵——这一次是永远放弃了。迪昂·布西科在他强大的戏剧《路易十一》中利用了这类事件；查尔斯·基恩在法国君主的性格中创造了深刻的印象，当已故的人在一瞬间复活，并在明显的继承人接近王冠时抓住了王冠。

列维说，复苏不是不可能的，只要生命有机体不被破坏，而且星灵还在可及范围内。“自然，”他说，“不会通过突然的抽搐来完成任何事情，永恒的死亡之前总是有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多少带有昏睡的性质。它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或强大意志的磁力可以克服的麻木。”他这样解释那被扔在以利沙骸骨上的死人复活。他解释说，灵魂在那一刻在身体附近徘徊；按照传统，葬礼队伍遭到了强盗的袭击；他们的恐惧以同情的方式传达给了它，灵魂被自己的遗体被亵渎的想法攫住了恐惧，“暴力地重新进入它的身体，以唤醒和拯救它。”相信灵魂存在的人在这件事上看不出任何超自然的性质——这只是自然法则的完美体现。向物质主义者叙述这种情况，无论这种情况如何得到充分的证实，也不过是一种空谈；神学家总是在自然之外寻找特殊的天意，把它视为神童。埃利法斯·列维说：“他们把复活归于接触了以利沙的骸骨；对文物的崇拜从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

鲍尔弗·斯图尔特是对的——科学家们“对物质的最终结构和性质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

我们现在的基礎是如此堅實，所以我們要提前再邁出一步。同樣的知識和對神秘力量的控制，包括至關重要的力量，使苦行者暫時離開，然後重新進入他的身體，耶穌，阿波羅尼烏斯和以利沙喚回他們的幾個對象的生命，使古代的象形大師使雕像有了生命，使他們像生物一樣行動和說話。正是同樣的知識和力量使帕拉塞爾蘇斯能夠創造出他的小矮人；使亞倫的杖變作蛇和發嫩的枝子。摩西用青蛙和

其他害虫覆盖埃及;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埃及神学家, 让他的侏儒风茄复活, 它有肉体的生命, 但没有灵魂。就像在有利的条件下, 物理学家能把他称为细菌的小爬虫和昆虫唤回生命一样, 摩西一提出这些必要条件就能唤回大型爬行动物和昆虫,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现在, 让我们与古代的奇迹实干家和先知联系起来, 提出现代灵媒的主张。几乎每一种形式的现象记录在神圣和世俗的历史, 我们发现他们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再现。在各种看似奇妙的事物中, 我们选择一些有重量的无生命物体的悬浮, 以及人体的悬浮, 我们将注意这种现象的表现条件。历史记载了异教徒神学家、基督教圣徒、印度教苦行僧和灵媒的名字, 他们因此被悬浮起来, 有时在空中悬浮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时代, 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宗教狂喜的人、魔法能手, 或者像现在这样的灵性灵媒。

我们假定这个事实是如此的确定, 以至于在此时此刻, 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提供证据, 证明精神力量的无意识表现, 以及高级魔法的有意识壮举, 在所有国家、所有时代都发生过, 有僧侣, 也有不负责任的灵媒。当目前完善的欧洲文明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 已经古老的神秘主义哲学就类比造物主的属性来推测人的属性。后来的一些人,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不朽, 铭刻在人类灵性史的门户上, 以他们的个人为榜样, 说明微观世界中神一般的力量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

A·怀尔德教授在描述亚历山德里亚学派的教义和主要教师时说: “普罗提诺教导灵魂中有一种回归的冲动, 那就是爱, 它把灵魂吸引到它的本源和中心, 那就是永恒的善。不明白灵魂如何包含内在美的人会通过艰苦的努力去实现外在美, 而智者会认识到内在美, 通过退入自身来发展这种观念, 集中注意力, 从而向上漂浮, 向着内在流动的神圣之泉。通过理性无法了解无限…而是通过一种高于理性的能力, 通过进入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可以说, 个人不再是他的有限的自我, 在这种状态中, 神的本质与他相通。这是狂喜。”

关于阿波罗尼奥斯, 他声称自己可以“在一面清晰的镜子里看到现在和未来”, 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很节制, 教授非常优美地评价说: “这可以被称为灵性摄影。灵魂是一架照相机, 未来、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和事件都同样固定在它里面; 大脑开始意识到它们。在我们每天的有限世界之外, 一切都是一天或一种状态, 过去和未来都包含在现在。” \*【\*A·怀尔德, 《新柏拉图主义和炼金术》。】

## 灵媒能力与能手能力完全对立

这些像神一样的人是正统唯灵论者所说的“灵媒”吗? 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理解那些“对疾病敏感的人”, 他们生来就有一种特殊的组织, 随着他们的能力的发展, 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各样的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这些灵纯粹是人类的、基本的或基本的。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种灵媒, 在这种灵媒的磁性大气中, 更高的看不见的领域的居民可以移动、行动和生活, 那么, 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个人都是灵媒。灵媒能力可以是第一, 自我发展; 第二, 受外部影响; 或者第三, 可能会潜伏一生。读者必须记住术语的定义, 因为除非理解清楚, 否则混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灵媒能力可以是主动的, 也可以是被动的, 可以是排斥的, 可以是接纳的, 可以是积极的, 也可以是消极的。灵媒能力是由个人周围的气场质量来衡量的。这可能是密集的、浑浊的、有害的、恶臭的, 使纯净的灵魂感到恶心的, 并且只吸引那些喜欢它的污秽的生物, 就像鳗鱼在浑浊的水中那样, 或者, 它可能是纯净的、水晶的、清澈的, 像晨露一样

乳白色的。一切都取决于灵媒的道德品质。

在阿波罗尼乌斯、扬布利克斯、普罗提诺斯和斑菲利这些人的周围，聚集着这种神圣光轮。它是由他们自己的灵魂的力量进化而来的，与他们的灵密切一致；通过超人的道德和他们生命的神圣，并辅之以频繁的内心狂喜的沉思。这样圣洁的人纯粹的灵性影响可以接近。他们散发着一种神圣的仁慈气氛，使邪恶的灵魂在他们面前逃离。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存在于他们的气场中，而且如果术士运用他的意志，甚至接近他们，他们甚至不可能停留在痴迷的人的气场中。这是中介者能力，不是灵媒能力。这些人就是住着永生神的灵的圣殿；但如果圣殿被邪恶的激情、思想或欲望所玷污，中保就会落入巫术的范围。门开了；纯灵退隐，邪灵涌动。这仍是中介者能力，虽然是恶的；巫师，像纯粹的魔法师一样，形成自己的光环，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和意气相投的低等灵。

但灵媒能力，按照现在的理解和表现，是另一回事。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环境，可能在出生时或随后改变一个人的气场，因此可能发生奇怪的表现，身体上或精神上，恶魔或天使。这种灵媒能力，以及上述的中介者能力，自从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就一直存在。前者是脆弱的、凡人的肉体屈服于灵魂和智慧的控制和暗示，而不是自己的永生恶魔。它是字面上的执念和占有；而那些以自己是“向导”的忠实奴隶而自豪的灵媒，以及那些愤怒地否定“控制”表现的想法的灵媒，“不可能毫无矛盾地否认事实。这种灵媒是典型的故事，夏娃屈服于蛇的推理；潘多拉偷看被禁止的棺材，向世界释放悲伤和邪恶，通过抹大拉的玛丽，她从‘七个恶魔’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最终通过她不朽的靈魂的胜利斗争得到救赎，在神圣的中介者的出现下，她与居住者进行了斗争。”这种灵媒能力，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总是被动的。心灵纯洁的人是快乐的，他们会不自觉地用内心的纯洁击退邪恶的阴魂。因为除了天生的善良和纯洁，他们真的没有其他的防御武器。灵媒，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比内萨斯的袍子更不可取的礼物。

“观其果，知其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与被动灵媒并列出现的是主动灵媒。由于没有更好的名字，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们。古代的女巫和男巫，以及那些有“熟悉的灵魂”的人，通常把他们的天赋作为一种交易；亨利·莫尔所描绘的恩多的奥比巫术女人，虽然她可能为索尔杀了自己的小牛，却接受了其他来访者的雇佣。在印度，杂耍艺人（顺便说一句，他们不如许多现代灵媒那么厉害）、艾萨瓦人（亚洲和非洲的巫师和耍蛇人）都是为了钱而施展他们的天赋。但中介者或导师却不是这样。佛陀是个行乞者，拒绝继承父亲的王位。“人子没有地方安放他的头”；被选中的使徒“在他们的钱包里既不提供金、银、铜”。

阿波洛涅斯把财产的一半给了亲戚，另一半给了穷人；杨布里科斯和普罗提诺以慈善和自我克制而闻名；雅科利奥特对印度的苦行僧或圣道行乞者的描写是相当贴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艾赛尼派和帕特罗派认为他们的手被金钱玷污了。当使徒们被提供金钱来传授他们的灵性力量时，彼得尽管圣经上说他是懦夫，是三倍的叛徒，他仍然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说：“你的钱和你一起灭亡，因为你以为上帝的礼物是可以用钱买来的。”这些人是中介者，仅仅由他们自己的个人灵或神圣的灵魂引导，并利用自己的灵的帮助，但只要这些仍然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绝不会想到对身体灵媒进行不公正的诋毁。他们受到各种智力的骚扰，被强大的影响所削弱——他们脆弱和神经质的本性无法摆脱——到一种病态的状态，最后变成慢性的，他们被这些“影响”阻碍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变得不适合做其他事情。当他们被逼到最后一个极端，被迫接受灵媒作为一种业务时，谁能严厉地评判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已经很好地证明了，天知道这

份职业是否值得任何人羡慕!我们不会责怪灵媒,真实的,真正的,真诚的灵媒,而是它们的代言人,唯灵论者。

当普罗提诺斯被邀请参加众神的公开崇拜时,据说他自豪地回答说:“是他们(灵魂)来找我的。”杨布里科斯断言并以他自己的例子证明,我们的灵魂可以与最高的智慧,与“比自己更高的本性”达成交流,并小心翼翼地从事他的通神术仪式\*赶走每一个劣等的灵,或坏的恶魔,他教他的门徒们认识。【\*参见《亚历山德里亚学派折衷哲学概论》。】根据怀尔德教授的说法,普罗克鲁斯“将他的前辈们的所有神智学和神术阐述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相信杨布里科斯能获得一种神圣的力量,这种力量克服世俗生活,使个人成为神的器官。”他甚至教导说,有一个“神秘的密码,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精神层次带到另一个层次,越来越高,直到他到达绝对的神圣。”阿波洛涅斯蔑视术士和“普通的预言家”,宣称是他的“特殊的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其“产生了如此敏锐的感官,并创造了其他能力,因此能够发生最伟大和最非凡的事情。”耶稣宣告人是安息日的主,在他的命令下,地上的灵和基本的灵都逃离了他们暂时的住处;阿波罗尼厄斯和许多犹太艾赛尼派和卡梅尔山的兄弟会成员共同拥有这种力量。

不可否认的是,古人迫害不受管制的灵媒一定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否则,为什么在摩西、大卫和撒母耳的时代,他们应该鼓励预言和预测、占星术和占卜,并维持学校和学院,使这些天赋得到加强和发展,而女巫和那些通过奥布灵占卜的人被处死呢?在基督的时候,贫穷受欺压的民被赶到坟墓和荒场,没有城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不公?为什么放逐、迫害和死亡会成为那个时代身体灵媒的一部分,而整个巫师团体——比如艾赛尼派——不仅要被容忍,还要受到尊敬?这是因为古人与我们不同,他们能够“试炼”灵,辨别善恶、人与自然的区别。他们也知道,无节制的灵交往会给个人带来毁灭,给社会带来灾难。

这种对灵媒的看法可能是新奇的,也许是许多现代唯灵论者所反感的;但这仍然是古代哲学所教导的观点,并得到了自古以来人类经验的支持。

说灵媒具有发展的力量是错误的。被动灵媒没有能量。他有一种特定的道德和身体条件,能引起散发,或一种气场,他的控制智力可以在其中生活,并通过它们显示自己。他只是他们展示力量的工具。这种气氛每天都在变化,从克鲁克斯的实验可以看出,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它是由内因引起的外因。灵媒的道德状态决定了来客的精神类型;精神反过来影响灵媒,智力,身体和道德。他的灵媒能力的完美与他的被动是成比例的,他所招致的危险也是同等程度的。当他完全“发展”——完全被动——他自己的星体灵可能会麻木,甚至挤出他的身体,然后被一个元素占据,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一个第八领域的人类恶魔占据,他继续把它当作自己的。但是,最著名的犯罪的原因往往是在这些占据中寻找。

身体灵媒依赖于被动,它的对策自然地暗示自己;让灵媒不再被动。灵永远控制不了性格积极的人,因为他们决心抵抗一切外来的影响。那些软弱无能的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受害者变成邪恶的人。如果这些创造奇迹的基本元素和被称为基本元素的脱离身体的魔鬼确实是他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奉为的守护天使,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忠实的灵媒至少健康和家庭幸福呢?为什么他们会在审判的最关键时刻抛弃被指控欺诈的人?众所周知,最好的身体灵媒不是体弱多病,就是有时更糟,倾向于某种不正常的恶习。这些治疗“向导”让他们的灵媒扮演治疗学家和术士,为什么不让他们拥有强健的身体活力呢?古代的占卜家和使徒,如果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说,健康状况良好;他们的吸引力从来没有给病人带来任何身体或道德上的污点;他们从来没有被指控为吸血鬼,而一份灵性报纸

对一些灵媒治疗师的指控是非常公正的。\*【\*参见《中世纪与黎明》，1876年7月7日，第428页。】

如果我们将上述灵媒能力和中介者能力的法则应用于我们开始讨论的悬浮的主题，我们会发现什么？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灵媒和一个悬浮的中介者阶级——前者在降神会，后者在祈祷，或狂喜的沉思。灵媒是被动的，必须抬起；狂喜的活跃者必须使自己漂浮起来。前者被他熟悉的灵魂——不管是谁或什么——提升，后者则被他自己渴望的灵魂的力量提升。两者都可以被不加区别地称为灵媒吗？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在现代灵媒面前产生的现象就像在古代圣人面前产生的现象一样。摩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他在《出埃及记》中宣称战胜法老的术士，不过是“选民”的一种全国性的夸耀。产生他的现象的力量也产生了魔法师，他们是摩西的第一个导师，并教导他们“智慧”，这是最有可能的。但是，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们似乎也能很好地理解明显相同的现象之间的差异。在《申命记》\*中，希伯来人的国家守护神（他不是最高的父）†明确禁止他的子民“效法其他国家可憎的行为. . . 通过火，或使用占卜，或观察时间，或巫师，或巫婆，或咨询熟悉的灵魂，或死灵巫师。”【\*第十八章】【†在第二卷中，我们将清楚地证明旧约中提到以色列人崇拜不止一个神。亚伯拉罕和雅各的 E1 "Shadi 不是摩西的耶和华，也不是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所敬拜的主神。如果我们相信阿摩司的万军之神的话，他不是摩西的神，不是西奈的神，因为我们读到的是：

“我讨厌，我鄙视你们的盛宴日子……你们的祭肉，我不接受它们……以色列人啊，四十年来，你们在旷野向我献祭和供物吗？”不，你们背着你们摩洛和土星的帐幕，你们的偶像，你们的神星，这是你们为自己所造的. . . 因此，我要把你囚禁起来吗？以万军之神为名的耶和华说。（阿摩司 v21- 27)】

那么，上述“其他民族”所做的一切现象与先知们所做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约翰前四书中说：“凡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唯灵论家和现在的灵媒所能达到的唯一标准就是判断：1、靠自己的行动和言语；2、通过他们的意愿来表现自己；3、眼前的物体是否配得上“脱离肉体”的灵魂的显灵，或者是否能原谅任何人打扰死者。扫罗和他儿子都在灭亡的前夕，撒母耳问他说：“你为什么搅扰我，要领我上来呢？”\*但是，访问环形会议室的“情报人员”，是听从每一个愿意消磨无聊时光的闲人的指使。【\*“上来”这个词来自一个先知的灵魂，他的住所当然应该在天堂，因此他应该说“把我带下来”，对于一个把天堂和地狱定位在两个相反位置的基督徒来说，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暗示意义】

在7月14日的《伦敦唯灵论》中，我们发现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试图证明“当今的奇妙奇迹，属于所谓的现代唯灵论，在性质上与古代的族长和使徒的经历是相同的。”

我们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反驳这种说法。它们是相同的，只是在相同的力量和神秘的自然力量产生它们的时候。但是，尽管这些力量和力量可能是，而且肯定是由看不见的智慧所支配的，但后者在本质、性质和目的上比现在由白人、黑人、棕色、红色和黄色的人组成的人类本身更不同，其中包括圣人和罪犯、天才和白痴。作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服务，驯服的猩猩或南海岛民；但单凭他有一个仆人这一事实，就说明后者和他本人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都不相同。作者将以西结比喻为“被举起”，被带进“耶和华殿的东门”，‡像某些灵媒的悬浮，以及三个希伯来青年在“燃烧的烈火炉”中，与其他耐火的灵媒；约翰·金的“灵之光”被

亚伯拉罕的“燃烧的灯”所同化；最后，经过多次这样的比较，从奥斯威戈监狱释放的达文波特兄弟的案件，与被“主的天使”从监狱释放的彼得的案件对峙！

【‡以西结 iii. 12 “14】

现在，除了扫罗和撒母耳的故事，圣经中没有“唤醒死者”的例子。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合法，每一个先知都反驳。摩西颁布了一道死亡的命令，惩罚那些复活死者灵魂的人，也就是“死灵巫师”。在旧约全书中，在荷马史诗中，在维吉尔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与死者的交流，除了死灵术。

斐洛·尤第乌斯让扫罗说，如果他将所有占卜师和巫师驱逐出这片土地他的名字将比他的名字更重要。

什么是“物质化的灵”？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人的教义，即任何来自“被祝福者的住所”的灵魂都不可能回到人间，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确实需要它的出现来完成某种伟大的目标，从而给人类带来好处。在后一种情况下，“灵魂”不需要被唤起。它要么通过自己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幻影，要么通过能以物质形式出现、忠实地扮演死者的使者，来传递它那不祥的信息。那些如此容易被唤起的灵魂，被认为既不安全，也没有用来与之交流。他们是灵魂，更确切地说是 larvce，更确切地说，来自地狱(limbo)的恶魔区域——地狱(sheol)，被卡巴拉主义者称为第八领域的区域，但远远不同于正统的地狱或古代神话学家的哈迪斯。贺拉斯描述了这种唤起和伴随它的仪式，迈蒙尼德给了我们犹太仪式的细节。每场亡灵仪式都在高山上举行，鲜血被用来安抚这些人类食尸鬼。\*【\*威廉·豪威特，《超自然历史》第二卷第一章】

“我不能阻止女巫捡起他们的骨头，”诗人说。“看他们往沟里倒的血来引诱那些愿意说出他们的神谕的灵魂！”†“Cruor in fossam confusus, ut inde manes elicirent, animas responsa daturas。”【†Lib. i., Sat. 8.】

“灵魂，”波菲利说，“比起其他东西，更喜欢新鲜流出的血，这似乎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他们的一些生命官能。”\*【\*波菲利《祭祀》】至于物质化，在神圣的记录中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是在与现代降神会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吗？看来，在那些族长和魔法力量的年代，黑暗是不需要的。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三位天使沐浴着太阳的炽热，因为“他在炎热的日子里坐在帐篷门口，”+《创世纪》说。【+《创世纪》 xviii., i】以利亚和摩西的灵魂在白天同样出现，因为基督和使徒们不可能在夜间攀登高山。耶稣被描绘成清晨在花园里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到使徒那里去，分三次，而且一般是在白天；有一次“当清晨来临”（《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4）。巴兰的驴看见“物质化”的天使的时候，已经是晌午的时候。

我们完全准备同意作者的观点，我们在基督的生活中发现——我们也可以在旧约中添加——“一个不间断的灵性表现的记录”，但没有灵媒的记录，尽管是有形的，如果我们除了扫罗拜访恩多的欧巴女人塞德格拉。这是至关重要的区别。的确，大师的应许是明确地说：“是的，你们要做比这些更大的工作”——中介者的工作。据约珥说，神的灵会在某一时刻流露出来：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时机已到，他们现在就做这一切；唯灵论有先知和殉道者，有先知和治疗师。像摩西、大卫和约兰，有些灵媒有来自真正的行星和人类灵魂的直接著作；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给灵媒

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在法国，慈善事业的最伟大的朋友莱马里现在正在监狱里忍受煎熬，正如他感人的感伤所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监狱登记簿上的一个数字”。

在唯灵论的讲台上，有一些，非常少的演说家，他们通过灵感来演讲，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就会处于但以理所描述的状态：“我没有保留力量。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沉睡了。”\*【\*丹尼尔 x. 8】还有灵媒，我们所论到的这些，旧约撒母耳记上的预言，原是为他写的：

“主的灵将降临在你身上，你将和他们一起预言，然后变成另一个人。”+【+撒母耳记上 x. 6】但是，在《圣经》的一长串奇迹中，我们从哪里读到过在漆黑的房间里人们奉上飞舞的吉他和叮叮当当的铃鼓作为永生证据？

当基督被控告用别西卜的能力赶鬼时，他不承认，并尖锐地反驳说：“你的儿子或门徒赶鬼是借着谁呢？”又一次，唯灵论者断言耶稣是灵媒，他被一个或多个灵控制；但当他被直接指控时，他说他不是那种人。“不要对我们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有个魔鬼。”恶魔，希伯来文里说的魔鬼。耶稣回答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据约翰福音，七. 20.】

## 舒达拉马丹

我们上面引用的作家，也试图在菲利普和以西结的 aërial 飞行与古比夫人和其他现代灵媒的飞行之间进行比较。他不知道或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虽然悬浮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一种结果，但产生悬浮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差别的性质，我们已经说过了。悬浮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于主体。耍杂耍的人事先决定他将悬浮，多长时间，到什么高度；他相应地调节着神秘力量。苦行僧通过他的愿望和意志的力量产生同样的效果，并且，除了在狂喜状态下，保持对他的行动的控制。暹罗的祭司也是这样，当他在神圣的宝塔里，手拿烛台，在五十英尺的空中飞腾，从一个偶像飞到另一个偶像，照亮了壁龛，自立，像在坚实的地面上一样自信地迈步。这一点，人们已经看到并作证。最近，在日本海域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舰队的军官们说，除了许多奇迹之外，他们还看到一些杂技演员在半空中从树梢走到树梢，没有任何支撑。\*【\*我们的信息提供者，一个目击证人，是圣彼得堡的 N - ff 先生，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他在阿尔马兹号旗舰上。】他们还看到了奥尔科特上校在他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一书中所描述的攀杆和攀带的壮举，这些壮举受到了某些热情超过学识的通灵者和灵媒的大量质疑。书中其他地方引用了尤尔上校和其他作家的话，这些话似乎让人确信，这些影响是产生的。除了宗教仪式之外，在印度、日本、西藏、暹罗和其他“异教”国家发生的这种现象，比在文明的欧洲或美洲看到的现象多出百倍，令人震惊，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是死者的灵造成的。Pitris 与这种公开展览毫无关系。我们只要查阅一下主要恶魔或元素精灵的名单，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就表明了它们的职业，或者，更清楚地说，每种类型最适合的技巧。所以我们有马丹，一个通用的名字，表示邪恶的元素灵魂，一半野兽，一半怪物，因为马丹象征着一个看起来像牛的人。他是邪恶巫师的朋友，帮助他们实现复仇的邪恶目的，用突然的疾病和死亡袭击人类和牲畜。

舒达拉-马丹，或墓地恶魔，回答我们的食尸鬼。他喜欢在犯罪和谋杀发生的地方，在墓地和处决地点附近。他帮助杂耍者在所有的火现象以及库蒂 Shâttan，小杂耍小鬼。舒达拉，他们说，是一个半火半水的恶魔，因为他从湿婆那里得到

许可，可以呈现任何他选择的形状，把一个东西变成另一个；当他不在火里时，他就在水里。是他使盲人“去看他们看不见的东西。”舒拉马丹是另一个恶作剧的幽灵。他是熔炉魔，擅长制陶和烘焙。如果你和他做朋友，他就不会伤害你；但惹他发怒的有祸了。舒拉喜欢赞美和奉承，因为他通常躲在地下，杂耍艺人必须指望他帮助他在十五分钟内从一粒种子培育出一棵树，让它的果实成熟。库米尔-马丹实际上是水女神。他是水的元素精灵，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像泡沫一样吹。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鬼；并且会在任何与朋友部门有关的事情上给予帮助；他将下大雨，并向那些将求助于水占卜或水预测的人展示未来和现在。婆奴苏马丹，是“摔跤”的恶魔；他是所有人中最强壮的；每当表演需要体力的特技时，比如让人悬浮在空中，或者驯服野生动物，他就会帮助表演者保持在地面之上，或者在驯兽师念咒语之前制服野兽。因此，每一种“物理表现”都有自己的一类元素灵来监督它们。

现在回到悬浮的人体和无生命的身体，在现代的圆形房间，我们必须让读者参阅本著作的导论章。（参见“*Ethrobasy.*”）与魔法师西蒙的故事相联系，我们已经展示了古人关于如何产生悬浮和运输重物的解释。我们现在将尝试提出一个与灵媒有关的同样的假设，也就是说，在现象发生的那一刻，人们应该是无意识的，而信徒们声称这是由脱离身体的“灵”产生的。我们不必重复以前已经充分解释过的事情。在磁电条件下，只有那些永远不会被外来的影响所压倒，但仍然是他们意志的唯一主人的能手才有可能有意识的快感。

因此，我们会说，悬浮必须总是在服从法则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法则就像使一个不受它影响的物体留在地面上一样不可动摇。在分子引力理论之外，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这个法则呢？一种科学假说认为，首先使星云或恒星物质聚集成漩涡的力的形式是电；现代化学正在原子电极性理论的基础上被完全重建。水龙卷、龙卷风、旋流、旋风和飓风，毫无疑问都是电作用的结果。人们从上面和下面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地面上和从一个漂浮在雷暴漩涡上方的气球上都进行了观察。

## 悬浮的哲学

请注意，在地球表面干燥而温暖的大气条件下，这种力量可以积聚一种动态能量，它可以抬升巨大的水体，压缩大气中的颗粒，席卷一个国家，撕裂森林，抬升岩石，把建筑物碎片散落在地面上。怀尔德的电机能产生感应磁电电流，这种电流非常强大，以至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离它工作的地方两英里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小字。

早在1600年，吉尔伯特就在他的《磁石》中阐述了地球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的原理，一些高级电工现在开始意识到人类也拥有这种特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至少可以在这一事实中找到部分解释。随从在灵性圈子里的经历证实了这一观点。圣彼得堡大学的尼古拉斯·瓦格纳教授说：“热，或者也许是坐在圆圈里的研究者的电流，必须集中在桌子上，然后逐渐发展成运动。与此同时，或稍晚一点，精神力量联合起来协助另外两种力量。我所说的精神力量是指从我们有机体的所有其他力量中进化出来的力量。是由几种不同的力量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东西，结合后能够根据个性的不同程度地表现自己。”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发展受到寒冷或干燥的大气的影响。现在，回想一下赫尔墨斯已经证明存在于自然界的能量的更微妙的形式，并接受瓦格纳先生提出的假设，即“召唤这些表现

的力量以灵媒为中心”，难道这个灵媒本身不就像维尔德的电池里的永磁体系统那样，以其自身的方式提供一个完美的核，就不能产生足够强的星界电流，在它们的涡流中举起一个甚至像人一样有重量的物体吗？被提升的物体不一定要进行旋转运动，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与旋风不同，它是由智能引导的，它能够保持身体在上升的气流中被提升，并阻止它的旋转。

在这种情况下，悬浮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现象。被动灵媒的惰性体被一种由基本精神(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人类精神，有时是纯粹的病态原因)创造的漩涡提升，比如珀蒂教授生病梦游的情况。恰恰相反，能手的悬浮是一种磁电效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使自己身体的极性与大气的极性相反，而与地球的极性相同；于是，被前者吸引，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识。同样，当疾病改变了病人的身体极性时，类似现象级的悬浮是可能的，因为疾病总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这样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抬起来的人不太可能保持清醒。

1859年，在落基山脉盆地对旋风进行的一系列观察中，“一份报纸被…到大约200英尺的高度；它在轨道上来回摆动了一段时间，同时伴随着向前的运动。”\*【\*引用该案例的j·w·菲尔普斯问道：“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导致了报纸的这种震荡？”——“这些是加热空气的快速上升运动，冷空气的向下运动，表面风的平移运动，以及旋风的圆周运动。但是它们是如何结合起来产生振荡的呢？”（“力的电解释”讲座）】当然，科学家们会说，这个案例与人类的悬浮现象之间无法建立一个相似之处；在一个可以升高介质的房间里不可能形成漩涡；但这是星体光和灵的问题，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动力规律。了解后者的人肯定地说，一群人在精神兴奋的情况下工作，精神兴奋会对物理系统产生反应，释放出电磁辐射，当电磁辐射足够强烈时，会扰乱周围的整个大气。实际上可能会产生足够的力量来产生一个电漩涡，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有了这个暗示，托钵僧的旋转、狂热的舞蹈、摇摆、手势、音乐和奉献者的呼喊将被理解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创造有利于心理和物理现象的星体条件。如果牢记这一原则，宗教复兴的基本原理也会得到更好的理解。

但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如果介质是一个磁性的原子核和一个具有这种力的导体，那么他就会受到与金属导体相同的定律的影响，并被磁铁吸引。因此，如果支配着这些现象的看不见的力量直接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必要的磁力中心，为什么他的身体不顾地球的引力，不向磁力中心上升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没有意识到操作过程的灵媒来说，首先必须承认这种智能的事实，其次必须承认所描述的实验进行的可能性；但是，鉴于所提供的各种证据，不仅在我们自己的没有权威性的研究中，而且在克鲁克斯先生和其他许多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研究中，我们不应偏离提出这一假设的主要目的，而徒劳地试图强化一个事实，而科学家们即使得到他们自己最杰出的学者的认可，也不会耐心地加以研究。

早在1836年，人们就听说过某些现象，即使不比我们今天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更不寻常，至少也是同样不寻常的。德勒兹和比洛特这两位著名的催眠大师之间的著名通信在法国出版，每个社会都一度讨论过这些奇迹。比洛特坚信鬼魂是会出现的，因为正如他所说，他看到过，听到过，感觉到过。德勒兹和比洛特一样相信这个真理，他宣称，人的永生和死人的复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死人的影子，是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无形的手把物质从遥远的地方带给他，他与无形的智慧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交流。“关于这个，”他说，“我无法想象灵性存在如何能够携带物质上的物体。”他比比洛特更怀疑，更缺乏直觉，但他同意后者的观点：“唯灵论的问题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事实。”

这正是圣彼得堡的瓦格纳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在他于 1875 年 12 月出版的第二本关于灵媒现象的小册子中，他对他的物质主义批评者之一什克利亚列夫斯基先生进行了如下指责：“只要灵性的表现是微弱的和零星的，我们科学家就可以用无意识的肌肉运动或大脑无意识的思考的理论来欺骗自己，并把其他的理论当作杂耍。．．．但是现在，这些奇迹变得太惊人了；灵以有形的、物质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像你这样有学问的怀疑论者都可以随意触摸和处理，甚至还可以称重和测量。我们不能再斗争了，因为每一次抵抗都是荒谬的，都有发疯的危险。试着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可能出现的不可能的事实面前谦逊些。”

铁只会被暂时磁化，而钢与磁石接触后会被永久磁化。现在，钢不过是经过碳化过程的铁，然而，就其与磁石的关系而言，碳化过程已经完全改变了金属的性质。同样地，可以这样说，灵媒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被来自星体光的涌入所磁化；由于金属的磁性的持久性是由它或多或少有点像钢铁的特性来衡量的，所以我们难道不能说灵媒力量的强度和持久性与介质的磁性或星界力的饱和度成比例吗？这种饱和状态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以下任何一种方式造成的：——通过催眠的过程；通过灵代理；或者通过自我意志。此外，这种状况似乎是可以遗传的，就像任何其他身体或精神上的特点一样；许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伟大的灵媒都有一个或多个祖先以某种形式展示灵媒能力。正如格里高利、德勒兹、普塞格尔、杜·波提特和其他权威告诉我们的那样，催眠的人很容易进入更高形式的透视和灵媒能力（现在这样称呼）。至于自我饱和的过程，我们只须看看日本、暹罗、中国、印度、西藏、埃及以及欧洲各国的僧侣信徒的叙述，就可对其现实感到满意。长期坚持征服物质的坚定决心，不仅使人对外界的印象麻木，而且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死亡本身也可能被模拟出来。这种狂喜极大地加强了意志力，把存在于星体光中的力量吸进他自己，就像吸进漩涡一样，补充他自己的自然储备。

催眠的现象是解释不了任何其他的假设，而只是投射一股力量的电流从操作者进入主体。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意志的活动来投射这种力量，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他通过扭转潮流来吸引这种力量呢？除非，事实上，他极力主张这种力量是在他的身体里产生的，而且不能从他身体之外的任何供给品中吸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假设下，如果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产生过量的供给来饱和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为什么他不能产生过多的供给来实现自我饱和呢？

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J. R. 布坎南教授注意到自然手势的趋势是遵循颅相学器官的方向；好斗的态度是向下和向后的；希望和精神那是向上和前进的；坚定：坚定向上和向后；等等。赫尔墨斯科学的专家们非常了解这一原理，他们在解释他们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飘浮时，他们说，思想是如此专注地集中在他们上面的一个点上，当身体完全被星体的影响所浸透时，它就会跟随心灵的渴望，轻而易举地升到空中，就像放在水下的软木塞，当它的浮力得以发挥时，浮上水面一样。有些人站在峡谷的边缘感到头晕，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小孩子很少或根本没有活跃的想象力，他们的经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产生恐惧，他们很少头晕目眩；但是，具有某种精神气质的成年人，看到深渊，用他的想象力想象摔倒的后果，就会让自己被大地的吸引力所吸引，除非着迷的魔力被打破，否则他的身体会跟随他的思想走到悬崖脚下。

这种晕眩纯粹是一种情绪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人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而探究可能会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感觉缺乏想象力。我们眼前有一个案例——一位绅士，他在 1858 年的时候，胆子非常大，他抱臂站在

巴黎的凯旋门顶上，两脚半伸在凯旋门边上，吓了在场的目击者们一跳；但是，后来他近视了，有一次他想从一家旅馆院子里的木板栈道上走过，却吓了一跳，因为那栈道有两英尺半宽，没有什么危险。他望着下面的石板路，随意发挥他的想象力，要不是赶紧坐下来，他早就摔倒了。

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是科学的信条；另一种说法是，说赫尔墨斯派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并且说他们中的某些人通过服用长生不老药，延长了他们的寿命，远远超过了通常的说法，这是一种迷信的谬论。在一个用原生质盖棺盖过哲学大厦的世纪里，那些声称贱金属已经变成了黄金，万溶剂已经被发现的说法，只会激起轻蔑的嘲笑。前者被认为是物理上的不可能；根据天文学家巴比内的说法，这就像“一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飘浮”一样\*；第二种现象是精神错乱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现象；第三，化学上的荒谬。【\*《两个世界杂志》，1858年第414页。】

鲍尔弗·斯图尔特说，虽然科学家不能断言“他熟知自然界的所有力量，也不能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他对这些力量知之甚少…他确实认为他已经进入了自然的灵和设计，因此他立刻否认了这种机器的可能性。”\*【\*《能量守恒》，第140页。】如果他发现了自然的设计，他肯定没有灵，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它的存在；他否认灵，阻止了对普遍规律的完美理解，而这种理解将把现代哲学从成千上万令人痛心的困境和错误中解救出来。如果斯图尔特教授的否定是建立在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巴比内的类比之上，那么他也面临着同样的耻辱性灾难的危险。宇宙本身说明了永恒运动的现实；原子理论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它已被证明是对我们宇宙探索者疲惫心灵的慰藉。望远镜在太空中搜寻，显微镜在探测一滴水中的小世界的奥秘，揭示了同样的运行规律；而且，正如下面的一切都和上面的一切一样，谁敢说，当能量守恒得到更好的理解，当卡巴拉主义者的两种额外的力量被添加到正统科学的目录中时，可能就不会发现如何建造一种机器，它可以无摩擦地运行，并根据其消耗的能量提供相应的能量？“50年前，”德拉腊先生说，“汉堡的一份报纸引用了一份英国报纸对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铁路开通的报道，宣称这完全是捏造；在高潮的最后，他说，‘英国人的轻信程度已经延伸到这个地步了’”；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最近，一位美国化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金属”的化合物，这表明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一个人发现了永动机时，他将能够类比理解自然界的一切秘密；进步与阻力成正比。

对于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生命的长生不老药就是物质生命，灵魂之所以不死，当然只是因为它与灵有神圣的不朽的结合。但是持续或连续不断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卡巴拉主义者从来没有声称过，要么无尽物质生命，要么无尽的运动是可能的。赫尔墨斯公理坚持认为，只有第一原因及其直接散发，我们的灵（来自永恒的中央太阳的闪烁，在时间结束时将被它重新吸收）是不腐的和永恒的。但是，由于掌握了物质主义者尚未发现的关于神秘自然力量的知识，他们断言物理生命和机械运动都可以无限延长。哲人石的神秘起源不止一个含义。怀尔德教授表示：“对炼金术的研究甚至比几位作者所知道的更为普遍，即使不是与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神秘科学相同，也始终是它们的辅助；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最初是唯灵论的一种形式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普遍存在。”我们最惊奇的是，正是那些把人体简单地看成“消化机器”的人，竟然会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在人体的分子之间能施加某种类似金属的物质，人体就能无摩擦地运转。根据《创世纪》，人的身体是从泥土或尘土中取出来的；哪一个寓言阻

止了现代分析学家对人体无机成分的本质的原始发现。如果《创世纪》的作者知道这一点，如果亚里士多德教授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原则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与地球母亲的联系似乎很久以前就确定了。

## 长生不老药和万能溶剂

埃利·德·博蒙特最近重申了赫尔墨斯的旧教义，即地球上有一种可与人类血液相媲美的循环。现在，既然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学说，即大自然不断地从能量的来源吸收能量，以更新她所浪费的能量，为什么孩子要与父母不同呢？为什么人类不能通过发现这种恢复能量的来源和性质，从地球本身提取汁液或精华来补充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炼金术士的最大秘密。停止陆地上的液体循环，我们就会停滞、腐烂、死亡；停止人体体液循环，就会出现停滞、吸收、老年钙化和死亡。如果炼金术士们仅仅是发现了一种能够使我们的血液流通畅通的化合物，那么其他的一切不是也会很容易地跟上来吗？我们要问，如果某些矿泉的地面水在治疗疾病和恢复体力方面有这样的功效，那么，如果我们能从地球深处的大自然的溶质中得到最初的流动，我们也许就会发现青春之泉终究不是神话，这是不是不合逻辑的呢？詹宁斯断言，这种长生不老药是某些专家从自然界的秘密化学实验室中研制出来的；化学家罗伯特·博伊尔提到了一种药酒，勒费夫尔医生曾对一位老妇人用过，效果很好。

炼金术和传统一样古老。威廉·戈德温说：“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真实记录，是基督之后大约 300 年戴克里先的一道诏书，命令在埃及勤奋地寻找所有有关制造金银的古书，以便将它们扔进火里烧掉。这条法令必然假定这种追求具有一定的古老性；神话般的历史记载了所罗门、毕达哥拉斯和赫尔墨斯等杰出的信徒。”

至于嬗变的问题，这个万能溶剂或通用溶剂，按照三种炼金术药剂的顺序，在长生不老药之后是哪一种？这种想法是否如此荒谬，以至于在这个化学发现的年代完全不值得考虑？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真正制造黄金并将其分发出去的人的历史轶事，以及那些见证他们这样做的人的证词？Libavius, Geberus, Arnoldus, Thomas Aquinas, Bernardus Comes, Joannes, Penotus, Quercetanus Geber, 欧洲炼金术之父, Eugenius Philalethes, Baptista Porta, Rubeus, Dornesius, Vogelius, Irenæus Philaletha Cosmopolita, 以及许多中世纪炼金术士和赫尔墨斯哲学家断言这一事实。难道我们要相信他们都是空想家和疯子，这些伟大而博学的学者吗？弗朗西斯科·皮库斯在他的作品《德奥罗》中列举了十八个在他面前用人工手段生产黄金的例子；托马斯·沃恩\*去一个金匠那里卖价值 1200 马克的金子，当那个人怀疑地说金子太纯了，从来没有从矿里出来过，他就跑了，把钱留在了他的身边。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作者对此的证词。

【\*Eugenius Philalethes.】

马可波罗告诉我们，在西藏的一些山区，他称之为钦金塔拉，有制作蝶螈的物质的矿脉：“因为真正的事实是，蝶螈不是野兽，不像他们所说的在我们的世界，而是在地球上发现的一种物质。”+【+《马可波罗爵士书》，第一卷，第 215 页。】然后他补充说，一个名叫 Zurficar 的土耳其人告诉他，他在这些地区为大汗采购蝶螈已经有三年了。“他说他们的方法是在那座山上挖，直到找到一条矿脉。然后把这根血管的物质取出来，压碎，经过这样的处理，它好像分成了羊毛纤维，他们把羊毛纤维晾干。干燥后，这些纤维被捣碎和清洗，这样就只剩下纤维了，

就像羊毛纤维一样。这些随后被发到. . . .刚做的时候，这些纸巾不是很白，但把它们放进火里一段时间，出来就像雪一样白。”

因此，正如几位权威人士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矿物质就是著名的石棉‡，即 A. Williamson 牧师所说的在山东发现的成分。【‡参见塞吉的《Dictionnaire des Tissus》第二卷，1-12 页】但是，它不仅仅是用它做的不燃的线。从它中提取出一种油，这种油有几种最非凡的特性，它的优点的秘密仍然保留在某些喇嘛和印度能手身上。当揉搓入体内时，表面不会留下任何污渍或痕迹，但揉搓后，用肥皂和热水或冷水擦洗即可，丝毫不影响药膏的作用。被这样揉搓的人会勇敢地踏入最炽热的火焰；除非窒息，否则他不会受伤。油的另一特性是，它和另一种我们不能随便叫什么名字的物质结合在一起，在当地的占星家指出的某些夜晚，在月光下静止不动，就会生出奇怪的生物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它们为纤毛虫，但它们会生长和发展。说到喀什米尔，马可·波罗注意到他们对魔法的魔鬼有着惊人的了解，以至于他们让他们的偶像说话。

直到今天，这些地区最伟大的魔法神秘主义者可能在喀什米尔被发现。这个国家的各种宗教派别总是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是能手和圣贤的圣地。正如尤尔上校所说：“万贝里告诉我们，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卡斯米里的托修者在他们的伊斯兰教兄弟中也是 preëminent，因为他们狡猾、神秘的艺术、驱魔和魔法的技巧。”\*【\*《马可波罗爵士书》，第一卷，第 230 页。】

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化学家都同样教条地否定这种嬗变的可能性。Puisse 博士，Desprez 博士，甚至是巴黎的路易·菲格耶，似乎都没有拒绝这个想法。怀尔德博士说：“物理学家认为，这些元素可能存在于形成地壳的火成岩中，而将它们还原为原始形态，这种想法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荒谬。金属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密切到足以表明一种原始的身份。因此，被称为炼金术士的人可能会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就像拉瓦锡、戴维、法拉第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人解释化学之谜一样。”+【+《炼金术，或赫尔墨斯哲学》，第 25 页】一个博学的神智学者，这个国家的一个执业医生，一个研究神秘科学和炼金术超过 30 年的人，成功地把元素还原为它们的原始形态，并制造了所谓的“亚当之前的地球”。它以纯净水的沉淀物的形式出现，一经搅动，就呈现出最乳白色和最鲜艳的颜色。

炼金术士们似乎很享受外行的无知，他们说：“秘诀是盐、硫和汞在水银中三次结合，经过三次升华和三次固定。”

“多么荒谬得可笑！”一位有学问的现代化学家会惊喊道。好吧，伟大的赫尔墨斯的门徒们理解上述的道理就像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理解他的化学教授的意思一样，当后者说：“只有一个羟基，我们只能生产单原子化合物；使用两个羟基，我们可以在相同的骨架周围形成许多双原子化合物。……在原子核上附着三个羟基，就得到了三原子化合物，其中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甘油。”



永恒单子。原始点是一个圆；以四个基点为正方形的圆就变成了一个四边形，即完全的正方形，在它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神圣的四文字符号。来了又走了的是四佛；毕达哥拉斯的四分论——被一个永恒的“无”所吸收和消解。传统上说，赫耳墨斯的尸体，在希布伦，是由伊萨里姆，一个受启者发现的，被称为绿玉石碑。它用几句话概括了赫尔墨斯智慧的精髓。对于那些只用肉眼阅读的人来说，这些戒律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或非凡的东西，因为它一开始只是说，它讲的不是虚构的东西，而是真实的和最确定的东西。

“下面的东西和上面的东西一样，上面的东西和下面的东西一样，都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的奇迹。

“正如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一个存在的中介产生的，所以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这个存在通过适应产生的。

“它的父亲是太阳，它的母亲是月亮。

“这是全地一切完美的原因。

“如果把它变成泥土，它的力量是完美的。

“要将地与火分开，将微妙的与粗俗的分开，要谨慎而有判断力。

“以最大的智慧从地上升到天上，然后再降到地上，把低等的和高级的东西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样，你将拥有整个世界的光明，所有的黑暗都将从你身边飞走。

“这东西比刚毅本身更有刚毅，因为它能克服一切微妙的东西，穿透一切坚固的东西。

“世界是由它形成的。”

这个神秘的东西是普遍的、魔法的媒介，是星体光，它在其力量的相互关系中提供了万能溶剂、哲人之石和长生不老药。赫尔墨斯哲学将其命名为阿泽斯，世界的灵魂，天国的处女，伟大的马格纳斯，等等，等等。物理科学把它称为“热、光、电和磁”；但忽略以太的灵性属性和包含在以太中的神秘力量，就会拒绝它忽略的一切。它解释并描绘了雪花的水晶形态，它们就像六角形的棱柱，射出无数精致的针。它对它们进行了完美的研究，甚至以最惊人的数学精度计算出，所有这些针都以  $60^\circ$  的角度互相偏离。它是否也能告诉我们，这种“千变万化的最精美的形式\*”的原因？每种形式本身都是一个最完美的几何图形。所有物质科学都知道，这些冰封的、星状的、花状的花朵，可能是由上面世界的灵性之手降下的一场信息雨，供下面的灵性之眼阅读。【\*Ed. L. 尤曼斯教授，《描述化学》。】哲学的十字，两条在相反方向运行的线，水平和垂直，高度和宽度，几何化的神在交叉点上划分，并形成了魔法的和科学的四个一组，当它被刻在完美的正方形内，是神秘主义的基础。在它神秘的范围内，有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每一门科学的大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象征着我们人类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循环限定了十字的四个点，这四个点代表连续的出生、生命、死亡和不朽。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四个一组\*完成的三位一体，每个元素都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被分割。生理学可以把人无限地划分开来，就像自然科学把四种基本要素划分成几十种其他要素一样；她也不会成功改变。出生、生命和死亡将永远是一个三位一体，只有在循环结束时才会完成。即使科学把人们渴望的永生变成了毁灭，它仍然会是四个一组；因为神是“几何化的！”【\*在古代国家，神是一个三分之一的女神补充——阿巴伊尔，或四倍的神。】

因此，也许有一天，炼金术会被允许谈论她的盐、汞、硫和水银，她的符号和奇异的字母，并以有机化合物合成的指数重复说，“必须记住，分组不是花哨的游戏，每个字母的位置都可以给出一个很好的理由。”+【+约西亚库克，《新化学》】

巴黎的佩塞博士在 1863 年写道：

“一个词，一个建议，关于炼金术。我们该怎么看待赫密斯艺术？相信我们可以转化金属，制造黄金，这合法吗？好吧，十九世纪的精神堡垒，积极的人们，都知道费盖尔先生，巴黎药学院的科学和医学博士，化学分析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他怀疑，他犹豫。他知道有几个炼金术士（因为有这样的术士），他们根据现代化学的发现，特别是根据大仲马所证明的对等物的特殊情况，认为金属不是简单的物体，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正的元素，因此它们可以通过分解的过程产生。．．．．这鼓励我更进一步，坦率地说，如果我看到有人制造黄金，我只会适度地感到惊讶。我只有一个理由，但似乎足够了；也就是说，黄金并非一直存在；它是在地球的融合物质中经过某种化学加工制成的；\*其中一些甚至现在还在形成过程中。【\*斯特里·亨特教授的含金属矿床理论与此相悖；但这是对的吗？】我们化学中那些看似简单的物质，很可能是地球物质形成过程中的次级产物。水是古代物理学中最令人尊敬的元素之一，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创造了水。为什么我们不能制造黄金呢？著名的实验家 Desprez 先生制造了这颗钻石。的确，这颗钻石只是一颗科学钻石，一颗哲学钻石，毫无价值；不过，没关系，我的地位是稳固的。此外，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猜测。有一个活着的人，在 1853 年写给科学机构的一篇论文中强调了这句话——我发现了制造人造黄金的方法，我制造了黄金。这位能手是 Theodore Tiffereau 先生，École Professionnelle et Supérieure of Nantes 的前化学准备人员。\*【\*佩塞，《医学与医学》，第一卷，第 59 页，283 页。】德罗汉枢机主教是著名的钻石项链阴谋的受害者，他作证说，他看到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制造黄金和钻石。我们认为，那些赞同 F. R. S. T·斯特里·亨特教授的人，对佩塞博士的理论不会有耐心，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所有的含金属矿床都是有机生命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他们把他们的不同之处加以组合，使我们确切地知道黄金的性质，知道它究竟是火山内部炼金术的产物，还是表面的分离和过滤的产物之前，我们不妨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同时也把功劳归于古代哲学家们。

鲍尔弗·斯图尔特教授，没人会想到把他归为狭隘思想的一类；他比他的任何同事都更公正，更频繁地承认现代科学的失败，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和其他科学家一样的偏见。永恒之光只是永恒运动的另一个名字，他告诉我们，后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平衡可燃材料的浪费，因此，赫耳墨斯主义光是是不可能的。\*【\*《能量守恒定律》】注意到“永恒的光应该来自于神奇的力量”这一事实，并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光“肯定不属于这个地球，在这里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高级能量基本上都是瞬息即逝的”，这位先生争辩说，好像赫耳墨斯派哲学家一直声称，讨论中的火焰是一种普通的人间火焰，是发光物质燃烧产生的。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们一直被误解和歪曲。

有多少伟大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在研究了“秘密教义”之后，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发现他们是多么的错误。这是多么的矛盾，贝尔弗·斯图尔特引用了培根的一些哲学道德——他称之为实验科学之父——说“……当然，我们应该从这些言论中吸取教训……在我们把任何知识或思想的分支斥为无利可图之前，要非常谨慎，”然后又无视炼金术士的主张，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有趣地认为光不是任何物体，也不是任何物体的辐射，因此光是一种能量或行为”；然而，尽管古人首先通过德谟克利特向约翰·道尔顿表明了原子的学说，通过毕达哥拉斯，甚至是最古老的迦勒底神谕，表明以太是宇宙的能动物体，但斯图尔特说，他们的思想“并不多见”。他承认他们“拥有伟大的天才”

和智力”，但补充说，“他们缺乏物理概念，因此，他们的想法并不多。”\*【\*同上，第136页】

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都是在抗议用这样一种松散的方式来判断古人。要想完全有能力批评他们的观点，并确信他们的观点是否独特和“符合事实”，一个人必须对这些观点进行彻底的筛选。重复我们常说的话和每一个学者应该知道的东西是徒劳的；也就是说，他们知识的精华掌握在牧师手中，而牧师从不写这些东西，而那些像柏拉图一样不敢写这些东西的“受启者”也掌握在他们手中。

因此，他们所写下来的关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一些推测，即使是早期的基督教汪达尔人，也无法使后人对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后来的十字军和中世纪的狂热分子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其后来的学校的三个部分。德雷珀教授指出，仅红衣主教西门内斯一人就“将八万份阿拉伯手稿送到格拉纳达广场的火焰中，其中许多是古典作家的翻译。”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人们在最珍贵的古代著作中发现了整段被抹去和涂抹的段落，就为了在其中插入荒谬的诗篇！

那么，在那些认为“秘密学说”是“非哲学的”，因而不值得进行科学思考的人当中，谁有权说他研究过古人呢？他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现在知道的更多，也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很少，如果有的话。这个“秘密教义”包含了宇宙科学的始末；这是所有古代和现代知识的一个角落和基石；只有在这种“非哲学”的学说中，绝对还埋在关于生与死的黑暗问题的哲学中。

佩利说：“我们只有通过它们的作用才能了解大自然的巨大能量。”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伟大成就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为后人所知。如果一个人拿了一本关于炼金术的书，在里面看到玫瑰十字会的兄弟们对黄金和光的投机，他会发现自己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根本不会理解他们。“赫耳墨斯金，”他可能会读到，“是阳光的流出，或者是无形地、神奇地渗透进世界身体的光。光是升华的黄金，被无形的恒星引力神奇地从物质深处拯救出来。因此，黄金是光的沉淀，光本身就产生了。天界的光是微妙的、缥缈的、神奇的、尊贵的黄金，或‘火焰之魂’。黄金吸引金属中的劣等本性，增强和增殖，转化为它自己。”+【+摘自《玫瑰十字会》中的卢克提巴斯】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正如比洛特谈到唯灵论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将一般地谈论神秘主义，特别是炼金术——这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科学家称不灭的灯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以及无知和迷信的时代的人，都发现它们在几个世纪以来关闭的古老的地下室里明亮地燃烧着；还有一些人拥有保持这种火好几年的秘密。科学家们说，古代和现代的招魂术、魔法和催眠术都是骗人的把戏或错觉；但是在地球上有一亿人，他们都是完全理智的人，他们相信这一切。我们该信任谁呢？

“德谟克利特，”卢西安\*说，“不相信(奇迹)…他潜心研究神学家创作这些作品的方法。总而言之，他的哲学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魔法完全局限于应用和模仿自然规律和自然活动。”【\*《Philopseud.》】

现在，“笑哲学家”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薛西斯在阿比德拉留下的魔法士是他的导师，而且他还在埃及祭司那里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魔法。†在他109岁的一生中，有将近90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做过实验，并把它们记录在一本书里。【†Diog. Laert. in《Demokrit. Vitæ.》】据彼得罗尼乌斯\*说，这本书曾对自然作过实验，他自己也证实过这些事实。【\*《Satyric. Vitrus D. Architect》，lib. ix.,第iii章】我们发现他不仅不相信和完全拒绝奇迹，但又说，每一件事都有目击者证实，发生过，也可能发生；因为所有的东西，甚

至是最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根据“隐藏的自然规律”产生的。\*【\*\*蒲林尼，《Hist. Nat.》】

“欧几里得的任何一个命题被否定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德雷柏教授说，他以牺牲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价，颂扬亚里士多德学派。【\*《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怀疑一些消息灵通的权威(包括勒普雷埃)，他们声称《元素》的十五本书不完全是欧几里得的作品；其中包含的许多最有价值的真理和证明都是毕达哥拉斯、泰勒斯和尤多克斯的功劳？欧几里得虽然有天才，但他是第一个将它们还原为有序的人，只是将自己的理论交织在一起，才使整个几何学成为一个完整而相互联系的系统？如果这些权威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再次感谢形而上学科学的中心太阳——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现代直接得益于埃拉托斯特尼，世界著名的几何学家和宇宙学家，阿基米德，甚至托勒密，尽管他有顽固的错误。要不是这些人的精确的科学，要不是他们的工作的片断，使我们只能根据加利利的推测来推断，十九世纪的大祭司们也许还会发现自己还在教会的束缚之中；并在1876年就奥古斯丁和比底斯的宇宙起源论、天穹环绕地球的旋转以及地球的宏伟平坦进行了哲学探讨。

19世纪似乎注定要有羞辱性的忏悔。费尔特(意大利)为“杰出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潘费罗·卡斯塔迪”树立了一座公共雕像，并在其题词中慷慨地表示，意大利向他“致敬的时间过长了”。但是雕像刚一摆放好，圣诞上校就建议费尔特雷人“用石灰把它烧了”。他证明，除了马可波罗以外，许多旅行家都从中国带回了活字和中国书籍标本，这些书的全文都是用这种木版印刷的。\*【《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第133-135页】我们在几座西藏的喇嘛庙里看到过，那里有印刷所，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古物。它们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因为它们的类型是完善的，旧的与佛教喇嘛教最早的记录同时被抛弃。因此，它们一定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存在于中国。

让每个人都思考一下罗斯科教授在他关于频谱分析的讲座中所说的智慧的话。

“婴儿的真理必须被利用起来。也许你和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做，但是，这一时刻随时都可能到来，那时，即使是自然界最模糊的秘密也会被用来造福人类，任何懂得科学的人都不会有片刻的怀疑。谁能预料到，当死青蛙的腿被两种不同的金属触碰时，它们会跳起来的发现，会在短短几年内导致电报的发现呢？”

罗斯科教授拜访了基尔霍夫和本森当时他们正在夫劳恩霍夫线的性质上做出重大发现，他说他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太阳里也有铁；在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了一个证据，可以在一百万个前人的基础上再添一笔，那就是伟大的发现通常是在一瞬间出现的，而不是通过归纳得出的。还有更多的闪光等待着我们。人们也许会发现，现代科学最后的闪光之一——美丽的银光绿色光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古代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光学仪器的匮乏和极大的劣等”，但它们却是众所周知的。早在赫尔墨斯时代，银色和绿色就被联系在一起了。露娜，或阿斯塔尔特(封闭的银)，是玫瑰十字会的两个主要符号之一。赫尔墨斯公理说：“绚丽多姿的色彩源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颜色和声音之间有一种奇异而神秘的结合。”卡巴拉主义者把他们的“中间性质”放在与月亮的直接关系中；而绿色的光线占据了其他光线之间的中心点，处于光谱的中间。埃及祭司吟唱七个元音作为献给塞拉比斯的圣歌\*；当第七个元音发出的声音，就像旭日的“第七道光芒”一样，门农雕像做出了回应。【\*《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最近的发现已经证明了蓝紫色光的奇妙性质——棱镜光谱中的第七道射线，是所有

化学物质中最强烈的，它与音阶中的最高音符相对应。玫瑰十字会的理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种乐器，这是毕达哥拉斯的天体音乐学说。声音和颜色都是灵性数字；七道棱柱光线来自天堂的一个点，所以自然的七种力量，每一种都是一个数字，是统一的七辐射，中心的，灵性的太阳。

“能理解灵性数字并能感知其巨大影响的人是幸福的！”柏拉图惊呼道。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力的相互关系的迷宫中行走的人是幸福的，他没有忽视把它们追溯到这个看不见的太阳！

未来的实验者将有机会证明音乐的音调对植物的生长有奇妙的作用。在阐明了这种不科学的谬误之后，我们将结束这一章，继续提醒耐心的读者一些古人知道、现代人自以为知道的事情。

## 第十四章 埃及的智慧

“我们这座城市 Saïs 的交易记录在我们的神圣著作中，期间有 8000 年的历史。”

柏拉图，蒂迈欧篇

“埃及人断言，从赫拉克勒斯的统治到阿玛西斯的统治，历时 1.7 万年。”

希罗多德，lib. ii., c. 43

“神学家难道不能从埃及象形文字中那种纯粹的、原始的信仰中，获得说明灵魂不朽的光芒吗？难道历史学家不应该注意到，在佩拉斯基人用他们的堡垒和庙宇点缀着群岛的岛屿和海角一千年前，埃及的每一门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吗？”

格里登

### 埃及人的起源

埃及是怎么知道的？那个由古代史学家提供给我们的零碎资料所暗示出的奇妙的完美的文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唉！门农的嘴唇沉默了，不再说出神谕；狮身人面像哑口无言，成了一个比向俄狄浦斯提出的谜还要大的谜。

埃及教给别人的东西，肯定不是通过与邻国闪米特人的国际思想交流和发现得来的，也不是从闪米特人那里得到的刺激。“我们对埃及人了解得越多，”最近一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他们看起来就越不可思议！”她能从谁那里学到她那奇妙的艺术，而这些艺术的秘密也随她一起死去了呢？她没有派代理人到世界各地去了解别人知道的情况；但邻国的智者却向她寻求知识。这位美丽的沙漠女王骄傲地将自己隔离在她的魔法领地内，仿佛通过魔法杖的摇摆创造了奇迹。“没什么，”我们在别处引用过的同一位作家说，“这证明了文明和知识随着她的崛起和进步，就像其他民族一样，但一切似乎都可以以同样完美的方式追溯到最早的年代。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比她自己知道得更多。”

我们是否可以不把直到最近还对古印度一无所知这一事实作为这句话的理由？印度和埃及这两个国家是相似的吗？他们是最古老的民族；还有东方的 埃塞俄比

亚人——伟大的建造者——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从印度来到这里，将他们的文明带到埃及，并殖民可能还未被占领的埃及领土？但我们将这一主题的更全面阐述推迟到我们的第二卷。\*【\*见第二卷第 8 章。】

尤塞贝·萨尔韦特说：“机制被古人发扬到现代从未达到的完美境界。我们会问，他们的发明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已经被超越了？肯定不是；在今天，由于科学和现代发现的进步，机械师已经掌握了一切手段，我们要想把四千年前埃及人在他们神圣的建筑物前立起的那么多的巨石放在基座上，难道不是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吗？”

回溯历史，在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国王美尼斯统治时期，我们发现埃及人比我们更了解流体静力学和水利工程。改变尼罗河——或者说是它的三个主要支流——并把它带到孟菲斯的巨大工程，是在那位君主统治期间完成的。在我们看来，这位君主就像天穹中遥远的一颗闪烁的星星，在时间的深渊中显得那么遥远。威尔金森说：“梅内斯精确地估量了他必须反对的力量，他建造了一个堤坝，其高大的土堆和巨大的堤防将水转向东方，从那时起，河流被包含在它的新河床中。”希罗多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诗意的，但仍然准确的描述 Mæris 湖，因为法老使这片人造的水形成。

历史学家描述这个湖周长 450 英里，深度 300 英尺。它是由尼罗河通过人工渠道灌溉的，用来储存每年溢出的一部分水，用于灌溉方圆数英里的国家。它的众多闸门、水坝、船闸和方便的发动机都是用最高超的技术建造的。罗马人在较晚的时期从埃及人那里获得了关于水利建筑的概念，但是，我们在流体静力学方面的最新进展表明，罗马人在这方面的某些知识方面有很大的不足。比方说，如果他们懂得水静力学中所谓的“大定律”，他们似乎就不懂得我们现代工程师所知道的“防水接头”。他们的无知被充分证明了，他们通过大型水渠输送水，而不是用成本更低的地下铁管。但埃及人显然在他们的水道和人工水利工程中采用了一种更先进的方法。尽管如此，莱塞普为苏伊士运河雇用的现代工程师，他们从古罗马人那里学习了所有的艺术，反过来，他们也可以从埃及汲取知识——有人建议他们通过研究埃及各大博物馆的藏品来弥补工作中的缺陷，他们对此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工程师们还是成功地使卡彭特教授所称的苏伊士运河“又长又难看的沟渠”的两岸有了足够的力量使其成为一条通航的水道，而不是像最初那样成为船只的泥塘。

## 他们伟大的工程

在过去的 30 世纪里，尼罗河的冲积沉积物已经完全改变了三角洲的区域，因此它不断向海延伸，增加了赫迪夫的领土。在古代，这条河的主要河口被称为 Pelusian；尼哥运河由一位国王开凿，从苏伊士运河通到这条支流。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在阿克提姆被击败后，有人提议，舰队的一部分应该通过这条运河进入红海，这显示了早期工程师们所获得的水深。科罗拉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定居者最近通过灌溉系统开垦了大片贫瘠的土地；他们的独创性受到了当时杂志的高度赞扬。但是，在开罗上空 500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从沙漠中开垦出来的狭长地带，按照卡彭特教授的说法，这是“地球表面上最肥沃的土地”。他说：“数千年来，这些支流运河从尼罗河输送淡水，使这条狭长的地带和三角洲的土地肥沃。”他描述道：“三角洲上的运河网可以追溯到早期埃及君主时期。”法国阿尔图瓦省把自流井命名为自流井，好像这种工程形式最早是在这个地区应

用的似的；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中国的记载，就会发现这种井在基督教时代以前就已经普遍使用了。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建筑，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眼前展现的奇迹是所有的描述都无法解释的。卡彭特教授提到菲尔特神庙、阿布辛贝神庙、丹德拉神庙、埃德福神庙和卡纳克神庙时说“这些惊人而美丽的竖立物……这些巨大的金字塔和庙宇”具有一种“广阔和美丽”，其“即使在数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这种做工令人钦佩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石头都非常精确地组装在一起，以至于刀子几乎无法插入关节之间。”在他的业余考古朝圣之旅中，他注意到另一个“奇怪的巧合”，教皇陛下可能会对此感兴趣。他说的是雕刻在古老纪念碑上的埃及《亡灵书》，以及对灵魂不朽的古老信仰。“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授说，“不仅这个信仰，而且它在古埃及时代的表达语言，比基督教启示录的语言更早。因为，在《死亡之书》中，使用了我们在《新约》中找到的与审判日有关的短语”；他承认这个象形图“大概是在耶稣诞生前 2000 年刻出来的”。

本森的计算被认为是最精确的，据他说，胡夫金字塔的砖石结构的质量为 8211000 英尺，重达 6316000 吨。大量的方形石块向我们展示了埃及采石场工人无与伦比的技术。说到大金字塔，肯里克说：“接缝几乎看不出来，比银纸的厚度还厚，接合剂是如此坚韧，尽管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流逝，尽管它们被猛烈地剥离，但外壳石头的碎片仍然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在我们的现代建筑师和化学家中，谁能重新发现埃及最古老建筑中坚不可摧的接合剂呢？

“古人采石的技巧，”本森说，“最能体现在开采巨大的石块上，方尖碑和巨大的雕像都是用一块石头刻出来的——方尖碑九十英尺高，雕像四十英尺高！”这样的有很多。他们没有把石块炸开，而是采用了以下科学方法：他们没有使用能把石块劈开的巨大铁楔，而是在石块上凿出一条大约 100 英尺长的小槽，然后把许多干木楔挨近地塞进去；然后，他们把水倒进沟里，楔子在巨大的力量的作用下同时膨胀和爆裂，把那块巨大的石头砸了出来，就像钻石凿开一块玻璃一样整齐。

现代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已经证明，这些巨石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运来的，但他们对搬运的过程一无所知。古老的手稿说，这是在便携横杆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东西装在充气的皮囊上，用保存木乃伊的方法使之变得坚不可摧。这些巧妙的气垫防止铁轨陷进深沙中。曼内托提到了它们，并说它们准备得如此充分，以至于可以忍受几个世纪的磨损。

尼罗河流域数百座金字塔的年代是不可能用任何现代科学规则来确定的；但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每一个继任的国王都会建造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的统治，并作为他的坟墓。但是，希罗多德并没有把一切都讲出来，尽管他知道金字塔的真正目的与他所赋予它的目的大不相同。要不是出于他的宗教顾虑，他也许还会说，从外表上看，它象征着自然的创造原理，同时也说明了几何学、数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原理。它的内部是一个宏伟的神殿，在它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着神秘的表演，它的墙壁经常见证着皇室成员的入会场面。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皮亚齐·史密斯教授把斑岩石棺分解成一个谷仓，它是洗礼池，从那里出来，新手“重生”，成为一个能手。

然而，希罗多德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概念，即运输一块巨大的花岗岩需要耗费巨大的劳动。它长 32 英尺，宽 21 英尺，高 12 英尺。他估计它的重量增加了 300 吨，2000 人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它从塞恩运到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格列登在他

的《古埃及》中，引用了普林尼对托勒姆·韦鲁斯·费城在亚历山大港竖起的方尖碑移动安排的描述。从尼罗河到方尖碑所在的地方挖了一条运河。下面漂着两条船；每个方尖碑的重量是一立方英尺，工程师计算过方尖碑的重量，船上的货物和方尖碑完全成比例，这样他们就能在大石头穿过运河的时候充分浸入水中。然后，石头逐渐被移走，船升起来，把方尖碑抬起来，让它顺流而下。

在德累斯顿或柏林博物馆的埃及部分，我们忘记了是哪一个，有一幅画描绘了一个工人背着一篮子沙子爬上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这让某些埃及古物学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金字塔的石块是用化学方法就地制造的。一些现代工程师认为，硅酸盐水泥，一种由石灰和氧化铝组成的双硅酸盐，是古人的不腐水泥。但是，另一方面，卡彭特教授断言，金字塔，除了它们的花岗岩外壳外，是由“地质学家所说的货币虫石灰岩构成的。这种白垩比以前的新，是由一种叫做货币虫的动物的贝壳制成的——像一先令大小的小硬币。”无论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决定的，从希罗多德和普林尼，到最后一位曾亲眼目睹过这些长期衰败的王朝的帝国纪念碑的漫游工程师，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庞大的群众是如何运输和安置的。本生承认埃及有两万年的历史。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依赖现代权威，我们也只能靠猜测了。他们既不能告诉我们金字塔是为了什么而建造的，也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个金字塔是在哪个朝代建造的，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猜测。

史密斯教授给了我们迄今为止在文献中所能找到的关于大金字塔最精确的数学描述。但在展示了这座建筑的天文方位之后，他对古埃及的思想却不怎么欣赏，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国王房间里的斑岩石棺是地球上两个最开明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测量单位。赫尔墨斯的一本书中描述某些金字塔坐落在海岸上，“海浪无力地冲向它的底部。”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可能表明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古老的“粮仓”、“神奇的占星术天文台”和“皇家坟墓”，这是撒哈拉沙漠和其他沙漠剧变之前的起源。这更像是一个古老的年代，而不是埃及学家慷慨地赋予它们的可怜的几千年。

雷博尔德博士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法国首席考古学家，他向他的读者介绍了盛行于公元前 5000 年的文化，他说，当时至少有“三四十所研究神秘科学和实用魔法的祭司学院”。

《全国季度评论》(第三十二卷第 lxiii, 1875 年 12 月)中的一个作者说：“最近在迦太基遗址中进行的挖掘揭示了一种文明的痕迹，一种艺术和奢侈品的精致，甚至超过了古罗马；当这个命令发出的时候，世界的女主人狄伦达·埃斯特·迦太哥很清楚地知道，她即将毁灭的是一个比她更伟大的帝国，因为，当一个帝国仅靠武力来左右世界的时候，另一个帝国是一个种族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完美的代表，在罗马诞生之前的几个世纪，这个种族指导着人类的文明、学识和智慧。”根据阿庇亚人的说法，这座迦太基城早在公元前 1234 年，也就是特洛伊沦陷前的 50 年就已经矗立在那里了，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四个世纪后狄多(艾丽莎或阿斯塔特)建造的那座。

这里我们还有另一个例证来说明周期学说的真理。德雷柏承认古埃及人在天文学上有渊博的知识，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恰好支持了他的说法，这是 J·M·皮布尔斯先生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引用的，演讲人是已故的天文学家 O·M·米切尔教授。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具木乃伊的棺材上，绘有公元前 1722 年秋分时行星的确切位置的黄道图。米切尔教授计算出了当时属于太阳系的天体的确切位置。“结果，”皮布尔斯先生说，“我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我吃惊的是……人们发现，

在公元前 1722 年 10 月 7 日,月亮和其他行星已经在大英博物馆的棺材上精确地占据了天空中的点。”\*【\*J·M·皮布尔斯,《环游世界》】

## 法老的古老土地

约翰·菲斯克教授在对德雷珀博士的《欧洲智力发展史》的猛烈抨击中,对循环发展学说持反对态度,他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历史周期的开始或结束,也没有归纳理由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周期。”\*【\*约翰·菲斯克,《北美评论》,文章,《历史的法则》(1869 年 7 月)】他指责这部雄辩而有思想的作品作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古怪性格,不仅把希腊文化最好的部分引用到埃及源头,而且一致地以牺牲欧洲文明为代价来颂扬非欧洲文明。”我们相信,这种“奇怪的性格”可能是由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自己的自白直接证实的。菲斯克教授也许会把希罗多德的书再读一遍。这位“历史之父”不止一次地承认,希腊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埃及。至于他所断言的世界从来就不知道一个历史周期的开始或结束,我们只须回顾一下过去的许多光荣的民族,也就是他们伟大的民族周期已经结束的民族。

把当时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比较一下,前者艺术、科学和宗教都很完善,有辉煌的城市和纪念碑,人口众多;它的废墟是蝙蝠和蛇的住所,少数科普特人是这一切伟大的唯一幸存的继承人——看看循环理论是否会再次证明自己。格利登说,“语言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画家、建筑师、医生必须回到埃及,去了解语言和文字的起源;日历和太阳运动;说到用铜凿切割花岗岩的技艺,说到给铜剑以弹性;用五彩缤纷的色彩制造玻璃;在陆地和水上移动一块块光亮的正长岩,九百吨重,无论距离有多远;建筑拱门,又圆又尖,精确度在今天共济会无法超越的,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罗马的‘麦格纳下水沟’;比多里安人在历史上出名早 1000 年雕刻了一根多里安柱;不退色的壁画;解剖学的实用知识;还有不受时间限制的金字塔。”

“每个工匠都能在埃及的纪念碑上看到 4000 年前自己艺术的进步;无论是一个造战车的车匠,一个拉麻绳的鞋匠,一个用与现在公认的最好的旧刀相同的旧制皮匠,还是一个掷着同一梭子的织布工,一个铁匠使用了一模一样的吹管,但最近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在 4300 多年前,印章雕刻师用象形文字刻出了像斯库霍这样的名字——所有这些,以及许多令人震惊的埃及人优先考虑的证据,现在只要看看罗西里尼的盘子就知道了。”

“真的,”皮伯斯先生惊呼道,“这些拉姆西恩的庙宇和坟墓对于希腊的希罗多德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奇迹!”\*【\*M. 皮布尔斯,《环游世界》】

但是,即使在那时,无情的时间之手已经在它们的结构上留下了它的痕迹,其中的一些,如果不是因为《赫尔墨斯之书》,就会被遗忘,被时代所遗忘。一个又一个国王,一个又一个王朝,在后代的眼前,在辉煌的庆典中过去了,他们的名声传遍了 this 宜居的星球。在我们的第一位历史权威希罗多德面前,同样的一层遗忘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和他们的纪念碑上,他为后人保存了对世界奇迹——大迷宫的记忆。长期被接受的《圣经》年表不仅束缚了神职人员的思想,甚至束缚了我们缺乏约束的科学家的思想,以至于在处理世界不同地区的史前遗迹时,他们不断地表现出一种恐惧,即超越 6000 年的时期,这是迄今为止神学允许的世界年龄。

希罗多德发现迷宫已经是一片废墟;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建造者的天才赞不绝口。

他认为它远比金字塔本身更不可思议,并且,作为一个目击者,详细地描述了它。法国和普鲁士的学者,以及其他的埃及古物学家,都同意这个安置地点,并确定了它高贵的遗迹。此外,它们也证实了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希罗多德说他在那里发现了 3000 个房间;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上房间,”他说,“我亲自经过仔细检查。在地下的坟墓里(可能到现在还存在,因为所有的考古学家都知道),建筑的看守人不让我进去,因为里面有建造迷宫的国王的坟墓,还有那些神圣的鳄鱼的坟墓。我亲眼察看了上房间,发现它们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作品。”在罗林森的翻译中,希罗多德说:“穿过房屋的通道和庭院中蜿蜒曲折的小路,在我从庭院进入内庭,再从内庭进入柱廊,再从柱廊进入其他房屋,再进入前所未闻的庭院时,激起了我无限的赞叹。屋顶和墙壁一样,全是石头,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人物。每个院子周围都有一个柱廊,是用白色的石头建造的,雕刻得非常精致。在迷宫的角落矗立着一个 40 英寻高的金字塔,上面刻着巨大的人物,它通过一个巨大的地下通道进入。”

如果这就是迷宫,在希罗多德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的底比斯是怎样的呢?这座城市的毁灭远远早于赛姆米库斯时期,而赛姆米库斯本人在特洛伊城被摧毁后 530 年才统治世界。我们发现,在他的时代,孟斐斯是首都,而辉煌的底比斯只剩下一片废墟。现在,如果我们只能通过在我们的时代之前许多年代就已经成为废墟的遗迹来作出我们的判断,那么,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沉思中感到惊愕,底比斯在其辉煌的日子里,其总体面貌会是怎样的呢?卡纳克——神庙,宫殿,废墟,或无论古代史学家如何称呼它——现在是它唯一的代表。但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是伟大帝国的象征,仿佛在几个世纪的前进中被时间遗忘,它证明了古人的艺术和技巧。他一定缺乏天才的灵性洞察力,他既没有感受到,也没有看到计划和建造它的种族在智力上的伟大。

商博良几乎一生都在探索考古遗迹中度过,他在以下对卡纳克的描述中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剩余建筑覆盖的地面是方形的;每边长 1800 英尺。人们会被这些壮观的遗迹所震撼和征服,到处可见的奢华和宏伟的工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民族的建筑艺术能像古埃及人那样雄伟壮观;在欧洲,那种高高在上的想象力,在我们的柱廊之上,却停了下来,无力地跌落在卡纳克的一百四十根柱子脚下!在其中一个大厅里,圣母院大教堂可以立在那里,不触及天花板,但可以被视为大厅中央的一个小装饰品。”

1870 年,一位作家在一些英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显然带有一位旅行者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的权威口吻,他这样表述自己:“庭院、大厅、大门、柱子、方尖碑、巨大的雕像、雕塑、长长一排的狮身人面像,在卡纳克被发现的如此之多,以至于这种景象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法国旅行家德农说:“在看到它之后,很难相信有这么多的建筑聚集在一个点上,在它们的尺寸上,在它们的建造所需的坚定毅力上,在如此宏伟的建筑上的不可估量的花费上!读者有必要把眼前的一切想象成一场梦,因为观察事物本身的人偶尔会怀疑自己是否完全清醒. . . . 在保护区的外围有湖泊和山脉。这两座建筑被选为例子,从一个列表旁边取之不尽。整个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从大瀑布一直到大海,到处都是庙宇、宫殿、坟墓、金字塔、方尖碑和石柱。这些雕塑的制作令人赞叹不已。根据所有专家的说法,艺术家们将花岗岩、蛇纹石、角砾岩和玄武岩加工成完美的力学结构,令人惊叹……动物和植物看起来和自然一样美,人造物体被雕刻得很漂亮;海上和陆地上的战斗,以及家庭生活的场景,都可以在他们所有的浅浮雕中找到。”

“那些纪念碑，”一位英国作家说，“给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让他的头脑充满伟大的思想。看到那些似乎超越了人性极限的巨像和华丽的方尖碑，他不禁惊呼：‘这是人类的杰作，’这种感情似乎使他的存在变得崇高起来。”\*【\*萨瓦里，《埃及书信》，第二卷第 67 页，伦敦，1786 年。】接着，理查森博士在谈到丹德拉神庙时说：“这些女性形象的表现极其出色，她们除了说话，什么都做了；他们有一种从未被超越的温和的特征和表情。”

每一块石头上都刻有象形文字，它们越古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雕刻得越漂亮。这难道不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历史第一次看到古人时，他们的艺术已经在其中迅速退化？方尖碑上的铭文被切割成两英寸，有时甚至更深，而且切割得非常完美。阿拉伯人有时会爬到方尖碑的最顶端，只需要付一小笔钱，把他们的脚趾和手指插入象形文字的陷凹中，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对方尖碑的深度产生一些想法。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出埃及记之前完成的，它们的坚固与美感相媲美，这在历史上毫无疑问。（所有的考古学家现在都一致认为，历史越久远，这些艺术就越精美。）这些观点与菲斯克先生的个人观点再次发生冲突，他想让我们相信“这些纪念碑上的雕塑（埃及、印度斯坦和亚述），此外，表明艺术能力非常不发达的条件。”+【+约翰·菲斯克，《北美评论》，文章。《历史的法则》1869 年 7 月】不，博学的绅士走得更远。和他一起反对学问的主张——这是属于古代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刘易斯的主张一样，他轻蔑地评论道：“埃及祭司们从遥远的古代就拥有了一门深奥的科学，并将其传授给了四处游荡的希腊哲学家，这一奢侈的理论已经被 G·C·刘易斯爵士彻底摧毁了（？）\*【\*G·C·刘易斯爵士，《古代天文学》】……然而，关于埃及和印度斯坦，以及亚述，可以说，自史前时代以来装饰这些国家的巨大的纪念碑，见证了野蛮专制的前流行，与社会贵族完全不相容，因此，与良好的“持续的进步”。\*\*【\*\*J·菲斯克，《北美评论》，文章。《历史的法则》。】

确实，这是一个奇怪的论点。如果公共纪念碑的规模和宏伟程度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标准，用来大致估计其建造者所取得的“文明进步”，那么，对于以其所谓的进步和自由而自豪的美国来说，把它的建筑物缩小到一层也许是明智的。否则，根据菲斯克教授的理论，公元 3877 年的主要理论家将适用于 1877 年的“古代美国”，即刘易斯的统治，并说古代美国“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大庄园，或种植园，由所有人口耕种，就像国王（总统）的奴隶一样。”是不是因为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从来就不是“建筑家”，就像东方人 *Aethiopiens*，或者黑皮肤的白种人\*，因此，永远无法在如此巨大的建筑上与后者竞争，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宏伟的庙宇和金字塔只可能是在无情的暴君的鞭子下建造的？【\*我们将试图在第二卷第八章中加以说明。古代的 *Aethiopiens* 从来就不是一个哈米特种族。】奇怪的逻辑！如果我们坚持刘易斯和格罗特提出的“严格的批评准则”，并诚实地承认，我们对这些古老的民族确实知之甚少，而且，除了纯粹的假设推测之外，除非我们按照古代祭司们所做的相同方向进行研究，否则我们未来的机会也同样渺茫。我们只知道他们允许外行知道的东西，但我们通过推理所了解的他们的东西很少，这应该足以使我们确信，即使在十九世纪，尽管我们声称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也完全不能，我们不能说建造像埃及、印度斯坦或亚述的纪念碑那样的东西，甚至不能重新发现古代“失落的艺术”的最微小的部分。此外，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有力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补充说，“他追踪不到原始的生活模式，没有野蛮的习俗，但从最遥远的时期，一种静止的文明。”迄今为止，考古学与地质学不一致，其证实他们越追踪人类

的遗骸，就发现他们越野蛮。地质学是否已经用尽了洞穴中提供给她们的研究领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当地质学家们发现他们现在称之为洞穴居民的祖先的遗骸时，他们基于目前经验的观点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还有什么比下面的事实更能说明周期理论呢？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学校教授了地球的真正运动，它的形式，以及整个日心说系统的教义。公元 317 年，康斯坦丁大帝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凯撒的导师拉克坦提乌斯教导他的学生，地球是一个被水和火包围的平面，并警告他不要相信地球是球形的异端教义！

每当我们为某项新发现而感到自豪时，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就会沮丧地发现，某些痕迹表明，即使不能肯定，也有可能，那项所谓的发现对古人来说并非完全未知。

人们普遍断言，无论是摩西时代的早期居民，还是托勒密时期比较文明的国家，都不熟悉电。如果我们对这种观点保持冷静，那并不是因为缺乏相反的证据。我们可能不屑于在塞维乌斯和其他作家的某些典型句子中寻找更深刻的含义；我们不能这样抹杀它们，但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其所有重要的真理中看到这一意义。“地球上最初的居民，”他说，“从来没有把火带到他们的祭坛上，但他们的祈祷带来了天火。”\*【\*塞维乌斯，《维吉尔》，*Eclog. vi.*, v. 42】“普罗米修斯发现并向人类揭示了雷电的艺术；通过他所教导他们的方法，他们从上空降下了火。”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些话，仍然愿意把它们归结为神话寓言的用语，那么，我们也许会想到以深奥的学问而闻名的哲学家努马的时代，就会发现，我们对努马的情况更不了解了。我们既不能指责他无知、迷信，也不能指责他轻信；因为，如果历史是可信的，他一心一意地摧毁多神教和偶像崇拜。他很好地劝阻了罗马人对偶像的崇拜，以至于近两个世纪以来，罗马人的庙宇里都没有雕像和塑像。另一方面，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努马在自然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是卓越的。传说他是伊特鲁里亚诸神的祭司们发起的，并受他们的指示，秘密地迫使雷霆朱庇特降临人间。+【+奥维德，《*Fast.*》，*lib. iii.*, v. 285 346】奥维德指出，朱庇特·伊利修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罗马人崇拜。Salverte 认为在富兰克林发现他的精炼电之前，努马对它进行了最成功的实验，而托里斯·奥斯蒂吕斯是历史上记载的危险的“天堂客人”的第一个受害者。提图斯·李维和普林尼叙述说，这位王子在《努马之书》中发现了供奉给朱庇特·伊利修斯的秘密祭祀的指示，他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他被闪电击中，在自己的宫殿里被烧死了。”\*【\*《*Titus Livius*》，*lib. i.*, *cap. xxxi*】

Salverte 评论说，普林尼在揭示努马的科学秘密时，“使用的表达方式似乎表明了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得到雷（求得），另一个强迫它闪电（抓住）。\*【\*普林尼，《*Hist. Nat.*》，*lib. ii.*, *cap. liii*】普林尼引用卢修斯的话说：“在努马的书的指导下，图鲁斯开始乞求木星的帮助。．．．但由于仪式进行得不完美，他被雷电击中而死。”\*\*【\*\*卢修斯，《*庇索*》；普林尼，《*Hist. Nat.*》，*lib. xxviii.*, *c. ii.*】追溯伊特鲁里亚祭司对雷电的认识，我们发现塔克翁，前者神通论的创始人，为了保护他的房子不受雷电的袭击，用白泻根属植物+（一种攀缘植物，有躲避雷电的特性）的树篱包围着它。【+《*科卢梅拉*》，*lib. x.*, *vers. 346*, *etc.*】塔克翁是神学家，在特洛伊城被包围之前就有了。那根尖尖的金属避雷针，我们似乎要感谢富兰克林，毕竟可能是一次重新发现。有许多勋章似乎强烈表明，这一原则在古代就已为人所知。朱诺神庙的屋顶上覆盖着许多尖尖的

剑刃。++【++参见 la Boissiere 的《关于加德学院作品的通知》，第一部分，第 304 - 314 页。】

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古人对电的所有影响有任何明确的概念，但无论如何，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对电本身是完全熟悉的。《神秘科学》的作者说：

“本·大卫断言摩西掌握了一些关于电现象的知识。”柏林的赫特教授持这种观点。米凯利斯，评论——首先：“一千年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闪电曾击中过耶路撒冷的圣殿。其次，根据约瑟夫斯†，一大堆的黄金尖…非常锋利，覆盖了圣殿的屋顶。第三，这个屋顶与圣殿所在的山上的洞穴相通，通过管道与覆盖建筑所有外部的镀金连接；因此这些尖就像导体一样。”\*【†《Bell. Jud. adv. Roman》，lib. v., cap. xiv】\*【\*《Magasin Scientifique de Goëthingen》，3me. année, 5me. Cahier.】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一位四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一位因其陈述的公正和正确而受到普遍尊敬的作家，他说：“魔法师，被永久保存在他们的熔炉里，他们奇迹般地从天堂得到了火。”\*在印度教的《Oupnek-hat》中有这样一句话：“了解火、太阳、月亮和闪电，是神科学的四分之三。”\*\*【\*《Ammian. Marcel.》，lib. xxiii., cap. vi】\*\*【\*《Oupnek hat》，婆罗门 xi.】

最后，Salverte 指出，在克泰夏斯时代，“印度已经熟悉了闪电导体的使用。”这位历史学家清楚地指出，“放在喷泉底部的铁……它的形状像一把剑，尖端向上，一旦固定在地面上，就拥有了避免风暴和闪电的特性。”\*还有什么比这更明白的呢？【\*《Ktesias, in India ap. Photum.》，Bibl. Cod. lxxii】

一些现代作家否认在亚历山德里亚港口的灯塔里放置了一面大镜子，目的是为了在海上发现远处的船只。但著名的布丰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诚实地承认：“如果镜子真的存在，就像我坚信的那样，那么发明望远镜是古人的荣耀。”\*【\*布丰，《矿物自然史》，6me Mem., art. ii.）。二。】史蒂文斯在他研究东方的著作中断言，他在上埃及发现了一些铁路，这些铁路的沟槽上涂了一层铁。卡诺瓦、鲍尔斯和我们现代的其他著名雕刻家认为能与古代的非迪亚斯相比是一种荣耀，严格的真理也许会对这样的恭维有所犹豫。

## 尼罗河遗址的古代遗迹

乔伊特教授不相信《时代》中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八千年和九千年的记录在他看来是一场古老的骗局。但本生的评论：“在对公元前 9000 年埃及重大事件的回忆和记录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埃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9000 年。”\*【\*《埃及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第四卷，第 462 页】那古希腊的原始独眼巨人堡垒呢？根据考古学记载，“甚至在古人中被认为是独眼巨人的杰作”†能不能认为是金字塔之后的？【†《考古学》，第十五卷第 320 页】包萨尼亚说，大块大块的岩石，有的有六英尺的立方体那么大，其中最小的一块，连一对牛也动不了，垒在二十五英尺厚四十多英尺高的坚固砖石墙里，仍然被认为是我们历史上已知的种族的人类的杰作！

威尔金森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我们称之为现代的发明，以及我们引以为荣的发明，都是由古埃及人完善的。德国考古学家埃伯斯新发现的纸莎草纸证明，无论是我们现代的发髻、美容珍珠粉，还是牙膏，都不是它们的秘密。不止一位现代医生——甚至在那些标榜自己“专攻神经疾病”的医生中——可能会在查阅《赫尔墨斯医学书》中发现自己的优势，这些书中包含了真正有治疗

价值的处方。

正如我们所见，埃及人在所有的艺术方面都很出色。他们造纸的质量非常好，经得起时间考验。“他们取出了纸莎草纸的髓，”我们的匿名作者说，前面提到过，“解剖并打开了纤维，用他们知道的方法把它压平，使它像我们的万用书写纸一样薄，但更耐用. . . . 他们有时把它切成条，粘在一起；许多这样的书面文件仍然存在。”在女王木乃伊的坟墓中发现的莎草纸，以及在吉泽的“王后的墓室”石棺中发现的另一张莎草纸，呈现出最光滑的白色细布的外观，而它拥有最好的小牛羊皮纸的耐久性。“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认为莎草纸是亚历山大大帝引进的——因为他们错误地想象了更多的东西——但莱普修斯在第十二王朝的坟墓和纪念碑中发现了莎草纸卷；后来在第四王朝的纪念碑上发现了纸莎草的雕刻图片，现在已经证明，书写艺术早在前君主美尼斯的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和使用了。”因此，人们终于发现，他们的艺术和书写系统从一开始就是完美和完整的。

我们首先要从商博良那里了解他们那些古怪的文字；如果没有他的毕生努力，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所有这些图画字母的意思，而古人在一些艺术和科学上非常出色的现代人仍然会认为他们是无知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埃及人所讲述的奇妙故事的人，因为他可以阅读他们无穷无尽的手稿和记录。它们把它们放在每一个能够接收字符的地点和物体上. . . . 他们雕刻、凿刻、刻纹在纪念碑上；他们在家具、岩石、石头、墙壁、棺材和坟墓上，就像在纸莎草纸上一样. . . . 他们日常生活的图片，在他们最小的细节，现在正在我们眼花缭乱的眼睛，以最奇妙的方式解开. . . . 据我们所知，古埃及人似乎没有忽视任何事情. . . . ‘塞俄斯托里斯’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精通战争艺术和实践. . . . 这些照片显示了他们在战斗中是多么可怕。他们建造了战争引擎. . . . 霍纳说，从底比斯的 100 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派出了 200 人，他们带着马匹和战车；后者建造得很华丽，和我们现代笨重、笨拙、不舒服的火炮车比起来很轻。”肯里克这样描述它们：“简而言之，就像所有规范马车构造和拉风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法老的战车上一样，现代品味和奢华设计的任何装饰都可以在第十八王朝的纪念碑中找到原型。”他们在车上发现了弹簧——金属弹簧，尽管威尔金森在这方面做了肤浅的调查，并在他的研究中描述了这些，我们还是找到了证据，证明这些弹簧是用来防止战车在太快的过程中发生颠簸的。浅浮雕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混战和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可以找到并追溯它们的用途和习俗，直至最小的细节。全副武装的士兵穿着盔甲，步兵穿着绗缝的束腰外衣，戴着毛毡头盔，上面有金属的覆盖物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穆拉托里，一位现代的意大利发明家，大约在十年前发明了他的“坚不可摧的铁甲”，但在他的发明中，他只是遵循了他所能利用的古代方法，这使他产生了这个想法。使纸板、毛毡和其他组织等物品无法被任何锋利的武器切割和刺穿的过程，现在被列入了失传的艺术。村拉托里成功地制备了这种毛毡铁甲，但并不完美。尽管现代化学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但他未能从现代化学中得到足以达到他的目的的制剂，因此失败了。

## 战争与和平的艺术

古代化学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可以从维里提到的一个事实推断出来。在他的论文中，他指出，米特里达提的将军阿斯克勒皮亚多图斯，用化学方法重现了神圣洞穴的有害气体。这些蒸汽，就像库迈的蒸汽一样，使女巫陷入了狂乱。

埃及人使用弓、双刃剑和匕首、标枪、长矛和长枪。轻装部队装备了飞镖和投石机；驭夫挥舞着狼牙棒和战斧；在围城作战中，他们是完美的。“攻击者，”这位匿名作家说，“排成一条又窄又长的队伍向前推进，尖端有一个三面的、不可穿透的引擎保护着，这个引擎装在一个滚筒上，由一群看不见的人推在他们前面。他们在地下通道上安装了活板门和梯子，把扶梯的艺术和军事战略发挥到了极致。 . . . 攻城槌对他们来说就像其他东西一样熟悉；他们是采石方面的专家，知道如何在墙上布下地雷，然后把它弄倒。”这位作家还说，对我们来说，提埃及人所做的事比提他们所不知道的事要安全得多，因为他们每天都带来一些他们奇妙的知识的新发现；“而且，”他补充说，“如果我们发现他们使用了阿姆斯特朗的枪支，这个事实也不会比已经曝光的许多事实更令人震惊。”

他们精通数学科学的证据是，那些被我们尊称为几何之父的古代数学家去埃及接受指导。皮伯斯先生引用了史密斯教授的话，“金字塔建造者的几何知识始于欧几里得的终结。”在希腊诞生之前，艺术和埃及人一样成熟而古老。土地测量是一门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上的艺术，埃及人当然很清楚，因为根据《圣经》，约书亚在征服了圣地之后，有足够的技术来分割它。像埃及人这样精通自然哲学的民族，怎么可能不相应地精通心理学和精神哲学呢？神庙是最高文明的摇篮，只有它拥有更高层次的魔法知识，而魔法本身就是自然哲学的精髓。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在最大的秘密中被传授，最奇妙的治疗在执行神秘。希罗多德承认\*，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神庙的神圣服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主要神庙都是献给埃及神的。阿尔戈斯的著名治疗师和占卜师梅兰普斯，每当他希望自己的治疗完全有效时，就必须“按照他从埃及人那里获得的知识”来使用他的药物。他根据螳螂的指示，用铁锈治好了伊菲克洛斯的无能和虚弱，螳螂是他的磁性睡眠者，或者说是神谕。斯普伦格尔在他的《医学史》（见第 119 页）中给出了许多这样神奇的治疗方法的奇妙实例。【\*Lib. ii., c. 50.】

狄奥多罗斯在他关于埃及人的著作 (lib. i.)，说伊西斯值得永生，因为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见证了这位女神的力量，她的影响治疗疾病。他说，“这不是通过希腊神话证明的，而是通过真实的事实证明的。”盖伦记录了几种治疗方法，保存在寺庙的治疗病房里。他还提到了一种在他的时代被称为伊西斯的通用药物。\*【\*盖伦，《De Composit. Medec.》，lib. v】

几位曾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希腊哲学家的学说，显示了他们渊博的学识。根据阿塔帕努斯的说法，俄耳甫斯是摩西+、毕达哥拉斯、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的门徒，他们的哲学源自于睿智的梭伦接受祭司教导的神庙。【+《古代的碎片》，见早期埃及国王章节】普林尼说：“安提克利德斯记载了这些字母是由一个名叫梅农的埃及人发明的，比希腊最古老的国王弗罗涅斯早了 15 年。‡【‡《蒲林尼》，lib. vii., c. 56】证明了日心说系统以及地球的球形，从远古时代起就被埃及的祭司们所知道。“这个理论，”他补充说，“毕达哥拉斯从埃及人那里得到的，而埃及人从印度的布拉赫曼人那里得到的。”\*【\*雅布隆斯基，《Pantheon Ægypti.》，ii., Proleg. 10】著名的康布雷大主教费尼隆在他的《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一书中把这一知识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他说，除了告诉他的门徒地球是圆的，所以对跖点，因为到处都有人居住，这位伟大的数学家是第一个发现晨星和晚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毕达哥拉斯生活在公元前 700 多年前的第 16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在如此早期的时候就教导这个事实，我们必须相信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Laërtius》，以及毕达哥拉斯提到的其他几个人的著作，都证明了他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黄道的斜度，银河的星形构成，以及借来

的月亮的光。

威尔金森后来被其他人证实，他说埃及人划分时间，知道一年的真实长度和春分岁差。通过记录星星的升起和落下，他们了解到所有天体的位置和结合所产生的特殊影响，因此他们的祭司，像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家一样准确地预言气象变化，再加上，可以通过星体的运动来占卜。尽管冷静而雄辩的西塞罗对巴比伦祭司的夸大言辞表示愤慨（他们“声称他们在纪念碑上保存了追溯到四十七万年以前的观测结果”\*），可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古代天文学达到完美的时期是现代计算所无法企及的。【\*西塞罗，《De Divinatione》】

在我们的一本科学杂志上，一位作家评论说：“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我们有观察阶段，这个阶段由许多人在许多地方收集和记录事实。接下来，我们有概括的阶段，当这些经过仔细验证的事实被系统地排列、概括、逻辑地分类，从而从它们中推断和阐明调节它们的规则和秩序的规律。最后，我们有一个预言阶段，当这些定律如此适用于事件的发生时，可以准确地预测事件的发生。”如果在公元前几千年，中国和迦勒底的天文学家预测了日食——后者，无论是通过萨罗斯周期，还是其他方式，都无关重要——事实仍然是一样的。他们预言说，他们已经到达了天文学的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如果他们能在公元前 1722 年，用秋分时各行星的确切位置描绘出黄道带，就像天文学家米切尔教授所证明的那样准确无误，然后，他们对“经过仔细验证的事实”的规律了如指掌，并像现代天文学家一样笃定地运用这些规律。此外，天文学被认为是我们这个世纪“唯一彻底达到最后阶段的科学……其他科学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电，在一些分支中，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但在许多分支中仍处于婴儿期。”\*【\*《电报杂志》文章：科学的预言】从科学家们令人恼火的自白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在 19 世纪也可以毫不怀疑这种可悲的现实，因为我们自己也属于这种现实。但生活在迦勒达和亚述、巴比伦荣耀时代的人却不是这样。至于他们在其他科学领域所达到的阶段，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在天文学方面与我们不相上下，因为他们也已经达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他关于“失落的艺术”的演讲中，温德尔·飞利浦非常艺术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我们似乎认为，”他说，“无论知识是否会与我们一起死亡，它肯定是始于我们。．．．我们对过去时代的狭隘、无知和黑暗有一种可怜的估计，一种温柔的怜悯。”为了用我们最喜欢的演讲者的最后一句话来说明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妨承认，我们开始这一章，在某种意义上打断了我们的叙述，是为了询问我们的科学家，他们是否确信自己的吹嘘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读到过这样一个民族，根据一些有学问的作家的说法，†刚刚从青铜时代进入后来的铁器时代。【†阿尔布雷克特·穆勒教授，“人类在欧洲的最初痕迹。”作者说：“在一些国家，这个青铜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开始时间重合，因此包括了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亚述和埃及帝国的伟大时代，以及随后的铁器时代的早期时代。”】如果说迦勒底、亚述和巴比伦展现了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巨大而庄严的古物，波斯也并非没有她后来的奇迹。波斯波利斯的圆柱大厅充满了艺术的奇迹——雕刻品、雕塑、珐琅、雪花石膏图书馆、方尖碑、狮身人面像、巨大的公牛。位于米底亚的埃克巴塔纳是波斯国王夏季避暑的避暑胜地，由七堵凿凿抛光的石块围成的围墙保护着，内部的墙随着七颗行星的变化而不断升高，颜色也不同。宫殿的屋顶是银瓦的；殿的横梁都是镀金的。午夜时分，在它的大厅里，与太阳相媲美的是一排石脑油的晚霞。一个天堂，那是东方君主的奢侈，在城市的中心种下。波斯帝国是真正的世界花园。．．．巴比伦仍然保留着它的

城墙，曾经有一段长达六十多英里，经过三个世纪和三个征服者的蹂躏，仍然有八十多英尺高；还有云雾缭绕的贝尔神庙的废墟；它的顶上有一个天文台，古怪的迦勒底天文学家曾在这里与星星进行夜间交流；还有那两座宫殿和空中花园的遗迹，树上的树木长在半空中，还有从河里给它们供水的水力机械的残骸。这个人工湖有巨大的引水渠和水闸，亚美尼亚山脉融化的积雪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被幼发拉底河的堤防限制在流经城市的道路上。也许最奇妙的是河床下的隧道。”\*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第一章。】

在他的《人类在欧洲的最初痕迹》一书中，阿尔布雷克特·穆勒提出了一个描述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名字，并认为“纸的时代”也许是可以讨论的最好的时代。我们不同意这位博学的教授的观点。我们的坚定意见是，我们的后代至多将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铜器时代；在最坏的情况下，那是铜镍合金时代或金色合金时代。

今天的评论家和批评家对于古代学术的思想，只限于并围绕着寺庙的外化；他的洞察力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穿透庄严的旧内堂，在那里，圣师指示新手以其真实的光芒看待公众崇拜。古代的圣人不会教导说，人是万物之王，满天繁星和我们的大地母亲都是为他而创造的。怀疑这一论断的人，可以求助于琐罗亚斯德的《魔法与哲学戒律》，并在以下内容中找到佐证：\*【\*普塞洛斯，《迦勒底神谕》，4, cxliv】

“不要把你的心导向大地的广大尺度；

因为真理的植物是不在地上的。

也不量度太阳的尺度，收集规则，

因为他被父永恒的旨意所携带，不是为了你们，

忘掉月亮的浮躁；因为她总是做一些必要的工作。

星星的进程不是为了你们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教义，来自那些被普遍认为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主人，作为神。马吉安戒律的崇高深奥超出了现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范围，迦勒底哲学家和无知的大众一起被指责为萨比安主义和太阳崇拜。

对那些显示自己有价值的人的真正崇拜和国家宗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术士们被指责各种迷信，但这是迦勒底神谕说的：

“鸟的广阔空中飞行是不正确的，

也不解剖受害者的内脏；它们都只是玩具，

唯利是图者欺诈的基础；逃避这些

如果你愿意打开虔诚的神圣天堂

美德、智慧和公正汇聚于此。”\*【\*普塞洛斯，《琐罗亚斯德神谕》，4。】

当然，不能指责那些警告人们防范“唯利是图者欺诈”的人；如果他们完成了一些看来是奇迹般的事情，那么公平地说，谁能否认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我们学校所不知道的自然哲学和心理科学知识呢？

他们不知道什么？在第一座金字塔建造之前，真正的子午线就被正确地确定了，这是一个充分证明的事实。他们有钟表和刻度盘来测量时间；他们的腕尺是线性度量的公认单位，等于 1707 英尺；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重量的单位也是已知的；作为货币，他们有按重量计价的金银戒指；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十进制和二十进制的计算方式，并且精通代数。“否则，”一位不知名的作者说，“如果他们彻底理解我们所说的机械力量的原理，他们怎么能使如此巨大的机械力量发挥作用呢？”

制作亚麻布和精细织物的艺术也被证明是他们的知识分支之一，因为《圣经》中

提到了这一点。法老又给约瑟一件细麻衣，一条金链子，和许多别的东西。埃及的亚麻织品闻名世界。所有的木乃伊都被包裹在里面，亚麻布保存得很好。普林尼提到公元前 600 年阿玛西斯王送给林德斯的一件衣服，每一根线都是由 360 条细线拧在一起的。希罗多德在他对伊希斯和为纪念她而进行的神秘活动的描述（第一卷）中，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美和“祭司穿的亚麻布令人钦佩的柔软”的概念。后者穿纸莎草做的鞋，穿细麻布做的衣服，因为这是这位女神首先教导使用它；因此，除了被称为 Isiaci，或伊希斯的祭司，他们也被称为 Linigera，或“亚麻衣”。这种亚麻布是用那种鲜艳艳丽的颜色纺成和染色的，它的秘密现在也在失落的艺术中。我们经常在木乃伊的衬衫上发现最漂亮的刺绣和珠饰；在布拉克博物馆（开罗）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作品，它们的美是无可比拟的；设计精美，做工似乎是巨大的。与古埃及的一些刺绣作品相比，这幅精心制作、备受吹捧的哥比林挂毯不过是一笔总产。我们只要参考《出埃及记》就能发现埃及人的以色列学生在他们的帐幕和圣约柜上的技艺是多么的娴熟。教士的法衣，用“石榴和金钟”装饰，和大祭司的宝石胸牌，被约瑟夫斯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奇妙的工艺；然而，我们毫无疑问地发现，犹太人的仪式和典礼，甚至他们利未人的特殊服装，都是从埃及人那里继承来的。克莱门斯·亚历山德里努斯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奥利金和其他教会的神父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巧合归因于撒旦在预料事件发生时耍的一个巧妙的诡计。天文学家普罗克托在他的一本书中说：“犹太大祭司佩戴的非凡胸甲直接源自埃及人。”“土明”（古代希伯来人的占卜用具）这个词本身显然来自埃及，和其他词一样，是摩西借用的；为了进一步达成共识，普罗科特先生说：“在经常被重复的审判画面中，已故的埃及人是由荷鲁斯(?)主持的，而阿努比斯在一个天平上放置了一个花瓶，据说它包含了他的善行，在另一个天平上是真理的象征，代表真理女神提梅，它也被戴在法官的胸甲上。”威尔金森在他的《古埃及礼仪与习俗》一书中指出，希伯来语的 thummim 是单词 Thmèi 的复数形式。”\*【\*普罗科特，《土星与犹太人的安息日》，第 309 页】

所有的装饰艺术似乎都为埃及人所熟知。他们的金、银、宝石首饰都做得很漂亮；因此，由宝石匠以最精美的方式切割、打磨和镶嵌它们。在 1851 年的伦敦展览上，一具埃及木乃伊的戒指——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被认为是最具艺术性的珠宝。他们对宝石玻璃的模仿远远超过了今天所做的一切；可以说，祖母绿被模仿得很完美。

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在庞贝，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玻璃的房间；有毛玻璃、窗玻璃、刻花玻璃和各种各样的彩色玻璃。200 年前闯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们看到的是一个透明无色的杯子，里面装的是中国人酿造的酒，看起来像水一样无色。

“这酒倒进玻璃杯里，透过玻璃看，里面好像装满了鱼。他们把它拿出来，重复了这个实验，里面还是装满了鱼。”在罗马，人们会展示一块玻璃，一块透明的玻璃，他们把它照亮，以便告诉你什么也没有隐藏起来，但是在玻璃中央有一滴彩色的玻璃，也许像豌豆一样大，像鸭子一样斑驳，即使是微型铅笔也不能画得更完美。“很明显，这一滴液体玻璃一定是倒出来的，因为没有接合。这一定是通过比退火过程更高的温度来完成的，因为退火过程会出现断裂。”谈到它们模仿宝石的奇妙艺术，讲师谈到了“热那亚大教堂著名的花瓶”，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固态翡翠”。“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传说，这是示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宝物之一，也是救世主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后来人们发现它不是祖母绿，而是一种仿制品；当拿破仑把它带到巴黎，交给研究所时，科

学家们不得不承认那不是一块石头，他们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此外，在谈到古人的金属制造技术时，这位讲师还说：“当英国人洗劫了中国皇帝的颐和园时，欧洲的艺术师们惊讶地看到各种做工古怪的金属器皿，远远超过了欧洲工匠们夸耀的所有技术。” 内陆的非洲部落给旅行者提供了比他们所拥有的更好的剃须刀。“乔治·汤普森告诉我，”他补充说，“他在加尔各答看到一个人把一把丝线扔到空中，然后一个印度人用他的本土钢铁佩剑把它砍成碎片。”他总结道：“炼钢是冶金学的最大成就，而冶金学是化学的荣耀。”古埃及人和闪米特人也是如此。他们非常熟练地挖掘和分离黄金。在红海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铜、铅和铁。

1873年，在一次关于德文郡穴居人的演讲中，F. R. S. W. 彭杰里先生根据一些埃及学家的权威说，埃及使用的第一个铁是流星铁，因为最早提到这种金属的是在一份埃及文献中发现的，在这份文献中，它被称为“来自天上的石头”。这可能意味着，在过去的日子里，唯一使用的铁是陨石。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地质勘察的那个时期开始时，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们至少能大致准确地计算出出土文物的年代之前，谁又能说不出我们犯了一个可能是几十万年的错误呢？认为古迦勒底人和古埃及人对采矿和冶金一无所知是不明智的，霍华德·维塞上校的发现至少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荷马史诗》和《希伯来圣经》中提到了许多只有在很深的矿井中才能找到的珍贵宝石。科学家们确定了人类第一次凿井的确切时间了吗？据 A. C. 哈姆林博士说，在印度，金匠和宝石制作艺术从“未知的古代”就开始了。古埃及人要么从最遥远的年代就知道如何磨炼钢铁，要么拥有比我们那个时代所需的凿刻工具更好、更完美的东西，这是考古学家们无法回避的另一种选择。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有艺术性的雕琢，或者做出这样的雕塑呢？批评家们可能会选择其中之一；根据他们的说法，最精巧的钢质工具，或切割锡长岩、花岗岩和玄武岩的其他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哪一种必须被添加到失落艺术的长目录中。

阿尔布雷克特·穆勒教授说：“我们可以把青铜制造引入欧洲归因于大约 6000 年前从亚洲移民的一个伟大的种族，名叫 Aryas 或雅利安人。 . . . 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早了许多世纪. . . . 有许多证据表明，相当程度的文化在其诞生之初就存在。青铜还在使用，但铁也在使用。陶器不仅在车床上成形，而且烧成很好的红色。玻璃、金、银制品首次被发现。在偏僻的山区仍能找到渣滓和铁炉的遗迹. . . . 当然，这种渣滓有时也被认为是火山活动造成的，但在火山不可能存在的地方，也会出现这种渣滓。”

但正是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这个伟大民族的技艺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展示。只有专门研究过这门学科的人才能估计出完成这项历时数月的坚不可摧的工作需要多少技能、耐心和知识。化学和外科手术都被征用了。如果把把这些木乃伊放在埃及干燥的气候中，它们似乎是不会腐烂的；即使在沉睡了几千年后移走，也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尸体里，”这位匿名的作家说，“充满了没药、决明子和其他黏胶，之后，浸满了泡碱. . . . 然后是防腐的尸体的奇妙的包裹，如此艺术的制作，以至于专业的现代绷带包扎师都沉浸在对其卓越的赞赏中。” 格兰德维尔医生说：“. . . . 现代外科手术中没有一种形式的绷带，在埃及木乃伊的绷带中也找不到更好更聪明的例子。这些亚麻条没有一个接头，长度可达 1000 码。” 在肯里克的《古埃及》中，罗西里尼对绷带使用和交织的奇妙变化和技巧给出了类似的证明。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人类身上没有一处骨折是不能被骺骨医生成功修复的。

谁还清楚地记得 25 年前发现麻醉所带来的兴奋?一氧化二氮, 硫酸和氯乙烷, 氯仿, “笑气”, 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混合物之外, 被当作上天对受苦的人类的祝福而受到欢迎。1844 年, 哈特福德可怜的贺拉斯·威尔斯博士是发现者。莫顿和杰克逊在 1846 年获得了荣誉和利益, 这是这类案件的通常情况。这种麻醉剂被宣布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而且, 尽管 1843 年科尔顿和邓纳姆和史密斯引进的著名的莫顿和杰克逊的“列西恩”(一种硫酸醚的化合物)、詹姆斯·y·辛普森爵士的氯仿, 以及一氧化二氮气体, 偶尔也会出现致命的病例,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这些先生被认为是公众的恩人。成功入睡的病人有时不再醒来; 那有什么关系, 只要别人放心就行。医生们向我们保证, 事故现在已经发生, 但很少有人担心。也许是因为对病人有益的麻醉剂使用得太过吝啬, 以致有一半的时间不起作用, 使病人的外部活动瘫痪了几秒钟, 但仍然感到疼痛如初。然而, 总的说来, 氯仿和笑气是有益的发现。但是, 严格地说, 它们是第一个被发现的麻醉剂吗? 迪奥斯科里得斯说孟菲斯 (lapis Memphiticus) 的石头, 并把它描述为一个小鹅卵石——圆的, 抛光的, 非常闪闪发光。当它被磨成粉末, 并作为一种药膏涂抹在外科医生即将用手术刀或火进行手术的那部分身体上时, 它就保留了那部分, 也只有那部分免受手术的痛苦。同时, 它对病人的体质是完全无害的, 病人的意识始终保持着, 它的作用不会对他造成危险, 只要它还在患处, 就会起作用。当喝下酒或水的混合物时, 所有的痛苦感都完全消失了。\*【\*迪奥斯科里季斯, “Περί Ὑλης Ἰατρικῆς,” lib. v., cap. Clviii.】

+【+普林尼, 《自然历史》, lib. xxxviii., cap. Vii.】

自古以来, 婆罗门就拥有同样宝贵的秘密。那个寡妇, 一心要实现火化自我牺牲, 叫萨哈玛拉尼亚, 不怕遭受最小的痛苦, 因为即使是最猛烈的火焰也会将她吞噬, 而不会让她经历一丝痛苦。当她在仪式中被抬进火葬堆时, 她额头上的那些神圣的植物; 神圣的树根在午夜时分在恒河和尤纳河交汇处采摘; 在这位自封的受害者身上涂上酥油和圣油的过程, 在她沐浴后穿着所有的衣服和华丽的服饰, 是如此神奇和美丽。在那些她将以遗体告别的人的支持下, 她绕着她那火床走了三圈, 在和他们告别之后, 她被扔在她丈夫的尸体上, 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一刻的痛苦。“半流体,” 一位传教士作家说, 他亲眼目睹了几次这样的仪式——“酥油倒在堆上; 它会立即发炎, 被下药的寡妇很快就会在火到达她的身体之前窒息而死。”\*【\*圣巴特尔米的波林神父, 《东印度群岛之旅》, 第一卷, 第 358 页】如果神圣的仪式只是严格按照规定的仪式进行, 那么就没有这种事。寡妇从来没有被下药, 在我们习惯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上。只有预防措施才会被用来对付毫无用处的肉体上的牺牲——被烧死的可怕痛苦。她的头脑一如既往地自由、清晰, 甚至更加清晰。她坚定地相信未来生活的希望, 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极乐——她即将获得的“自由”之福。她总是带着天堂般的狂喜的微笑死去; 如果有人要在惩罚的时刻受到惩罚, 那不是她的虔诚的信徒, 而是狡猾的婆罗门, 他们很清楚, 从来没有规定过这样残忍的仪式。\*【\*, 马克斯·穆勒、威尔逊教授和 H. J. 布什比, 以及其他几个《圣经》的学生, 证明“东方学者, 包括本土和欧洲, 已经表明, 燃烧寡妇的仪式不仅是不可认可的, 而且是被最早和最权威的印度教经文所禁止的”。(《燃烧寡妇》第 21 页)。参见马克斯·穆勒的《比较神话》。“威尔逊教授,” 马克斯·穆勒说: “是第一个指出文本的伪造和把 ‘yonim agre’ 改为 ‘yonim agne’ (火焰的子宫) . . . . 根据《梨俱吠陀》的赞美诗和《格里希雅》经中所载的维迪克仪式, “妻子陪伴丈夫的尸体进入殡葬堆中, 但她在那里被引用了《梨俱吠陀》中的诗句, 并被命令离开她的丈夫, 回

到活着的世界。”（《比较神话》第 35 页）。】至于受害者，在被吞噬之后，她变成了一种殉死——超验的纯洁——并在死后被封为圣徒。

埃及是化学的发源地和摇篮。肯里克展示了这个词的词根是 chemi 或 chem，这是国家的名字（诗篇 cv. 27）。在那个国家，颜色的化学作用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事实。在我们的画家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能够用不朽的色彩装饰我们墙壁的艺术家呢？在我们矮小的建筑倒塌成灰的年代之后，包围它们的城市本身将变成一堆不成形的砖和灰泥，名字被人遗忘——再过很久，卡纳克和卢克索 (El-Uxor) 的大厅仍将屹立不倒；而后者的华丽壁画，在 4000 年后无疑会像 4000 年前和今天一样明亮和生动。“防腐和湿壁画，”我们的作者说，“不是埃及人偶然发现的，而是像法拉第的归纳一样，从定义和格言中带出来的。”

我们的现代意大利人以他们的伊特鲁里亚花瓶和绘画而自豪；在希腊花瓶上发现的装饰边缘引起了古代爱好者的赞赏，这被认为是希腊人的作品，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埃及花瓶的复制品”。在阿穆诺夫一世时期的一座坟墓的墙上，随时都能找到他们的雕像，而在那个时期，希腊甚至还不存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找到什么地方可以与下努比亚的 Ipsambul 的岩石庙宇相提并论？在那里可以看到 70 英尺高的雕像，是用活的岩石雕刻而成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的躯干。在底比斯，肩长六十英尺，其他地方则是按比例。与如此巨大的雕像相比，我们的雕像似乎更像侏儒雕像。铁是埃及人所周知的，据本森说，至少早在第一个金字塔建造之前，也就是两万多年前。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在胡夫金字塔中被隐藏了几千年，直到霍华德·维塞上校在一个接头处发现了它，它的形状像一块铁片，显然是在这座金字塔最初建造时放在那里的。埃及古物学家列举了许多迹象，表明古人在史前时代就十分精通冶金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西奈找到大量的熔炼制而成的火山。”\*【\*因此，摩西在那里编造了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崇拜铜蛇或六翼天使，直到希西家统治时期。】冶金学和化学，在那个时代被称为炼金术，处于史前魔法的底层。此外，摩西还把金牛犊磨成粉末，撒在水面上，以此来证明他的炼金术知识。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航海，我们将发现自己能够证明，在良好的权威，尼哥二世。在红海装备了一支舰队并派它去探险舰队已经失踪两年多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从巴贝尔曼德海峡返回，而是从直布罗陀海峡返回。希罗多德并没有很快向埃及人承认如此巨大的海上成就。他说，他们一直在传播这样的报道：“回家后，他们的右手上有了日出；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评论说，“这个不可思议的断言现在被证明是无可争议的，正如任何一个经过好望角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那样。”因此，事实证明，这些人中最古老的人完成了一项壮举，而这项壮举被认为是许多世纪后的哥伦布所创造的。他们说他们在途中停泊过两次；播种、收割玉米，然后扬帆远航，凯旋而行，穿过大力神之柱，沿着地中海向东驶去。“有一群人，”他补充道，“比罗马人和希腊人更配得上‘Veteres’这个词。年轻的希腊人知识渊博，他们在这些人面前吹响了小号，号召全世界都去赞赏他们的能力。古埃及的智慧已变得苍老，她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自信，因此她不受人的赞赏，也不像我们今天对一个斐济岛民的意见那样在乎轻率的希腊人的意见。”

“啊，梭伦，梭伦。”最年长的埃及祭司对这位智者说。“你们希腊人太幼稚了，没有古老的观点，没有任何长期的纪律！”当埃及的祭司们告诉伟大的梭伦说，希腊万神殿里那么多的神祇不过是埃及的伪装之神时，他确实感到非常惊讶。真正说佐纳拉斯：“从迦勒底到埃及，这一切都传到我们这里；从那里衍生出希腊

人。”

大卫·布鲁斯特爵士热情地描述了几台自动机；十八世纪以机械艺术的杰作——“沃肯森的长笛手”而自豪。我们从古代作家那里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积极的信息，证实了这样一个信念：在阿基米德时代，有学问的机械师，其中有些比伟大的锡拉库桑还要早得多，决不比我们现代的发明家更愚昧，或更缺乏创造力。阿基塔斯是意大利塔伦图姆人，也是柏拉图的导师，柏拉图是一位以数学成就和在实用力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闻名的哲学家。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装置，当它飞翔时，它拍打着翅膀，并在空中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位技术高超的人生活在公元前 400 年，除了木鸽，他还发明了螺丝、起重机和各种液压机械。\*【\*A. Gell, 《Noet. Attic.》, lib. x., cap. Xiii.】

埃及人自己酿葡萄酒。到目前为止，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她自己酿啤酒，而且量很大——我们的埃及古物学家接着说。埃伯斯的手稿现在证明，毫无疑问，埃及人在公元前 2000 年就使用啤酒了。他们的啤酒一定很浓很好——就像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一样。各种玻璃都有生产。在许多埃及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到吹制玻璃和瓶子的场景；偶尔，在考古研究中，发现了玻璃杯和玻璃器皿，它们看起来非常漂亮。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说，埃及人切割、研磨和雕刻玻璃，并掌握了在两种物质表面之间引入黄金的艺术。他们用玻璃、珍珠、祖母绿和所有珍贵的宝石来模仿，使其完美无缺。

同样，最古老的埃及人也培养了音乐艺术，并很好地理解音乐和谐的影响及其对人类灵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在最古老的雕塑和雕刻中找到音乐家用各种乐器演奏的场景。音乐被用于治疗太阳穴的神经紊乱。我们在许多纪念碑上发现乐队演奏；领导拍手打拍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证明他们理解和谐的法则。他们有自己的宗教音乐，国内的和军事的。竖琴、竖琴和笛子被用于神圣的音乐会；在喜庆的场合，他们有吉他、单管和双管，还有响板；在军队服役期间，他们有小号、铃鼓、鼓和钹。

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竖琴，如七弦竖琴、sambuc、ashur；有些琴弦超过 20 根。埃及七弦竖琴比希腊七弦竖琴优越是公认的事实。制作这些乐器的材料通常是非常昂贵和稀有的木材，它们雕刻得非常漂亮；他们有时从遥远的国家进口；有些是画的，镶嵌珍珠母，用彩色皮革装饰。他们和我们一样用羊肠线做弦。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音乐，在意大利把它变成一门正规的科学。但在古代，埃及人被普遍认为是希腊最好的音乐老师。他们非常了解如何通过增加琴弦来演奏出和谐的声音，以及通过缩短琴颈上的琴弦来增加音符；这些知识显示了音乐艺术的巨大进步。说到竖琴，在底比斯的一座坟墓里，布鲁斯说：“它们推翻了迄今为止对东方最早的音乐和乐器状态的所有描述，在它们的形式、装饰和指南针上，是无可争议的证据，比一千个希腊引文更有力，当这些乐器被制造出来时，几何、绘画、机械和音乐是最完美的；我们所确定的这些艺术的发明时期只是它们恢复时代的开始。”

在阿梅诺芙二世宫殿的墙上。在底比斯，国王被描绘成与王后下棋。这位君主早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就在位了。据了解，印度人至少在 5000 年前就开始玩这种游戏了。

至于他们的医学知识，现在埃伯斯找到了一本遗失的《赫尔墨斯之书》，并翻译了它，埃及人可以为自己说话了。他们对血液循环的理解，从牧师的治疗手法看来是肯定的，他们知道如何向下抽取血液，停止血液循环，等等。仔细研究他们的浅浮雕，就会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这些浮雕描绘了不同寺庙的治疗大厅里发

生的场景。他们有自己的牙医和眼科医生，医生不得从事一种以上的专业；这当然证明了他们在那些日子里失去的病人比我们现在医生少。一些权威人士还断言，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引入陪审团制度的人；尽管我们自己也怀疑这一点。

## 墨西哥神话与废墟

但是，埃及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遥远时代的民族，他们的成就使他们在后代的视野中处于如此居高临下的地位。且不说其他的历史目前被尘封在古代迷雾后面的种族——例如两个美洲的史前种族，克里特岛的种族，特罗亚德的种族，湖泊的种族，淹没在水中的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的种族，现在被归为神话——腓尼基人的事迹几乎给他们打上了半神的印记。

《国家季度评论》的作者曾说，腓尼基人是最早的航海家，他们建立了地中海的大部分殖民地，并航行到任何其他有人居住的地区。他们访问了北极地区，在那里他们带来了没有夜晚的永恒的白天的记录，荷马在《奥德赛》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些记录。他们把锡从不列颠群岛进口到非洲，西班牙是他们最喜欢的殖民地。对卡律布迪斯（希腊神话中该亚与波塞冬的女儿，荷马史诗中的女妖）的描述完全回答了大漩涡，正如这个作者所说：“很难想象它还有其他任何原型。”他们的探索似乎向各个方向延伸，他们的风帆在印度洋和挪威峡湾上泛起了白光。不同的作家给了他们偏远地区的定居；而整个地中海南部海岸都被他们的城市占领了。非洲领土的很大一部分被声称居住着被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孩子驱逐的种族。普罗科匹厄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里塔尼亚的廷吉塔纳竖着一根柱子，上面用腓尼基字写着：“我们是那些在努恩或纳韦之子、强盗约书亚面前逃跑的人。”一些人认为，这些在北极和南极海域勇敢航行的航海家是建造帕伦克、乌克斯马尔、科潘和阿里卡神庙和宫殿的种族的祖先。\*【\*这不是我们的意见。它们可能是亚特兰蒂斯人建造的】 Brasseur de Bourbourg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风俗习惯、建筑和艺术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古代墨西哥人的魔法和魔法师。他告诉我们，沃坦，他们神话般的英雄和他们最伟大的魔术师，从长途航行中回来，在建造神庙的时候拜访了所罗门王。这个沃坦人似乎与所有墨西哥传说中出现的可怕的奎索-科瓦特人一模一样；奇怪的是，这些传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它们与希提人的航行和探险有关，与希伯来圣经对希未人的记载有关，希未人是赫人的后裔，迦南的儿子。记录告诉我们沃坦“向所罗门提供了最宝贵的细节，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以及西方的黄金和珍贵的森林”，但直接拒绝提供任何关于他航行的路线，或到达神秘大陆的方式的线索。所罗门本人在他的《宇宙奇迹史》中对这次采访做了描述，沃坦人主要是在“导航蛇”的寓言中出现的。斯蒂芬，沉迷于“一个比罗塞塔石碑更可靠的关键将被发现”的期待，通过它可以阅读美国的象形文字，†说，酋长和阿兹特克人的后代被认为仍然活在科迪勒拉山脉的难以接近的堡垒中，“荒野，还没有一个白人进入过……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生活，建造同样的建筑…装饰着雕塑和灰泥；巨大的庭院，高耸的塔楼，高耸的台阶，还在石碑上刻着同样神秘的象形文字。”他补充说，“我转向那片广阔而未知的地区，那里没有一条路可以穿越，在那里，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山脉看到神秘的城市，那里有未被征服、未被访问、未被寻找的土著居民。”【†《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的旅行事件》，卷二，第 457 页】

除了大胆的旅行者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座神秘的城市之外，它的存在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谁知道在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贪婪的土匪面前逃跑的原

始人后来怎么样了呢？楚迪博士在他关于秘鲁的著作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印第安传说：一列由 10000 只大羊驼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用来支付这位不幸的印加人的赎金的黄金，在安第斯山脉被他的死亡的消息逮捕了，巨大的宝藏被有效地隐藏了起来，至今没有发现一点痕迹。他以及普雷斯科特和其他作家告诉我们，直到今天，印第安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神圣的种姓制度，并暗中服从他们自己选择的统治者的命令，同时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实际上服从于秘鲁当局。祖先的魔法仪式在他们中间仍然盛行，魔法现象时有发生。他们对过去的忠诚如此执著，以至于他们似乎不可能不与某些权威的核心来源保持联系，这些权威不断地支持和加强他们的信仰，使其保持活力。难道这永恒的信仰的源泉不就在这座神秘的城市里吗？或者我们必须再次认为上述所有只是“奇怪的巧合”？

这座神秘城市的故事是一位西班牙神父在 1838 年告诉斯蒂芬斯的。牧师向他发誓说他亲眼所见，并告诉了斯蒂芬斯以下细节，而这位旅行者坚信这是真的。圣克鲁兹德尔 Quichè 遗址附近小村庄的牧师在 Chajul 村听说了这个未知的城市。 . . . 那时他还年轻，吃力地爬上了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光秃秃的山顶。当他到达 1 万或 1 万 2 千英尺的高度时，他俯瞰着一片广阔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尤卡坦半岛和墨西哥湾，在很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大城市在广阔的空间中展开，白色的塔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传统上说从来没有白人到过这个城市；居民说玛雅语，知道陌生人征服了他们的整个土地，并杀死任何试图进入他们领土的白人。 . . . 他们没有硬币；没有马，牛，骡子，或其他家畜，除了家禽，他们把公鸡放在地下，以防止他们的啼叫被听到。”

大约 20 年前，我们在秘鲁遇到了一位当地的老牧师，他亲自给我们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我们碰巧和他有生意上的关系。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掩饰他对征服者的仇恨——他把他们称为“强盗”；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为了他的人民，他和他们以及天主教保持着朋友关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太阳崇拜者。他曾以一个皈依了宗教的当地传教士的身份旅行过，去过圣克鲁斯，而且他郑重地说，他还曾通过一条通往神秘城市的“地下通道”去看望过他的一些同胞。我们相信他的说法；因为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很少会停下来编造无聊的故事；我们在斯蒂芬的游记中发现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知道另外两个欧洲旅行者完全不知道的城市；居民们并不是特别想隐藏自己；因为佛教国家的人偶尔会来拜访他们。但是他们的城镇并没有在欧洲或亚洲的地图上标出；由于热心进取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缘故，也许还有他们自己更神秘的原因，少数知道这两座城市存在的其他国家的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大自然为她心爱的动物提供了奇怪的角落和藏身之处；不幸的是，只有远离所谓的文明国家，人们才能像他的祖先那样自由地崇拜神。

即使是博学而清醒的马克斯·穆勒，不知何故也无法摆脱巧合。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最意想不到的发现。例如，这些墨西哥人，根据概率定律，他们的起源不明，与印度的雅利安人没有联系，然而，像印度人一样，他们把月食描绘成“月亮被龙吃掉了。”\*【\*马克斯·穆勒《来自德国作坊的小木片》第二卷，第 269 页】虽然穆勒教授承认亚历山大·冯·洪堡怀疑两个人之间的历史交往，他自己也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他补充说，这样一个事实的发生，“不一定是任何历史交往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述，对于那些有兴趣查明各民族的归属和迁移的人来说，美洲土著居民的起源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尽管布尔塞乌尔·德·布赫布尔费了很大的力气，精心翻译了据说是伊克特利切特尔所写的著名的《波波武经》，在对其内容进行了一番掂量之后，古物收藏家还是像以前一样一无所知。我们读

过《波波武经》的原文，也读过马克斯·穆勒对其的评论，从前者中发现闪耀着如此明亮的光芒，难怪“事实，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应该被它蒙蔽”。但是，就一个作家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来判断而言，马克斯·穆勒教授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怀疑论者；而且，很少有重要的事情逃过他的注意。那么，一个学识如此渊博而又少有的人，他习惯了对一个民族的传统、宗教习俗和迷信一举两得，发现最细微的相似之处，对最微小的细节都能有所了解，他怎么就不重视，甚至怀疑本卷的卑微的作者，一个既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也没有学识的人，第一眼就能理解的东西呢？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是荒谬和毫无根据的，但在我们看来，科学因为忽视了古代甚至中世纪的深奥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残余，而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对于一个致力于这类研究的人来说，许多巧合都变成了可证明的前因的自然结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看到穆勒教授是如何承认“有时……人们想象自己看到了某些时期和地标，但是在下一页又是一片混乱。”+【+马克斯·穆勒《波波武经》第327页】大多数科学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历史上，而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模糊的、矛盾的、神奇的、荒谬的”历史，这一事实可能会加剧这种混乱。尽管有这样一种感觉，“高尚观念的基础已被后来荒诞无稽的言论所掩盖和扭曲”，穆勒教授还是忍不住将这种无稽之谈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相比较。像马克斯·穆勒这样一位学识值得钦佩的科学家，我们绝不能妄自尊大地去批评他。但我们不得不说，即使是在《一千零一夜》的神奇的废话中，只要有助于发展某种历史真相，任何东西都是值得关注的。荷马的《奥德赛》在荒诞无稽的方面超过了《一千零一夜》所有故事的总和；尽管如此，他的许多神话现在被证明不是这位老诗人想象的产物。吞噬尤利西斯的同伴的拉斯忒吕戈涅斯（希腊神话中的巨食人族）可以追溯到一个巨大的食人族\*，据说在原始时代居住在挪威的洞穴中。【\*为什么不去祭祀古代的人类呢？】地质学家通过她的发现证实了荷马的一些论断，许多世纪以来，这些论断被认为只是诗意的幻觉。拉斯忒吕戈涅斯这个种族享受着永恒的日光，这表明他们是北角的居民，在那里，整个夏天都是永恒的日光。挪威峡湾在荷马的《奥德赛》x.110中有完美的描述；拉斯忒吕戈涅斯的巨大身材可以通过在该地区附近的洞穴中发现的不同寻常大小的人骨来证明，地质学家认为这些骨骼属于一个早在雅利安人移民之前就灭绝了的种族。如我们所见，卡律布迪斯已经在漩涡中得到认可；还有北极海洋中巨大冰山中的流浪岩石。+【+《奥德赛》，xii.71】

如果《基切宇宙学》中所描述的连续创造人类的尝试与某些伪经、犹太圣书和卡巴拉创世论没有可比性，那确实很奇怪。即使是被谴责为十二世纪的严重伪造的雅希尔书，也可能提供不止一条线索来追溯卡斯底亚人的乌尔的人口之间的关系，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之前，那里的Magism繁荣，以及那些中美洲和北美的人口。神的存在，“降至人性的层面”，并没有比摩西和法老的魔法师的奇迹表演更奇怪或更不可思议的壮举或戏法，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本质上是完全相似的。而且，除了后面这个事实之外，当我们发现在两个半球共同使用的某些卡布里的术语之间有如此大的相似之处时，一定有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偶然事件来解释这种情况。许多这样的壮举显然都有共同的出身背景。中美洲的两兄弟在启程前往希巴尔巴之前，“在祖母的房子中间各栽一根手杖，以便祖母可以通过手杖的繁茂或凋谢来判断他们是死是活”\*，这一故事在许多其他国家的信仰中都有相似之处。【\*《来自德国作坊的小木片》，268页】在萨夏洛夫（俄罗斯）的《通俗故事与传统》中，人们可以找到类似的叙述，并在各种其他传说中找到这种信仰。然而，在美洲被发现之前的许多世纪，这些童话就已经在俄罗斯流行了。

在认识到巨石阵的神特尔斐和巴比伦的神，人们不需要感到惊讶。贝尔和龙，阿波罗和巨蟒，奥西里斯和提丰，都是有许多名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爱尔兰的 Both-al 直接指向它的始祖，希腊人的 Batylos 和 Chanaan 的 Beth-el。H. de la Villemarque 说：“历史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没有记录，可以以无知为借口，但语言科学却肯定了这一点。语言学，愈来愈有可能，又把东方和西方之间那还没有断过的链条连在一起了。”\*【\*Villemarque, 协会成员。1x 卷;《收藏与新系列》, 24, 第 570 页, 1863 年;《凯尔特修道院的诗》】

在东方神话和古代俄罗斯故事和传统之间发现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信仰之间寻找相似之处是完全自然的。但是当我们发现 Zarevna Militrissa 这个角色几乎完美的身份时，她的额头上有一个月亮，她经常处于被 Zmey Gorenetch(蛇或龙)吞食的危险中，她在所有流行的俄罗斯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及墨西哥传说中类似的角色——延伸到最微小的细节——我们可能会停下来问问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这种龙与太阳的传统——偶尔会被月亮所取代——已经在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唤醒了回声。它可以被曾经普遍的太阳神宗教完美地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到处都是太阳和龙的神庙。祭司们以他们的神的名字命名，因此这些传统就像一张网一样传遍了全球：彼尔和龙统一地结合在一起，奥菲特宗教的祭司统一地以他的神的名字命名。†【†《Archæol.》，第 25 卷，第 220 页。伦敦】但是，“如果最初的构想是自然和可理解的……它的发生并不一定是任何历史交流的结果。”正如穆勒教授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细节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以至于我们不能对谜底完全解开感到满意。这种普遍的象征崇拜的起源被隐藏在时间的黑夜里，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追溯这些传统的根源来了解真相。这源头在哪里？”基歇尔把奥菲特和太阳神崇拜的起源，锥形纪念碑和方尖碑的形状，与埃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季塔斯放在一起。‡【‡《Archæol.》，第 25 卷，第 292 页。伦敦】那么，除了在赫尔墨斯的书，我们在哪里寻找所需的信息呢？对于古代神话和教派，现代作家是否有可能了解得更多，或者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多？显然有两件事是必须的：第一，找到丢失的赫尔墨斯的书；第二，理解它们的关键，对于阅读来说是不够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学者就只能进行徒劳的投机，就像地理学家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浪费精力一样。埃及确实是另一个神秘的地方！

## 与埃及人相似

不用停下来讨论赫尔墨斯是“后洪水时代的魔法王子”，就像德·穆萨所称的那样，还是更有可能是“上古洪水时代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赫尔墨斯之书》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实用性——或者说是被认为是这位埃及魔法师的 36 部作品的剩余部分——被小商博良充分承认，并被提到它的商博良-菲格克确证。现在，如果通过仔细地观察卡巴拉作品，这些作品都来自于神秘知识的普遍仓库，我们会发现许多所谓的奇迹的摹本，由魔法艺术创造，同样地由基切人复制；即使在最初的《波波武经》的残片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墨西哥人、秘鲁人和其他美洲种族的宗教习俗几乎与古代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相同；此外，如果我们发现它们的许多宗教术语在词源上是相同的；我们如何避免相信他们是那些祖先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在强盗，嫩的儿子约书亚面前逃走？”“Nuñez de la Vega 说 Tzendales 的 Nin 或 Imos 是巴比伦人的 Ninus。”\*【\*布拉瑟尔·德·布

赫布尔, 《Cartas》, 第 52 页】

到目前为止, 这可能是个巧合; 因为两者的认同建立在拙劣的论证之上。 “但是大家都知道,” 德·布赫布尔补充说, “这个王子, 还有别人说他的父亲, Bel, 或 Baal, 像 Tzendales 的 Nin 一样, 以蛇的形状接受臣民的尊敬。” 后一种说法, 除了不可思议之外, 在巴比伦的记录中没有得到证实。确实腓尼基人在龙的形象下代表太阳; 但所有其他象征太阳神的人也是如此。根据卡斯特的说法, 亚述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贝勒斯被神化了, 也就是说, 他“死后”才被列入众神之列。因此, 无论 Tzendales 做什么, 他自己和他的儿子 Ninus 或 Nin 都不可能把他们的臣民变成蛇的形状。按照基督徒的说法, Bel 是 Baal; Baal 就是魔鬼, 因为《圣经》里的先知们一开始就这样指定他们邻居的每一个神; 因此, Belus, Ninus 和墨西哥的 Nin 是蛇和魔鬼; 正如魔鬼或罪恶之父是多种形式下的一种, 因此, 无论蛇以什么名字出现, 它都是魔鬼。奇怪的逻辑! 为什么不提亚述的尼努斯, 被描绘成野心勃勃的塞米拉米斯的丈夫和受害者, 是他的国家的大祭司和国王? 所以他的头冠上有龙和太阳的神圣标志? 此外, 由于祭司通常以他的神的名字命名, 据说尼努斯接受他的臣民作为蛇神的代表。这个想法是杰出的罗马天主教, 和他们所有的发明一样, 没有什么价值。如果 Nuñez de la Vega 如此急切地想要在墨西哥人和圣经中崇拜太阳和蛇的人之间建立一种从属关系, 为什么他没有在尼尼微人和赞达尔人中追溯基督教魔鬼的蹄子和角的情况下, 表现出他们之间的另一种更好的相似性呢?

首先, 他可能会提到富恩特斯编年史, 危地马拉王国的编年史, 以及唐·胡安·托雷斯的手稿, 他是基切最后一位国王的孙子。这份文件, 据说是由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任命的中将所拥有的, 它指出, 托尔特卡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他们被摩西释放, 在穿过红海后, 陷入了偶像崇拜。之后, 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同伴, 在一个名叫塔努布的酋长的带领下, 开始了流浪, 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 他们来到了墨西哥王国一个名叫“七洞”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著名的图拉镇, 等等。\*【\*参见斯蒂芬斯的《中美洲游记》等】

如果这句话从来没有得到过比它更大的信任的话, 那仅仅是因为它经过圣弗朗西斯骑士团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瓦斯克神父的手, 而这情况, 用德·穆萨在谈到穷人的工作时所使用的说法, 即剥去法衣的 Abbé Huc, “并不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信心。” 但是, 还有另外一点, 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同样重要, 因为它似乎没有被热心的天主教教士篡改, 而且主要建立在印度传统之上。有一位著名的托尔特肯国王, 他的名字被混在伟大的印度王国被摧毁的首都乌塔兰的怪异传说中, 他的名字在圣经中被称为巴拉姆·阿坎; 他的第一个名字是杰出的迦勒底, 这让人立刻想起巴兰和他那有人声的驴子。除了发现阿兹特克语(母语)和希伯来语之间惊人的相似性的金斯伯勒勋爵的声明之外, 帕伦克浅浮雕上的许多人物和在圣克鲁斯德基切出土的陶土上的雕像, 在他们的额头前, 头上都有一个方形的凸起, 与古代希伯来法利赛人佩戴的经文非常相似, 甚至是现在的奉献者, 尤其是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人。不过, 这也许只是我们的一种幻想, 我们就不去纠缠细节了。

根据古人的证词和现代的发现, 我们知道在埃及和迦勒底有许多地下墓穴, 其中一些规模非常大。其中最著名的是底比斯和孟菲斯的地下地窖。前者从尼罗河西侧开始, 一直延伸到利比亚沙漠, 被称为蛇的地下墓穴, 或通道。就是在那里完成了 kúklos ànágkés 的神圣奥秘, 即“不可避免的循环”, 更通俗地说, 是“必然的循环”; 在阿门西亚地区, 当人的肉体死后, 每个灵魂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在德·布赫布尔的书中，墨西哥的半神沃坦在叙述他的探险时，描述了一条地下通道，这条通道一直延伸到地下，直到天的根部，并补充说这条通道是一个蛇洞，“un agujero de culebra”；他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他自己是“蛇的儿子”，也就是一条蛇。\*【\*《Cartas》，53，7-62。】

这确实很有启发性；因为他对蛇洞的描述就是古埃及的地窖，如上所述。此外，埃及的象形教，就像巴比伦的象形教一样，通常把自己称为“蛇神之子”或“龙之子”；这并不是因为——正如德·穆索希望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撒旦梦魇的后代，撒旦梦魇是伊甸园中古老的蛇，而是因为神秘中，蛇是智慧和不朽的象征。

“亚述牧师总是以他的神的名字命名，”莫弗斯+说。【+《Die Phonizier》，70】塞尔托-不列颠地区的德鲁伊教也称自己为蛇。“我是蛇，我是德鲁伊！”他们喊道。埃及的卡纳克是 Bretagné 的卡纳克的孪生兄弟，后者的卡纳克意思是蛇的坐骑。龙曾经覆盖地球表面，这些神庙对龙来说是神圣的，只是因为它是太阳的象征，而太阳又是最高神的象征——Phœnician Elon 或 Elion，亚伯拉罕认为是 El Elion。\*【\*参见《优西比乌斯》第 36 页中的 Sanchoniaton；《创世纪》十四】除了蛇的姓氏之外，它们还被称为“建筑者”、“建筑师”；塔里耶森说，因为他们的庙宇和纪念碑是如此的宏伟壮观，即使是现在，他们的粉碎性遗骸也“吓着了我们的现代工程师的数学计算”。\*\*【\*\*《伦敦古文物考古学会》第 25 卷第 220 页。】

德·布赫布尔暗示，沃坦族的首领，Quetzco-Cohuatl，或墨西哥人的蛇神，是含和迦南的后裔。“我是希维姆，”他们说。“作为一个希维姆，我是龙(蛇)的伟大种族。我自己就是条蛇，因为我是希维姆。”\*\*【\*\*《Cartas》，51】而德·穆索，因为他相信自己完全站在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魔鬼的踪迹上而感到高兴，急忙解释道：“根据我们圣书最有学问的解说员，奇维姆人或希维姆人，或赫维特人，来自赫特人，迦南的儿子，含的儿子……受诅咒者！”\*【\*《Hauts Phénomènes de la Magie》，50】

但是，现代研究已经以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创世纪》第十章的整个家谱表都提到了虚构的英雄，而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比一些西苏特罗斯和神话洪水的迦勒底寓言略好一些，按照诺亚契亚的框架编制和安排。但是，假设这些迦南人的后代，“被诅咒的人”，会怨恨这一次不应该的暴行吗？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颠倒这张表，并根据一个寓言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寓言是由考古学家和象征学家证明的事实——即，塞特，亚当的第三个儿子，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诺亚的祖先，“选民”的祖先，不过是赫尔墨斯，智慧之神，也被称为透特，泰特，塞斯，塞特和萨特安；而且，从他丑恶的外表看来，他就是提丰，埃及的撒旦，也是塞特。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像菲罗或历史学家约瑟夫一样，认为他们的摩西书只不过是一个寓言，这样的发现意义不大。但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就像德·穆萨一样，非常不明智地把圣经的叙述当成是文字历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摩西是奥西里斯的祭司

就隶属关系而言，我们同意这位虔诚的作家；我们每天都确信中美洲的一些民族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和摩西以色列人，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后者将被证明与墨西哥人一样坚持同样的偶像崇拜——如果有偶像崇拜的话——太阳和蛇的崇拜。

有证据-圣经的证据-雅各的两个儿子，利未和但，以及犹大，娶了迦南的女人，跟随他们妻子的崇拜。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抗议，但证据甚至可以在经翻译的圣经中找到，就像现在这样删减。垂死的雅各这样描述他的儿子们：他说：“但必作路上的蛇，路上的虺，咬断马蹄，使骑马的跌倒. . . 主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对于西缅和利未，族长(或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弟兄；残忍的工具在它们的栖息地。我的灵魂啊，不要进入他们的隐密处；他们的装配。”+【+《创世纪》xlix。】现在，在原著中，“他们的秘密”这几个字读作——他们的SOD。\*【\*\*邓拉普，在他的《SOD，阿多尼斯的秘密》的序言中，解释了“SOD”这个词，即 Arcanum;辛德勒的《潘特格洛特》(1201)的权威性的宗教神秘。诗篇 xxv - 14 说：“主与敬畏他的人同在。”这是对基督徒的误译，因为它应该读成“Sod Ihoh(伊霍的秘密)是为那些害怕他的人准备的”(邓拉普，《阿多尼斯的秘密》，xi)。“Al (El)在 Kedeshim(祭司、圣者、受启者)的大草地上是可怕的，诗篇 lxxxix. 7 篇。”(同前)。】SOD 是巴力、阿多尼斯和巴克斯这些伟大神秘事物的名字，他们都是太阳神，用蛇作为象征。迦勒派解释火蛇的比喻说，这是利未支派的名字，就是所有利未人的名字，摩西是所大拉人的首领。\*【\*弗罗因德的《拉丁词典》(iv. 448)说，“牧师学院的成员被称为索戴尔斯”。“伙伴是在伟大母亲的伊达神秘中形成的，”西塞罗写道(《De Senectute》，13);邓拉普，《阿多尼斯之谜》】现在来证明我们的结论。

一些古老的历史学家提到摩西是一位埃及祭司；曼内托说他是 Hieropolis 的一名僧侣，也是太阳神奥西里斯的一名祭司，他的名字叫 Osarsiph。那些现代人，接受这一事实，他“学习了所有的智慧”的埃及人，也必须服从对“智慧”一词的正确解释，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作为开始进入魔法士的秘密神秘的同义词。难道《圣经》的读者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在外国出生和长大的异族人，不可能也不可能得到承认吗？我们不愿意在最后的受启仪式上说，这是最伟大的奥秘，我们甚至不愿意分享属于较小奥秘的小祭司的知识。在《创世纪》xliii.32 我们读到，没有一个埃及人能 and 约瑟的弟兄们同坐吃饭，“因为这是埃及人所憎恶的。”但埃及人“与他(约瑟)一同吃饭”。以上证明了两件事：1，约瑟，无论他的内心是什么，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改变了他的宗教，娶了“崇拜偶像”的民族牧师的女儿为妻，自己变成了埃及人；否则，当地人不会和他一起吃面包。2，随后摩西，如果不是埃及人出生，通过被接纳为祭司成为一名，因此是索底勒。作为归纳，“铜蛇”(墨丘利的墨丘利或阿斯克勒庇俄斯，太阳神阿波罗-巨蟒的儿子)的叙述变得合乎逻辑和自然。我们必须记住，法老的女儿，拯救了摩西并收养了他，被称为约瑟夫·瑟缪西斯；根据 Wilkinson 的说法，后者是伊西斯神赐的蛇的名字；+此外，据说摩西是利未部落的后裔。我们将在第二卷中更充分地解释关于摩西的书和伟大的先知自己的卡巴拉思想。【+参见威尔金森，《古埃及人》，第五卷，第 65 页】

如果布拉瑟尔·德·布赫布尔和穆萨骑士在追查墨西哥人与迦南人的身份上有那么多的心思的话，他们也许会找到比把含的“受诅咒的”后代都拿出来证明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他们可能会指出纳加尔人，迦勒底和亚述的魔法士的首领(Rab-Mag)和纳加尔人，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首领巫师。它们的名字都来自于亚述神 Nergal “Sarezzer，它们都有相同的能力，或权力，有一个他们完全认同自己的随从恶魔。迦勒底人和亚述人纳迦勒将他的恶魔保存在神庙内，形状是某种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印第安人那格尔把它放在任何他能放的地方——在邻近的湖里、树林里，或者在房子里，把它做成家养动物的形状。\*【\*布拉瑟尔·德·布

赫布尔，《墨西哥》，135 - 574 页】

我们在最近的一份《天主教世界》报纸上看到，它痛苦地抱怨说，美洲土著居民中古老的异教徒元素在美国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那些部族长期受到基督教老师照顾的地方，异教徒的仪式也在秘密进行，而神秘异教或纳瓜教如今也在蓬勃发展，就像蒙特祖马时代一样。它说：“纳瓜教和巫毒崇拜”——正如它所称的这两个奇怪的教派——“是直接的魔鬼崇拜。1812 年，佩德罗·巴普蒂斯塔·皮诺在给科尔特斯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所有的普韦布洛人都有他们的阿图法斯——所以当地人把只有一扇门的地下房间叫做阿图法斯，他们在那里聚会，举行宴会和会议。这些是密不透风的庙宇……对西班牙人的大门总是紧闭的。”

“所有这些普韦布洛人，尽管宗教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他们不能忘记传给他们的部分信仰，而且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信仰传给他们的后代。因此，他们对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的崇拜，他们对火的尊敬，等等。”

“普韦布洛部落的首长似乎同时又是牧师；他们进行各种简单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太阳和蒙特祖玛的力量被认可，以及大蛇的力量(根据一些记载)，根据蒙特祖玛的命令，他们要向大蛇寻找生命。他们也主持一些祈雨的仪式。这里有大蛇的画像，还有一个畸形的红发男人的画像，据说是蒙特祖马的代表。这最后还有，在 1845 年，在拉古纳的村庄，一个粗鲁的雕像或偶像，意图，显然，只代表神的头。” +【+《天主教世界》，纽约，1877 年 1 月，文章纳瓜教，巫毒教等】

墨西哥人、古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仪式、典礼、传统，甚至神灵的名字的完美统一，充分证明了南美洲曾经有一个殖民地，神秘地跨越了大西洋。什么时候？在什么时期？历史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那些认为没有被岁月神圣化的传统，其底部没有某种真理的沉淀的人，就相信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世界各地，有少数有思想的、孤独的学生，他们默默无闻地度过他们的一生，远离世界上的谣言，研究物质和灵性世界的重大问题。他们有自己的秘密记录，这些记录保存着长长一辈隐士的学术劳动成果，他们是他们的继承者。关于他们早期祖先的知识，印度、巴比伦、尼尼微和底比斯帝国的先贤；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大师们在赫利奥波利斯和 Saïs 的大理石大厅里评论的传说和传统；传统，在他们的时代，似乎已经很难从过去的朦胧的帷幕后闪烁；——所有这些，还有更多，都被记录在坚不可摧的羊皮纸上，小心翼翼地从一个行家传到另一个行家。这些人相信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不是神话，而是坚持认为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巨大的岛屿，甚至大陆，在现在只是一片荒凉的水域的地方存在。在那些被淹没的庙宇和图书馆里，考古学家会发现，如果他能探索的话，填补我们所想象的历史中的所有空白的材料。他们说，在一个遥远的时代，一个旅行者可以从陆地穿越现在的大西洋，几乎走遍了整个距离，坐船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那里当时有狭窄的海峡。

我们对顺大西洋种族和跨大西洋种族之间关系的怀疑，在阅读墨西哥魔法师奎措-科瓦特尔创造的奇迹时得到了加强。他的魔杖一定与摩西的传统蓝宝石手杖有密切的关系，这根手杖曾在他岳父拉圭尔·叶忒罗的花园里开过花，上面刻着不可名状的名字。“四个人”被描述为人类真正的四个祖先，“他们既不是由神所生，也不是由女人所生”，而是“由造物主创造的奇迹”，在三次制造人类的尝试都失败了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他们同样显示出一些与赫尔墨斯派神秘的解释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也不可否认地回忆起埃及神谱的神的四个儿子。【\*在《赫西奥德》中，宙斯用白蜡树创造了他的第三种人类。在《波波武经》中，“我们被告知第三种族男人是由一种叫“tzite”的树创造的，而女人是由一种叫做“sibac”的芦苇的骨髓创造的。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此外，任何人都可以

推断，这个神话与《创世纪》中叙述的相似之处，即使是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也能看出。

这四位先祖“会说理，视野无限，一知半解”。†【†《波波武经》，由马克斯·穆勒评论】当“他们感谢造物主赐予他们生命时，众神都害怕了，他们把乌云吹到人们的眼睛上，使他们只能看到一定的距离，而不像他们自己那样。”这与《创世纪》中的一句话直接相关：“看哪，那人与我们一样，可以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也取生命树的果子来。然后，再一次，“当他们睡着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妻子，”等等。

我们绝不要无礼地向那些聪明到不需要暗示的人提出意见。但我们必须记住，关于迦勒底和埃及传说的古代魔法的真实论文并没有散落在公共图书馆或拍卖会上。然而，对于许多神秘哲学的学生来说，这种存在是一个事实。对于每一个古物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至少要表面地了解他们所收藏的东西吗？“这个种族的四个祖先，”马克斯·穆勒补充道，“似乎活得很长，当他们最后死去时，他们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消失了，给他们的儿子留下了所谓的隐藏的威严，这是永远不能用人类的双手打开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在这个隐藏的威严和迦勒底卡巴拉的隐藏的荣耀之间没有关系，我们被告知当以诺以这样一种神秘的方式被翻译时，他被留在了身后，那么我们必须怀疑所有的间接证据。但是，在《创世纪》第一、二、六章中提到的，这些基切族的“四个祖先”在他们深奥的意义上代表了人类的四个连续的祖先，这不是几乎不可能的吗？在第一章中，第一个人是双性恋——“男性和女性创造了他们”——并回答了随后神话中雌雄同体的神；第二个亚当，由“地上的尘土”制成，没有性别，符合第六章中的“上帝之子”；第三个是巨人，或称伟人，他们在《圣经》中只有暗示，但在其他地方有充分的解释；第四个是“女儿漂亮”的男人的父母。

考虑到墨西哥人拥有来自遥远时代的魔法师这一公认的事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古代宗教；他们不仅在敬拜仪式的形式上，而且在某些魔法器具的名称上，也普遍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最后，所有其他的线索，按照科学的推论，都失败了（有些因为被无底洞的巧合吞没了），我们为什么不求助于关于魔法的伟大权威，看看在这种“荒诞无稽的后继发展”下，是否可能没有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基础？在这里，我们不愿意被误解。我们不是把科学家送到卡巴拉和赫尔墨斯的书里去研究魔法，而是送到魔法权威那里去发现历史和科学材料。可怜的德·穆萨曾试图强迫学院派阅读他的关于恶魔的回忆录，去研究魔鬼，但他的轻率却招致了学院派的愤怒谴责，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科尔特斯的追随者《贝尔纳尔·迪亚兹·德·卡斯蒂亚的历史》让我们了解了他们征服的人民的非凡的修养和智慧；但是描述太长了，不能在这里插入。我只想说，阿兹特克人在文明和教养方面与古埃及人有不止一个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民族中，魔法或神秘的自然哲学被培养到最高的程度。再加上“后来的艺术和科学的摇篮”希腊和宗教的摇篮印度，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研究和实践它——谁敢怀疑它作为一门研究的尊严和它作为一门科学的深度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以上的普世宗教；因为关于神只有一条真理。就像一条巨大的锁链，它的上端，阿尔法，仍然无形地从一个神那里发出来——它的地位与一切原始神学完全相同——它向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的地球；它连最黑暗的角落都没有放过，在另一端，欧米茄，返回到它最初发出的地方。在这条神圣的链子上，系着每个人的开放象征。它们的形式的变化对它们的实体是没有影响的，在它们各种各样的物质宇宙的理想类型下，象征着它的生动的原则，

引导它们的灵性的纯洁的非物质形象是相同的。

只要人类的智慧能够对灵性宇宙及其法则和力量作出理想的解释，很久以前就已经发出了最后的声音；而且，如果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柏拉图的思想加以简化的话，那么，要改变这些思想的实质的精神，就不能不损害真理的实质。让人类的大脑在未来几千年里忍受折磨吧；让神学迷惑信仰，用形而上学中不可理解的教条来模仿信仰；科学用它的不可靠的证明，推倒了人类精神直觉的摇摇欲坠的遗迹，从而加强了怀疑论，永恒的真理永远不会被摧毁。在我们人类的语言中，它最后可能的表达是波斯的逻各斯，Honover，或活显的神的话语。

琐罗亚斯德教的伊诺-威利赫与犹太人的“我是”是相同的；贫穷、无知的印度人的“伟大的灵性”，是印度教哲学家梵天的显现。后者之一，查拉卡，一位印度教医生，据说生活在公元前五千年，在他关于事物起源的论文《美国》中，这样优美地表达了他自己：“我们的地球，像我们周围所有发光的天体一样，是浩瀚无垠的整体的一个原子，我们用无限这个词来表示这个整体的一个微小的概念——无限。”

“只有一盏灯，也只有一盏黑暗。”暹罗谚语说。“魔鬼是上帝的影子”，这是普遍的卡巴拉公理。除了原始的黑暗，光还能存在吗？光辉灿烂、阳光灿烂的宇宙不也是从黑暗沉闷的混沌的襁褓中伸出它稚嫩的臂膀吗？如果基督教的“充满万有之主的充实”是一种启示，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有魔鬼，他就必须包括在这种充实之中，并且成为“充满万有之主”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有人企图为神辩护，企图把神从现存的恶中分离出来，这一目的是由古老的东方哲学在 theodiké 的基础上达到的；但他们关于堕落灵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未像后来基督教神学的领军人物那样，被创造出一个拟人化的魔鬼人格而毁容。一个人的恶魔，如果他反对神，阻碍他在完美的道路上前进，那只能在人间的人类中寻找，而不能在天堂中寻找。

因此，古代的一切宗教遗迹，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气候下，都是同一思想的表达，其关键在于深奥的教义。如果不研究后者，想要解开隐藏在埃及和亚述、中美洲、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柬埔寨那空寺废墟中几个世纪的神秘面纱是徒劳的。如果这些都是由不同的国家建造的；而且没有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已经很久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计划和建设都是在祭司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每个国家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的仪式和典礼在外表上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显然被传授的是世界各地都在传授的同样的传统奥秘。

为了更好地比较在地球上最相反的地方发现的史前建筑标本，我们只能指出德坎的宏伟的印度埃洛拉遗址、尤卡坦的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和危地马拉更宏伟的科潘遗址。它们呈现出如此相似的特征，以至于人们似乎不可能不相信，它们是由受相同宗教思想影响的民族建立的，并且在艺术和科学方面达到了同等的最高文明水平。

也许，在整个地球的表面，没有比那空寺更壮观的废墟了，那空寺是冒险进入暹罗的欧洲古代考古学家的奇迹和困惑。当我们说废墟时，这种表达几乎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比那空寺和 Angkorthôm 大寺庙遗址保存得更完好的古代建筑了。隐匿在暹罗东部暹罗省最茂盛的热带植被中，被几乎密不透风的棕榈树、椰子树和槟榔林所包围，“这座奇妙的寺庙总体外观是美丽而浪漫的，令人印象深刻和宏伟，”最近的一位游客文森特先生说。\*【\*弗兰克·文森特，《白象之地》，209页。】“我们有幸生活在19世纪，我们习惯于夸耀我们现代文明的完美和杰出；与我们所谓的古人相比，我们在科学、艺术、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

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最近的努力，尤其是在绘画、建筑和雕塑等美术方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后两者的一个最奇妙的例子，因为在建筑的风格和美感，坚固的建筑，宏伟和精致的雕刻和雕塑，大那空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当然没有竞争对手。第一眼看到废墟就觉得震撼。”

因此，另一位旅行者的观点被加入到前面许多人的观点中，包括考古学家和其他有能力的批评家，他们认为，过去埃及辉煌的遗迹值得比那空寺更高的赞美。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允许比我们更公正的评论家来描述这个地方，因为在一部自称致力于为古人辩护的作品中，像本文作者这样热情的倡导者的证词可能会受到质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下看到了那空寺，因此，我们可以证明文森特先生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堤道，楼梯两侧有六个巨大的狮鹫，每个狮鹫都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堤道是……它有 725 英尺长，用石头铺成，每块石头长 4 英尺，宽 2 英尺。在它的两边是由泉水补给的人工湖，每个占地约 5 英亩。．．．那空寺(寺庙之城)的外墙有半英里见方，有许多通道…上面雕刻着精美的神和龙。地基有 10 英尺高。．．．整个建筑，包括屋顶，都是用石头砌成的，但没有水泥，连接紧密得连现在都几乎看不出来。．．．建筑的形状是长方形的，长 796 英尺，宽 588 英尺，而最高的中心宝塔高出地面约 250 多英尺，其他四个，在庭院的角度，每个约 150 英尺高。”

上面这些突出的线条，对那些曾在埃及遗址中观察和欣赏过同样精彩的石匠作品的旅行者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不是同样的工人在这两国铺设道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无与伦比的城墙建筑的秘密，是各国的建筑师都知道的。

### 暹罗废墟给我们的教训

“经过这里，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然后从一个圆柱状的门廊进入神庙，门廊的正面雕刻着精美的浮雕，上面有古代神话主题。从这个门道的两侧，是一条走廊，里面有两排柱子，是由一块块砖切割而成的底座和柱顶，有一个椭圆形的双层屋顶，外墙上雕刻和连续的雕塑。这个雕塑画廊形成了寺庙的外部，由超过半英里的连续图片组成，在 6 英尺宽的砂岩板上雕刻成浮雕，代表了印度教神话中的主题，来自《罗摩衍那》——印度的梵文史诗，其中有 25000 节诗句描述了罗摩神和乌德国王的儿子的事迹。锡兰国王的竞赛活动，和哈努曼，猴神\*，图形化的表现。【\*哈努曼有三英尺多高，黑得像煤。《罗摩衍那》讲述了这只神圣猴子的故事，说哈努曼以前是一个强大的酋长，他是罗摩最好的朋友，帮助他找到了他的妻子悉达，悉达被巨人的强大国王拉瓦纳带到锡兰。在经历了无数的冒险之后，哈努曼在作为罗摩的间谍访问巨人之城时被后者抓住了。因为这一罪行，拉瓦纳在可怜的哈努曼的尾巴上涂了油并放了一把火，正是在熄灭它的过程中，猴神的脸变得如此黑，以至于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都无法摆脱这一颜色。如果我们必须相信印度传说，这个哈努曼就是欧洲人的祖先；这个传统，虽然严格来说是达尔文主义的，因此是科学的，但对我们来说绝不是奉承。传说中，英雄和半神罗摩将锡兰巨人的女儿 Bâkshasas 嫁给了他军队中的猴子战士，此外，并授予他们嫁妆，世界所有西部地区。在那里，猴子和他们的巨人妻子生活得很幸福，并有了许多后代。后者就是现在的欧洲人。在西欧发现了德拉威语的词汇，这表明在人口之间有一个原始的种族和语言的统一。这难道不是暗示，在欧洲，精灵和狗头人的传统是类似的，而在印度斯坦，猴子实际上与它们同源吗?】这条走廊

的拱门上并没有使用拱顶石。墙上雕刻着数量巨大的 10 万个独立的人物。一张来自《罗摩衍那》的图画…占据 240 英尺的墙. . . . 在那空寺有多达 1532 根坚固的柱子, 在整个吴哥遗址中…数量巨大的 6000 个, 几乎所有的都是由单个块切割和艺术雕刻. . . .

“那空寺是谁建的?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学者们曾试图通过研究它的结构,尤其是装饰来形成观点,”但都失败了。“柬埔寨本土的历史学家,”文森特补充道,“从寺庙的建造中估计有 2400 人. . . . 我问其中一个人那空寺建了多久了. . . . ‘没有人能告诉. . . . 我不知道;它一定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或者是巨人建造的,或者是天使建造的。’……是答案。”

当斯蒂芬斯问当地的印第安人“谁建造了科潘(马雅古城)”时……是哪个国家描摹了象形文字的图案,雕刻了这些优雅的人物和雕刻,这些象征性的图案?他得到的回答是:“Quien sabb?”“——谁知道呢!”“所有的神秘;黑暗的、无法穿透的神秘,”斯蒂芬斯写道。“在埃及,巨大庙宇的巨大骨架矗立在一片荒芜之中。在这里,一片巨大的森林覆盖着废墟,将它们隐藏在视线之外。”\*【\*《中美洲旅行事件,等等》,第一卷,第 105 页】

但是,对于不熟悉古代“闲散的、异想天开的”传说的主要史学家来说,可能有许多情况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被忽视了;否则,这一发现可能会促使他们进行新的思考。一是在埃及、墨西哥和暹罗的废墟寺庙中,猴子的身影无处不在。埃及的狗头人身的人采用了与印度和暹罗的 Hanoum 相同的姿势;在科潘的雕塑碎片中,斯蒂芬斯发现了巨大的猿猴或狒狒的残骸,“在外形和外形上,这四只巨大的动物非常像,它们曾经站在现在巴黎\*的卢克索方尖碑的基座上,它们被命名为狗头人,在底比斯被崇拜。”【\*它们不再存在了,因为只有方尖碑被搬到了巴黎】几乎每个佛教寺庙都有大猴子的神像,有些人还故意在家里养了白猴子“驱走恶鬼”。

“文明,”路易斯·德·卡尔内,†写道,“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的复杂含义中,在古代柬埔寨人中保留着这些建筑奇迹似乎表明的意义。”【†参见《白象之地》第 221 页】菲迪亚斯的时代就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接替了但丁。在光辉灿烂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在各个方面发展,在所有方面取得胜利,并创造出自同一灵感的杰作。“那空寺”,文森特总结道,“肯定不是古代柬埔寨人的。但是谁呢?……没有可靠的传统;一切都是荒诞的寓言或传说。”

后一句近来已成为旅行者和古代史学家口中的一种黑话。当他们发现除非在流行的传说中找到线索,否则什么线索也得不到时,他们就会气馁地转身走开,最后的裁决也会被搁置。与此同时,文森特引用了一位作家的话,他说这些废墟“与底比斯或孟菲斯的废墟一样壮观,但更神秘。”穆奥认为它们是“古代的米开朗基罗”建造的,并补充说那空寺“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要宏伟”。此外,穆奥再次将这座建筑归因于一些消失的以色列部落,并得到了法国柬埔寨主教米切的证实,他承认他被“许多野蛮的斯提恩人脸上的希伯来特征”所震撼。亨利·穆奥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吴哥最古老的部分可能被固定在 2000 多年前。”因此,与金字塔相比,它们就显得相当现代了;这个日期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墙上的图画可能被证明属于那个古老的时期,当时整个大陆都在崇拜波塞冬和卡贝瑞。如果像阿道夫·巴斯蒂安博士\*所说的那样,建立纳昆寺,“是为了迎接从锡兰带来 Trai-Pidok 圣书的博学的大祖师音尊者”;或者,正如 Pallegoix 主教所说,“这座建筑的建立是在 Phra Pathum 在位期间”,当时“佛

教徒的圣书从锡兰带来，佛教成为柬埔寨人的宗教”，怎么可能解释以下现象呢？

【\*柏林皇家地理学会的会长。】

“在同一座寺庙里，我们看到了佛像、四臂、甚至三十二臂、二头和十六头、印度毗瑟奴、有翅膀的神、缅甸的头、印度神像和锡兰神话. . . . 你可以看到骑在大象和战车上的战士，手持盾牌和长矛的步兵，船只，老虎，狮鹫…蛇，鱼，鳄鱼，公牛…体格健壮的士兵，戴着头盔，还有一些人留着胡子——可能是摩尔人。这些雕像，”文森特先生补充道，“站在那里有点像那些伟大的埃及纪念碑，侧面部分朝前…我还注意到，还有五个骑兵，手持长矛和剑，并肩而行，就像大英博物馆里亚述石碑上的那些人一样。”\*【\*《白象之地》，第 215 页。】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墙上有几个重复的大象，巴比伦人的人鱼，和萨莫色雷斯的卡比利亚神。这可能逃过了少数几位考察过这个地方的考古学家的注意；但经过更严格的检查，他们会在那里被发现，以及著名的卡贝里之父——伏尔甘（火和锻冶的神），他带着他的闪电和工具，身边有一个手持权杖的国王，这是与 Cheronæ 相对应的，或所谓的“阿伽门农权杖”，据说是瘸腿的莱姆诺斯之神送给他的。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了瓦肯，可以通过他的锤子和钳子来辨认，但他的形状像埃及人通常代表的猴子。

现在，如果那空寺本质上是一座佛教寺庙，那么它的墙上怎么会有完全是亚述特征的浮雕呢；卡比利亚诸神，虽然被普遍当作亚洲最古老的神来崇拜，但在公元前 200 年就已经被废弃了，萨摩特拉西亚的奥秘本身也完全改变了。在柬埔寨人中间流传的罗马王子的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所有当地的历史学家都提到过这个人物，都认为他是这座神庙的基础。难道就像几年前有人说的那样，连《罗摩衍那》这首著名的史诗本身也不过是荷马的《伊利亚特》的原作吗？美丽的巴黎，抢走了海伦，看起来非常像 Ravana，巨人的国王，与罗摩的妻子悉达私奔？特洛伊战争是《罗摩衍那》战争的对应；此外，希罗多德向我们保证特洛伊英雄和神在希腊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伊利亚特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猴神哈努曼也不过是乔装打扮的火神；因此，根据柬埔寨的传统，吴哥的创始人来自罗马人，他们认为罗马人位于世界的西端，而印度教的罗马人也把西端划分为哈努曼的后裔。虽然这一建议现在看来是假设的，但即使是为了反驳它，也是值得考虑的。在交钦支那的天主教传教士 Abbé Jaquenot，总是准备将最微弱的历史之光与基督教启示联系起来，他写道：“我们是否考虑到犹太人的商业关系……希兰和所罗门联合的舰队，正强盛的时候，去寻找俄斐的宝物，或者我们是否下去，去见那分散的十个部落，他们被掳的人没有回来，而是从幼发拉底河沿岸出发，来到海边…启示之光在远东的闪耀也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我们反过来承认，照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光都是从“远东”来的，首先经过迦勒底人和埃及人。首先要确定的是，谁是以色列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声称，犹太人与古代腓尼基人相似或相同，但腓尼基人毫无疑问是埃塞俄比亚种族；此外，现在的 Punjaub 种族是与亚洲人杂交的埃塞俄比亚人。希罗多德把希伯来语追溯到波斯湾；在那地方的南边有希米亚人（阿拉伯人）；此外，还有早期的迦勒底人和苏西亚人，他们是伟大的建造者。这似乎很好地建立了他们的埃塞俄比亚人亲和力。迈加西尼说，犹太人是一个叫做卡拉尼的印度教派，他们的神学与印度人相似。其他作者也怀疑，被殖民的犹太人或犹太人是来自阿富汗——旧印度的亚都斯\*。【\*腓尼基人 Dido 是大卫的女性 **דִּידוֹ**。她以阿斯塔尔特的名义领导腓尼基人殖民地，她的形象出现在他们船只的船头。但是大卫和扫罗也属于阿富汗。】优西比乌斯告诉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来

自印度河，定居在埃及附近。”更多的研究可能表明，被传教士指责崇拜魔鬼——库提-撒旦——的泰米尔印度教徒只崇拜赛斯或撒旦，毕竟，赛斯或撒旦是圣经中的赫梯人崇拜的。

但是，如果犹太人是在历史的黄昏腓尼基人，后者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国家谁使用古老的梵文语言。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城，因此得名；因为提尔也就是卡莎。《圣经》中经常出现 Kir、Kirjath 等词。他们的守护神被称为梅尔-卡萨(梅尔，巴尔)，或城市的守护神领主。在《圣经》中，一个城市或公共场所被称为 cul，它的主是 Heri。+【+(A·怀尔德教授)。这位考古学家说：“我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库什人和哈密人种族是建筑和艺术种族，他们崇拜巴力(湿婆)，或贝尔制造的庙宇，洞穴，金字塔，并使用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罗林森从印度斯坦的图拉尼人那里得到了这种语言。”】因此 Her-culeus 是 Melkarth 和《圣经》的翻译。此外，所有的独眼种族都是腓尼基人。在《奥德赛》中，Kuklopes(独眼巨人)是利比亚牧羊人；希罗多德将他们描述为矿工和伟大的建设者。他们是古代的泰坦或巨人，在赫西奥德为宙斯锻造闪电。他们是圣经中的赞赞米姆，来自巨人之地，阿纳金人。

现在很容易看到埃洛拉古城的挖掘者、古塔的建设者、科潘古城和中美洲遗址的建筑师、纳贡寺的建筑师和埃及遗址的建筑师，即使不是同一种族的人，至少也是同一宗教的人——他们信奉最古老的神秘主义。此外，吴哥窟墙壁上的人物都是纯粹的古物，与佛陀的形象和偶像没有任何关系，佛陀可能是更晚的起源。巴斯蒂安博士说：“这一节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艺术家描绘了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特征，从穿着流苏服饰的平鼻子野蛮人到留着短头发的老挝人，从拿着剑和盾的直鼻子拉贾普特人到留着胡子的摩尔人，这些民族就像图拉真的另一列人一样，以各民族的主要身体形态列出了一个目录。总的来说，在五官和侧面，以及骑士优雅的姿态中，希腊风格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完成了他在孟买的工作后，齐诺克雷蒂已经去了东方。”

因此，如果我们允许以色列的部落参与了那空寺的建设，那它就不可能是那些从巴兰荒野中被驱逐出来寻找迦南土地的部落，而是他们更早的祖先，这等于拒绝了这些部落，这是摩西启示的反映。在以斯拉编纂《旧约全书》之前，外界的历史证据是什么？有一些主要的史学家强烈地认为十二个部落完全是神话，\*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西缅部落，利未部落是一个种姓。【\*A. 怀尔德教授等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犹太人在居鲁士之前是否曾到过巴勒斯坦。从雅各的儿子们，他们都嫁给了迦南人，除了约瑟，他的妻子是一个埃及太阳祭司的女儿，直到传说中的《士师记》，这些部落和崇拜偶像的种族之间有一个公认的通婚：“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又事奉他们的神，”《士师记》第三章说，“……以色列人忘记他们的神、去事奉诸巴力和亚舍拉。”这个巴力是摩洛克，M-lch Karta，或赫拉克勒斯。腓尼基人走到哪里，祂就被崇拜到哪里。根据圣经本身的权威，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聚集在一起作为部落，而整个人口每年都被亚述人和其他征服者暴力地连根拔起？“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西法瓦音带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2 Kings, xvii. 23, 24)

如果巴勒斯坦的语言在当时变成了闪米特语，那是因为亚述人的影响；因为腓尼基语早在希兰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附属语，而腓尼基人显然把他们的语言从哈密特语变成了闪米特语。亚述是“宁录之地”(来自有斑点的宁录)，宁录就是带着

斑点豹皮的巴克斯。这张豹皮是“神秘”的神圣附属物；它被用在埃利乌西尼和埃及的神秘故事中；它被雕刻在中美洲遗址的浮雕上，覆盖在祭祀者的后背上；它在婆罗门关于他们祭祀祈祷的意义的最早的推测中被提及，Aytareya Brahmanam。\*【\*见马丁·豪格的翻译《The Aytareya Brahmanam》】它被用于 Agnishtoma, Soma 神秘的受启仪式。当新手“重生”时，他身上覆盖着豹皮，从豹皮中出来，就像从他母亲的子宫里出来一样。卡贝里也是亚述的神。它们有不同的名字；用通俗的语言，他们被称为朱庇特和巴克斯，有时又被称为阿基奥切索斯、阿奇洛斯、阿基奥切萨和卡德米勒斯；即使是这些神的真实数量，人们也无法确定。在“神圣的语言”中，他们还有其他名字，只有圣师和祭司知道；“提及他们是不合法的。”那么，我们是如何在那空寺的墙壁上发现它们以萨摩亚色拉人的“姿势”再现的呢？为什么我们又一次发现它们被暹罗、西藏和印度的人们用同样神圣的语言读出——尽管有些失真？

卡贝里的名字可能来源于“אביר, Abir, 伟大；“חביר, 艾伯, 占星家, 或者“חביר, Chabir, 同伴；他们在希伯仑，就是亚纳克人的城，就是巨人之地礼拜。根据怀尔德博士的说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有“非常卡贝里式的长相”。希伯莱(Heber 或 Gheber)一词可能是希伯莱语的词源，就像在《创世纪》第六章中提到宁录和圣经中的巨人一样，但我们必须在摩西时代之前寻找他们的起源。腓尼基人这个名字本身就提供了证据。他们被曼尼托或阿纳克(Ph)称为弗尼克，这表明迦南的阿纳克或阿纳金，以色列人如果在种族上不相同，通过通婚，就完全吸收了他们，他们是腓尼基人，或者曼尼托所说的有问题的希克索斯(Hyk-sos)，约瑟夫斯曾宣称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直系祖先。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一矛盾的意见、权威和历史的波拘中寻找谜底。只要希克索斯的起源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就无法确定以色列人是谁，有意或无意地，把他们的年代和起源混淆在这样一个不可解的混乱中。但是，如果希克索斯能够被证明是印度河流域的巴利牧人，他们从印度的雅利安游牧部落移居到东方，那么，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神话与雅利安和亚洲的神秘神如此混杂在一起。正如邓洛普说：“希伯来人从埃及地到迦南人中出来；他们不需要在出埃及记之后被追踪。这是他们历史的开端。很容易用神话传说来掩盖这一遥远的事件，并以他们的起源作为前缀在这一切起源中，众神(祖先)应该是他们的祖先。”但对科学和神学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历史开端。这是他们的宗教起源。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希克索斯——腓尼基人、埃塞俄比亚人建筑者和迦勒底人——来追踪它——不管是印度教徒获得了知识，还是婆罗门获得了迦勒底人的知识，我们手头有办法追溯《圣经》中每一个所谓的教条式的主张的起源，我们必须在历史的黄昏，在雅利安和闪米特家族分离之前寻找。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或更肯定，而不是通过我们所能提供的方法来做呢？图画文字可以毁灭，但如果它幸存下来，它就不会说谎；如果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纪念碑上发现同样的神话、思想和秘密符号；此外，如果这些遗迹能显示出12个“被选中”的部落出现的时间更早，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出，这并不是一种直接的神的启示，而是在亚伯拉罕出现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就已经同世界上的三个大家族混为一谈的一个部落的一种不完全的回忆或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被称为，也就是雅利安人、闪米特人和图拉尼亚人。亚伯拉罕父亲，他拉，“神像的制造者”，的家中神像是卡贝里的神，我们看到弥迦、但人和其他人都崇拜他们。\*【\*Judges xvii-xviii., 等等】Teraphim 和 seraphim 是相同的，这些是蛇的形象，它的起源是在《圣经》sarpâ(蛇)，一

个神圣的象征，所有的神作为不朽的象征。在荒野中，希伯来人崇拜的基云神，即基万神，既是湿婆神，又是印度神<sup>+</sup>，也是土星神<sup>\*\*</sup>。【<sup>+</sup>不信神者的 H 在印度是 S。因此，Hapta 就是 Sapta；印度教是 Sindhaya。（A. 怀尔德）“……从希腊到加尔各答，从高加索到埃及，S 不断软化为 H，”邓拉普说。因此，字母 K、H 和 S 是可以互换的】【<sup>\*\*</sup>吉尼尔，《参考文献》，第一卷，第 167 页】在希腊故事中，阿卡迪亚人达尔达努斯接受了她们作为嫁妆，把她们带到萨莫色雷斯，再从那里带到特洛伊；在泰尔或西顿的辉煌时代之前，它们就被崇拜了，尽管前者建于公元前 2760 年，达尔达努斯从哪里获得它们？


仅凭可能性的外在证据，就可以确定废墟的年代，这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证明这一点就更难了。与此同时，Ruad、Perytus、马拉索斯的岩石作品，类似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勒贝克，和其他埃塞俄比亚人的作品，甚至在外部。另一方面，某些大史学家的断言，他们认为中美洲的庙宇与埃及和暹罗的庙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使熟悉图画书写的秘密语言的符号学家完全不感兴趣。他在所有这些纪念碑上看到同一教义的标志，并以外行科学家难以察觉的符号读出它们的历史和隶属关系。也有传统；其中一个说的是最后一批受启国王——（他们很少被东部兄弟会的高级教团接纳），1670 年在位。这位暹罗国王就是被法国大使德·拉·鲁贝尔嘲笑为一生都在寻找哲人石的疯子的人。

在寺庙中某些拱门的特殊结构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标。《白象之地》的作者说得很奇怪，“这座建筑的拱门上没有拱心石，还有难以辨认的铭文。”在圣克鲁斯德德基切的废墟上，斯蒂芬斯发现了一条拱形走廊，同样没有拱顶石。在描述帕伦克荒凉的废墟时，他注意到走廊的拱门都是用这种模型建造的，天花板也是这种形式，他认为“建造者显然不了解拱门的原理，它是用石块叠起来支撑的；就像在奥科辛戈，在希腊和意大利的独眼巨人遗迹中一样。”\*【\*《在中美洲旅行的事件等等》】在其他的建筑中，尽管它们属于同一群，但旅行者发现了丢失的楔石，这足以证明它在其他地方的遗漏是有预谋的。难道我们不能在共济会手册中寻找谜底吗？楔石有一种深奥的含义，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受到共济会高级成员的赏识。在共济会起源的描述中提到的最重要的地下建筑，是由以诺建造的。族长由他在异象中看到的神带领进入九个穹窿。之后，在他儿子玛士撒拉的帮助下，他在迦南地，“在山的深处”，照着异象中给他看的样式，建造了九间房子。每座都有拱顶，顶上有拱顶，上面刻着千字。另外，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九个名字中的一个，这些名字都用符号表示神的属性，根据古代共济会的说法，古代的弟兄们都知道神的属性。然后以诺用纯金建造了两个三角洲，每个三角洲上都有两个神秘的字符，他把其中一个放在最深的拱门里，他把另一个交给玛士撒拉，同时告诉他，共济会已经失去的其他重要秘密。

因此，在这些如今已被现代继承者所遗忘的神秘秘密中，可能还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楔石只在寺庙的特定部分用于特殊用途。每个国家的宗教纪念碑的建筑遗迹所呈现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可以在部件、轨道和尺寸的一致性上找到。所有这些建筑都属于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时代，无论神庙看起来多么现代或古老，它们的数学比例都与埃及的宗教建筑相一致。庭院、庭院、过道和台阶也有类似的布置；因此，尽管任何不同的建筑风格，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像宗教仪式庆祝所有。关于巨石阵，斯图克利博士说：“这座建筑并不是建立在任何罗马标准之上的，根据欧洲的标准，每一部分的测量都给出了大量的分数，这就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我们一用古代的腕尺来衡量，这些数字就变得均匀了，希伯来的闪的子孙，以及腓尼基人和埃及的含(?)的子孙，以及模仿未经雕琢的和神谕的

石头的纪念碑的人，都使用这种测量法。”

人工湖的存在，以及它们在神圣的土地上的特殊配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卡纳克地区内的湖泊，那些被围在纳昆寺的庭园，以及在墨西哥科潘和圣克鲁斯德基切的庙宇周围，将被发现呈现出相同的特点。除了具有其他意义外，还参考循环计算对整个区域进行了布局。在德鲁伊教的结构中也会发现同样神圣而神秘的数字。一圈石头通常由 12 个、21 个或 36 个组成。在这些圈子里，中心的地方属于阿萨尔，阿松，或者圈子里的神，不管他叫什么名字。13 个墨西哥蛇神与德鲁伊废墟中的 13 块石头有着遥远的关系。

T (Tau)和埃及  的天文十字在帕伦克遗迹的几个孔中很显眼。在帕伦克宫的其中一幅浮雕中，在西侧，用象形文字雕刻而成，就在坐像下方，是一个 Tau。那个站着的人，俯身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正用左手用启蒙的面纱蒙住自己的头；而它的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天空。这个位置正是基督教主教给予祝福的位置，或者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经常出现的位置。甚至印度象头的智慧之神(或魔法学习)象头神，也可能在墨西哥废墟的灰泥雕像中找到。

### 帕伦克的埃及 TAU

古代的史学家、语言学家——简而言之，被选中的一群院士——能给我们什么样的解释？没有什么。他们充其量只是假设，每一个假设都有可能被其继任者推翻——也许就像第一个假设一样，这是一个伪真理。古代圣经奇迹和现代现象的钥匙；近来困扰科学家的心理学、生理学和许多“缺失环节”的问题，都掌握在秘密兄弟会的手中。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被揭开的。但在那之前，黑暗的怀疑论将不断地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灵性幻象之间插进它那可怕的丑陋的阴影；许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致命流行病——毫无希望的物质主义——的影响，仍然对人死后是否还能再活下去持怀疑态度和极度的痛苦，尽管这个问题早已由几代先贤们解决了。答案就在这里。它们可能出现在洞穴庙宇的古老的花岗岩书页上，也可能出现在狮身人面像、门廊和方尖碑上。它们在那里伫立了数不清的岁月，既没有受到时间的粗暴攻击，也没有受到基督徒的手更粗鲁的攻击，成功地抹掉了它们的记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谁能说得出来“也许是由它们的建造者的古老祖先”——每个问题后面都有解决方案；而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除了受启者，没有人能理解神秘的文字。关键在于那些懂得如何与无形的存在交流的人，以及那些从大自然母亲的嘴唇中获得了伟大真理的人。这些纪念碑就这样伫立在那看不见的世界的门槛上，就像被遗忘的哑巴哨兵，那世界的大门只对少数被选中的人敞开。

他们不顾时间之手，不顾世俗科学的徒劳探究，不顾已揭示的宗教的侮辱，只向那些托付给他们奥秘的人的遗赠人揭示他们的奥秘。曾经能发声的曼农和这些坚强的斯芬克斯冰冷冰冷的嘴唇，保守着他们的秘密。谁来打开它们？在我们这些崇尚物质的现代侏儒和不信教的撒都该教徒中，谁敢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STE. ——我们这里有魔鬼吗?你用印度人和野蛮人来戏弄我们吗?”

《暴风雨》第二幕第二节

“我们现在已经考虑了灵魂的性质和功能,这是我们设计的必要条件。并清楚地表明她是一种与身体截然不同的物质。”

亨利·摩尔博士《灵魂不朽》1659年

“知识就是力量;无知是愚蠢的行为。”

《魔法艺术》作者,《鬼国》

印度是种族的发源地

几个世纪以来,“秘密教义”就像先知以赛亚象征性的“悲伤之人”。“谁相信了我们的报告?”它的殉道者代代相传。这个教义在它的迫害者面前“像一棵嫩草,像根从干地上拔出来;它没有形式,也不美丽…它被人鄙视和排斥;他们把自己的脸隐藏起来. . . 他们不尊敬他。”

这一学说是否与我们这个时代怀疑论者的反传统倾向一致,这是没有争议的。它符合真理,这就够了。指望它会被它的诋毁者和诽谤者相信是徒劳的。但是,它在世界各地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无论哪里有一群人为它而争吵,都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祖先在“洪水的另一边”种下的种子是一棵高大的橡树,而不是一种蘑菇神学的孢子。人类嘲笑的闪电不会落在地上,科学界的瓦肯人制造的闪电也不会强大到足以炸裂这棵知识之树的树干,甚至在这棵世界之树的树枝上留下伤痕。

我们只要不去注意那些抹杀它们的文字,抓住它们隐藏的智慧的神秘的精神,就能在《赫尔墨斯之书》中找到真理和哲学的证据——不管它们是所有其他书籍的模版还是复制品——我们认为这些真理和哲学必须以永恒的法则为基石。我们本能地认识到,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有限,只要他还在身体里,他的力量必然与无限的神的属性密切相关。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上帝在H-亚当身上慷慨赐予的隐藏的天赋:“看哪,全地上所有的,我都赐给你了…”,就可以“统治”一切。

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所包含的寓言能被更好地理解,即使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也不涉及任何深奥的东西,那么它的真正解释者卡巴拉主义者的主张就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内被拒绝。每一个《圣经》学生必须意识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可能出自同一笔。它们显然是寓言和预言;因为这两种关于我们地球的创造和人类的叙述,在所谓创造的每一个具体的顺序、时间、地点和方法上,几乎都是截然相反的。从字面上,从整体上接受这些叙述,我们就降低了不为人知的神的尊严。我们把他拉到人性的层面,赋予他独特的人的个性,他需要“白天的凉爽”来提神;他在工作中休息;他会发怒,会报复,甚至会对人类采取预防措施,“以免人类伸手去夺取生命树的果实。”(顺便说一句,这是神的一种默认,如果没有绝对的力量阻止,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所谓历史事实的描述所带有的寓言色彩时,我们便立刻站稳了脚跟。

获得《秘密教义》

首先,伊甸园作为一个地方根本不是神话;它属于那些历史的里程碑,这些里程

碑不时地向学生揭示,《圣经》不全是寓言。“伊甸园,或希伯来语 גֶּן־עֵדֶן GAN-EDEN,意思是伊甸园的公园或花园,是幼发拉底河及其许多支流灌溉的国家的古语名称,从亚洲、亚美尼亚到厄斯蒂拉海。”\*【\*请参阅保罗的《加拉太书》,四,24,和福音根据《马太福音》,十三,10”15。】在《迦勒底民数记》中,它的位置是用数字标明的,在圣日耳曼伯爵留下的玫瑰十字会密文手稿中,它有完整的描述。

在亚述石板上,它被译为甘-杜尼亚斯。“看哪,”《创世记》的 אֱלֹהִים Eloim 说,

“这个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员了。”Eloim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接受为神或权力,在另一种意义上可以被接受为阿利姆,或祭司;圣职者受启进入这个世界的善与恶;因为有一个祭司学院,叫做阿利姆,而他们种姓的首领,或者是圣职者的首领,被称为爪哇阿利姆。不是成为一个新手,并通过正规的入会逐渐获得他的深奥知识,亚当,或人,使用他的直觉能力,并在蛇——女人和物质——知识之树的味道的味道——引起非法的深奥或秘密的教义。伊甸的“主”赫拉克勒斯或梅尔-卡思的祭司们都穿着“皮衣”。文本写着:“还有爪哇阿利姆,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制作 כִּתּוּנֹת CHITONUTH OUR”。第一个希伯来语单词, chitun, 是希腊语

χιτών , chiton。它从《圣经》变成了一个斯拉夫词,意思是外套,一件上衣。

尽管《希伯来圣经》所包含的深奥真理的基础与每一个早期宇宙起源的基础相同,但它的表面却带有双重起源的印记。它的起源纯粹是对巴比伦囚禁的回忆。地名,人,甚至物体的名字,可以从原始文本追溯到迦勒底人和阿卡德人,前者的祖先和雅利安教官。迦勒底、巴比伦和亚述的阿卡德部落在任何方面都与印度斯坦的婆罗门有同源关系,这是有强烈争议的;但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闪米特人,或者亚述人,也许应该被称为图拉尼亚人,而蒙古人被称为斯基特人。但是,如果阿卡德人不是存在于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种学家的想象中,他们肯定不会像一些亚述学家努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成为图拉尼亚部落。他们只是从人类的摇篮——印度前往小亚细亚的移民,他们的宗教大师们停留在教化和启蒙野蛮人的道路上。哈尔维证明了图拉尼亚人对阿卡德人的狂热是错误的,阿卡德人的名字已经改了十几次了;其他科学家已经证明巴比伦文明既不是在那个国家诞生也不是在那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是从印度进口的,而输入者是婆罗门印度教徒。

怀尔德教授认为,如果亚述人被称为图拉尼亚人,蒙古人被称为斯基特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图兰的战争,佐哈克和杰姆希德的战争,或伊马的战争,就会被相当理解理解为古代波斯人对抗亚述总督征服他们的斗争,最终推翻了尼尼微;“蜘蛛在阿法西亚布的宫殿里织网。”\*【\*“图拉尼亚人”这个名字的恰当定义是,任何民族学家都不知道的民族家庭。】

“穆勒教授和他的学校的图拉尼亚人,”我们的通讯员补充说,“显然是野蛮和游牧的高加索人,哈密人或埃塞俄比亚人建造者来自他们;又有示麦人,或者是哈米人和雅利安人的混血儿;最后是雅利安人——梅迪安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后来欧洲的哥特人和斯拉夫人。他认为凯尔特人是混血儿,类似于亚述人——欧洲的雅利安入侵者和欧洲的伊比利亚人(可能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混血儿。”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承认我们有可能断言阿卡德人是最早的印度教徒的一个部落。至于他们是婆罗门,是来自婆罗门平原(北纬40度),还是来自印度(印度斯坦),还是来自中亚的印度,我们将留给未来的语言学家来决定。

## 两件巴利学者的遗物

一种我们认为等同于确定性的观点，用我们自己的归纳方法来证明，恐怕现代科学的正统方法很难理解它，而这种观点所基于的，在现代科学看来，不过是间接的证据。多年来，我们一再注意到，在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国家里，同样深奥的真理被用相同的符号和寓言来表达。我们发现犹太的卡巴拉和圣经在重复巴比伦的“神话”<sup>\*</sup>，东方和迦勒底的寓言，在暹罗的和尚(僧侣)最古老的手稿中，在锡兰流行但最古老的传统中，都有形式和内容。【<sup>\*</sup>看拜罗索斯和桑丘尼亚松；科里的《古代碎片》；莫费斯等】

在后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位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见过的有价值的老熟人，一位巴利学者和一个当地的辛加勒人，他拥有一片奇特的棕榈叶，通过化学过程，它被赋予了耐久的持久性，还有一个巨大的海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个海螺——因为它被分成了两半。在叶子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锡兰古时著名的巨人的形象，他瞎了眼，用张开的双臂抱住宝塔的四根中心柱子，把整个寺庙推倒在一群武装的敌人身上。他的头发很长，几乎长到地面。这个奇怪的遗物的拥有者告诉了我们，那个瞎了眼的巨人是“小索摩娜”；与暹罗救世主 Somona-Kadom 相比。此外，巴利传说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与圣经中的参孙相符。

贝壳的珍珠表面雕刻着一幅图案，分为两部分，其制作工艺在构思和制作上远比我们在雅法和耶路撒冷用同样的材料雕刻的十字架和其他宗教小饰品更有艺术性。在第一组中，代表湿婆的是他所有的印度教属性，牺牲他的儿子——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众多子女中的一个，我们从未停止询问。受害者被放在一个葬礼上，父亲在他上方的空中盘旋，举着武器准备攻击；但是，神的脸转向了丛林，一头犀牛把它的角深深埋在一棵巨大的树上，无法脱身。相邻的镶板，或分割，代表的是同一只犀牛，武器插在它的一侧，而预期的受害者——湿婆的儿子——自由了，并帮助神在祭坛上点火。

现在，我们必须记住，湿婆和巴利尼的巴力，或摩洛克，土星是相同的；亚伯拉罕直到今天还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认为是天房中的土星；<sup>\*</sup>亚伯拉罕和以色列都是土星的名字；<sup>+</sup>桑收尼亚通告诉我们萨图恩把他唯一的儿子作为祭物献给他的父亲乌拉诺斯，甚至给自己行割礼，并强迫他的所有家庭和盟友做同样的事，<sup>\*\*</sup>以准确无误地追溯圣经神话的源头。【<sup>\*</sup>莫费斯，86】【<sup>+</sup>同上】【<sup>\*\*</sup>Sanchon.，在科里的《碎片》第14页】但这个来源既不是腓尼基人，也不是迦勒底人；它纯粹是印度的，它的起源可以在《摩诃婆罗多》中找到。但是，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它肯定比犹太教的《摩西五经》要古老得多。《摩西五经》是以斯拉在巴比伦被囚禁后编纂的，并由大犹太会堂的拉比们修订。

## 印度教徒的嫉妒排他性

因此，我们大胆地反对许多有学问的人的意见，而我们却认为他们比我们有学问得多。科学归纳法是一回事，对事实的认识，不管这些事实起初看起来多么不科学，是另一回事。但是科学的发现足以告诉我们，原始的尼泊尔梵文，被佛教传教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亚洲语言。同样，巴利语手稿被翻译成暹罗语，并被带到缅甸和暹罗；因此，很容易解释在所有这些国家流传的相同的宗教传说和神话。但曼尼托也告诉我们，巴利牧羊人向西移民；当我们在迦勒底卡巴拉和犹太圣经

中发现一些最古老的锡兰传统时，我们一定会认为，要么是迦勒底人，要么是巴比伦人曾经到过锡兰或印度，要么是古巴利人和阿卡德人有着相同的传统，而阿卡德人的起源是如此不确定。就算罗林森是对的，阿卡德人确实来自亚美尼亚，他也没有再往前追溯。既然现在对任何一种假设都敞开了大门，我们认为这个部落很可能是从印度河以外的地方来到亚美尼亚的，他们沿着自己的道路朝里海的方向走——里海的一部分也是印度，很久很久以前——从那里到欧克辛斯海（黑海）。或者它们也可能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从锡兰来的。人们发现，以任何程度的肯定，不可能跟踪这些游牧的雅利安部落的流浪；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推断和比较他们神秘的神话来作出判断。我们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本人可能是移民到西部的巴利牧羊人之一。他被证明是和他的父亲他拉一起去的，他拉来自“迦勒底的吾珥”；H·罗林森爵士发现了腓尼基人城市的马尔图或马拉索斯，在乌尔的铭文中提到，并显示它象征着西方。

如果他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与他们与印度斯坦的婆罗门的身份相矛盾，但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证明我们的断言，即《创世纪》中的寓言完全是这些游牧部落的作品。它们的名字 Ak-ad 与 Ad-am、Ha-va、\*或 Ed-En 属于同一等级——怀尔德博士说：“可能”，“意思是 Ad 的儿子，就像古代阿拉伯的 Ad 的儿子一样。”在亚述语中，Ak 是创造者，AD 是父亲。”【\*在拉玛撒利亚尔的一本古老的婆罗门书《预言》中，以及南方手稿中。在克里斯汀娜的传说中，后者几乎与《创世纪》的前两章一字不差。他叙述了人的创造过程——他在《圣经》中称他为阿迪玛，是“第一个男人”——而第一个女人被称为希瓦，是完成生命的人。根据路易斯·雅科利奥特 (La Bible dans l'“Inde”) 的说法，克里斯汀娜是存在的，他的传说是在公元前 3000 多年写成的。】在亚兰语中，“Ad”也是一个意思，“Ad”是唯一的意思；在卡巴拉，AD-ant 是唯一的产物，是看不见的造物主的第一次散发。Adon 是叙利亚的“主”神，是叙利亚女神阿达尔加特或阿斯特的配偶，阿斯特是维纳斯、伊西斯、伊斯塔或米利塔等；每一个都是“万物之母”——大地之母原型。

因此，《创世纪》的第一、二、三章不过是对其他宇宙学的歪曲模仿，而从第十六节开始的第四章和一直到最后的第五章，则提供了纯粹的历史事实；尽管后者从未得到正确的解释。他们是逐字逐句地从秘密的东方卡巴拉的《民数记》中取来的。以诺的诞生，现代共济会的第一个父母，开始了所谓的图拉尼亚，雅利安和闪米特家族的谱系，如果这样他们是正确的。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片独特的土地或城市；每个人或族长都是一个种族、一个分支或一个分支的主人。拉麦的妻子们给出了解开这个谜的钥匙，一些优秀的学者可能很容易掌握，即使不研究深奥的科学。“亚达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棚，牧养牲畜的雅利安游牧民族之祖……他兄弟是犹八；他是所有会拿竖琴和管风琴的人的父亲；……洗拉生了土八该隐，他是一切铜铁匠人的师傅，”等等。每个字都有其意义；但这并不是什么启示。它只不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的汇编，尽管历史在这一点上太过困惑，不知道如何宣称它们。从欧辛到喀什米尔，再往前，我们必须寻找人类的摇篮和阿德亚之子；而把幼发拉底河上的伊恩花园留给了古怪的占星家和魔法士的学院，阿利姆。\*【\*Adah 在希伯来语是 אָדָה，伊甸， אֵדֵן。第一个是女人的名字；第二个是一个国家的指定。它们彼此密切相关；但对亚当和阿卡德却很难—— אָדָה, אֵדֵן 它们的拼写是 aleph。】难怪北方先知斯韦登堡建议人们在鞑靼、中国西藏的僧侣中寻找失落的单词；因为它确实存在，而且现在只是存在，尽管我们发现它被铭刻在最古老的埃及王朝的纪念碑上。《吠陀经》：吠陀四经的宏伟诗篇；赫尔墨斯之书；

迦勒底民数记;拿撒勒人法典; Tanaim 的卡巴拉; 西弗 Jezira;智慧书, 示洛玛(所罗门);关于穆赫塔和巴德哈的秘密专著+,被佛教卡巴拉学家认为是数论派体系奠基人迦毗罗的杰作;《婆罗门书》‡;藏民的《he Stan-gyour》§;所有这些书都有相同的基础工作。【+这两个词回答了“宏观拟态”和“微型拟态”,前者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后者是“卡巴拉”中的“短工祖”,后者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它不是翻译的;这也不太可能。藏人僧侣说这是真正的“经”。一些佛教徒相信佛陀的前世就是迦毗罗本人。我们看不出几个《圣经》学者怎么能接受迦毗罗是无神论者的观点,而每一个传说都显示他是最禁欲的神秘主义者,瑜伽派的创始人。】【‡《婆罗门书》由豪格博士翻译;见他的“Aitareya Brahmanam”。】

【§书中充满了魔法的规则、对神秘力量的研究,以及它们的获得、符咒、咒语等;就像犹太教的“圣经”被我们的神职人员所理解,或者欧洲的拉比所理解的“卡巴拉”一样。】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寓言来教导同一种秘密的教义,这种教义一旦被彻底地消灭,就会被证明是真正哲学的最后一极,揭示这个失落的单词是什么。期望科学家在这些著作中找到除了与语言学或比较神话有直接关系之外的任何有趣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即使是马克斯·穆勒,只要他一提到散落在古老的圣经文献中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他就只看到“神学上的荒谬”和“荒诞的无稽之谈”。因此,在谈到婆罗门教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婆罗门教充满了神秘的、荒谬的意义,他说:“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更糟的是,是神学上的胡说八道。如果一个人事先不了解婆罗门在印度思想史上所占据的位置,他读到十几页书都不会感到厌恶。”\*\*对于这位博学的科学家的严厉批评,我们并不感到奇怪。【\*\*《Aitareya Brahmana》,马克斯·穆勒演讲。】

如果不了解这种宗教观念的“废话”的真正含义,他们又怎能以开放来判断深奥呢?我们在这位德国学者的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演讲中找到了答案:“没有一个犹太人,没有一个罗马人,没有一个婆罗门想过让人们皈依他自己国家的崇拜形式。宗教被视为私人或国家财产。这是用来防备陌生人的。众神最神圣的名字,获得他们欢心的祈祷,都是保密的。没有比婆罗门教更排外的宗教了。”\*【\*同上,《佛教朝圣》】

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些学者以为,他们从一位从事祭祀神秘活动的婆罗门祭司那里了解了一些开放仪式的意义,就能够解释所有的符号,并对印度教进行了筛选时,我们不禁对他们的科学幻想的完整性表示钦佩。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马克斯·穆勒他自己声称,既然“一个婆罗门出生了——不,两次出生的,不可能被培养出来,即使最低的种姓,如首陀罗,也不会向陌生人敞开自己的阶级。”他不太可能让那个陌生人向世界揭开他最神圣的宗教秘密,而这个秘密在数不清的年代里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不被亵渎。

不;我们的科学家不能——不,不能正确地理解古老的印度文学,正如一个无神论者或物质主义者不能正确地欣赏一个先知、一个神秘主义者的感情一样,他们的一生都在沉思。他们完全有权利利用他们自我欣赏的甜美的催眠曲来抚慰自己,有权利公正地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学识,但他们绝对没有权利通过使世界相信他们已经在文学中解决了古代思想的最后一个问题,无论是梵文还是其他任何文学,来把世界引入他们自己的错误;在外在的“废话”背后,并没有远比我们现代的精确哲学所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或者,在正确地诠释梵语的词句之外,没有更深刻的思想,那些在地球上的清晨隐藏它的人的后代,如果他们不是世俗的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一个物质主义者,甚至一个正统的基督徒,既不能阅读古老的婆罗门著作,

也不能阅读它们的后代卡巴拉、巴尔得纳森抄本或犹太圣经，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些书不谦逊，明显缺乏外行读者乐于称之为“常识”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感觉而责怪他们，特别是在希伯来文学，甚至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中，我们完全准备同意菲斯克教授的观点即“对不完美的证据不满是智慧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有权期望他们认识到，在问题有两面的情况下，承认自己的无知同样是诚实的标志，而且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科学家和任何无知的人一样容易犯错误。当我们发现德雷柏教授在他对欧洲智力发展时期的定义中，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前驱和导师）到卡纳德斯的时代划分为“信仰时代”；从斐洛到查士丁尼摧毁新柏拉图学派——“衰老的时代”，我们可以推断这位博学的教授对希腊哲学和阿提克学派的真实倾向所知甚少，就像他对布鲁诺的真实性格所知甚少一样。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位最好的梵语学者，以他自己不受支持的权威声明“大部分婆罗门教只是神学上的废话”时，我们深感遗憾地认为穆勒教授对古老的梵语动词和名词的了解，一定远远超过对梵语思想的了解；一个如此一致地倾向于公正地对待宗教和古代人类的学者，竟然会如此有效地落入基督教神学家的手中。“梵语有什么用？”杰奎蒙大声说，他一个人对东方所作的错误陈述比所有东方学家加在一起还多。照这样的速度，真的不会有什么了。如果我们要用一具尸体来交换另一具尸体，那么我们就像解剖吠陀经一样解剖犹太圣经的遗书。一个人如果不能从直觉上被古老的宗教精神所激活，他将永远无法看到超越开放的“废话”。

当我们第一次读到“在大人头马的颅腔——长脸——隐藏着 aërial 智慧，它无处打开；它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打开。”又或者，古人的“鼻子”是“生命的每一部分”；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疯子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而且，当我们从拿撒尔·埃斯古抄本得知“她，圣灵”邀请她的儿子卡拉布塔诺斯，“他疯狂而没有判断力，”和他自己的母亲一起犯下不自然的罪行时，我们很容易厌恶地把书扔到一边。但是，难道这只是用粗俗甚至淫秽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无意义的垃圾吗？它不能像埃及和印度宗教的性象征，或者“神圣”的圣经本身的粗鄙直白的表达一样，通过外表来判断它。无非是关于夏娃和伊甸园中诱人的毒蛇的寓言。这个永远在暗示、不安分的灵魂，一旦“落入物质”，就会诱惑夏娃或哈瓦(Hava)，后者在身体上代表混乱的物质，“疯狂而不加判断”。就物质而言，卡拉布塔诺斯是圣灵之子，或拿撒勒人的圣灵之子，索菲娅-阿查摩丝，后者是纯洁、智慧的精神、神圣气息的女儿。当科学有效地向我们证明了物质的起源，并且证明了神秘主义者和古代哲学家的谬论（正如他们的后代现在所持的观点），即物质只是精神的一种联系时，那么怀疑者们就有权拒绝古老的智慧，或者对古老的宗教提出污言乱语的指控。

#### 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谈阳物的象征意义

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女士说：“从远古时代开始\*，在印度斯坦，一种象征就被崇拜为创造的类型，或者生命的起源。它是湿婆最常见的象征[巴拉或摩诃-提婆]，并与他的崇拜普遍相连。．．．湿婆不仅仅是人类形态的再生者；他代表了结果原则，遍及宇宙的生成力量。．．．这个徽章的小图像雕刻在象牙，黄金，或水晶，作为饰品佩戴在脖子。．．．母性的象征同样是一种宗教类型；毗湿奴的崇拜者在他们的额头上用一个水平的标记来代表它。．．．他们对人类诞生的伟大奥秘充满敬畏，这是不是很奇怪？他们这样看待它是不纯洁的吗？还是我们不这

样认为，就不洁净？自从那些古老的安克雷特人在他们最初的圣所的庄严深处第一次谈论上帝和灵魂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道路也不干净。我们不要对他们在自然界的所有奥秘中追寻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原因’的方式微笑，以免我们这样做，会在他们的宗法纯朴上投下我们自己粗鄙的阴影。”【\*《历代宗教思想的进步》，第一卷，第17页。】

许多学者都曾尽其所能，公正地评价古印度。科尔布鲁克、威廉·琼斯爵士、巴特米·圣·希莱尔、拉森、韦伯、斯特兰奇、伯努夫、哈代，最后是雅科利奥特，都为她在立法、伦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成就提供了证据。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能像梵语的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那样，在对神及其后代人的理想观念方面达到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雅科利奥特说：“我对许多翻译家和东方主义者的抱怨是，虽然我很欣赏他们渊博的知识，但由于没有在印度生活过，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和理解诗歌吟诵、祈祷和仪式的象征意义，因此经常陷入物质上的错误，无论是翻译还是欣赏。”\*【\*《La Bible dans l’Inde.》】此外，这位长期居住在印度并研究印度文学的作者比那些从未到过印度的人更有资格作证，他告诉我们，“几代人的生活不足以仅仅阅读古代印度留给我们的关于历史、伦理(道德)、诗歌、哲学、宗教、不同科学和医学的作品。”然而路易斯·雅科利奥特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片段来判断，而他能够接近这些片段，一直依赖于他成功地与几个婆罗门建立亲密关系的顺从和友谊。他们给他看了所有的财宝吗？他们向他解释了他想知道的一切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否则他本人也不会像他在许多情况下那样，仅仅根据间接证据就草率地判断他们的宗教仪式。

不过，没有哪个旅行者能像雅科利奥特那样，在总体上对印度表现得更公平、更公正。如果说他对她目前的堕落是严厉的，那么他对造成这种堕落的人——过去几个世纪的教士阶层——就更严厉了，他的谴责与他对她过去辉煌的赞赏成正比。他指出了所有古代教义，包括《摩西经》的启示的来源，并直接指出印度是人类的摇篮，是所有其他国家的祖先，是所有失落的古代艺术和科学的温床，因为古印度本身已经在古代的西梅利亚的黑暗中消失了。“研究印度，”他说，“就是追根溯源。”

他补充说：“就像现代社会每一步都与古代社会相竞争一样，就像我们的诗人模仿荷马和维吉尔、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普劳图斯和特伦斯一样；正如我们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灵感一样；就像我们的历史学家以提图斯·利维乌斯、萨卢斯特或塔西佗为榜样一样；我们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罗；我们的医生研究希波克拉底，我们的法典记录了查士丁尼——古代本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模仿和复制的古代。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更符合逻辑的呢？各族人民不是彼此领先和继承吗？一个国家痛苦地获得的知识，是否会局限在自己的领土内，与生产它的一代人一起消亡？认为六千年前的印度辉煌、文明、人口众多，给埃及、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样深刻，这难道是荒谬的吗？

“现在是时候消除我们自己的偏见了，这些偏见代表着古人几乎自发地阐述了思想，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最崇高的一一这些偏见在他们天真的崇拜中，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通过少数伟人的直觉解释，在宗教领域，通过启示解释。”\*【\*《La Bible dans l’Inde.》】

我们相信，这位优秀而博学的作家的反对者被无可辩驳的证据所压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事实一旦证实了他的理论和主张，世界将会发现什么？世界上所有其他伟大的国家都得益于他们的语言、艺术、立法机构和文明，而印度，这个比任

何其他国家都更少被探索和了解的国家。它的发展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受阻了几个世纪——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在伟大的马其顿征服者的时代，“印度已经度过了她的辉煌时期”——在随后的时代完全被扼杀了。但她过去的辉煌可以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证据。世界上有什么人能夸耀这样的文学？如果梵语不那么困难，人们会比现在更多地研究它吗？到目前为止，公众不得不依靠少数学者来获取信息，这些学者尽管学识渊博，值得信赖，却无法胜任翻译和评论梵语文学巨著中的少数几本书的任务，尽管有传教士的破坏，这些书仍然被保留下来，使其膨胀。做这么多的工作是欧洲人一生的劳动。因此，人们草率地做出判断，并经常犯最可笑的错误。

最近，宾夕法尼亚州新布莱顿的邓洛普·摩尔牧师。他抨击了一位神智学者在帕尔姆男爵火葬仪式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所说的《摩奴法典》比摩西早一千年存在。“所有著名的东方学家，”他说，“现在都同意《摩奴要义》是在不同的时期写成的。藏品中最古老的部分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长老会旗帜》，1876年12月20日】无论这位宾夕法尼亚的权威人士遇到的其他东方学家会怎么想，威廉·琼斯爵士的观点是不同的。“很明显，”他说，“《摩奴法典》，如我们所拥有的，由680个颂歌组成，不可能是搜玛提的作品，它可能被描述为《Vridha Manava》，或《古代摩奴法典》，它还没有被完全重建，尽管书中的许多段落被传统保存下来，并经常被评论员引用。”

雅克略特说：“我们读到南都的一篇关于立法的论文的序言，这是他的一个专家写的，他是婆罗门权力的委托人：“摩奴写了梵天的法律，以10万颂歌，或对句，组成了24本书和1000个章节，把工作交给了纳拉达，圣人中的圣人，他把它删减为12000节供人类使用，交给了布里古的一个儿子，名叫苏马蒂，为了方便人类，他把它删减为4000节。”

这里我们有威廉·琼斯爵士的意见，他在1794年断言欧洲人所拥有的碎片不可能是《古代摩奴法典》，而路易斯·雅科利奥特在1868年，在咨询了所有权威之后，加上他自己长期耐心的研究结果，写下了以下内容：“印度教的法律在基督教时代前3000多年就由摩奴编纂成书，被整个古代复制，尤其是被罗马复制，只有罗马留下了一部成文法——《查士丁尼法典》；它已被采纳为所有现代立法的基础。”+【+《La Bible dans l'“Inde.”】在另一卷《克里斯蒂娜与基督》中，对一位虔诚的、尽管非常博学的天主教对手M. 泰斯特·德·拉维什的科学提审中，他试图证明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的正字法与梵语的拼写不符——而且有最糟糕的地方——雅科利奥特评论道：“我们知道立法者摩奴迷失在印度古代时期的夜晚；没有一个印度人敢拒绝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法者的称号”（第350页）。

但雅科利奥特没有听说过邓洛普·摩尔牧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位印度学家正准备证明许多吠陀文本，以及由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送往欧洲的摩奴文本，根本不是真正的文本，但主要是由于某些耶稣会传教士狡猾而又试探性地误导科学，利用一些杜撰的著作，企图给古印度的历史蒙上一层不确定和黑暗的阴云，给现代的婆罗门和权威人士蒙上一层对系统内插的怀疑。“这些事实，”他补充道，“在印度已经根深蒂固，甚至不会引起质疑，必须向欧洲揭示”（《克里斯蒂娜与基督》，第347页）。

此外，《摩奴法典》，被欧洲东方学家称为布里古所评论的那一部，甚至不构成古代摩奴的一部分，称为vridha - manava。虽然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它的小碎片，但它确实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某些寺庙中；雅科利奥特证明了发送到欧洲

的文本与在南印度宝塔中发现的相同文本完全不一致。我们还可以为我们的目的引用威廉·琼斯爵士，他在抱怨卡卢卡时评论说，后者在他的评论中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摩奴的律法仅限于前三个时代”（《摩奴的翻译和评论》）。

## 吠陀和摩奴时代

根据计算，我们现在是在卡利时代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根据萨提亚或克里塔时代的时代，第一个印度传统建立摩奴律法的时代，威廉·琼斯爵士含蓄地接受了它的真实性。承认所有可能被说到的印度教编年史的巨大夸张——顺便说一句，印度教编年史与现代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吻合程度远远超过了犹太教圣经六千年的讽喻编年史——从世界第四时代(或称卡利时代)开始至今已有四千五百年，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证明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基督徒，而不是一位神智学者——相信摩奴比摩西年长几千岁。很明显，两件事中的一件会发生：要么印度历史应该为长老会的旗帜而重新塑造，要么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在再次尝试批评神智学者之前先学习印度文学。

但是，除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的私人意见(他们的意见与我们无关)，我们甚至在《新美国书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一种明确的倾向，即对印度文学的古老性和重要性提出异议。其中一位作者说，《摩奴法典》“不会早于公元前三世纪”，这个术语很有弹性。如果《摩奴法典》的作者指的是这些律法的删节，这些律法由后来的婆罗门编纂和安排，作为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权威，并带着为自己创造统治规则的想法，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准备对此进行争论。无论如何，把这种删节当作摩奴编纂的真正的古老律法是不恰当的，就像断言《希伯来圣经》的年代不会早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十世纪一样，因为我们没有比这更早的希伯来手稿，或者荷马的《伊利亚特》的诗歌在它的第一个经证实的手稿被发现之前既不为人所知也不创作一样。欧洲学者所拥有的梵文手稿没有一份超过四五个世纪\*，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他们认为《吠陀经》是四五千年前的古老著作。【\*参见马克斯·穆勒的《吠陀经讲座》。】关于《摩奴经》的古老历史，可能有最有力的论据，我们不需要麻烦地引用各种学者的观点，没有两个学者同意，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至少对百科全书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来说是这样的。

如果《查士丁尼法典》，正如雅科利奥特所证明的那样，是从《摩奴法典》中复制而来的，我们首先要确定前者的时代；不是作为一个编写和完美的法典，但它的起源。要回答，不难我们相信。

据瓦罗说，罗马建于朱利安时期(公元前 754 年)的 3961 年。我们听说，以查士丁尼命令为代表的罗马法，即所谓的《民法大全》，并不是一部法典，而是许多世纪立法惯例的摘要。虽然对最初的权威实际上一无所知，但 *jus scriptum*，或成文法的主要来源是 *jus non scriptum*，或习惯法。现在我们正准备以这一习俗法为我们的论点的基础。此外，十二表法是在非洲大学 300 年前后编纂而成的，甚至就私法而言，这也是根据更早的资料编纂而成的。因此，如果发现这些较早的资料与《摩奴法典》如此吻合，婆罗门声称《摩奴法典》是在克里塔约编成的，比真正的卡利时代早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必须假设作为习俗和传统的法律，“十二表法”的这个资料来源，至少比他们的抄写者早了几百年。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到公元前 1000 多年前。

《摩那瓦法圣典》(Manava Dharma Sastra)，体现了印度教的宇宙起源体系，被

认为在古代仅次于吠陀经；甚至科尔布鲁克也将后者归为公元前 15 世纪。那么，《摩那瓦法圣典》这个名字的词源是什么？它是摩奴的合成词；dharma，论述；sastra，命令或律法。那么摩奴的律法怎么能只追溯到公元三世纪呢？印度《法典》从未声称自己受到神的启示。婆罗门自己把《吠陀经》和其他任何一部神圣的古代典籍区别开来，就是一个证明。虽然每个教派都认为《吠陀经》是神的直接话语——sruti（启示）——但《摩奴法典》被他们简单地指定为传承，一套口头传统的集合。然而，这些传统，或“回忆”，仍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受尊敬的。但是，也许，最有力的论据支持它的古老和普遍的尊重，它是由以下事实。不可否认，婆罗门在某个遥远的时期重塑了这些传统，并制定了许多实际的律法，正如他们现在站在《摩奴法典》中，以回答他们雄心勃勃的观点。因此，他们一定是在焚寡妇（自焚）既没有实践也没有打算这样做的时候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近 2500 年。在《摩奴法典》中，没有比《吠陀经》中提到的更残暴的法律了！除非完全不了解印度的历史，否则谁会知道这个国家曾经因为英国政府禁止自焚而濒临宗教叛乱的边缘呢？婆罗门诉诸于《梨俱吠陀》的诗句。但这句话最近被证明是伪造的。\*【\*参见罗斯的《印度的埋葬》；马克斯·穆勒的《比较神话》（讲座）；威尔逊的文章《焚烧印度教寡妇的所谓维迪奇权威》等。】如果婆罗门是《摩奴法典》的唯一作者，或者他们将其全部编成法典，而不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简单地用补充来回答他们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会忽略这最重要的一点，从而危及它的权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摩奴法典》必须被视为他们最古老的书籍之一。

### 前大洪水种族的传统

正是基于这种间接证据的力量——理性和逻辑——我们断言，如果埃及为希腊提供了她的文明，后者将她的文明遗赠给罗马，那么埃及本身在那些未知的时代，当美尼斯统治时，从吠陀以前的印度接受了她的法律、她的社会机构、她的艺术和她的科学；\* 因此，在牧师——所有其他国家的能手——的古老启蒙中，我们必须寻找解开人类伟大奥秘的钥匙。【+本生认为是美尼斯元年，3645 年；曼内托认为是公元前 3892 年。《埃及的地方》等，卷 v，34；关键词。】\*【\*路易斯·雅科利奥特在《印度的圣经》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我们不加区分地说“印度”时，我们指的不是现代的印度，而是古代的印度。在古代，我们现在以其他名字知道的国家都被称为印度。有上印度、下印度和西印度，西印度就是现在的波斯-伊朗。现在被称为中国西藏、蒙古和大鞑靼的地方，也被古代作家认为是印度。现在，我们将讲述一个关于那些现已被科学完全承认曾经是人类摇篮的地方的传说。

传统说法和《大书》的记录解释说，早在亚当和他好奇的妻子赫瓦(He-va)的时代之前，在现在只有盐湖和荒凉贫瘠的沙漠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内海，延伸到中亚，在骄傲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和西部延伸。一个岛屿，以其无与伦比的美丽，在世界上没有竞争者，居住着在我们之前的最后一个种族的残余。这种族可以在水里、空气里、火里同样轻松地生活，因为他们对各种环境有无限的控制力。这些人是“上帝之子”；不是那些见过人类女儿的人，而是真正的埃洛希姆（神），尽管在东方的卡巴拉，他们有另一个名字。正是他们把大自然最离奇的秘密告诉了人们，向他们揭示了那不可言说的、现在已失传的“道（神言）”。

这个道，其实并不是一个词，曾经在世界各地流传过一段时间，现在仍然作为一

个遥远的、垂死的回声，在一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心中徘徊。所有圣多塔尔学院的修道士都知道这个岛的存在，但这个“道”只有爪哇阿利姆知道，也就是每个学院的主，只有在他死后才传给他的继任者。这样的学院有很多，古老的经典作家都在谈论它们。

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现在的种族之前，有许多人种，这是所有古代民族都接受的普遍传统之一。每一个都不同于之前的一个；每一个都消失了，就像下面出现的一样。在《摩奴》中，六个这样的种族被清楚地提到是相互继承的。

“从这个 Manu Swayambhouva (未成年人，并回答亚当卡德蒙) 发出的 Swayambhouva，或通过他自己存在的存在，后裔其他六个摩奴(人代表祖先)，每个人都生了一个人的种族. . . . 斯瓦扬布瓦是第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摩奴，在他的时代——安塔拉——制造和指导了这个由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人组成的世界。” (《摩奴》第一部)

在《湿婆往世书》中\*是这样写的：【\*往世书意思是古老而神圣的历史或传统。参见 Loiseleur Des "longchamp 对《摩奴》的翻译；也见 L. 雅科利奥特的《La Genese dans l Humanite. (人类起源)》】

“湿婆啊，火之神，愿你毁灭我的罪恶，就像丛林里的白草被火烧毁一样。正是通过你强大的呼吸，阿底玛(第一个人)和希瓦(生命的完成，梵语)，这个种族的祖先获得了生命，并以他们的后代覆盖了世界。”

这里与美丽的岛屿没有海上交通，只有首领们才知道的地下通道，向各个方向连通。传统指向许多宏伟的印度遗址，埃洛拉，大象，和阿武贡(Chandor range)的洞穴，它们曾经属于这些学院，并通过这样的地下方式与之相连。+【+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像詹姆斯·弗格森先生一样，否认印度的任何一座纪念碑都是非常古老的。在他的作品《印度岩刻寺庙的插图》中，作者大胆地表达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观点：“在印度最早的洞穴庙宇被挖掘出来之前，埃及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简而言之，他不承认阿罗卡统治前有任何洞穴的存在，而且似乎愿意证明，这些岩石凿成的寺庙大多是在那位虔诚的佛教国王统治时期被处死的，直到五世纪初，安得拉邦的摩伽达王朝被摧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武断的。进一步的发现肯定会表明它是多么错误和毫无根据。】谁能说得出来，除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它也在《秘书》中提到过，但又用另一个名字，用神圣的语言念出来——在那个时代还不存在？失落的大陆可能位于亚洲南部，从印度延伸到塔斯马尼亚？\*【\*当人们第一次发现美洲时，在一些土著部落中发现亚特兰大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如果这一假说现在受到如此多的怀疑，并被一些学者断然否定，他们把它当作柏拉图的一个玩笑，那么，科学家们也许会相信，关于上帝居住的大陆的描述不是完全寓言。于是，他们就会明白，柏拉图谨慎的暗示，以及他把叙述的责任推给梭伦和埃及祭司，不过是一种谨慎的方式，把事实告诉世人，巧妙地把真实和虚构结合起来，使他与这个故事脱离开来，因为在他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他的义务是禁止他透露的。

而亚特兰大这个名字又怎么会源于柏拉图呢？亚特兰大不是一个希腊名字，它的构造中没有任何希腊元素。布拉瑟尔·德·布赫布尔多年前就试图证明这一点，鲍德温在他的《史前民族和古代美洲》一书中引用了前者，他宣称“Atlas 和 Atlantic 这两个词在欧洲已知的任何语言中都没有令人满意的词源。它们不是希腊语，不能指任何已知的旧世界的语言。但在纳瓦特语(或托尔特克语)中，我们立即发现了词根 a, atl, 表示水、战争和头顶。从这里衍生出一系列的单词，如atlan, 或水的边界或在水的中间；形容词 Atlantic 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还

有 atlaca, 来对抗. . . . 哥伦布发现这片大陆的时候, 有一座名叫亚特兰的城市, 位于达连的乌拉哈湾入口处, 有一个很好的港口。现在它变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村庄, 名叫 Aclo。” + 【+鲍德温, 《史前民族》, 第 179 页】

至少可以说, 在美洲发现一个城市的名字包含了纯粹的本地元素, 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陌生的, 在一个公元前 400 年的哲学家的所谓小说中, 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 美洲这个名字与根据印度教传统, 位于七大陆中心的圣山梅鲁的关系比与阿梅里克斯·韦斯普丘斯的关系更密切, 而阿梅里克斯的名字根本就不是阿梅里克斯, 而是阿尔比库斯, 直到最近才被确切的历史认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别。\*【\*阿纳斯塔西奥·韦斯普齐奥或韦斯普齐奥的儿子阿贝里科·韦斯普齐奥, 现在对新大陆的命名有严重的怀疑。事实上, 据说这个名字在几个世纪前写的一部作品中就出现过。A·怀尔德(笔记)。】我们引用以下理由来支持我们的论点:

第 1. Americ, Amerrique, 或 Amerique 是尼加拉瓜的名字, 指的是位于 Juigalpa 和 Libertad 之间的高地或山脉, 在 Chontales 省, 它的一边进入卡尔卡斯印第安人的国家, 另一边进入拉马斯印第安人的国家。Ic 或 ique, 作为终端, 意思是伟大, 如 cazique 等。哥伦布在他的第四次航行中提到了卡里艾村, 可能是财财村。那里到处都是巫师和药师;这就是 Americ 的范围, 3000 英尺高。

然而他却并没有提到这个词。美洲省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 1522 年巴塞尔出版的地图上。在此之前, 该地区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的一部分。那一年, 尼加拉瓜被吉尔·冈萨雷斯·德·阿维达征服。\*【\*参见托马斯·贝尔特, 《尼加拉瓜的博物学家》伦敦, 1873 年。】

第 2. “北欧人在 10 世纪访问过这片大陆, +有一片被厚厚的木头覆盖的低地海岸, ” 他们把它叫做 Markland (马克兰), 来源于 mark, 一种木头【+Torfieus, 《Historia Vinlandiæ Antiquæ.》】。在 marrick 中 r 发滚动音。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国家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单词, 世界山的名字, Meru (梅鲁), 在一些方言中发音为 MERUAH, 字母 h 被强烈吸气。然而, 主要的想法是, 展示两个民族如何可能接受一个发音相似的单词,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意思使用它, 并发现它适用于相同的领域。“这是最合理的, ” 怀尔德教授说, “中美洲国家给了这片大陆一个名字, 在那里, 我们发现美洲这个名字象征着(就像我们可以加上印度教的梅鲁山一样)伟大的山峰。如果维斯普修斯打算给一块大陆封号, 他就会使用自己的姓氏。如果布拉瑟尔·德·布赫布尔关于阿特兰是阿特拉斯和大西洋的起源的理论得到证实, 那么这两种假说就会非常一致。因为柏拉图并不是唯一一个描写大力神支柱之外的世界的作家, 因为海洋还很浅, 大西洋的热带部分长满了海草, 所以设想有这片大陆, 或者在那片海岸上有一个岛屿世界, 都不是痴人说梦。太平洋也显示出曾经是马来人或爪哇人的人口稠密的岛屿帝国的迹象——如果不是南北大陆的话。我们知道印度洋的利莫里亚是科学家的梦想;撒哈拉沙漠和亚洲中部地带可能曾经是海床。”

## 亚特兰蒂斯及其人民

为了延续这一传统, 我们必须补充说, 圣师的类别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 一种是受“上帝之子”(该岛的圣子)教导的人, 他们开始接受纯粹启示的神圣教义;另一种是居住在失落的亚特兰蒂斯的人——如果这一定是它的名字——而作为另一个种族的人, 他们生来就具有一种能包容所有隐藏的事物的视野, 并且不

受距离和物质障碍的影响。简而言之，他们是《波波武经》中提到的第四种人，他们的视野是无限的，他们能立刻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生的灵媒”，他们既不费劲也不痛苦地获得知识，也不以任何牺牲为代价来获得知识。因此，当前者走在他们神圣导师的道路上，逐步获得他们的知识，同时学会分辨恶与善时，亚特兰提斯的天生的专家盲目地跟随伟大的和无形的“龙”，国王 Thevetat (创世纪的蛇) 的暗示。Thevetat 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获得知识，但是，借用怀尔德博士关于诱人的蛇的一个表达，他是“一种苏格拉底，知道而不被启动”。因此，在他们的恶魔 Thevetat 的邪恶暗示下，亚特兰提斯种族变成了一个邪恶魔法师的国度。结果，战争爆发了，故事太长了，无法一一叙述；它的实质可以在该隐、巨人、挪亚和他的正义家族的毁灭寓言中找到。这场冲突因亚特兰蒂斯号的沉没而结束；在巴比伦和马赛克洪水的故事中发现了它的模仿：巨人和魔法师“…所有的肉体都死了…和每一个人。”除了西苏特鲁斯和诺亚，他们基本上与《波波武经》(危地马拉的圣书)中伟大的恩林基提人之父相同，这本书也讲述了他乘坐一艘大船逃跑的故事，就像印度教的诺亚——维萨瓦斯瓦塔。

如果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传统，我们就不得不相信这个进一步的故事：从岛上的圣贤的后代和亚特兰提亚的诺亚的后代的通婚中，产生了一个正义和邪恶的混合种族。在世界的一边，有伊诺克、摩西、乔达摩佛陀、无数的“救主”和伟大的修道士；另一方面，其“天生的魔法师”们，由于缺乏适当的灵性启蒙的抑制力，又由于生理和心理组织的软弱，无意中曲解了他们的天赋以达到邪恶的目的。摩西没有责备那些精通预言和其他能力的人，他们曾在圣经中提到的深奥智慧\*学院中接受教导。【\*《列王纪》，xxii. 14; 2 历代记，xxxiv. 22.】他的谴责只针对那些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他们从亚特兰蒂斯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力量，为恶灵服务，伤害人类的人。他的愤怒是针对 Ob 的灵魂，而不是 OD 的。”

∴在我们准备付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从巴黎收到了尊敬的约翰·L·欧·苏利文先生寄来的路易斯·雅科利奥特全集，共二十一卷。他们主要谈论印度及其古老的传统、哲学和宗教。这位不知疲倦的作家从各种来源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虽然我们不接受他在许多问题上的个人观点，但我们仍然坦率地承认他对印度圣书的大量翻译的极端价值。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证实了我们所作的断言。其中一个例子是史前大陆被淹没的问题。在他的《Histoire des Vierges: Les Peuples et Les Continents Disparus》一书中，他说：“印度最古老的传说之一，通过口头和书面的传统保存在寺庙中，讲述了几十万年前在太平洋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大陆，它被地质动荡破坏了，必须在马达加斯加、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波利尼西亚的主要岛屿上寻找它的碎片。根据这个假设，印度斯坦和亚洲的高原，在那些遥远的时代，只有与中央大陆相连的大岛屿才能代表。 . . . 根据婆罗门的说法，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高度文明，而印度斯坦半岛，在大灾难的时候，由于海水的迁移而扩大，不过是延续了在这个地方诞生的原始传统的链条。这些传统赋予了居住在这片巨大的赤道大陆上的民族鲁塔斯的名字，从他们的语言衍生出了梵语。”（我们将在第二卷中对这种语言有一些看法。）印度-希腊传统，被从印度平原移民过来的最聪明的人口所保存，同样地与一个大陆和一个民族的存在有关，它给它的名字叫亚特兰蒂斯和亚特兰提斯，它位于大西洋热带北部。在这一纬度上有一个古老的大陆的假设，在亚述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的火山岛和多山的海面上可

以找到它的遗迹，这一假设在地理上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此外，希腊人由于害怕神秘的海洋，从来不敢越过赫拉克勒斯的柱子，柏拉图所保存的故事在古代出现得太晚了，除了与印度传说相呼应之外，没有其他的東西。此外，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平面，从马来亚群岛到波利尼西亚，从巽他海峡到复活节岛，根据我们所居住的大陆之前的假设，不可能不把最重要的地方放在那里。这是一种宗教信仰，是马六甲和波利尼西亚的共同信仰，也就是说，是大洋世界的两个极端共同信仰，断言“所有这些岛屿曾经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国家，居住着黄种人和黑人，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诸神厌倦了他们之间的争吵，委托海洋来平息他们，海洋吞没了两块大陆，从那以后，要他交出俘虏是不可能的。在众神的力量下，山峰和高原独自躲过了洪水，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太晚了。”“无论在这些传统中有什么，无论在哪里发展了一个比罗马、希腊、埃及和印度更古老的文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文明确实存在过，而且对于科学来说，恢复它的踪迹是非常重要的，无论这些踪迹是多么微弱和短暂”（第 13-15 页）。这个最后的传统，由路易斯·雅科利奥特从梵语手稿中翻译出来，证实了我们从《秘密教义记录》中给出的说法。提到的黄种人和黑人之间的战争，与“上帝之子”和“巨人之子”（亚特兰蒂斯的居民和魔法师）之间的斗争有关。雅科利奥特先生亲自访问了波利尼西亚所有的岛屿，并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几乎所有民族的宗教、语言和传统，他的最后结论是：“至于波利尼西亚大陆，它在最后的地质大灾难中消失了，它的存在建立在这样的证据之上，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再也无法怀疑了。这块大陆的三个高峰，桑威奇群岛、新西兰、复活节岛，彼此相距十五至一千八百里，中间的群岛群，维提岛、萨摩亚岛、汤加岛、福图纳岛、乌韦阿岛、马克萨斯岛、塔希提岛、普尔努顿岛、甘比埃岛，它们自己距离这些极端点七八百至一千里。所有的航海家都同意这样说，极端的人和中央的人，鉴于他们的实际地理位置，而且他们手头的手段又不充分，是不可能交流的。从物理上讲，用独木舟横渡这么远的距离是不可能的……没有指南针，旅行几个月没有补给。另一方面，桑威奇群岛、维提岛、新西兰、中部地区、萨摩亚群岛、塔希提岛等地的土著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从来没有互相认识过，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方。然而，每一个人都坚持认为他们的岛屿曾一度形成了向西延伸的广袤土地的一部分，这片土地位于亚洲一侧。所有人聚在一起，说着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习惯，同样的习俗，同样的宗教信仰。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们种族的摇篮在哪里？’为了得到唯一的回应，他们向夕阳伸出手”（同上，第 308 页）。

遗迹覆盖了两个美洲，在许多西印度群岛被发现，都被认为是沉没的亚特兰蒂斯人。在亚特兰蒂斯时代，旧世界几乎是通过陆地与新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同旧世界的僧侣一样，这个被水淹没的国家的魔法师们也有一个遍布各个方向的地下通道网络。关于那些神秘的地下墓穴，我们现在要讲一个离奇的故事，这是我们在秘鲁境内旅行时，一个早已死去的秘鲁人讲给我们听的。这里面一定有真理；后来，一位意大利绅士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位绅士曾到过那个地方，要不是没有办法和时间，他自己一定会证实这个故事的，至少部分是这样。那个意大利人的告密者是个老牧师，他承认是一个秘鲁印第安人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牧师当时完全受了那个过路人的催眠影响，是被迫作出这个启示的。

这个故事是关于印加最后一批著名宝藏的。秘鲁人说，自从皮萨罗残忍地杀害了印第安人之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只有梅斯蒂索人不可信。它是这样写的：印加人被囚禁，他的妻子为他的解放提供了一间装满黄金的房间，

在第三天太阳下山之前，“从地板到天花板，他的征服者能到达的最高的地方”。按照西班牙的惯例，她遵守了诺言，但皮萨罗却食言了。征服者对这些宝藏的展示感到惊讶，他说他不会释放这个囚犯，而是要杀死他，除非女王说出宝藏的出处。他听说印加人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地下道路：在地下绵延数英里的地下道路或隧道，用来存放国家积累的财富。不幸的王后请求延迟，并去请教了神谕。在祭祀期间，首席牧师在神圣的“黑镜”\*中向她展示了她丈夫不可避免的被杀，无论她是否把王冠上的珍宝交给了皮萨罗。然后王后下令关闭入口，这是一个凿在岩石墙上的裂缝的门。在牧师和魔法师的指导下，他们用巨大的石块将裂缝填满，并将裂缝的表面覆盖起来，以掩盖这一工程。印加人被西班牙人杀害，他的王后郁郁寡欢，自杀身亡。西班牙人贪婪过度，埋藏的宝藏的秘密被锁在几个忠实的秘鲁人的胸膛里。【\*这些“魔镜”，通常是黑色的，是另一个相同信仰的普遍性的证明。在印度，这些镜子是在阿格拉省制作的，在中国西藏也有制造。我们在古埃及发现了它们，根据布拉瑟尔·德·布赫布尔引用的当地历史学家的话，基切人的祖先从古埃及把它们带到墨西哥；秘鲁的太阳崇拜者也用它。当西班牙人登陆的时候，历史学家基切王命令他的祭司们参照镜子，以了解他的王国的命运。“恶魔就像在镜子里反映了现在和未来，”他补充道(德·布赫布尔，《墨西哥》，第184页)。】

我们的秘鲁线人补充说，由于在不同时期的某些轻率行为，不同的政府曾以科学探索为借口派人去寻找宝藏。他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翻遍了，但没有发现他们的目的。到目前为止，楚迪博士和秘鲁其他历史学家的报告证实了这一传统。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被公开的额外细节。

## 秘鲁的遗迹

听了这个故事，并得到那位意大利先生的证实，几年后，我们又去了秘鲁。从利马向南走，我们在日落的时候到达阿里卡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它几乎是垂直的，孤零零地矗立在海岸上，远离安第斯山脉。这是印加人的坟墓。当落日的余晖照在岩石表面时，人们可以用普通的观景望远镜辨认出火山表面上刻着一些奇特的象形文字。

当库斯科还是秘鲁首都的时候，它有一座太阳神庙，因其宏伟而远近闻名。它的屋顶是用厚厚的金板做的，墙壁也是用同样的贵重金属做的。檐槽也是纯金的。在西墙，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小孔，当阳光照射进来时，就会聚焦在建筑内部。它们像金链一样从一个闪光点延伸到另一个闪光点，环绕着城墙，照亮了狰狞的偶像，揭示了某些在其他时候看不见的神秘迹象。只有通过理解这些象形文字——与今天在印加墓上可以看到的那些相同——人们才能了解隧道和它的途径的秘密。后者中有一个位于库斯科附近，现在已经被蒙住了，无法被发现。这条隧道直接通向一条从库斯科到利马的巨大隧道，然后向南延伸到玻利维亚。在某一点上，它与一座皇家陵墓相交。在这个阴森森的房间里，巧妙地有两扇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巨大的石板，它们以旋转的方式转动，紧密地靠在一起，只有通过那些秘密的标志才能与雕刻的墙壁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而这些标志的钥匙掌握在忠实的保管人手中。其中一块转盘覆盖了里曼隧道的南口，另一块覆盖了玻利维亚走廊的北口。后者向南延伸，穿过特拉卡卡和科比霍，因为阿里卡离佩奎那河\*不远，这条河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边界。【\*Pay 'quina (佩奎那河)，又名 Payaquina，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它的波浪曾从巴西漂流来黄金颗粒。我们

在带回欧洲的一把沙子中发现了一些真正的金属微粒。】

离这个地点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三座独立的山峰，它们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三角形；它们属于安第斯山脉。按照传统，通向北方的走廊唯一可行的入口在这些山峰中的一个；但是如果没有它的地标的秘密，泰坦军团可能会为了寻找它而徒劳无功地撕裂岩石。但是，即使有人设法进入坟墓，找到了坟墓墙壁上的转盘，企图把它炸开，上面的岩石也会把坟墓和它的宝藏埋在一起——就像那个神秘的秘鲁人对我们说的那样——把“一千勇士”埋在一起。进入阿里卡密室没有其他通道只能从佩奎那附近山上的门进去。在从玻利维亚到利马和库斯科的整个走廊上，有一些较小的藏宝地，里面装满了黄金和宝石，这些都是印加人几代人的积累，总价值难以估量。

我们手里有那个秘鲁老头当时给我们的地道、坟墓和门的精确图。如果我们想利用这个秘密获利，那就需要秘鲁和玻利维亚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且不说物理上的障碍，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进行这样的探险都会遇到沿海地区到处都是的走私者和强盗大军；事实上，这几乎包括了整个人口。仅仅净化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进入的隧道里的恶臭空气，也是一项严重的任务。然而，宝藏就藏在那里，传说它会一直藏在那里，直到西班牙统治的最后遗迹从整个南北美洲消失。谢里曼博士在迈森特发掘出的宝藏唤起了大众的贪欲，冒险的投机者们的目光转向了古代民族财富被认为埋藏的地方，比如地窖、洞穴、沙子或冲积物下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秘鲁，能像戈壁沙漠一样拥有如此多的传统。如果报道正确的话，在独立鞑鞑，这个流沙的咆哮之地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之一的所在地。据说，在地下埋藏着大量的黄金、珠宝、雕像、武器、器皿，以及所有象征着文明、奢华和艺术的东西，这是任何现存基督教世界首都今天可以展示的都无法比拟的。戈壁上的沙子在持续不断的可怕大风前有规律地从东向西移动。偶尔会发现一些隐藏的宝藏，但没有一个当地人敢碰它们，因为整个地区都被一种强大的咒语所诅咒。死就是惩罚。巴提——丑陋但忠实的地精——守护着这些史前人类的宝藏，等待着循环周期的革命再次使他们的故事为人类的教诲而闻名的那一天。

根据当地的传统，成吉思汗的陵墓仍然存在于塔巴松诺湖附近。里面躺着蒙古人亚历山大，好像睡着了。再过三个世纪，他将苏醒并带领他的人民走向新的胜利和另一次荣耀的收获。尽管人们对这个预言传统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坟墓本身并不是虚构的，它惊人的丰富也没有被夸大。

### 戈壁沙漠及其秘密

戈壁荒野地区，事实上，整个鞑鞑和西藏地区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以防外来入侵。那些被允许通过的人是在某些主要当局的特工的特别照顾和领航下，他们有义务不向外界传递任何有关地点和人员的情报。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我们也可能在这些页面中添加一些关于探索、冒险和发现的内容，让读者感兴趣地阅读。迟早有一天，可怕的沙漠之沙会暴露出它埋藏已久的秘密，那时候，我们现代人的虚荣心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

13 世纪勇敢的旅行者马可波罗说：“帕夏\*的人民非常擅长巫术和邪恶的艺术。”

【\*《马可·波罗》的翻译和编辑(尤尔上校)认为，在乌德亚纳和喀什米尔附近的某个地区。第一卷，第 173 页。】他博学的编辑补充道：“这个帕夏，或称乌德亚那，是帕德玛·桑巴瓦的故乡，他是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主要信徒之一，也

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大师。萨迦教的教义，在古时候盛行于乌德亚那，可能带有强烈的西维蒂魔法色彩，而西藏人仍然把当地视为魔法和巫术的经典基地。”

“旧时代”和“现代”是一样的；魔法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它们变得更加深奥和神秘，而且能手的谨慎与旅行者的好奇心成比例增长。Hiouen-Thsang（玄奘？下面以此为名）谈到这里的居民时说：“那些人……喜欢学习，但追求它没有热情。对他们来说，神奇配方的科学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专业业务。”\*【\*《佛教徒朝圣之旅》第一卷；《玄奘的生平》等，由汉学家儒莲从中文翻译成法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会反驳可敬的中国朝圣者，我们愿意承认，在七世纪，有些人把魔法“作为一门职业生意”；现在也有人这么做了，但肯定不是真正的能手。虔诚而勇敢的玄奘，曾一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在白沙瓦的洞穴里感受佛陀的影子，他不会指责喇嘛和僧侣们把它展示给旅行者“作为一种专业的生意”。乔达摩的训令，包含在他对他的保护者，呼吁他创造奇迹的国王 Prasenagit 的回答中，一定曾经出现在玄奘的脑海里。“伟大的国王，”乔达摩说，“我并不是向我的学生们传授律法，对他们说：‘去吧，圣徒们，在婆罗门和各家各户的眼前，用你们的超自然力量，创造出任何人都无法创造的奇迹。’我教训他们律法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圣人啊，要活著，隐藏你们的善行，显露你们的罪恶。’”

## 中国西藏的传说

在参观过鞑靼和西藏的各个时代的旅行者所目睹和记录的魔法展览的记录中，尤尔上校得出结论，当地人一定“掌握了现代“唯灵论者”的全部百科全书。杜阿尔德在他们的法术中提到了一种艺术，通过他们的祈祷来制造 Laotsen\*的形象，在空气中制造他们的神性，用铅笔在没有任何人接触的情况下写下问题的答案。+【\*中国哲学家老子。】【+《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第 318 页。此外，在这方面，克鲁克斯先生的实验，描述在本作品的第六章】

前一种祈祷是关于它们的圣所的宗教奥秘；如果不这样做，或为了获得利益，它们被认为是魔术，招魂术，并被严格禁止。后一种艺术，即不用接触就用铅笔写字，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为人所知和实践。这是那些国家的魔法基础知识。

当玄奘想要崇拜佛祖的影子时，他不是求助于“专业魔法师”，而是求助于他自己的灵魂祈祷的力量；祈祷、信仰和沉思的力量。在那个据说有时会发生奇迹的山洞附近，一切都是黑暗而沉闷的。玄奘走进来，开始了他的祈祷。他敬了一百次礼，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然后，他觉得自己太罪恶了，痛苦地绝望地哭了起来。但就在他要放弃一切希望的时候，他看见东边的墙上有一盏微弱的灯光，但又消失了。他重新祈祷，这一次充满了希望，他再次看到了那道光，那道光闪过，又消失了。这之后，他郑重地发誓：他决不离开山洞，除非他高兴地看到这位“时代的尊者”的影子。在这之后，他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因为在 200 次祈祷之后，黑暗的洞穴突然“沐浴在光中，佛的影子，明亮的白色，庄严地在墙上升起，就像云突然打开，突然展示了‘光之山’的奇妙形象。一种耀眼的光辉照亮了神的面容。玄奘沉浸在沉思和惊奇之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崇高而无比的物体。”玄奘在他自己的日记《See-yu' ' kee》中补充说，只有当人们怀着真诚的信仰祈祷时，如果他从上面得到了一个隐藏的印象，他才能清楚地看到阴影，但他不能享受任何时间。\*【\*马克斯·穆勒，《佛教朝圣者》】那些动不动就指责中国人不信教的人，最好读读肖特的《中国及上亚洲佛教论文

集》。†【†柏林科学院(1846年)】“在宋元年间(公元1086-1093年)，一位虔诚的妇女和她的两个仆人完全生活在启蒙之地。有一天，一个女仆对她的同伴说：‘今天晚上我要去阿弥陀(佛)的境界。’当天晚上，屋里弥漫着香醋的气味，女仆没有生任何病就死了。第二天，幸存的女仆对她的夫人说：‘昨天，我死去的同伴在梦中出现，说：“多亏了我们亲爱的女主人的坚持不懈的恳求，我成了天堂里的居民，我的幸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主妇回答说：“如果她也会出现在我面前，那么我就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第二天晚上，死者真的出现在她面前。夫人问：‘我能不能就这一次去开悟之地?’‘是的，’这个幸福的灵魂回答说：‘你只要跟着你的侍女就行了。’夫人在梦中跟着她走，不久就看见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湖，湖上开着无数的红白相间的荷花，有开的，有落的。她问这些花可能意味着什么。女仆回答说：‘这些都是地球上的人，他们的思想都转向了开悟之地。对阿弥陀佛天堂的最初渴望在天池中产生了一朵花，随着它所代表的人自强不息的进步，这朵花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灿烂;反之，它会在荣耀中消逝。’\*主妇想知道一个开悟者的名字，他躺在一朵花上，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奇妙衣服。她以前的女仆回答说：‘那是杨基。’然后她又问另一个人的名字，回答说：‘那是马胡。’夫人接着说：‘我将在什么地方诞生呢?’然后，被祝福的灵魂领着她往前走了一段距离，给她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山。‘这里，’她说，‘就是你将来的住处。你将属于第一等级的受祝福者。’当主妇醒来，她派人去打听杨基和马胡。第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还活得好好的。因此，这位夫人了解到，一个人在神圣中前进，永不回头，他的灵魂可能已经是启蒙之地的居民，尽管他的身体仍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中逗留。”【\*尤尔上校就上述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了一番评论，由于其高尚的公正性，我们十分乐意引用。“1871年，”他说，“我在邦德街看到了一场(所谓的)‘灵’画的展览，也就是说，在外部和无形的引导下，由‘灵媒’完成的画。许多这些非凡的作品(它们无疑是非凡的)声称代表了某某人的‘灵性之花’;目录中对这些的解释和文本中给出的完全一样。这是极不可能的艺术家有任何认识肖特的随笔，和巧合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第444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翻译了另一个中国故事，大意相同：“我认识一个人，”作者说，“他一生杀了许多生灵，最后得了中风。因他罪恶的灵魂所受的痛苦使我心里疼痛;我去拜访他，劝他去拜阿弥陀佛;但他坚决拒绝。他的疾病蒙蔽了他的理智;由于他的恶行，他变得冷酷了。这样的人一旦闭上眼睛，他面前会是什么?在这种生活中，白天之后是黑夜，夏天之后是冬天;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没人会考虑生与死。啊，这是多么盲目和固执啊!”(第93页)。

中国文学的这两个例子很难加强人们通常对这个国家的反宗教和完全物质主义的指责。第一个神秘的小故事充满了精神的魅力，并会美化任何基督教的宗教书籍。第二个故事同样值得称赞，我们只要把“阿弥陀佛”换成“耶稣”，就有了一个高度正统的故事，就宗教情感和哲学道德准则而言。下面的例子更引人注目，我们引用它是为了基督教复兴主义者的利益：“Hoang-ta” tie，生活在宋朝的T-anchen，遵循铁匠的手艺。每当他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不间断地呼唤阿弥陀佛的名字。有一天，他把自己写的诗交给邻居们，让他们传唱：——

“叮咚!锤击又长又快，  
直到铁最终变成钢!

现在，漫长的休息日开始了，  
永恒的乐土在召唤我!”

“于是他就死了。但他的诗句传遍了整个河南，许多人学会了拜佛。”\*【\*肖特，

《佛教论文集》，103 页】拒绝中国人或任何亚洲人，无论是中、上、下，拥有任何知识，甚至感知灵性的东西，是完全荒谬的。从一端到另一端，这个国家充满了神秘主义者、宗教哲学家、佛教圣人和魔法师。相信一个灵性世界，充满了在某些场合客观地出现在人类面前的看不见的存在，这是普遍的。施米特说：“根据中亚各国的信仰，地球及其内部，以及周围的大气，充满了灵性生物，它们对整个有机和无机自然的影响，部分是有益的，部分是有害的. . . 特别是沙漠和其他野生的或无人居住的地区，或自然的影响以巨大和可怕的规模显示的地区，被视为恶灵的主要住所或聚集地。因此，从远古时代开始，图兰大草原，尤其是戈壁大沙漠一直被视为邪恶生物的居住地。”

当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奇特的游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沙漠中这些难以处理的自然环境。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最后一个世纪里，他的奇怪故事被完全否定了。当他说他一次又一次亲眼目睹忽必烈的臣民和其他国家的术士所施展的最神奇的魔法时，没有人会相信他。在弥留之际，有人强烈要求马可收回他所谓的“谎言”；但他庄严地发誓说，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并补充说，“他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一半都没有说出来！”现在，马斯登的版本和尤尔上校的版本都出现了，毫无疑问，他说的是真话。公众尤其感谢后者，因为他提出了这么多权威的确证马可的证词，并解释了一些现象，以通常的方式，因为他清楚地表明，这位伟大的旅行家不仅是一个诚实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这位尽职尽责的编辑在《威尼斯人游记》中列举了不止一个迄今为止备受争议甚至被拒绝的观点，并为他的作者热情辩护，最后他说：“不，过去两年，即使是马可最疯狂的故事，也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一个真正的新西兰 RUC 的骸骨躺在欧文教授的内阁桌上！”\*  
【\*《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第二版序言，第八页。】

《天方夜谭》或《阿拉伯神话》，韦伯斯特称之为 Ruc（或 Roc）中的巨鸟，已经被确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发现并认识到阿拉丁的神灯也有一定的真实性。马可波罗在描述他穿越罗布泊大漠的经历时，谈到了一件奇妙的东西，“那就是，当旅行者在夜间行进时……他们会听到鬼魂说话。有时灵魂会叫他的名字…即使在白天，人们也能听到这些幽灵在说话。有时你会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更常见的是鼓声。”+【+同上，第一卷，第 203 页】

在他的笔记中，译者引用了中国历史学家马万林的话，后者证实了这一点。“在穿越这片荒野时，你会听到声音，”马万林说，“有时歌唱，有时哭泣；经常有旅行者到旁边去看看这些声音是什么，结果偏离了路线，完全迷路了；因为它们是精灵和妖精的声音。”\*【\*《维斯德隆》第 130 页】“这些妖精并不是戈壁特有的，”编辑补充道，“尽管戈壁似乎是它们最喜欢出没的地方。对广阔而孤独的沙漠的敬畏使它们生长在所有相似的地方。”

尤尔上校最好考虑一下，如果接受他的理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承认戈壁的奇怪叫声是由于“巨大而孤独的沙漠”所激发的敬畏，为什么加达勒人的妖精（《路加福音》八，29）有资格得到更好的考虑吗？为什么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试炼”中，对他那客观的诱惑者没有自欺呢？我们随时准备接受或拒绝尤尔上校提出的理论，但我们将坚持在所有情况下公正地适用这一理论。普林尼谈到幽灵出现和消失在非洲的沙漠；\* Ethicus，早期基督教的宇宙学家，虽然难以置信，但提到了关于在沙漠中歌手和狂欢者的声音的故事；“马斯-乌迪讲述了 ghûls，在沙漠中旅行者在夜晚和孤独的时候会看到它”；以及“蒂亚纳的阿波罗纽斯和他的同伴，他们在月光下的印度河附近的沙漠，看到 empusa（恩浦萨，希腊神话中的一种生物，同 Empousa）或食尸鬼采取多种形式. . . 他

们辱骂它，它就发出尖锐的叫声。”\*\*【\*《普林尼》vii., 2】\*\*《Philostratus》，第二部，第四章】伊本·巴图塔在西撒哈拉有一个类似的传说：“如果信使是孤独的，恶魔就会戏弄他，迷惑他，使他偏离路线而灭亡。”+【\*同上，第四册，第382页；《马可波罗爵士之书》，第一卷，206页】现在，如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我们不怀疑它对于大多数这些情况，那么，圣经中的荒野魔鬼不值得更多的考虑，而应该有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他们。他们也是恐怖、幻想和迷信的产物；因此，《圣经》的叙述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有一首诗是假的，那么其他所有被认为是神圣启示的诗的标题就会蒙上一层阴影。一旦承认这一点，这本权威文献的合集至少和其他故事书一样容易受到批评。\*\*\*【\*\*\*有些虔诚的批评家认为，世人没有权利像“其他任何书”一样，根据演绎逻辑的证明来评判《圣经》。即使是精确的科学也必须服从这一命令。在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作者对本森男爵的《编年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本书与《圣经》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课题已经完成。．．．．．我们已经努力满足谢瓦利埃本森对《圣经》灵感的指控，在其自己的基础上．．．．．一本充满灵感的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教义上，作为自己教义的一种表达，或作为自己记录的一部分，永远不能证明任何不真实或无知的事实陈述。如果一个人的证词是不真实的，谁又会相信另一个人的证词是真实的呢？”（《神圣文学与圣经记录期刊》，H. 布格斯牧师编辑，1859年10月，第70页。）】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最奇怪的现象都是由后来被证实是自然物理原因造成的。在南加州的海岸上有一些地方，当沙子被搅动时，就会发出响亮的音乐声。它被称为“音乐之沙”，这种现象被认为具有电的性质。《马可·波罗》的编辑说：“乐器的声音，主要是鼓声，是另一种现象，是在沙丘受到扰动时产生的。”“关于这种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现象，修士奥多里克给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描述，我追溯到喀布尔北部的雷格鲁万或流动的沙子。除了这个著名的例子……我已经注意到同样著名的Jibal Nakics，或西奈沙漠的“钟山”；．．．．．Gibalul-Thabul，或鼓山．．．．．中国在10世纪的一篇叙述中提到，在罗布泊沙漠东部边界的夸豪附近，有一种现象被称为“唱沙”。\*【\*莱麦撒，《于阗的历史》，第74页；《马可波罗》第一卷第206页】

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人能怀疑。但是，那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给出和接受的问题和答案呢？某些旅客与那些在整个商队看来有时有形的无形的灵魂或未知的存在之间的对话是怎样的呢？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这种可能性，灵魂可能会在“灵媒”的帷幕后面，用物质的身体包裹自己，并出现在圆圈里，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沙漠里的元素灵魂的同时可能性呢？这就是《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毁灭”。如果“灵魂”能做到唯灵论者所宣称的一切，为什么它们不能在荒野和孤独的旅行者面前同样地出现呢？最近一篇发表在俄罗斯杂志上的科学文章将这种发生在戈壁大沙漠中的“灵魂之声”归因于回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如果能证明这些声音只是重复了一个活人之前说过的话。但是，当“迷信”的旅行者对他的问题得到聪明的回答时，戈壁上的这个回声立刻显示出与巴黎Théâtre 圣马丁港的著名回声非常接近的关系。“你好，先生。”剧中的一个演员喊道。“很糟糕，我的孩子；谢谢你！我老了，很……很老！”有礼貌地回答回声！

几个世纪以来，马可波罗关于印度某些被他称为亚伯拉曼的鲨鱼和野兽迷的“超自然”天赋的迷信和荒诞的叙述，一定使人感到多么难以置信的欢乐。在描述他那个时代锡兰的采珠业的时候，他说商人们“还必须付给那些吸引大鱼的人——

为了防止它们伤害那些在水下寻找珍珠的潜水者——他们所得的钱的二十分之一。这些耍鱼的人被称为亚伯拉亚曼(婆罗门?)，他们的魅力只在白天有效，因为到了晚上，他们的魅力就消失了，鱼儿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闹了。这些亚伯拉亚人也知道如何用魔法迷惑飞禽走兽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尤尔上校的注释中发现的，与这种可耻的亚洲“迷信”有关：“马可对采珠业的描述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在北方 Circars 的钻石矿里，婆罗门被雇佣在类似的办公室里安抚守护精灵。在泰米尔语中，鲨鱼术士被称为 Kadal-Katti，‘海上捆绑者’，在印度斯坦语中，Hai-banda，或“鲨鱼捆绑者”。在阿利坡，他们属于一个家族，被认为是魔法的垄断者。\*【\*就像利比亚的蛇术士，他们的天赋是遗传的。】首席操作员的报酬是(或几年前是)政府英镑，在捕鱼期间，他每天还从每艘船收到 10 只牡蛎。在他的访问中，坦南特发现该职位的现任者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基督徒(?)，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其职能的有效性的行使。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英国占领期间，经证实由鲨鱼引起的事故不超过一起。+【+《马可波罗爵士》(第二卷)，第 321 页】

上述两项事实是值得并列的。1. 英国当局给专业的鲨鱼术士一笔津贴，让他们表演他们的艺术;2. 自从执行合同以来，只有一个人失去了生命。(我们还不知道这条生命的逝去是否不是在罗马天主教巫师统治下发生的。)是不是假装发工资是为了对当地一种有辱人格的迷信作出让步?很好;但是鲨鱼呢?他们也从英国当局的特勤局基金里拿薪水吗?每一个到过锡兰的人都知道，珍珠海岸的海水里有许多最贪吃的鲨鱼，洗澡是很危险的，更不用说潜水去捉牡蛎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出在印度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英国官员的名字，这些人借助于当地的“魔法师”和“术士”，帮助他们找回丢失的东西，或解开这样或那样令人伤神的谜案，并且取得成功，那时，他们偷偷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并在世界上的最高法院面前表现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懦弱，公开否认魔法的真相，并带头嘲笑印度教的“迷信”。

就在几年前，科学家们还抱有一种最严重的迷信，认为被谋杀者的眼睛上留下了凶手的肖像，而且只要仔细检查眼睛的视网膜，就可以很容易地认出凶手。这种“迷信”认为，如果让那个被谋杀的人去接受某些老妇人的熏蒸，以及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那么这种相似性就会更加惊人。1877 年 3 月 26 日，一份美国报纸写道：“几年前，一种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理论坚持认为，人死后，最后的视觉会自己物化，并作为一个物体留在视网膜上。英国伯明翰的 F. R. S. 甘吉博士和本森教授以一只活兔子为实验对象进行了实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证明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最简单的，眼睛被放置在百叶窗的一个开口附近，在动物被剥夺生命后保持相同的形状。”

如果我们从一些传教士所称的盲目崇拜、无知和迷信的地区——印度——转向所谓的文明中心——巴黎，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魔法原理在那里以神秘唯灵论的名义得到了例证。美国前驻葡萄牙全权公使约翰·L·奥·苏利文阁下盛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他最近与其他几位杰出人士在巴黎参加的一场半形象化的降神会的奇特情况。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把他的信全文打印出来。

纽约，1877 年 2 月 7 日

“我高兴地遵照您的要求，就我与您的口头陈述做一份书面陈述，这是去年夏天我在巴黎亲眼目睹的，在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家里，我无权使用他的名字，但按照法国惯常的匿名方式，我将称呼他为 X 医生。

“我是由一位英国朋友介绍到那里的，他在伦敦的唯灵论界很有名——格列德斯坦先生。还有八到十来位客人，有男有女。我们坐在安乐椅，占据了一间长客厅的一半，客厅里有一个宽敞的花园。在房间的另一半，有一架大钢琴，在钢琴和我们之间有相当大的空地，在那空地上放着一对壁炉，显然是要让其他的人坐着的。他们附近的一扇门通向私人公寓。

“X 医生进来了，急促地用激烈的法国口才跟我们讲了大约 20 分钟，我不能保证报告。二十五年多来，他一直在研究神秘的奥秘，现在他要展示一些神秘的现象。他的目的是吸引科学界的同行们，但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来亲自看看。他打算不久就出版一本书。不久，他请来了两位女士，较年轻的一位是他的妻子，另一位（我将称她为 Y 夫人）是一位通灵或敏感的人，他与她一起经历了所有这些研究的过程，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并牺牲给了与他一起从事这项工作。这两位女士都闭着眼睛，显然在出神。

“他让她们站在那架长长的三角钢琴的两端（钢琴是关着的），吩咐她们把手放在钢琴上。不久，从它的和弦中传来了各种声音：行军、疾驰、鼓声、号声、隆隆的火枪声、炮声、呐喊声和呻吟声——总之，是一场战斗。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五到十分钟。

“我应该提一下，在那两个灵媒进来之前，我曾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铅笔写了三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东西的名字，那就是，某个已故的音乐作曲家，一朵花和一块蛋糕。我挑选了贝多芬、一朵雏菊和一种叫‘普隆比耶尔’的法国蛋糕，把它揉成一团放在手里，连我的朋友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战斗结束后，他把 Y 夫人放在两个安乐椅中的一个安乐椅上，X 夫人则分开坐在房间的一边，他让我把叠好的或卷好的纸递给 Y 夫人。她把纸（没有打开）放在膝上，用手指捏着。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美利奴羊毛衣服，从脖子垂下来，收在腰间，在左右两侧的枝形吊灯的映照下。过了一会儿，她把那卷小纸掉在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然后，X 医生让她站起来，让她‘唤醒死者’。他把安乐椅收回来，把一根大约四英尺半或五英尺长的钢棍放在她手里，钢棍的顶端有一根短横木——埃及 Tau。当她站着的时候，她用它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直径约六英尺的圆圈。她没有把横木当作把手拿，相反，她拿的是杆子的另一端。她立刻把它还给了 X 医生。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双手垂下，在身前交叠在一起，一动不动，眼睛微微向上望着长长的客厅对面的一个角落。她的嘴唇立刻动了起来，发出嘟囔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变成了断断续续的短句子或短语，很像在吟诵祷文。某些词，似乎是名字，会不时出现。这听起来有点像我听过的东方语言的声音。她的脸非常认真，表情活跃，有时微微皱起眉头。我想大概持续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沉默着，我们凝视着这奇怪的景象。最后，她的说话似乎更加激烈和迅速了。最后，她把一只胳膊伸到她眼睛一直盯着的地方，大声叫了一声，几乎是尖叫，她喊道：‘贝多芬！’——然后向后一倒，趴在地板上。

“X 医生赶忙走到她跟前，急切地用磁铁在她的脸和脖子上转动，把她的头和肩膀靠在靠垫上。她躺在那里，像一个生病受苦的人，偶尔呻吟，不安地翻身，等等。我猜想，整整半小时过去了，在这期间，她似乎经历了逐渐死亡的所有阶段（我听说这是贝多芬死亡的重演）。即使我能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也很难详细描述。我们看着，就像在协助一个真正的死亡现场。我只能说她的脉搏停止了；看不见心脏的跳动；她的手先变冷了，然后她的胳膊变冷了，而她的腋窝还能感觉到温暖；甚至它们最后也变得完全冷了；她的脚和腿也同样变冷了，而且肿得惊人。医

生邀请我们大家来认识这些现象。喘息的声音越来越长，越来越微弱。终于结束了；她的头歪向一边，一直在用手指抓衣服的手也塌了下来。医生说：“她现在死了。”看起来确实如此。他非常匆忙地拿出了两条小蛇（我没有从哪里看到），他似乎把它搂在她的脖子上，然后缩进她的怀里，还急切地在她的头和脖子上横绕。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慢慢地苏醒过来，最后医生和两个男仆人扶起她，把她抬进了私人房间，他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非常关键，但绝对安全，但不能浪费时间，否则死亡将是永久性的，他说这是真实的。

“不用说，这整个场面对所有的观众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影响。我也不需要提醒你，这不是一个卖艺的表演者为了让人吃惊而耍的花招。场面是在一位可敬的医生的优雅的客厅里发生的，在那里不经介绍是不可能进入的，而（在这些惊人的事实之外），语言、举止、表情和动作的千千万万个难以描述的细节，呈现出真诚和诚挚的细微保证，使目击者信服，尽管这可能会传递给那些只听到或读到他们的人。

“过了一会儿，Y夫人回来了，坐在前面说过的两个安乐椅中的一个，她请我到另一个安乐椅去。我手里还拿着那张没有拆开的纸团，里面有我私下写的三个字，（贝多芬）是第一个。她坐了几分钟，张开双手放在膝盖上。不久，他们开始焦躁不安地四处走动。“啊，它烧着了，它烧着了。”她说，她的面容因痛苦而收缩。不一会儿，她举起了一朵花，里面有一朵叫雏菊的花，这是我写的第二个字。我从她那里收到了它，在同伴的其他人检查之后，我把它保存了下来。X医生说，它属于该国那个地区不知道的物种；他的这种看法肯定是错的，因为几天以后，我在马德琳的花市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这朵花是她亲手种出来的，还是象我们在唯灵论的经验中所熟悉的那种现象那样，仅仅是一种带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因为她坐在我身边，在强烈的灯光下，在它出现之前，肯定没有它。这朵花娇嫩的每一片花瓣都很新鲜。

“我在小纸片上写下的第三个字是一个蛋糕的名字——普隆比耶尔。不久，她开始摆出吃东西的样子，虽然看不见蛋糕，并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普隆比耶尔——我写的蛋糕的名字。这可能只是一个读心术的例子。在这之后发生了这样一场戏：据说医生的妻子X夫人似乎被贝多芬的灵所附了身。医生称她为‘贝多芬先生’。直到他在她耳边大声喊出那个名字，她才注意到。然后她以礼貌的鞠躬等回应。（你可能还记得贝多芬耳聋得厉害。）经过一番交谈，他请求她弹琴，她就坐在钢琴前，出色地演奏了他的一些著名乐曲和一些即兴创作，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风格。后来，X夫人的一位女性朋友告诉我，在她正常的状态下，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业余表演者。她以贝多芬的角色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音乐和对话，她的脸上的表情和她蓬乱的头发似乎与贝多芬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医生在她手里放了一张纸和一支蜡笔，让她画出她面前这个人的脸。她很快地画出了一幅头像和面孔的侧面素描，很像贝多芬的半身像，不过那是他年轻时画的；她在它下面飞快地写了一个名字，就像一个签名：‘贝多芬。’我保留了这幅素描，虽然我不知道它的笔迹与贝多芬的签名有何对应。

“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散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就我们所目睹的事情去询问X医生。但几天后的晚上，我和格列德斯坦先生去拜访了他。我发现他承认灵魂的作用，他是一个唯灵论家，但更甚，他长期深入研究东方神秘的奥秘。所以我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他似乎更愿意让我参考他的书，他的书可能会在今年出版。我看到桌子上有几张散乱的床单，上面全是我不认识的东方文字——这是Y夫人在回答询问时说的，她在出神。他告诉我们，在我亲眼目睹的一幕中，她成了（也就

是说，据我推测，被附身了)一个古埃及神庙的女祭司，其起源是这样的：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在埃及得到了一具女祭司的木乃伊，并给了他一些裹尸布，从她接触这具两三千年的木乃伊，从她一生对这神秘亲属的忠诚，以及二十年的隐居生活来看，他的灵媒，敏感的 Y 夫人，就变成了我所看到的样子。我听到她说的语言是她接受教导时寺庙里的神圣语言，与其说是靠灵感，不如说是我们现在学习语言，通过听写、书面练习等，甚至当她迟钝或迟钝时，我们还会受到责备和惩罚。他说雅科利奥特也曾在类似的场景中听到过她的声音，他认出了保存在印度寺庙里的最古老的神圣语言的声音和语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梵语时代以前。

“他说，他曾用蛇仓促地使她复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阻止了她的死亡过程的最后完成，他说，它们与生与死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奇怪的神秘。我明白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被要求保持沉默和不采取行动，当时任何想要询问他的企图都被专横地，几乎是愤怒地，压制住了。我们之后可以来谈话，或者等着他的书出现，但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锻炼说话的能力——他确实滔滔不绝地表演了，同时以法国人的雄辩和精确的措辞，把科学文化和生动的想象结合在一起。

“我本来打算在随后的某个晚上再来的，但从格列德斯坦先生那里得知，他暂时不去了，因为他没有成功地邀请他的专业同事和科学家来见证他要向他们展示的东西。

“除了一些无聊的细节外，我能回忆起的关于这个奇怪的夜晚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了。我秘密地把 X 医生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你，因为他似乎走了或多或少与你在你的神智学会的研究道路相同。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有义务保持隐私，没有他以任何可能导致公开的方式使用它的权力。

“非常恭敬的、你的朋友和顺从的仆人，J·L·O·沙利文”

在这个有趣的例子中，简单的唯心论已经超越了它的常规，侵犯了魔法的限制。在敏感的 Y 夫人所过的双重生活中，灵媒的特征是存在的，在这种生活中，她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正常生活的生活，由于她的个性服从于一种外来的意志，她变成了埃及女祭司的置换；在贝多芬灵的化身中，在她陷入无意识和麻木的状态中。另一方面，X 医生对他的敏感所运用的意志力量，对神秘圈的追踪、唤起、想要的具象化、Y 夫人的隐居和教育、魔杖及其形状的使用、蛇的创造和使用、明显的星界力量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与魔法有关。这样的实验对科学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但在一个不像被称为 X 医生的杰出先生那样认真的实践者手中，很容易被滥用。一个真正的东方卡巴拉主义者是不会建议重复这样的实验的。我们脚下未知的球体；在我们的上空，还有更多的未知和未知；在他们中间有几只鼯鼠，对上帝的光芒视而不见，对看不见的世界的低语充耳不闻，吹嘘他们领导着人类。在哪里？向前，他们声称；但我们有权利怀疑。我们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如果和一个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的印度苦行僧放在一起，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忘记学习功课的小学生一样愚蠢。生理学家既不能通过解剖活的动物来确定人的灵魂是否存在，也不能用刀锋把灵魂从人体内取出来。“哪个理智的人，”伦敦心理学会总统的考克斯中士问道，“哪个理智的人，对磁力和生理学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见过实验，也不了解实验原理，会否认实验的事实，谴责其理论，从而宣称自己是傻瓜？”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应该是，“三分之二的现代科学家。”如果真理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那就应该归咎于说出真理的人——那些为数不多的

勇敢而诚实地说出有益的真理的科学家，不管这些真理多么令人不快。责难的真正含义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无礼的询问之后，博学的演讲者立即尖锐地说：“化学家从电工那里得到电流，生理学家从地质学家那里得到他的地质学——如果他在不属于他自己的知识领域做出判断，彼此都会认为对方是鲁莽的。这是奇怪的，但同样奇怪的是，这种理性的规则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完全被忽略了。物理学家认为自己有能力对心理学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做出武断的判断，即使他们没有目睹过心理学的任何现象，也完全不了解心理学的原理和实践。”\*【\*《唯灵论》，伦敦，1876年11月10日】

我们真诚地希望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圣彼得堡的门捷列夫先生和伦敦的雷·兰克斯特先生，能像他们的活的受害者在解剖刀下心悸时那样毫不畏惧地承受上述苦难。

要使一种信仰变得普遍，它必须建立在大量事实积累的基础上，一代一代地加强它。在所有这些信仰的顶端是魔法，或者，如果有人愿意的话——神秘心理学。在我们的文明国家里，即使从它的微弱的、半瘫痪的作用来欣赏它的巨大力量，有谁敢在我们的时代不相信波菲利和普罗克罗斯的断言，即即使是无生命的物体，如神的雕像，也能使它动起来，显示出短暂的虚假的生命呢？谁能否认这样的说法：“难道是那些每天都在自己的签名上作证的人，他们看到桌椅可以不接触地移动和行走，铅笔可以不接触地写字吗？提奥奇尼斯·拉尔修斯告诉我们，有个哲学家斯蒂波，因为敢于公开否认菲迪亚斯的密涅瓦不是一块大理石，而被雅典的阿略巴古斯逐出了雅典。但我们现在的时代，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甚至连古人的名字，如“元老院”、“省长”、“执政官”等，都模仿了之后；在承认拿破仑大帝运用恺撒和亚历山大传授的战争原理征服了四分之三的欧洲之后，他比他的导师们更懂得心理学，甚至会把每一个相信“活桌子”的人都送进疯人院。尽管如此，古人的宗教就是未来的宗教。再过几个世纪，人类这两大宗教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不再存在宗派信仰。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将在强大的事实洪流面前消失。“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一切有血气的。”先知约珥写道。“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作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应许说。但只有当世界回到过去的伟大宗教时，这才会发生；那些庄严的体系的知识，远远早于婆罗门教，甚至早于古代迦勒底人的原始一神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揭开谜团的直接影响。这是古代明智的牧师们能够使广大群众的粗浅的意识牢记创造意志或第一原因无所不能的唯一方法；也就是惰性物质的神圣活力，人的潜在意志注入其中的灵魂，伟大建筑师的微观形象，以及通过空间和物质障碍运送笨重物体的能力。

例如，为什么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会厌恶印度教泰米尔人的“异教徒”行为？我们在古老的那不勒斯见证了圣詹纳罗的奇迹，在印度的 Nangercoil 也见证了同样的奇迹。区别在哪里？凝固的天主教圣徒的血液在水晶瓶中沸腾和燃烧，以满足流浪者；烈士的偶像从其宝石镶嵌的神龛上向基督教会众发出灿烂的微笑和祝福。另一方面，一个装满水的粘土球被塞进苏然神敞开的胸膛里；当神父摇晃着他的瓶子，创造着他的血的“奇迹”时，印度教牧师将一支箭插入神的胸膛，创造着他的“奇迹”，因为血像溪流一样喷涌而出，水变成了血。看到这样的奇迹，基督徒和印度教徒都欣喜若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细微的差别。难道异教徒是从圣詹纳罗那里学来的？

“阿斯克勒庇俄斯啊，要知道，”赫尔墨斯说，“正如最高的那一位是天神之父一样，人类是居住在神庙里的众神的工匠，喜欢与凡人交往。人类忠实于它的起

源和本性，坚持对神圣力量的这种模仿；若创世之父按自己的形像造了永生的神，人类也按自己的形像造了自己的神。”“你说的是神的雕像吗？特里斯梅季塔斯啊？”“阿斯克勒庇俄斯，我确实相信你，不管你多么反抗，你不要认为这些雕像是有理性的，它们是有灵魂的，它们可以创造出最伟大的天才。当我们发现这些神具有预测未来的天赋时，我们怎么能拒绝这些证据呢？这些预言是他们被迫说出的，是被魔法咒语逼出来的，就像通过神的嘴唇和他们的幻象一样……这是人类能够发明和创造神的奇迹中的奇迹……的确，我们祖先的信仰已经犯了错误，他们在骄傲中对这些神的精确本质的判断错误了……但他们还是发现了艺术本身。他们无力创造灵魂和灵，他们唤起天使和恶魔的灵魂，以便把它们引入神圣的雕像中；让他们主持他们的神秘活动，把他们行善或作恶的能力告诉偶像。”不仅仅是古代，就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神的雕像和偶像有时表现出智慧和火车头的力量。在十九世纪，我们看到报纸记录了在卢尔德的圣母像表演的舞蹈。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法国圣母，有几次跑到她常住的教区教堂附近的树林里。教堂司事不得不去追捕那个离家出走的人，不止一次地把她带回家。\*【\*读 1876 年夏秋两季的报纸。】在这之后，一系列的“奇迹”开始了，治愈，预言，信从天上掉下来，等等。这些“奇迹”被成千上万的罗马天主教徒含蓄地接受；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最聪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那些最受认可、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例如提图斯·李维——对当代同类现象所作的具有完全相同性质的证词呢？“朱诺（主神朱庇特的妻子），你能不能放弃维伊城的城墙，把这里换成罗马的？”征服该城后，一位罗马士兵向女神问道。朱诺同意了，她点了点头，表示默许。她的雕像回答说：“是的，我愿意。”此外，当他们带走雕像时，雕像似乎立刻“失去了它巨大的重量”，历史学家补充说，雕像似乎是在跟随他们而不是相反。\*【\*Tite-Livy, v. déc. i., Val. Max., 1, cap. vii】

德·穆萨带着天真和崇高的信仰，勇敢地奔向危险的平行，并列举了许多基督教和“异教徒”的这类奇迹的例子。他列出了圣徒和圣母的行走雕像名单，这些雕像减了肥，和许多活着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四处走动；并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据，从古典作家，谁描述他们的奇迹。\*【\*参见《魔法的崇高现象》；《19 世纪的魔法》；《上帝与众神》等等。】他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焦虑而又无法抗拒的欲望——向他的读者证明魔法确实存在，而基督教击败了魔法。并不是说后者的奇迹比异教徒的更多，更不寻常，更有启发性。一点也不；在事实和证据方面，他是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论证和思考是无价的：一种奇迹是上帝创造的，另一种是魔鬼创造的；他把神拉下来，让他与撒旦面对面，让他的死敌以微弱的优势击败造物主。没有一句确凿的、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两种奇迹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一只手握着上帝的手，另一只手握着魔鬼的角和蹄吗？听一听答案：“神圣罗马天主教和使徒教会宣布她的忠实儿子们按照上帝的意愿所创造的奇迹；其他的都是地狱之灵的杰作。”很好，但是凭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长串神圣的作者；圣徒一生都在与恶魔作战；父亲的话语和权威被同一教会接受为“上帝的话语”。“你们的偶像，你们神圣的雕像是恶魔的住所，”圣塞普里安惊呼道。“是的，正是这些精神激励着你的神祇，激励着你的受害者的肠子，支配着鸟儿的飞行，不断地把谎言和真理混在一起，成为神谕，并且……操纵神童，他们的目标是将你不可战胜地带到他们的崇拜中。”\*【\*《De Idol. Vanit.》，lib. I., p. 452.】

对宗教的狂热，对科学的狂热，或对任何其他问题的狂热，都成为一种爱好，只

能使我们的感官盲目。和一个狂热的人争论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钦佩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正是这种认识使考克斯中士先生说出了下面的话，他在刚才提到的同一个演讲中说：“真理会以它自己的力量取胜，只有看到它才会被接受，这是最致命的谬误。事实上，渴望真正真理的人很少，有能力辨别真理的人就更少了。当人说他们在寻求真理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在寻找证据来支持某种偏见或偏爱。他们的信仰被塑造成他们的愿望。他们能看到一切，尤其是那些似乎能说明他们所渴望的东西的；他们对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都视而不见。科学家们和其他人一样，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普遍的缺陷。”

我们知道，从最遥远的年代起，就存在着一种神秘而可怕的科学，名为 theopœa。这门科学教授赋予各种神的象征暂时的生命和智慧的艺术。雕像和惰性物质块在僧侣的潜在意愿下变得有生气。普罗米修斯偷来的火在与大地的斗争中掉了下来；它拥抱了天空的较低区域，并作为印度教仪式的潜在 Akâsa 定居在宇宙以太的波浪中。我们呼吸和吸收它到我们的有机系统与每一口新鲜空气。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体就充满了它。但只有在意志和灵的注入下，它才有潜力。如果任其自生自灭，这种生活原则就会盲目地遵循自然规律；并且，根据条件，会产生健康和旺盛的生命，或引起死亡和解体。但是，在行家意志的引导下，它变得顺从；它的电流恢复了有机体的平衡，它们充满了废弃物，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奇迹，催眠师都知道。它们浸泡在无机物和惰性物质中，创造出一种生命的外观，从而产生运动。如果对那个生命缺少一个个人的智慧，一个人格，那么操作者必须要么发送他的 scin-lecca，他自己的星体灵来激活它；或者用他的力量控制自然的灵魂，迫使其中一个把他的实体注入大理石、木头或金属；或者，再一次，得到人类灵的帮助。但后者——除了那些邪恶的、被束缚在地球上的阶级\*——不会把他们的本质注入这些无生命的物体中。【\*这些人，在他们的肉体死后，不能高飞到更高的地方，依附于陆地地区，喜欢与那些最吸引他们的邪恶的元素为邻。他们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元素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借助它与凡人交流。但是，就像自然的灵魂不是不朽的一样，失去了他们的神圣向导——灵——的人类的基本元素只能维持到组成他们星光体的元素的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离开低级的种类去创造类似生命和活力的东西，只有当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而需要所谓的“奇迹”时，它们才会像一缕神圣的光一样，通过中间的领域发出它们的影响。这个条件——这是精神本质上的一条法则——是动机的纯净，周围磁性氛围的纯净，操作者的个人纯净。因此，异教徒的“奇迹”可能比基督教的“奇迹”要神圣得多。看过南印度苦行僧表演的人，会怀疑 theopœa 在古代的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尽管非常急于把每一种现象归因于戏法，仍然发现自己不得不证明事实；如果你愿意，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些事实。“我不敢，”他在谈到贾夫纳巴特南的苦行僧 Chibh-Chondor 时说，“描述他所做的所有练习。有些事即使亲眼目睹了也不敢说出来，怕被人说成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然而，十次，不，二十次，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苦行者对惰性物质得到类似的结果…我们的‘魔法师’按照他的指示把蜡烛放在房间最僻静的角落里，把蜡烛的火焰烧得苍白无力，随意熄灭，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使家具移动，甚至是我们坐过的沙发，使门反复地打开和关闭，而这一切都不需要离开他坐在地板上的垫子。

魔法师帮助而不是阻碍自然

“也许有人会说我看得不完全。可能;但是我要说,我拥有的东西和更奇妙的东西,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而且也确实看到了;这些人中是否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或者能够复制这些现象?我再怎么重复也不过分的说,这一切不是在舞台上发生的,舞台上有一些机械装置供操作者使用。不,那是一个乞丐,赤裸着蜷缩在地板上,他这样玩弄着你的智慧,你的感官,以及我们一致同意的、但他似乎可以随意改变的一切自然法则!

“他改变路线了吗?信徒们说:‘不,但他通过使用我们还不知道的力量让它行动起来。’不管怎样,我发现自己曾有 20 次在类似的场合与英属印度最杰出的人物——教授、医生、军官——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不这样总结他离开客厅时的感想。‘这对人类的智力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每次我看到一个苦行僧重复着把蛇还原到全身僵硬症状态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动物就像干枯的树枝一样僵硬,我的思想又回到了圣经寓言(?),它赋予摩西和法老的祭司们同样的权力。”\*【\*L. 雅科利奥特,《珍珠之国之旅》】

诚然,人、兽和鸟的肉体应该很容易被赋予磁性生命原理,就像现代灵媒的惰性表一样。要么这两种奇迹都是可能的和真实的,要么这两种奇迹都必须与使徒时代的奇迹以及更现代的教皇教会的奇迹一起落地。至于提供给我们的支持这种可能性的重要证据,我们可以举出足以塞满整个图书馆的书。如果西克斯图斯五世引用了许多附在各种护身符上的可怕的神灵,那么他威胁要驱逐所有使用护身符的人,难道不只是因为他将知道这个秘密局限在教会的范围内吗?如果他的“神圣”奇迹被每一个拥有毅力、强大的正磁力和坚定的意志的人研究和成功地复制,会怎么样呢?最近在卢尔德发生的事件(当然,假设它们是真实的报告)证明这个秘密并没有完全丧失;如果没有强大的魔法师和法衣隐藏在袍子和法衣之下,那么圣母院的雕像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移动,这种力量在降神会中移动每一张磁化的桌子;而这些“智能”的性质,是否属于人类、人类元素生物或元素灵种类,取决于各种条件。如果一个人懂得一些催眠术,同时又懂得罗马天主教会的慈善精神,那么他应该不难理解神父和修士们不断的诅咒;以及庇护九世随意说出的痛苦诅咒——他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催眠师,并被认为是一个 jettatore(邪恶之眼)——在无实体的 Torquemadas 的领导下聚集了大量的元素灵和元素生物。这些是“天使”,她们会对天后的雕像进行恶作剧。任何接受“奇迹”而不这么想的人都是在亵渎神灵。

## 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由印度母亲遗留给后代

虽然我们似乎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现代科学很少或根本没有理由夸耀自己的独创性,但是,在收卷之前,我们还要再引证几句,把这个问题摆在毫无疑问的位置。我们只要尽可能简短地概括一下关于新哲学和新发现的几项主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主张的宣布使世界大开眼界。我们已经指出古埃及人、希腊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在艺术、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我们现在要引用一位在印度研究哲学多年的作者的话。在著名的和最近的 Christna et le Christ 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以下造表:

“哲学——古代印度教徒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唯灵论和物质主义,形而上学哲学和实证哲学两大体系。第一个在吠檀多学派教学,其创始人是毗耶娑;第二个在数论学派教学,其创始人是迦毗罗。

“天文科学——他们确定了日历,发明了黄道十二宫,计算了春分岁差,发现了

运动的一般规律，观测并预测了日食。

“数学——他们发明了十进制、代数、微分、积分和无穷小微积分。他们还发现了几何和三角，并在这两门科学中构建和证明了一些定理，这些定理直到 17 和 18 世纪才在欧洲被发现。事实上，是婆罗门首先通过计算三角形的三个边，推导出了三角形的表面尺寸，并计算出了三角形的周长和直径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必须还原斜边的平方和被不恰当地称为毕达哥拉斯的表格，我们发现大多数巨塔的 gôparama 上都刻着这个表格。

“物理学——他们建立了至今仍为我们所用的原理，即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其规律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确定。他们发现了流体静力学；还有那个著名的命题，即每一个落入水中的物体失去的重量与它所排开的体积相等，这不过是婆罗门对希腊著名建筑师阿基米德的一种借用。研究塔的物理学家计算了光的速度，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确定了它在反射过程中遵循的定律。最后，毫无疑问，从 Surya-Sidhenta 的计算中，他们知道并计算了蒸汽的力。

“化学——他们知道水的组成，并为气体制定了著名的定律，即气体的体积与所支持的压力成反比，这是我们昨天才知道的。他们知道如何制备硫酸、硝酸和盐酸；铜、铁、铅、锡和锌的氧化物；硫化物铁、铜、汞、铋和砷的硫化物；锌和铁的硫酸盐；碳酸盐：铁、铅和苏打的碳酸盐；硝酸银的；和粉末。

“医学——他们的知识确实令人吃惊。在 Tcharaka 和 Sousruta，两位印度教医学王子，建立了后来被希波克拉底继承的体系。Sousruta 特别阐述了预防医学或卫生的原则，他将其置于治疗医学之上——根据他的说法，这往往是崇高的。我们今天更先进了吗？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享有盛名的阿拉伯医生——阿威罗伊等人——经常谈到印度医生，并认为他们是希腊人和他们自己的启蒙者。

“药理学——他们知道所有的简单事物，它们的性质，它们的用途，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没有停止给欧洲人上课。最近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用曼陀罗属植物治疗哮喘的方法。

“外科手术——在这方面，它们同样引人注目。他们为结石做了手术，在白内障手术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功，并取出了胎儿，其中所有不寻常或危险的案例都被 Tcharaka 以非凡的科学准确性描述。

“语法——它们形成了世界上最奇妙的语言——梵语——东方和印欧国家的大部分习语都是由它产生的。

“诗歌——他们处理了所有的风格，并在所有之中显示自己的最高大师。《沙昆陀罗》、《阿芙丽塔》、印度的《菲德拉》、《萨兰加》以及其他一千部戏剧都没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高乃依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能与之媲美。他们的描写诗歌无人能及。我们必须读到《Megadata》中的《流亡者的哀怨》，他恳求飘过的云把他的纪念品带到他的小屋，他的亲戚和朋友那里，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从而形成了这种风格在印度被传向的辉煌的概念。他们的寓言被所有的现代人和古代人所模仿，他们甚至没有费心去改变这些小戏剧的主题。

“音乐——他们早在 Gui d-Arezzo 之前就发明了音域和半音域的区别。这是印度音阶：

Sa-Ri-Ga-Ma-Pa-Da-Ni-Sa。

“建筑——他们似乎已经用尽了人类天才所能想到的一切。穹顶，无以言表地大胆；逐渐变窄的圆屋顶；带有大理石花边的尖塔；哥特式塔；希腊半圆形；彩色风格——所有种类和所有时代都在那里，预示着不同殖民地的起源和日期，这些殖民地在移民时，带着他们本土艺术的纪念品。”

这就是这个古老而威严的婆罗门文明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有什么可以拿来比较的？除了过去如此宏伟的成就，我们还能找到什么看起来如此宏伟和崇高的东西来证明我们比无知的祖先更优越呢？除了几何和代数的发现者、人类语言的建构者、哲学的鼻祖、宗教的最初阐释者、心理和自然科学的专家之外，我们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和神学家也显得相形见绌！只要我们说出现代的任何发现，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印度的历史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有记录的原型。现在，科学的过渡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在重新调整到力的相关性、自然选择、原子极性和进化的理论中。在这里，为了嘲笑我们的自负、忧虑和绝望，我们可以读一下摩奴所说的话，大约在基督诞生前一万年：“生命的最初萌芽是由水和热发展出来的”（《摩奴》，第一卷，对句 8）。

“水以蒸汽的形式升向天空；太阳在雨中降落，植物从雨中诞生，从植物中诞生动物”（第三卷，对句 76）。

“每一个存在都获得了它前面的那个的品质，以这样一种方式，一个存在远离它系列的原始原子越远，他就拥有越多的品质和完美”（第一卷，对句 20）。

“人类将穿越宇宙，逐渐上升，穿过岩石、植物、蠕虫、昆虫、鱼、蛇、乌龟、野生动物、牛和高等动物……这样的是劣等程度”（同上）。

“这些是宣称的转变，从植物到梵天，都必须在他的世界中发生”（同上）。

雅科利奥特说：“希腊语不过是梵语。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在亚洲学习了 Daonthia, Ramana 和 Aryavosta 的 chefs-d'œuvre。柏拉图在哲明尼和吠陀-毗耶娑之前消失了，他确实复制了他们。亚里士多德被 Pourva-Mimansa 和 Uttara-Mimansa 丢到了阴影之下，从苏格拉底及其学派的唯灵论，到皮洛、蒙田和康德的怀疑论，再到利特尔的实证主义，我们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所有的哲学体系。”

让那些怀疑后一种说法的正确性的人读一下这句话，它是从毗耶娑的 Uttara-Mimansa，或吠檀多中提取出来的，毗耶娑生活在婆罗门年表确定的比我们时代早 10,400 年的时代：

“我们只能研究现象，验证它们，并认为它们是相对正确的，但在宇宙中，无论是通过知觉，还是通过归纳，或通过感官，或通过推理，都不能证明一个最高原因的存在，它可以在固定的时间点，产生宇宙，科学必须讨论这个最高原因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就这样，逐渐但肯定地，整个古代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真相会从夸张中被仔细筛选出来；许多现在被认为是虚构的东西可能已经被证明是事实，而现代科学的“事实和规律”则被发现属于被打破的神话的边缘地带。早在我们的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印度教的布拉马赫托就断言，星球是不可移动的，每天星星的升起和落下证实了地球绕地轴的运动；当萨莫斯的亚里斯塔克（公元前 267 年出生）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尼塞特（锡拉库萨人）都保持着同样的理论时，直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得到了什么赞扬呢？而这两位科学巨子的系统——一个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受干扰的整体，它将被允许保留多久？目前，在德国，我们不是有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 Schoepfer 教授，他在柏林的公开演讲中，试图证明，1，地球是不可移动的；2，太阳只是比它看上去大一点；3，第谷-布拉赫是完全正确的，伽利略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的终极演绎：地球不动》，证明地球既不绕自己的轴转，也不绕太阳转的讲座；由 Schoepfer 博士在柏林发布。第七版。】第谷-布拉赫的理论是什么？为什么，地球站在宇宙的中心不动，围绕着它，就像围绕着它的中心，整个天穹每

24 小时都受到引力的影响;最后,太阳和月亮除了这种运动外,还沿着它们自己特有的曲线运动,而水星和其他行星则是一种外摆线。

我们当然不打算浪费时间或花时间来反对或支持这个新理论,它可疑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甚至可敬的比德的旧理论。用伟大的拿破仑的话说,我们将让有学问的现代院士大军“在他们中间洗家庭亚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利用这次背叛所提供的好机会再次要求科学证明她的文凭或绝对正确的专利。唉!那么,这些就是她吹嘘的进步的结果吗?

就在昨天,根据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事实的力量,以及大量证人的证词,我们胆怯地断言,桌子、灵媒和印度苦行僧偶尔会漂浮起来。当我们补充说,如果这种现象一个世纪只发生一次,“没有明显的机械原因,那么这种上升是我们的科学家还不了解的自然规律的表现”,我们被称为“破坏偶像”,反过来,报纸又指责我们对万有引力定律的无知。不管我们是不是打破传统观念的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用否认地球绕地轴自转或绕太阳公转来指责科学。至少在学院的灯塔里,我们以为那两盏灯会被修剪,燃烧到永远。但是,瞧!一位柏林教授来了,粉碎了我们最后的希望——科学应该在某一特定领域证明自己是准确的。这个周期确实是在它的最低点,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地球站住不动,约书亚辩护!

早在 1876 年,人们就相信离心力,牛顿的理论是正统的,该理论用地球绕地轴的旋转运动来解释两极变平的现象。根据这一假设,人们认为球体质量的大部分被引力吸引到赤道上;离心力反过来又以最强大的力量作用在物体上,迫使物体集中在赤道上。因此,容易轻信科学家们相信地球是绕着地轴旋转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离心力,而没有这种力,就不可能有朝向赤道纬度的引力。这是公认的地球自转的证明之一,柏林的这位教授宣称,“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他“拒绝”的正是这一推论,以及其他几个推论。

“先生们,这难道不荒谬吗?”他总结道,“我们相信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已经接受地球绕着它的轴旋转是一个充分证明的事实,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也不能证明它。从哥白尼和开普勒开始的整个受过教育的世界的科学家们,竟然一开始就接受了地球的这种运动,然后三个半世纪后又在寻找这样的证据,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但是,唉!虽然我们找了,但没有找到,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切,一切都是徒劳的!”

就这样,世界一下子失去了自转,宇宙也失去了它的守护者和保护者,离心力和向心力!不,从太空中吹出来的以太本身不过是一种“谬论”,一种由使用空话的坏习惯所产生的神话;太阳是它从来没有资格拥有的维度的伪装者;星星是闪烁的小点,“宇宙的造物主如此明确地安排它们彼此之间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可能是为了让它们同时照亮地球表面的广阔空间”。—— Schoëpfer 教授说。

难道三个半世纪以来,从事精密科学研究的人还不足以提出一个没有一个大学教授敢挑战的理论吗?如果天文学这门建立在数学的坚实基础上的科学,作为所有其他科学中被认为与真理本身一样无误和无懈可击的科学,就能因此被不敬地指控为伪证,那么我们为了巴比纳的利益而贬低柏拉图,又能得到什么呢?那么,他们怎么敢嘲笑最卑微的观察者呢?他既诚实又聪明,可能会说他看到了一种灵媒或魔法现象。他们怎么敢规定“哲学探究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是不合法的?这些争论不休的假设论者仍然指责过去那些像建造世界的巨人一样处理自然力量的知识分子是无知和迷信的,把死亡提升到崇高的地位,与众神结盟!奇怪的命运,一个世纪自夸把精确科学提升到它的名声的顶点,现在邀请回去,重新开始它的学习的基础知识!

概括这本书中所包含的证据，如果我们从赫尔墨斯皮曼的古老和未知的时代开始，一直到 1876 年，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魔法信仰贯穿了所有这些世纪。我们已经在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对话中提出了特里斯梅季塔斯的观点；且不说在基督教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有一千零一件证明这种信仰盛行的证据，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要引用一位古代和现代作家的话就行了。第一个将是伟大的哲学家波菲利，他在赫尔墨斯时代之后的几千年，就他那个世纪盛行的怀疑论发表了如下评论：“我们不必惊讶于庸俗的大众(oJi polloi)在雕像中只看到石头和木头。因此，对于那些不懂文字的人来说，在字体上除了石头什么也找不到，在书写的书里除了纸莎草纸什么也找不到。” 1500 年后，我们看到考克斯中士先生，在陈述这样一个盲目的物质主义者对灵媒的可耻控诉时，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不管灵媒是有罪还是无罪……可以肯定的是，审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将整个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现象被断言存在，并被大量的有能力的调查人员宣布为真实的，每个人都可以，如果他愿意，通过实际的检查来满足自己的现实，从而扫除了，因此，永远，物质主义者的黑暗和贬低的教条。”

不过，与波菲利和其他神学家一致，他们肯定了显现的“灵”和人的个人灵或意志的不同性质，考克斯中士先生补充说，他没有进一步让自己作出个人决定：“的确，有不同的意见……就这些现象所显示的力量来源而言，也许永远都是如此；但他们是否都是灵力圈的产物…或者，如果死者的灵魂是灵媒，就像其他人说的，或者是由第三方断言的元素灵(不管它可能是什么)，那么至少这一事实是成立的——人不完全是物质的，人的机制是由某种非物质的——即某种非分子结构——驱动和指导的，它不仅拥有智慧，而且还能对物质施加一种力量，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们把它叫做灵魂。经过这次试验，这些喜讯已传到成千上万的人的耳中，他们在这里的幸福和来世的希望，都被物质主义者破坏了。物质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宣扬，灵魂不过是迷信，人不过是机器，心灵不过是一种分泌物，现在的存在纯粹是动物，而未来则是一片虚无。”

皮曼德说：“只有真理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第一种祝福；但真理不在世上，也不可能存在。上帝有时可能赋予少数人以理解神圣事物的能力和正确理解真理的能力；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件事物都有质料，质料以一种有形的形式包裹着，这种形式会发生变化、变化、腐朽和新的结合。人不是真理，因为只有从自身中提取其本质并保持其自身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那些为了最终不被承认而改变的东西，怎么可能永远是真的呢？因此，真理是只有非物质的，没有被包裹在肉体的包膜内的，是无色的，无形的，免于变化和改变的；是永恒的。一切灭亡的都是谎言；地球不过是消亡和产生；每一代人都是从一次解体开始的；世间万物不过是真理的表象和模仿；它们就像图画之于现实。世上的事物都不是真理！……死亡，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使他们深为恐怖的罪恶。这是无知……死就是身体的败坏。其中的存在不会死亡……物质主体失去了它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体；使它活跃起来的感官又回到了它们的源头，恢复了它们的功能；但他们逐渐失去激情和欲望，灵升入天堂，成为和谐。在第一域，它在自身之后留下了增与减的能力；在第二，作恶和懒惰的欺诈的力量；在第三，欺骗和贪恋；在第四，贪得无厌的野心；在第五种，傲慢、无畏和鲁莽；在第六，所有的人都渴望不诚实的所得；在第七，虚伪。在天国的和谐的作用下得到净化的灵，将重新回到原始的状态，具有自我获得的强大的功德和力量，这是属于它的；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与那些永远歌颂天父的人住在一起。迄今为止，他被置于众力之中，并因此获得了知识的最高祝福。他成了神！……不，世上的事物不是真

理。”

商博良-菲格克和小商博良都毕生致力于古埃及智慧的研究，尽管有些草率和不明智的批评家冒着许多有失偏颇的判断的风险，但他们都公开宣称，《赫尔墨斯书》“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埃及传统，这些传统不断地被最古老的埃及最真实的记录和纪念碑所证实。”\*【\*商博良-菲格克，《埃及》，第143页】

商博良-菲格克在结束他对埃及人的心理学说、神圣的赫尔墨斯书籍的崇高教义、以及启蒙牧师在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方面的成就的长篇总结时，询问道——鉴于当时可以得到的证据，他当然可以——“世界上是否有另一个团体或阶层的人，能在信誉、权力、学识和能力上，在善与恶的程度上，与他们不相上下呢？不，决不！这个种姓后来被诅咒和污名化，只有那些我不知道在何种现代影响下，认为它是人类和——科学的敌人的人！”\*【\*同上第119页】

在商博良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梵语在科学上几乎是一种未知的语言。但是，在婆罗门和埃及哲学家各自的优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从那时起，人们发现，用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达的完全相同的思想可以在佛教和婆罗门文学中读到。这种关于世俗事物的不真实和感官的幻觉的哲学——其全部内容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德国形而上学家剽窃——构成了迦毗罗和毗耶娑哲学的基础，在乔达摩佛对“四圣谛”的阐述中可以找到，这是他教义的主要教义。皮曼的表述“他成为了一个神”，集中体现在一个词，涅槃，这是我们学识渊博的东方主义者最错误地认为是毁灭的同义词！

两位杰出的埃及古物学家的这一观点，如果只是作为对我们对手的回答，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商博良是欧洲第一个牵着研究考古学的学生的手，带领他走进过去的寂静的地窖，证明文明不是从我们这几代人开始的；因为“虽然古埃及的起源不为人知，但人们发现，古埃及是在历史研究所能触及的最遥远的时期，有着伟大的律法、既定的习俗、城市、国王和神灵”；在这些时代的后面，在很远的后面，我们发现了属于更遥远、更高文明时期的遗迹。“在底比斯，部分被毁的建筑让我们认出了一些残存的前建筑，这些建筑的材料是用来建造那些已经存在了36个世纪的建筑的！”\*【\*同上第2页】“希罗多德和埃及祭司告诉我们的一切都被发现是准确的，并已被现代科学家证实。”商博良补充说。+【同上第11页】

埃及文明从何而来，将在第二卷中说明。在这方面看来，我们的推论虽然是建立在秘密教义的传统之上，却与一些最受尊敬的权威的推论是平行的。在一本著名的印度教著作中，有一段话可以很好地与此联系起来。

“在索马万加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维斯瓦密特拉的统治下，由于持续了五天的战斗，古代国王的继承人摩奴-维纳被婆罗门抛弃了，他带着所有的同伴移民，经过艾莉亚和巴里亚的国家，直到来到玛斯拉海岸”（《印度历史》，科洛卡-贝塔著）。毫无疑问，这位摩奴-维纳和第一位埃及国王美尼斯是相同的。

阿里亚，是Eran(波斯)；巴里亚是阿拉伯，而玛斯拉是开罗的名字，直到今天还被称为玛斯尔、穆斯尔和米斯罗。腓尼基人历史将Maser命名为赫尔墨斯的祖先之一。

现在，我们将告别thaumatophobia及其支持者，并从多方面考虑thaumatophobia。在第二卷中，我们打算回顾异教的“神迹”，并以基督教神学的标准来衡量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一方面，科学和神学，另一方面，精神和它古老的科学，魔法，之间的冲突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已经开始了。后者的一些可能性已经展示出来，但更多的可能性还在后面。这个心胸狭窄、卑鄙的世界，科学家、地方法官、牧

师和基督徒竞相为之认可，并在同一年对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伦敦——无视法律和正义——进行了判决，开始了他们的近代改革运动。就像割礼的使徒一样，他们随时准备三次否认一个不受欢迎的联系，因为他们害怕被自己的同伴排斥。心理变态者和心理恐惧症者必将在激烈的冲突中相遇。对科学权威调查和支持他们的现象的焦虑已经让位于前者，取而代之的是冷淡的冷漠。由于出现了如此多的偏见和不公平现象，他们对科学家的尊重正在迅速减少，双方之间的相互称呼也不再是对任何一方的赞美。他们谁对谁错，时间会很快证明，后代会明白。至少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上帝的秘密的天涯海角，以及它们的关键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的，而不是在阿佛加德罗的分子漩涡中。

那些肤浅的人，或者由于他们天生的急躁，在他们的眼睛适合在灯光下凝视着炽热的太阳的人，往往会抱怨古代赫尔墨斯主义者及其继承者作品中令人恼火的晦涩语言。他们宣称他们关于魔法的哲学论文令人费解。在第一类，我们不能浪费时间；第二，我们会想起埃斯帕涅特的话，恳求他们缓和焦虑——“真理隐藏在隐晦之中”，“哲学家在明说的时候写得最虚伪，在隐晦的时候写得最真实。”此外，还有第三类人，如果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任何判断，那就太恭维他们了。他们只是谴责前任主教。他们视古人为痴人说梦的傻瓜，尽管物理学家和恐惧心灵的实证主义者都声称他们垄断了精神智慧！

我们会选择艾琳·韦鲁斯·菲莱莱塔来回答后面这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作品将是一把刃口奇特的刀；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可以雕琢出美味佳肴，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只能割破手指；然而，我们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因为我们郑重地告诫所有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是自然界中最高级的哲学；虽然我们英语写作，但对有些人来说，我们的文章就像希腊文一样难懂，因为有些人一旦曲解我们的意思，他们就会以为自己也能理解；难道可以想象，在大自然中愚笨的人，在见证大自然的书籍中会变得睿智吗？”

少数高尚的人质疑自然，而不是为自然规定法则；她们不会因为自己力量的不完美而限制自己的可能性；那些只因为不知道而不相信的人，我们会想起古代印度哲学家纳拉达的那句名言：

“千万不要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所以它是假的。’一个人必须通过学习来认识，认识来理解，理解来判断。”

**【第一卷完，更多勃拉瓦茨基夫人作品见公众号：溯源语】**